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五七冊目次

校註橘山四六二十卷 （宋）李廷忠撰 （明）孫雲翼註 明刻本（四庫底本） 一

漫塘劉先生文前集三十六卷 （宋）劉宰撰 明正德十六年任佃刻嘉靖八年王臬續刻本 二三二

瓜廬詩一卷 （宋）薛師石撰 附錄一卷 明文始堂鈔本 六五五

校註橘山四六二十卷

（宋）李廷忠撰　（明）孫雲翼註

明刻本（四庫底本）

宋李廷忠撰。廷忠字居厚，橘山其號也。於潛人。淳熙八年進士。歷無爲教官，崖德知縣。終於夔州通判。宋史無傳。厲鶚作宋詩紀事，載所著有洞霄詩集，今亦不傳。惟是編尚存，明萬歷中丹陽孫雲翼爲之箋註。雲翼自序稱，所藏原係鈔本，甲申歲貢之京師，偶攜是帙，遂取緒聞隨手箋釋。後隨牒炎徼，左僻多暇，爰取訂正，稍加詮次云云。蓋向無刊版，自雲翼箋釋後始授梓行世也。廷忠名位不顯，故集中啟劄爲多，大抵候問酬謝之作。而第十四卷內乃皆賀正賀至箋表，中有乘輶護漕等語，與廷忠仕履不合，必非其所自爲。案洪邁容齋四筆稱，宋時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啟委教授，因而餉以錢酒，則此必廷忠爲教官時代州守及憲臣所作。特原本未及註明，遂不可辨耳。北宋四六大都以典重淵雅爲宗，南渡末流，漸流纖巧。廷忠生當淳熙紹熙之間，正風會將變之時，故所作體格稍卑。往往好博務新，轉傷繁冗。然纖組尚爲工穩，其佳處要不可掩。固當存之以備一家。至雲翼箋註，尤多蕪雜，未足以資考核。以其裒綴頗勤，故姑仍舊本錄之，不復刊削焉。

先大父曲水翁喜藏異書多宋人抄本橘山四六其一也甲申歲冀應貢之京師初擬陸行不復秩策尋附便舟眠食之外終日兀坐搜笈中偶以是帙護郡牒遂取緗閱日必數過已而厭之顧無可以游心寓目者因倣古人隸事之意隨手箋釋日得數則比至天津簡端已滿後亦不復省錄頃牒炎徼左僻多暇念庶孱之舊不忍捐棄爰取訂正稍加詮次第出於風塵羈旅無所攷證多蔓引影合不無燕郢之謬蓋特借此以銷其寥落之況非敢妄意於著述之事也或曰竿牘小智行之不遠何足措意窃謂不然彼三都近俳非壯夫所為而張載劉逵以博洽通儒咸為之訓詁西州逸士皇甫謐從而序之今雖不敢上方古人庶幾猶賢乎已耳

萬曆丁未夏五望日曲阿孫雪翼再見識

校注橘山四六目錄

第一卷

通王樞相
通王運使
通金府判
通巫幹使
通吳檢法
通交代楊教授
通張知錄
回廬江劉知縣
通無為蘇知縣

第二卷

謝楊州范給事舉自代并謝到任
賀謝右相除少保
回黃州陳知府
賀邵中書即眞兼直院
賀韓尚書
賀畢侍郎即眞
通新漕時大卿
通楊州趙安撫
又
賀俞右史
賀俞大監除中書舍人
賀陳殿院除太常少卿

賀林察院除殿中侍御史
賀施察院除右正言　賀鄭監簿除監察御史
第三卷
賀張寺簿除監察御史　賀單侍郎除刑部尚書
賀江州王狀元除禮部郎中
賀張中書知太平州　賀王檢詳除大理少卿
回江東葉提舉
回運幹許廷評
賀淮東梁漕　賀盧州丁帥
謝王樞使舉充監司科　于廟堂
賀賈尚書　又賀賈尚書

又　賀顏直院
又賀顏郎中兼直院
第四卷
賀程侍制　賀曾右史
賀張侍郎　遠迎趙倅
賀淮東梁總領　賀淮東林漕
賀江東劉提舉　賀袁同知
賀王侍郎　賀許同知被召
遠迎王運使　又遠迎王運使
通交代程守　謝時漕丁帥薦舉

謝丁帥薦舉
賀許參政
第五卷
遠迎程守　賀顏宗卿
又
遠迎韓運使　賀王侍郎
被召謝五府　又
賀陳郎中　賀葉漕賜章服
遠迎鄧運使　賀謝丞相除少保
賀顏中書　通交代徐教授
賀韓安撫　賀曇寺丞
謝侍從臺諫

第六卷
賀曾樞密　賀陳樞密
賀韓運使除戶部郎中淮西總領　賀淮西趙運使
回巢縣魏知縣　回無爲黃縣尉
回王主簿　回盧江韓主簿
回樊縣尉　謝商知府薦舉
謝王漕薦舉　又謝王漕保舉充文華
科

謝時漕薦舉
第七卷
謝王樞使薦舉
再謝王樞使薦舉
謝貴尚書舉文章典麗可備著作科
上程知府
謝商知府薦舉
上韓運使
謝韓運使薦舉
第八卷
賀婁郎中除察院
賀侖中書
賀商大卿
賀商察院
賀商大卿除湖南漕
賀顏尚書
校注楠山四六 目錄 四 二百〇三
賀鄧漕除秘書監使虞回
賀工部顏尚書兼吏部
賀鄧侍御
賀程寺丞
尚書
遠迎郭宰
賀總領商大卿
賀婁正言除太常少卿
賀韓漕除大府卿兼戶侍
賀鄧侍御除給事
賀婁正言
賀葉秘丞除察院
兼中書舍人
賀婁中書郎眞
賀程寺丞除考功郎中
第九卷
通旌德何交代
詹主簿
李縣尉
錢監稅
判府陳侍郎
府判張秘閣
嚴府判
諸職官
諸漕官
教授
丘安撫
李提刑
商總領
賀卓運使
賀商總領兼戶侍
賀趙府判
第十卷
賀冬啓
校注楠山四六 目錄 五 二百〇三
曾總管
謝丞相
張參政
費尚書
萬尚書
王左史
林察院
施正言
王少卿
知太平州張舍人
五府
侍從
臺諫
內翰中書右史
寧國太守
幕官
諸縣宰
賀正啓

建康吳開府　淮西韓總領
江東耿運使　建康趙都統
馬帥李太尉　池州張知府
江東葉提舉　淮東梁運使
淮北高提舉　淮東薛總領
楊州趙安撫　眞州張知府
楚州崔安撫　謝丞相
張參政　虞侍郎
王左史　章右史
施正言　五府
校注楠山四六　目錄　卷　百八六
費尚書　寧國太守
府判　幕官
第十一卷
遠迎寧國太守朱大卿　賀江東徐運使
賀江東提刑蘇郎中　賀江東運使鍾編修
賀寧國趙府判　賀寧國趙僉判
回太平汪宰　賀錢大參除右相兼樞
密　賀葉大諫
第十二卷　遠迎寧國太守王大卿　賀提舉莊大著
賀江東倉使許寺丞　賀婁侍郎兼詹事
賀婁尚書兼內翰
賀提刑葉大卿
賀寧國婁府判
賀新除婁給事兼權工部尚書兼詹事
賀新除禮部婁尚書兼職依舊
賀新除樓樞密兼太子賓客
賀婁同知
賀倅車冬
賀寧國太守冬
賀江東俞運使
賀寧國太守冬
校注楠山四六　目錄　卷　七　百八六
第十三卷
賀錢右相
賀婁參政
賀禮部葉尚書
賀提舉莊大著舉陞陟
通交代秦宰
賀寧國太守王大卿正
賀通判正
賀職曹官正
賀樓參政　又
瑞慶節賀表　又
又　冬至節賀表
第十四卷
重明節賀表　又
又

又
又
又
改元賀表
太后加尊號賀皇帝表
太后加尊號賀皇帝表　賀太后牋
賀皇帝加太皇太后尊號表
賀太皇太后牋
冊皇后賀皇帝表
賀皇后牋
賀皇后牋
又
第十五卷
謝閣學兼尚書舉自代　謝陳中書舉陞陟
上廟堂
除鄂倅謝廟堂
通趙總領
通趙判院
通趙總幹
通張總幹
通鄭運管
通江帳幹
正旦節賀表
又
改元嘉泰賀表
明堂禮成賀表
賀太后牋
賀太后牋
賀太皇太后牋
賀皇后牋
賀皇帝御正殿表
第十六卷
回吳教授
回權倅嚴簽判
回朱知縣
通周提刑
通鞏都大
回趙路分
賀胡宗丞兼右司
遠迎王總領
賀刑部李尚書
第十七卷
賀董正言
遠迎宋提刑
謝李制帥舉陞陟
謝趙倉使舉陞陟
回梁知縣
賀尤提舉
遠迎李運使
回荊門交代王知軍
通交代趙倅
回王都統
回諸曹官
回漢陽趙知軍
通江陵制帥李尚書
回漢陽趙知監
賀徐殿院
謝王運使舉政績
謝趙總卿舉政績
賀趙提舉
賀劉給事
賀劉制帥
賀俞侍郎
回交代趙倅
賀趙大卿兼戶侍
回蔣知縣
回辛簽判
回陳教授

第十八卷
回寄居張節推　到任謝廟堂
到任謝劉制帥　謝王總領
謝諸司　通隣郡
回漢陽孫守　回襄陽楊安撫
通京西趙運使　謝諸司列薦
遠迎趙運使　賀京西柴運使
賀史丞相進書加恩　賀雷知院進書轉官
賀章同知除參政　賀鄭大諫
賀金正言　賀石殿院
賀應正言　回陸簽判
第十九卷
賀王總領陞太府少卿　賀京西柴安撫
賀宋提刑除兵部郎中　賀尤提舉除都官郎中
夔路通判到任謝廟堂　通交代餅干安撫
交印謝餅干安撫　回本路程提刑
回本司屬官　回權屬官
回張通判　通安制置
賀四川董制置　賀重慶權提刑洪知府

賀交代樂安撫　回遂寧許侍郎
回瀘州范安撫　賀范安撫除直煥章閣
再任　賀鄭大諫除金書兼參
政　賀刑部范尚書
回成都楊提刑　回四川趙茶馬
第二十卷
回利路任運使　賀應殿院
賀黃正言　賀李察院
賀交代安撫王大卿　赴無爲教官回學職
生日謝同官惠詩詞　又
又　辛簽判宅定婚啓
回郴州葉守定婚啓　回荆州士人得解啓
辛簽判納聘啓

校注橘山四六卷第一

宋 古潛 李廷忠 居廣 著

明 曲阿 孫雲翼 禹見 注

通王樞相

喬木參天一國仰世臣之重

餘波在洋諸侯容食客之門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一

名嘗挂於文衡

其面目竝紆於記載

忽有榮達憐憑魚素之傳

進候鉉台之適

恭惟某官貴名皦於朝日

直節凜乎秋霜

負慷慨之志而當

世事不足爲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二

崢嶸之論而在廷臣莫能過

上沃冕旒之聽

俯儀華袞之華

年韋昭張晏上。今案昭解是。以備顧問。至晉初猶然。爲相國參軍。有行於時。不負所學。陸士衡集。有答賈謐詩。言皆講學。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發爲兩漢之詔令。東都事略。王朴上書。言太宗皇帝。以所學皇他。但手不釋卷。大故厥德。之恩切劉深。不負所學。發爲兩漢之詔令。東都事略。王朴上書。言太宗皇帝。以所學皇他。但手不釋卷。大故厥德。文典麗布。兩漢風雅。所學。發爲兩漢之詔令。東都事略。王朴上書。言太宗皇帝。以所學皇他。但手不釋卷。大故厥德。文大備之時。物不追兩漢文章。雖三代可。禮文。班固兩都賦序。集將以追三代之風。東都事略。王朴上書。言太宗皇帝。以所學皇他。但手不釋卷。大故厥德。逐遠追二代之風。蕭細紀於本朝。詩龍勉板王綱紀四方。君門之門。成語一王之典。勢在本朝而宜。蕭望之傳。建德論。恩誠於本朝之上。憤威稜。光贊本朝四子講德。論。恩誠於本朝之上。於絕域。李廣傳。威稜遠震。於絕域。李廣傳。威稜遠震。於絕域。李廣傳。威稜遠震。於絕域。李廣傳。威稜遠震。之豺。左傳。志愛我君。畏之豺。左傳。志愛我君。畏之豺。左傳。志愛我君。畏之豺。左傳。志愛我君。畏

衣冠而四六。晉書。紹衣冠而南渡。辰聽直上之聲。晉書。紹衣冠而南渡。尚書。嚴。在上。聽。晉書。紹衣冠而南渡。尚書。嚴。在上。聽。晉書。紹衣冠而南渡。尚書。嚴。在上。聽。晉書。紹衣冠而南渡。尚書。嚴。在上。聽。月入贊於政釣。左傳。四方之義賓。誼大釣。揣物注言造化爲人物。注言造化爲人物。注言造化爲人物。注言造化爲人物。惟難合之義不屈。取舍進落難合。故勇退不淹旬繼顏乎兵。晉書。傅玄。每見曳革屬上笑曰。我誠鄭之風獨高。宋儀若大門陳摶。謂曰。當作神仙。有紫閣老。內外輕重。袁度傳。度威嚴德業。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重。袁度傳。度威嚴德業。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重。袁度傳。度威嚴德業。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重。袁度傳。度威嚴德業。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其用舍行藏。係乎中。聖紳正笏。安若泰山之四維。歐陽公畫錦堂。戰國策。

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緩帶輕裘。賢於長城之萬里。晉。紹衣冠而南渡。尚書。嚴。在上。聽。晉。紹衣冠而南渡。尚書。嚴。在上。聽。晉。紹衣冠而南渡。尚書。嚴。在上。聽。晉。紹衣冠而南渡。尚書。嚴。在上。聽。注維揚。謝安。繫之。注維揚。謝安。繫之。注維揚。謝安。繫之。注維揚。謝安。繫之。俊者德。聯翩。晉。紹衣冠而南渡。尚書。嚴。在上。聽。晉。紹衣冠而南渡。尚書。嚴。在上。聽。晉。紹衣冠而南渡。尚書。嚴。在上。聽。晉。紹衣冠而南渡。尚書。嚴。在上。聽。俊賢。蒲。西寶客。等。晉。殿之。行。陳。表。龍。偏。品。俊賢。蒲。西寶客。等。晉。殿之。行。陳。表。龍。偏。品。俊賢。蒲。西寶客。等。晉。殿之。行。陳。表。龍。偏。品。俊賢。蒲。西寶客。等。晉。殿之。行。陳。表。而難盡。渡江所未有。當求諸北士之中。宋。張綸字。思。爲中書令。居然而益。而才業施之。雖名爵。居然而益。而才業施之。雖名爵。居然而益。而才業施之。雖名爵。居然而益。而才業施之。雖名爵。

校注橋山四六。晉。紹衣冠而南渡。尚書。嚴。在上。聽。晉。紹衣冠而南渡。尚書。嚴。在上。聽。晉。紹衣冠而南渡。尚書。嚴。在上。聽。晉。紹衣冠而南渡。尚書。嚴。在上。聽。行起自東山之下。晉。謝安。爲司馬。發。於舊人之圖。尚書。齊。舊人。每相與。於舊人之圖。尚書。齊。舊人。每相與。於舊人之圖。尚書。齊。舊人。每相與。於舊人之圖。尚書。齊。舊人。每相與。古書。粗明操守。韓。退之。送。孟。東野。序。心當讀古人書。古書。粗明操守。韓。退之。送。孟。東野。序。心當讀古人書。古書。粗明操守。韓。退之。送。孟。東野。序。心當讀古人書。古書。粗明操守。韓。退之。送。孟。東野。序。心當讀古人書。

言圓行而應圓物祇坐困窮凡次山悉順萬物安知其日終身乎又吾與汝厲不言盈行周動圓靜則以不爲方秋崖陸子古稱以應物乃分之宜惟德動故以遊世非忘世不屑世自忘其世圓自忘其圓心有所累則以累自累其心有所困則以困自困其心

志益凋摧於憂患之林分宜投棄於閒散之地

韓文投閒置散乃分之宜唯德動故似在散地仰階符之遠耀漢書黃帝奉神大符在鳳皇之有驗也顧愷之傳凍鵝公生敬仲其占曰其代有陳國乎不在此而在其子孫光遠宅土非此其身在其子孫也有耀者也

悵門伊之久違文

勿允得其門獻替素卿舊出埏鎔之域

授文淮服膺居衰緝之鄉

哀衣緝裏之子於二十

年流落之餘

落不耦天涯十年來於太多事去而復流流不在此而在其子孫落劍三千又流落而無窮

校注橋山四六卷之一

得千萬間依樓之所

杜甫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李

惠自天假謀豈人爲顧師範自慙於不堪

賈誼鵩鳥形影不學不知爲不學不爲不知爲不爲

在恩門寧忍於終棄

恩門謂座主鄭孫光憲此蒙恩門舉高第自以棄來未滿遠且漢律郎下及第自以棄來未滿遠且漢律郎下及第別野二年肄業掩關勤苦乃獻賦門文章聲采與舉朝稱之竟

顧乞櫟之賤猥出其後

言與獨孤公三啓一百二十人多平人得小人儻承君後生重慙

賴忭馥之餘沾及者多

之他人不足甫乃有餘殘沾句後人多矣

矧當幕府之初開李賢傳吳

升堂而聞絲竹緬懷孔子之舊居

舊本王傳恭王初好

校注橋山四六卷之一

通商知府高益當爲無官

時亦任此州學職故上此路帥其文意

辟之選讓傳幕府利開傳選府幕府初文辟又白頭趨幕府中權厚在寄蹤之末至。佳客爰之初頭趨幕府中權厚在寄蹤之末至。佳客爰之初

涵綿邈於尺素簡弘讓復王褒書暮一而振龍時傳尺素清風明月俱寄相思李白非傳尺素誰與論衷腸今李白

長安時自非傳尺素誰與論衷腸今李白

以水寒魚幸無數觀君引後七尺素

以中有魚又蕭石君為中流受書讀如字口中氣如中

讀者師古曰有原也言其在中主潔清而掾之事益親

近左右也恭惟某官特立眞儒卓躒行高其特

奧學淵源乎千古。輝文翰藻於三光。漢書雒

以方城法琴聊得徜徉以放曠是也。

雄文加也車馬到鄭玄曰雄文加也車馬到

雄傳永高源老氏藏室孟軻雄為校書郎注老子為守藏史

文書皆歸柱下言東觀經籍皆在焉

所幽經秘籙皆在焉

白備帶乞左符。魏武帝王此

左符來求王城詩客叢書話會之符節左以與郡守右以

高懷自適思錦繡溪邊之遺事。名繡繡志宋

物保十里明鏡川軟翻丹青照日潭雲海水澄天○李白

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山上多仙人晉之後史不絕

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友高源老氏藏室孟軻

稱為校書郎注老子為守藏史文書皆歸柱下言東觀經籍

多邑。遠萊出太倉東鳴章入東學者少

復為莊丁史記馮唐為郎中署山為所記

遠萊山上之清遊。史記

敬持尺素。陸機

文賦

不移。周旋遠遊內推有以端操分文選秉哲保身不移

或語又

端操

所作三萬言之師說。
楔餘說。移而爲二千石之教條。觀聽具孚。聲實衆著。
史實罷州。武爲克州刺史。徙寶
有立石頌紀之。
爲人所思。文
安在爲政。知
大守。會稽嚴氏。
火。仍歌之曰。
與樵。今子孫
歌之曰。
後。爲人所思。
去。爲人所思。文
知。武小時。

通王運使轉運使之名起唐先天中
宋制沿革不常詳見各條

二天行部儐淮草以知名蘇舜欽為尚書都官員外郎坐奏邀張亢事貶監蘇州酒稅二天開寵恩之路人競以為榮舜欽自以罪廢不復進取日與賓客縱酒歌詩以適其意嘗作滄浪亭臨水而居時人多愛慕之

往成倍增吾道之聲光歙板欲前密邇使臺之節制陳藥使建撫管之重

半水充員及瘠瓜而舉陶遠不仁者妙相繼於後尋棘署之游王兄弟之

名門稱釋之下無寃民陰有開於後事定國為廷尉天下稱其

無寃民父于公治門令少高大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東坡知君治獄有陰德君子謂君有子孫必有興者東坡

舉進士歐陽公為西京留守推官時梅聖俞為河南縣主簿聖俞

有明法知書識宋史刑法志千秋中復置明法科能兔解之目參機於文成定法則參與有力焉

文成定法則參與有力焉

校注楊山四六卷之一 十二

嘉定十四年辛巳歲正月日新安後學程榮謹書

嘉定十四年辛巳歲正月日新安後學程榮謹書

嘉定十四年辛巳歲正月日新安後學程榮謹書

汪也送之沙暗樂吉遠而不光華也千里廣舳艫之運舳船尾持舵處也艫船頭刺櫂處也百城奏獄犴之空獄爲犴令文作岸楊子注行使人多禮貴書刑法志獄犴不宜空之所致韓詩外傳細亭之繫曰犴守放原海隊作豺粟峙如山文選推納而出塔之貌倉則出塔之積在前矣錢流於地晉鼂錯貴粟疏曰今農民有賣五石之重至邊者輸其粟邊地上爵得至大庶長復一人不事甚貴賈踊騰踊也踊上爵得至大庶長復一人不事甚貴賈踊騰踊也煥四組之駢集傳曰煥衆也組綬也駢並也漢百官表曰秦有天下吏職大備其後稍廣置五官左右中前後將軍及諸吏將軍皆有部曲各還一部部統於將將統於校校有軍候司馬千人百人各還一部部統於將將統於校校有軍候司馬千人百人各還一部部統於將將統於校校有軍候司馬千人百人

之規矱所儻麟其困躓之蹤必假以隆寬之肥即學富
試誦論喜逢何武之按臨何武薦行論必先鄉學名見
後入傳舍開賢聞參議訓顧與平津之推擇公孫弘傳封
嚴助之傳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閤以賢人與
參其謀國有大事合公卿議而天子所向弘常先發以
正其端使人主自擇所從不得專決弘為人意忌外寬
內深誅殺異己卒以此見疑不能自明卒終相位家無
餘財士以此賢之傳贊語不能自明卒終相位家無餘財
諸侯之學曰類宮久切頌德之志禮記王制天子曰辟
雍諸侯曰泮宮注辟明也所以行政教也泮半也半於
水天子之學四面有水諸侯之學三面有水鄭玄曰辟
之言璧也象天圓也其下圓如璧雝之言和也和天下
之人來觀來學也泮之言判也半於辟也象教行半天
下也辟雍泮宮皆所以行禮樂時書之清選漢書百官
公卿表序曰古選士大夫民間有賢行則舉之孝弟力
田以補三老孝廉以補郎吏皆掌於公車司馬其秩卑
者或以補令長丞尉皆秩百石以上比郎中者得察試
除其高第補尚書侍御史及刺史太守丞相掾屬諸侯
王國中尉內史相丞皆秩二千石遷調增秩各有差其
有茂才異等輒擢為縣令長或補丞相掾屬諸侯王國
相內史中尉太傅皆秩二千石遷調亦如之短韻難宜
通楊知府李白送杜秀才路濟
深心所屬短韻難宜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一 十六
諸侯之學曰類宮久切頌德之志禮記王制天子曰辟
雍諸侯曰泮宮注辟明也所以行政教也泮半也半於
水天子之學四面有水諸侯之學三面有水鄭玄曰辟
之言璧也象天圓也其下圓如璧雝之言和也和天下
之人來觀來學也泮之言判也半於辟也象教行半天
下也辟雍泮宮皆所以行禮樂時書之清選漢書百官
公卿表序曰古選士大夫民間有賢行則舉之孝弟力
田以補三老孝廉以補郎吏皆掌於公車司馬其秩卑
者或以補令長丞尉皆秩百石以上比郎中者得察試
除其高第補尚書侍御史及刺史太守丞相掾屬諸侯
王國中尉內史相丞皆秩二千石遷調增秩各有差其
有茂才異等輒擢為縣令長或補丞相掾屬諸侯王國
相內史中尉太傅皆秩二千石遷調亦如之短韻難宜
通楊知府李白送杜秀才路濟
國人望賢者以來
鈴齋晏坐夕寢遲烽
官儒服宗工宦衛傳鄭玄曰宗工通儒先王語正禮
樂者也公羊傳曰宗工何休曰宗尊也工巧也尊巧
謂公輸般也禮記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
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
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雜服
不能安禮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
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雜服不能
安禮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雜
服不能安禮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雜服不
能安禮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
雜服不能安禮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雜服不能安
禮

至無聞之年。皆憂居及遠次之日。坐閱千帆之競過。動輒顛蹶。分甘棄沉。自有立錐之地。無一髮之相牽。

韓文大學士閱蠶暮豐。曷嘗聞組豆之事。起浮圖於病躄。強以爲師。文覽雖博。道少利病。有於無以濟其窮。

計巧匠以汗顏。信非能斲。

正想和鑾之戾止。忽聞濡轡以驅馳。有成蓁之文。猥容竊吹。猥容竊吹。

不知笙。而虛吹於二百人之中。孔雀以食蘗。百王好笑。必不第。

人欲一吹。乙南郭乃起。張傳柬之。

二百人齊吹。南郭先走。

馬相如邊。遜而至。悵莫奉於後遊。

召康公

藪芾之居。幸得依於美蔭。舍也。莊子有一蟬方得美蔭以忘其身。

羿穀陵之楓。尚有一蟬方得美蔭以忘其身。羿穀陵之楓。尚有一蟬方得美蔭以忘其身。

旌所嚮。而衆心格。旌所麾。而無所不靡。

燃犀之牧之。君意如何。如施王猛。

通金屑判

言宋曰暗之客爲明州通判

今所來有州軍叶通判

爲府判者自實如也

流化半於刺史。夙欽暮望之高。

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萬里之外。其任居然。

通典唐以室史爲縣令。蓋爲牽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一 十八

屏篁之初。

卓上竹席障蔽也。

卓上竹席障蔽也。

曰蔽。通作屏。屏星。漢書天官

卓有屏星。如刺史車有屏星。

曰。撤去屏星。故謂舊儀。別駕

不可去。乃故傳上刺史。

輝同及瓜時。

杜詩瓜期往。瓜時未還。

橋門萬人之傑。

正字作泮。諸侯行其禮。

之人。匿橋門而觀。

張傳柬之。

二百人齊吹。南郭先走。

所學造乎淵微。斯文賴以宗主。發爲世用。蔚有吏聲。

以論道之賢而掌勾稽。以多能之聖而親會計。雖

一時視之若屈而前公鰲是相知張揚遠達諸
騰一鶚之翻日邊
E邊來居熱北
故事數公不遜寒
屬長安使來元帝
日與長安說
鶚飛下白媚泉
如一鶚飛公乃念三摩
之鳥人長
陽建塔頌并序在玄武城北
河南地勢平
立鶚塔宋馬冰鶚媚真三唐玄
得如來舍利一百五十粒梵本
名建大慈寺居之西乃於寺
火災化為灰燼之鶚塔者
僧雙峯塔皮備要者鳥山峯
至王舍城昔時是塔
小乘食一
無食如兄羣鳥乘
啄宜其
食二鳥
建之碑
名建塔
後人改之
玉華宮銘并序
貞觀二十一年
則失書也
校注楊山四六卷之一
乞骸骨
超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
約
如東皮與子出
然韋隨令狐
行路
來訪
人詩云
公與先
燕亭與
小安
何時復對此
笑
太學以文學知名
太學以
悲韶聲
但欲
子私部之
遷為
但欲
河
令在
幸其有上大夫之易慮悵鴻原之日遠
坐擅方缺海沂逢別鴈之臨
書大學以竹建為屏風生無擅

根。事植也。本是「根」據生「本」落難。今「王」落「落」太卑。生「落」落。
契由先世。頤襄門之落。公實憐之。假「假」借宇
之漂。予不孤矣。緯曰。公實憐之。假借宇宙之漂。予不孤矣。
通莫運幹。
強顏分教。難希夫子之循循。接武登堂。坐視諸公之衮
衮。信英遊之
莫益。幸王事之偶同。摧此心旌。寫之書尺。
夜泊橘山四六 卷之一 三二
兒謂軼材。
郎星卿月。交輝乎其前。
伯埴仲篪。迭奏於其後。恭惟某官畜由華閥。
獨優吏事。
紹家聲。
邊已徹姓名於天上。方華使攬皇皇之轡。宜上賓登秩
秩之庭。西路計檝。坐資

部丞捕。[illegible]江充拜繡衣直指。使王賀武帝時爲繡衣御史。暴勝之亦爲之。後漢燕玄爲繡衣御史。光武約云。繡衣直指。繡衣使者。魏亂之。疑充因傳使繡衣直指。責將軍蘇味道詩。珠簾動繡衣。列女傳。晉君田文食客。食客食魚。下客食疏食。漢書。焦頭爛額爲上客。[illegible]馬相如爲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illegible]其風采。杜詩。一見能傾座。共適。

儒實受六條之察。任州牧不拘儒者之節。名宇器識多存。

相先。李善。李陵子卿注寓寄也。**恭惟某官備秀天躔。**九經。躔歷也。謂日運爲躔。合爲璧文星。聚奎。主文章。**聯牽帝胄。**車馬在庭而稽諸古。**紱冕。**榮貴。

方籍游談之爲重。可忘寓記以淮珠苞。蔚爲內府之備。尚書。蔚爲大邦。**貢九賦。**九賦。九職所貢之賦。**某進無新功。退失故步。**莊子。去之而不顧。大步。**郡乘未得。**國語。又失其故行矣。**獻賜又失。**左傳。犯其故時之步。**奏退已失故時之步。**李陵答蘇武書。大步流星。**徒使澀巾於師席。**文選。藉草而坐。**滌垢慮於半環之水。**禮記。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允賴激揚。**韓詩。激揚清濁。**幸降德以不孤。**論語。德不孤。必有鄰。**望鞏躅於千金之臺。**文選。**尚思攀附。**蹤音。**知芘身之有所。**芘。蔭也。或作芘。**仔肩集庶。**詩。仔肩重任。**身有所。**詩。**潛垢慮於千金之臺。

梁幄從容有光鐵使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一 十五
冬之文章也五年冬十月庚戌以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得。久其踐歷多所平反。
刑。皆君子盡心之地。
屬。尤天下取法之官。
盤根。
資。豈專以杜後患文而從事。
殆若駕輕車於熟路。
居然別利器於
廷平憲
傾跋采深。
召博士。我尚為附驥之人。

通張運幹

漢使者參佐之賢。選由屬邑。
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吏。與從事。舊例不疑。
事皆州郡選吏。汪選州郡吏之最者。乃為
博士敦授之職。猥出寒門。
唯吾儕臭味之
登龍之客。
容冷泮以偷安。
是非。
開東閤處翹材。君已
免腹便之見。詭竊榮河之餘。
強扶蹇病以為師。寧
某宦途益落。學圃就荒。
蓄德有裕。
窮源
聖閽洞瀝液之群言。
天庭妙縱橫之千字。
談藻

校注楠山四六
文。扶其尤。得温造已空佐史之
拔注楠山四六
文。輯文以温生為材以
羅羅石致之幕
下。一人取一人焉。拔其
尤。選於衆。舉泉陶佇正士師之任。

校注楠山四六
辭。啓文以温生為材以
羅羅石致之幕
下。一人取一人焉。拔其
尤。選於衆。舉泉陶佇正士師之任。
某宦途益落學圃就荒。
強扶蹇病以為師。寧
免腹便之見。詭竊榮河之餘。
蓄德有裕。
窮源
容冷泮以偷安。
開東閤處翹材。君已
是登龍之客。
談藻
聖閽洞瀝液之群言。
天庭妙縱橫之千字。
遺公車。
召博士。我尚為附驥之人。

而驚衆聽。

自得時尚頗試使月摧金瀨雁留東野之詩人。唐孟郊。字東野。

四達而盡通御河之濱。

爲泉陽尉。縣有松金陵城林海蒙翳下有斑水。

一紅來水傍。

一女子。擊絮於水之中。子胥曰。

盖可御飢食乎。女子

曰。諾。

子胥食已而去。謂女

子曰。

掩爾壺漿。

毋從我也。

女子自縊於瀨水。

不得其家。投

大宗伯。

故名。

東野以其詩鳴。

波汰玉芝來與西堂之宴席。

唐李白。

在長安。

之西。

等人家。

公及李端。

未詳。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一　二十七

想賓主相忘於勢。

韓愈。

非親故安知其才。

宋蘇軾。

崔告善曰。人

必多是其然之。

露布上聞健筆尤高於琳瑯。

布書檄之羽檄。

志露布者。

以其不封。

健筆高科。

登紹倫宋。

克捷於天下。

乃書與建於竿上。

名爲露布。

後魏崔浩。

當時作露布。

書文章皆

用。

分其土。

永新縣。

工成虎未之。

先於猛獸。

又自流詩。

試筆之說。

任昉。

陸倕之筆。

任昉云。

到筆。

無滯。

寒苑之重。

事無。

阿隆文止。

帛蘇代之。

喜溢於中言宣四肢。

通交代楊敎授

長松小草臭味本同。

唐劉禹錫。

小草有遠志。

人才則殊。

氣味則同。

去馬來牛步趨難及。

韓愈。

大子趨亦趨。

大子馳亦馳。

弁遶紀廢而回遠若乎其後矣。

強理詩書之故習猥承

庠序之遺規恭惟某官以天爵而先斯民文章華國由鄉秀而升之學校論道宮獻藝應泰階而兩比之恒忱託於澤宮韓詩美於采芑文陛驟動亞北斗而魁之列文陛庶降日三接於清光天陛在天咫尺覿於威顏第五倫為標合而為拜居陰播陽故稱扣第七倫為標合而為拜居陰播陽故稱扣賈誼陛下文帝前席噫為之前賈誼陛下文帝前席噫為之前前席未退遊點其進獨愛宮曹之清中有名教之樂文選注時事類要曰晉王濛字仲祖為中書郎王導謂曰卿宅中有名教樂地何必丘壑中自有林泉之趣答曰諸人皆以仕宦為進取我以仕宦為退休文選注晉孫楚字子荊為馮翊太守楚才藻卓絕而負俗尚氣好凌人初欲隱居而誤言當仕將應命遂詣孫皇后兄王武子稱楚才絕俗欲枕石漱流而誤以漱石為礪石又稱山林可以遁吾老而誤以遁為隱楚聞之乃上表更之武子謂曰卿向者之言悔邪楚曰所以洗其耳也又稱楚有俊才而口誦失旨武子難之楚曰流者欲枕石漱流之所以礪其齒也所以洗其耳也武子大笑以王濛之門二孫莫高十條史稱孫楚之辯以證為之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一　三三

詠齊吟傾倒詩顛之解文選注晉孫楚字子荊為馮翊太守楚才絕俗欲枕石漱流而誤以漱石為礪石又稱山林可以遁吾老而誤以遁為隱楚聞之乃上表更之武子謂曰卿向者之言悔邪楚曰所以洗其耳也又稱楚有俊才而口誦失旨武子難之楚曰流者欲枕石漱流之所以礪其齒也所以洗其耳也武子大笑以王濛之門二孫莫高十條史稱孫楚之辯以證為之周情孔思從容經腹之腴李漢韓文序曰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左丘明因魯史以作傳公羊高穀梁赤各以所聞著於竹帛故有三家之傳漢興諸老先生或修舊起廢或推本繼末皆以其學教於後進而公羊氏穀梁氏始皆口傳其義至漢景帝時乃著竹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為博士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為博士二家皆列於學官公羊氏穀梁氏之傳遂行於世斯文增煥於道弼輔才於輔弼之地詩大雅烝民之篇名吉甫美宣王之詩也吉甫為樂令有名歌之樂蘇通行本名敘樂實德土產筵毋輟之等官任放曠而笑已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逃名教而後樂哉弘長名教毋棄德於性清逸賀公喜長安丁禮高自標拂欲以大下名教

坡之遺書。仙風固在。尋銀臺之舊事。公望攸歸。

校注橋山四六 卷之一

彩綴坦之衢。游刃恢恢之地。茂林修竹。陰接鷁樓。綠水紅蓮。香流燕寢。

校注橋山四六 卷之一

學海之未航。過門豈復有坐穩之冷。文書插架。當須分隣壁之光。

通張知錄。閭閻傳教令。濫陪弟子之游。雅重賓僚之選。

集057-025

敢後 [illegible] 結言相待 [illegible] 或作瑰 [illegible] 攻鬼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歌良 [illegible] 壽昨 [illegible] 中 泰杜下之史自得家傳 史上共下方書 舒懷展慶疏明漢幄中之籌復為世用

翹英雋之林 翰文 [illegible] 舒 [illegible] 清隱綽有仙風 梅 [illegible] 松下長吟了無公事 韓文 [illegible] 句 [illegible] 奮足功名之會梅邊姓退 自應鳴履而登文石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校注楫山四六 卷之一 三五

想從容賞畫之閒有特達知心之遇北多良馬遂空慕下之群南有嘉魚樂與賢人之共 詩 [illegible] 賢 [illegible] 其詩云南 [illegible] 式究遠圖某學昧知新 成帝 [illegible] 丈席之地 [illegible] 荀焉為斗食之謀 [illegible] 分宜置散假之以 [illegible] 來登仰高之堂 [illegible] 西山之爽氣可致龍眠之閒泉

著回春使無訟乎正有賴同寅之助謂之文也恐莫當下問之恭朴蹈之私染濡笑盤

通施可理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官曹獨冷愧臨錦繡之溪王事同寅喜近芙蓉之幕永言寮好先倩郵傳 [illegible] 之門人 史 [illegible] 恭惟某官簪夫子出其緒餘聊見於飾吏自足以庸明 [illegible] 北部之洪威既宣 [illegible] 發其底蘊 校注楫山四六 卷之一 三六

或見部若曹掾 [illegible] 色 [illegible] 惠於市門之 [illegible] 舊隱來聽簫韶之穿花 [illegible] 作龍 [illegible] 史 [illegible] 如蓮花 [illegible] 為行道之 [illegible] 蓮花漏 [illegible] 如 [illegible] 為四方之管簫四紙 [illegible] 六千分以效日光四十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銅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崔周素明坐見圖扉

在吏民咸服之久況賓主相知之深推轂於朝劉晨阮肇
[illegible] 賜環有[illegible]
諸侯之客奇窮已甚幸會方來窃分隣燭之光頻覺坐
[illegible]
光聯其官治信五刑五教之相於[illegible]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一 三七
藥以忠言尚三沐三熏而有[illegible]
回廬江劉知縣
來客諸侯偶屬半環之水愛人君子寵貽五朵之雲[illegible]
先生為之避席[illegible]耀韻奇林[illegible]游戲翰墨之場雖老
奮迅事功之會在古能更可以並肩[illegible]所至有稱其進
莫御曾屈九霄之步[illegible]坂山能雲一步趨坐提萬井之封[illegible]
漢天槩扇仁風盡歸桃李[illegible]
武之臨[illegible]取一翁歌之[illegible]
秦賜仁風[illegible]彼攻[illegible]
[illegible]
二天之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方發宇州筆從謂公王立高籍甚金聲。於書大傳莫
獻起會文王立而令聲。王玉音金聲。
通國傳王立而令聲。王玉色久
道著於孔門。史鰌宇子魯
死以尸諫
茂德流於漢。晚帝外家以舊
當經史之暇。而游戲於斷律。出軒
富貴由此而階。文章特其餘事。
服在初筮。奉群山觀之勝。游決九州民之滯獄。拔其尤
得温造。共推從事之能。
枝注楯山四六 卷之一 三九
後漢書百官志。州刺史一人。
史假佐本注曰。自辟除。略如
前官從事其功曹從事
正士師之任。某宦遊不遂。
方將親有德之隣。何止見似人而喜。
見所知而喜。去國句。用
春年也。見似人而喜。不
懷特異。嘉聞先臨。烹魚荷來客之勤。屬縣已久。左傳。以小人之
臨。君子之心。屬縣而已。杜預云。言小
人之臨縣猶君子之臨民。平聲。
冤拜報有稽。舍縣馬堂階下。
特垂清察。

通無爲蘇知縣 無爲縣

商巢國地漢爲廬江郡惰省
入巢置無爲鎮宋置無爲軍又增

宋 古滁 李廷忠 居厚著

明 曲阿 孫雲翼 禹見注

謝揚州范給事樂自代并謝到任

禁涂推轂未酬一字之榮。（公梁傳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以一字拔人）邊陲剖符又借十連之重。（邊邊陲障謂邊境）師宮之矩範允錫周旋。繡衣之光尚堪滌垢。（漢張湯奏事上意所自點云比一論看敬為賢大夫）依茂林松竹之蔭。或可偷安。（竹林蒲修指末事趣逍遥）厚知惟舊取芘益新。祝此辭香。（陳后山所自點云比一論看敬為某人隱后山餘意敬）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二

五

寫之尺素切以黃鐘。（晉書荀勗於路逢避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調律得姑洗之牛鐸則調矣遂下都思送牛鐸果得姑洗之聲）啟敢云牛鐸之調同。（晉書荀勗與曹統同）斷木在溝。信與韓尊之文異。（寇準為某人陳后山餘意敬）課蒙提引。不使棄沉。益特達大賢之逢。非辱常流俗之比。（晉陳平始分社肉甚均父老曰陳孺子之宰平也）平生無一日之雅。（王章使平生獄上呼冤法平生先時也谷永傳無一日之雅左右非宿素之交）出處有萬里之殊。堂下片言。解茆相契。（晉平原董養與縣民於郵亭中宿夜向晨養謂之曰卿非常人欲觀子所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之上遂如舊知詳見第六卷）

陵志狀貌二條　一名水栗　一名薢茩　芰　一名薢茩　對下解　解客　言結川辛名　問之遍　宋馬永卿　懶真子　云　今人尺牘中以薢茩字易避庭字　非也　嬾經云　裹芰荷以爲衣　今人以爲友　今王逸注云　裹芰荷以爲衣　今人作薢茩　薢音解　僕仆於蹈突之間　不脫　比沿　亦恐王逸之誤　又遭爾雅　薢茩決　注云　決明也　或云　決明　即今之草決明　子　今人以解去垢穢　得名　又爾雅云　蘼蕪　芎藭　以解　可以解去垢穢　故名　不謂之薢茩　決明　初無不調之義　而遇之義　內經　四氣調神大論　春三月　此謂發陳　天地俱生　萬物以榮　廣雅　發陳　生也　王冰注云　發陳　猶敷暢也　萬物　無微不出

賢。（劉向稱堅能）然職重而許與難。（謝文靖期孤外物）獻之上前。某敢不祗服華褒堅持素守。寸有長而必勉。（晏子謂十倍人者）靖無枉以自汙。赤善操刀。僅可試淮陽之小墾。（天伸循而使然也）若令代斲。豈不愧甘泉之從臣。（老子是大丈夫所師傳）惟務激昂。（王章傳不自激昂）（楊雄傳政界處來之主莊激昂抗）以圖報稱。

回黃州陳知府

得斗大之州。已慙過分。望寶隣之國。何幸分光。（左傳劉賢書隣）

（國之寶州名起小說輯羊公死州百姓趨公死州百姓皆哭之猶在公死州百姓皆哭之猶在）

杖注橘山四六　卷之二

於從遊。而邊圉今固於守護。（晉語之古）解裘前定。染翰先臨。（前如動也翰筆也）恭惟某官抱負奇才。發揚令德。宰天下亦如此肉矣。（論聞主社之風。（陳平傳）

（宰平爲宰分肉甚均野父老曰善哉陳孺子之爲宰平）

（陳平敝平宰天下宰道多親說文臣盡力之義）

（如此肉矣陳平敎里中）

（吉士毛傳五鬱鬱積盛貌）

大丈夫安事一室乎。雅有清時之略。（兼善濟物）

（年十五常謂家一室而定）

（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

使寵問潛郎。（仙谷詩塚鹿郎）屢渠荊渚之書。賢於遠矣。（文選）

（紀屢身從事瑒性通其屢至矣師古曰屢去勤字）

（渠渠勤也晉陽秋）

（寧欲終莫不感悅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以事之。（韻會健通作鍵服虔曰門戶鍵也說文）欽也。（健無然歎美）未究所施。聊曾小試。（健往也）

（相代爲五原太守人歌之曰大馬忍小馬駒兄弟二千）

欣荷采深。占言罔斃。（詩勤采薇）建旌多暇。（公羊傳）

（鄧艾傳去建美壽立與兄）

（鍾離相因視聽明慈愛處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庶松）

賀朗右相除少保
皇慙統返
成湯簡在帝心擢亞保衡之任
召公居於王右奭高孤棘之班
大冊渙号
惟某官道該衆美
探蘗試活國之方
智鴞萬微
元龜味
列紳咸暢恭
校注精山四六 卷之二
使節有光
列舘正調
以天下之公而決
大計以儒者之勇而折遐衝
岳之蓄泄雲來人蒙其潤而不自知
川流物有所歸而無弗受
若長江巨海之呼吸
屬王家之多難
賴元輔之宣忠
洛浦波平
護厥儀而徑渡
大冊渙号
泉章押至
泉服已精具聽
一命泉服
五衆車尚煩特置
重增華於揆路
今魯侯進封國之名稱
登階覲於天工
齊盟覲於天工
校注精山四六 卷之二

賀卻中書即真兼直院

即西掖之真除。舊自集賢校理拜右司諫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又兼史館修撰不帶中書舍人職名故謂之西掖。

舊直。舊自集賢校理拜右司諫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又兼史館修撰不帶中書舍人職名故謂之舊直。

明命初揣。舜命龍納言以出納帝命。

夔言具孚。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寫以司獻納於雨露之邊。

鼓號令於雷風之表。法令號令。

仰正班朝於東面。周禮。孤卿大夫皆北面東上。

造化之末。文選。野客敷言。侯考唐人詩。如杜子美柳子厚。

恐或在存記之中。六藝辨儀。方公孫弘。公孫賀。公孫敖。公孫戎奴。人人公孫。

特其出。東坡詩。知君善頌如張老。

洗心善頌。揚子。善戒。善大夫。

而翰苑稱天子之私人。

故詞垣為文士之極任。任昉。

古今尤難內外並掌。翰林兵吏事中書。

妙五花之判非大手筆以安能。晉故事。人各執所見。陸倕。國家充手筆。必令陸倕之五花判。

煥六經之麻有兼人材而乃辦。晉故事。中書舍人掌詔誥。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二 八

庶及劉夢得。似矣延年之語。如張說謂相國燕公。

欲之謂。把一摩。

憲臺詩書。自攻之始。

之說。自攻之始。

濡莫餽。

賀卻中書即真兼直院

即西掖之真除。舊自集賢校理拜右司諫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又兼史館修撰不帶中書舍人職名故謂之西掖。

舊直。舊自集賢校理拜右司諫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又兼史館修撰不帶中書舍人職名故謂之舊直。

明命初揣。舜命龍納言以出納帝命。

夔言具孚。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寫以司獻納於雨露之邊。

鼓號令於雷風之表。法令號令。

仰正班朝於東面。周禮。孤卿大夫皆北面東上。

造化之末。文選。野客敷言。侯考唐人詩。如杜子美柳子厚。

恐或在存記之中。六藝辨儀。方公孫弘。公孫賀。公孫敖。公孫戎奴。人人公孫。

特其出。東坡詩。知君善頌如張老。

洗心善頌。揚子。善戒。善大夫。

而翰苑稱天子之私人。

故詞垣為文士之極任。任昉。

古今尤難內外並掌。翰林兵吏事中書。

妙五花之判非大手筆以安能。晉故事。人各執所見。陸倕。國家充手筆。必令陸倕之五花判。

煥六經之麻有兼人材而乃辦。晉故事。中書舍人掌詔誥。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二 九

白麻。晉右北院。宋朝掌行。

惟某官學包九流。漢書藝文志。九流出於王官。

簡在上意。允屬巨公。恭

不琢之姿。（莊子天地不琢不雕和）凜乎歲寒後凋之操。雖軒冕儻來。非志之所樂。（莊子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物之儻來寄也）而舟楫大用。何時而弗宜。（荀子舟楫之利以濟不通也）特達宸旒之知。穹窿蒼蒼天郭璞曰天在宮政殿北門內谷永傳穹窿殿名）夾紫宸香案而立。已高躡於秦分之上。（漢書高祖本紀秦分上將軍）禁班。（梁王僧孺表宸濩江淹建平王上書故不為閑冗志）掌宸扆之前。（唐會要左右銀臺門內谷正殿唐會要左銀臺門內谷正殿）侍衛之路。寢唐史天子御正殿則起居舍人夾香案而立）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謂李絳集賢學士）相器也。（後漢書李絳傳）參有宰相器）人戶部侍郎。（周祖征三叛每朝廷遣使者以簿書問租賦多寡）皆令撰定。（唐會要左補闕掌供奉諷諫制誥）相器也。（後漢書周燕傳）使居舍人之職。（唐會要中書舍人掌）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謂李絳集賢學士）參之予。（晉王導人歸其長者）鵬摶鸞翥。（漢謂馬參有宰相器）人戶部侍郎。（周祖征三叛每朝廷遣使者以簿書問租賦多寡）皆令撰定。（唐會要左補闕掌供奉諷諫制誥）

校注楯山四六　卷之二　十

（莊子容歸焉其貌若愚而長於伯樂且一笑矣女安得好有公之守下矣生於亞石之野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

常聞君子之愛人。（禮記君子愛人以德）今得與諸侯之下。客方歎坐稚之冷。載欣除紼之溫。（禮記王吉如綸其出如紼）凡一時稽古所藥之階。覩清芬之旁及。（寫元輝盧中書省紅藥當階）後山叢話清芬孝詩可以驅毒此楊清芬（又）李仰此清芬（又）清芬播無窮（杜文）芝有露（杜文）芳蘭竟何擇（杜文）

俄驚一佛之出世。（燭文公欲焚大宗尤重內）寧景暢舜書（除金）佛出世（並容易說李商隱）一佛（出世萬人所望）

寵勞預天下會玄象失度太史奏云宜修福（職官分紀張洎擢第不十年王給）臺之六科王倫萬帝（職官分紀白樂天詩暫垂書殿多祥）

戶之得人。（晉景暢舜書（除金）佛出世（並容易說李商隱）一佛（出世萬人所望）

參陪視草。（莊子王宮召而問之使視草）以舍人樣而見賞。（莊子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物之儻來寄也）蓋才識之素優。（職林徐堅字元固聖曆中楊再思曰此舍人樣）謂宰相器者非訣。（宣傳宣方進名儒有宰相器）即詔辭而可決。（登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享之予。（晉人歸其長者）鵬摶鸞翥。（漢謂馬參有宰相器）人戶部侍郎。（周祖征三叛每朝廷遣使者以簿書問租賦多寡）皆令撰定。（唐會要左補闕掌供奉諷諫制誥）相器也。（後漢書周燕傳）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謂李絳集賢學士）

隆恩。初無異技。（晉文公謂舅犯吾其反國舅犯曰亡人無以）見西施自憎其貌惡。（文選見西施之容歸焉其貌若愚而長於伯樂且一笑矣女安得好有公之守下矣生於亞石之野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

校注楯山四六　卷之二　十一

（楚辭以某）捨伯樂難遇於已知。（楚辭）昔分金鑿燭跋之光。方客承於（文選見西）

屑今入綸闈即可知大手筆之文章上應紫微之垣圖橋門之泮帶彌壇北斗之尊犯融家傳如李之布北斗喻帝之尊行學者仰之如斗山式重舊聞載光新命惟皇家任賢之篤極士林稽古之榮公卿薦之之盛萬民海瀕原作濱於今號爲盛選自昔罕遇通才選儒上才以東觀徐舍人推經學之宗未聞並任徐中書舍人專在西省掌詔誥兼修國史五代時田敏任禁庭兼修國史薛居正等監修國史宋初因之酒領侍臣之職蓋匪眞除恩歸於舊哲恭惟某官隆隆偉器梅雄傳隆隆者純生隆隆雷聲也五行志校注橘山四六卷之二 大正三十六 小正三十六

傳天官上相上柱國大梁郡開國公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戶足曰步六尺漢書曰步百步也步六尺曰步百步也步六尺曰步百步也步六尺

賀兪右史

宸廷爭號（題文選宸居曰宸宸星守也賈逵云宸之與者後人指帝
居曰宸宸翼翊天子之居增諷帝居北宸宮故
從之）授

永言向慕（宋易占陳）

從卜從辰（楊揚雄甘泉賦有屬）王庭爭號（張衡西京賦於杜史君
天文志北極東一星曰杜）柱史升班（張衡西京賦於杜史君
「史主記過左右史之象也」）左右第一流（分直玉堦之仙（庾人云左
右史當用第一流）

海起居舍人（晉楊泓傳泓為起居舍人）左補闕韋約（新除起居舍人宋中興秦取進止帝顧之
李珏招而引之）

上下數千載（下數千年之間）仍紬金匱之藏（馬遷傳遷貳
師將）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二 一四

（後學劉文炳參閱）（文增氣象先）
（歐陽文忠公世歌氣象）
（宋子生十歲）
（金蘭重契）
（文苑）
（晉書）
（尚書如日）
（月之照臨）

冠倫魁者（楊雄傳每等論）益傑
（童子文無衆如）
（求當作於）
（步從步從作蹤）
（楚辭宋玉對）
（趙古稱多感）
（悲歌之士）

登法從者（楊雄傳每上甘泉常）方寂寥而復振（左傳晉人患秦人之用士會
也謀歸之士會行統朝蹈之）

秦豈無人（左傳晉人患秦人之用士會
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盡空凡馬之群（莊
人吾謀適不用也）當繼絕麟之筆（莊
左傳魯獲麟）

要人主無過舉之（晉王嘉謀嘉獻
晉王嘉謀嘉獻於
君）載之青汗（吳均傳上人多
以為嘉）垂萬世以不刊（吳均傳上人多
以為嘉）

恭惟某官清才脫韻（奧學逢原
繁星麗天所敬者五行（獨擅詞華之美（劉勰文心雕龍論文敘筆
上方鬱文章昭回之光下
與時而奮燦然如繫星麗天而五行而已河東柳子
尊斯人望而敬者與（他流入海（莫如於四瀆（共推道術
之尊（生仲兄之通）

人之通者（西北之流）

於（莫）（詩敬亦三歲之
者（不有高六鎮何以
之（獨）於（倉之組於
（紱）

（體記）

（人云左
（右史記）

（體）

（楊雄傳每）

（晉書）

（晉書）

（晉書

簡令王仲取易書論之文示張倫
松伯松曰是論語之月不
曰必資不才之書今晚文引
也倫不知之書古人
而亦肯。（晉書謝萬傳萬欲為黑頭公名亞王
羲之天每嘆曰阿奴故堪作黑頭公當此人也）趣此黑頭作三公
月評所棄。（鮮于侁傳侁字莘老每月輒品題故人號為月旦評）某
年拜且疎。雖長松不嫌小草之依。而汗渠自愧清溝之
有光。彈冠欲舞。（王吉傳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
大略同也）出綍於禁近。天將慰於羈窮。出綍於
王言（後漢書百官志尚書掌出納王命）之作。（詩出車天子
命南仲往城于方）地方聯於
映。（韓詩二十卷秦張長安溝洫志渠
溉田萬餘頃）渠
之可文學。政自劣於
敷云。（說文云言也謂能敷
陳之言也）吾欲云云

賀韓尚書（當是使者）

漁陽帝制（漁陽漢郡秦人號）晉長民曹。（晉百官志成帝初置前書
御事二千石曹于郡閤二千石曹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公
客曹主外國夷狄事世祖分客曹為南北主客凡六曹）
聽履而上星辰。方密承於
於邦儲。（陸賈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
民之數以佐王富邦國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王畿千里為
司空作禹貢地域圖奏之）宜坐行
聽履而上星辰。方密承於
於邦儲。（陸賈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
民之數以佐王富邦國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王畿千里為
司空作禹貢地域圖奏之）宜坐行
朴蹈。恭惟某官名震六合。才雄萬夫。（李白送孟少府尋弟
赴任長安詩）豐功盛烈。銘彝器而被絃歌。（周禮春官小
祝掌銘器物以祝將之）亘有傳於相業。（歐陽公畫錄堂記其豐功盛烈
略見於銘詩而其詳不可得而知也）正聲勁氣。諧
韶濩而沮金石。將遠暢於野謠。（鄭玄禮記注野謠民間
之歌）庶試劇
煩。咨爾庶績。（書舜典帝曰咨汝羲暨和朞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由甘泉筆
殺之殺仰。（王陵傳上問丞相勃曰天下統一歲孰
知其數勃謝不知）不須問錢
穀之所
自。（管子曰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知天下之
和事業得敗者何時也）深識源流之所
起。（前漢書貢禹傳禹以為古之治民者
故曰生之道在於和事之理在於養財和財之道在於節用）
踰以難參。聽除音而欲舞。（禮記樂記樂者
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而謂之音）震凌何懼。方觀厦屋之成。（法
言曰或問震而無雷曰雷發聲耳震發形也）
罷瘵未蘇。尚緩蔺絲之責。（說苑文侯力也瘵
病也蔺絲喻小事）遠護荒邊。望華
夷之界。（說文界竟也）其為嚮慕。未易占陳。

賀李侍郎即真

輿圖衍賦。（漢書一王世家奏輿地圖大司徒方
氏注古今所有之輿地圖畫之）
見上條。寮侍升班。（漢百官公卿表中二千石秩
中以上一切稱敕如真除）滿歲稱職。為真
九。（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宜膺褒渥。（李斯列傳斯在位二百
餘日）義益奮顯庸。（書

則宜歸本于民邦本安強、（書民盤）所謂若唐虞尊（書堯典）士論清穆、（詩烝民）作述師尊（本周邦）恭惟某官令猷經世、卓識際天、羽儀鼎鼐、（易鼎卦）仰副簡在之知、（詩皇矣）運上前之籌、（尚少宰於程材）其爲嚮慕、（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未易占陳、

賀聞侍郎

起自瓊臺、（宋人以寶文閣爲瓊臺）從甘泉之法駕、（漢武帝）式重舊聞、聽棘木之祥刑、載光新命、賢者亦樂、民自不冤、（詩汝墳）恭惟某官百吏宗師、（詩卷阿）三朝耆哲、（詩烝民）入則鳴珂縉筆、（趙加人年十二能屬文）論思簡在於帝心、（詩皇矣）出則授鉞建牙、提封數半於天下、（漢李氏爲將）

校注揅山四六 卷之二 十九

出則授鉞建牙、提封數半於天下、（漢李氏爲將）入方延望洪鈞之播、（張良傳天下莫不延頸爲太子死者）年未及於從心、（禮記大夫七十而致）有嘉廉退、（禮記大夫）俾夕獻納之匪懈、（文選劇秦美新）大夫有以利國、（易利者義之和）公獨袖手、（漢趙充國傳）從赤松之遊、（韓文毛穎傳

丈二之組門墻有阻於先登嚴助陛下以方十之遵
畫一之規獄市尚思於勿擾後漢書曰公孫述以延岑爲大將軍岑好兵權謀每有軍計述多從之岑亦感激思奮其後相與俱敗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二 二十一 大百二十四

通交代時大卿百姓使
酬恢風謝使者二部因仰觀問之歎然驚相視山名星至益部分野算軺車下車問之耳軺音遙說文小車也食貨志軺車一乘一馬一人也又所在爲問之封畿傳中公使乘軺傳至京師高帝紀乘傳詣洛陽注傳車驛馬也使出閱使星昔聯步武於漢廷無能出右今託交承於淮海有愧居前

憑魚腹以傳書問馬蹄之及境
高誦魚腹事見前五百一十卷孔融薦禰衡表曰昔秦穆公伯樂相馬而穆公以爲未盡其能後人誰復知之者乎恭惟荐宣軒步人表
恭惟荐宣軒步人表

觀復收夫國之蹤居然無毫髮之可書來者尚瑕垢之是掩
後功掩前羞
清白吏師

不亦厚乎富玉律之文而潤飾以詩書妙金科之選而優游於政事文選全科玉條詩不采敷政優游之惠及兩晉上
蔣孺吾民李深之集蔣孺之集有李深傳
其幼稚東坡詩童子通知須蔣孺
遷傳有奇策才力
之舉自結明主
用兩京管大筆一雙隋唐嘉話李北海與蘇靖書曰僕筆一雙蘇勗筆十管
徐湖筆鬼遷雙管筆羅隱筆記曰湖筆以鹿毫爲柱以兔毫爲副
副書郎初從三署郎選試五言詩每一篇輒稱佳句時號雙筆郎
人先試牋奏初入臺稱郎中
郎皆朝之俊選當足處事
即御史郭之俊茂李詩臺郎選才俊張周公曰選臺郎必擇天下之俊茂
俊藪味道有贈崔馬
二御史並拜臺郎
之使廷尉
之下
君子於此盡心天下爲之吐氣杜南春陵行
憂之地得元結筆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滿物吐氣天下又安可待矣
尚煩華遣殊

不亦厚乎富玉律之文而潤飾以詩書妙金科之選而優游於政事文選全科玉條詩不采敷政優游之惠及兩晉上
蔣孺吾民李深之集蔣孺之集有李深傳
其幼稚東坡詩童子通知須蔣孺
遷傳有奇策才力
之舉自結明主
用兩京管大筆一雙隋唐嘉話李北海與蘇靖書曰僕筆一雙蘇勗筆十管
徐湖筆鬼遷雙管筆羅隱筆記曰湖筆以鹿毫爲柱以兔毫爲副
副書郎初從三署郎選試五言詩每一篇輒稱佳句時號雙筆郎
人先試牋奏初入臺稱郎中
郎皆朝之俊選當足處事
即御史郭之俊茂李詩臺郎選才俊張周公曰選臺郎必擇天下之俊茂
俊藪味道有贈崔馬
二御史並拜臺郎
之使廷尉
之下
君子於此盡心天下爲之吐氣杜南春陵行
憂之地得元結筆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滿物吐氣天下又安可待矣
尚煩華遣殊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二 二十二 大百二十四

鬱其瞻訪邊頭之耕桑已有生意轉上前之智略即對
清光及連十餘年傳武帝賜張騫書曰子在胡智略過人今以騫爲中郎將使
將百人人持二節旁捐金幣多少稱是騫既深入廣大之地廣益部授李郎候會夏復露坐
二人當到益部授李郎候會夏復露坐
君發京師時知朝廷遣二使即二人
不揮麈而前時何以知之部指星不去
龍星至益部分野算軺車下車問之耳軺音遙說文小車也食貨志
故知之耳軺音遙說文小車也食貨志
統論其

敏[illegible]
[illegible]復成名[illegible]
[illegible]不離於筆[illegible]
矣老成卓然大雅[illegible]
之業而沉酣乎道德傳盡一之規而潤飾以詩書[illegible]
繫於秋官即裴名於天陛[illegible]
先輩躅之相望[illegible]
千石共理之最[illegible]
校注椅山四六[illegible]卷之二　十五

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為廉武使初愛其山水之任七年改總為廣東史大都督

蕭然休稱籍其恭惟某官才名踏乎賀白壯詩牙名三十年李賀唐宗和間詩人王門召毛原北士門召毛原公子任公子為大豬以為餌一猪以為一猪山虎

初念德望冠乎毛原唐宗和間詩人王門召毛原北士門召毛原公子任公子為大豬以為餌一猪以為一猪山虎

巨緡約東海之鯨壯懷慨慷雖千任公子為大豬以為餌一猪以為一猪山虎

赤手縛南山之虎奇略深沉吉益傳若愚傳湯聲似虎嘯千里

駭文陛之一鳴見奉衛之四方足稱東城之一猪山虎

宜外勞則疾壞使大之惠治優內署則郎星卿月之輝臨六曹惟劇於左民三輔莫難於內史秦官也王鳴盛尚書後案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三

獨以論思之暇兼夫彈壓之能文選張景陽雜詩

乃春雄邊暫惟舊部木牛流馬熟聞濡轡之馳赤岸洪濤曾借高牙之重赤岸在廣東廣陵泰興縣南臨江中

恩猶在新命載敷兒童至於拜迎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三

契之疊重益席寵名頗記曲江之勝集文選張景陽雜詩

門仞之久遵屬藩封之大啓頓足自喜賀拜傳頓足起舞王粲傳頓足謂坐

此身不孤異姓後同姓之天敢不敬也左傳周之宗盟異姓

小國仰大國之甫願以膏之左傳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詩

設燕許之筆發揮聖謨唐書文苑傳李嶠張說以文章顯稱望重一時故時號燕許大手筆

賀俞大監除中書舍人

簡自中宸文選潘安仁馬汧督誄天地交會之際儀宸太子君門

擢居右掖大手君門

雅有元白之風鼓舞群動唐書

賀陳殿院除太常少卿 宋劉敞中侍御史二人掌古事分判大理會及卿事

朝章允禁 雲戶增光 崔湜集風

虞以來之編簡歷歷蟠胷 現漢魏而降之文章軒軒獨步 休書班固漢至魏四百餘年間人材多矣文辭之高下建安之前質而不野建安之後麗而不浮魏晉以降則漸不逮古矣

女尊矣朝廷之望 漢石公弼之象劉公敞事跡具宋史本傳公會稽山陰人舉進士甲科為館閣校勘知制誥修起居注知禮院判三司度支勾院同修唐書遷翰林學士承旨知審官院判流內銓同知禮部貢舉拜御史中丞以論事不合罷知揚州徙定州入為翰林侍讀學士卒贈工部尚書

十目登瞻一詞贊慶 卿月昇金掌 燕禮樂之新 性牧還燕禮樂

恭惟某官植操孤整 受才閎通 直道而行 以萬乘為知己 奧學有用 信六經非空言 入神右轄之司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二 副尚書承旨職統轄事一人掌命誡詔冊及社稷籍帳修事理人名令稱承宣樞右諸衆口稱之故吾宋命崔從特左諸曹以佐史稱中都宮之登龍門者十七人將梯階於政路 舊唐書韋陟傳陟美容儀善談笑風流為當時所慕天寶中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陟與三衛同日秉笏宗伯貴重一時

資潤色於詞垣 氣得中和何止動武夫之泣 史記樂毅報燕王書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明教以順左右之心恐侵先王之業而損賢之名故敢陳其愚計以明不背之義 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而委重於漢王漢王必德足下足下戴德而歸之則是足下以一身繫楚漢之權也

氣得中和何止動武夫之泣 莫非極文士之樂 地分清切 仲雷廷告之頒式重國成之事 詩誰其尸之周禮春官宗伯以佐王建邦國之神位而辨其名物以佐王治邦國

魚符借榮光而有詔 倍激惴衷 東坡謝蒙賜金帶表臣某誠惶誠懼除日賜衣聖恩優渥臣某何人敢當此寵伏念臣早叨科第晚玷華簪身繫

龜鳳閣賁榛以無從 神馳周易守令則給之 神馳於故為銅魚符以為守令之信 唐元宅中改為中書令

職典天地之訓復簡求於時望 周禮春官宗伯以佐王建邦國之神位而辨其名物以佐王治邦國

九列 丁大司農少府謂之九列 左傳襄九年晉侯享魯三卿皆賦公亦賦之季武子賦六月孟子大夫賦采薇子大夫賦出車子大夫賦杕杜子大夫賦魚麗子大夫賦南有嘉魚子大夫賦崇丘子大夫賦由庚子大夫賦南山有臺

允屬多聞 蒐舉百代之 昭公元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賦摽有梅季武子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隰桑子西賦黍苗子大叔賦綢繆子石賦瓠葉子旗賦匏有苦子柳賦鴻雁子矯賦雨無正子伯有賦鶉之賁賁子太叔賦蟋蟀子大夫賦揚之水子皮賦河水子展賦野有死麕子羽賦采菽子石賦角弓子雅賦菁菁者莪子邊賦六月子石賦采薇子大夫賦出車子大夫賦杕杜子大夫賦魚麗子大夫賦南有嘉魚子大夫賦崇丘子大夫賦由庚子大夫賦南山有臺

之登龍門者十七人 將梯階於政路 資潤色於詞垣 氣得中和何止動武夫之泣 莫非極文士之樂 地分清切 仲雷廷告之頒 式重國成之事 倍激惴衷 魚符借榮光而有詔 龜鳳閣賁榛以無從 神馳周易守令則給之 神馳於故為銅魚符以為守令之信 唐元宅中改為中書令

職典天地之訓 復簡求於時望 允屬多聞 蒐舉百代之

守荒陬。乃周公入相之階。某假
國家盛人社稷之
天運。莫量推擊之程。崔喜宮成。無作震凌之庇。阻趨崇仞。鵬隨
賀林察院除殿中侍御史
光奉綠綿。進持白筆。
之行。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三 三十 盧察御史在
觀瞻所繫。非路惟均。恭惟某官耿介拔俗之標。近君所。必正人。
之偶。方此頒頒。
致邊圉固於四維。麾枸守符。莫陪賀厦。鵬鷃豈衆舍。
欣聆成濱。想聞勢重於九鼎。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三 三十一
賀施察院除右正言
右拾遺為
右正言
元奉詔恩。進司言責。谷永卿
百辟遺脚。密奉燕開。
深。漢廷方重於老成。唐院式資於康察。蔚有殊效。擢居
副端。
與天子立殿陛而爭是非。允資鯁直。有識相慶。不戚而孚。

吳璘不戒以孚恭惟某官碩望巍峩環姿奇特
許身　句逸　用比稷契道非堯舜而不陳　公明自任非堯舜以報國忠終不能盡　公亦有云
盍管晏之力何施上簡冕旒之知內分耳目之寄山林伏猛而
藜藿不採天日開明而奴隸皆知　韓文風雅之作賢愚
日奴隸　句逸　共知其所明　其逸　陛下於御門
良明奴隸　句逸　句錬　句逸　句逸　句逸

敵行叅宥密之司。（孔子所謂人非其假言）龍象不用真僞故也如用真僞無敵於天下安得制宥密之府總密於廣濶而易之哉（文公表奏之言）某久矣慕賢勇於立事側聽十行之布。偶拘一障之乘。（張湯雖居一障鄣之還山乘鴈鮑宣不若合實以照見）顧燕雀以何知。猶鸞鳳之志哀。（陳勝傅少年之知鴻鵠之志）盍狐貍而弭問。終賴包羞。（晉重耳不若合實以照見）

（文文山集始擊當權以立於日暮天氣取象也以喻霜之決）

部某才共人手。文門曰無其人不政庶安職。質曰無其人文曰朝夔王輝季實文曰財恨當慮不宜復問命之詎可緩。（漢文紀緩急人所有）孤德。（漢文紀未有德）遂乃奏天授靈十五載。（漢文紀十五年）會一合呼吸期（漢文紀未有期）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三

宋　古潛　李廷忠　居厚者

明　曲阿　孫雲翼　禹見注

賀張寺簿除兼察御史

文書及
掌出納

疏滌風檢。（文檢書署也給其上紙織之然後流以其式帝紀十封禪有金策王莽有金策王莽以王爲檢東觀漢記一谷曰開渫尾今世書案其後爭其人作書之也發封官印之也漢書文帝紀孝景即位繇上書除肉刑詔曰其定律令有可以易之者具爲令下丞相御史議之丞相御史臺臣故臺名烏臺數十棲烏上朝夕臨集故謂之烏臺白獸門常有野烏數十棲烏上朝夕臨集故謂之烏臺）當威會風雲之秋。正人得路。（近時名賢多在臺諫之職）分察烏臺。（張帝時御史大夫甲官分經）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三

之（漢書陳湯傳論會風雲之奮發）（蜀志諸葛亮傳論風雲感會起於隆中）（晉書王導傳論風雲變化在身）（九辯時亦冥冥而將會）（漢文紀期會里）

恭惟某官器宏而實大。（漢文紀其器形大而深）居動搖山嶽之重。（文選快也本作愜漢文紀未有愜志）權悟。（文選權悟）任邪士革心。有偉觀聽。可量（漢文紀未有愜志）伯夷之廉。而據古不阿。（賈禹傳報曰禹徇己之私背公死黨不知當世）如孟軻之敬。而當今誰合。特達冕旒之眷。（楊彪傳論綴緝典舊補綴闕遺）凌厲紳綏之行。（楊彪傳論綴緝典舊補綴闕遺也紳帶也綏冠繒）方贊奉常之討論。（秦常漢舊儀奉常掌宗廟禮儀秩祿博士弟子員以補郎吏缺高皇帝初置太常景帝更名大常惠帝又曰奉常掌固陵師古曰太常王者旌旗也畫日月龍七斿大事則建以行禮故曰奉常也）俄

曇文而彈治。鳳鳳景星之瑞。出於明時。韓文朝廷之事。王風景星之始兒也。鷹隼厲霜。王猪之爲快。鷹隼厲霜之威。行乎直道。振一臺之綱紀。唐書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從二品。掌糾舉百僚。推鞫獄訟。辨明冤枉。肅正朝廷綱紀。臺要參右轄。植兩地之梯階。使當世想望輪之風。將亦世繼踵貂之業。韓愈柳公綽墓誌。公諱綽。字寬夫。其先自隴西徙華陰。世爲弘農人。後魏太尉元公諱偉。公之高祖也。曾祖諱爽。祖諱子華。父諱公乘。皆不仕。公乘娶京兆韋氏。生公。公生而岐嶷。

金張襲世美之業。班貂蟬張安世。宣元以來爲侍中。常侍諸曹。散騎。給事。黃門侍郎。侍中。皆天子左右。以給事顧問。應對。贊導過失。拾遺補闕。侍中掌出納帝命。與聞國政。金日磾。文帝時。自匈奴降。爲馬監。武帝愛其謹。使侍中。出入臥內。後爲車騎將軍。秩中二千石。金張世傳。久而不衰。貂蟬之貴。冠於漢朝。後漢輿服志。侍中。左貂。金璫。附蟬。加金鈧。附蟬。左貂。金璫。貴人。謂之三貴。貴動名之自致。史記孫叔敖。楚隱士。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固辭不受。王固強之。三去三反。王遂以爲相。楚世家。楚昭王時。白公勝作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欲自立爲王。葉公聞之。自蔡往。白公所。將攻之。白公敗。葉公乃定楚而去。四國偉申伯之成功。詩。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申伯。周宣王舅也。封於謝。以作周之蕃屏。于宣。于徧也。言能和之至也。蕃于於西清。崇論屭嶭。關於上聽。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今聞明天子之德。發大道之指。通西南夷。舉巴蜀之地。爲置郡縣。結四海。潤澤之。恩洋溢乎諸夏。振恐海內。莫不興風而嚮應。今聞此道。而相與異之。無乃惑與。且夫人臣之事君也。竭其誠心。盡其忠節。以徇國家之難。不顧其私。以成天子之名。故有忘身之功。而無反顧之憂。今西南夷。近蜀之邛筰。邛筰之君。長老皆已內屬。請吏於漢。願爲編氓。今發巴蜀之衆。修道鑿山。以通西夷。千里之內。頗煩勞矣。然圍于蕃國。士卒勞倦。無銜橛之變。非獨行者苦之。亦邛筰之民。不安其處。故曰。事有大而功小。有勞而民逸者。此之謂也。屭嶭。高貌。嶭。魚列切。關於上聽。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僕以口語遇遷。下蠶室。重爲天下笑。重。直龍切。重爲天下笑。重。平聲。又去聲。重爲天下笑。重。平聲。又去聲。重爲天下笑。重。平聲。又去聲

賀江州王狀元除禮部郎中 晉置江州隋改九江郡即今潯陽豐鄱也

北闕疏恩 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成帝以北闕為上書者所奏事而上書者以北闕為是 殷雖南向而上書在北焉 南宮寓直 王肅見聞禮部郎中掌在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宋祕宗與宰執議更官至禮部郎中曰此舍人之職舊比方除郎中 金盤 陀

召從州刺史 熟知公範之不 舊馮翊記知其人才徽猷禮部員外郎有公望公式不前公主謂於上曰唐

久乃請棲弘文館校書郎 孟容執

命中使召孟容執

奏 竟得遷本曹郎中 用作尚書郎 高壓馮唐之老 馮父

老乃言為郎 高年已老矣 馬句句是於郎署文帝輦過郎署問馮老何

尸居無愧 恭惟某官斗間異氣 張華傳吳之間常

之氣 及天中之後紫氣念明 紫氣章雷煥曰寶劍之氣上徹於天華曰吾少時有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三 四

善占寶劍氣之說在何說煥曰在豫章豐城掘屋基得一石函光

氣非常中有雙劍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之間氣不復見煥曰寶劍之

精上徹於天華曰吾少時有此說今君亦有之後煥為豫章令遂掘獄屋

基得雙劍一龍文一曰太阿華曰誠不及君所有劍即出今君

多學士 漢書嚴助傳上方欲興功業招賢良助薦吾丘壽王等上說之

多文學之士矣 執轡而問 招賢良趙堯傳上方欲興太平堯為公車令

心之業 文心雕龍六經之文心也 文心雕龍六經之文心也 仰觀俯察 六經之文心也

推萬物籠天地超然獨步之文 陸機文賦籠天地於方外牢萬

慮於俄頃 屬興運之半千 下制八紘而為宇 御覽大文章運筆具牢下制其五色性賢備故大

運之第一 修程方展雅操不移 弱水片帆乘風引去

居儒科之第一

東方千騎奉詔來歸 漢書上郡屬國都尉秩比二千石騎長人千樂浪東方

騎東方 白玉鏤對揚蠖濩之居 蠖屋謂屈其身以求伸也 對揚詩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對揚王休

之形師古曰言其屋之深廣也 進陛磬香之署 王肅見聞禮部郎中掌在中文翰謂之

南宮舍人宋祕宗與宰執議更官至禮部郎中曰此舍人之職舊比方除郎中 金盤 陀

述禮文於三代之上 舍我誰哉 論語 掌制誥於百日之間 特

其小耳 齊明帝敕選錄尚書郎中百石以上各一人令史二人掌詔誥綸敕 某坐

廢邊瑣 遠借榮光 賢路肇開 聽出綸而滋喜 某坐徵為禮部員外郎有公主訴於上

賢者路文選在政故賢路 朝行夏隔 分賜筆以無從 激此寸悰 寓於

尺楮

賀張中書知太平州 太平州晉以蕪湖縣南單父改太平州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三 五

秘殿陞華 宋名臣敬文袞攻媿明秘殿即禁圍是也趙良嗣使王甫傳燕京

今集禧觀明應上謂之曰秘殿之職非英宗召赴至榮珠殿傳語

多學士 漢書嚴助傳上方欲興功業招賢良助薦吾丘壽王等以文學為公卿 名藩倚重公卿

用詞人采覺二天之廣 陳書徐陵傳陵博學好著述兼善屬文梁簡文為晉安王

雖不及遷 有識相慶不戒自至 恭惟某官北斗舒華

南金擅價 劉歆西京雜記許慎說文敘南方金錫之美者名曰鈷鉧 藝通游夏

仁顏閔集厥大成 論語顏淵問仁子貢顏淵死子貢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

道出義黃達於遠用 相鼠先生南文過屈宋 曹教尊主盟

之任。（尚書令汝典樂教胄子孔傳表教胄子之班）王言賚渭色之工。（禮記大戴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二曰制書。三慰勞制書。四發兵制書。五誡飭制書。六論事制書。七物賜制書。）故天下皆尋丹湖白紵之游。（丹陽湖在太平府東南名路西湖中為界）翕然師之。在朝廷無出其右者。忽厭紅藥紫薇之署。去之如（前漢書袁盎傳盎兄子種為郎中騎常侍從）之禍。袴褶惠政。難淹夫九萬里之程。佇用老成。徑跡近輔。某側聆制綍。喜動心旌。當開幕之云初。顧奏牋之敢後。齊大非吾耦。儻容隆寶之修。（左傳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鄙陋不成邦。尚賴餘波之及。（西谷詩我詩如曹鄙淺陋不成邦波及曾孫之餘也杜註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左傳其餘波及光身宴餘波期救潤）其為悅幕未易敷云。

賀王檢詳除大理少卿（宋熙寧中詔以編修經武要略官四人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禮遇視中書檢正官）

輟彼樞屬。擢置卿聯。（閻遵太宰以八法為官府六屬聯合官屬）惟幄之中。方資婉畫。聽五刑之訟。於棘木之下。克紹前規。寵詔疊頒。列紳會賀。恭惟某官惠和育德。明茂疑姿。冠兩京之吏而儒飾以儒。苞九流之學而游戲於律。功名自奮。如就熟路而駕輕車。中外迭更。惟遇盤根而別利器。（杜牧阿房宮賦中外各以所職來效其技）甘棠美於蔭輔。紅粟富於計臺。（貢禹為太倉令粟紅腐而不可食杜詩下臨紅粟腐尚應勉漢官儻尚書良會舉對揚蹈厥攸聞）九陛動懷香之思。（賈誼傳陛九級上謂之陛也即堂遠也即堂）一札下追丹陽之詔。（武帝紀高寒使發急足法凡以便宜使者皆非正大之）鋒之召。便殿賜對。論事天地。（周制天子日視朝殿朝見羣臣參決政事漢有思慕之殿不常臨前殿）宣政殿。策賢良。（立仗殿策賢良）故曰入奏。（張安世傳安世參決大事）諫止之魏徵。（魏徵諫之曰張公論事）名臣之業。（名臣業垂竹帛）文集序。灌錦之文。（文集序灌錦之文）怒大日回照。（文選回大日照本朱浮注轉兵機之本）珠璣之妙。（珠璣之妙）本兵兵權甚大。（本兵兵權甚大）文忠明禹。（文忠明禹）告於哲宗曰祖宗以來本於天下之兵本於制兵之重。（宋史兵志）國家以西垂門輔實繫其任。（名位不同而皆有）

回江東葉提舉（朱江東路提舉常
平）

顯對宸綸易持倉節陝以東之鎮井屢經殫歷之餘（公
（傳自陝西東者戶公
之高書陝西歐陽公
論北策長坂
所守秦雒）江而北之藩籬又託照臨之末（秦
（傳王氏故淡多至大官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三　九

回江東葉提舉（朱江東路提舉常平）

顯對宸綸易持倉節陝以東之鎮井屢經殫歷之餘（公（傳自陝西東者戶公之高書陝西歐陽公論北策長坂所守秦雒）江而北之藩籬又託照臨之末（秦（傳王氏故淡多至大官）

里之間。受廛再出於二天之下。進茲護衆。復爾親仁。自閑除日之頒。曷勝舞手之極。負弩矢迎使者。悵莫預於前驅。（司馬相如傳。弩矢先發。光傳。河東大守以下。負弩矢先驅。）修書札問專城反有勤於下使。（文穎曰。居易俟命。修治也。）修書札問專城不辦臨楮尤慙。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三　十一

回運幹許廷評

顯奉詔而榮參潘舍。（杜詩通解。崔評事。記又與崔聲書。參潘舍。）崔評事記。又與崔聲書。參有送崔立之評事記。又與崔聲書。少屈於審勝。（韓昌黎文集。送王秀才序。）韓昌黎文集。送王秀才序。考室在高。（記。於高顯者。）記。於高顯者。諮安與王。（晉之。當詣溫嶠。安與王。）當詣溫嶠。安與王。張開安笑曰。（晉。安笑曰。）晉。安笑曰。參軍推美。（晉。）晉。入幕推美。文。假以羽翼。（文。）文。假以羽翼。

鄭廣文有同襟之歡。復何憂於坎壈。（杜詩詳注。鄭虔。）杜詩詳注。鄭虔

歆豔中都之游。歆歆羨也豔歆美也連作豔公禮部記豔為豔使歆豔也公
獨勤勞四方之寄。熊轍再爕。治行久聞於朝廷。景帝紀公卿表長史二千石秩朱兩轓士轓車之蔽也張揖曰轓車之較前。此太守之車也漢官儀曰郡守乘朱轓傳曰使者乘傳出四驒。部封幾半於天下。傳部落也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命召使者乘傳出四馬故曰四驒俄聞渙寵。故異將輪。渙舍將迎也輪委也百官表曰將作少府掌將作營繕之匠及材木竹石之屬又輸委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詔曰將作大匠其發卒萬人穿渠引谷水東流注洛陽城中作者數萬人水工師因地形以堰遏之直截溝水東北入洛陽城為石渠三門下立水門分流入城中作十二橋以通南北道上乘輿車駕從平城門入出東門過洛水橋也壯蕃垣於廬子之國。咸令初伸。景帝紀公卿表長史秩二千石朱兩轓士轓車之蔽也張揖曰轓車之較前。此太守之車也漢官儀曰郡守乘朱轓傳曰使者乘傳出四驒。震耀十連。驩呼四起。
准之上。滿譬而馳原隰。孰知王事之勞。詩皇皇者華每篇各十句傳曰每篇各十句言君遣使臣必以忠信為本每章各有興焉又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詩小雅四牡篇文聽履而上星辰。佇復家鄰之舊。佇思歸貌要新時。某辭惟好古。能不適時。鳴絃於積憂之餘。濫巾乎思樂之所。空坐
校注楯山四六 卷之三 十二
靡於歲腐。靡文選應璩百一詩李善注安得舉於時髦。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多士。客有鷹雄文。
僅置在十科之列。晉令曰孝悌力田為一科能言政教為一科清行義著為一科文章優贍為一科明經術通典禮為一科明法令足以決疑為一科剛直不阿能正是非為一科公正無私能糾舉不法為一科清白愛民為一科勇猛絕倫能討強暴為一科凡十科以應上。十科清行義著通典禮明經術剛直不阿公正無私清白愛民勇猛絕倫文章優贍明法令足以決疑正是非財識練時宜者各一人。詳第一卷。生乃與贈伍。猶未離七選之階。雜信傳注晉軍贈會遷拜遷官也曰稽曰生乃與贈等為伍贈等伍東坡詩失勞今為贈等伍四朝士大夫皆以左右高下分屬四選。職州駙忽有二天之照臨。詎令半水之寂寞。揚雄傳惟寂寞自投閣又寂寞為尸迷閭新命。倍激懦夏。錐阻陪嘗矢之前驅。其敢糜縢之先贊大厦庇寒士。豈勝燕賀之私。杜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東閣延賢人。尚遂麟攀之願。漢公孫弘傳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次揚之勒勿手其不可

萊山論撰之華。元萬頃現在舉筆書就之題 外欲爲濡須水守禦之備。巢縣一名天河水。洛呼馬尾溝。源出巢湖。漢建安中。晉撫與桓擒相拒於濡須月餘。魏與操書曰。春水方生。君宜速去。操乃還。過召公之棠舍。遺蔭猶存。說苑。召公述職。聽民聽。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訟焉。詩。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公所茇。欲翦伐之者。詠之者。訪叔敖之芍陂。餘波寖廣。在壽春縣北。又西入焉。爾雅。水自洫出。曰溝。注云。溝廣深各八尺。周禮。遂人。以澮距川。注云。澮廣二尋。深二尋。洫廣深各二尺。溝廣深各四尺。川廣二仞。深四仞。楚相孫叔敖所築。安豐縣有孫叔敖廟。以貯水灌田。可數萬頃。通典。壽州安豐縣。有芍陂。周迴五十里。引淠水灌之。溉田萬頃。由是遂稱沃壤。胡人不敢縱南下之牧。泰誓。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以謀我后。以治我人。以安我后。胡人其大創我。予其大賚汝。勉哉。無敵我謀。無作神羞。我其大罰殛之。無有遺壽耄。惟予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永無敵于天下。天子遂可寬西顧之憂。肥口百石。信大拜之可期。貴霸傳。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名顯職者。各一人詣公車。朕將親覽焉。漢書。趙充國。上以問安國。安國對曰。百石之吏。明於文法。小民之要。習知其俗。又以其時數循行鄉里。勸以耕桑。百石之吏。宜於治民。其以次遷。稍稍增秩。至二千石。參署行事。滿歲。以功次遷。太守縣北二千石。秩中二千石。太守治民之表。以賢良高第。爲縣北二千石。其以次遷。稍稍增秩。至中

貧無禮故先見於屋生韶光女霍恍偉謀姓多窶人子見謂迂疎蓋當窺英俊之關祖有志事功之會先鞭漫著難驅不武之深（言書無少鈔志氣也）恐蹈有過之地（文選伏身勃行）不敢數世明府如此絜矩自持天付與拾青之末第人知爲垂白之偏親（杜欽傳武下垂白之年）一官執掌以抗塵（莊王事）千里攜扶而逐食（家語子路爲蒲三年孔子其施曰善哉恭敬以寬信以蒞政蒲其庶曰善哉明以察斷以行）問子路蒲城之政徒有技窮（家語子路爲蒲三年孔子其施曰善哉恭敬以寬信以蒞政蒲其庶曰善哉明以察斷以行）以告矣（其邑曰善哉忠信以寬信以蒞政蒲其庶曰善哉明以察斷以行）人知爲垂白之偏親（杜欽傳武下垂白之年）一官執掌以抗塵（莊王事）千里攜扶而逐食（家語子路爲蒲三年孔子其施曰善哉恭敬以寬信以蒞政蒲其庶曰善哉明以察斷以行）問子路蒲城之政徒有技窮（家語子路爲蒲三年孔子其施曰善哉恭敬以寬信以蒞政蒲其庶曰善哉明以察斷以行）以告矣（其邑曰善哉忠信以寬信以蒞政蒲其庶曰善哉明以察斷以行）

處得聖人之時而安危繫天下之望非喬木也世臣之謂也已具巖瞻有衮衣兮我公其歸兮復觀柄用（詩是以有衮衣今無以補之衮衣方見柄用注云仁仁吉與相君德而吉爲善職之稱也）方且震崇威而接下（說相善其吉爲善職之稱也）洪雅度以包荒（每朝候上聞說未嘗不言及宮闈盛德有味其言也）匹夫失所則軫若（孟子夫君也夫不獲其所若已推之念（推而納之萬中人有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之交上而長塗窘駕駑之莫前（王陵傳陛下不知其驚下言駕傳或驚無以輔之初無治最雖兩地誤鶚書（鶚書以爲賢於已之記愚謂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爲升卷升鉉總總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爲賢於已之記愚謂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爲升卷升鉉總總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爲賢於已之記愚謂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爲升卷升鉉總總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爲賢於已之記愚謂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爲升卷升鉉總總）亦歸埃北之工（方言埃北不調也左思吳都賦地勢埃北）致此輪囷之質（淮南輪囷盤戾貌郭璞曰蟠屈貌輪囷猶）

無介而見大人。政懼掃門之從。同乾作。承服風門從來自生。故不待介而知。

為物而已之謂。物物而已之謂。物物而已。於是大吾子之門。尚孟子。公孫丑下。欲以自通。子路。論語。憲問。舍人見。曾參曰。以為通。舍人見。曾參曰。以為通。舍人見。曾參曰。以為通

科。皆由於特達之知。初不以詩求而得。方鷹賢之弊極。亦當路者厭聞。競俗爭馳。未免濫竽而並進。故令極陋之蹤。亦有曲成之望。願爾衡聽毋使陸沉。

宗。正臣在上。兢云藻鏡之能逃。舍此不言。是爲自棄。恭惟某官聖人之耦。偉者所幹。隆而任重。經緯遠而用周。有一德享天心。普正阿衡之任。總衆職。稱上意。中扶炎祚之興。起姝隣之畏而隱難之衛。而安若泰山。處衆勝之地。而氣自若。帝遣人觀大司馬。如敵國。

之臣。起姝隣之畏而隱難之衛。而安若泰山。處衆勝之地。而氣自若。帝遣人觀大司馬。如敵國。

校注楡山四六 卷之三 二一

咸弘清曜。史記天官書。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弧矢以威不庭。後漢書文苑傳。張衡天象賦。弧之執刑。矢則發機。天狼之威弧。文選。和燭宜耀。魏曹植七啓。明燭天下。大牧偉績。永輔熙河洛於掌握之間。文選。將見清河洛於笑談之頃。杜預春秋左傳序。置郡掌握。大牧偉績。永輔熙河洛於掌握之間。文選。將見清河洛於笑談之頃。杜預春秋左傳序。置郡掌握。

賢。鄭康成詩譜。退而修其職事。以俟賢者。圖方將特讓柄以下賢。鄭康成詩譜。退而修其職事。以俟賢者。

賀費尚書

漢號揚庭。劉勰文心雕龍。揚庭有慶。春官正位。周禮。春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能典禮。久勤夙夜之論思。尚書。帝曰。疇咨若予。論思。燭星辰之步武。一須除目。四達懽聲。恭惟某官學統聖

卓奇木陷東管南金而不鬻文燦卓吾人鑑識泉流之美者也卓吾人負
南方之美材有華山之金而不鬻管書獻架虞淵鬱鬱貢
已昔足陵之禮樂志虞翻會稽人以所注易下孔融荅
會稽之竹箭也乃知東南之美非惟
吉甫紀功頌尹鐸太常訟
榮以南金談經而冠峯選武英傳太常訟第一經博士奉詔而寘
周行天德大夫真文局行先德王及公度伯子男爵
以忠嘉之言開廣上聰以正大之道發明後覺琑
闥批鱗勇可回天元后傳書請庄徐陵書頭文而
義人結千載賓門之義宋書謝靈運傳門曷嘗
表華榮名曰夕拓會稽山中門謝之鄰沈
約宋書孔稚珪傳久奉天書
校注橋山四六卷之三三
猶多聊煩共治晉書孔坦傳多見信納
昔今儒者之效已試宜即真除國有正人士無異論恭
惟某官賦才宏贍履德清方惟卓爾而不群第十三王
大雅卓爾不羣故裒然而爲晉裒表
表外爲舉首注褒盛服發
冕女耳一鄉舊望與雪山雲峽以爭雄雪山在成州保寧縣西南積雪不
杜詩公來雲山重公去雪山白萬里修程
望金馬石渠而平步公孫弘相馬若東門京竹綱馬去獻之五
馬於鼻班門外更名署班門爲金馬門漢武帝
異於維論阿異於石渠論石渠閣
帝於白虎觀學士於白虎觀雲文士漢顯學校復命石渠典舊之
鄉試兵燹石渠典舊之後宦鄉試覽屋於蘭陵考天文於
故事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名若蘭陵反遂初賦考天文於
鶴傳之吉語
又云守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書報二千石府欲四女侍郎
若語狀孩稚詳且況王陽乃顧圣得官鵠既飛去堪喜於庭
鄉有德關二宋無音書一日有鵲喜於庭
於海某上或鳴噪必有大賓或宣召之喜因謂之雪
杜詩公來雲山重公去雪山白或傳寫誤耳
萬語晴花裏六一居士集
報主人御寒陽修
古語古語
酬孟諫議詩承先德幾時還
云云見於傳動參鑒躍之私情說文參鱗也文
穆之臣裁加潤色漢書鄭崇傳古有社稷之臣近如社
預有光華
又賀尚書
明廷孚令常伯升班書百官公卿表尚書令秩千石僕射一人
校注橋山四六卷之三三
猶多聊煩共治晉書孔坦傳多見信納
昔今儒者之效已試宜即真除國有正人士無異論恭
惟某官賦才宏贍履德清方惟卓爾而不群故裒然而爲晉裒表
大雅卓爾不羣
表外爲舉首注褒盛服發
冕女耳一鄉舊望與雪山雲峽以爭雄雪山在成州保寧縣西南積雪不
杜詩公來雲山重公去雪山白萬里修程
望金馬石渠而平步公孫弘相馬若東門京竹綱馬去獻之五
馬於鼻班門外更名署班門爲金馬門漢武帝
異於維論阿異於石渠論石渠閣
帝於白虎觀學士於白虎觀雲文士漢顯學校復命石渠典舊之
鄉試兵燹石渠典舊之後宦鄉試覽屋於蘭陵考天文於
故事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名若蘭陵反遂初賦考天文於
文以周公之制作尚克正於旬衡某官周翰聯

以導水故名白居易詩注取公猷。左右書其言動朝夕盤乎論思直哉批勅之風公矣掄才之鑒能讀倚相之八索（倚相楚大夫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楊子法言曰或問子仁義之全孰文行之全孰多曰是人之言也是人之行也是人之書也是人之道也君子於是乎讀焉。）八澤也（尚書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注云江自尋陽分為九道經彭蠡東會為一又東為北江入于海。）九江之（尚書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注云江自尋陽分為九道經彭蠡東會為一又東為北江入于海。）勒成太史之一家（司馬遷自序曰太史公之書藏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凡數器以載身而兼之（卓氏以冶鑄起富擬於人君故以數器載之）。豈諸公可跂而及者。吾從先進其知宗伯之能何以假為就正文昌之任（文昌宮在太微西北天之文昌六星主宣德布政）。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三

（晉王氏太倉經曰天倉之北六星是也）。蓋將蒐舉百王之隆典發揚三代之餘風輔獻太平。肅清群愚曳尚書之履已素熟於帝聰秉師尹之鈞（史記秉師尹而觀四海）。將益昌乎相業（晉王氏太倉經曰天倉之北六星是也）。某久依棠陀喜聽嘉音想野外綿蕞之儀（漢叔孫通為漢儀法）。厭路無繇蹈林惟深染濡奚既。

又賀尚書

（有先典既三讓文侯仍洋稽首讓於慶龍）。

日觀疏恩春卿正位三禮之能已試復何讓於夔龍（尚書堯典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八座之職為莫信無慙於元愷（晉書八王傳趙王倫既篡位以其徒孫秀為相國總百揆進爵為王加九錫備物典策如舜禹故事）。師虞允穆（尚書舜典帝曰疇咨若予采誰可俞允厥職）。儒效加多（荀卿有儒效篇）。恭惟某官貫穿九流（漢書藝文志諸子十家出於王官各蒙一人之識）。

之顧問佇覃蕴典增貴昌辰移斟酌元氣之工（漢書北平侯張蒼文學為天下宗斟酌大業定章程）。居坎北大鈞之任（莊子大鈞者天地也）。某棲棲泠舍落落窮途（文選陶淵明歸去來辭）。

帝君

賀顏直院

與敷龍校晉直讎雇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三

所蒙有識相慶恭惟某官器度凝重才質疏明校藝能出太學三萬人之上居瀛洲十八士之先稟特操之不阨樂外庸之自詭果參內相之游稽古南宮之詠九天落筆百日掌綸方播優游之譽益宏瀟灑之風被而去則五袴之望起攬轡而行則萬庾之課登文選坐於閨郎中乘直吒

又賀顏郎中乘直吒

光錫命鄭重事作龍衆名之號武帝嘗作龍衆名之號武帝嘗作龍衆名之號武帝嘗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二　十八

大之氣若養汝直爲梁辭雍之海久矣上游（道士所爲引證圖辭）極高明之性而蹈乎中庸剛
兼總翰林之誥文酷似乎六（朝論稱）移清僊林寵耀菜宮誠涵
經（經術士所性仍兼）朝論稱
今古（文）墜天淵（是）極高明之性而蹈乎中庸剛
大之氣若養汝直爲梁辭雍之海久矣上游（道士所爲引證圖辭）
兼總翰林之誥文酷似乎六（朝論稱）移清僊林寵耀菜宮誠涵
經（經術士所性仍兼）朝論稱
今古（文）墜天淵（是）極高明之性而蹈乎中庸剛
鼓雄辭（道士所爲引證圖辭）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二　十八

大之氣若養汝直爲梁辭雍之海久矣上游（道士所爲引證圖辭）極高明之性而蹈乎中庸剛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四

宋 古潛 李廷忠 居厚 著

明 曲阿 孫雲翼 再見 注

賀程待制

初勑裘冕等修定唐宮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二人待制於武德殿始有待制之名永泰初集賢待制始有待制之所本景德元祐令從四品掌持從備顧問

端宸錫命延閣陞班

唐士之藏內則延閣百僚稱首延閣以書籍如丘山別有大常太史之職書籍之府文史之府之延閣宋朝廣內秘室之府文史府之延閣宋朝收古今圖書之盛典實東觀之遺風公集則有之

天(口谷)在東宮觀有講官侍讀侍講公集則有之

崇定省之權

宋制定省冠禮皇太子冠則定省宋朝冠禮皇太子冠則定省

冠中朝

晉輔傳中朝左將軍辛冠中朝內朝也

光流奕世

後魏於子孫載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四

一

恭惟某官禮樂先進文章老成耀秀喬林鬱鬱千霜之

巨閥輝輝百鍊之剛

七命形容豪貴名珍巨寶雪蘊寶刀琢驗南越之巨闕五色文之大阿吳越春秋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為幼陽秦客薛燭舍相劍三日藏盧三日豪曹四日魚腸五曰巨闕六曰非寶劍也歐冶子曰臣聞楚王欲得寶劍使臣之楚之北岡見二人鑄劍一名龍淵二名泰阿

幹(晉書文苑傳)羅秀非難取文陰崖却承霜雪幹(晉書文苑傳)羅秀才士林文選堪假芳苑羅秀清

深思促滿輪而入覲

漢書傳以古之良弓引滿而入覲

動丹扆之

扆(音倚)天子座後屏風也

光流奕世

後魏於子孫載

禁路榮躋於

大對

宋制廷閣禁舍唐貞元七年初置二人助政進閣之大對官於東階松下待策大對官於東階松下待策

珠庭式燕於眞游

郊祀志在下野烈上蒼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理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永志又絕景追名追風休馬路動丹扆之深思促滿輪而入覲

特優養老之恩庶元教忠之勸

元傳詩燒八百里分麾下炙引滿而入覲

班攄紫禁為漢法從

之上流擬祝(寫切)詠播細衣看周司徒之竝命(淳熙武公也父子)竝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宜之某叨乘使傳阻綴宥儀(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注九賓則鴻臚也)弈弈慶門方有聚星之喜(劉寶客集并四先賢傳趙州陳寔有子曰元方次曰季方並以名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睦海內慕其風)渠渠廣厦信惟凌雨之虞(淮南子曰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於堂庭不知禍之及己也)望五雲之瑞方游縹緲之都(木玄虛海賦注縹緲猶飄颻也)尚稅驂驅之駕(舍車休息也)之陰(尚書曰舜陟方乃死)尚稅驂驅之駕(又曰星言夙駕說於桑田說音稅李善注云貝也宇書曰負屓大龜以爲屋居非矣周禮有以爲床几也今以爲屋居非矣周禮有司掌王之燕衣服掌王之寢中之造命(詔墨未乾)(職官志唐改尚書曰出納帝命)詔墨未乾(職官志唐改尚書曰出納帝命)

賀曾右史

學號宸庭升班柱史(賈中臺之造命詔墨未乾)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四 三一

書者爲中臺楊慎校甲寅(杜詩通釋引臺職司顧講求於故實)可西京乾(劉昭續漢書曰東京乾象西京乾元)筆題墨未乾(宋祁筆錄)立右陛以記言(王言汝記)汗青有耀(崔豹古今注曰古人用竹簡寫書不可改故削竹以青之)至懽交騰(恭惟某官才敵萬夫學該百氏)露瑛揚藻(何敬祖詩秦安足下自比梁鴻文藻昭晰)蔚乎瑞世之文(揚文藻見瑛安曰足下自比梁鴻文藻昭晰)矩佩衡偉矣尊朝之德(張衡平也能克躋進有德則朝廷尊之)鈞樞共推鴻筆之高(注見前)位稽星之聞而交光於麾(之臣(晉文苑陳壽傳魏奮鴻筆於高鎮鴻筆爲鎮未以紙札爲貝而罪)以進退之節裕如(論語曰子路問成人何如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千里雖毀堦之言交至(而進退之節裕如)達者貴廉(益)

設行統千泉(晉推鴻筆之高)俄進蜴頭之亟(許慎說文曰蜴蜥蜴也)董狐號古良史(宜君舉之必書)(左傳趙穿殺靈公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魏莫有文貞風信民瞻之已具(魏徵諡文貞曰無所回撓)三階在望一武可登(某叨乘使傳阻綴宥儀)某叨乘使傳阻綴宥儀(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注九賓則鴻臚也)弈弈慶門方有聚星之喜(劉寶客集并四先賢傳趙州陳寔有子曰元方次曰季方並以名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睦海內慕其風)渠渠廣厦信惟凌雨之虞(淮南子曰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於堂庭不知禍之及己也)望五雲之瑞方游縹緲之都(木玄虛海賦注縹緲猶飄颻也)尚稅驂驅之駕(舍車休息也)之陰(尚書曰舜陟方乃死)尚稅驂驅之駕(又曰星言夙駕說於桑田說音稅李善注云貝也宇書曰負屓大龜以爲屋居非矣周禮有以爲床几也今以爲屋居非矣周禮有司掌王之燕衣服掌王之寢中之造命(詔墨未乾)(職官志唐改尚書曰出納帝命)詔墨未乾(職官志唐改尚書曰出納帝命)

賀張侍郎

召還豪英晉陟銓部(前輩馬後盧李共揚清鑒之名)(盧從

校注橋山四六 卷之四 四一

史部號稱東行後稱西行)前輩馬後盧李共揚清鑒之名(盧從史部號稱東行後稱西行)(後漢李膺傳膺性簡亢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下商周仍侍細旃之講(王言汝記)(周禮司服王之燕居則衣服下及冕周之盛)恩袞寵甚公論翕然(恭惟某官德尊而行方)道遠而任重念天下之欲治(舍我其誰想當代之論才)收聲雋軌振步華塗(蕭風憲以糾繩(周禮司糾掌邦治之政令以糾萬民)如公者幾(杜詩言世論才如公幾人)總台司(新唐書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正三品掌邦國之憲典以糾百司事頒憲綱以肅清朝廷)教等師氏(唐書韓愈傳愈以六行教國子)之綱轄(周禮師氏以三德六行教國子)以六經之文爲倡於諸儒(之文爲諸儒倡陳陵詠反劉以模爲倡爲貝)千里雖毀堦之言交至(而進退之節裕如)令出舍人(以單札之辭折衝於

儲物望二星照臨乎遠邇五袴歌誰於後先俄出綍以
疏榮復鳴珂而入侍天臺秉筆揆激揚清濁之權李東
曹嶽字鈴管九流品藻高羣帝幄繙經輔緝熙光明之學程泰寧陽令也甚得
旨以布爲之四人各象其宅口喙波翻傳侍吉希笑物來
傳對講無倦賀於力明仲舉紹以治安緝熙之學王守仁
之也學有淵源於力明賢謨斯暢公輔可期某逸傳
所屬賀裙莫綴小宰嚴掌貳之職已僭軒幪門禮天官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治大宰者也無百吏之治所
懷開懌岡鬱輪陳
遠迎踳倅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四

論詔明楊緝房庸駕
周有治中舊矣寔專綱紀之司
制大小爲政官司之大書以掌吏來參治中參軍事丞以佐
駕與秦置參軍事丞以佐
之名綱紀主簿主簿掾曹屬爲參軍事綱紀主簿掾曹屬爲參軍事綱紀
以皇族爲之益重腹心之寄
駕爲長史皇族爲之主簿掾曹屬爲參軍事綱紀
川沖晉書文苑傳金相
英標山峙謝萬稽康懷遠矣先生莫
玉韻林賓出沖
渺山岫停行塵縣表
百餘篇
敷于來朝
屬我名流志在雄飛雅有故家
之風烈
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入陪近侍之論思某結約無奇
論語子曰約我以禮雖欲弗畔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論語子曰約我以禮雖欲弗畔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必資通守之賢乃全外禦之力若時妙柬
自濡塢之既築在
淮郡以爲藩
在廣陵郡東北淮水名東淮
壞嘗傾耳於鳴絃
韓信傳傾耳以待
令託下寮許強顏而竊吹靜言所遇
詩靜言思之
足慰
月錢歲廩徒爾費靡
韓文昌黎集題爾費俸錢
方甘寂寞之游何幸清明之睹昔居隣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與謝安
歡抃惟均恭惟某官雅度
謝萬稽康傳康遇吳先
英標山峙
生莫逆秀上峙竦許
川沖
玉韻林賓出沖
起廢病以爲師春禮冬書昧於誦說
王制春
夙夜匪懈
詩小雅小宛
迫窮愁而來客
虞卿傳卿非窮愁不
著書自見第六卷
能著書自
見於後世
耀光所燭
文選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與謝安
婆珊不進
司馬相如
傳婆珊勃窣上金堤注謂行
貌
晉書文苑傳金相
英標山峙謝萬稽康懷遠矣先
生莫逆秀上峙竦許
川沖
玉韻林賓出沖
今託下寮許強顏而竊吹靜言所遇
詩靜言思之
足慰

此生賴別駕而國不空行有詠歌之樂念廣文之官獨
冷尚希聆睫之榮文選陸士衡贈顧交阯公詩曰聆音曷恃懷德爲先賢傳參其聆睫則賞其心諸葛武侯集曰聆音不如見步兵詠懷詩曰嘯歌傷生命不如早服食求神仙多言復何益但恨世間人安得養吾眞莊子曰養神之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且夫

殊倫。由外庸而入虨。服休鳥位。（尚書服休服休于天大徽五星日衆鳥鄭位聚十五星日衆鳥位在東北一曰休鳥鄭玄注云休鳥朱鳥也）賀江東劉提舉

顯奉制恩。榮司庾政。（東觀漢記王切論文水潤合也詩邶風匏有苦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仰珠躔於南斗之外。蔚有光輝。（蘇味道詩遠從南斗外路出北辰間）特玉節於東海之濱。聲聞（明英）

威令。（梁元帝玉臺分映）朝僉允穆。邦計自豐。恭惟某官識際（王切說文木關合也詩邶風匏有苦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混沌。（杜詩神功）才優盤錯。將軒軒而致遠。益表表以出（杜詩神功）

前。（晉律兼該自策於大科。功名相迫。難淹於舊武。（崇明悠遠）

衡以爲民法。風烈固存。佇拜特招。進儀要貴。某竊輶封（志大徽五星日帝宮後星日庶子之軍副）懸天下之

而自愧。（史記一馬駕輶車而來傳）聽郵命以載欣。山坻（公羊傳注聽郵亭放爽無陵之積在前矣）原隰之

之積在前。矣煩多算。（文選陸機以宰輔之才參預元勳開廣副使）

華石遠。尚照芳隣。

賀袁同知（楊密使唐官宋制有同知院同知簽書院事）

有同知紹興由以本

兵地重仍舊貫除

適宸漦。流宥府升班。妙柬儒紳。入座仰文昌之峻。參聲（宋庠紹興使使使

數公蜀山輕重之所係獨在鉅公（杜詩）公來雪山輕步趨上
獻則順於外風
寔不顯其流形 昭曰月風深於獻納有謀
危之意者方深（晉尹翁歸傳田延年爲河東太守隱起敬吏令有文者
東有武者乘大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門發歸文武
兼備唯所設施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注安危若庶人之與奮邦家之興喪（漢賈誼傳天下安注意
安危當輔處中）惟全文武之才者蓋
仍兼資於文武中）惟用孔子則無敵故舉伊尹以遠不
仁制勝於兩楹之間式資廟算（杜詩鄭駙馬都尉不遠戰而屈人兵孫子謀攻
吳未戰而勝算多也）
校注橋山四六 卷之四 十一
貢弘廟算高難（杜詩）奮庸於百揆之上佇慰巖瞻某素乏吏
聲謬共疾度（晉賈充傳度）聞速郵而距躍望翬館以心
馳仰測神機務清邊頊障庭沉燧幸無奔命之虞（說文
上亭守烽火名）厦屋連雲竊有庇身之喜（漢袁安傳下第爲孝標下
庾承宣（宋史庾承宣重興人）落今年故向叶前時
飛李樓啟車輪四免何敢累推敲之處（摭簏之皮）寸悰所激尺喙難宣
之人厦雲連雲亦莫知攄簏之皮

賀王侍郎

渙號中宸升班左戶（六典唐戶部侍郎有二員判使案
連宰相多列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廢方
由此進）司會掌版圖之貳深識貨源（周禮司會掌國
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之
弘以通財在官府郊野縣
鄙之委積以均節邦國之財用）法從在屬車之指允

推德塗禁涂增重（唐會要通鑑經冷甘陸金路字作涂古無全字建瓴俗也）
士論僉諧恭惟某官國棟高標廟紱古調（陶潛清廟之瑟朱絃而疏
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商書大傳古者帝
于升歌清廟之樂練絃達越大琴朱絃達越）勁正之
氣可以屈強禦（晉不畏強禦注強禦
強梁而禦善者也）渾厚之風可以敦
薄夫且門闌獨著於淮鄉（元豐九域志第門閥大
魏國（杜詩傳世共稱元功儒林之後莫
能及也宋王回上書令封魏國公）山名胡遯（舊名孤竹山宋紹興
活何止於千人（胡銓人工之道保聚其土謀寇不能破
全戶部侍郎九兵傳七錢論曰吾聞之孔子仕者九薦
高名滿於人後世比焉（後漢書周燮傳曰吾聞之前言士貴
爲人有子孫計多也）而福祚實基於
千人（晉王導傳導子悅襲封武岡侯悅子恬嗣恬子綏綏
子珣珣子弘弘子孫繁
衍至今）水逐慶流祀宜傳於百世（晉唐彪傳彪子濟濟子
準準子毗毗子承承子
綏綏子純純子氏氏子後子孫繁
衍至今）

第之祖琰如璞（晉王濛傳濛無不利雅水紀王氏
名琰如璞）蟹曰跳刀表祥（筆水表祥）水表
石家傳（水之靈物故比橋之異）木民牛英（晉史王濛之
年各九歲）乃興公之傳（及於陳王之
前定事書敏俊（晉商高文遠）屢商高數（文
陳侯穿主（戊爲陳公吾族）岡於史
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盛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
其兆既見矣（漢文帝）多子（舊唐書高麗傳
高麗本扶餘之別種）伯塤仲篪之並奏（一統志王之
道無爲州人）公槐卿棘之交輝（宋宣和間道士與宋之
問登科名所居堂曰二槐堂）
矧朝廷方重夫老成宜天子不次而召用（晉傅玄五經爲五正五
而登爲位借經綸之妙而董雉工（左傳五雉爲五工正
者也春秋正義曰雉之工也所方曰翟雉攻木之工也東方
曰鞠雉攻金之工也南方曰鷮雉攻皮之工也西方曰鷷雉攻羽之工也北方曰
鸐雉攻玉之工也伊洛而
南謂之九夷）總京都平準之權（宋會計

知地城廣輪之數。尤屬通林。密簡上心。超升亞旅。運紅牙籌之妙算。（王莽傳。戊妍利。廣收八方。扣閎水臨。周徧天下。張貨聚錢。不知紀極。每自親手筭畫。夜計算。常若不及。）居紫荷豪之華聯。想入則告后而有謀。猷能斂不及民而足用。度中興冠冕之最盛。孰若名家。登庸衣鉢之相傳。佇尋故事。（宋王闢之澠水燕談。和嶠公貞明二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笔。嶠公質程文。知貢舉。公質程文。嶠居第十三人。開傳老大衣鉢。相繼為相。有贈詩者。）某楊中不學。（左傳。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虎外無文。（張嘉貞傳。嘉貞為相。任左金吾衛將軍。兼知政事。嘗奏分經。吾衛將軍。兼知政事。嘗奏分經。吾衛將軍。兼知政事。嘗奏分經。

贊書已刻遂牘謖馳某僕遨小朴挺鉛荷物旨爾握皇華之節久焉違光範之門（韓文謹代先輩門再拜獻書）茲聆嘉音頻起懦志既見登鉅儒於黃閣（漢公孫弘以布衣為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

被於平地（王者被德天下）屢供左次之師（屢師左次見晉）以高義為鄰北齊三公所二（北齊三公所二）下民又將轉荒城於洪鈞（王莽改一氣轉洪鈞）一節以趨阻藏（王莽改一節以趨）奉拜塵之禮（王莽改拜官不改）在外不俟皇命書虧臣節（漢百官公卿表）萬間所庇徒傾覆之心（杜甫）

遠迎王運使

星傳有客來從蜀道雲章寓直改畀淮濡疊四組以建臺總六條而察郡幸依宇下（左傳君在之宇下而）出顏閭（說文閭顏門也）喜之守下（漢王式守下人忘寒暑）何期驐馳之餘乃託光華之末（僕雖去日之可數）公卒來期之匪遙降此寸心（詩降我心）光於十目（曾子）

矢前驅之列。爭作般動。楊惲傳般作般般通般動趙廣漢傳般般動甚備
籍繡衣直指之威。少安孤柚其爲扑躍。未宛俛扞。

又遠迎王運使

進直寶儲。東坡表忠觀碑中華寶儲上應奎之分易臨邊部。瞻
君遣之來。宣和五載爲空桐道士馬虎北子沖空同道士
振文鐸於沫泗之間。主盟斯在。
體此亟乘文事奮木道將行也。天實相之。恭惟某官居人
上流。爲國重器。韓吉甫其器用事人可施於政也。裁我乎
王度。寖之自出。廣廣然君子風之獨存。將大收於動庸。
姑小試於方略。知仁澤之所被。爭欲禁轅。後漢臧宮傳百姓攀轅
是行而加寵。直廣漢公卿亦多矣。成有望於來歸。步武

赤墀。羽儀紫禁。某他無能解。切自愧羞。晚出王公之門。
歲庶博士之廩。青衫連卷。可嗟五十無聞焉。謝金遷方
弱冠遠寒。依然萬卷。扶疎安得三千從游者。陽光
屬吾道艱難之日。遇當世偉
特之人。知心可期。頻足自喜。
進說。樞密曾魯公云長安自
若昔之奉迎。駿駿來音。時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翩翩在夢。閑之為謂金欽
千冬荑。尤望春風之先到。情有所激。言莫能喻。

通交代程守

疏榮魏闕。禮「正民之吉始和乃聽治象之」此敬畏宮
闕象魏之闕 民春秋身在江湖之上心乎魏闕之下汪琬
之鼓去誰挽於鄭侯。氣
歛其永。去聲不受
乃小管夜中發上吳中歌之謂不夜。謝令撰不上歌之謂不夜。
鄭侯挽不
歛。通啃吳都之喘。喘
敬持先贄。恭惟某官
然。信非凡種。白海紅丹穴之鳥狀如鸞五色而文。
名曰鳳 禾自饑書成
句又伯樂一過。冀北
之野。產馬羣逸空
致。舉頭日近。宸華奉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四 十九
華山志 振步風生。趙廣漢傳粵厲
強壯書氣足事
優於盤錯。秩地豈足以回旋。漢書上紫帝後二年諸王來朝
定王。但裘祉小樂手。左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閩
小地狹。不足以旋。帝及
少不足舞。又定王垂無
咯。長沙地窄。鬱生寇墟
聊爲窮民來革弊政。韓詩外傳本爲聖
人謂宋環如有腳踢矣。
所往之處。如春及物也
猶存不妨笑領。宋賈昌章也西京雜記。朱買臣爲會稽太守。
章服還至舍亭。
亭人未知也。鄭尚書履聲可繼。行即石歸。某不能強
取於時名。所願蚤收於朝蹟。韓詩通足行不能
步自宜收朝蹟一鹿自託。

三載閉功老將歸於田園。
氏春秋身在江湖之上心乎魏闕之下汪琬
之鼓去誰挽於鄭侯。借重淮城聞何某之論來。幸逢於叔度。聽欲壻
恩叨收召。固當
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輒使召試 不得不往
不俟駕而行。契篤交承。猶且得合符而去。告新何有。匿
垢是祈。
謝時潛丁帥薦舉 李自注
代太守
吏術迂疎。徒積佩魚之愧。左傳晉文公賞從亡者隨所近與之魚
銀魚宋制 無次。
永徽二年以銀爲章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魚爲佩龜以玄
武爲避諱也 金魚復舊 來蓋謂
條閥略。更叨薦鶚之榮。延祭過情。懇
恐不支。伏念某素非達學。見謝樸僞。飾固陋以干時。
孚生所知王之時不可與長語子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四 二十
老矣爲。莊子人生天地之間白駒過隙忽然而已 忽收蹟於朝行。合宸身於農畝。爲
以遊世
介漫仕。自說外庸。憶昔采芹。客無廛之可笑。重來剖竹。挾孤單以游世。投
州如斗。以何辭。粗殫五技之勞。初受三年之最。聖天子
既加於收召。賢刺史又爲之褒揚。曾是庸庸。有茲僥倖。
此蓋伏遇某官惟陵宏遠。漢書敘傳其叔度累見。或以問泰。泰曰。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
擾之不濁。不可量也。注汪汪深廣貌。千頃陂。言其大也。
清混而易揭也。叔度之器。注引謝承書曰。叔度入汝南。爰黃叔度。
項阪曾制。詞泰楚澤。量滄波。縱然黃鵠。情
逝天衢。風雲於焉獻。鑒地清明。事君以人。自得上
臣之體。論語子下臣事君以儉。上能事君以忠。下
之能。謂其頗究心於撫摩。察其初無事於矯拂。然與時

既背豈能比雨露之常春。而利物不洪。又安得如草木之蒙潤。（楊子法言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注董仲舒傳德劉草木澤被四海）言則有味。受之胡顏。益當激厲於初心。毋使沉寃於晚節。（法言蜀文翁沉寃之然既缺無所稱述已見不計曰）

謝丁帥薦舉

分半牖以佐州。（晉書卷史司馬通謂之有故及缺本道使不得）合二臺而薦士。猥及寒蹤。弗堪榮衮之叨。徒積濫竽之愧。自昔居治中之任。亦類蒙在上之知。周景望尊。特題輿而招仲舉。晉安禮重。別施榻以待休源。（梁書孔休源傳名）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四

何帥閤清明。亦從而遐聽。覽念趙承之有德。不錄介推而為先。譽以一言。重於九鼎。茲蓋伏遇某官蘊樂先進。文章鉅公。（晉書東京本傳公）筆底春風。鼓千城之和氣。胸中秋水。鑒萬物以成形。（晉安郡傳遠傳不可以形）

前史皆為美談。（後漢書卷史許不能拜起迎送重鄭何等傳）荀非瑣與。曷稱品題。如某者瓜在瓞而豪傑為鄰。（孫資傳資者名西州馬援傳援自西州）之心。（孫資傳資者名西州馬援傳援自西州）

良藥可以扶衰。今乃作籠中之物。（晉書卷史許不能拜起迎送重鄭何等傳）

文章鉅公。（晉書東京本傳公）筆底春風。鼓千城之和氣。胸中秋水。鑒萬物以成形。（晉安郡傳遠傳不可以形）

何帥閤清明。亦從而遐聽。覽念趙承之有德。不錄介推而為先。譽以一言。重於九鼎。茲蓋伏遇某官蘊樂先進。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四

有過之地。槃跚不進。澡倒。奚慕。（容止注晉陽秋曰）比史崔駰傳駰以後重史事謂容止記籍者為澡倒）名稱腫材。惟免笑倦馬之肉多。（杜詩如知腫材）病鶴之翎短。（唐段成式酉陽雜俎）

病鶴之翎短。（唐段成式酉陽雜俎）鉛刀再割。徒為民社之羞。（賀）符竹平分。安有海邦之詠。（杜詩）況且突黔之未暇。（杜詩）在計府窖逋。固足以照知。（賀）終然尸素。以罔功。（賀）

笑曰君正吾藝籠中物何用一日無耶。謂利器可以剖劇。正有資治者之工。畫仲舒傳寫治石顧此俛蹤。若爲稱塞。某政不清簡。成法治以爲綸金。是佩紱紹。自持。雖事師數十年。斷不違於素志。恐難報於涘思。（紱佩也。）或起家二千石。（師數十年。或起家二千石。傳語稱之。蓋或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陳檀密

嚴宸孚令宥府升班。運天中而臨制。四方獨總樞機之政。（漢書天文志。中天極星。其北大帝。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下漏。（漢書。百官表。侍中掌侍左右。顧問應對。拾遺補闕。故曰給事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贊導衆事。）與之攸令。用人傑而決勝千里。允賚惟幄之籌。（高帝紀。運籌帷幄之中。）疾眞流腳。列紳咨服。恭惟某官

文場元帥。（杜甫傳。元和文場稱爲武庫。唐張九齡爲開元文場。元和文場。又九齡開元文學。）冠冕人之。（冠冕。文場之雄。）偏林丈人。（王充傳。充好博覽。不守章句。）公好學。（文帝紀。）有文才。（引疏及裴秀數於惠生講論。）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雖寬傳論。爲儒家文林。）偉乎疑重之資。養以中和之氣。茹涵今古。窺渾渾以無涯。（韓文。上窺虞軍。）騰跨風雨。摩蒼蒼而直上。（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宜天子恨相見之晚。（王文。恨不相見。）入見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漢公卿相見之晚也。）召見三人。謂之曰。吾日晚之嗟。（漢九事而。）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之曰。吾日晚之嗟。（漢九事而。）奈元一路。當宁興見。晚之快。（漢一代之數人。）在朝廷賴有德八佾士林爭睹先之。（八佾。士林爭睹先之。）以拔人。（論語。舉逸民。）履之聲。深結旒之卷。天下之眞儒無之尊。不待九遷。（任彥昇遷黃門郎。九遷。）任彥昇遷黃門郎。九遷。）敢記。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舉。（周書。立輔右弼前疑後丞也。）用爲弘化之貳。（尚書。弘化公弘化

折衝樽俎謂太平之立致食貨志二年食足蒯通曰陛下三登曰天下已定曰太平
勝在南樓史稱儲九秭謂之太平胡多難之相仍詩雅子小子未堪家多難公方歸臥於
倚廬禮記一年之喪斬衰居倚廬所以為至痛節也倚廬在中門外東牆下北面架木為廬
以草蓋上覆以席編蘆為壁開北戶以通光明又開東南牖以通內外之言倚廬在東牆下
北面西上加席焉既葬徙居堊室堊室在中門外東牆下北面西上加席焉既虞徙居堊室
如初既卒哭徙居堊室如初既小祥居堊室如大祥居堊室如禫居堊室如吉其祭祀則
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
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
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
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
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
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
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
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
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
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
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喪服既祥而禫禫而祭祀反

財豐之效頗因近用。式見遠猷。宸衷寤寐以憂邊。詔旨丁寧於擇守。（令水使下江淮諸州二守）故二三執政。遂從而推轂。謂百萬興師。不足以抗衡。虢爲奇才。允合上意。是邦居江淮之要。（九州之一）國朝中興。欲以無爲而治之。田里歡然。（動視爲重寶）盟府不起兵。（周禮）虹蜺吐耀。（詩軒冕羅列）公來之何暮。琳琅至美。諒王覲之匪朝。（杜詩軒冕羅列）在昔時起吳魏之爭。（周瑜魯肅）在天設險。（東晉）相安。必得惟良之共此。坐堂出令。填道懽呼。孺衿方溫。（下注左傳子駟爲政）某學殖扶疎。客游拓落。（揚雄傳）半生多難。自憐青紫之已虛。垂老益堅。徒有丹心之如石。（謝朓詩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季白詩）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五

（三髮千丈）（年髮千丈）強吟佐酒。（次）僅免於冗治。（次）不親公事）危仍功薄。（次）忽覩二天之有臨。將右扃矢以拜迎。（扃關也）（次）其席席門必表衡左。（衡門）右屬弓矢。（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諸公門下誤蒙其交。（次）屢遇足慰孤生。（張載傳起自孤生）公九卿。（馬左驂）雖云晚遇。（次）象著四星。（晉文公集象以）橋邊待使。（次）豈特諸兒童之喜。（杜詩）孤性規遠盛世。（次）童子騎青竹絕。（次）蔡卞得文士。定居百執事之先。（韓文）傾嚮深勤。占陳罔既。（次）

賀顏宗卿（宋元明）

掌修脉論（醫籍八卷）

邵長蘅不著卷數（國朝）

簡求賢士。擢試可宗。（宋明帝紀）故二三執政。遂從而推轂。謂百萬興師。不足以抗衡。虢爲奇才。允合上意。是邦居江淮之要。（九州之一）國朝中興。欲以無爲而治之。田里歡然。（動視爲重寶）盟府不起兵。（周禮）虹蜺吐耀。（詩軒冕羅列）公來之何暮。琳琅至美。諒王覲之匪朝。（杜詩軒冕羅列）在昔時起吳魏之爭。（周瑜魯肅）在天設險。（東晉）相安。必得惟良之共此。坐堂出令。填道懽呼。孺衿方溫。（下注左傳子駟爲政）某學殖扶疎。客游拓落。（揚雄傳）半生多難。自憐青紫之已虛。垂老益堅。徒有丹心之如石。（謝朓詩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季白詩）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五

分連燭之榮。（次）虛閣之儀。久矣洽聞。（宋明帝紀博洽聞達古今）盤誥之體。渾然復見。（次）知當屬籍之清秋。（文帝紀復諸劉有屬籍者）薦紳之上流。（郊祀志紳帶者搢笏之謂）象著四星。（石氏星經宗正四星在）班高九棘。今得環偉之器。（漢百官志宗正卿掌）足固盤維。（禮內則）以待

掌修脉論（醫籍八卷）

邵長蘅不著卷數（國朝）

簡求賢士。擢試可宗。（宋明帝紀）故二三執政。遂從而推轂。謂百萬興師。不足以抗衡。虢爲奇才。允合上意。是邦居江淮之要。（九州之一）國朝中興。欲以無爲而治之。田里歡然。（動視爲重寶）盟府不起兵。（周禮）虹蜺吐耀。（詩軒冕羅列）公來之何暮。琳琅至美。諒王覲之匪朝。（杜詩軒冕羅列）在昔時起吳魏之爭。（周瑜魯肅）在天設險。（東晉）相安。必得惟良之共此。坐堂出令。填道懽呼。孺衿方溫。（下注左傳子駟爲政）某學殖扶疎。客游拓落。（揚雄傳）半生多難。自憐青紫之已虛。垂老益堅。徒有丹心之如石。（謝朓詩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季白詩）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五

分連燭之榮。（次）虛閣之儀。久矣洽聞。（宋明帝紀博洽聞達古今）盤誥之體。渾然復見。（次）知當屬籍之清秋。（文帝紀復諸劉有屬籍者）薦紳之上流。（郊祀志紳帶者搢笏之謂）象著四星。（石氏星經宗正四星在）班高九棘。今得環偉之器。（漢百官志宗正卿掌）足固盤維。（禮內則）以待

爲主人手墨
房客歸次風 巨川作舟。大旱作雨。行慰其瞻。
作舟楫若歲大 望用汝作霖雨 某甫迫代更。猥叨
已見茹連。 鬼隆。於戎而相 懷。茅拔而茹連。大 德有
隣而不孤。或容葭倚。其爲悅慕。未易言宣。

賀顏宗卿

寵錫贊書。榮司屬籍。宗星拱乎帝座。實階法從之衆。
宗正二星在帝座東南宗大夫也宗星二 卿月照於禁
仕員星衆小宇之象帝疇血脈之臣也 林。增煥詞章之美。使華異數。歆豔列紳。恭惟某官氣塞
堪輿學該丘索。斯道先天民而覺者。其才兼古人而有
之。源洞水之傳。在德行科而爲冠。彌常山之捷。信忠義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五

傳之可書。 安靜山反 緯有外
漢書列之忠義傳 綽奉使未央官有劇
備當上意。卓曲臺之故步。 名亭宿天下 故秦儒
之也一已為 儒仗寺曲臺論 議。
忘藝文志 臺署長文 后秦九篇 在
故名曲臺 漢官儀 天 從
哭臨臺 禮 初宗陽侯 為曲臺之
及樂宇 文 宋 曲臺 臺 之 儀。
嘉許曲臺之儀。攻宏安之
常義編。余日華賀太常卿少
大宗室之籍。而綽蓋以
為 公盛大四臺之表。參內相之勝游。禮儀二千。齊講
襄洽聞之益。 賈尹。儒林傳其人
議洽聞為天小先 詔書數下。
得文章爾雅之遺。

明恩施 旌美。 周情孔思。既廣於發揮。文昭武穆。式炳於彝鼎。
左傳曹叔振鐸文之昭也 先君唐成王之弟也 王曰 汝
昭武穆方駕於魯衛 惠疇晉代 大才走衡於吳楚。齊代
在盤維喜得於端士。然詰令難爲之他人。棘署槐廳。恩
莫榮於雨命。 夢漢筆。學士第二廳門 當前有一巨
槐。系號槐 題 等傳之 士爭趨旌。至有抵微賤者。多至入相。學
人行李而強將之者。 袞衣玄冕。禮將重於額。朝。李尋
唯天 所招。 逢君子之日升。 詩如日 升 聳聽置郵。阻陪簪履。登王
陽則貢公喜。敢吝聲氣之同。 蕭育 友 陳咸朱博爲
京兆 當 與 陳咸 朱博 同 在 者 京 王陽 王
吳絕交 論 王陽 登 則 貢 公 喜。 王 陽 在 位 貢 公 在 官 同 進 退。
故貢公 彈 冠 相 為 薛宣 治 書 曰 竊 自 託 於 門 下 之 日 淺。
門下 掾 功 曹 闕 未 有 所 補。 竊 自 恨 不 如 荊 夕 拜 之 速。
按注楊山四六 卷之五

亟。伯夷傳 伯夷叔齊 餓 首陽 下 而 終 焉 彰。
濟濟 大 子 而 名 益 彰

賀王侍郎

九陛疏恩。貳卿正位。解天府之職。不欲以出納勞重臣。
六典 江 列 月 職 司 天 府 百 官 府 之 總 辨 百 貨 之 名 校 其 程 度
九州之 總 辨 百 貨 之 名 校 其 程 度
外 而 上 聞。 專地征之權。亦必有仁義利吾國。 晉 大 士 約 之 法
辨五物 九等 制 天下之地 征 之 物 九等 制 天 下 之 地 征 之 法
事 高 徒 之 邦 教 制 民 職 之 地 征 之 物 九 等 之 賦 以 斂 財 賄 於 邦 國 都 鄙 之 用 以 均 齊 民 之 力 以 生 萬 物 之 財 以 阜 邦 國 都 鄙 之 用 以 均 齊 民 之 力 以 生 萬 物 之 財 以 阜
恭惟某官性履純深。氣岸高雅。 論 事 有 風 采。 李 陵 氣 岸 高
清遠凌 雲 之 標。 叔向古遺直也。 左傳 祁 羊 舌 職 有 隱 德 可 謂 遺 直 也
家七篇 公 盛 大 四 臺 之 表。 參內相之勝游。禮儀二千。齊講
之 罰。 不 為 來 越 曰 義 而 夫 可 謂 直 矣。 孟軻今誰舍。故積善生公侯。業有光
於良冶。 杜 注 治 吾 知 徐 卿 百 不 憂 積 善 家 家 生 公 侯 業 有 光
良 冶 之 子 必 為 良 工 之 子 必 講 為 箕 講

學連伯仲調允合於壎篪式茂外庸寢隆上簡整羽儀於翟翼揭規矩於雉工進升惟月之班仍領甘泉之計武帝紀受計於甘泉宮兎園賦所上計簿凡夏周戶口之多寡益已熟知唐太宗問盧承慶歷代戶口多少之數承慶以後近刑陣皆有依據若王劉朝夕以論思固宜獨任班固兩都賦序語特從之臣若可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之屬少須眞拜亟服通聯某侯津開官相門下客聽除紳而滋喜引賀旋以莫逭依喬木於故鄉苦無多日暖枯荄於窮谷尚借餘春卓茂自為密令教民以禮讓有爭訟者輒引譬分明各慙而去後為侍中建武二年代伏湛為大司徒薨贈太傅諡曰恭侯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五 六

客遊南陳道於氣化行格階於虞仙谷雲生五穀子吹黍谷寒一律有谷實不生五穀黃帝吹黍谷為黃鍾之宮吹合之則鳳鳴六管為六呂吹之為六律

遠迎韓運使

疏渥朝端觀風淮右總萬師而給餉舊依節制之尊高帝紀漢王與項羽相距滎陽間韓信破齊遣使請為假王漢王怒罵信使定其位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信遂發兵擊楚軍垓下項羽敗走信追及之於東城烏江亭項羽自刎而死信乃分其地為楚王都下邳淮陰侯傳信為楚王都下邳淮陰侯傳信為楚王都下邳淮陰侯傳信

有地焉依非天孰相恭惟某官才全而能鉅德尊而行方吟六藝之文披百家之篇世傳奥學（韓文曰不貶吟於百家之篇）兼兩鎮之節備三公之策代有元勳（工部公上韓魏公路應上安歸業）有餘渤海左右郡咸稱其政平（謂其海左郡咸歸盛德也）大江東西道海歷於禮遣以木牛以流馬備（太牛曰犛牛是也和）學使之馳驅有景星有慶雲總禁屯之魏闕（玉海曰天子之闕也）聲名塞乎廣寰影響所至游刃十行之詔書已動萬室千巖之歸興（謂宇文愷也）

之易感（宇文愷字安樂少昕宜）在昔重藩宣之以時修朝聘之儀故韓侯入覲而詩頌見稱（詩大雅韓侯入覲）外庸懋矣上思見之方敘一札而禮經褒厚（禮記曰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秦并六國易置於守牧（秦郡罷封建天下郡取百粤又置四郡）漢率三歲會課於京師（鹽鐵論傳曰三年計最）異數季布罷歸東郡察左右毀譽之非眞（季布傳布為河東守孝文時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人有言其鬼使酒難近至邸留一月見罷布進退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臣此必有以臣取聲下者人必有毀臣者上默然默曰卿東吾殿邪故將召君耳）汲黯淮陽視淮陽何內外輕重之太其遠我朝之立制

執公道以用人。二千石之符。惟歷三丞而後與。宋景文元年還御史裏行舉三丞歷知縣者。十五星之位。非緣一郡而爲之從中丞韓億之言也。不除。宋乾道二年沈介言非經兩任縣令。不除郎官。宜賜環之下人。吏非任守監不除郎官。監察御史。所其榮。荀濫吹其中。安得無愧。如某者少也。固賤。老矣。何能。佐傳鄭伯使燭之武見秦君。勤曰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又石碏曰老夫髦矣。無能爲也。難語鵬程之運。蚊垂之涉千里。或因驥尾之聯。文選。蚊垂天之雲。驥尾則蠅。驥尾則蠅。步千里。蔡鴻翩則翔四海。然仙山之鶴。向書旁招俊人。蓋聖之列。向書旁招俊人。皆造化之所陶。長者如公。宜長者是知。猥及無年歲。遑恤此身之勤勞。振救疲儀。刻除蠹弊。將三喜於吏考。乃一遇於農秋。官謗俚逸。右傳農務田力穡乃亦有秋。官謗俚逸。右傳參疾庸何有。分宜歸於田野。名乃挂於朝堂。出詔旨以徵還。沐寵光而賜對。自度無慷慨之論。備採擇。又恐以綿脆之力。孤使令。嚴助傳臣駑力薄材。注綿脆也。言其柔弱如綿。跼蹐之舊。二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皆一跼手。正義曰楚國雖貧。皆愛一跼足。跼蹐。羅憫。謹。謹謹。畏懼貌。謹謹。畏懼貌。念匹夫匹婦。若納之溝中。務推仁而博愛。論之若王之私也。向書湯曰。予一人有罪。不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輟禁班而建劇雄之鋒立斷於事叢（王褒傳如有所疑必書其狀以觀其後千載之後水斷蛟龍家語聖王殺貪殘之人如斷一蛟龍魏文侯時李克治中山中山人或謗克於文侯文侯不聽遂治中山還報文侯曰臣所以治中山者盡去其貪殘之人中山之民皆臣之良民也文侯善之）比馭之鞭居多於神算課功爲諸路之最（晉書裴秀傳秀爲尚書令必總大體而已心制四海官無廢事）聲達九陛之聞（唐會要開元二十年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每日入閤奏事）寵榮三品之服（唐馬周傳周對策中賜金紫）紫綬金章曳紫庸增煥於朝衣（宋制三品以上服紫）篆字盤紅（唐馬周傳周對策中賜金紫）尚復傳於相印（李賀傳賀獨垂重叩押千官金科篆字紅泥盤）某欣聆除目（倍激懽悰）引賀厦以莫逞（致頌言而惟謹）

賀陳郎中

嚴宸出令（唐天寶中改爲宸垣）憲部升華（唐天寶中改刑部爲憲部）平反之惠（久著於棘林）藉籍之風（深高於錦帳）久（文選注引古詩曰錦帳郎）得人之處（在野所同）恭惟某官志（郎官有錦帳季時錦帳郎官最社詩編稱爲郎）校注橘山四六卷之五　十二

鋒利用（陳遵路綫若以增繁）立卓卓可稱之行（遵路才多多以益辨）負多多益辦之材（韓信傳如）民心喜好生之洽（尚書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表翟瑞於群瞻（晉書王祥傳祥爲青州刺史表瑞應）得古之遺（老子曰古之遺直）步武崇塗（翊扶興運）某側聆嘉命（倍激懽悰）敢倩郵傳之書（敬致廈成之賀）

賀謝丞相除少保

由衆而邁（行顯泉陶之仁）民使無爲聖（九扈農桑九候鳥也）秋色窮眺（九扈農桑九候鳥也）冬窮眺（九扈農桑九候鳥也）老（詩豳風七月）勳紀銘乎旂常（尚書厥功載於太常）恩華洽於衮舄（詩豳風七月）方壽秩行東朝之慶（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將以弑君入見以冠帶自帶而絞殺之遂奔楚）雲降雨開九扈之豐穗（禮記天子以爲農正）由衆而邁行顯泉陶之仁（民使無爲聖）秋色窮眺（九扈農桑九候鳥也）冬窮眺（九扈農桑九候鳥也）老（詩豳風七月）勳紀銘乎旂常（尚書厥功載於太常）恩華洽於衮舄（詩豳風七月）方壽秩行東朝之慶（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將以弑君入見以冠帶自帶而絞殺之遂奔楚）雲降雨開九扈之豐穗（禮記天子以爲農正）

遠迎都運使

輟自柱星。按臨濡水邊。方將溝。何足煩言語之從。臣吾道統盟。獨喜得文章之宗伯。奏牋恐後。負弩宜先。恭惟某官具卓爾不群之才。全浩然至剛之氣。楓宸奏策。聯雙鳳之雄名。（文選。楓樹被於宸中。魏景義曰。楓宸。言侍從之臣。如楓樹之在宸中也。晉仲文爲銀青光祿大夫。加侍中。時云雙鳳雛飛。）藻泮論經。集三

温公致禮歲月不易。九秩神全。（漢書。疏廣東海蘭陵人。宣帝時爲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東歸鄉里。日令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月之間。用盡其金。）朝廷海之。（論語。東里子產潤色之。）注東都太守。（後漢書。太守。郡之長官也。）元年。上大夫。（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太子妙。（漢書。疏廣爲太子太傅。）請太如。（漢書。疏廣爲太子太傅。）翻嚴音。悉賴忠謀。有裨孝理。（杜詩。詩書敎孝理。又孝理於國政。）爰修延登之典。載崇特置之儀。家國兩榮。人天胥慶。汝作舟楫。（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汝作礪方。柄用之獨尊。公爲保。（周公爲大保。）又綸褒之相繼。（文選。顏延年。褒綸相繼。）公爲師。（周公爲大傅。太公爲大師。召公爲太保。）某猥持弱植。（方言。楚謂之陳。或如陳之從于物。植如植之從于地。）介（史記。弱植委權。）介（史記。弱植委權。）特豪譽筆之可畏。去國有（晉書。荀崧上疏曰。臣去國四年。）起情衷。望鴈閣而未前。（晉書。荀崧上疏曰。臣去國四年。）益鞭下乘。（晉書。荀崧上疏曰。臣去國四年。）元鈞政欲引置於天霤。猶積（漢書。貢禹上疏曰。臣去國四年。）滯留於客路。（漢書。貢禹上疏曰。臣去國四年。）該聞顯拜頓（漢書。貢禹上疏曰。臣去國四年。）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五

降。（禮。奠指梁。）（史記。越王上書。願獻鮫魚之像於屈春。）以既（漢書。趙將以浩爲尚書令。）燕宮而敢後。祇達空。（漢書。趙將蒼書。）（漢書。趙將之空。）（漢書。趙將之空。）開閤者數十。（漢書。李陵降匈奴。）（漢書。李陵降匈奴。）寫丹誠而竦。（漢書。李陵降匈奴。）非健筆。（漢書。李陵降匈奴。）（漢書。李陵降匈奴。）弘之東。（漢書。李陵降匈奴。）（漢書。李陵降匈奴。）

鱠之佳譏。當路爭爲之鼓譽。公車啟至。於特招。（漢書。朱元。豐中。李定請復大察。於是以御史大夫張忠爲東海太守。）來游閩（漢書。朱元。豐中。李定請復大察。於是以御史大夫張忠爲東海太守。）行。默簡上聽。且御史嚴六察官之選。（宋元。豐中。李定請復大察。於是以御史大夫張忠爲東海太守。）使嶽名齊太極之高。（杜詩。詩書敎孝理。）爰修（杜詩。詩書敎孝理。）（杜詩。詩書敎孝理。）（杜詩。詩書敎孝理。）良得路。自古以甚難。（漢書。張禹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與人。）而天子重七爭臣之員。忠（漢書。張禹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與人。）如公者有幾。（漢書。張禹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與人。）偉高騫於一鶚。旋進直於玉蟾。（晉書。郗鑒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與人。）慷慨敢言。（晉書。郗鑒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與人。）方君聽旣尊。思明目張膽而論報。（唐。陸贄上忠誠進德劄大夫比大夫大官敢言。）豈特棗簪筆之可畏。去國有（晉書。荀崧上疏曰。臣去國四年。）（晉書。荀崧上疏曰。臣去國四年。）（晉書。荀崧上疏曰。臣去國四年。）

通交代徐教授

招諸生而來前。徒勞贈說。（前漢吾丘壽王傳贊生五經博士弟子千石以上補之比于千乘贈說者也）賴君子之在後。繼作生盟。將拂開吾道之光。庶祛去昔時之陋。紱魚有詩。秣馬無潮。（詩小雅秣馬肥之文）閉學閒久焉而不講。苔荒茅屋。蚤欲賦於歸來。（五柳先生傳先生蓋自況）從戎癸丘。幸及時而受代。聞公子之名已。（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舊告令尹之政必新。深愧拙疎。正祈全護。一門自爲師友。必有異聞。百世以元子孫。勿忘永好。（王元之送古人畫交代子孫不忘永好也）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五　七

賀顏中書

擢登鳳掖。（唐龍朔中改中書省爲鳳閣舍人爲鳳閣舍人）就直鷹扉。天寵便蕃。兼內外絲綸之職。地分清切。冠左右機密之流。本朝益尊。在漢則然。恭惟某官閩山奇寶。（閩山一名烏石山在福州去州一里）辟水倫魁。從古人中求之。爲天民先覺者。以大學有用之道。盡野同慶。恭惟某官木鬱不空。（及許昭先八家以下皆朱出墨人亦并爲山黃榜舉楊其能幾李梅亭論舍劃白油黃之第爲出木入墨之品）思得英才而教育。要知師道之尊嚴。別起清風。能事乃落於朱墨。（後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十五篇始於一終於亥凡五百四十部）少年合綰於銀黃。（唐貞元八年陸贄上文試明水賦御筆以陸生文章兼貫之）素多俊傑。龍虎榜頭之妙選。科舉（唐貞元八年陸贄上文試明水賦御筆以陸生文章兼貫之）

新柳誌。楊中得人。如歐陽庶李觀等。宜王厚李門。雜論等。皆天下稱俊偉之士。所謂新柳誌楊中得人也）復踐錦窩之署。旋升金掌之班。俱以大手筆之文章。兼此小玉堂之詞命。（翼書在晉炀小玉堂殿此謂中書爲小玉堂也）豈特盡風雷鼓舞之妙。抑有資日月獻納之忠。漢敷十行。榮

佩兩印藥階苔砌萬逸思之湧泉
上霧閣雲牖承恩華而起草
輔腰檢點白雲編雀有常揚風聽絳懷知制誥文宜爲命行
暇藝臣識模範之有歸服在禁聯允穆僉論宜爲帝誥
得常揚元白之全才
行解戍瓜雖諸生未免於私嘲而要人每爲之延譽
階可脫華閥有歸逖聞清除頓使懦立念奏記之不敏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五 十八
顧嚮風而敢忘
寵夏寺丞
兼資書堂小學
多所裨益遷太常
清禁疏恩
用玉帛
慰燕雀半生之願
賀婁寺丞
進士
及其財滿故
承哉丞哉非止乎行文書
轉洪鈞而八荒壽
西遊幸嘗北面曲借齒牙之助
能洽暢神祇之意恭惟某官學富聖後才出人先胸中
藏三萬軸之遺言

秋庭落歛如厥指之遂令羽翮之生（十尊伸羽翮不修毛疗汕齒牙之論）守山王傳羽翮飛肉（班固傳進表羽翮奮翔之用）羽翮之美用非徒觀（張衡賦肯之毛氣武報李陵書以入易之舍復復假毛羽（趙壹傳所好則鏤皮而出其毛羽）雖壹傳所謂之鄉垂為（陸況之羽復與翔內謝）長其光雪（佛文假以羽翮）生其毛羽（潘岳詩答客集表而出之）為生羽翼（潘岳詩杜詩答君）恬羽翼（韓愈送窮文誰當假毛羽雲路相追將東坡答特）延賢人（終頭料理（王獻之傳問訊在府久比當頓對理詩見前）其為開悟（吳謝占陳）

賀韓安撫（宋公東安撫司）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五 十二

骸自計部（戶部亦曰計部安平王孚傳）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之計）易昇帥權（蘇德奮歎之際秘書有學記）天上隆名（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已近三臺之日月（蘭德奮歎之際秘書有學記書或分或合故云職兼秘書表書記由議秘書丞郎與博士議論同職近日月宜居在三臺上丞郎之任書郎侍御史參侍御史參事用人一秘書丞郎之選論同職近日月宜居在三臺上秘書丞郎議宜比尚書郎侍御史參侍御史參事用人一秘書丞郎之選）泉窮潤而轉清波（遠蒙援引）（韓文）九郡之山川（淮南西南諸夷九州）建令聿新（提封采廣（恭惟某官雄才偉望）恭惟某官雄才偉望）淮邊巨鎮（實雄鎮胡中召之弗就（惟外勞之是宜）方開駒駟之及郊（又毛疗汕齒牙之論）守山王傳羽翮飛肉）官氣岸高雅量陂宏深（九千里上絕於雲霓（彭彭山寒通於霜雪）影壯翼四十圍寒通於霜雪）挺挺貞姿（杜詩霜皮溜雨四十圍）（又雲來氣接巫峽長日雪山白）籍甚最聲（洽於聰聽（嶺以南舍榮方綠（江之東鎮胡中召之弗就（惟外勞之是宜）方開駒駟之及郊（又毛疗汕齒牙之論）守山王傳羽翮飛肉）

變

（隋樊子蓋傳）被麟符而分閫（東萊王氏曰社稷之臣）（又勞形逐令為公別造上騎符以代銅虎）比之銅龍（元和郡縣志分閫於龍門）之久（備見長才（公其膏屏翰之雄（庶觀遠略（又老母頻於瞻悵（土疆復在於按臨（大府坐開（妹邦震竦（云是軍中一韓之後（（范雎之驚破膽）足當泥口萬師之強（隆然金湯（照乎草木（使邊民高枕而臥（宜天子側席以思（（高牙大纛未足為公（不足為公）榮（喜家風之改存（（高牙大纛不足為公）衰亦為人遺於王觀（知相業之有傳（（王獻之傳）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五 十三

（東萊王氏曰）某初睚師棨（久茲客食（守奧突而晞白日（方切）照臨（（漢書敘傳東南曜靈之奧）（文宇宙之奧）忽御睡於白日（負扆）泉窮潤而轉清波（遠蒙援引）（韓文）況金者逐日遑於高厲（有形物點其窮底之大（九天之高）（試仰視之）（不睹汝乎木為猶猶之笑（嘉其窮而轉之清波乎（緊賓千集（出維窮知（翻委轍涸（為魚鱉之所制（又商鞅常被於鯨牙（次羽檄（顧思遷於九州（建令聿新（提封采廣（恭惟某官雄才偉望）恭惟某官雄才偉望）淮邊巨鎮（實雄鎮胡中召之弗就（惟外勞之是宜）方開駒駟之及郊（又毛疗汕齒牙之論）守山王傳羽翮飛肉）

（周如輪鯨之揭鬣（潘岳詩）（莊子）遇（天遇（特達而相知（忽二天之寢逸（雖難忘戀軒之情（（大遠乘廂思君唯疲馬戀君軒（潘岳詩）（積年伏櫪思君軒）（潘岳詩）（又雲來氣接巫峽長日雪山白）（又天馬歌天馬來出涂水）（又天馬歌天馬來出涂水）

敢廢賀厦之禮（惠沽丹鼎（幸已今鷄犬之皆僊（（淮南子）（神農上（（列仙傳）（王建詩）（列仙傳）（王建詩）（列仙傳）（王建詩）

樂式觀君子之進辰鶴大儛倫淸觀賢人之引類方秒之崖臨恐晷餘五色之舄不踐曾美淮南之爲犬驀車下不盡之鷩鄂。誠寓素書帳莫與馬牛之下乘。古詩中有馬遷傳太史公牛馬走注自謙其牛馬之僕無論望之傳下乘庶幾級願增置注下乘僕役也文下乘非歸延陵之皋文選陸書始下乘爲當。永言傾嚮未易占陳。

鄧潛到任謝五府

抗章請外。自知無補於周行。仗節行邊。猶恐有孤於造化。拜恩特違。撫已凌虢。伏念某生自窮阨。際於明世。小器乏準繩之用。凡材怕斤斧之加。叅竊吹於朝紳。俄受風寬。思明目張膽以報君。宋王舉正論張堯佐狀請改官誤初之辰獻。惟直情徑行而忤主。謝逸辰

知於帝扆。擢居風憲。分天子耳目之司。亦玷觀事不公。請改官誤止賜半俸原寬恩初之辰獻。惟直情徑行而忤主。謝逸辰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五

告。

騎省淸可於言職。有官志門下省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下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職居清貴行邊臺而將指。更冒優恩。竊自揆量。若爲膺荷。伏念某頑愚自用。黠淺寡聞。黠文選注淺薄也誰爲知己。蔡軍傳孤於外宦。

進石坳和墨之班。續金貂汗青之典。一時華選。小大約之造。曲盡小已之旨。進有維谷之艱。已堪難。注文公東小已知難於上爲。系辭隆。詩大約之造。曲盡小已之旨。進有維谷之艱。已堪難。注文公東小已知難於上爲。系辭

六百石出於上命。敢不盡言。積仇怨而浸深。蒙眷簡之特達。置之四諫。則堪嗤於汲直。宋書選用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錢明逸等十七人爲諫官。號曰四諫。見東軒筆錄。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退作歸田之計。何期誤溼。遂及庸流。論誤三山。覺光之有遠。滁淸二路。信責任之匪輕。矧棨戟之房在旁。而洞瘝之民未復。嚴爲備禦。寬作撫摩。是必有將指之材。斯不負臨遣之意。惕茲忝官。亶有寅緣。杜詩岸汎若寅緣汲人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神人吾欲得而用之為之奈何太公曰王其齋戒三日乃召師尚父與王俱入門而立）見江左之夷吾（管仲）出佐中興之運（師言清穆（周書）國是（家人卦所以為國是也）攸關（攸）不定（不定）見王曰）不定（王曰）何也（士非我無從富貴）士曰（君子失而不悟）士或乎（君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君王曰善（庶）幾（王不能定）王曰（王曰）何如（士曰）君王不定（士曰）非我無從富貴士或乎君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君王曰善庶幾王不能定王曰何如士曰君王不定士

歎豔何見遇於時若此益不負所學致然方正道湮微
公乃懸玉衡而爲銓（任昉本蜀大臣任東伐吳以功封安樂鄉侯）進流俗波靡
公能端砥柱而不移在國人皆曰野（宋世人多以野爲不文之稱）
宜天子
恨見晚置諸左右可以填天下（程周傳寵兄朱博忠信勇猛於略不出宜敎）
用是正直可以尊朝廷爰出替書進參宥命
今莫病乎兵驕將惰何以繫強所可恃者君明臣忠自
能服遠（周四海）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二一　端委一堂（左傳公曰弁冕端委以治民）
文選其軍容不肥
嚴號令以張軍國之容（文選其軍容不入周
方略以制夷虜之變（晉代下詔有所討伐或命官傳詔則用筆
略宣傳詔上方略）
有壓難折衝之勢無驚邊杭士
之憂（杜士屢作屢輟第一天樞第四爲龍鱗第
以第一魁而運天樞足俾廟算
使宅百揆而熙帝載行副巖
聽（帝堯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某仰泰山之崔巍（說文崔大高也作嵬同）
甘洋水之寂寞（李善曰洋水出東平陸縣西北流入濟水）
中召郎簡上知凡西南半屬於部封實惟
十周於歲莞尚以郎潛（莞所綰切）
使宅百揆而熙帝載行副巖
聽（帝堯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某仰泰山之崔巍（說文崔大高也作嵬同）
甘洋水之寂寞（李善曰洋水出東平陸縣西北流入濟水）
中召郎簡上知凡西南半屬於部封實惟
十周於歲莞尚以郎潛（莞所綰切）
去左右
諸公薦譽之沓來俾脫冗階進登翹館一閒除日十倍
權悰雖文爲下科曾預聖門之題品幸師居大位尤令
博士之依歸（師居大位見師居大位發）
或怨之（王弼曰或怨之也）
公如此
雀躍惟深（莊子雀躍而喜）
賀淮西趙運使（自注子固名趙抃）
伏審寫筆逢山乘軺淮水聞雄二路威名備悤於爲連
鑒按四司禮樂載華於臨遣觀風如舊建令維新恭惟
某官六學宗儒（翟方進傳身爲雲宇致位宰三朝名彥）
道尊師氏仰北斗以摳衣（漢貢禹受學於王安石安石薦之於王式傳逼
頗喜產中興道路望向學者門人百餘人）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二二　乾魁南斗（天官書斗魁戴
匡衡登甲科人號曰衡鼎學上大夫令馬
文屈遠人對南金而斂衽（宋書新羅百濟名凡七應貢
此人何不見用也後新羅以方略定高句麗傳定
高而知其才遠播如此又況
無水魂書鎮部所館客傳定
博戎狄如張民傳楚必材
中召郎簡上知凡西南半屬於部封實惟（鉄二字）
去左右
十周於歲莞尚以郎潛（莞所綰切）
諸公薦譽之沓來俾脫冗階進登翹館一閒除日十倍
權悰雖文爲下科曾預聖門之題品幸師居大位尤令
博士之依歸（師居大位見師居大位發）
或怨之（王弼曰或怨之也）
公如此
雀躍惟深（莊子雀躍而喜）
賀淮西趙運使（自注子固名趙抃）
伏審寫筆逢山乘軺淮水聞雄二路威名備悤於爲連
鑒按四司禮樂載華於臨遣觀風如舊建令維新恭惟
某官六學宗儒（翟方進傳身爲雲宇致位宰三朝名彥）
道尊師氏仰北斗以摳衣（漢貢禹受學於王安石安石薦之於王式傳逼
頗喜產中興道路望向學者門人百餘人）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二二　乾魁南斗（天官書斗魁戴
匡衡登甲科人號曰衡鼎學上大夫令馬
文屈遠人對南金而斂衽（宋書新羅百濟名凡七應貢
此人何不見用也後新羅以方略定高句麗傳定
高而知其才遠播如此又況
無水魂書鎮部所館客傳定
博戎狄如張民傳楚必材
中召郎簡上知凡西南半屬於部封實惟（鉄二字）
去左右
十周於歲莞尚以郎潛（莞所綰切）
使宅百揆而熙帝載行副巖
聽（帝堯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某仰泰山之崔巍（說文崔大高也作嵬同）
甘洋水之寂寞（李善曰洋水出東平陸縣西北流入濟水）
顧三年推擠之不去忽

貴利遲未嘗入其心故進退出處無不當於義嘗守熟英規之久（禮記天子當宁而立）起家聯使組之奉（劉歆傳以病免官起家後爲安定屬守）踰冠（楊雄傳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決獄幾何（漢以典化條法凡十條）錢穀幾何帝其深念大夫皆曰國人皆曰賢者優爲（想吏民素習於教條（循吏傳序曰奉宣詔令卿衣錦晝行）而疏密之情以銘（晉鼎而敝絃歌（乃邪家之也非閭里之）乘也（劉向列仙傳曰綱服歸來書錦衣宋之閭）朝野公言行且趣介圭之觀（太緯書行文）庶張士貴（號州人）曹利定（子各）授（號州刺史）十行喜聽於詔除一障遂歸於節制（陽公畫像堂記其豐功）遷（職郎位於太微之間（班行更遷）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莊陰爲多（公羊傳曰公八年公會王人微者也楊疏曰王人者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先其爲欣愉（未容敷宛

授注楠山四六

賀韓運使除戶部郎中淮西總領

峻陟民曹（蕭供軍饟（列星炳煥（酋聯使節於二星一路澄清（統總貨權於六路（宋紹興中設四總領淮西總領治建康建康地兼諸軍錢糧所）

部封寖廣（號令采新（恭惟某官蓄德淵淇（受材瑰異蚤覺羽翰之健（匪緣肺腑之私（王恭傳伏自惟念得託肺腑歐曹傳曹與我非）故封諸侯地方百里以法雷也（震爲百里）世有文名（益皇甫李翺之不及（韓愈傳其徒李翺）

祇奉宸綸（榮紆宰紱（紆青干青也漢百官表）恭惟某官地望穹崇（天資）

爲州

牧醫

純（腑腑）世有文名（益皇甫李翺之不及）家傳相業（皆姚崇宋璟所未爲（皆宰相世系表）及（不及之處）

四人宋韓絳韓縝韓忠彥韓家璧公儀公是父子宰相）

蚤覺羽翰之健（匪緣肺腑之私（王恭傳伏自惟念得託肺腑歐曹傳曹與我非）故封諸侯地方百里以法雷也（震爲百里）

於冷署（過勤謙抑（倍切兢慤（恭惟某官地望穹崇（天資）

踔越（踔卓立也孔光遷踔絕之能韓文公）治行著矣（有

毛邦初九利建侯又曰震驚百里故利建侯取象于雷）

故封諸侯地方百里以法雷也

妙五雲之書（遷先加

祇奉宸綸（榮紆宰紱（紆青干青也漢百官表）恭惟某官地望穹崇（天資）重一

踔越（踔卓立也孔光遷踔絕之能韓文公）治行著矣（有

集057-087

是似鄭公之遺直(魏徵風烈如此)臺之幕(復從大府之羅(辟宣傳所居省有條教可紀)棠棣何施而不宜(信所居之可紀)里交驩山川改色(耶煩撫字)起忠信邑之絃歌(即命登庸)傳政事堂之衣鉢(天寶新舊制宰相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天孫無忌弘道元年知門下省事亦其例也)思樂之所(顧小人何其多幸(徵房玄齡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曰知門下省事弘道元年改朝政始移政事堂于中書令號朝政事堂至今以為故事)學圃就荒(猥以積憂之餘得夫行依美蔭(魯僖公芹藻之地與有榮光(葉侯傳大幸為多矣文選益其多幸親逢日華又通茲多幸)有君子與之同寮(韓文留守鄭尚書相公啓則諸侯皆有君子僚佐)韓昌黎松竹之林

回廬江韓主簿(盧江本漢龍舒縣晉廢)

封戹萬戶未若識韓(荊州何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荊州(房李伯與蔣欽士相聚而曰吾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之謙戹封萬戶未降快覩之道路讙譁五雲擾拄鳴謙之謙戹封萬戶未降快覩之道路讙譁五雲擾拄鳴)

心讀書十年(不如詣習主簿(晉陽秋和溫入鄴聞有善主簿者夜就其手于星下問主簿習鑿齒曰今受白事)

國祚長短(太微文昌三宮氣候決無處五十年外不論耳)盈不慮(縮一丸錢五千與之星人詣主簿曰君去耳星人喜以告簡温温笑曰君二十年看偏書不如詣習主簿也)

如一詣習(縮以戲君錢供資擊是驗)

又聞斯語(今見其人(恭惟某官才譽有孚(德方尊(黃帝泰階六符經天子中階為諸侯下階為士庶人上階為天子三階也上階為天)三階之帝傳

履無愧(七葉重光(文選七葉珥漢貂)七葉之相門必大(文選七葉之相門必大)

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下星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天子三階下星為士庶人)

在蛟龍得雲雨之期(其進就榮(依魏陽大眼謂可進就榮官見張白姓不寧故祀之)

以鸞鳳棲枳(不限與諸以鸞鳳棲枳)

棘之野(所取獨廉想統綺之腎盡除(漢書敘傳疏廣疏受為師傅在位五年上乞骸骨賜黃金)

相遇之難(又見父子並為之美(楊萬里送羅主簿詩惟君有子又擁旌父子仇)

滋市乎思樂之所(顧小人何其多幸有君子與之同寮(韓文留守鄭尚書相公啓則諸侯皆有君子僚佐)

殷勤雙鯉之書(惠然寄意寥落三籩之席(行矣分光懷荷之私(面見以盤(

回王主簿

誦少陵歸田之詩(顧廣文之何用(杜詩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生蒼苔)作河南同官之記(惟主簿之可稱(韓愚之南溪同官記)

驊之適(賈傳君何不文驊大對)少慰十年景仰之勤(鄭客叢話山谷之翁清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公方鼎來(僕將解去(尚有一日交

其來尚矣東坡作孫臣論特命清老之參而已成為恭
門慕柏時亦有景孫搜意
惟其官王潤金相父是王潤金相閉林曾
尾皇太子擇英頌軸以金帶轉落常山王之汪潤金帶轉落
采蜀志亮生而五色鮮見前出江左風流之裔卓卓有聞
儁為國子祭酒作解散髮倚床箕踞傲世王右軍聞而
人曰王左軍流宇拂衣朝野多慕之後嘗謂
文集序孔氏風流與氣韻李懷舊之家世稱其美貝洛
九流法之後代不之人真生洛陽之才子脫頴
陽年少之才軒軒獨步賀監傳洛陽之人並少仍
而出操刀是能正應上絕乎雲霓胡乃下樓於枳棘曳
長裾者皆其後難立俊遊鄒陽獄中上書梁孝王
校注補山四六 卷之六 人 七百二十五
無與比患在好為諸生皆得以揶揄說文揶揄手相笑
今王室至重人皆大學手揶揄之要人或為之推挽宋鼎延之子孫
中人皆大學手揶揄之要人或為之推挽宋鼎延之子孫
重擔佛一部凡所資並延之平者
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此人得志或推之或說之試無人得
文無用知有氣力傳行書撰
與前後持路之脂腴坑
十一年而遷坑雖脫韓不脫柬
遷載冀路三年兵火之真
平曰孤宦遷坑之日及眼歡
松新將及瓜而遜歸辭行李之未至梁馬來朝
猶存前輩書帖僕嘗見其家所收孫宮公柬書凡有云行
李昌平益吉之行李乃今之行使物魯隱公之三十年
嘱之武昌奉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使人也
其困乏行李使人也
歲月之少淹實功名之自始不免捶楚成行草木之區
卿前輩書帖僕嘗見其家所收孫宮公柬書凡有云行
李昌平益吉之行李乃今之行使物魯隱公之三十年
嘱之武昌奉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使人也
其困乏行李使人也
即解印章步

入雲霄之路。（梁後出詩：高步趨三年久紫霄一步趨。）某未能植已何以芸人。
久懷飯不足之憂。（杜詩：廣文先生飯不足。）忽思芹可采之樂。（詩思樂水言采其芹。）
禁。（李廣家遺：廣老數奇，又廣家陵亭。）及期往戍。有德爲隣。老將不廢。其敢犯灞陵之
（從人夜飲，霸陵亭。）禁。（霸尉呵止，乃將軍所以不得廣。又廣家遺：廣三通，橫經奉手。請問者百人。張
（霸尉呵止，乃將軍所以不得廣。）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孺子可教。尚須傳圯上之編。（張良
（霸尉呵止，乃將軍所以不得廣。）嘗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墮其履圯下。顧謂良
取履。良取履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出一編
書。（良誦是書。爲帝王師。後十三年。）報謝之私。敷陳罔既。
兒我適北。（敦城下。黃石即我已。）

回樊縣尉（自注：其地。）

特拜帝恩。初供尉事。隱吏逢梅福。（逢梅福。）足知臭味之同。（漢書。）
冷官獨廣文。幸託聲光之末。恭惟某官卓爾大雅。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六 十一 二十八宿羅
兄矣。羅列宿於胸中。（李賀詩：二十八宿羅胸中。）元精歌歌貫當
君子。（君子。）
鄭。（鄭。）萬象。歸宮。（羅星。）升於胸中。（升於胸中。）詞
萬象歸宮。（羅星。）華。下。（華下。）鏡八絃。倒三江於筆下。（原鏡。）
三峽水。（三峽水。）

方豹隱南山之久。韜養愈豐。（列女傳：陶答子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以澤其身而文章也。）
其妻抱子而泣。（其妻抱子而泣。）
令夫子不修德而家益虎。（令夫子不修德而家益虎。）
文章也。故有成而遠害。）
雖蝕玄豹之變。（雖蝕玄豹之變。）且全矣。（且全矣。）
躋攀獨後。（寧國府。本漢宛陵縣。爲府。文選：梁宋齊衛。）建龍翔宛水之初。
（宋乾道元年。以考宗潛藩。）
（宋乾道元年。以考宗潛藩。）
（宋乾道元年。以考宗潛藩。）

一足跨踰而行。又跳跼於途。李嶠故跳跼於途。張文成故跳跼於途。李嶠雙鶴賦之下。跳跼於途。張文成遊仙窟之下。跳跼於途。皆雙也。跳跼於途。

雙不耦也。殿會宗儀。宗儀之路。少嘗策筆研之勤。晚未得詩書之力。白樂天詩。一生不得文章力。千莖白髮摧殘形。杜詩數莖白髮那拋得。一寸丹心躡蹬功名之會。躡蹬失道。又困坂也。杜詩躡蹬無纖纖。又白髮千莖。一寸丹心。謂輸瑗矣國而孟軻猶或見沮。故據叟王門而從學館以誨諸生。學館誨生。見前注。亥之說莫解。名已列。亥耳。讀史記。以亥爲三豕之賓可乎。執事者門之。以爲彭澤冷。遂徑。晉書。陶潛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資三徑。以爲三徑之資。見前注。韓文。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於下。訓之。點勘遺言。豕亥之訛

兄當管都邑把梓用不疑
羣材以爲國家台鼎如酉
鳴者以其知已 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遂困於
是俛而噴仰而鳴聲聞於天若伯樂之知已也 一紙恍從於天墜
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
休焉但負劉弘一紙寸根頻解於地寒賤姓名不必上
書韓愈如天落雲綿 所立者幾何 白樂天詩
庸白頭翁人少年場上脩名
升其敢不恪守素修勉規來效馬不進也蓋加在後之
鞭 若丁壽春生者加於手
策其右後者石鼙之人馬度哉尚答知心之遇
又謝王潛保舉充文舉科 辱在褒
發宇墜前拔於常調需章繼上置在舉科 褒雲上於天
遲同跨鶴以纏腰 太下廣記有客相從各言其志或
願多貨財其一人已腰纏十萬騎鶴上揚州蓋欲兼二人之
願也 竟特含魚而取掌 陶淵傳淵爲
彭澤令郡遣
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歎曰我不能爲五斗
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遂解印綬去來以遂其志 分
三及門而關人辭焉 與孔子之轍四馳在昔賢固樂
於求伸奈吾道每難於見售是宜寒素袖手而退聽敢
與權貴鼓脣以爭先何期賞音亦到冷署謂在勞頗又
於趨事故臨分不忍於棄拘自視缺然詎宜得此茲蓋
伏遇某官軒軒國士 韓伯傳國士無雙
仁風徧兩淮之草木 文集仁風飄十地之雄惠露沾吳駱賓王
之屋 清水明鏡照四海之衣冠 韓安國傳草木遇霜者不
狀形 寬假以盡其才延訪而接以禮一經題品十倍光
輝要使久枯之轍更生 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
之轍四馳在昔賢固樂
於求伸奈吾道每難於見售是宜寒素袖手而退聽敢
與權貴鼓脣以爭先何期賞音亦到冷署謂在勞頗又
於趨事故臨分不忍於棄拘自視缺然詎宜得此茲蓋
伏遇某官軒軒國士 韓伯傳國士無雙
仁風徧兩淮之草木 文集仁風飄十地之雄惠露沾吳駱賓王
之屋 清水明鏡照四海之衣冠 韓安國傳草木遇霜者不
狀形 寬假以盡其才延訪而接以禮一經題品十倍光
輝要使久枯之轍更生 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

西海國有獻膠五斛者帝以付外庫膠干燥鼠不能
食自隨後從武帝射於甘泉宮膠盡帝以其鼠後
張弦西使乃進乞以所送膠還貧賤於
西使乃以口需膠爲大主動於天若
帝乃使力士各引其一鼠終不
日不離帝大怪左右稱帝明
鳳凰誰復能識何
人能合續弦膠 致茲庸瑣
之職 多難叢中銳氣已銷其
發宇墜前拔於常調需章繼上置在擧科 褒雲上於天
遲同跨鶴以纏腰 太下廣記有客相從各言其志或
願多貨財其一人已腰纏十萬騎鶴上揚州蓋欲兼二人之
願也 竟特含魚而取掌 陶淵傳淵爲
彭澤令郡遣
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歎曰我不能爲五斗
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遂解印綬去來以遂其志 分
三及門而關人辭焉 與孔子之轍四馳在昔賢固樂
於求伸奈吾道每難於見售是宜寒素袖手而退聽敢
與權貴鼓脣以爭先何期賞音亦到冷署謂在勞頗又
於趨事故臨分不忍於棄拘自視缺然詎宜得此茲蓋
伏遇某官軒軒國士 韓伯傳國士無雙
仁風徧兩淮之草木 文集仁風飄十地之雄惠露沾吳駱賓王
之屋 清水明鏡照四海之衣冠 韓安國傳草木遇霜者不
狀形 寬假以盡其才延訪而接以禮一經題品十倍光
輝要使久枯之轍更生 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

章之高下況雄之言博洽道或未醇 劉向傳贊孟軻荀況
學淵源雖猶莫揣 董仲舒傳贊其
所長以自鳴求適於用者蓋寡錦心繡口或失浮夸
章之高下況雄之言博洽道或未醇 劉向傳贊孟軻荀況
學淵源雖猶莫揣 董仲舒傳贊其
所長以自鳴求適於用者蓋寡錦心繡口或失浮夸

而多有玷缺。如二陸二班之濟美。（晉書陸雲陸機傳贊曰。雲機文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謂曰二陸文優相如王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與四友四傑之齊名。（唐駱賓王善屬文。與盧照鄰王勃楊炯並知名。人謂之四友。又唐書文藝傳序曰。高祖太宗。雅愛文章。貞觀之初。天下文筆。多宗徐庾。其後文體屢變。薛道衡以氣質爲本。陳子昂以興寄爲宗。蘇味道以簡要爲工。李嶠以豐贍爲美。沈佺期宋之問。研練精切。約句準篇。粗就規檢。）渾厚者要雖各出一家之機軸。（北史邢邵傳贊曰。魏收文多枝葉。邢子才頗傷輕薄。各得其一體。）終不逃大匠之權衡。自悼何人。辱在茲選。如某者性非語上。質本椓中。矯自僞窮。見疑於有鬼。（韓昌黎文集。送窮文曰。凡此五鬼。爲吾五患。）悁悁如鄙。老柢歎於不庚。（王子淵論曰。漢擊匈奴。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庸不爲師。師中庶子。以得封邑者。何也。蓋吾相不當侯也。）不能出窮。又廣與望氣者（李廣傳。李將軍悁悁如鄙人。不知大略。）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六

聊。憮也。（唐溫造天啓中及第。其鹿屈曰。臧曷見如。明如曷。乃不庚之。）徒以平生種積之勤。尚有當世樹立之志。咬哇不韻。（咬音巢。潘岳切。考聲也。楊子多哇聲。莊子與注同。）（文選發皓齒咬哇。柳文咬哇不人。坐其韻會說文骨翕集也。從口。交聲。又咬哇朝於毫咬

松以示心指白水以蓋信將益勤於封殖
事於雕鐫銘藏有味之言過於始望
豈非天予令人選衡恩共學望尚未至是韓文相見京師過廛之始
相公盛築非始置事過初望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謝時漕薦舉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十六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十七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十八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十九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二十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二十一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二十二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二十三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二十四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二十五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二十六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二十七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二十八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二十九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三十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三十一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三十二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三十三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三十四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三十五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三十六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三十七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三十八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三十九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四十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四十一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四十二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四十三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四十四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四十五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四十六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四十七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四十八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四十九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五十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五十一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五十二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五十三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五十四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五十五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五十六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五十七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五十八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見黃金臺上已看郭隗之先登白玉堂中
還許相如之末至坐擅雖冷衰甚自顧非賢舄稱
茲選如某者沾沾多易
行一見聊貧十年塌翼空懷
長者之冷問十年塌翼空懷
文舉足塌翼杜詩十年猶翼於徽
謝李商隱感起塌翼於徽
孰知所憑恃柳
及第歸鄧州時范仲淹爲第慶爲文正曰君不憂之即論拜其
言不敢忘
濫竽分教初之好音食我豕肩飲飛集於洋林推轂片言
終成有味不緣媒介之助則其學必至而出處亦系是
謂特達之逢竊以志樹立者皆願出要人之門躬吐握
哺徒聚矣片之可食四不知而空問殆如墮木之難攻
枝江橘山四六 卷之六 五十九
者本亦爲寒畯之地
而薦七士猶聞戰國之美談
琴之已久
超乎流俗之

梗概（歐陽修集無）便令厭游迹於泥塗（左傳侯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漢書揚雄傳扶泥塗之容解泥塗跳梁）此地相遭非天孰柢茲蓋伏遇某官推仁與物以義取人（楚子曰文以平之仁以恕之義以和之）以爲義矣（其命也夫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子之舉也義其命也）揚紳第一流（文心雕龍論說揚紳之儒）最下士雷掀百蠻（掀烏翔魚泳以突思（元神傳飛水）自是東閣相王之事業（晉王羲之至成爲非騎將軍）見於西州刺部之光華（謂學官固勸善之方）而郡悔乃投閑之職（荀卿上官不爲之貶）雖賤夫亦（不）露泥千葩（楚辭朱孝經桃蹊之動色（文選枚乘李陵李經年雖放）

以揶揄（不斷）遂以虛鼎（不薄）歸於料理（不敢）不薄（不薄）金聖訓（揚雄）三歲曰（論語）三歲曰（論語）三歲曰（論語

年。（嵩岳開居賦僕自弱冠——謂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憲有過抑亦拙者之效也）說二字而萬言。似不蒙稽古之力。奇窮特甚。辛苦奚爲。益左右游談之不先。故分寸躋攀而莫上。（韓子踏拏分十不可上失勢一落萬丈強）卉心退聽。絶意寵榮。采芹藻以茹饑。濯滄浪而寄興。敢輕餘子碌碌而不數。但羨諸公衮衮以皆登。（倫逢吉啓視碌碌餘子之非卑於我。晚有榮達。）春回冷署。賦梅花而按縞使。益慮下沉。（衛翰客集宋廣平之沉丁寮。蘇公來爲使者。庶乎按以梅花賦。蘇嵩之自足方列於開人之門。是此英賢可久文字。猶洞片言借說于先達之馬籍其勢而後能驟名當時。知碌者。豈能自異。左太冲詠史俊沉下寒。）詠棋子而獻金門。何妨後熟。（李商隱棋詩後於枕前棋圍時間必有命世者焉。將相之具。皆命世之材抱將終神獻金門。）雖孤身覺行路之多。險。（稽生不涉大行路難。）而造化若持衡之適平。不恐棄捐。終歸料理。茲蓋伏遇某官際天識遠。命世才高。（劉向傳聖人不出其時。）以儒雅飾吏。而有醞藉之風。以古義決獄。而多平反之惠。（兒寬傳張湯奏讞以寬爲奏讞掾以古義決疑獄甚重之）知岸序爲教化之所本。而詩書與法律以何殊。故能宗主斯文。訓奬後學。皐陶淑問一時而並著。（通叔問如皐陶在洋獻因夫子遺志千載而後伸。此皆我公經國之宏謨。（高帝紀宏規模遠）見於今日。薦賢之雅志。遂令舜珥。獲與埏陶。（衛于陶人埏埴）冠佩前規。益鞭後乘。幸有青雲之可附。庶（商生）免立脩名。豈容白璧之不爲。徒徼後福。堅此志。特答所知。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六　終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七　宋　古潛　李廷忠　居厚　著
明　曲阿　孫雲翼　禹見　注

謝王樞使薦舉

三鱣地冷幸依通德之門（鄭玄字康成學日夜討論未嘗倦怠學徒相率數百人相謂曰東海于公高門大閭通鄭康成之德而郡尊特置一卿公車無駟牡之路何識門徵令容駟其門曰通德門）器因人而後重而洪鈞與物以何私（屈尺蠖之屈以求伸）喜而知懼竊以一國之望四海所歸以尊崇鄉校（卜仲也）爲先以鑒拔人才爲急後難居上（今商鞅上范內書改宋玉上居右范之相秦五十五）校注橘山四六卷之七　一

之譽後來在上（史記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違不聞親（九重經術七雖卑勝往過定國皆與鈞禮）之旨（妨貴少陵長違聞親之旨新聞載小加大罰或所謂六通）此大臣公以持心故寒士悅於知己（史記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歷觀今昔之見遇率由貴賤之兩忘攜手以上者（定國與之鈞禮）叔向取其片言（何奇之朱邑傳韓伯休傳）徒步而過者（謙恭九重經術七雖卑勝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定國與之鈞禮或小識坐間之異（或大推跨下之奇（淮陰侯傳）曰伯能攻刺我不能攻出我跨下滿伏刺之）或大推跨下之奇（淮陰侯傳）曰伯能攻刺我不能攻出我跨下滿伏刺之）出瀾翻之薦口（東坡詩贈廣文翻老齊城（齊城堪增阿異買紅纓酒紅谷詩成使之寫於足張吾軍（仙谷詩江梅有白實託根枕李）之句）憐廣文之久到官僅（杜詩廣文到官舍嘗阮籍能爲青白眼遇所憎以白眼待之）能破白（杜詩廣文到官舍嘗阮籍能爲青白眼遇所憎）即待以白眼（禹所喜則青白爲青鄭玄傳玄好學日夜討論未嘗倦怠學徒相率數百人相謂曰東海于公高門大閭通鄭康成之德而郡尊特置一卿公車無駟牡之路何識門徵令容駟其門曰通德門）或小識坐間之異或大推跨下之奇（淮陰侯傳）曰伯能攻刺我不能攻出我跨下滿伏刺之）起陸沉之滯蹤（雖十夫不得以援（馬援傳無左右爲容之介）茲事久廢（文選潘緯登冢詩況當世）思天下之溺天下之饑志存康濟（韓昌黎送齊皞欲犯顏出薦口）起陸沉之滯蹤（雖十夫不得以援（馬援傳無左右爲容之介）茲事久廢（文選潘緯登冢詩況當世）思天下之溺天下之饑志存康濟（韓昌黎送齊皞欲犯顏出薦口）

推信百金難比於重諾茲益伏遇其官棟梁王室冠冕儒流（文選潘緯登冢詩況當世）思天下之溺天下之饑志存康濟（韓昌黎送齊皞欲犯顏出薦口）

賢人之德賢人之業已益謙虛（陽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賢人之德可大賢人之業）　二

大賢人之業方宸嬉之至濕（磁亦作沓說文謂也災會傳第
我嬉（呂氏春秋博雅如也韓詩說我謂
分）乃嚴瞻之久鬱退安家食（易不家食坐軫國憂（謝傳之
臥東山將復爲蒼生而起（潞公之居洛水豈徒從耆老
之游（宋彭乘墨客揮犀文潞公在洛日年七十八同時
仕席次者七十八皆賦詩一首潞公時年八十二人是洞庭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時
年七十二人是洛中耆英會各賦詩一首潞公時年七十六同時
客有合成商嶺採芝（仙清歌會畫風盤席（素髮飄雪（
唐宋會昌中應作畫圖傳（宋葛立方韻語
陽秋文路公留守西都富鄭公致政居里第與席次言
及洛中耆舊可與遊賞者凡幾人（莫不指第（王令送中王拱辰張
昪（元共九百篇是也後潞公與程伯淳（可馬伯
淳同甲會潞公所謂云是也潞公又
有同甲午年相得之詩云是也二年不得
與范鎮（張（宋監張洞史拯爲五老會公詩所謂四箇老
兒二百歲（宋晁說之嵩山耆舊傳潞公會已難（如今白髮游何叟半是清
枚注楠山四六　卷之七　三
人（解見前）是也激揚頹風（訓獎下輩（要使蘧木皆歸匠石之國（註
文以其在公之宇下指一日是生於匠石之國而長
也又天本爲東綱木爲楨幹雖殊端振圄
五老會公詩所謂四箇老
人作同甲會潞公所謂云是也潞公又
與范鎮（張（宋監張洞史拯爲五老會公詩所謂四箇老
兒二百歲（宋晁說之嵩山耆舊傳潞公會已難（如今白髮游何叟半是清

朝廣宅揆之求（四顧免乏材之歎（遂令頑頓（亦多歸漢注頑頓謂無廉隅
躬佩斯言（力耕所學（從茲生理（有黃閣老之可遷（註詩生
何以酬恩（惟丹石心之不改（呂氏春秋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
文選阮籍詠懷詩）再辭王楓使薦舉（

簡之香（東坡詩初聞編簡香稍覺鋒鏑腥）敢歎坐璧之冷。雖未免羣小
子便腹之嘲。諸要人交口而薦揚。良由有力
者當前。（韓文今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莫不隨聲而相
和。士固伸於知己。女見妬於入宮。（鄭陽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聚蚊
成雷。（中山靖王傳衆口鑠金漂山飛羽積毀銷骨）指王爲石。幸周公之相。急於見
賢也。（韓文念聞周公之輔相急於見賢也）方一沐三捉其髮。（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盡臧氏之子。
能使不遇哉。左右譽言。（即墨大夫已自子之居即墨也譽言日至是子不事左右以求譽也）難累至公之聽。（齊威王語
左右毀言日至是子不事左右以求譽也）指幽起滯。（馬融傳登俊升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
取奇。（文選登文異）振幽起滯。（李華弔古戰場奉使河南江淮宣撫振旅幽滯進用忠賢明人稱之）隨所能而區別。見於用則優爲。如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七 六
十哲之在孔門。品題皆稱。至九官之當舜命。器使咸宜。
（劉向傳舜命九官廣所任使咸得其宜也）古今一殊。風俗隨變。上姑爲應命
（廣韻應和之至也）引著述之爲美。非窶淺者所能。
之舉。下有不量力之求。莫獎於一二年以來。其進益千
百人而止。翼攀尾附。但知趨競之榮。車載斗量。不問推
太史香濃。且傷多愛。（杜詩追濃煎班馬香注馬班長也）謫仙筆健。猶
欠細論。（宋尊立方謂語陽秋杜李以詩齊名未易優劣然杜詩思疾而語奇李詩思逸而語象杜詩有一門詩百篇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之句似譏其太快李詩有爲問因何太瘦生穴爲從前作詩苦似譏其太愁耳）或自悔如俳倡。（枚皐傳皐如相如又占爲賦頌徘見視如

但自悔類倡也韓昌黎答崔立之書嘗有博學宏詞者因取所試讀之乃類千能倡者之辭頗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或得罪於風雅（駱賓王傳閭朝隱如罷服靚粧意琼理寡實風雅之罪人矣（北夢瑣言進士高駢晴思雅虐務爲奇險其掌）漢而下再病而不復唐之興三變而後（唐書藝文志序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火難始興沿江左餘風綺章繪句備合俚俗故王楊爲之霸玄宗好經術羣臣稍歌雕琢（宋雅點浮氣益雄渾貞觀英才輩出噴薄道德混涵聖歷於是韓愈李翺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唐之文於然爲一王之法其極也）梁肅李翰林集序唐有天下三百年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波瀾漢陳子昂以風雅導其源天寶以還則有李杜元結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所學未至於大全（莊子微夫子之發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而規規焉以勝驟絳鵲羽于寒鴉教之驚翥（其皮之虎也（張玄晏傳）蒙虎皮于下驅拆）倒裳（倒裳皆視公選洋林燈火方聽夜雨之寂寥驛路梅花忽寄春風之消息（韓文送陸歙州詩序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并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感丈人之真甚（杜詩甚愧丈人真厚甚知丈人真）愧小子之斐然（周頌之敬（尚思以小子之聽）斐詞（文選）試於丈人之靜聽）如某者有七不堪（沉約謝宗廟議有七不堪）無一可取策名爲吏二十載以宗與山巨源絕交書有七不堪者二不堪有二甚不堪者七不可者二甚不可者二）多艱駕說授經三萬言而何補身雖躑躅而不振（躑躅行貌文選振衣聊躑躅（文選）猶吟歎（文選）躑躅還白滿（躑躅氣猶兀碑而未降（碑虛沒切兀碑高亢貌文選）前却（杜詩前却看花坐）舉觴（張耒傳以兩賢左提右挈相扶持也）頂踵出於生成（文選）

納冠弄采輸（梁書劉杳傳字彥冑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歷觀諸昔遇合者稀（鄭老過秦之作亦何裨（韓文上宰相書）童齒豁竟於何裨）豈謂芊泉之人之曲（新序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片法從之英乃取下里巴人之曲（新序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片辭奬飾十倍光榮（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茲伏遇某官德茂而宏中位高而善下（銓衡惟允既能嚴一字以收才（吳隱之每哭庾仲初輒悲不自勝語庾伯母曰隱之有孝行與太常韓康伯隣居隱之母亡每哭康伯輒廢事伯母謂曰汝後若居銓衡之職當用此人（又周顗拜太子太傅上疏曰臣學不通一經智不窮一物乃欲使內管銓衡外參傳訓（晉玄吏部尚書缺處不患於不明（陸倕表銓衡庶品不患於不平（北史辛術憲吏部尚書缺處不患於不明（陸倕表銓衡庶品不患於不平）考之前脩（晉中興書王人物之狀運銓衡之柄）

（文心雕龍銓衡之士大業不朽之盛事）二後（大業不朽之盛事）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北史辛術憲吏部尚書缺處不患於不明（陸倕表銓衡庶品不患於不平）不遑考之前脩（晉中興書王人物之狀運銓衡之柄）敢舊參舉（晉庾峻傳峻典選舉）管庫必擇（周禮掌管庫之官）門閥不遺（北史辛術憲吏部尚書缺處不患於不明（陸倕表銓衡庶品不患於不平）後銓衡（晉中興書王人物之狀運銓衡之柄）最爲拓東（晉中興書王人物之狀運銓衡之柄）簡簡有光更欲致諸生而定禮當路之臣無出其右者末流之學盡回而東之（孟子）遂屈公言兼收曲藝（然文名雖託於不朽（文選）而選調未離之可憂（匡衡傳調補平原文學注調選也）爲浮圖者合其尖正資巨力（五代史李崧古宜得專注鎮太原非不敬瘡不可晉祖深德之謝曰爲浮圖不堅必合其頭蓋欲崧始終成已事也）扣大鍾而鳴則小（莊子）末副初懷（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惟相知相信之既深故且拜且祈而不愧（韓文上宰相書且拜且祈公卿之間）左右爲之提挈（張耒傳以兩賢左提右挈相扶持也）頂踵出於生成（文選）

自頂至踵功錫造化鬼
合謝別處生成太昊功甚敢不恪守清規仰酬大義若
謂其得制作之三昧恐累所知（朝林志學士每下直相
隨程氏之去纏縛而自在也今學園史
徒僧懷素如草書自言得草書三昧）或使之效撫字於
一同尚能自信

上程知府

竊以霜降豐山忽感鳴鍾之候（山海經豐山有九鍾焉
是知霜鳴郭璞注霜降
則鍾鳴）故言知也（杜詩）金乳霜鍾徹（王勃上武侍極啓）
月開鶯鏡啓雁鶩分形霜旗亂鏡（花布陳而待物
春回寒谷全資吹律之工故韓公援此拜書於滑州（昌
黎上鄭尚書書豐山上有鍾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
鍾鳴氣之相感非自鳴也）又方勤行役且有異於
之疾不少稽月軒階遂拜
喜家僕之命於（鄭
校注橘山四六

柳子慕之獻啓於吉甫（柳河東集示手札啓慕閭閻
東嶽文李翰公謙之
而柳家在照文津旁揭而東谷生輝）皆幸其知己之
遇敢廢此寫心之辭（杜詩）我心寫今（雪）（喻陸淮寫
之奇才命世信知國士之無雙（淮陰侯傳）（文選）遂拔輸而寫心
此宰臣所以薦揚而天子爲之簡記（陸游）經在泥塗猶是門閭之
舊物竟無名第亦竊堂屋之虛
之泠曹乃門闌之華（舊唐書虞世南
校注橘山四六

受厘於東嶽之鎮久籍陶埏校文於北斗之居曾露
謙豆方嗟梁客之久困復喜衆庶之甚賢禮貌有加風
流是似豈特新今日榛楛之境又將廣昔時桃李之蹊
爲憂邊（文選憂慮不入
朝一處乃出守）更治民以考功豈容久外（漢堂
之傳
之從收府爲左馮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使
吏上論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
故復試之於二輔非有所聞也）一斗州不勞於餘刃萬石家佇見於傳
衣方啓府之云初惟好賢之是急（楚元王傳）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
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醴不酒也）膳肉醴酒已聞於巫
拜（楚元王傳）
先容（史記）冒昧而自陳寔窮愁之所迫（漢書）儻弗附青雲之士
不當疾耶（趙來淮水之游（漢與洋林之集（詩集於洋林）文非

四人皆先生之耶。孤之願也。先生幸勿辭。
願曰。士必欽欽士。先從鄉閭始。九賢于溷者。
爲安石動。九賢于里也。
安石謝焉。憤漢第。泥從鬼。
陷詭典臺。傾依架切。溺染奚切。

謝商知府薦舉

堂堂設教。愧非馬氏之通才。馬融傳。融才高博洽。爲世大儒。
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傳授。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獨傳高密鄭玄。
開府招賢。首與蔣公之清舉。欽也。
七宜城。徐庶母被執。而更呼庶。庶遂還。
承文及王氏都來回。不能去者。誠足下之義節少立於始。
義先匹夫。遽然論薦。靖惟忝冒。信是寅緣。
官四海龍門。安隨自更改。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
深明善俗之方。後漢志。善俗教化。
九雷鳳翼。九雷。九大鵬也。鳳。鳳凰也。
代龍門。代龍門。山名。在晉北。
玄記。恒談老莊。義與有所不
及。隆和。志號曰能門之流。
玄玄。道德之異稱。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玄。天也。
玄。黑而有赤色。
玄。遠也。
玄。幽也。
玄。深也。
玄。靜也。
玄。虛也。
玄。化也。
玄。始也。
玄。冥也。
玄。妙也。
玄。神也。
玄。變也。
玄。易也。
玄。難也。
玄。謀也。
玄。法也。
玄。象也。
玄。星也。
玄。水也。
玄。北方也。
玄。武也。
玄。龜也。
玄。蛇也。
玄。鳥也。
玄。鳳也。
玄。鶴也。
玄。鴉也。
玄。鷹也。
玄。鷂也。
玄。鷲也。
玄。鸛也。
玄。鸞也。
玄。鸞也。
玄。鸞

乞籍巨公之有力洞開於藻鏡敢自達於書函竊以
事之垂成大賢固樂於相成時乎不遇下士亦難於求
遇故浮圖重合尖之舉必待良工苟美璞遭刖足之傷
誰爲眞識益有卓然度越流俗之表見於澄按列城之
初用志恢洪獨憐寒素羅溫造於烏公之幕竝容三數
月之遲鑄顏淵於孔氏之門或在七十賢之首(去記或問世言)
鑄金(金可鑄與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金(不問鑄金曰)
人可鑄與(山孔子鑄顏淵矣(或人敬然曰吉哉問鑄金(曰)
得人(鑄非其)用此自信(自然有陳伏念某久困棘闈粗堅樹立
謂一第徒涸子(元次山曰)那知元結之浮沉(元次山曰)
官乎(時爲漫郎後隱宮居樊上(漁者相戲更曰盤叟酒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七 十四
徒又曰公漫浪於人間縱迹於山水(又曰公漫浪於人間成亦予閒莽賢皆思(及爲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安)
歎楊雄之寂寞(揚雄閒居草玄門無俗客有世儒之講學最優吏術益茂民庸以惠露仁風洗湖海之塵以郎
官又皆寂惟寞守徒之宅思樂洋水與觀薤山陳弧棄之陋儀(到員遺員)
少習禮容壯蔡世教校弟子之列典儀以素木甄棄爲俎豆桑弧蓬矢以射四方(宋韓守)
自每有行禮縣事輒在吏最前觀之(縣事)
芸臺(漢時藏書之所)之斷簡(魚蠹典籍故藏書臺柚)芸香(辟蠹)之斷(漢種之於蘭臺石室藏

鬼瑰(朱家名天下之士一時之瑰也又鬼瑰注鬼謂為狂淫之行)妄意
挺陶探龍頷於九淵(孫子勝危懼附驥尾而千里應免棄
沉迫切投詞俯伏俟命
謝韓運使薦舉
坐冷署者三年徒有技窮之愧(逌叨表
薦之榮自古相知落落以難逢在今一舉軒軒而特異
益登明選公而有此非積素累舊而致然(文選芒碭盛
恒(越石負薪而寤晏嬰非在槐素者也)永懷清風頓起
舊之歎(皆金蓮燭送卓還而以子廣
志寫以耿然之一介(王褒僮約客游談之士歸議思名
求夫舉者之五人(東方朔連以
不能行話公卿以事干謁之勤(文選陳思誡子本朝之
既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七 二六
又不能厚幣左右以借游談之助(史記是子以幣厚語
左右以未遇也窮弱
一意自行(鑒測海(管窺天多見不知量也(東方朔連以
一意伯樂(荀卿荊軻之徒相與燕楚若偏得
始見庚桑子而異之(莊子老聃之徒有庚桑楚者偏得
大旨與吉曰
念匹夫若納溝中(義當力援(韓文
知諸公令出門下(事已垂成(慨然賞音(加諸最品(如其
者畜由窶子(霍光傳諸儒見謂樸儒(粗知命於無聞之
年(敢着足於有過之地(出門即礙(玉郎食薯腸亦乾
有礙謂天地寬(行路多危(非能言閨行圓動靜閑信趨時
而甚拙(但覺心散意散形散神散(顧作吏以安能(陸龜蒙
湖散人傳散人者散誕之人也
神散即無羈馬時之怪民和康俗
迫於饑火之驅(為餓火所燒(出一裹唉之(東坡
內炊(又煮火燒碪作牛(以激以灰之氣(古詩相公未
開(門東謝李手花陰(所者踢躍殘暉奮揚蓋合
敲平之詞(致之烟霄(分絕流睨(今則垂露在毛(青風入
懷掌(衆鳥宿於樹(諸君(謬分簪席(稍變鴞音(集於木林食鴞
我桑黶懷戎好(員說梟與鳴鳳
皆惡我聲鴟曰子啟鳴則可不啟
未免孽起而見嘲(奚敢望四叨於論薦(青衫半破白髮
漸生(欲脫窮愁(抵欠劉公之一紙(戊日次崔湜為
許與在於片言(顧盼增其倍價(劉弘一紙之榮方增未重季
布百金之諾兌出湖輕
幸逢特達(靡勞韓氏之三書(戰國策人有賣駿馬比
三日立市市人莫之知
官大度合於古人(達德尊乎天下(上繼三階之步武(大
惟野後能(此益伏遇某
湖四海之門開(以貂蟬之族而降禮於布韋(漢上中常
侍加黃金
仁於草芥(故清朝寵以使名之重(欲寒士由於恩館者、

多。攬轡云机。薦書交上。雖璠木朽。株皆歸於器。使由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致此凡流。亦當首選。其敢不銘藏褒字。佩服訓言。勉趨赴於事功。永依歸於造化。丘山恩重。靡容簣土之虧。（杜牧之樊川文集載巨鼇之山未如恩重丘山。金太倉甲指常謂羣臣曰。比家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納履。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堅固不渝。忠臣也。）金石心堅。敢負辯香之祝。（金石者取其堅固。王常僅帝於功無錄。而恩有加。僅與漢王爲金石交。莊子大宗師。）得老儒於尚書郎。遂振一臺之綱。（韓文及得衛氏書考其辭時若不稱。要其歸與孔子異者。蓋矣。柳子厚作則柳柳州集載巨鼇之山未如恩重丘山。金太倉甲指常謂羣臣曰。比家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納履。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堅固不渝。忠臣也。）國勢增重。士心交孚。恭惟某官學在

軻雄之間。（韓文及得衛氏書考其辭時若不稱。要其歸與孔子異者。蓋矣。柳子厚作則柳柳州集載巨鼇之山未如恩重丘山。金太倉甲指常謂羣臣曰。比家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納履。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堅固不渝。忠臣也。）道山義黃之上。水流而心不競。介然孤立之風。（左傳心則不競。亦作洪平齋標山立以難移。陳質愈啓有孤峭在軻雄之間。）成之望。（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柳文嗜仰止。）山高而名與俱。偉矣老。（詩秉心無競。程詩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洪平齋標山立以難移。陳質愈啓有孤峭在軻雄之間。）恨相見之晚。公適當有用之秋。下覽皇輝。（文選鳳皇翔於千仞。仰矜覽德輝。）高騫朝序。奉常博士。能使百年禮樂之興。（叔孫通傳。）資善得師。欲爲數世子孫之用。窺天

上之書於秘府（漢書天下文籍悉在藏山秘府之室唐太宗任賢納忠而舉歷代難做）分月賜之筆於清曹（明目敢言上心默識倚松栢後凋之操（震慄霍不採之威（哉哉冠獬豸而來（明廣漢官儀御史四人持憲法冠一名柱後人名曰獬豸一名獬豸獸名知人曲直觸邪佞故冠之哉哉嗟嘆之辭）冠冕哉哉（冠晶晶銀鐵）行行避驄馬而止（行行剛強貌驄馬青白雜毛色）既執簡書（伏羲陰於將旦（晨未明曰將旦）

卷之八　二

（唐李吉甫傳曰將旦晨興理事）校注橘山四六（僧紹曇名號橘山題牓）免使棄沉（感恩至於涕零（解谷說曰員孤危終陽會別將）於西塵（嘗執經而北面（北面定國傳曰師弟子禮）竟資提拂（晉顧愷之畫不懸指）棟宇神扶（結燕巢而自穩（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諺言不懸指則不知風連臺閣起霜吻簡書）仲尊橘柚（陶萬類以皆春（某甚負未（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尼父之門二千餘士顏回最為好學不幸短命早死其後孔門傳業者曾參而已）

賀俞中書

對揚皇指（尚書說對揚天子之休命）入代帝言（尚書說其代余言）共推海內之一人（晉虞世南南海賦海內共推此一人）足當朝廷之大典（窮惟地有西掖（應天之紫垣（唐六典中書省在宮城西）

太常居紫薇西省掌尤書令漢尤書令之尚書古之內史（秩學記中書令漢武所置出納帝命）

掌尚書奏事參劾官內史之任漢為內史令武德三年復為中書令龍朔二年改為鳳閣內史（服有簪纓（賜紱綸（宋齊莊讓中書令表紱綸干吉卜納齊命）由南齊則尊寵四戶之權（至李唐則分押六司之事（通典中書舍人六人舍人掌侍從制誥分署制敕以次大者一人為閣老又一人為分押尚書六曹佐丞相掌案李汲曰給舍分同押事故舍人謂之六押）茲為劇任（以待奇才（或未得其人（故權德輿獨掌凡數歲（德輿德為起居舍人兼知制誥其餘分署制敕乃天子詔令奉行詩云合有攸宜又曰非不知朝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或不試而命（如歐陽修歸田錄國朝之制知誥必先試而後命有一耳葉少蘊避暑錄唐制誥以掌進畫翰林學士初但為文辭不專詔命自校書郎以上皆得為之班次各視其官亦無定員文學上入皆試五題麻詔赦書賦而舍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八　三

人不試蓋舍人乃真本職目多自學士遷翰學士未滿一年借未得為知制誥不與為文歲滿遷知制誥然後遷中書舍人一年遷為中書舍人乃入翰林為學士之選也自知制誥遷故不試而知制誥始亦循唐制不試雖照祠大宗以李文正公亢及宋庠子休命詞二皆遂為故事其後吳育於歐陽文忠記惟公與楊文公陳文惠公二人者誤也）循史傳序光武以手迹賜方國皆一札下行細書成文（晉書敘傳稱藻翫羣籍所推許）聞公特拜（起我慍衷（恭惟某官以仲舒之學（晉董仲舒傳贊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以為學儒皆以孟軻之道配前聖（揚雄法言孟軻好辯雄以為學儒皆以孟軻之道配前聖）揚藻之思（蛟翔而虎躍（翼書敘傳揚藻如春華之榮秋實之實韓文進也藻文辭音書揚尼傳贊頌揚雄序論然而攻繆蓊然而虎躍谷口雄珠剖玉裸荊美韓文雄序學地縞以天旋子昇卓踔翕合而成章韓文龍伯而虎躍）出塵之姿（鵠峙以鸞停（文選

賀御史臺表

賀商察院

賀大卿自左大常卿

賀兵部

賀刑部

賀工部

賀吏部

賀禮部

賀戶部

賀京兆

賀河南

賀太原

賀華州

賀同州

賀鳳翔

賀劍南

賀荊南

賀山南東道

賀山南西道

賀淮南

賀浙西

賀浙東

賀宣歙

賀福建

賀江西

賀湖南

賀嶺南

賀黔中

賀桂管

賀容管

賀安南

賀北庭

賀安西

賀河東

賀河中

賀鳳翔隴右

賀劍南西川

賀東川

巳月爲常交龍爲旂三旒象天之明也太常天子所建大旗畫之日月升龍象天明也十二於九仞曳地日月績志太常一遷卽禁從盧棗並其任也崔駰箴後丞范雲萬史部尚書表東漢三十九人多遵王統益言太常多美遵也

固知宗伯之班高宋白官春秋大常漢官也昔唐虞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周官宗伯掌邦禮太常卽宗伯

四輔惟正人行見冢司之命下四輔太保太傅太師太尉家司唐大常卿表東漢三十九人多遵王統益言太常多美遵也

某風有榮遇喜聞清除白居易爲先今之大常兼掌邦禮于國之和禮樂事修爲清郎至是遷卿矣今爲清卿至是遷卿矣

敢緘小夫之詞用信大厦之賀

賀商大卿除湖南漕

宋分荆湖南北爲二路荆湖南路治衡等九州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八 六

疏恩甚寵將有行金掌月王墀春方籍討論之益杜詩柳明昇金掌王春王墀東觀事略楊傑傳元豐中官大常遷數任一時禮文之事悉與討論

木牛山流馬谷又奏轉餉之勞恭惟某官德行淵棄宋白翫文章經國之大業

文章衰向公孫弘傳賢劉向王褒以文章顯

王褒張子僑等並進漢書敘傳劉向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褒

詩獻賦頌九數十篇

浩然孟子之氣清矣伯夷之風惟能兼古人而有之所謂先天民而覺者疑霜憲府楊日

容臺雖三階在莊步間顧萬鍾若毫芒耳漢書敘傳述敬傳論於臺芒之間

向欲攜閭山之轡曲爲留行今復乘湘水之輶竟從雅志說文湘水出零陵陽海山至巴丘入江圖經湘水出陽朔至清溪五六丈下見底了了然石子若朝雲亦岸若朝雲

晉陞誤職增重計權君能以禮樂遺使臣斐必有仁義利吾國六條廉察依然白簡之威名晉書傳玄傳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猶自執筆盥薇白簡不容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憚服臺署生風

與顏延之書終騶青略白簡清效一節召還期以黑頭之事業

賀顏尚書

昕陛出綸昕音欣說文曰昕旦日將出也

冬官正秩冬官卿之冬官掌邦事

仍舊白玉堂之直益新紫荷寨之揮寵數特殊清議惟允

實觀漢以中臺出納王命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中書謁者僕射

綸王命

唐以北門參決事機唐六典門下省侍中一人正三品掌出納帝命參決政事以分宰相之權時謂北門學士

用有相關書善言政術

試詩政事能通天文道徵以高第者補之由是酬對第一遂拜尚書

若白學士工爲文詞

中書策雖皆以名在第一而見升然至於才堪共二者

益寡左傳子魚曰辰角見雨畢見雪以率農事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徵大罪也

宜茲妙簡屬我掄魁恭惟某官在天而雲八荒行地而日千里易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天莫如龍龍行雨施天下平也又晉有一日千里王佐才也晉書郭象傳象少有俊才與兄弟俱有名譽而尚之曰王人也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唐薛登傳登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調冀州棗強尉一日千里謂登生足也

周庠禮樂之士乾與爭先周庠禮樂之鄉無能出右儒林傳莫如魯最先王尚書禮樂之教漢廷文學之盛無能出右儒林

傳百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史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從塗有尸芳躅徧更 漢紀註曰更代行也 吾俱嗣芳躅 國史王言大手不易拔八泰山公之啓侍帝讀 倚相之書萃清職於冰衙 東都賦曰陳彭年兼職皆文翰清秘之目人謂其官銜屬一條水 承恩奉於日表履聲之踐台斗已快群瞻 杜詩註曰尚書省郎稱曰台斗人士也 誦詩三百而授以政益知專對之能 王吉傳舉對有專對之材注謂見聞即對無所疑也 抗旌來歸 終軍傳軍已抗節 會弁交慶 漢書弁如星 恭惟某官異氣鍾於喬嶽貴名揭乎層穹素聞所係見聖主規恢之不凡 陽雄解嘲載恢帝業策士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謀不受 仰由司平之工 應劭曰司平主度也 相見何晚天子至於與嗟 荀公道大義之所存每正色危言而不顧歸然臺省之望 韓愈語荀公光昭德業獨存 勇於原隰之行簡在疑旒 漢書注曰旒冕前後垂玉也 乘召札且東有蓬萊觀已嘗陸論誤之辜 校注橋山四六 卷之八 校注橋山四六 卷之八 九 六百七十

賀鄧漕除秘書監使廣陛

趣還驛傳 晉長麟書 三輔黃圖 未央宮東有龍麟閣 漢三年改秘書省曰蘭臺 漢書注曰蘭臺秘書之處 鄭玄曰蘭臺藏圖書之府 漢舊儀曰蘭臺令史十人 後漢書曰蘭臺令史在殿中掌蘭臺秘書 藏書八萬而掌以人 必得方聞之彥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古之屬使其猶劣諸侯之屬使能於專對告聞天子之義 史記趙行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無償城意因紿取璧怒髮

程

院書庫 西廂爲史館書庫 凡六庫分經史子集四部 正副本凡八萬朱 宋宋庠咸平元年命內臣祕閣閱書二館謝泌上言館書籍仁宗天聖五年 唐史館在門下省東廂 上嘉之命泌等分領其事期武平一馬懷素入掌一庫 唐薛曜元宗元 宋元獻五年以崇文館爲秘書省建秘閣於中 漢書儒林傳故許延天下方聞之士也 成帝詔王吉貢禹有道及博聞之士也 誦詩三百而授以政益知專對之能 王吉傳舉對有專對之材注謂見聞即對無所疑也 抗旌來歸 終軍傳軍已抗節 會弁交慶 漢書弁如星 恭惟某官異氣鍾於喬嶽貴名揭乎層穹素聞其賢王公爲之降禮 楊雄解嘲勝之素聞不疑 延請蹕駕起迎 相見何晚天子至於與嗟 荀公道大義之所存每正色危言而不顧歸然臺省之望 韓愈語荀公光昭德業獨存 勇於原隰之行簡在疑旒 漢書注曰旒冕前後垂玉也 乘召札且東有蓬萊觀已嘗陸論誤之辜 校注橋山四六 卷之八 校注橋山四六 卷之八 十 六百七十一

漢東宇淵書志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入直東觀校定 漢史學者稱東觀爲注氏藏室 史記事言於蓬萊王府皆古帝王藏室也 統西作崑崙遊宜復總圖書之舊 漢書注曰崑崙山二重故以名云 高誘淮南注崑崙山二成爲昆崙丘 注崑崙山二重 一曰閬風臺一曰蓬萊一曰玄圃一曰增城臺 一曰閬風臺一曰蓬萊一曰玄圃一曰增城臺 吉日辛巳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楚辭注曰崑崙山三重一曰閬風臺一曰玄圃臺一曰天柱仙人所居也 鄒衍天子升於崑崙之山河平無陵四面俱中絕 文能服遠義弗辭難 武帝紀仁不異遠義不辭難 之所謂策府 王子淵傳吉日辛巳天子升於崑崙之山河平無陵四面俱中絕 先王之所謂策府 文能服遠義弗辭難 武帝紀仁不異遠義不辭難 病讓夷之先請纓羈南越而入朝 終軍傳自請願受長纓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持節不辱王命 在儒者特

七衡冠。王必欲急。臣願與俱。行社矣。遂使人以壁七歸。名曰周鼎。實陰鉏奪周鼎。橘為佐。左傳。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有德。負之九牧。鑄象物。使民知神姦。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想芸香牽萬里之夢。聊歸憩於仙山。屬槐色應三階之符。佇額朝於天路。某門墻下。忝田野窮居。向欲持賀厦之書。幸聞衙出轅之命。厥書春秋之義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韓詩衙合山東無亂師。勞還滋喜。旅進弗遑。謂宜於竹帛書子孫。藏之中秘。蘇武傳。今足下還歸。投名於朔。如武傳。奚宜雜古竹簡所載。乃退命。所謂是也。仗得自乃退命。所謂是也。又將以舟楫用俾。詩說。濟我孤生。舞手之餘。矢心罔既。

賀都侍御

光錫贊臺。峻躋橫樞。漢書。遷憲侍御史。號曰柱後。高公其知雅事者。謂之雅。說苑。雅士公其知雅事者。謂之雅。說苑。雅士宜為恭惟某官寵百氏之奧。而毗於文。後漢書。班固傳。贊曰。固實典引。包兩儀之大。以養其氣。地為雄劇會。堂之南。故橫。橘謂之南。故橫。橘謂之南。故橫。橘

不世還乃展書而覽無所留心焉震慴百寀居然強本以二百餘奏無不當帝心還不任職神明德行矣奮庸而宅揆某折衝以礪本朝本強則精逖聞顯拜頻起懦衷退懇跨履之遺阻綴賀裾之末麗桃諫種信有待於春風棄坡李融經明才高明帝數嗟歎以爲才堪宰相明年爲司空贊曰年小位卑貞栢可依想不凋於寒歲孫卿子栢經冬不凋江夏王鋒貞栢之性正直之自矣谷前人植之自下而爲恭總章中李元冏劉仁祐爲侍御史所推也杜易簡爲之贊曰炎有貞栢凋始蓬陽喜歎兒烏知風開臺廡條霜勁蠹葉風開始蓬陽喜歎兒烏知

賀工部顏尚書兼吏部尚書

妙簡儒冠晉居卿長六典六材之竝掌識度采高周禮天官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典謂治教禮政刑事也考工記六材謂金木皮玉凍也攻其材以飾其物凍謂以丹漆飾器物也八轅之八

校注橋山四六 卷之八 十三

八座之相輝寵榮押至李陵傳曰學士爭慕傳之後漢書曰前後失府無與爲比程曉常道八輔冬時以日影及五緯爲八輔學士謂雲臺之儒也八花輔而夜寵合香囊於花磚傍影之謂也蕙蘭芳於寢閣之間草名吉於宴閑之地

某官山玉淵珠不足以比其珍崔駰文賦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荀子曰玉在山而木不潤珠生於淵而崖不枯天規地矩不足以名其器東京賦規天矩地

超億萬計圖橋之衆晉以文鳴在八十乘屬車之間久於法從獨擅朝廷詞翰之美上勤天子問學之誠以納言代帝言甫新詔渥由起部兼文部益峻班行宋齊

梁四代有起部尚書營宗廟則權置其職省又見上條唐龜朔中改吏部尚書爲司文大常伯入宮中改吏部爲文部閒平閻立峻登文部其得君也既專於爲國乎何有必將備器械以贊外攘之策光武詔曰其各務農桑以稱朕意焉夫士大夫悍幸威泣於史冊凡此重任在公優爲宜敷告於大庭遂廷升於上家牟融字子優融經明才高明帝數嗟歎以爲才堪宰相明年爲司空贊曰公修常身終上袞某扉居寒巷趙跂崇墉聆出綍之有榮用彈冠而自喜于閭花士幸無淩震之虞一字拔人僉與激揚之末

越觀中宸晉丞外府太府卿周官冢宰之屬有太府中大夫下大夫唐龍朔中改少府爲外府卿正四品下掌金玉錦綵之物以給官用分大府掌金玉之藏以待邦國之用少府監掌百工之技以供百事之須

首令湯所簡屆於漢一障之乘漢書曰金城郡本西羌地秦并天下築長城以逐戎狄北卻匈奴開河西地築令居塞以通酒泉張掖郡是令居屬金城郡也非令湯失險北走渡湟水攻破之

校注橋山四六 卷之八 十四

令錢幣是司寧於唐八署之屬唐開元中楊崇禮爲少府監判中尚署事掌供天子之服御及百官之冠冕以佐王治邦國六典謂之冠冕謂衮冕以下至弁冕也弁冕謂王之吉凶冠也

家傳萬編挾之游世則用有餘裕以事君而進不苟鳴絃江漵笑談理清淨之邦剖竹淮揚聲馨到明光之殿明光漢在殿名在桂宮之中武帝紀太初四年柏梁臺災起建章宮北闕門名曰鳳闕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餘丈望四方千里之氣也有人上書言宮闕制度太過天子以問東方朔朔曰臣聞天子之居左蒼龍而右白虎後有玄武而前有朱鳥紫宮藩屏閶闔開通陰陽和合以正萬事故天子之宮闕所以順天地而制城郭也是以仙人好樓居以候神明之至也今陛下興建宮室恐不稱古制願陛下遊意於仁恩留神於政事垂德於無窮天子曰善乃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

恭惟某官身備數器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恭惟某官

參荀儀嘗考之漢有明光宮一明光殿樓三輔黃圖甘泉宮有北宮昔正成帝於北宮避暑之所屬生泉宮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所舖明光殿自在桂宮今觀上者往往認為一處殊甚至以避暑為云在上疑由引笑顏師古注漢紀武帝明光宮云即成帝備避暑處則師古已有此謬矣

十行祇召九陛對揚昔徒參掌出納之權柳大筆受閑國之出入而敬承屬得預參賞欲勝是任必得其人蓋將預植論思之材級況八座舊占於星聚而一堂今睹於冰清欲翔四海難摹鴻翼之高所托一枝但覓鷦巢之穩

(雍冰潤女婿王融)步武相接門闌盛事(杜詩註趙嘏多喜親友婚迎秦隴)某素無才分庶在品題忝通籍而有拘(杜詩註通籍)旅賀賓而弗果(某名缺者以為賀婚)

(龍陞棟署(王駱大理寺箴三槐九棘大理四大棟亦曰棟署)讓柳營(陳平傳盡護諸將)親春秋之王人(賀總領商太卿)序在諸侯之上(周庚)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八

癸之軍政賴有九年之儲(左傳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魯雖有之吾與褐之)成霍世說鍾毓死常言願)

(一盛分本與褐之)

恭惟某官身備九德(孔融聖人優劣論百行之高善備九德)某勉須縣次(晉聽置傳左右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驛置三馬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軺車)竹作和羹以置王右(高鳥若作和羹鹽梅調之)既能精粟以實關中(前漢傳通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張我威靈識公方略(史記酈生以給置傳定天下)未遑負弩矢而迎(仕宦上東)其為朴躍易究編摹(東都賦上林賦以賢以能)

(一盛分本與褐之)

(成霍世說鍾毓死常言願)

千既攻能備九德

(有唯尚今君為然)

之知(司馬遷傳有奇策材力之舉自結明主齊桓明集)

之(帝王應天御物負扆臨民師古註負扆屏風)以丹誠結負扆(人口臨天)

前後不殊於會遇(仕宦上東)故清節冠縉紳之表(東都賦上林賦以賢以能)

客公卿大臣鹵莽其間(東都賦矣剽鹵莽於公卿之間)而明

及方江之中黑以後復增數
贊直青白數事之屬陳也傳
方術傳郭憲光武求有道之
不行安帝紀詔有道高士博
大司農舉趙咨至孝有道尚文功德
論陸大夫燕書西都賦有道人倫東周
賢才應時須文翁名當蜀政調才應時須
往富以大化行應時須識明政要
謝茂良應時為世用材應時須
蟠桃梅隱之芳李賦酌芙蓉杜甫史贊梅福
之勝李賦酌芙蓉杜甫史贊梅福
自杭為帝王之都杭州吉德延王逸正都賦
潛號風物之美於潛漢縣俗淳而恥犯法土厚而競趨耕
無甚富之室亦無甚貧之家有易治之民宜有易事之

長牛車轅負不煩敲朴而民樂輸見寬德寬遲左內史
民相假貸必故租稅多不入以故負租稅課廢當免民忍
失之大家牛車小家犢負輸租稅屬不絕課更以最林
即糟丘盡歸征榷而財用足遠讓德行如林登糟丘南史陳暄傳暄嘗讀書糟丘
書田東嘗糟丘吾將老焉李陵傳嘗書古今告陽夢糟丘
自可對西山而清歌與嘗同
慶口而出聲坐東閣以高吟然銛刀利筆者每肆其陸梁
刀不銛筆不利而獨加讀租古泉流飛
家葦而走陸梁注古逸者時
多為其詬病馬不疑傳裹大裾裳衣博帶土褒大裾之衣廣博之帶鄭公鄉裏
徒有吟官沛令坐中誰為重客高帝紀沛中豪傑吏
明府於斯致祭則吾道庶可永信法言扁身府以信道
猶借列星之重扁鵲倉公傳扁鵲過虢太子死於簡齒愛天至曹郎亡應列宿上聽客
禮貌所加敬風攸被入袴襦之境宜競起於讓

謠登衮繡之堂將復薄於故事許氏觀之子衮衣繡裳某宦途不
利所在落落學殖就荒皆謂一門而有二難世說陳元
方子長李方子敬各論父功德不失於不孝豈料十年而
大丘大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鬢髮半凋於憂患面顏有
紀於奔趨聊從采藻之游緩作戚瓜之計期少安於孤
拙當借重於仁賢鳧仙飛舄以來臨燕客整衣而相賀
之林行依清陰張仲蔚蓬蒿之宅預有榮光三輔決錄張仲蔚居蓬蒿之人
人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尚詩書
太常籬落凡遠蔡寬夫詩話都令張仲蔚貧士傳中
扑蹈之和樂濤徽以宜先韓昌黎松竹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八 十七

賀韓潛除大府卿兼戶侍潛章丞
伏審使奉近日寵命隆天財柄從容外計晉參於內計
都尚為外計計考為內計參事長編三司移
文貢成列計簿必大臣扇帝卿位於尚書六曹各益侍
列卿高亞於貳卿隋書煬帝即一人以武尚書之職東坡集文昌
孤卿位大座異數屢來驟聲震動恭惟某官珠纓騰耀玉種
垂芳超然傑特之姿養以粹和之氣六經為諸儒之倡
學術有傳三朝推元老之尊風流是似晉魏聲名於
詳試題器業之難量深結森懷寖膺鑒拔衣繡而立霄
漢方言四牡之還杜律漢衣春立雪轉漕以給京師
猶借列星之重扁鵲倉公傳扁鵲過虢太子死於簡齒愛天至曹郎亡應列宿上聽客

邇奇略轅前行員拜於言語侍從之施聊假途於貨賄
用藏之府（周官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式以受其貨於之入頒其貨於
之）鳴珂引步疊組交輝況鼎彝載著於元勳（詳見錦堂記）
泉之秦丰相繼以來歸（晉泰階之符信益為之可俟）某
庶知最大（閻命載欣朝路得賢自不孤矣賀莫旅徒
負永哉敢修敬頌之詞少布榮達之款（裘帷訪問已能
察黃綬之甲（自注公嘗為冀州刺史）而門閭有光於先世擁甘
棠之符（舊泰階之符）而正心以文章取少年名（以
道德居丈人行（柳宜為丈人行）器珍懿象成以晚而愈奇（懿音
壹左）恭惟某官英
聲而茂實（文忠崔英聲騰茂實）誠意而
道德居丈人行（柳宜為丈人行）器珍懿象成以晚而愈奇（懿音
壹左）恭惟某官英
聲而茂實（文忠崔英聲騰茂實）誠意而正心以文章取少年名（以
拜官為丈人行陳后山詩趙益德於今

著相慶恭惟某官學窮六家之要文起八代之衰（東坡集又越八代之衰而遠續天下之溺）正色當朝直聲蓋世仲山不畏彊禦誰云剛則吐之（詩大雅烝民之詩仲山甫柔則茹之剛則吐之仲山甫不侮矜寡不畏強禦）伯夷有立懦夫自是聖之清者以皇極之道平國論（是非韓宣傳何傅會伸冤事見通鑑綱目）而強胡可以口伐屈（馬遷傳通鑑綱目論例）烏府先生之重（東坡詩烏府先生蘇作賦）躋黃門要地之榮（漢向成帝時劉向校書天祿閣上疏言臣幸得以庸材待詔黃門）敷奏何私（尚書舜典敷奏以言）以中興之策贊廟謨故善士至於台鉉（周禮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代言試可（尚書說可乃已）錫命爲眞（白樂天翰林制下文書靜）屬車間之法從（漢制天子出則有屬車八乘）頻服恭惟某官國之喬木學者泰山以公輔之器見推（新學卿向成）特立國人曰賢大夫曰賢左右皆曰賢直氣敢言君心以正朝廷以正遠近一以正（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以正月朔旦受終于文祖）校注橘山四六卷之八（中日上朝陽平齋書泰章分爲左右以有事教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僧橘親爲之掌左右制誥）舊肯陳非道於王前日接恩輝風生從路畀以權而其重究其用而必宏如先朝張泳封還詔書尚以樞臣而兼領（宋張泳以知樞密兩歷十七領給事中時并代都部署張承德皆小校死泳封還詔書）若有唐李藩批却制敕遂聞相位之繼登（李藩隱崇歸批敕裴垍相言其自宰相罷逆拜）今屬君公復尋故事其志塵結草（左傳魏顆從父命嫁其妾及輔氏之役見老人結草以亢秦將杜回回跲而顆因獲之夜夢老人曰余爾所嫁婦人之父也）有賀之者（晉伯黯爲之掌左右制誥）曰奉我厥皇惟

賀葉秘丞除察院

丘索之遺書。入侍光華。併資潤色。天子恨見賢之晚。儒流豔稽古之榮。鼓元氣而雷域中。已識詞章之妙。（呂溫燮燧）事業之高。（崔南子十抄）某投老無庸。忍窮有待。謂孺子可教矣。豈先生欺予哉。方進陪翹列。尚垂憐贅厠之末。（晉書傅玄傳）敢因顯拜。少致頌言。王某文有古風。賸喜傳郵之速。（韓退之王仲舒神道碑）天子曰。子某之文之復。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益其餘地。公部谷謝物鈴為榮。（曾鞏）切要公容以盛德。寧嫌進服朝聯。受知禁扉。酬東觀第一人之望。（白樂天為元稹作）分南司察百吏之非。（漢書武帝紀）第一宰相與寮屬不異。（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親臨為榮。（漢書薛宣傳）遷御史中丞。（漢書朱博傳）糾繩不法。（漢書張敞傳）翦蕪驚嘯風之

淵乎其量。故作斜飛之勢。（左傳）遠用之基。秋浦玉河陽花。嘗踐更於二邑。（李詩河陽作縣花滿城）實為峯棟。宜引重於諸公。（杜詩天寒）聲勢。進服朝聯。受知禁扉。酬東觀第一人之望。（白樂天為元稹作）分南司察百吏之

戚（嘉祥父爺縣志作戚）虎島崔避橫衢之狐（李善注引漢書曰狐假虎威）假雀（假借也）人所畏老帝曰俞哉（尚書帝曰俞哉）吾使耳目以廣聰明（唐綱遂振（唐綱唐玄宗時為宰相）紀綱（史記曰紀綱相國）史與公卿相上下）汝爲股肱以翼左右（舜命冀（又曰冀方）方之名有馮翊）冀北斐然吾儕之狂（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敬止一鄉之秀（詩曰敬止）陀牒任遠（陀牒猶遲緩在上不敢前者）登門濩落（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曰樗其大本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負薪半生齟齬（齟齬不相入）而得百里之餘（論語曰知斯語而已）婆娑之所（知斯語而已）望英游（英游謂英俊之遊）在於雲漢（杜詩曰雲漢為章）光亦到於泥塗（莊子曰吾聞之夫子曰無入而藏惡乎不出）茲聞拜除（倍增距躍（方言曰趙魏之間謂跳為距躍）方衙人嚴憚汲黯（史記曰汲黯字長孺人皆敬憚之）已皆出其下（風俗通曰天地之性人最為貴）風（風俗通曰風者氣也）

若吳邑素輕買臣（漢書曰買臣字翁子）尚有吞於先進（吳人皆以先進為貴）其為悅慕（漢書曰買臣走（又曰子嚴）子嚴（又曰子嚴）故人）未有敷云

賀程寺丞除考功郎中（程松）

紫天疏澥（楚辭曰朝發軔於天津兮）丹地懷香（蔡質漢官典職曰尚書奏事於明光殿白中）南閣升元士之班（選除（周禮曰凡選士之法）

殷藏三萬軸之故書（柱註令弟尚為參本）陵人久矣名家（柱註令弟尚為參本）客（公孫弘傳封平津侯）徵聞旒纊（漢書曰旒纊幣動紳綾（出守邊城（音待三年而後召（進丞兩寺（不踰林月而再遷（公自視為有餘（上欲用如不及（翔於鶚序（籍甚鴻名（風烈有先尚書之遺（今以任郎曹而甚稱治行為諸州牧之最（故於考吏課以尤宜（恐詔墨之未乾（聽履聲之如舊（某延緒鈍品（漉掃賤蹤（司馬遷曰漉掃之隸）方結戀於華軒（俄傳音於疾置（鶴脛考善（僊容書下下之考（唐考功員外郎職事有薛陽城為最則別考之目為優故稱已自署字心勞（雅用功勤（考工下）燕履慶成（尚願託渠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九

宋　古潛　李　廷忠　居廣著

明　曲阿　孫　雲翼　禹見注

通旌德何交代旌德本漢涇縣地唐屬寶應中析太平縣置屬耳鳴絃曲高寡和（晉書荀勗傳勗善音律時有客彈三調曲勗謂之曰此雅樂也今絲竹更新聲變曲子所不好也客曰公試聽之為更作一曲勗和之歌詩曰今日樂相樂明日樂誰知客曰此鄭衛之音也勗曰鄭衛之作自古有之但今用之耳）斲伎短多傷（左傳子產曰人之愛人未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多）顧取則以非遠（詩伐柯其則不遠）周禮樂之士西漢文章之家（班固傳贊曰文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叙仲舒則天下號為儒宗）上而三台同此一氣（晉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相比狀如三階天本圖一氣此二句疑有對）

登虎榜盡令拾芥於後塵（唐書選舉志禮部侍郎掌貢舉凡進士明經皆由之謂之登科）再轉鴻樞要是傳家之故事（後漢書荀淑傳淑為朗陵侯相以疾去官歸潁川教授著數十篇號曰新論）有斯世閥之美尚爾縣同之拘（晉書王濛傳濛與劉惔俱為中興時流每共清言相對彌日惔嘗嘆曰子仁心平恕我不如卿卿智識清遠我不如卿我雖不如卿卿復不如我）地勝俗淳官清務簡九峰高峙（九華山舊名九子山太白詩更名九華山李太白更名太白詩妙有分二氣毫山九華峰劉禹錫九華歌序九華讀秀神來奇異清虛之鬼下視王城之人有秦娥十餘人皆乘白鸞舞於廣庭桂樹之下山鬼見之白進月中有桂每歲）發詩興於雲端（九華山舊名九子山太白更名太白詩妙有分二氣毫山九華峰劉禹錫九華歌序九華讀秀神來奇異清虛之鬼下視王城之人有秦娥十餘人皆乘白鸞舞於廣庭桂樹之下山鬼見之白進月中有桂每歲）合流達治聲於江表（雙城下有雙流合流橋）農安穫稷（穫稷皆穀名）獄臥桁楊（桁楊大械也鉗鐵曰桎梏著手曰械夾足及頭曰杻）三水茅清身衣管下頭戴（唐書國府三台名）

谷詩析楊也相惟也山谷詩析楊村裏相惟好）從來加惠之甚多欲去見思之采切（左傳子產相鄭及將死謂其子曰我死子必為政政以寬服民鮮不玩火夫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製成美錦歸我公是有衮兮（左傳子產相鄭及將死謂其子曰我死子必為政政以寬服民鮮不玩火夫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目無全牛宰天下如此肉矣某（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所見無非全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方今之時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生逢尼閔（論語顏淵閔子騫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晚得賞音由郡博士三年之勞與縣大夫一人之數（左傳上大夫受郡下大夫受縣）每自知其醜拙詎堪繼於仁賢把酒細論拂龜相授（漢書龜策傳卜人以龜為主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學而進伯仲（昔已聞三事之同傳譜以元子孫今復有契家之託（左傳晉悼公即位問於羣臣誰可以為元子傅對曰羊舌肸之弟叔向其習於教訓而能以其所聞教人古人重交代子孫不相忘）其為幸會未易占陳

唐上簿

效武城為宰之歌（論語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必笑（論語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偃之室也）論河南同官之記（柳文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叙仲舒則天下號為儒宗）主簿最賢（隆慶問以先之）佩恭情之異甚（恭惟某官人流清整世閥高峯居廣寒五百名之先（桂香好在（東方朔十洲記仙家之樹名曰寒桂葉似槐而長大經冬不凋）

枚注橘山四六　卷之九

（晉郭璞遊仙詩皇輿啓神天師鴻鸞容作衛歌游月宵見一宮勝且富寒清虛之鬼下視王城之人有秦娥十餘人皆乘白鸞舞於廣庭桂樹之下山鬼見之白進月中有桂每歲）最棠茂依然（甘棠詩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陵驟地隋改死時（漢書地理志隋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東南大業十三年改為觀州）陵曰城（元和郡縣志故城本漢舊縣大業十三年改為觀州）來和鶴鳴之音（又（詩小雅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為古宛陵二千石之（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屬鶯樓之所沉酣經史足以（禮記學記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以洗簿領之塵（後漢書崔寔傳著政論以譏當時得失名曰政論）而身矮屋久此居哉（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曰寇至盍去諸或曰為其近於墓也）略試緒餘（晉書張翰傳翰為齊王冏大司馬東曹掾冏敗翰以先識見機得免人謂翰曰卿乃縱任自適獨不為身後名邪翰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聞擊虞氣凌雲（晉書陸雲傳雲與兄機俱入洛雲詣太常張華華甚禮之雲嘗於華坐稱其鄉人顧榮榮世之士而拘於下位若榮者可謂失其所矣華曰天下有道君子正身以俟時無道則潛光以全生今子有中興之才而欲以世務邀之不亦多乎雲曰譬猶鷹鸇高翔於雲表以求其志豈羅網所能及哉）翼培風而背青天（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莫之禦也（莊子而今乃後培風背青天而夭閼之）某在家憂國以仕（東坡詩一生憂國如憂家）奈黃卷無救飢之功（東坡詩萬卷無救飢之功）

詩三十五千 表假不拔一字假

西曹能與其治。惟除及東吏雖小邑亦可庇身。坐松林而讀書不如一詩習繫齒。對花樹而酌酒豈有衆疾潘安仁。潘名安仁才名冠一時為衆所嫉遂棲遲十年出為河陽令種桃李花人號曰小河陽一縣名。喜動於中言宜問死

李縣尉

問故家之桃李喜遇元宗。先得馬能元宗望高隱之雲煙。即黃共事。今子能美相少府詩仙射植家玉英風姿四喜實此宇同宗雲陸高仲地藏藏天下之異木有如此事先拜記室之職。倍增行察之光。恭惟某官材秀一鄉。氣橫九牧。姜公詩于鄉鄉統古苞校注橋山四六卷之九 三 大百四十小三百三 之學。壯欲行之。戴仁抱義之儒。晚方遇耳。禮記戴仁抱義培養之既厚。則發摅之必弘。卓有時名。久儲天府。恩崇拜老。宜伯夷自東海而歸。俞樾賈林傳取石更其所惟培養之既厚。則發摅之必弘卓有時名。久儲天府。恩崇拜老。宜伯夷自東海而歸。俞樾賈林傳之多幸。得聰明尉而止。之草府吉曰。此舊名校筆餘說之草府吉曰。此舊名校筆餘說之多幸。得聰明尉而止。單字五百言。奉古徐笑曰。適聞君之非舊習也。斟繁舉謂。疑召奉古高曰。此聰明尉耶。天盡壯遠聰萬志。今古年十三以故人子造高上縣令。君上書者。莊周窮覽。此為己士廉貞以開之門。此是聽聽小兒聰授長安尉。恐黔突之未幾。鶯紫泥之忽至。李詩天書

某客梁已倦。羣賢英地。宿森百里之樞。偶逢近地。細論一尊之酒。正賴同森。況君有權姦之名。而我非橋伏之手。（孔安國漢書其經名尚伏生口授晁錯之也）力能裨贊。政以和平。俾河陽一縣之皆花。誠可樂者。如楚國雨簇之相友。豈不佳哉。（宋玉高唐賦巫山之女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情有至深。言莫能宣。

錢監稅

試邑無地。方鞏革統之俄。（鞏古縣名屬河南府）紅桑拜命。（桑弘羊漢洛陽人以善心計為大農令）管察有助。善操泉貨之權。即遙承旨。宛丘對恩。（宛丘縣名屬陳州）恭惟某官曾祖雄武級。業本儒流。三

校注橋山四六卷之九 四 大百四十小三百三

萬軸傳家之事。文華兼備。十二條刺部之節。風烈故存。少損功名。（宋制縣令及為人所舉者循資而上）親舍計。授酒固知有法。（曰醴酒二曰盎齊三曰緹齊四曰醍齊五曰沉齊）議開穿鑿之事。道慕登仙。故梅功。雖州縣勞人。未免負塵俗之累。（梁陳傳敬生長東歸有樂本志曰。自兵興已來）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漢陳勝吳廣起兵大澤中自立為王）聞居可以養志。（論語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如廟堂舉士。又將自完庫而升。某刻鶴無成。（高拔賦）鶴舞之士。（漢書朱買臣會稽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常艾薪樵）正賴行盈於庫。（論語子曰君子不器）局蹙振起於縣綱。旁隣分輝。（太平御覽）

隣吾黨增氣知君視元日之象臨政方新頌我春百里之福相期敢後雖多其語莫竟此懷

判府陳侍郎

以山水郡臨山水之縣幸趨趍於下風有詩書帥撫詩書之民謹奉承於寬教左傳晉諺元帥能教民知禮樂而後可以臨人不能教民而後可以臨人之本也

恭削牘是先掣鈴以達屬在戍丘之始行修請府之恭恭敬也

言言萬乘恭惟某官本百家之學班固傳贊曰漢興收拾亡秦之餘表章六經而百家之言乃絀焉又以二十

發軔侯宮倚風化寢流於南國揚鑣朝路咸名尤振於左臺鑣馬銜也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九 三

草寫總文選揚雄傳贊曰敦厖之美揚子雲之遺風雲亦作云或作在于君揚其波韻鳥府先生傳作聞今文吾有以除君側之讒東漢班固傳贊曰君側有人在位讒人卑也

遽乃昇金掌而司野外之旅高懷自適端操弗移非人

典謨之道不陳於細旒凡言動之紀悉歸於直筆翩然遠去渭矣虞思

方將奮鐵肝原隰馳驅何足煩天下之大老日月獻納莫若用朝廷之舊臣正乘掌握於戎弢

文選注引作弢

股肱於蕭輔輟從槃甫之望甫侯佐周宣王之事詩崧高美甫侯作

華以秘殿之名木補衆華秘殿臥治無何

施思暖於衿裾衿裾猶衣襟也

自愧不文有懷莫抒名邦居多良牧寫澄江靜練之句謝宣城之雅致猶存

望蓬萊五雲之氣。來作瑞。泰（紅雲近蓬萊常五色南
唐職貢圖注云泰亦作奉）度幕曰節端憲（史陸徵云九綵州綱三端
端憲之子也六朝柳府幕曰舟端州幕曰州端節
端憲曰憲端唐制宏膺受服之寵復踐
題若於端表（文苑英華謝
弗遠。奉函牘以宏。先。恭惟某官王閣峙嶸。（子虛賦下嶉
嶸而無地兮）
泉賦似紫宮之嶙嶸）
峙嶸深邃貌）人流瓌瑋。以世勳之後不充
詘於富貴。（書貢厥貨惟金三品）貧賤不能偏有不惰穢於
不充物於富貴）於史政之暇。能茹涵於
古今。帝曰賢哉。國之福也。啓修程於千里之坂。寓遷直
於群仙之廬。（宋白曰唐制中書門下
寓安世之憂。（晏子春秋曰安世之憂）
寓曹散騎。（魏志曰曹爽以侍中中常侍
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
子孫相繼）七葉在漢而珥貂。遲想凌煙之像。
（凌煙閣圖
人大宗圖功臣於凌
煙閣）
煙閣太宗時為齊州別
駕）父老迓者。（各揮
後召入朝）百姓交是以不敦。（林逋相送
詩）盖水奉餞。軌文歌之。（元稹之徽底
清明）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九

少都色將軍下筆調生（蘇武傳上思股肱之
美更置畫其人於凌煙閣太（北史張奫傳將軍張安世
心清水共鑑。（北史張奫傳齊州別
年清例水。六月公如。（晉文時為齊州別
之郡。全齊羽翼之英。今守昔賢。既平分於風月。（尤約和
詞宣城
南樸北樞。還蓋有於江山。（白樂天江州
司馬廬山
行窺前軌之儀。（唐屈沉載前
曲屈沉載）敢中消之問。恭
陽之操。割祇恐傷多。（晉陸雲南征賦十章
章各異。當負笈
從容指日。就期與此人。對
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還。與胡謖車得
號。效崔洛
（黃霸傳別駕車
敢奏中消之問）
惟某官孔庭速省之學。（注云嘆蛉之
之曰類我斯蛉
七十子之
肖仲尼也）漢殷方聞之英。背負青天而上扶搖。壯圖就
（杜詩居外
屈壯圖）胸吞雲夢而不芥蒂。雅量自弘。（司馬相如
傳吞若雲

乃徘徊州縣之職。雖徊不進貌。見前漢馬宮傳。徘徊猶低回也。滌簿書之塵於藻芹之水。移哦吟之日於松竹之林。茲爲藩翰之上寧。又爲範模之故境。戶豐穰極。悉由廉海之功。穰極通作壤。極。至也。見爾雅。釣轉竹上曰。見後漢書。鍾離意傳。守馭蘭孫。同得行春之樂。宜將治理。播在聲詩。雖香山公有吏隱之志焉。白居易致仕與紅梅詩。而荊州佐乃宰相之材也。宰相。太后嘗密坐。令參與往來。如漢。鉤考。仕會大事。每尼有疑。輒召問之。居士。計具。而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剛毅。風采動人。且理劇。必歡欣卓詐。別有本傳。歸某斷木難文。孤蓬強振。轉霜根。儒官之飽閒散。幸不見治。韓文。見是儒官飽閒散。縣政之拙催科。詎能自脫。況承紀綱之蕩弛。且閒帑廩之耗虛。崔尚滋張。駸行驚寓。韓文。吏治風紫籠水厲。行以進。惟不以小文而見責。尚庶幾末技之可施。幸逢題坐之賢。熟識字畦之理。使居別駕而乃展驥。附尾安能。未嘗登車而思襲舍。庇身是望。左傳。譬如田獵。御則既載。舍則載燮。燮。燮燮。行貌。

薦舉官

拘。尚堪自效。（漢書。韓信之囚。謂曰。君從楚之日。常德。謂之曰。君從楚之日。常德。謂之曰。君從楚之日。常德。謂之

叩其佰里。徒爲吾道之羞。今馬使之操乃殆匪斯民之幸。況政不綱之已久。且室如罄之可憂。左傳室如懸罄言家貧空虛也或大府責以小文。韓文獨孤氏節度爲大府以進好音是懷。詩北山彭汪詩不應答但以其應鳴。雖敵朴簡。其敢廢松林之吟而馥宵旬。尚得從芹洋之遊。喜動於中。言宣其既。

丘安撫以東安撫使建康等八軍州

望帝王州之王氣。鎮以從臣。曹植詩出戲帝王居翩翩飛鳥下宅以爲鎮虎踞金陵帝王都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王氣鬱蒼蒼。得子男國以庇身。左傳帝王之宅以爲鎮侯衛賓服帝王之宅以爲蕃侯衛賓服幸哉屬吏。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九 十三

方佩印近民之始。敢奏書下侍之于野之國爲文貴文貴在西阜縣故魯城中歸幸甚二得爲屬吏前。恭惟某官洙泗正傳。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泗夏相風之東北代山高偉望。周禮職方兗州山鎮泰山泰山也一曰在河南登封縣北八里摛辭爲風雅之伯。發政號神明之君。前叔孫僑如事魯敬之篤。左傳文公二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還不入公使仲遂殺惡而立宣公仲遂父臨氏作僑如氏作遂氏作隧氏作襚氏作豫氏作豫決果作甘而書隧書襚書豫書決果皆古文假借字也民吏傳。倘智明以德行著概爲隆慮今民愛之號曰神君。

冠虎榜者一二人。昔已推公輔之器。登鵬行者四十載。今猶著侍臣之冠。固知材大而用難。杜詩錦里先生古柏大難爲用豈有道尊而處外。剛正自守。夷險弗渝。平天下之山川。華敷綬徧。滿朝廷之卿士。茂績誰同。莫難於日嚴轉餉之浩穰。楊雄解嘲夫日月之在天不能獨六合照八紘帝載千年象日月經回故日日載莫重乎孤政不綱之已久。且室如罄之可憂。左傳室如懸罄言家貧空虛也或大府責以小文。韓文獨孤氏節度爲大府以進好音是懷。詩北山彭汪詩不應答但以其應鳴。雖敵朴簡。其敢廢松林之吟而馥宵旬。尚得從芹洋之遊。喜動於中。言宣其既。

丘安撫以東安撫使建康等八軍州

望帝王州之王氣。鎮以從臣。曹植詩出戲帝王居翩翩飛鳥下宅以爲鎮虎踞金陵帝王都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王氣鬱蒼蒼。得子男國以庇身。左傳帝王之宅以爲鎮侯衛賓服帝王之宅以爲蕃侯衛賓服幸哉屬吏。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九 十三

方佩印近民之始。敢奏書下侍之于野之國爲文貴文貴在西阜縣故魯城中歸幸甚二得爲屬吏前。恭惟某官洙泗正傳。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泗夏相風之東北代山高偉望。周禮職方兗州山鎮泰山泰山也一曰在河南登封縣北八里摛辭爲風雅之伯。發政號神明之君。前叔孫僑如事魯敬之篤。左傳文公二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還不入公使仲遂殺惡而立宣公仲遂父臨氏作僑如氏作遂氏作隧氏作襚氏作豫氏作豫決果作甘而書隧書襚書豫書決果皆古文假借字也民吏傳。倘智明以德行著概爲隆慮今民愛之號曰神君。

冠虎榜者一二人。昔已推公輔之器。登鵬行者四十載。今猶著侍臣之冠。固知材大而用難。杜詩錦里先生古柏大難爲用豈有道尊而處外。剛正自守。夷險弗渝。平天下之山川。華敷綬徧。滿朝廷之卿士。茂績誰同。莫難於日嚴轉餉之浩穰。楊雄解嘲夫日月之在天不能獨六合照八紘帝載千年象日月經回故日日載莫重乎孤政不綱之已久。且室如罄之可憂。左傳室如懸罄言家貧空虛也或大府責以小文。韓文獨孤氏節度爲大府以進好音是懷。詩北山彭汪詩不應答但以其應鳴。雖敵朴簡。其敢廢松林之吟而馥宵旬。尚得從芹洋之遊。喜動於中。言宣其既。

丘安撫以東安撫使建康等八軍州

望帝王州之王氣。鎮以從臣。曹植詩出戲帝王居翩翩飛鳥下宅以爲鎮虎踞金陵帝王都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王氣鬱蒼蒼。得子男國以庇身。左傳帝王之宅以爲鎮侯衛賓服帝王之宅以爲蕃侯衛賓服幸哉屬吏。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九 十四

方佩印近民之始。敢奏書下侍之于野之國爲文貴文貴在西阜縣故魯城中歸幸甚二得爲屬吏前。恭惟某官洙泗正傳。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泗夏相風之東北代山高偉望。周禮職方兗州山鎮泰山泰山也一曰在河南登封縣北八里摛辭爲風雅之伯。發政號神明之君。前叔孫僑如事魯敬之篤。左傳文公二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還不入公使仲遂殺惡而立宣公仲遂父臨氏作僑如氏作遂氏作隧氏作襚氏作豫氏作豫決果作甘而書隧書襚書豫書決果皆古文假借字也民吏傳。倘智明以德行著概爲隆慮今民愛之號曰神君。

冠虎榜者一二人。昔已推公輔之器。登鵬行者四十載。今猶著侍臣之冠。固知材大而用難。杜詩錦里先生古柏大難爲用豈有道尊而處外。剛正自守。夷險弗渝。平天下之山川。華敷綬徧。滿朝廷之卿士。茂績誰同。莫難於日嚴轉餉之浩穰。楊雄解嘲夫日月之在天不能獨六合照八紘帝載千年象日月經回故日日載莫重乎孤政不綱之已久。且室如罄之可憂。左傳室如懸罄言家貧空虛也或大府責以小文。韓文獨孤氏節度爲大府以進好音是懷。詩北山彭汪詩不應答但以其應鳴。雖敵朴簡。其敢廢松林之吟而馥宵旬。尚得從芹洋之遊。喜動於中。言宣其既。

丘安撫以東安撫使建康等八軍州

望帝王州之王氣。鎮以從臣。曹植詩出戲帝王居翩翩飛鳥下宅以爲鎮虎踞金陵帝王都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王氣鬱蒼蒼。得子男國以庇身。左傳帝王之宅以爲鎮侯衛賓服帝王之宅以爲蕃侯衛賓服幸哉屬吏。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九 十四

方佩印近民之始。敢奏書下侍之于野之國爲文貴文貴在西阜縣故魯城中歸幸甚二得爲屬吏前。恭惟某官洙泗正傳。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泗夏相風之東北代山高偉望。周禮職方兗州山鎮泰山泰山也一曰在河南登封縣北八里摛辭爲風雅之伯。發政號神明之君。前叔孫僑如事魯敬之篤。左傳文公二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還不入公使仲遂殺惡而立宣公仲遂父臨氏作僑如氏作遂氏作隧氏作襚氏作豫氏作豫決果作甘而書隧書襚書豫書決果皆古文假借字也民吏傳。倘智明以德行著概爲隆慮今民愛之號曰神君。

冠虎榜者一二人。昔已推公輔之器。登鵬行者四十載。今猶著侍臣之冠。固知材大而用難。杜詩錦里先生古柏大難爲用豈有道尊而處外。剛正自守。夷險弗渝。平天下之山川。華敷綬徧。滿朝廷之卿士。茂績誰同。莫難於日嚴轉餉之浩穰。楊雄解嘲夫日月之在天不能獨六合照八紘帝載千年象日月經回故日日載莫重乎孤政不綱之已久。且室如罄之可憂。左傳室如懸罄言家貧空虛也或大府責以小文。韓文獨孤氏節度爲大府以進好音是懷。詩北山彭汪詩不應答但以其應鳴。雖敵朴簡。其敢廢松林之吟而馥宵旬。尚得從芹洋之遊。喜動於中。言宣其既。

丘安撫以東安撫使建康等八軍州

望帝王州之王氣。鎮以從臣。曹植詩出戲帝王居翩翩飛鳥下宅以爲鎮虎踞金陵帝王都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王氣鬱蒼蒼。得子男國以庇身。左傳帝王之宅以爲鎮侯衛賓服帝王之宅以爲蕃侯衛賓服幸哉屬吏。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九 十三

雖策疲鞭鈍而不能尚藏垢棄瑕之有望在大府帥當見以戎服阻修趨拜之恭（韓文大府帥謂其府帥也戎服左袒乃右屬弓矢之服）陌晉侯韓郊迎及門至大廳（廳門內先入揖館門內屏若祭）趨入拜（拜謂之稽首）與之（晉侯）趨就坐（坐起居於大府雖未息鼾）辭（晉侯）以疾（晉侯）借寇陶之造顧田家子安知於伍符但竭撫摩之力（馬晉侯土卒盡家人子也田中從軍安知伍符）催旌所向涉筆難宜

李提刑

分路澄清毋謂小邦之左僻（文選顏延年曲理衙左書劉致簡）文章紹先世之學以法令為群吏之師秋水鏡鑒皆知其清明春風衣被悉歸於有初通名敢後恭惟某官（小郡公用增秩村牧與在九州）戴星奉命（文選李善注楊山四六未之九）校注楊山四六未之九

一五

大百大小言合

愷悌選皋陶於天下之衆遂占大科稱黃霸以廷中之平肯持深憲（英宗時陳薦正數大臣疑待法平召以為廷中稱平）由丞郎之選更於麾節（待郎年未四十）通鳥（丞郎其母謂曰以汝之才而位其局司有任唐書潘孟陽為東都留守始城天津橋孟陽為富品）承詔（丞郎）按吾夢之（唐使者夢之唐書李泌傳）使（丞郎）吾夢之（唐使者夢之唐書李泌傳）唐之（丞郎）承詔（丞郎）按吾夢之（唐使者夢之唐書李泌傳）使（丞郎）吾夢之（唐使者夢之唐書李泌傳）

永郎（丞郎）以彌綸國典（文選潘岳馬汧督誄）為（丞郎）永郎（丞郎）以彌綸國典（文選潘岳馬汧督誄）為（丞郎）永郎（丞郎）以彌綸國典（文選潘岳馬汧督誄）為（丞郎）永郎（丞郎）以彌綸國典（文選潘岳馬汧督誄）而自潤斷不忍為（孔叢子傳養宇始藏孔鮒為富品）

維雙鳧於江滿莫量造化之恩總萬騎於江干又竊屬戴使星敢緘不腆之詞少抒必恭之悃恭惟某官文名素著治行益修始臨縣社遙封之茂（晉書之郡之縣之丞入于干山干遠樹深若詩通細酌老江干）始作甘棠之碑（晉書郡縣各州郡立碑頌美）其清也冰壺而玉衡（杜詩金鏡大鑪）其惠粟紅京庾草綠園門無非體上意之好生抑亦見皇華之有遠謂措刑空圄俗何不若成康（武帝紀詔之成康刑措不用）董仲舒傳至于成康之際囹圄空虛四十餘年（班史）移風易俗（孔叢子傳孔子之謝子高曰吾聞之也仁義之於民也譬猶飢之於食也）敦化之（漢孔融薦禰衡表）孔融薦禰衡表）舊禮明三制（禮一代之民踐之仁壽之域則治何以不若成康詩何以不若高宗傳名何必夏商）永康（能閱律讀書君可使為堯舜自任有如此者當今其舍我哉勿拘紫綬之常階即聽黃麻之異數某抱虛焉用置散是宜說經徒至三萬言（漢儒傳鄭玄遊學十餘年門徒相傳數千人）笑寒疇之如水（禹貢）為吏不過六百石（漢百官公卿表）鬢已二毛（漢蘇武傳）過六百石驚素髮之已秋（漢蘇武傳）

石（漢百官公卿表）自兒去又蜀御止官（漢百官公卿表）不過六百石故兒於憂（漢百官公卿表）知音者謂可字人學製者笑其為政況一網眾目之久弛且百孔千瘡之可憂（韓文送百孔千瘡隨失）雀鼠之訟滋張鳧鷖之行驚寇方當策勳義敢辭難幸有二天之照知信為千載之會遇遙瞻綉指敬校注楊山四六未之九

一五

大百大小言合

柬玉條（文選全行王條）惟其謀策之少寬庶圖來效若以腊膏而自潤斷不忍為（孔叢子傳養宇始藏孔鮒為富品）

商總領（江東提舉所在建康府）

維雙鳧於江滿莫量造化之恩總萬騎於江干又竊屬戴使星敢緘不腆之詞少抒必恭之悃恭惟某官文名素著治行益修始臨縣社遙封之茂（晉書之郡之縣之丞入于干山干遠樹深若詩通細酌老江干）始作甘棠之碑（晉書郡縣各州郡立碑頌美）其清也冰壺而玉衡（杜詩金鏡大鑪）其惠粟紅京庾草綠園門無非體上意之好生抑亦見皇華之有遠謂措刑空圄俗何不若成康（武帝紀詔之成康刑措不用）董仲舒傳至于成康之際囹圄空虛四十餘年（班史）移風易俗（孔叢子傳孔子之謝子高曰吾聞之也仁義之於民也譬猶飢之於食也）敦化之（漢孔融薦禰衡表）孔融薦禰衡表）舊禮明三制（禮一代之民踐之仁壽之域則治何以不若成康詩何以不若高宗傳名何必夏商）永康（能閱律讀書君可使為堯舜自任有如此者當今其舍我哉勿拘紫綬之常階即聽黃麻之異數某抱虛焉用置散是宜說經徒至三萬言（漢儒傳鄭玄遊學十餘年門徒相傳數千人）笑寒疇之如水（禹貢）為吏不過六百石（漢百官公卿表）鬢已二毛（漢蘇武傳）過六百石驚素髮之已秋（漢蘇武傳）

石（漢百官公卿表）自兒去又蜀御止官（漢百官公卿表）不過六百石故兒於憂（漢百官公卿表）知音者謂可字人學製者笑其為政況一網眾目之久弛且百孔千瘡之可憂（韓文送百孔千瘡隨失）雀鼠之訟滋張鳧鷖之行驚寇方當策勳義敢辭難幸有二天之照知信為千載之會遇遙瞻綉指敬

逸。城行。孤高。斯玉壺之秋露。其和也春風而夏雨。（管仲不死。又幸楚屈平不放。牛衣管之春秋。能以春楚風人憂。解瘋人罵。到處逢人說項。然於和此而天已。往古來今難人吾道窮矣。）捷出人上。來遊帝旁。（袁枚詩。飄然來帝旁。兩袖清風。）稷被而請行。固知輕視於名韙。再乘軺而改命。詎容遠隆。故許身而愈切。（杜詩。許身愧稷契。）公卿大臣之紀綱。（北齊魏收傳。御史中丞崔暹奏。收穢德昭聞。公卿大臣之紀綱。）廬桃俗李。盛有遺陰。（晉山濤傳。濤好人倫。識拔後生。其所稱述。皆如其言。世號山公啓事。）水竹山松。亦為鼓舞。屬舊政之板蕩。致公儲之罄懸。民失撫柔。吏困追捶。（杜詩。追捶何太深。）粗嘗習知田里之細故。或可勉效馬牛之寸勞。但忻廉勤。以起凋弊。問舟求宰千室。敢上諛於品題。有孺文為我二天。願終歸於懷覆。

賀卓運使

（卓見江表之二瑞。）

超封載賀。俾部初臨。（宋史職官志。轉運使掌一路之貨財。）自江之東。江之西。疊總澄校注猗山四六卷之九　一八

清之略。凡國於右。國於左。盡依照燭之光。已嘗先令於符檄之間。故須進下個於絨縢之末。恭惟某官號員嶠方壺之神士。（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員嶠方壺。王子年拾遺記。蓬萊山高一百丈。名方壺。）為泰山北斗之文師。百斛鼎以筆而獨扛。蚤警得雋。（右軍傳。郗愔辟為掾。愔雅重之。嘗謂王珣曰。卿從弟有才器。而不免俗。何以處之。珣曰。此輩故當以財寶聚之耳。愔大笑。）十年刃若硎之新發。屢試有聲。（杜詩。所向時平數千里。）用所學將堯舜其君民。施於政

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列子穆王及化人之居以鳥青青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帝方厭民瘼之咨(詩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公特妙使華之選(摛山煮海)(宋書)問俗觀風(有動庸卓卓和中孫置提舉茶鹽司提舉摛山者海之利以佐邦國)而可書信才智多多而益辦建臺為諸路之冠(改按上流飛觴自千里而來悉供外計覽帝王之宅而有長驅之志(李詩地即帝王宅記詳見前)擅財賦之淵以佐中興之功師徒成飽於爨樵(杜詩胡危命頻危於破竹(杜詩胡危命在破竹中)見夷吾復生於晉豈專富國之謀(史記管仲既任政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富國強兵)使孔子入相於周自致侵疆之復(陳寧嘆舉鼻陶而不仁遠仲聰用夫子而侵疆復)故家之桃李(徒抗塵容況承紀綱蕩弛之餘屬在琴瑟更張之始剖決滯獄追徵宿逋雖夷險備嘗而不辭而效某官途不進縣譜無傳思冷署之芹非尚馳清夢問特達相知者未遇幸二天之能徧覩察一邑之不易為假借寬隆包藏孤拙不圖今日瞻皇皇遣使之華尚許他時書下下催科之考其為舞躍易究編摩

賀商總領兼戶侍

帝陛渙恩民曹進秩(晉職官志漢成帝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一曰常侍曹二曰二千石曹三曰民曹四曰主客曹(宋制)民曹上卿)特紫荷寵(晉特如漢侍中)運紅牙籌(晉書王戎代王衍為司徒常以象牙籌晝夜計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九

家財處及田牧)具孚士論益壯軍容(胡廣傳軍容不入國)恭惟某官以伊尹之重任諸身以孟軻之直養其氣秋霜嚴而鷹隼擊(宋書)幸天地之清明朝陽升而鳳凰鳴(詩鳳凰鳴矣于彼朝陽)胡為脫冕之不暇遽爾登車而有行盡護戎弢(詩采薇)廣開糧道戊校尉(元帝紀發戊己校尉注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治故以名官也一說戊己居中故曰戊己又屯田以耕土為事故取戊己兩校尉名焉)直徙己校尉(又徙己校尉屯柳中)伍戊己為堅(注戊己為中堅)(詩子子干旌)爪牙由是以奮張(元帝紀發戊己校尉)廣開糧道戊校尉(元帝紀發戊己校尉注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治故以名官也一說戊居中故曰戊己又屯田以耕土為事故取戊己兩校尉名焉)直徙己校尉(又徙己校尉屯柳中)伍戊己為堅(注戊己為中堅)(詩子子干旌)爪牙由是以奮張(元帝紀發戊己校尉)左匈奴右句奴(詩獫狁武帝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西伐大宛結烏孫起酒泉張掖以隔羌胡匈奴)有臂可從而斷裂(詩采薇)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九

(詩采薇又我戍未定)期(詩采薇又玁狁孔棘)又孰訶(晉職官志漢成帝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一曰常侍曹二曰二千石曹三曰民曹四曰主客曹)特紫荷寵(晉特如漢侍中)運紅牙籌(晉書王戎代王衍為司徒常以象牙籌晝夜計)

煌煌

家財處及田牧)具孚士論益壯軍容(胡廣傳軍容不入國)恭惟某官以伊尹之重任諸身以孟軻之直養其氣秋霜嚴而鷹隼擊(宋書)幸天地之清明朝陽升而鳳凰鳴(詩鳳凰鳴矣于彼朝陽)胡為脫冕之不暇遽爾登車而有行盡護戎弢(詩采薇)廣開糧道戊校尉(元帝紀發戊己校尉注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治故以名官也一說戊居中故曰戊己又屯田以耕土為事故取戊己兩校尉名焉)直徙己校尉(又徙己校尉屯柳中)伍戊己為堅(注戊己為中堅)(詩子子干旌)爪牙由是以奮張(元帝紀發戊己校尉)左匈奴右句奴(詩獫狁武帝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西伐大宛結烏孫起酒泉張掖以隔羌胡匈奴)有臂可從而斷裂(詩采薇)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九

(詩采薇又我戍未定)期(詩采薇又玁狁孔棘)又孰訶(晉職官志漢成帝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一曰常侍曹二曰二千石曹三曰民曹四曰主客曹)特紫荷寵(晉特如漢侍中)運紅牙籌(晉書王戎代王衍為司徒常以象牙籌晝夜計

上意(漢班禁甫增耀行(晉謂建鄴北門轉輸通於六路)計有深長(獨當於志在澄清(胡恤於怨訾(詩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益自得理財正辭之義非止為強兵足食之謀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十

宋　古潛　李廷忠　居厚　著

明　曲阿　孫雲翼　禹見　注

賀冬啓

曾總管

初陽應律。（陽通引驗文至初發太簇氣候通暢故曰應律）丈三之圭景初長。（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日景長短以求地中日在北極下謂之地中日至則景短日南則景長日北則景長）葉爲叶氣。（周禮冬至日在牽牛）連五之珠星有耀。（漢書律曆志五星如連珠）幸作蕃釐。（宜有福祿）亞歲成儀。（元旦受方國及百官朝賀之日）恭惟某官贍智豐才。明經達學。周麟趾之振振公族（詩麟之趾振振公族）因唐虞稽之天人。信非凡種。（杜詩故鄉信宇宙天人幾種）丈三月趨河而直上。萬里人乞與似太宗（唐職官志中書令掌宰相之職）移千室之慶。及千里之民。培風之益高。尚取勢於斜飛。乃牧功於小試。即真令之規爲貳蒲之治。（周朝志承宣布德令之職）其猶熟路而輕車。抑見發硎之新刃。寬條初布。顯譽四表。

想中書堂已登其姓名。首外司馬可淹於步武。佇來忽詔。（後漢紀紫坐事免宣武欲觀其風度令使者相屬急召之紫神色不變）趣上禁途。（後漢書嚴光傳帝每思之乃物色訪之）嚴庶幾之尺素。

賀冬啓

曾總管

初陽應律。（陽通引驗文至初發太簇氣候通暢故曰應律）連五之珠星有耀。（漢書律曆志五星如連珠）幸作蕃釐。（宜有福祿）丈三之圭景初長。叶氣。（周禮冬至日在牽牛）亞歲成儀。（元旦受方國及百官朝賀之日）恭惟某官贍智豐才。明經達學。周麟趾之振振公族（詩麟之趾振振公族）因唐虞稽之天人。信非凡種。（杜詩故鄉信宇宙天人幾種）丈三月趨河而直上。萬里人乞與似太宗（唐職官志中書令掌宰相之職）移千室之慶。及千里之民。培風之益高。尚取勢於斜飛。乃牧功於小試。即真令之規爲貳蒲之治。（周朝志承宣布德令之職）其猶熟路而輕車。抑見發硎之新刃。寬條初布。顯譽四表。

財而佐國。（周禮大司徒以土地之利生萬民而辨其守以佐邦國）奉天子之命以督軍。談笑給柳營之饋。適觀七日之來復。（書曰七日來復）天行也。（陽氣始於剝盡於坤凡七日而一陽來復）四牡以勞還。（詩至四牡騑騑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使臣之來也有功見知則悅矣）贊調金鉉。（易鼎象曰鼎黃耳金鉉利貞仁）稱慶玉觴。（千端冬至時稱萬壽無疆）宜歌之尺素。

謝丞相 宋寧宗慶元六年以
日至自南 左傳謝陳儒公
傳不曰冬至而曰南至極於南爲右丞相
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又至日道路
脩遠乃極冬乃至焉祭邕傳日南至漏
黃鐘應李善注元嘉
日正南至準應物
動萬物茲人以爲稱漢志萌於
統極陽氣萌
即十一月中氣陰氣
黃鐘應李善注元嘉
日正南至準應物
動萬物茲人以爲稱漢志萌於
統極陽氣萌
即十一月中氣陰氣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 二十

灰應黃鐘之候亨運有閏 太玄經調律者度也爲管蕤
撫動寂然無聲磁鐵
暨記候錯律惟十
仲綸農書以設朱貫其律之端氣至則灰飛物理然也
二律之候氣先於
十一律之候氣後於
節九寸之中北於
聲故以布爲慢大室北戶內室南
室二重重有二重堂物理然也
上圖下方閉氣無風人居其中三月
十一律各內廓外高以律加其上
南良等灰實其端若氣至吹灰去管
陽生於子 說文子十一月陽氣
動萬物茲人以爲稱漢志萌於
統極陽氣萌
即十一月中氣陰氣
黃鐘應李善注元嘉
日正南至準應物

叮每秉宴風雲律呂調
文選元經體不合細微
航海踰沙軼莫
之哀府無虛月
成章
好
豪中國相司馬矣
諸生為鄭玄庄爭者
欲施於化爭成功也
聊同獻箴之誠
并執下日永於天
協於韓詩義和
黃尚書
上帝為史部尚書
黃宮驗日中之氣
志注冬至之日立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如度則歲美
不如度則歲惡月令章句冬至之為極者有三意焉書
暘極短去極極遠晷景長陽帝詩冬至陽生是也
於窗日牖東壁北墻下畫地識日晷景長
張衡靈憲甘泉賦注星躔過萬參
清臺占夜半之時
星躔交瑞
是為
亞歲合致頌言
雲綢繆方秋星陛手執雲漢
自辭易腹被頊玗琪
秦合八音之雅
分天象士
心傳古學
金
為高故淵令奏律陛
口鳥集庭感激德微
加王
褒
瑰姿面一氣之和
元氣之為一
粉飾禮儀洽多
聞而有補
漢杯傳員公體官勳學講議
合聞學遺典
塗歸詔勅寖直
道之莫回賴斗司酌之
工
春秋合誠圖天理在斗中
司三公也如人疾在胸以

理占語脫賜也
屬陽類孳萌之始
既在廷無出右之臣
所繫數仞莫登
宜景鑒之茂對
與剛德以朋來
易復亨出入无
分符已濫
假寇方深
聽金律之鳳鳴
徒塵善頌
晉律曆志黃帝
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
竹之解谷生其竅厚
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
宮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鳴鳴亦六
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
益恢經遠之圖
作元之
弘
徒
粉飾禮儀洽多
塗歸詔勅寖直
聊屬車於豹尾
莫

望清珮

王左史

灰浮緹室（說文緹帛丹黃色有提梁一音後漢大史志候氣之法竹爲管葭莩爲灰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從其方位加律其上按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曆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餘見前）人春度玉堪（程詩王春度玉堪）昏中旦中已看壁轸之循度（月令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轸中）歲首月首。何拘至朔之同章（後漢律曆志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是謂亭辰。可忘善頌。恭惟某官斗魁重望（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在文昌宮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日角清姿（論語摘象輔頰山庭日角虞舜耳目重瞳）珠庭岸額（文是龍岸額帝王之庭唐書李玨字珠庭岸額）山庭表德（唐書李玨字山庭表德）時傳南冠舉明（左傳晉人執鍾儀使稱其先職對曰泠人也）李綽碑（北子所宜乃東舉進士高第）唐爲海內文章之家（唐明皇敕王元之與宋紹等修集古今文章號爲海內文章之家）進居朝廷禮樂之署。天降大任。豈但掌絲綸於百日之間（唐明皇朝退錢百日內須知制誥事時須知百里掌絲綸）君舉必書。抑將垂軌範於千載之下。（左傳君舉必書書以垂法後嗣何觀屬芳芸之應候（月令仲冬之月芸始生蓂莢未至之節陽氣始動故芸香草也謂之芸蓂莢未詳芳芸應時馥）宜一武可至。某分符已濫。假芘方新。喜聽鳳笛之鳴（笛音同說文斷竹也非律屬志及爾雅漢傳皆此字）敬致魚緘之賀。

林察院

日南斗北。逈圭景之初長。夜半昏中。驗珠躔之聯耀。是

(旦冬夏至則八風序立萬物之性成) 恭惟某官學自家傳才不世出金奏合八音之雅瑰姿函一氣之和體聖德以好生務在民心之洽(下同書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援古義以決獄允爲天下之平茂對亨辰具綏嘉祉方合能於漢殿佇入相於廣庭某假守邊封阻陪宸贊不揆作牋之陋聊同獻祓之誠

知太平州張舍人

日永於天象應斗牛之次(前漢書律曆志曰斗牛之次也日永於天日令仲冬之月日在斗牛之次也太和上元甲子冬至在牛七曜皆會牽牛初) 雷復在地氣占昆荄之芽(周易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君子由是先亨恭惟某官股肱任重經緯才高在近世社稷之臣孰能方旭(方旭杜文選方駕曹王杜詩方駕曹劉不啻過爲萬邦文武之憲靡不具瞻(文武吉甫爲憲) 方聖賢相得論說以無疑(宇衰聖主得賢臣頌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故朝野咸和形聲之交應歲小會之儀於亞歲(易泰小往大來吉) 某雖迫代更中階(易泰小往大來吉) 某雖迫代更尚稽參魏仰洪鈞之布化咸遂有生效紋繢以貢忱祇悉不敏

侍從

觀來復之交(陽乘陰而反本(易七日來復天行也) 驗太初之曆日合月以同明(賢德方守物情胥悅) 恭惟某官秉節高誼

宅心粹夷養深而莫知其津用大而難名以器騏驥呈材於漢道置在屬車之間(晉書舞詔九成鳳凰來儀) 景迎長至福來儀於舜庭助成韶樂之美(尚書舞詔九成鳳凰來儀) 景迎長至福與俱升某曲借品題誤蒙收召登棠墉而拜壽踴躍未前柔牘以抒忱依歸敢後

臺諫

吹葭候驗一陽在地之微(律曆志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動於太陰) 挺荔敷華表萬物得春之始(是爲亞歲) 合致頌言恭惟某官偉業淵聆清才拔俗六龍御日照知慮義之肝一鶚橫秋驚落奸邪之膽(莊子鐵冠白筆橫秋霜又鶚鶚在秋天疾

侍從

內翰中書右史

黃鍾應候。一陽生鳴鳳之管。白壁連輝。兩曜會牽牛之度。是爲亞歲。合致頌言。恭惟某官毓德清朝。其道開君子之消長。（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以身爲天下之重輕。方進剛德而排群陰。宜對昌辰而介五福。（尚書敘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厥民乂洪範五福）佇敉威於白簡。即布化於洪鈞。（餘詩原隰）

龍天地。描萬物。詩有如日（詩有如日）吏心震懾於層冰。（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民氣豁於（詩）文章之林藪。（嘉）麗藻之彬彬。（文）蔚爲冠冕之英。（詩）約古今。成一家。富矣。華香之學。極備臣（詩）

翰墨之清選。信公台事業之優爲。茂對亨辰。具綏嘉祉。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十 十一 大一百七十

某誤蒙收召。悉出提攜。數仞采高。足趨趙而未逮。（莊文進）某縣紱所縻。實稽莫旅。不揣作

進爲趙超口將言而嚅嚅（嚅）尺書展慶。情繾綣以先通。（文選曹令與子繾綣東朝）齎文

綾之陋。聊問獻芹之誚。

寧國太守

太玄八十一首。（於八十一贊有上中下如八十一故爲八十一首）廣成千二百年。（莊子黃帝曰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茂對迎長

慕官

望五雲而約綵書在麐臺。（左傳傳公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公餘麐臺爲候臺以望雲物）合二曜以騰輝。占於漢曆。

君子得輿之後。排去群陰。（易泰小人勿用君子得輿小人皆離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候備災也）參賢賓入幕之榮。聿來多福。（詩）日

接蘭孫之馥。時逢芸荔之芳。仰對星衮。徑踏棨戟。某縣

同僚領。門仞阻趍。欲伸獻芹之誠。不揣作牋之陋。

是爲亨會。合致頌言。恭惟

解竹初鳴氣應五雲之旦潘花預喜信傳二月之春是謂亨時可無善頌恭惟某官才資卓躒（躒少角反）（史記酷吏傳）驛統表張溫弘稽之素（英秀之德）雕世文章之采（論衡之辭）卓躒（卓躒猶言夏卓躒猶言夏卓躒絕異也）器采翹明觀易見天地之心道由斯長讀書宰山水之縣政得其平與日爭輝如川介祉（如川之方至）作奏絃歌之最進爰聿華某官簿有拘賓筵莫旅敬持尺札少布寸悰

賀正啓

建康吳開府

漢京上日萬玉來庭（尚書舜典月正上日于羣廟典正月為舜典合虞氏於堯典其日月為元日亦曰上日左傳三朝會同漢京天子受四方之圖籍書萬國之貢於東都謂之春王）建鄴遺風百蕖照曉（金陵秦名陵吳蜀丹陽晉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戲縱觀北齊樂加白鶴舊成行秦故事百蕖樹止用朔賀於殿下設於二階之間晉毛玄夜以可長分望庭燎之高陽隋元日庭燎見於殿庭唐文本三禮圖云庭燎大燭也）泰之辰恭惟某官地望穹隆天才卓越四朝懿戚登伏波輸墨之場（伏波輸墨平剡路頭萬人之敵名在伏波輸墨當八面之衝勇冠安平增壯之略）乘元戎游卻敵詩書之府壯金湯於行閫峻圭表於中階茂對三陽（易泰卦小往大來吉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恭惟某官命世全材（文選伯喈命世之

執管鈐於外足寬西顧之憂方春王受圖籍之初宜下東歸之詔促登上宰永鎮中區（文選吉甫太平於中區（文選魏鈴中區之行謝朓詩）籍吹嘯（老太宗謝安律動春陽）介眉壽於泰鄒第厘傾倒（時為此介眉壽詩）

淮西韓總領

麟筆書春式履王正之始（吳昭符瑞之傳麟筆待金閨盛於始序見不可識榮緒晉書元繫萬化雅頌之本義文畫泰之初陳寶應不可識麟筆

清時遠器聯光華於書殿（陸望書殿榮光燭於通路）
命之揭規矩於匠師（虞淳熙經世之書論壇之推）
大夫掌官室舉劉晏之鞭酌權宜於取予（管子曰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舉事而不成其柰何管仲對曰昔者堯之王天下也有九合而無一毀其所以不成也今君之舉事也有一成而有九敗其所以不成也桓公曰善管仲曰君若欲舉事而不成則莫若反於民矣桓公曰善於是發令而民說之）
知子攬范滂之轡振風采以淫涛當勾駢集（後漢書范滂傳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宜敬穀之休進幹紫樞（李尋傳尋言宜敬穀之休以承天心）

春回解竹物當簇達之辰（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雁北鴻雁來玄鳥至仲春之月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門設桃人用磔禳之令（後漢書禮儀志中十二月大儺先臘一日驅除宮人爲侲子百二十人皆赤幘皂制執大鼗兒長八尺以桃弧棘矢土鼓鼓畢設桃梗鬱壘葦茭畢以送疫）
漢壁令新回東風於細柳（晉灼曰壁皆漢舊壘名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注）
喜乾坤之泰倍增川阜之休恭惟某官學洞韜鈐（杜詩韜鈐足于荊張說韜鈐用老臣）
家傳旄鉞（宋朝帥鉞）
多多益辦張隴西騎士之威（漢宣帝紀命將旅將功弗伐）
卓卓可稱擅江左虎臣之略（詩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屯紹先國傳廣命虎臣）
三陽發茂豁五福具綏佇銘燕石（宋庭堅傳爲國虎臣）
之勳入護周廬之禁某叨乘一傳託萬間望碧幕於雲中莫遑晉訓致赤書於墀下徒有頌言恭惟某官蓂世威

池州張知府

珠星躔月順五紀以開端。（尚書協用五紀何休注曰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楚語王孫圉曰古大法九合而五紀（楚語韋昭注曰九合謂天地神民四合也五紀歲月日星辰也）楩桷椒花。（楩是仙藥又云進貴大第。椒是玉樹。）以對三朝而稱壽。（禮記內則曰三牲之羹以椒桂之屬）恭惟某官才兼文武。德稟中和。上閣羽儀。倘著忠勤之略。長江屏翰。允資強敏之才。肅千騎以行春。（漢百官表曰郡守掌治民進賢勸農勉勵以時）萃百祇而為祀。（衛森晉蛾寧歎滯曲。（晉蘇州刺史會稽內史謝敷字祖布大史公留滯周南）

校注楩山四六 卷之十 十六

氣轉洪鈞。佇聞顯拜。某叨糜邊部。密借隣光。執公堂之虡。莫與鳧趨之列。飾小夫之楩。少伸燕賀之忱。

江南葉提舉

天運更端。直蒼宿東方之次。（漢書地理志定東方蒼龍七宿其屬二十二星七十五度房心尾箕也東方大火謂之大辰以昏中而興以種以蓄物之時也故謂之東方春也）青陽左个之居。（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使楩所臨。物情胥悅。恭惟某官宰宥清明。日月貫周乎世用。煥彪文之五。六藝名學術妙於家術。才具閎增華。富哉漢道之登。千仓高峙。（仓倉同）方勾萌之首達。宜哉穀之初進。（仓倉同）宜哉穀之初進。（仓倉同）

淮東高提舉

金虎調節。肇新一歲之元。（薛氏曰虎謂金虎也）琛貢充庭。式重三朝之會。（商指珠夷狄貢獻珍寶謂珠玉也）物情悅賢。業采昌。恭惟某官絕識際天。清標照俗。踐西漢風流之舊。郎望蟬然。（郎謂郎官望謂名望）總東淮賦貺之渊。使華猶甚。對益陽而布令。（益陽今長沙益陽縣）泉介福以在。（介大也）佇聞

十行詔之頒。入賛萬年鰲之慶。後漢郎顗傳。顗又言。今年二月。日上。
歲稱萬歲巨臚。御座前。
設。皇帝表冕臨軒。望太子。
與。位奉官朝賀。
數十。皆呼萬歲。某偶聯邊部。密借清光。登君子之堂。
陪賀履。杜甫重上
君子堂
飾小夫之楨。敬致頌言。

淮東薛總領

日月會於陬訾。詩豳建春星之令。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奎中。
天地交爲泰象。易爲君子之光。易泰象傳。天地交泰。恭惟某官
命世軼材。照時瑰行。運牙籌而佐國。聲華高棘位之班。
仗玉節以臨戎。談笑給柳營之饋。嘉辰茂對。善祉駢臻。
佇歌四牡以勞還。光輔六龍之在御。詩小雅。四牡。君子所以勞使臣之
歲注橋山四六 卷之十 二十
邊傳。密借隆光。後同寮
總領

揚州趙安撫

層章先春。祥開端月。高似孫緯略。正月。
祇見於宮沿。曹植。宮人。
蕤生於陰。宮金。
蕤生厥。晉星躔於天。甘露降於地。是爲十
蕤。名層英。聖王以是占日月之數。
之數。傳。
階草何因兒。詳見前。
宜淮海之俊人。杜甫。淮海維揚一俊
人。金章紫綬。

惟某官清姿照寶玉之圃。尚書分寶玉於伯叔之圃。
墟德懿而全。才豐於用。鶚翹翮牛斗之
將鈇以臨邊。扇勾芒之令。肇新宜戮穀之休駢萃。佇疏
恩於綍詔。爰視秩於衮台。
在望。雖阻春慶鶺之禧。其敢廢賀樻之儀。

謝丞相

春爲規以圜萬物。啓開生青之端。魏相傳。東方之神太
昊爲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淮南子時則訓。春爲規。
春者開闔之端。養生之急。

氣轉鈞而壽八荒。允緝燮和之功。李梅亭燮作和燮其氣轉其鈞以壽八荒維時元輔。喜對昌辰。恭惟某官絕識際天。精忠貫日。文選精貫白日忠貫日月。神明時鑒。古詩為焉用佩刀利如水。中有雙鴛鴦。仰視雙鴛鴦。俯視雙鴛鴦。鴛鴦自比人生夫婦。人生夫婦當如此。剖心以明志。人生夫婦當如此。剖心以明志。君心如明月。妾心如明月。君心常皎潔。妾心常皎潔。皎潔自比忠貞。明月自比忠貞

施正言

星回天而改歲。人事肇新。（月令）星回於天歲且更始（詩曰）傳改歲 陽泰地而發春。物情胥悅。（白虎通）發者泰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 允屬老成之彥。慶逢亨泰之辰。恭惟某官懿德中閎。鉅才旁暢。妙五色之絲。聖主有賴於彌綸。（白虎之詩云五色線願補袞衣（左傳）政歸于之彌綸（左傳）堅百鍊之金。邪士莫當於鋒銳。三陽茂對。五福具綏。既能斟白獸以獻讌言。（白獸謂酒）（晉禮太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漢書）右有鼷鼠之噬。太官東置白獸樽（注）酒乃行樂之道（太官東置白獸樽（注）酒乃行樂之道（太官東置白獸樽（注）酒乃行樂之道（

吹噓。

府判

曆日開端。歲舉公堂之壽。(東觀漢紀。吳良字天儀。初爲郡史。歲日二旬太守門下。掾王望謁拜太守功德。曰今日歲首。良敕然進曰。望邪。後之人言是。踢良曰。顧勿受。其隨。太守曰。此生人願勿受其隨。太守曰。此生)屏星絢綵。曉行江國之春。人事隆新。物情咨(題與佐名無異職之能)籌甚康沂之詠。三陽道泰。百福類升。佇從藩郡之殷。旋歸作天朝之羽翼。(後同)

幕官

歲臨疆圉。觀旋璣度之更新。(周髀太歲在丁曰疆圉)泰到昭亭。喜

玳瑁筵之甚盛。主人禮重。君子道亨。恭惟某官日月貴名。雲霄儁武。拔尤文幕。共推温石之才。贊畫公堂。有補龍黃之治。(晉殷羨爲豫州刺史。治事簡要。百姓悅之。武帝謂黃門侍郎黃門之職。主傳詔令。今之侍中。)

之始達。宜敬穀之具綏。郎對壘晨。(漢書循吏傳。龔遂爲渤海太守。勸農桑。令人各有蓄積。或勸以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帶牛佩犢。遂見民有持兵者。問曰。何爲帶此。對曰。欲賣買耕牛。遂大悅。)方勾萌

簡記天隆。(東方朔傳。歲在攝提。隆天車地。)蒼宣地大。望霜臺聯列棘之位。信表著之有榮。(杜氏通典。周官。秋官。司寇。卿一人。其屬有大司寇。小司寇。大理。大行人。小行人。司儀。掌賓。司隸。掌客。掌訝。掌交。掌貨賄。掌節。掌固。掌門。掌關。司民。掌蠻隸。布憲

盛德大業不續宏謨將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合居帝左
視童皆知公而誦之將欲
乃使察天下者察一路稱在邊頭杜詩邊頭公卿仍獨驕公材大而
用自難杜詩大難爲用志高而退亦勇須賢作牧有詔起
家韓文入北樓水南樓山識遺恩之猶在敬亭詩昭亭山在宣城郡相看兩
騎憶勝事之可尋不厭見也敬亭已見爲民重
精明李善注曰代郡子緩皆爲倩男士知旗幟之
欲翔四海顧何妨作天外之鴻文選蔡邕郭有道碑文石陛前駢聖王
若雲天外仙客鴻
卷之十一　二
秋官司寇士掌建邦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
焉謝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
政令相孚嘯吟自治且輟宣城
命輕蠅翼詩曹風蠅以女爲蠅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以女爲蠅營事重千鈞譬
三年洋學頗嘗詰黎苑之腸左傳二年
一考嚴邦曾未覩詩書之面左傳
旋聞於借重雄臺更賴於決平屬邊境之繹騷詩徐方
繹騷
護上流而轉漕上流汲古本作下流非
三千里罷方見於日增利害
連檣十萬艘粟恍如於大雨
雨後漢書建武二年天雨粟周書神農之時天雨粟
翼張虎旅騰襲羽戎眞如無敵之儒富有太平

之業王命載嚴仲山甫能奉行之（詩蕩王命仲山甫將之）國威既強管夷吾使相可也某起家窮陋行路歎危好古之眼終青（出詩讀書頭欲印好古眼終青）憂時而鬚蚤白（五代劉處讓虞以爲賈誼以爲賈誼一詩修江上云五十徒勞憂爲民鬚今朝爲此言歸去還挈來時舊常九髮憂邊鬢得鬢毛斑）客游滿塢編簡之香今轉爲鋒鏑之腥（東坡詩作鋒鏑腥）邑界淳原撫字之勞豈足掩征科之拙（陽城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賦役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責城不爲動）一飯每思於報國（宋景文與王寶臣書古人一飯之德必報拿閩建窩考下）六條幸遇於觀風（後漢朱暉爲南陽太守行部班勅屬縣長吏各稱其職暉乃分明條目以察郡國）不責小文庶恢大義（晉陽秋謝安謂子侄曰毛詩何句最佳答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於戲風（俗作颯）聲（鮑照詩）鶴唳（晉陽秋謝玄破苻堅於淝水堅衆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十一 四 大一百六十四 小四百六十四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十一 五 大一百六十五 小四百六十五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十一 六 大一百六十六 小四百六十六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十一 七 大一百六十七 小四百六十七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十一 八 大一百六十八 小四百六十八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十一 九 大一百六十九 小四百六十九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十一 十 大一百七十 小四百七十

知閤門使孟思恭奉使北
[illegible]又改山使
是鹽鼓孟容即恭之
外如建列仙之儒居出羣
[illegible]間形容甚雄壯瓌奇[illegible]後
[illegible]山署之幟積憂真心無復
[illegible]
[illegible]年刻志奉甘相如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我田之無害。（卓茂傳。遷密令。時天下大旱。二十餘縣。蝗不入密縣界。茂出行田。見蝗。輒自相捕殺。或有投其死蟲者。茂不受。吏人有欺茂者。茂知之。謂曰。蝗食民苗。天下所憂。獨不入密縣界。此蓋我德薄政惡。以致此災。而反欺以不祥。吾罪大矣。吏人及諸縣聞之。莫不驚異。）重刑不犯。幽圄屢空。（用共是未速於讞詞。（薛宣傳。宣為左馮翊。及細微詞訟。自在鄉亭。務盡和睦。）能見察。雖叢爾一國之首。易為。（孟子。齊人有築室者。）該有榮途。敢忘蓄事。新龍虎之節。頓莫備於先驅。（晉文公重耳。將反國。狐偃以為。君親在外。而以國從人。人孰不為君。）寬牛馬之鞭。尚勉供於下走。

賀寧國趙府判

疏恩中陛。易俾大邦。（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明天子。令問不已。）欲前奏牋。敢後恭惟某官才高於世。行茂於宗。（韓文。行茂於宗。才高於世。）屏星再加。乃驥足始展之時。負弩而適。（家語。孔子之衛。顏回後。子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而不辭。（李密陳情表。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今日乃得終養李君矣。）余曰。華而不實。（論語。）知其根柢。（杜詩。林花著雨胭脂濕。）文富菁華。（唐李華弔古戰場文。）一氣造天而本乎是生龍。（文選。以為。）氣以成章。（文選。以為。）嘯手取名。（魏文帝與吳質書。）敢以片言。將其寸意。恭惟某官學深。（文選。以為。）而益。（家語。孔子之衛。顏回後。子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錐執鞭為御。（論語。）而不辭。（李密陳情表。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今日乃得終養李君矣。）照臨。（詩。）覽轡。（賈誼傳。）策以假朝歌。（詩。）庶逃曠官之誚。（韓文。行成於思。）而免尸位之羞。（禮。）某篤於自信。多所不堪。（孟子。）號賢宰。（唐國史。）寧國長久。（鳴呼。）幸無害我田。（薛宣傳。宣為左馮翊。及細微詞訟。自在鄉亭。務盡和睦。）稍康與上。（嵇紹父。何有焉。）不堪。（書。）看必不堪。（孟子。）鼻洋三霜。（左傳。）甫脫寒氈之寂寞。制嚴二暑。（文選。以為。）又遭沸鼎之煎烹。（漢。）弗憚燃箕。（魏文帝。）況於秋草。蝗螟無害於稱田。（詩。）固知不得罪於邦人。猶恐特見呵於府吏。（漢賈誼。）照臨。覽轡。策以假朝歌。庶逃曠官之誚。而免尸位之羞。某篤於自信。多所不堪。號賢宰。寧國長久。鳴呼。幸無害我田。稍康與上。何有焉。不堪。看必不堪。鼻洋三霜。甫脫寒氈之寂寞。制嚴二暑。又遭沸鼎之煎烹。弗憚燃箕。況於秋草。蝗螟無害於稱田。固知不得罪於邦人。猶恐特見呵於府吏。照臨。覽轡。策以假朝歌。庶逃曠官之誚。而免尸位之羞。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一

（畢修於官燭代輝。梁。眞是天人之篇宇。（文選。以為。）摩霄。（杜詩。）知其根柢。（杜詩。林花著雨胭脂濕。）文富菁華。（唐李華弔古戰場文。）一氣造天而本乎是生龍。（文選。以為。）嘯手取名。（魏文帝與吳質書。）敢以片言。將其寸意。恭惟某官學深。（文選。以為。）而益。（家語。孔子之衛。顏回後。子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錐執鞭為御。（論語。）而不辭。（李密陳情表。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今日乃得終養李君矣。）照臨。（詩。）覽轡。策以假朝歌。庶逃曠官之誚。而免尸位之羞。某篤於自信。多所不堪。（孟子。）號賢宰。（唐國史。）寧國長久。（鳴呼。）幸無害我田。（薛宣傳。宣為左馮翊。及細微詞訟。自在鄉亭。務盡和睦。）稍康與上。（嵇紹父。何有焉。）不堪。（書。）看必不堪。（孟子。）鼻洋三霜。（左傳。）甫脫寒氈之寂寞。制嚴二暑。（文選。以為。）又遭沸鼎之煎烹。（漢。）弗憚燃箕。（魏文帝。）況於秋草。蝗螟無害於稱田。（詩。）固知不得罪於邦人。猶恐特見呵於府吏。（漢賈誼。）照臨。覽轡。策以假朝歌。庶逃曠官之誚。而免尸位之羞。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一

（畢修於官燭代輝。梁。眞是天人之篇宇。（文選。以為。）摩霄。（杜詩。）知其根柢。（杜詩。林花著雨胭脂濕。）文富菁華。（唐李華弔古戰場文。）一氣造天而本乎是生龍。（文選。以為。）嘯手取名。（魏文帝與吳質書。）敢以片言。將其寸意。恭惟某官學深。（文選。以為。）而益。（家語。孔子之衛。顏回後。子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錐執鞭為御。（論語。）而不辭。（李密陳情表。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今日乃得終養李君矣。）照臨。（詩。）覽轡。策以假朝歌。庶逃曠官之誚。而免尸位之羞。某篤於自信。多所不堪。（孟子。）號賢宰。（唐國史。）寧國長久。（鳴呼。）幸無害我田。（薛宣傳。宣為左馮翊。及細微詞訟。自在鄉亭。務盡和睦。）稍康與上。（嵇紹父。何有焉。）不堪。（書。）看必不堪。（孟子。）鼻洋三霜。（左傳。）甫脫寒氈之寂寞。制嚴二暑。（文選。以為。）又遭沸鼎之煎烹。（漢。）弗憚燃箕。（魏文帝。）況於秋草。蝗螟無害於稱田。（詩。）固知不得罪於邦人。猶恐特見呵於府吏。（漢賈誼。）照臨。覽轡。策以假朝歌。庶逃曠官之誚。而免尸位之羞。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一

（畢修於官燭代輝。梁。眞是天人之篇宇。（文選。以為。）摩霄。（杜詩。）知其根柢。（杜詩。林花著雨胭脂濕。）文富菁華。（唐李華弔古戰場文。）一氣造天而本乎是生龍。（文選。以為。）嘯手取名。（魏文帝與吳質書。）敢以片言。將其寸意。恭惟某官學深。（文選。以為。）而益。（家語。孔子之衛。顏回後。子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錐執鞭為御。（論語。）而不辭。（李密陳情表。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今日乃得終養李君矣。）照臨。（詩。）覽轡。策以假朝歌。庶逃曠官之誚。而免尸位之羞。某篤於自信。多所不堪。（孟子。）號賢宰。（唐國史。）寧國長久。（鳴呼。）幸無害我田。（薛宣傳。宣為左馮翊。及細微詞訟。自在鄉亭。務盡和睦。）稍康與上。（嵇紹父。何有焉。）不堪。（書。）看必不堪。（孟子。）鼻洋三霜。（左傳。）甫脫寒氈之寂寞。制嚴二暑。（文選。以為。）又遭沸鼎之煎烹。（漢。）弗憚燃箕。（魏文帝。）況於秋草。蝗螟無害於稱田。（詩。）固知不得罪於邦人。猶恐特見呵於府吏。（漢賈誼。）照臨。覽轡。策以假朝歌。庶逃曠官之誚。而免尸位之羞。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一

（畢修於官燭代輝。梁。眞是天人之篇宇。（文選。以為。）摩霄。（杜詩。）知其根柢。（杜詩。林花著雨胭脂濕。）文富菁華。（唐李華弔古戰場文。）一氣造天而本乎是生龍。（文選。以為。）嘯手取名。（魏文帝與吳質書。）敢以片言。將其寸意。恭惟某官學深。（文選。以為。）而益。（家語。孔子之衛。顏回後。子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錐執鞭為御。（論語。）而不辭。（李密陳情表。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今日乃得終養李君矣。）照臨。（詩。）覽轡。策以假朝歌。庶逃曠官之誚。而免尸位之羞。某篤於自信。多所不堪。（孟子。）號賢宰。（唐國史。）寧國長久。（鳴呼。）幸無害我田。（薛宣傳。宣為左馮翊。及細微詞訟。自在鄉亭。務盡和睦。）稍康與上。（嵇紹父。何有焉。）不堪。（書。）看必不堪。（孟子。）鼻洋三霜。（左傳。）甫脫寒氈之寂寞。制嚴二暑。（文選。以為。）又遭沸鼎之煎烹。（漢。）弗憚燃箕。（魏文帝。）況於秋草。蝗螟無害於稱田。（詩。）固知不得罪於邦人。猶恐特見呵於府吏。（漢賈誼。）照臨。覽轡。策以假朝歌。庶逃曠官之誚。而免尸位之羞。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一

（畢修於官燭代輝。梁。眞是天人之篇宇。（文選。以為。）摩霄。（杜詩。）知其根柢。（杜詩。林花著雨胭脂濕。）文富菁華。（唐李華弔古戰場文。）一氣造天而本乎是生龍。（文選。以為。）嘯手取名。（魏文帝與吳質書。）敢以片言。將其寸意。恭惟某官學深。（文選。以為。）而益。（家語。孔子之衛。顏回後。子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錐執鞭為御。（論語。）而不辭。（李密陳情表。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今日乃得終養李君矣。）照臨。（詩。）覽轡。策以假朝歌。庶逃曠官之誚。而免尸位之羞。某篤於自信。多所不堪。（孟子。）號賢宰。（唐國史。）寧國長久。（鳴呼。）幸無害我田。（薛宣傳。宣為左馮翊。及細微詞訟。自在鄉亭。務盡和睦。）稍康與上。（嵇紹父。何有焉。）不堪。（書。）看必不堪。（孟子。）鼻洋三霜。（左傳。）甫脫寒氈之寂寞。制嚴二暑。（文選。以為。）又遭沸鼎之煎烹。（漢。）弗憚燃箕。（魏文帝。）況於秋草。蝗螟無害於稱田。（詩。）固知不得罪於邦人。猶恐特見呵於府吏。（漢賈誼。）照臨。覽轡。策以假朝歌。庶逃曠官之誚。而免尸位之羞。

之名都宣州爲孝宗潛邸乾道三年昇爲寧國府賢又幕府魄群材素稱幕府之多士（杜詩蕭盛材）來光樽俎（五代會遼漢乾祐元年敕云翹車俎允奉幕中之畫簋帛垂文式重弓旌以光樽以供席上之珍增重磐維（詩云磐之維之）挹爽氣以自高（謝朓詩）綉華盤而有閟丹鳳之上赤霄壯圖就弭彌遠紅蓮之依綠水婉畫有閟丹鳳之上赤霄壯圖就弭（謝朓詩）禦（杜詩錢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時時肝若割愈亦上赤霄人）

鄭廣文豈出羲皇課蒙汲引孟公綽不可滕薛強使撫摩（後漢書有傳有爲茂陵令會課有第六而腐令郭舜毀見責問有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限欲爲左右古及龔傳召茂陵令會課有第當以職事對有被俗所已蕭有杜陵男子何詔曹也遂超出欲去官明日詔召入拜可對被尉有過扶風府門官屬緣吏數百人拜謁車下）技有五祇覺易窮（祇音支）課第六安能自脫（前有傳有爲茂陵令會課有第六而腐令郭舜毀見責問有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限欲爲左右古及龔傳召茂陵令會課有第當以職事對有被俗所已蕭有杜陵男子何詔曹也遂超出欲去官明日詔召入拜可對被尉有過扶風府門官屬緣吏數百人拜謁車下）寫喜渠渠之廣廈方開秩秩之初筵與（大夏大廈也小雅秩秩大猷）利刃一揮已空盤錯（盤錯喻難事）鳴絃再續更妙發揚（揚雄傳有爲茂陵令會課有第六而腐令郭舜毀見責問有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限欲爲左右古及龔傳召茂陵令會課有第當以職事對有被俗所已蕭有杜陵男子何詔曹也遂超出欲去官明日詔召入拜可對被尉有過扶風府門官屬緣吏數百人拜謁車下）方臨政

大國英俊之遊信難攀附（漢書注秋冬歲盡各計縣課多九爲殿者於後曹對責以糾怠惰也）舞手之餘濡毫糾後曹怠慢之政終幸寬猛（後漢書循吏傳有爲茂陵令會課有第六而腐令郭舜毀見責問有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限欲爲左右古及龔傳召茂陵令會課有第當以職事對有被俗所已蕭有杜陵男子何詔曹也遂超出欲去官明日詔召入拜可對被尉有過扶風府門官屬緣吏數百人拜謁車下）

回太平汪宰（大平屬寧國府）

南臺御史之尊憶同登於桂籍（通典御史臺後漢亦謂之蘭臺宋朝因北齊主高澄用崔暹爲御史中丞暹奏及後魏北齊皆主高澄用崔暹爲御史中丞暹奏及後魏北齊皆置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東閣郎君之貴喜相接於花封（晉傅咸之蘭臺寀及後魏北齊皆置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

或謂之南臺通典北齊主高澄用崔暹爲御史中丞暹奏及後魏北齊皆置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宋游道爲尚書左丞謂之曰當使天下肅然（晉傅咸之蘭臺寀及後魏北齊皆置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高會開桂籍（又晉傅咸之蘭臺寀及後魏北齊皆置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飛騰桂籍他年事（晉傅咸之蘭臺寀及後魏北齊皆置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猶自李商隱字義山爲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未嘗服分重陽日義山錯綴（晉傅咸之蘭臺寀及後魏北齊皆置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有青衫淚（白樂天元和十年以錢塘縣令召爲尚書郎與李紳元稹同在禁署紳出爲江州刺史稹出爲通州司馬樂天出爲江州司馬）九日攀萸（晉傅咸之蘭臺寀及後魏北齊皆置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遍插（晉傅咸之蘭臺寀及後魏北齊皆置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茱萸（北齊主高澄用崔暹爲御史中丞暹奏及後魏北齊皆置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宅於驪亭上爵題其略云十年泉下無相見九日樽前獨自傾（晉傅咸之蘭臺寀及後魏北齊皆置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有所忠郎君官重憲行焉（晉傅咸之蘭臺寀及後魏北齊皆置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東閣無因許再窺相國規之（晉傅咸之蘭臺寀及後魏北齊皆置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東臺）

賀錢大參除右相兼樞密（按宋史開禧元年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

敷播宸綸。延登英衮。（漢五行志延登受命延入石渠也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坐皇帝延登親詔也晉中興書穆宗即位實賴英衮淵謀及選英衮輔翼人謀）去四凶舉十六相。（此下文）闢文去當道之豺狼。必資巨力。驅中原之蛇豕。安事淺謀。（左傳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更革一新。懽呼四起。亶具嚴瞻之久。靡容延佇之稽。當上聖攬萬幾之初。惟中書係燕政之本。（魏文帝置中書監令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權寵之任晉中書令郎宰相之職後以太宗嘗為中書令而下不敢居其職元后龍翔中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宋品秩故卑來公謂中書視文武大臣二人中書者政令所出名文穆王訓）四海望治。改觀而易聽。百吏嚮方。滌慮而洗心。必將羅致時英。表建民極。鋪宣大化。以固國之元氣。開示至公。以銷人之倖心。綜覈軍要。務乎精制節邦國。極其裕。荊淮之生聚盡復。（時謙以韓侂胄易淮汝侵地）函燕之實服可期。惟時宗工。自有成畫。東西府二印之兼總。（歐陽公歸田錄後唐明宗時樞密使宣徽使皆帶平章事出於中書武事出於樞密其後樞密使亦帶平章事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樞密與中書同議軍國大事謂之同平章事）每朝奏事與中書先後上殿（唐會要開元二年敕樞密每朝奏事與中書同入）益相承一揆。御史大夫與此不同）至見第十八卷）中外舌一時而交稱。宜不動聲色之間。可坐觀動業之就。和陰陽撫夷夏。永鎮辰階。（易勅躬宰揆上佐天子）琢金石（堙陰陽順四時下逮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撫百姓使卿大夫各順其職宋志辰階）誓山河。益光世閥。（高帝紀與功臣剖符作誓鐵契金匱藏之宗廟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唐郎顗性沉靜寬儉深於政事仲父有大勳勞係天下之望前日其家市田宅而讓王家實藉山河孫金石許有十世無賴者妄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受狂詞（山丁晉始終為高命輕重之判凡大封建則白麻）倍播此某伏讀麻制（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

春矣。慮溝中匹夫之未澤。永懷鄉土。莫非依裳錦之榮。（吳越世家臨安有大機錢鏐幼時戲於此與貴游子弟故老仙林皆衣以錦號其處曰衣錦軍）久去門墻。（論語）寧復記遊舞之舊。地寒宜與。天幸方來。不圖垂老之年。及見甚盛之舉。身居保障。（地理志居庸上谷郡本名之振本作保障）神往翹材。所願彈冠振衣。（楚辭漁父有此語）沐浴更始之化。（居庸上谷郡本名之振本作保障）持罍弄瀋。歌頌太平之功。（柳文時謙以韓侂胄文時時竹文以頌太平歌文繁亦被圖歌詠太平之業）庶志惟塵。茲文未究。

宋　古潛　李廷忠　居厚　著

明　曲阿　孫雲翼　禹見　注

賀江東提舉許寺丞　宋江南東路池州府

臨軒疏渥。漢史丹傳天子日臨軒檻唐會要舊制凡命（如雲）乘傳觀風。馬相如傳使（乘）之傳以通邛筰（觀）輟大農之官。建庾臺（之）咸知上意。漢食貨志元封元年桑弘羊為大農都尉領（大農）小縣之令。迎使節獨顯先驅。雖寸心之未降。豈尺札之（能）敢廢。恭惟某官神姿朗出。皇南是集瑞人（神仕朗出天外）宿德雄成。瑞氣接逢萊之雲。距容豹隱。英聲流辟雍之水。直到龍津（笛張華見諸陶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任昉報陸倕感知己賦過龍門而上名益振故有龍門之稱）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二　二

（太平寰宇記儀禮疏）

（晉書平二百窓）

（玄宇康成杜門修）

（水經注謂泉賀馬從中出）

（星古風鴈左傳風鴈秋）

（人帝居韓詩）

（御史中丞開閫）

（大百十）

（小百廿）

（文獄孫辰孟軻）

（荀卿以道鳴者也）

（可馬相如大）

（人賦排閶闔）

（御史正言）

（皇南是集瑞人）

（神仕朗出天外）

（宿德雄成瑞）

（氣接逢萊之雲）

（距容豹隱英聲流辟雍之水直到龍津）

（笛張華見諸陶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任昉報陸倕感知己賦過龍門而上名益振故有龍門之稱）

（梁陸倕石闕銘啓寓鳴朝日森梢煙）

（盤磷江山之氣）

清廟。名教自有至樂。政理尤其所長。倡諸儒以韓愈之（梁注時書易禮記儀禮論語孝經凡百餘萬言）文。可為師矣。贊九列以康成之學。何負丞哉。（鄭玄字康成杜門修）

（發發連天峻丹水在焉徹底清）

之重。張良使人擊秦皇博浪沙中（良嘗為韓報仇求力士得一鉅鐵椎狙擊秦皇誤中副車）

（人謂圮公給里父曰孺子可教）

（五年後與良會濟北穀城山下）

（黃公角里先生浙謂）

（商山四皓也）

聽塤篪迭奏於朝廷。宜珪瓚共登於（詩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思賢共治。有詔起家。既脊膂屏於長江。難使馳驅於遠（左傳子產曰譬如農夫山林之人我能）

嶠。顧三邊之未靖。且九罭之多艱。上方南面以宵衣。公（九罭縞衣鴻飛遵渚公歸不復我心）

乃東巡而夙駕。（詩東山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布上恩。課吏務在於農桑之功。富國豈專乎山澤之利（管子曰海之利以佐國用）

（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書加龍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

則買之則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列四戶之選。太常給事言論風旨。凜然而正色。典章號令。燭乎其增光。厭直承明之廬。歸臥集賢之聖。（漢宣帝集賢殿待詔。集賢殿書院。唐開元十三年置。）野服靜散。不聞人間事。（詳見第十三卷。）御史鄧友龍不合。友龍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則謀無所施。益情有所欣。言莫能以信去。靜觀世變。深軫時憂。自柄臣顓制而擅朝。人流爲之淆混。（宋雲傳。魏臣擅朝。權之臣。）非器子承祧而主鬯。國本幾於動搖。（易。主器。）不衰大義。（宋文帝紀。詔曰。大義不衰。）昌著於前星。（晉書。皇太子。）主器於守器。（韓文。）上光宅於承乾。（唐高祖紀。詔曰。太子承乾。）自皆哲后。（漢文帝之德。）之位。主承祧之責。（漢文帝詔。）付大下。（大下。）於一旒。（漢文帝詔。）天下。（天下。）選除。（世說。裴楷。）擇端傑之望。以居輔導。（大戴禮。）

且朱邸從游之有舊。（漢高祖。）益將嚴毅敘之法。而抑貪冒。盡規諫之忠。以糾闕違。振兩漢孤絕之風。（漢光武。）繼三代久長之道。（晉王導。）天臺爲諸臺之冠。萬目所瞻。（通典。）宮相即上相之階。（唐上書。）一蹴可到。某心依崇祀。（崇祀。）身墮窮髮。（莊子。）雖桃李門未棄於寒蹤。（揚雄宅箴。）而松竹林了無於佳趣。日惟千慮。（孫休傳。）歲及再登。（登。）歸耕每戀於故廬。除拜

俄傳於疾疢。回我生意。立我懦夫。離渭分涇。儘可預激揚之末。（沈約爲補遠讓吏部尚書表。）雖復抱暗爲明。（勉思生智。）亦何上而抑將免凌宠之處。（魏文帝詔。）風無所施。益情有所欣。言莫能究。

賀葉大諫（校。宋史。寧宗嘉定元年。右諫議大夫葉時等請。）

不報

恩重褒揚。班崇獻納。昔勢門專恣。鉗天下之口以蔽堯聰。（史記。趙高傳。專擅用事。）今諫路宏開。寢淮南之謀。（漢文帝。）是必求清通之才而掌之。（晉書。吏部尚書。）而得汲直。國有公論。士無邪心。恭惟某官馳騁古今。而肆於文。（揚雄反騷。）而貧辭注肆放也。服食仁義以養其氣。（韓文。）超先多士。博扶摧於廣翼之鄉。（莊子。）管領群仙。抱沆瀣於太清之境。（沈約爲謝相國讓宋公九錫表。）世多有奴顏婢膝。（唐書。）而事權要。（魏志。）孤判孑以奴顏。（晉書。）公獨以忠肝義膽而結主知。（諸葛亮。）白簡霜凝。（唐書。宗室朱敬則。）青蒲風動。（唐書。）載正一臺之治。（唐書。）嚴兩觀之誅。（晉書。）腹心之疾既除。誰不

欣快耳目之司尤重宜有寵嘉（宋景德三年詔曰司諫正言咸預清班之列是爲耳目之官）方更張萬化之初（爰權置七人之上）伏延英閤而抗疏（宋典：太明宮宣政殿之西曰延英門。延英門內之左曰延英殿。又紹興城內延英門。論裴延齡伏閤不去。又延英殿。唐上疏救陸贄。又鄭注陷宋申錫。崔元亮幸諫官宇延英。苦諫。又元和四年御延英獨召承璀不可。御師。郗吉元殿切。又王質康官伏閤。文宗即延英召見）侍華光殿而說經（華光殿名。白樂天拜大中大夫侍講華光殿。唐玄宗開元中大明宮內有華光殿。遷尚書相君亭

欲平。治我其舍哉。（文苑詳見山南道議曹以貶官之一例遠落）周誥商盤。非老於文學。誰宜為者。（盤文周誥殷盤其辭奇古）上星辰之殷殷。如舊。破滄浪之筆力未衰。（杜詩韓柳倘未及）人之鑑衡。物其鼓舞。枕斗魁深玉署。（雲海通萊王署深嚴枕斗魁）盤篆字垂金科。佇立三堦之表。（唐文粹張燕公碑文）某污茵故吏。（西曹十吏白敏中所容）西曹人將徙何所容。（西曹地卑之吏）此不遷乃不如耳。（李廣部吏客半逃案之索錢）不辦布衣。（指勞不為功名李嶠陸渾山莊詩）負弩賤官。方墮身窮僻之巖。幾削迹高堅之仞。（莊子）閒公起家之拜。慰我憂國之心。（晉宣帝輔魏相紹）與一字題之。詢五色詔之訓辭。亦思感奮。（魏相傳）

啓事。庶免棄沉。（伯夷傳人稱叔齊事）情激於中。言宣莫既。（按人乃出倫敘事之情）

遠迎寧國太守王大卿

龍章寓直。熊軾改臨。（漢太公望傳軾者車前橫軾為人敬己之形也）倍增井蹈。恭惟某官儒雅世濟。神秀天成。傳蘇皋之業。而取大科。峻班聯於星月。（後漢書律歷志注謂蘇竹楊厚皆以星曆著名）用管葛之才而領外計。（熟經理於江淮）簡在宸旒。促還朝繆。以上卿壯吾屏翰。頗念使臺之下客。復此絃歌。盛有際遭。（文選列女傳安車束班輪俯鹿蜀軾者車前橫軾為伏敬之形也）威負弩郊迎。復得備前驅之列。顧累政不綱之已久。（文選注楊雄解嘲不能受其微旨政所不非共）覺孤身自樹而甚難。但持公廉。粗云辦治。日勤五聽。幸徙常空。（五聽周禮司徒之職以五聽之獄）由品題之有素。喜政令之又新。一州提六縣之封。舉皆增慶。（後漢書律歷志注謂蘇竹楊厚皆以星曆著名）兩地託二天之庇。我獨最榮。益務激昂。少酬知遇。

賀提刑葉大卿

伏審楊庭濟號初楊於分道譯刑宋太宗淳化二年以十一大分九道路轉運司判官一員掌出納財賦之事一員掌刑獄詳讞之事一員掌糾察官吏之事一員掌倉庫之事一員掌茶鹽之事一員掌水陸遞運之事一員掌諸州軍雜買務之事一員掌諸州軍營田之事一員掌諸州軍公使庫之事一員掌諸州軍公用錢之事一員掌諸州軍糧草之事一員掌諸州軍常平之事一員掌諸州軍農田水利之事一員掌諸州軍坊場河渡之事一員掌諸州軍酒稅之事一員掌諸州軍鹽鐵之事一員掌諸州軍屯田之事一員掌諸州軍鑄錢之事一員掌諸州軍軍器之事一員掌諸州軍兵馬之事一員掌諸州軍馬政之事一員掌諸州軍邊防之事一員掌諸州軍捕盜之事一員掌諸州軍獄訟之事一員掌諸州軍學校之事一員掌諸州軍貢舉之事一員掌諸州軍祠祿之事一員掌諸州軍恤孤之事一員掌諸州軍賑濟之事一員掌諸州軍蠲免之事一員掌諸州軍檢放之事一員掌諸州軍勸農之事一員掌諸州軍桑麻之事一員掌諸州軍戶口之事一員掌諸州軍土貢之事一員掌諸州軍道路之事一員掌諸州軍橋梁之事一員掌諸州軍舟船之事一員掌諸州軍館驛之事一員掌諸州軍遞鋪之事一員掌諸州軍急遞鋪之事一員掌諸州軍馬遞鋪之事一員掌諸州軍步遞鋪之事一員掌諸州軍水遞鋪之事一員掌諸州軍遞鋪之事一員掌諸州軍遞鋪之事一員掌諸州軍

功名之輩。宜茲簿節。屬我俊髦。士之俊打髦髦士俊
冠冕以文瑞世。以道覺民。鵬風翼而九霄。循取斜飛之
勢。驥日馳而千里。莫監遠馭之程。每望塵佩玉之行。亦
增氣衡茅之底。陶潛詩養自愧孤影。敢廢長鳴。泠逼坐
為游倅之師。乘仙槎。問斗牛朗出太清之境。
投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二 十二

知五有技而易窮。安得三不欺之善譽。
道謚訶。作德慶欲白二年石墨受
分黃堂之半席。歐陽入之時。非守
去北闕。按行東江。合國家經費有常。正籍阜通之術。而
朝廷權利已至。務捐苛刻之文。
仁足以蘇疲瘵。千倉紅腐。一路清夷。豈特江左見管仲
而無憂。要令天下識范滂之志。簡臺閣之士。分諸道。
既遷用於唐規。唐神龍二年。
時刺史之賢為三公。即對揚於漢詔。某仰高甚切。事
大必恭。雖禮部同升。相應何止數百。舍。
自修門下拜。兩闕幾經三十年。
每望塵佩玉之行。亦
增氣衡茅之底。陶潛詩養自愧孤影。敢廢長鳴。泠逼坐
趨已勤作諸疾之客。塵生破甑。乃強為千室之邦。後漢書
牛朗出太清之境。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居
投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二 十三

海者。年年八月。有信槎往來。
投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二 十四

利。先期。見太乙乘天船。九目。九星。從天一下。行八宮。
復。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望見宮中多綺羅人。
牽牛者次。問之。答曰。君自詣嚴君平。君平曰。其
已有客星犯牛。計此人到天。見牽牛婦。
織。天帝。問。何以得爾。
偏。東方朔。十洲記。武帝廣收書之
道。謚訶。作德慶欲白二年石墨受
分黃堂之半席。歐陽入之時。非守
去北闕。按行東江。合國家經費有常。正籍阜通之術。而
朝廷權利已至。務捐苛刻之文。
仁足以蘇疲瘵。千倉紅腐。一路清夷。豈特江左見管仲
而無憂。要令天下識范滂之志。簡臺閣之士。分諸道。
既遷用於唐規。唐神龍二年。
時刺史之賢為三公。即對揚於漢詔。某仰高甚切。事
大必恭。雖禮部同升。相應何止數百。舍。
自修門下拜。兩闕幾經三十年。
每望塵佩玉之行。亦
增氣衡茅之底。陶潛詩養自愧孤影。敢廢長鳴。泠逼坐
趨已勤作諸疾之客。塵生破甑。乃強為千室之邦。後漢書
牛朗出太清之境。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居
投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二 十五

知五有技而易窮。安得三不欺之善譽。晉陳壽傳。子產治
子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為鄴令。鄴民不能欺。密
民不敢欺。三子之化。孰為優劣。
跨履之棄。況此地相遭。有天足情。言墨綬者。詣治所。儻
道謚訶。作德慶欲白二年石墨受
分黃堂之半席。歐陽入之時。非守
去北闕。按行東江。合國家經費有常。正籍阜通之術。而
朝廷權利已至。務捐苛刻之文。
仁足以蘇疲瘵。千倉紅腐。一路清夷。豈特江左見管仲
而無憂。要令天下識范滂之志。簡臺閣之士。分諸道。
既遷用於唐規。唐神龍二年。
時刺史之賢為三公。即對揚於漢詔。某仰高甚切。事
大必恭。雖禮部同升。相應何止數百。舍。
自修門下拜。兩闕幾經三十年。
每望塵佩玉之行。亦
增氣衡茅之底。陶潛詩養自愧孤影。敢廢長鳴。泠逼坐
趨已勤作諸疾之客。塵生破甑。乃強為千室之邦。後漢書
牛朗出太清之境。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居
投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二 十六

而無憂。要令天下識范滂之志。簡臺閣之士。分諸道。
既遷用於唐規。唐神龍二年。
時刺史之賢為三公。即對揚於漢詔。某仰高甚切。事
大必恭。雖禮部同升。相應何止數百。舍。
自修門下拜。兩闕幾經三十年。
每望塵佩玉之行。亦
增氣衡茅之底。陶潛詩養自愧孤影。敢廢長鳴。泠逼坐
趨已勤作諸疾之客。塵生破甑。乃強為千室之邦。後漢書
牛朗出太清之境。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居
投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二 十七

知五有技而易窮。安得三不欺之善譽。晉陳壽傳。子產治
子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為鄴令。鄴民不能欺。密
民不敢欺。三子之化。孰為優劣。
跨履之棄。況此地相遭。有天足情。言墨綬者。詣治所。儻
道謚訶。作德慶欲白二年石墨受
分黃堂之半席。歐陽入之時。非守
去北闕。按行東江。合國家經費有常。正籍阜通之術。而
朝廷權利已至。務捐苛刻之文。
仁足以蘇疲瘵。千倉紅腐。一路清夷。豈特江左見管仲
而無憂。要令天下識范滂之志。簡臺閣之士。分諸道。
既遷用於唐規。唐神龍二年。
時刺史之賢為三公。即對揚於漢詔。某仰高甚切。事
大必恭。雖禮部同升。相應何止數百。舍。
自修門下拜。兩闕幾經三十年。
每望塵佩玉之行。亦
增氣衡茅之底。陶潛詩養自愧孤影。敢廢長鳴。泠逼坐
趨已勤作諸疾之客。塵生破甑。乃強為千室之邦。後漢書
牛朗出太清之境。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居
投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二 十八

知五有技而易窮。安得三不欺之善譽。晉陳壽傳。子產治
子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為鄴令。鄴民不能欺。密
民不敢欺。三子之化。孰為優劣。
跨履之棄。況此地相遭。有天足情。言墨綬者。詣治所。儻
道謚訶。作德慶欲白二年石墨受
分黃堂之半席。歐陽入之時。非守
去北闕。按行東江。合國家經費有常。正籍阜通之術。而
朝廷權利已至。務捐苛刻之文。
仁足以蘇疲瘵。千倉紅腐。一路清夷。豈特江左見管仲
而無憂。要令天下識范滂之志。簡臺閣之士。分諸道。
既遷用於唐規。唐神龍二年。
時刺史之賢為三公。即對揚於漢詔。某仰高甚切。事
大必恭。雖禮部同升。相應何止數百。舍。
自修門下拜。兩闕幾經三十年。
每望塵佩玉之行。亦
增氣衡茅之底。陶潛詩養自愧孤影。敢廢長鳴。泠逼坐
趨已勤作諸疾之客。塵生破甑。乃強為千室之邦。後漢書
牛朗出太清之境。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居
投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二 十九

知五有技而易窮。安得三不欺之善譽。晉陳壽傳。子產治
子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為鄴令。鄴民不能欺。密
民不敢欺。三子之化。孰為優劣。
跨履之棄。況此地相遭。有天足情。言墨綬者。詣治所。儻
道謚訶。作德慶欲白二年石墨受
分黃堂之半席。歐陽入之時。非守
去北闕。按行東江。合國家經費有常。正籍阜通之術。而
朝廷權利已至。務捐苛刻之文。
仁足以蘇疲瘵。千倉紅腐。一路清夷。豈特江左見管仲
而無憂。要令天下識范滂之志。簡臺閣之士。分諸道。
既遷用於唐規。唐神龍二年。
時刺史之賢為三公。即對揚於漢詔。某仰高甚切。事
大必恭。雖禮部同升。相應何止數百。舍。
自修門下拜。兩闕幾經三十年。
每望塵佩玉之行。亦
增氣衡茅之底。陶潛詩養自愧孤影。敢廢長鳴。泠逼坐
趨已勤作諸疾之客。塵生破甑。乃強為千室之邦。後漢書
牛朗出太清之境。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居
投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二 二十

二公後監州五嶺郡
教以丹雘編著黃堂以為後世法黃堂太守之廳事柳
漠郡國志吳郡太守所居之堂師春申君之子
假王之殺也吳郡太守以避萬故曰黃堂 出而按
縣使墨綬者前驅將親接於光儀敢預通於誠欵恭惟
某官虎風生而文彩金玉發其聲帝 謂無令下而有
瑞國之才 封英英白雲也 絡曰洛中英英白雲
惟文武特本本名家之學今稱盛事執若清門燭跋分光草
天上黃麻之制煥綸振擧踐斗閒紫氣之躔 杜詩進尚書
紫氣關關 猶衝牛 凡多接基之奇 人選後 劉芳論自蟠根之厚 杜詩
蟠根大 日輝桃徑水媚蓉池香名上徵於九疑 虞思道書
傳聞待香名允慊素 詩錦綺名史香文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二 十三
叔倫詩名香日親閒泥軾來臨於千里以高望歷賓筵
蘇頲詩名香展驂初 趙章騎詩賓筵盡狐
之狐裘 裘詩 超導騎多衛雷以婉畫軨卿府之龔黃邦以不
空民焉何幸別駕展良驥之足未快公言法從在屬車
之間竚光世業某辛酸一第 杜詩驅二十 敏到處潛酸辛 因瘁牛生
縣譜無傳敢歌黃紬之采 世傳宋太祖戒勿令紬紵 鏡
如縣令當題詩壁黃紬破底裁文路八鶯愉於
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者以詩達時相品之 任過多過少
欲中之公見詩曰此人有宰相器 吏箴有守但堅丹
石之心振起百頹歷當萬險幸農畴之要愁且獄戶之
常虛忽覩清明之天下照窮僻之谷雖能持弩矢自憐
末力之非強惟寬假縻衍尚尋於程之可到 漢書鄭

賢基益壯凡朝廷舉要之畢總入冰衙爲社稷宏遠之圖即持魁柄某欽承告指喜至信眉屬爲東帶之拘莫克長裾之曳望高躅於星辰之末但切神馳課小才以日月之勞尚厪齒錄不著爲轄仕矣其以職事兼職依舊

賀新除禮部要尚書兼職依舊

紫宸疏渥陞春卿紫綸之班青禁聯華仍夕郎青瑣之直載惟東方朔自謂久在金馬高臥五色之門希駟追隨以青石碧鏘之聲

賀新除門下侍郎兼職依舊

楚辭曰天地之間兮日月爲期易曰天地之數五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

卷之十二 表

出言本朝典故

晉張華博物志曰漢武帝時有神人降於殿上帝敬禮之東方朔從殿東廂窃桃實盡三顆帝食之餘輒以與朔朔曰此三千年一實也

語而妙天下平時自潔晚節尤香

老氏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凜凜風生肅肅花發

第五倫曰吾安敢入公門乎

凜凜風生肅肅花發

晉王羲之與人書曰今日暖和甚宜行散

凜凜風生肅肅花發

晉謝安嘗與子姪講論文義俄而大雪安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撒鹽空中差可擬也

凜凜風生肅肅花發

晉王凝之謝道韞夫人也嘗歸寧兄弟羣集內外以才藻著稱

凜凜風生肅肅花發

晉王羲之與人書曰吾每入廁輒得佳句

凜凜風生肅肅花發

晉王羲之與人書曰今日暖和甚宜行散

凜凜風生肅肅花發

晉謝安嘗與子姪講論文義俄而大雪安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撒鹽空中差可擬也

凜凜風生肅肅花發

晉王凝之謝道韞夫人也嘗歸寧兄弟羣集內外以才藻著稱

漢開博望苑而究佐悉從而效智（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二十九年乃僻太子甚喜及誅衛太子司馬相如等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雖云妙選（唐顏師古曰妙選人望以求勇爲之）罕遇眞才（宋慶曆初羅太子司議即皆酌酒相慶曰上用韓琦范仲淹）要如韓琦范仲淹之領使名（宋史范仲淹傳天下聞之士大夫）邊功以立（初元昊）下生民之幸（韓琦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老子）琦（軍中有一韓老子）淹（軍中爲之語曰）俱有威名（軍中爲之語曰）周堪蕭望之之嚴保訓（漢書蕭望之傳以文章儒術訓導宣帝）儲德斯成（唐中興頌今皇之初）今則五單于（漢匈奴傳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欽五鹿充宗等）官三朝耆老（六學師師）藻思掞庭（可使班楊韓筆）可使班楊韓筆（宋璟楊綰常袞）詩見鴻猷緯國（鴻猷緯國殆與伊說爭衡）沃上聰以正大之規（鼓群動於中和之域）徧儀清切（具望巍峩）方當暇日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二　七　（大二百九小四百七）之初（開府儀同三司徐陵庾信）豈謂佞山之難拔（宋璟去佞如拔山）履聲遠去（履聲遠去）袖手旁觀（韓文）巧匠旁觀）袂手稽留（袂斤成風）天下慕桃李之門（爭先競進）君子有松栢之氣（特立不阿）屬聖治之更新（即賢方而求舊）僞朋遠則眞朋斯進（君子所守者道）歟文人無朋其誰暫爲（君子所守者道）行藏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前日爲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介乃今日之通（戴閥盧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爲朋者僞也）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曰易車服以庸（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儉約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況中臺首有於青瑣（而內相宜爲於紫閣）冰銜有耀（

台路寖平（後漢公孫述載璽於路）雄牌之籌（仍兼七曜之輔）以強國本（以悅士心）竊惟常今國事小國雖聖人所不免（舍上策取下策）蓋智士所弗爲（匈奴傳臣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世三象賢奉漢征之然皆奉上策者兩將軍出塞而無功）匈奴傳（匈奴有得上策者也）黨者兩將軍出塞而無功（匈奴傳）匈奴有得中策者也）黨者兩將軍出塞而無功（匈奴傳）匈奴有得下策者也）秦兵出塞（秦兵出塞未嘗不敗）今則五單于欵闕而臣（宣帝紀匈奴呼韓單于欽五鹿充宗等）奴款王庭（匈奴呼韓單于款五鹿充宗等）分爭朝（匈奴呼韓單于款五鹿充宗等）風靡（匈奴呼韓單于款五鹿充宗等）國可泰珍（朝賀日古未）之有也（天文止戈爲武）天文止戈爲武（天文止戈爲武）宋璟之所著也（武五于傳倉頡作書上文爲武禁暴戢兵安民和衆豐財）止息兵（非以爲殺也）止息兵（非以爲殺也）良之也（文選注引文選理論）奧枕於京（要須儒者）（奧枕於京）想計謨一堂之上（唐許謨定命）能控制萬里之遙（邊瑣不驚）淮謀自寢（微管仲吾其左衽矣）衮衣兮佇升（端揆）（通典尚書令爲端揆之官蘇頲行制）端揆（唐末制佐理四方取則端揆元植後）顧滯迹於窮巖（莫窺光於崇仞）諒軫若推之念（欵爲可）棄之材（開八荒之壽而轉洪鈞）盡歸埃北（有一介之善）者居翹館（益務激卬）（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有一介之善一方之善者居焉）志則甚厚（言之不足）

賀要同知（宋史嘉定元年秋八月以禮部尚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禁座疏恩（宥廷置部）（樞密院別有）方漢單于欵五原之

塞請受纓縻。宙宋司城折千里之衝。宜
登柄用。國有元氣。士皆懽顏。自古夷狄
叛服之不常。在今廟堂安危之必審。以千戈復讐。祇取
侮之道。以金繒結好。豈得已之爲。觀列聖之遠模。知本
朝之強勢。遠人相戒。慎勿開邊隙。爲司馬之兼劒。復
有可行之故典。當十六衛左右監門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金吾
衛左右監門軍總二十六員。屬官總
百二十八員。分部宿衛。皆取良家子。善騎射。
故有原大夫之計謀。計謀素定。釐焰益張。所謂有德以尊朝廷。
自可不兵而威天下。秦方偃伯。未多管晏之權謀。
校注楯山四六 卷之十二 二十 大言十六 小言五
業。某夙蒙眞宰。晚脫冗流。強顏來試於庖刀。
文章觸戹乎帝射。
爰奉身而急退。二大老盍歸西伯者。猶俟駕以徐行。聯
兩宮法從之榮。躋八座文昌之位。卻詞頭批勅尾。忠寒
有聞。
櫻之動。絃轍盡更。益懲王恢晉馬邑之事。
拜未踰於月旬。究皇儀展帝容。直肯是賴。
仍以上宰。游於儲禁。俾習知軍國之務。將共圖社
稷之未暢。

賀皇國太守冬

斗運玉衡。經四時而建子。終入陶鎔。喜則無涯。言

之事月昇金鼇環千里以生春盛儀亞於歲端曜聲猶於
江表恭惟某官氣涵剛大性廸中和栽桃李於姑溪方
結遺恩之戀姑溪在宣城水陸之衝建炎中金虜犯境決苕溪而下
疫賊是知姑溪在當途也馥蘭蓀於宛水復開最譽之膴宛溪好百
尺聰明揚君子豈弟之風對化國舒長之景長符博化國之日舒長之
故民闔服而有餘力神明所舍福祿其臻佇煥爐於王綸歸燮調
於宰鉉某困糜銅墨文選深法珠符妙簡銅墨漢志縣
謬人埏鎔獻履迎祥徒效頌言之美恭轉上壽莫陪侍
酒之恭宮符于髣髴有嚴客髣髴鸞鞾隱符酒於前奉
觴上壽注奉議郎也收浙西與奉同轉朝散

賀倅車冬

大極用一函三氣萌於子漢志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行
於子十二石始動於子鄭氏注詳見前
黃宮以九倡六數應乎陽漢志以黃
律節氣候變動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
賢人類升之慶恭惟某官德全精粹節貫嚴凝聽王祥
康海之誥譎傳佳政和謝朓澄江之句尤屬端寮
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元暉吹妙律以成暄坐安輿而受祉佇膺龍
檢峻陟鵷班某邑誤有拘宥儀莫旅讀書松下已親愛
日之暉左傳趙衰冬日之日可愛也文選晉安
王之溫臣妾無秋雲之以溫之以風
銖之以愛日作賦梅邊願薦流霞之壽來作頌子監學館
前程啓監篇南州東部並屬於照臨漢書朱

部都尉所治在
居泉舍冰縣

方訴地上之錢瀝忽睹日邊之詔下就
持金虎之節來舉木牛之鞭糧道四通士氣百倍管夷
吾復見於晉江左何憂蕭鄧疾再生於唐關中以清劉晏
傳晉以兵事委晏晏才識始至天子大悅馳使勞曰卿厭鄧侯也佇隆柄任遠紹
芳猷某技有五窮政無一異謂當教於郡學復使絃
歌知是識字之農夫粗能勸課訟獄頗臻於衰止蟲蜮
無害於豐穰用此微勞免於大戾幸景星之垂曜覺寒
谷之成暄等分為三以察所部之官孰逃裁鑒宋朝實
九年詔刺史臨事務宜會路鈐運司廣訪其有名績為三等處終以聞下吏部以臨事能否所薦無狀者
至有考績為下吏部行大誅賞焉九考居第六而有自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十三
脫之地終籍覆舍

賀錢左相宋史嘉定元年冬十月以錢象祖為右丞相
大廷潰汗上宰顓朝虛左揆以求人幾十年於此矣冠
中樞而置使得一賢乃兼之劉昫傳入事佐治中樞宋朝興中以處事已定宰相不
元之洪儀宋朝興中以處事已定宰相不親政事故置參知政事以貳宰相參知政事始
四引富弼奏仁宗改事品宰臣依舊兼樞密遠酌建隆之懿典宋建隆元年
詔宰臣依舊兼樞密以范質仁贍吳
廷珪為樞密使並書為副使加崇品職有赫嚴聽恭惟某官龍章而
虎文金氣而玉色胄出五王之閥閱吳越王錢鏐子元瓘佐命吳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十三
五世為王學探百聖之淵源言人之所未嘗言而先見之智
明為人之所不能為而自任之道重登我近輔屬時多
慶歷觀古今深識治亂謂孫弘石慶皆武帝相公孫弘石慶
孝謹石慶傳是時漢方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弘慶深謹而已無能有所匡正謂李固杜喬之兼謹而無救於
窮兵之主袁蒙傳拜大將軍修暴益甚質帝
少聰慧知冀驕橫謂左右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忌之遂令左右進鴆帝即日崩
後立桓帝而枉害大臣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憤
爰奮孤忠不為苟合諸葛豐傳李尤傳制曰不苟合
征伐切乎憂國之心建議而誅姦雄偉矣立朝之節收
威柄而歸之上挈神器以置諸安孝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

王命論神器有命（孔融建武爲聖朝論爲卿器文中子述
漢以公以正帝位（政明器在德）天下人器也）上以律八風之序下而宅九土之
心允答變正之功（宋劉攽王安石辭免恩命）益迓懋平之業王沂公居晉
鉉者一紀未云歲月之多（王曾字孝先仁宗天聖中一
紀十年）重鎮於三朝要同社稷之久（文彦博字寿夫神宗朝太師致仕）某謬分蒲璧
紙出將入相五十餘年（畢仲游詩云十年三朝令門下每一師臣皆宗朝以太
師男執筆望前可爲屏以安人爲表）仰託鴻鈞聆冊命之殊常倍興情
而滋喜相門有相將門有將信能增大於前人（孟嘗君文聞
諸門必有將相門必有卿門有客數千人皆出於卿門復出於卿門客亦有之
門有教此兼二善言先獨引一事謂相門有相矣宋武帝謂王鎮惡曰卿是
諸葛之子又有諸葛之才發軫關中定霸王業吾所以委卿以後事卿勉之
哉鎮惡之事）

（宋武二語所自出是未知用文書語已先言之
矣晉汪沆又有公孫門有公孫門有教此兼二善言先獨引一事謂相門有相矣宋武帝謂王鎮惡曰是
諸葛之子又有諸葛之才發軫關中定霸王業吾所以委卿以後事卿勉之哉鎮惡之事）
賢館待賢亦必垂憐於舊物懷懷慶和（宋龍袞江南野史李後主
嘗與徐鉉論佛書鉉曰佛書以慈悲爲本後主曰不然慈悲安能濟事但
當懷懷慶和耳）士館待士必東西二京之混合（紀信說項羽以今以來歲
與匈奴合爲一家）必東西二京之混合（宋史高宗紀論曰昔太宗謂宰臣曰朕行御
府之對開兵本不移（宋史高宗紀論曲忠曰朕行御府等
次第開兵本不移之權甚大宜心勿）皇靈益振仍以維垣之亞從吾武極之游（春秋穀
梁傳僖公十九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友卒于貍脤及以會葬之也）佐
望隆而位必尊才全而任亦大經綸素定觀聽聿新（宋史高宗紀論曰昔唐
太宗謂侍臣曰朕行御府等）帥百吏宿道而嚮方（今之道使是也唐太宗知政事
房玄齡以參知政事而難其名薛元敬曰參知政事參預宰相分天下之務非
專名也）文事武事交修於無事之日正人邪人明辨於用人之時持公滅私（舍其
公以循名責實（王制）

爲玉茗堂作 華齋聲譽 聽堪與並 況通作脚 也發八卷 亂天地 況拂況拂 況拂況拂 況惟余有慕 恭惟某官 凝然九鼎之重 炳若六符之
光 置在朝端 卓爲世表 於蒐坐嘯 落邪 柳文題 楚人鷇立軟 蒐催 大蔡前知 斷疑謀而
膽以皆驚 李傳 楚人調虎於蒐催而谷風生 大蔡前知 斷疑謀而
不惑 左傳 楚伍舉如晉 晉侯使張趙 以告趙孟 趙孟曰 子大夫皆準南子 大
災之見 情之雜 隱 以論語 禮服 授皇太 軟鏡 匈刀 讀書神 蔡 高進翊紫樞 李華 弔古戰場文 唐 咨 以結髮內侍 起於
之完 武敬集 地 以 成其 志 漢昭烈 臨 以 三 錐 定 周公 弘 以 加 斯 以儒學之尊 有
傳元之功 書 堯之傳 孟子 太子 錐 李 侍 光 以結髮內侍 起於
之完 武敬集 地 以 成其 志 漢昭烈 臨 以 三 錐 定 周公 弘 以 加 斯 以儒學之尊 有
赦注楫山四六 卷之十三 四 羽翼既成 股肱益壯 淮南之謀自寢 汶陽之田
亦歸 五兵不用而太白開 悉本訐謨之妙 四時以和而
群生遂 更資燮贊之功 起泰山之雲於崇朝之間 作傅
野之霖於大旱之後 東坡 乳 旅 達傳說 益萬頸胥延之
已久 故上心簡用之特殊 左禹右皐 政事筆暫煩於分
理 大戴禮 曰 舜左禹而右皐陶 不下席而天下治 唐二百年 歸 弼 左 相
相傳 晁書 載 宋傳 不爲 獨 稱 勇 杜 後 梅 妹 末 某久託鈞鎔 欽
聆緒論 顧鴻烈 屢書而難盡 韓文 足 下 嗣 德 有 繼 將 大
第 韜聲入耳之已繁 王 琴 寫 紫 色 韜 聲 殺 回 答 富 數 夫
啾 發 投 曲 感 耳 之 聲 合 之 律 度 在 韜 聲 入 耳 之 已 繁
之列 幸執禮當國 或在四十人特薦之 宜其懽愉倍
於倫等

賀禮部葉尚書

九重錫命 八座登賢 風采聳聞 士方憚陽城之爲諫議
陽城 城 起 想 見 風 采 聳 聞 於 朝 廷 士 大 夫 皆 憚 陽 城 之 爲 諫 議
陳 師 官 上 以 爲 旦 死 職 天 下 谷 風 生 聞 之 禮典未備 帝乃
咨伯夷而作秩宗 尚書 命 伯 夷 典 朕 三 禮 位峻班行 薛文 秀出 班 行 又 薛 顏 班
內 事關機要 恭惟某官名隨日起 薛文 尤 集 送 下 和 宗 典 服
名 聲 陸 風 而 流 名隨日起 薛文 尤 集 送 下 和 氣
與天高 鄭 詩 尚 書 氣 以文章之瑞 取唐儒之甲科 鄭 詩 起 於
狀 天 公 鳥 五 色 此 於 庭 以 文 瑞 對 延 乎 以道德
安 紫 文 大 鳥 五 色 此 於 庭 以 文 瑞 對 延 乎 以儒學之尊 有
赦注楫山四六 卷之十三 五 鎬夏鼎 魑魅潛形 左傳 夏方有德 貢金九牧 鑄 鼎 象 物
不 若 氣 魅 有 物 見 使 人 知 神 奸 故 民 入 川 澤 山 林 不 逢
用 能 於 上 以 承 天 休 五色之線補舜裳 山龍增耀
建 字 歲 人 教 作 秉 觀 爲 舜 後 裔 老 氏 藏 室 許 見 前 九牧之金
制之姦臣 雖皐陶與共鯀而同朝 每切去凶之念 及孔
子歸鄆讓之故地 竟成僎伯之功 猶懷治世之隱憂 屢
上明朝之封事 新 朝 明 朝 有 封 事 用審書接 堯 錫 馬 審 在
又 書 曰 一 堯 於 四 年 進長
春曹 聖治更新 既已闢四門 達四聰 而明四目 尚書 舜
於 四 年 皇猷大闡 又將舞八佾 節八音 而行八風
闢 四 門 明 四 目 達 四 聰 皇 猷 大 闡 又 將 舞 八 佾 節 八 音 而 行 八 風
律 庶 政 以 公 工 八 節 節 八 音 補 闕 乎 調 八 風 以 平 均 八 方 彼 八 方 之 風 同 律 度 量 衡 以 出 納 五 言 汝 霸 之 功 舜 命 禹 作 司 空 汝 平 水 土 惟 時 懋 哉 禹 拜 稽 首 固 讓 于 夔 龍 帝 曰 往 欽 哉 禹 乃 與 稷 契 皐 陶 朕 庶 幾 明 勵 翼 天 工 人 以 成 厥 功 帝 庸 作 歌 曰 勑 天 之 命 惟 時 惟 幾 帝 拜 昌 言 曰 俞 往 欽 哉 欽 哉 惟 時 亮 天 功 明 畏 弼 直 惟 動 丕 應 徯 志 以 昭 受 上 帝 庸 作 歌 曰 勑 天 之 命 惟 時 惟 幾 帝 拜 昌 言 曰 俞 往 欽 哉 欽 哉 惟 時 亮 天 功 明 畏 弼 直 惟 動 丕 應 徯 志 以 昭 受 上

謝提舉莊大著集陸陟

馳吝度之騶務以至公而察吏（敏聰明愛人曰惠合度義曰裁馬絕曰驟）翬薦揚之鶚取其或善於字人明陟所關諍術匪稱伏念某淺用非幹時之具（文選思夫人之政惟實幹時之良具）獨行無媚俗之姿謂之拙則有餘諱其窮而不免自初第讌誇於清齒（說文齒口齗也）奈積愛漸至於稟心（動而中心也）蒙此褒拂某敢不堅持精白仰副澄清幼而學欲壯行蹊籍挽推之力去之日如始至（左傳叔孫所館雖一日必修其墻屋去之日如始至）益殫摩撫之

通交代秦宰

王門而長驚（瑞金曰而一句甸音庚何李圖眞嘩鉄絨琱弓耀紫（何金曰而一句甸音庚何李圖眞嘩鉄絨琱弓耀紫）乃士發矢（山名朱組以清琱弓節度使）以周公之禮樂宜即正於台司某史尾窮途（莊子銘於使大夫往（莊子銘於楚王）觀方託鄉曲之榮（漢廷傳盛之榮）搖心崇阨聽出綸而滋喜望鳴騶以無從（考書仰之冤副瞻曲之冤）且將脫縣同之貴錦衣行晝（新漢三輔故注橋山四六）

之觀聰綿絕在郊或與魯諸生之徵召情之所系（言莫能宜）

靖節之琴無絃敢歎知音之少（陶潛傳性不解音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弗易爲者洞縣所難化者項民（項籍傳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帑廩朽然鈲箠熾甚（鈲氣音項師古曰項筒也通俗文曰鈲箠若今竹鉗鐵鈲箠皆爲之也）寇之俗（匈奴傳漢之士胡絡之長移于朱兒抗手稱臣）措置泰賴我直清（讀夫倚相之典墳仍有光於帝學）文異也三異也匪人巧之可爲（由大官不誅責以小文故小吏得宜布其大惠）豈期過聽遽以名聞茲益伏遇某官百吏宗師萬民司命輟方壺之游而抗攬轡之志（操校注橋山四六）

平準之術而試乘均之才（漢書食貨志宣十五年冬緣生師古曰緣緣也）當衆行荒政之秋（周禮天司徒之職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尤加察深山之國且照臨在上敢辭出戴星入戴星之勞雖覆幬無私但兄皆有天獨有天之異憐其舊物寵以好詞學道愛人在孔門乃居於十哲（以儒術吏歷漢世可稱者三人）奈積愛漸至於稟心（動而中心也）蒙此褒拂某敢不堅持精白仰副澄清幼而學欲壯行蹊籍挽推之力去之日如始至益殫摩撫之

浴鳳天池。美名賢出公相之後。唐記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千今有鳳毛猶作素之之名雅賢相之家清風未範之族子孫森羅髦俊並依之先。將事契於無窮。左傳王大夫受羣下士大夫受官事不相干孫不相忘第古詞之不敏。恭惟某官冠雲霄。擊水修程。莊子摶扶搖而上者三萬里。黃金不如遺經。愛玄成之修父業。前漢韋賢子玄成以明經至丞相。守少傅父于位以名經至丞相。既根種之不凡。宜名聲之寖大。乃迁雋武。自涸常冷。未免效仇郎之勾稽。仇郎勾稽錢穀簿籍見前。甘棠猶有故芻。信魏慕之有杜風。唐琨蕃為人所愛杜甫舍人詩。亦嘗親庾氏之會。古詩庾氏有好女。稽古之榮。

言寶貨橫道。韓昌黎慕樊宮而足下發棺取寶。更公車交章。孟子衛人使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公車交章。列台棨是知音之人。而雷封豈展足之地。恢乎有餘之外。經肯綮之未嘗。莊子技經肯綮之未。況大輅乎。甚矣不調之琴。必更張而乃可。聊施敏手。足慰羣心。要令窮谷深山。喜見青天白日。嘯谷縣敏。豈須五柳之成陰。入踐世宮。行應三槐之雅望。某生於處畎。奮自場閭。歷憂患之日多。覺功名之甚薄。為官拓落。敢嫌六百石之昇。行路歎危。且虞九十里而止。喜文園之未至。司馬相如傳相如拜孝文園令。文園令選舉如未至。雖悟迹之已遠。曲為覆藏。善令更替。見謝方明著治郡所予有能名。實合是而作非。

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當改老則以漸移變使無過可議。下大夫。左傳王大夫受郡下大夫受縣下士大夫受鄙書作雖薦十里日縣有田都令尹敢不告新令乎。前史傳剡縣代郡九州郡山陰令尹九州郡以舊政告新令尹。旌甚切。叱馭毋徐。

賀寧國太守王大卿

正次春王。運開五始。春秋每歲發五始之義。元者氣之始。春王正月政教之始。王受命之始。正月政教之始。公即位一國之始。是為五始。陽泰惟某官身負奇才。世傳奧學。九卿上列。鴻名聯內閣之華。十乘元戎。燕寢秦東藩之最。當攝提之遷次。爾雅正月為陬。攝提貞於孟陬。或天官書攝提貞於孟陬。或建時節。宜戩穀之具綏。佐棒絲綸。歸調鼎鼐。鼎鼐。任也。鼎鼐。衣敝縕袍。史記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衣敝縕袍。有上書下公車。待詔金馬門。史記東方朔上書公車。待詔金馬門。人。驅車之陳人。白維摩詰經。香積佛國有菩薩名香積。乘穿屋致木。正同北部。漢西北部都尉。涼。未辦採花而獻詩。二天廣大。但知結草以酬恩。

賀通判正

曆象日月星辰。方謹堯時之授。尚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布治邦國都鄙。半新魏闕之觀。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服德純深。今守昔賢。尤賴題輿之關決。南山北水。不妨於象魏。薛有嘉祥。萃於端佐。恭惟某官負才真偉。司馬之從容。茂對二陽。具綏百福。佇錫綠綈之命。進聯

紫蓋之班。某縣紱冕。實裾阻綴。瓜而往。瓜而代。尚沿
九里之恩。桃其實。桃其華。願薦千年之壽。（漢武故事。西
七枝。帝欲留核。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
生實。二千年結實。人壽幾何。帝乃止之。）——

賀職曹官正

月端冀英。開霽景之舒遲。年後梅花。報春風之爛熳。（謝
（夫元日詩。末架柏子膏。新歲思與梅花飲。隔年
業履粹深。器資宣朗。孤標之映玉府。具瞻卿列之高。（杜
王府映。公標一。四座之敷瓊林。喜接英寮之盛。對剛辰而受祉。
（內事以呈。外事以聞。凡主外事。東宮辰日月況。）即要路以揚
芳。某邑製所拘。賓階莫旅。瓜丘解戍。雖已動於歸心。黍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三 十 大二集
谷成暄。尚有奔於妙曲。

賀樓參政

敷告大廷。延登次輔。紫樞望重。須同參玉鉉之謀。（易。鼎
玉鉉。）
黃閣位虛。當已覆金甌之姓。（漢水相。金印紫綬。黃扉黑
曙。所以異卑服於百辟也。）
茲特拜。咸爾具瞻。恭惟某官。嗥嗥儒宗。（郎特性。夏弁殷
嗥嗥。周收上制。殷
人嗥嗥。祭犬雅下。嗥嗥乃殷之祭冠。聊子尊
冢友記。翹需天水人。嗥嗥倫也。此有名。注云。嗥況羽切。
商之冠名。被柳文。殷太射逸
專決云。大射為人始。常俱角抵手。約決羽切。事出呂
民春秋云。嗥嗥然。儒士伍。是義。今按。嗥嗥儒士。
霍嗥嗥儒士。仲尼之道。航四濟學造乎深。（法言。仲尼之道猶四瀆
也。經書中謂終入大海。）以
韓愈之文。障百川言歸於正。（韓文。障百
川。流東之。）將身進退。為國
安危。方當棄眞主之龍鱗。何與畏蹈姦臣之虎尾。抗章勇
退。納顧去之。激綠野之波而謝人間。渠容久晦。（裴度傳。
時閹豎不法。度知。經諫爭。帝不納。乃治第
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具燕飲。命賓客。飛觴
笑樂。下。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
酒之會。杜牧之詩。人間四月芳菲盡。）起泰山之雲而雨天下。靡
俟榮朝。知吾道之復伸。惟舊人之是任。在唐頗收。乃出
禁中。為漢伊周。宜持兵本。（周物傳。武王有疾。周公祝於
太王王季文王。為
本兵柄。霍光傳。將軍為百官
之伊尹。史記。文王時。周公
亦漢
其特立獨行。有如
此者。則折衝壓難。豈不遠哉。收天戈以滿六合之塵。卻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三 十一 大二集
胡騎以綠五原之草。（呂氏春秋。五原草綠不
可騎。）
中華莫枕。當宁垂榮。輯此茂勳。基於妙算。爰進陪於
坐論。仍作輔於儲。明。於赫皇朝。尤崇政府。（宋以參知政
事為政府。亦
自乾德之命辭居正。及至道之用寇萊公。雖元
臣
如趙普。不得以專權。故上相若呂端。乃與之均禮。（東都
事略。
一時異數。百世流光。
矧廟謨未正於家司。（元氏紀聞。明明廟堂
而魁柄全歸於宰旅。（左
傳。
自韓起聘於周。曰。非歸時事
焉知政事。公孫僑
公卒。
事於肆。肆。宰之元。七職還
事於肆。肆。宰之元。七職還
莫紀。王暢字叔茂。名在八俊。
會有災異。言事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冰炎

之見疎稱必集群賢代場秉為人鼎讓凡
賓七政訓玉度巧
之重印無以易堯
之耳李賀詩獨垂金印押千官
久之高固持御史不
堯遣時御史大夫
書左丞仁約秦以
其以印與今不滿矣
館以類甄收
閒地柔宗道為統政
水固遂獨生
某託在元鈞懇非美製舊唐書韋
為官稱人非
雖解戍僕餘於旬
必大開翹材之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十三　十三　大六十小百九

德運乃神何真帝先唐廣運乃聖乃神繼照於昨合重離明兩之象
高尚其志應大有上九之文趙
作貫選註一巳作明兩
上九爻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
志可則也爻有上九爻自天
同游自生民而獨盛正代塗浮沉灌之氣乃慈闈標震
詩載震載夙載生載育
夙之期詩載婦載夙載生載育不遑
上棒玉卮呼萬歲阻陪漢殿之珮漢高帝捧玉卮
鑑紀千秋願效唐臣之祝
金鑑錄以
箴諷論
重明節賀表
天子之父曰皇備舉日朝之禮禮記文王為太王王季曰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十三　三終

假于[illegible]於寢門外見[illegible]及[illegible]
如之諸侯見[illegible]
水[illegible]崔[illegible]傳[illegible]
寢門[illegible]兩[illegible]

秋見之期。文子。[illegible]
老人[illegible]
分之夕[illegible]

對金鑑以交輝。望瑤階而歸美。恭惟
道度越百王。錫玄圭以告成功。加
居然退託。[illegible]
索玄珠而悟罔象。至矣冲虛。[illegible]
[illegible]

老人之星主[illegible]遵當
[illegible]

校注橘山四六[illegible]卷之十四　二

之曆。[illegible]
祥開誕月之符。[illegible]
[illegible]

丕行過期
[illegible]

慶賚渙敷於前殿。懽呼震動於中嶽。[illegible]
[illegible]

臣假守窮邊。幸逢盛際。三萬里恍遙
於弱水。莫與稱觴。[illegible]
[illegible]

八十歲仰祝於大椿。第厪舞手。[illegible]

瑞慶節賀表

[illegible]

十月就盈。祥開若水。[illegible]

校注橘山四六[illegible]卷之十四　三

瑞慶節賀表

天子接千歲之統。茂對亨嘉。[illegible]
諸侯賀
十月之朝。訢逢震夙。[illegible]

[illegible]

皇帝陛下敬禹九功。[illegible]
傳堯一道。[illegible]

繼堯二聖相（故而字一道）天璣麗正赫重離繼照之光（晉干寶天璣疏延）平之福（宋志神鼎者質文之瑞王者盛德乃興）物（五味自生）神（神鼎丹竈也典略神鼎者丹竈體象九州名山出神鼎）若（若神有不盈黃耳仁革）於（上宋禪齊璽書神鼎將還寶冀無止）上（上禪齊璽書神鼎出阿谷當上）愛神鼎（陳思王上九魏篇）三年（武昌縣章山出神鼎）台天下（百神受職於明堂之庭）於（上）飾九筵之祀而神人和（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尚書神人以和）見乎初度（離騷原攬揆余于初度）電樞旋於北斗（文選聖德之祚電振北斗第一星）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四

（離騷原攬揆余于初度）電樞旋於北斗（文選聖德之祚電振北斗第一星）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四　五

增秩賜金之寵（儒林傳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弧星燦於南郊臣叨領邊塵遠瞻靚闕公卿送進已莫陪奉觴上壽之班田里交歡其敢望

瑞慶節賀表

周曆方新應七百年之興運（左傳成王定鼎於郟曆祚七百）堯門有慶當十四月之誕辰（帝王世紀帝堯陶唐氏祁好母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漢武帝鉤弋趙婕妤亦然）喜溢乾坤頌騰川岳恭惟

皇帝陛下緝熙（尚書惟乃俊乂緝熙于敬）恢大皇綱（尚書恢我有實而持之）仰（一曰遠）仁（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利澤施於四海熙然同宇之春（禮記仲春之月鳥乃厲羽毛）麟隰奏慶豐之瑞（詩祥麟徵徵毛傳麟信厚也）明良胥契清淨興歌（書益稷乃賡載歌曰股肱喜哉）當若水之開羊（指如岡而歸美臣猥叨共理欣際盛明望宮闕於蓬萊之山阻陪拜舞下世年於郟鄏之野徒切傾祈

瑞慶節賀表

系唐統。接漢緒。幸覩真主之興。文之東。武之西。繼高祖。接漢緒。其在前。勳華生。淡復三五。界姒書。授義圖。茂對上天之眷。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在昔。事勤乎三五。歷于秋而紀節。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堯典。以正仲秋。在辰角。五緯星不見之夜。祥光昭宇之辰。漢武帝元狩元年八月壬午。有星孛于角。占曰。有兵。上與羣臣議。壬午。日月俱在角。上大悅。少翁曰。上帝使臣謂曰。以七月望。與我會於蓬萊。上乃齋。於是天神畢降。上遙見。其物如雲狀。至。集於殿上。上大悅。少翁曰。上帝且下。宜潔清以俟。上乃致齋。明旦。立候殿上。有頃。乃聞空中聲。與人言相應。而不見其人。上因再拜。問所欲。言曰。天子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以自為年。年如四時之數。終而復始。凡三微。一微九年。三微二十七年。而天地乃大變。更紀。以應天道。三微而一小反。九微而一大反。二十七歲而復朔旦冬至。與天合符。故黃帝時。以為紀。紀二十七歲。而五星復始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此天之大紀。三紀而復合。故九紀而與天地神明會。合而復離。離而復合。終而復始。此五星之大法。漢興。高祖撥亂反正。掃清四海。以均萬姓。孝惠皇帝。垂拱無為。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海內晏然。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修德行道。民樂其業。而歲數豐穰。倉廩實。財用饒。風流篤厚。禮讓興行。孝景皇帝。即位十六年。平吳楚七國之亂。天下安寧。孝武皇帝。即位。興禮樂。改正朔。協音律。造曆象。考天文。建封禪。禪梁父。登泰山。脩祀后土。瘞黃金白玉。以合神祇。紫芝九莖。赤雁銜書。集於殿庭。神光顯著。三銖五銖。更用其法。天地開闢。以來。未有盛於漢家之時。故司馬遷之言曰。自黃帝以來。而神靈著者。莫盛於漢。漢興。而天地之間。復通為一。故五星聯珠。孝景冬。夏至。八風序。順書。曰。日月合五星連。欣逖初。長之景。冬。夏至。八風序。順書。曰。日月合五星連。欣逖初。長之年。

薰作至和之福。率於載風之辰。臣欣覩榮光。謬將隆指。

雖君門遠乎千里。信不違顏。智通天威不違顏咫尺。而聖壽過於萬春。惟勤善頌。

冬至節賀表

歲紀得天。屬三微之肇敉。

敉。撫也。言堯典書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分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夜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分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皇帝陛下祖烈丕承。

皇。大也。祖。始也。烈。業也。丕。大也。承。受也。書曰。皇祖有烈。

皇猷溥發。乾行而道不息。

猷。道也。溥。大也。發。行也。乾行。天行健也。君子以自強不息。

泰來而志交通。

泰。通也。志。謂陰陽之志。交通。謂陰陽交通。

握注樞以臨人。旁獨八紘之遠。

注。猶屬也。樞。北極星。紘。維也。天有八維。

握金鏡以臨人。旁獨八紘之遠。

金鏡。喻明也。

握注樞以臨人。旁獨八紘之遠。

注。猶屬也。樞。北極星。紘。維也。天有八維。

握金鏡以臨人。旁獨八紘之遠。

金鏡。喻明也。

雷復在地。知萬彙之潛萌。章合陛下紀綱四國。

雷。陽氣也。復。反也。萬彙。萬物也。潛萌。萌芽在地中也。章。明也。合。猶當也。紀綱。猶統理也。

赤祚重光。千歲接帝堯之統。

赤。火德也。漢高祖斬白蛇。自謂赤帝子。故曰赤祚。重光。謂光武中興。

規矩二儀。

規。所以畫圓。矩。所以畫方。二儀。天地也。

運玉衡而齊政。坐調五緯之平。

玉衡。北斗第五星。齊。正也。政。謂日月星辰之行。五緯。金木水火土星也。

玄圭告瑞。八年成大禹之功。肇道揆之精剛。調元化而宣和。方義敷。舉起牽牛之度。

玄圭。黑色圭也。禹治水畢。告成功。舜賜玄圭。揆。度也。義和二國為御。惟春秋中氣。天地開。日月出。義和二國為御。惟春秋中氣。天地開。日月出。義和二國為御。惟春秋中氣。天地開。日月出

冬至節賀表

灰律動乎緹室。初驗陽生。黍綍太宗達灰雲瑟於圜丘。
茂迎日至。書鈐大比樂元命苞黍綍祭竹之簡雲瑟之舞冬至圜丘之祭樂記之舞冬至圜丘之樂特牲饋食之禮冬至之日也大矣一人之慶。禮記一熙然萬彙之亨。恭
惟

皇帝陛下黼黻洪猷。框機元化。敬五事。協五紀。開乾坤
交泰之符。尚書大傳曰敬用五事曰協用五紀曰王者上順乾象下順地理中得人和則陰陽和而五紀協矣合八
卦之觀。計奏晷軒。四海盛貢珍之會。漢官儀正月旦天子幸陽德殿臨軒
萬國之貢珍恭惟

正旦節賀表

太簇吉辰。宝義之月儀鄭玄曰太簇建寅之月律中太蔟言萬物始在地中大生也正月也周曰建子殷曰建丑夏曰建寅玄已得
布令。小正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遹音御路萬民新治
象之觀。計奏晷軒。四海盛貢珍之會。漢官儀正月旦天子幸陽德殿臨軒
萬國之貢珍恭惟

皇帝陛下仁天廣被。壽域旁開。時明於革。而得順應之
宜。禹貢冀州既革命順事宜也象曰中有火君子以治曆明時
棲注橘山四六卷之十四 人
財成之妙。易泰象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以輔相天地之宜
未容百辟之獻籩。周書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大相東面而朝天下諸侯北面而
以上上駢稱萬壽無疆前件
文以載
章都
芳辰茂對。爾雅曰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春為青陽
重扉。陽都賦重扉結於水下之深堂。
光華之夜燎。阻級賓儀。後漢書曰天子以正月上辛祀天南郊其夜燔燎
大之詔。旨務宣德意。後漢書曰建請每春行冠大之詔禮儀志曰立春之日行冠大之

日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懼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
臣勿案驗皆徵秋退會冬還桑良下當厲者如故事

正旦節賀表

行夏之時。會三朝而受籍。望堯之日。歌萬壽以稱觴。（王
褒聖主得賢臣頌。元正嘉會。擬瑣瑣以合歡。伏稱萬壽。見前。）
泰山還登明堂。寬上書曰。上元甲子。蕭雍永宮。見象曰。上元甲子。蕭雍永宮。見象曰。
昭報降祥。應臣竊奉觴再拜。上壽曰。臣竊奉觴再拜。上壽曰。
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上壽曰。敬舉君之觴。
元正肇祚。物情胥悅。恭惟

皇帝陛下。鴻明麗正。駿命申休。補袞珥戈。增煥右文之
治。調和玉燭。益神贊化之功。再世奉長樂之顏。（漢官儀。
長樂宮在城內。秦始皇太后歸長樂宮。孝王當上書。歸藩。
孝王當上書。歸藩。漢帝之母稱長樂宮。）庶民同既
醉之福。運承累洽。月屆始和。正百度於履端。（左傳。
啟蟄而郊。啟蟄而郊。履端於始。履端於始。）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十四 十 大二百八十八

群珍而入貢。寬澤洪流於薄海。
西陲漢文紀。天兵北出。至於高陵。文帝自霸上。
車宿文苑。錦西岩陸。馳神左城。（城階甃也。城階甃也。
右千左城。青雲樓。青雲樓。
舞之象。注城者為階級。注城者為階級。）想
九賓儀之戒旦。阻綴班聯。（禮。賓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右。
賓移以成行。漢官典職。正旦天子寺陽殿作
九賓。案魚龍曼延。戲顏師古。魚龍曼延。戲顏師古。
詔以班春。第增舞扎。

正旦節賀表

帝出震以御宸。莫妙圖規之運。王天春而布政。有嚴左
本之居。會昌籍於三朝。拜衣冠於萬國。（王維詩。萬國
衣冠拜冕旒。）恭

效馳驅之力。阻陪拜舞之班。治跨漢京。小鳳龍之紀瑞。
皇運重開。方叶三陽之吉。年名靡建。式均四表之懽。
稔之憂勤。順群心而變易。天地交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四 十三
而曰泰。喜臨物棣之辰。春秋無貶。臣恭對昌辰。喜聆温詔。
表休符之有赫。綿慶緒於無疆。億萬
二千石上壽。阻陪正會之儀。
載太平。願獻元和之頌。
明堂禮成賀表 宋史 祭天地明堂大赦天下
輯兹議於曲臺。蔵精禋於太室。
取其門之學。曰太學。取其周水三面。一也。三靈昭格。
圜丘望祭。則曰禋祀。異名而同事。
上飌三靈之旅。迓福日月星辰。
三靈之繁祉。陛微漢高帝初治。
銘佩勠 三靈 萬祉來崇。切以秋而大饗者。典有常。
三靈 天地人 三才
春。季時令行
草木春
恩霈淮服。極草木以同
改元賀表 嘉泰
皇運重開。方叶三陽之吉。年名靡建。式均四表之懽。
得聖人之道 心誠天下為 大夫更始其以五
月為九載元年
順群心而變易。天地交泰。喜臨物棣之辰。春秋無貶。臣恭對昌辰。喜聆温詔。
皇帝陛下智神勞爚。文武其仁 道 中持。積六
天其知神
稔之憂勤。民人明堂慶九天之延。東京賦 度堂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四 十四
而曰泰。喜臨物棣之辰。春秋一以為元。遂正歲端之號。
輝輝塤燧。采昭款帝之忱。
歲。公十七年夏四 考諸越紼之文。
月 禮記 志喪 檀弓 曾子問
大神注 款誠也
恭惟
皇帝陛下位正體元 春秋之元 一
凡人君即位 其踰月 在喪 公羊傳
於群生。道深酌文化。輯慝於百。度寬恩滲漉。
邊塵不警。民食自給。以聖繼聖。功方美於告成。
因天事天。義莫嚴於陟配。
載太平。願獻元和之頌。
消上辜而降祉。
取其門之學。曰太學。取其周水三面。一也。三靈昭格。
圜丘望祭。則曰禋祀。異名而同事。
上飌三靈之旅。迓福日月星辰。
三靈之繁祉。陛微漢高帝初治。
銘佩勠 三靈 萬祉來崇。切以秋而大饗者。典有常。
三才
春。季時令行
草木春
恩霈淮服。極草木以同
左不以迎祉。宗鍊神光。燿
之 禮 法 文 祭 周 也 一曰 補
民文孫也 氏太室。成人堂。居人明
曰明堂。四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南方曰明堂。
室。則曰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尊嚴。則曰明堂。

恵文皇
太后

雲開重侍鳳承貽燕之謀（漢高帝子 天號漢楊虞本
歸尊之冊（漢高帝納戚夫人子 如意爲趙王 欲燕其子 天號漢楊虞本

後注橋山四六（卷之十四

臣聞漢立四宮莫隆平長信（信長樂宮

臣聞漢立四宮莫隆平長信（信長樂宮

右陰綺女主聖明之祥(漢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占之曰陰侵陽雄土入相秉故少麓從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翁孺之從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少麓之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史記呂后本紀高祖崩呂后欲王諸呂乃徵趙王友入京師幽殺之更名曰呂太后之稱少麓之靈作漢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占之曰陰侵陽雄士入相秉故少麓從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翁孺之從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少麓之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史記呂后本紀高祖崩呂后欲王諸呂乃徵趙王友入京師幽殺之更名曰呂太后之稱少麓之靈作)

被於詩歌輔烈祖以中興柔儀斯正(小雅谷風之什蓼莪之篇曰民之父母柔儀反德)

內嬪大計以安(舜以天下之人而嬪天下焉堯之謂也漢魏外戚傳序曰論曰堯舜內治大名也)

方游心少廣之庭言動中平繩矩功德(莊子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之庭)

信比跡太任之聖抱神孫而

叨領邊麾阻陪朝綴虞宮受冊逖瞻萬舞之儀(鎮這光典令典)

欽典載新臣(太姒嗣徽音徽美周風)

徽名疊上(舜典曰汝陶欽哉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帝曰俞允在位正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校注橋山四六 卷之十四 一六

爰啓宮門懽心始自於內(孝理述)

簡分侯侯公庭萬舞(又頌人侯公庭萬舞)

舞有奕(又萬舞洋洋)

若何干舞(籥舞笙詩工義萬者舞也劉炫云籥者為文舞者為武)

武德虞舜以萬人得天下其名也萬其數也(漢殿頌

舞奏武舞謂之干舞)

窮效三呼之祝(武帝詔臣觀登崇華御史秉屬呼萬歲者三)

太后加尊號賀皇帝表

光動鉤鈐修重親之孝養(史記注鉤鈐天子之御也天文志石申夫甘氏星經鉤鈐二星主法若近夫妻同心遠者夫妻不和大明則群臣奉職天下道治雜書靈憲已智慮卜筮經內事民弟有故曰天子之御(石氏星經鉤鈐二星主法若近夫妻同心遠者夫妻不和大明則群臣奉職天下道治雜書靈

惟聖資戴鉤鈐足文觀已智慮卜筮經內事民弟有

親親之恩焉鉤鈐不離房宋均曰鉤鈐遠房則疏關冷

昆弟相親故天相近明其及也晉天文志鍵閉一星在房東北鉤鈐主關籥上者孝則鉤鈐明)**名垂琬琰**(琬琰居興慶宮興寧宮皇后文宗陳考事后有禮憲宗謚安皇后稱太皇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長信宮)

藏曠代之慶儀(漢書郊祀志禮如太一而加之以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方丘於其中為五帝壇各如其方位祠禮畢瘞地下)

恭惟

皇帝陛下緝熙王化表顯聖倫承上天與子之心既親傳於搢數體先事母之禮益嚴奉於晨昏壽泰有開徽音未已載肅鳴鸞之旨肆登縷玉之文(韓文縷內玉之縷玉衣)

校注橋山四六 卷之十四 一七

(專屬之車鏤白玉之體文大行謚冊金縷龍)

何錄王乘鴻寶伊何算冰銀雖太極之高可論而

(遵坤地也故稱母)

不可名而薄海以外知孝而又知敬臣濫將華指阻纘

清班七十六經之傳既極坤稱之美(司馬相如封禪書六為七傳之無聊係)

九五福之錫第勤封祝之誠

賀太后牋

燕謀啓後尊歸長樂之母徽儀鴻號殊常丕顯思齊之聖(詩思齊太任文王之母詩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事光史牒禮洽宸閨恭惟

太皇太后媽水源深(皇甫規女史箴曰婦人之性嫉妒為源妒忌之興由斯而作文母盛德收後宮之嫉妒鵲巢之化興自太任毛萇注齊莊也常思莊敬)

坌山基正(吳越春秋禹之父鯀治水不成舜殛之羽山化為黃熊入於羽淵三年不腐剖其腹而禹生焉禹乃有)

白孤九尾造於禹曰白者王之證也於是塗山之人歌之曰綏綏白狐九尾厖厖有家有室家我都攸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況矣哉禹因娶塗山之女焉未之遇而娶塗山之女焉乃合其卦以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孰生啓金口木舌以教訓之其化如蜚生啓金口木舌以教訓之其化如蜚生啓金口木舌以教訓之其化如蜚

賀皇后牋 按唐高祖為秦王時納為妃 仁壽楊皇后 隋煬帝皇后 繼為恭聖

德備思齊。美妃風之克嗣。了夏毛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 周朝后妃之始也風化天下 而正夫婦也 號隆長信。顯母道之益尊。歡達外區。孝歸中壺。

賀皇后殿下倪天作合。 逸大邦有室倪天之妹 文王以太任為嬪問名 文王之前文 大作之合 遹十之既古書盛禮尊敬之文 天之前文 弟子 既望既終曉於東 其翅於日 日之前月也 皇甫謐年歷 月群陰之宗 光內日影以宵 名曰後加 文選曰為 羅。

賀皇后牋 詩云 敬姜 詩云 敬姜 誅誅揖揖而宜子孫。上體二南之化。 孟子 怡怡愉愉而奉太后。助登萬壽之儀。玉冊揚徽。椒塗增職。 椒聊 以椒塗壁 方取溫暖 陰氣 椒塗之光 椒聊 椒塗地 椒實 文選 椒塗之飾列 拿遠也 臣叨持華節。欣舉縛儀。周道載馳。莫綴九賓之列。堯門

在望。第傾三祝之誠。

冊皇后賀皇帝表 況拜不 注用告景 既九年 后用冊後皆 猶之

移風以厚人倫。造端有地。 風俗 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 後星之配皇極。作合自天。 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後有 四星其一為正妃餘為嬪 傳注作鄰 侈

鴻號以揚徽。煥翟容而增飾。 翟川雉出高禮內司服褘 衣王后褘衣 褘衣 褘衣

志太后太皇太后皇后法駕六御陰現東江玉輅鑾 慶洽兩宮雖翔八表恭惟
太皇太后天慈敦化坤靜含章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義
重承祕抱神孫而內嬪管逸嬪內職掌婦人之禮宮人之職婦宇器承祀恩深佑命
選淑媛於後庭逸乃如之人分猶之媛也欲昭儷日之事遂正長秋之位周禮內職
乃可當之王后之職也天子六宮后一體天子之尊與皇后同體故以為稱
成熟之初也禮后妃之德以婦順為本婦順之法以貞靜為首故以為皇后之名
長者宜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名翟車聯飾見上雜服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
同親周禮內命婦掌王后之吉凶禮事既蠶帥命婦而親蠶禮記祭統帝后之事與
登分藥妃獻繭以供王后之服孟冬祭統帝后之事與天地同功故以為稱
天青手採桑王后親蠶禮畢獻繭於公桑蠶室以共祭服禮記祭統古者天子諸侯
親答六宮中蠶室養蠶宮中蠶室養蠶之室周禮內宰詔后帥六宮之人而生蠶事
於龍潛報昌都新宮藏館區制有鉅后事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如 既足廣四方之風宇宙之內也詩序言天下之風謂之雅益將俗薦
年之福臣屬拘官守阻綴庭班

賀皇后牋

藹南國之風有光彤史詩序后妃之德也說文彤丹飾也女史記事者以丹筆
逸逸相承傳詩以開啓始言后妃為內主以五禮教六宮故著於左手既御
人謀聖哲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而復故北堂書鈔引漢官儀女史之職也嚴東朝之命登配紫宸恭惟
皇后殿下淑性天成芳猷日進文選應貞晉武帝華林宴詩芳猷載宣流芳猷以永寧
思賢才無傷善之心詩序后妃之德也說文傷創也在進賢不妒其色哀窈窕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焉 葛谷化延在女事有節用之道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之德
后妃之本也后妃之德必在女事躬儉節用而服澣濯之衣 擢自三星之次文侯之命
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志在擢自三星之次 優於兩曜之明成公綏天地
宵宮天極星後有四星末大星正妃後三星後宮之屬也長秋備陰陽乾坤垂象
不獨立坤化猶陰陽乾坤垂象故立長秋以為皇后官名 翟車聯飾見上雜服修
日曜重光理宜宏家道立教起閨房 承順慈顏樊和陰教不二共操宜君子之好逑匡衡上疏
言其持夫然後可以修正閨門而為宗室主則百斯男臣屬拘官守阻造閨庭
斯男百官也 益國人之共祝詩大雅崧高

賀皇帝御正殿表

密音載路。御素軨以迎祥。（高書）四海遐寧八（弁軨車後橫木）大寶有臨。
坐端閨而聽治。（易聖人之）臣工齊肅。恭惟
皇帝陛下化關邦經。行隆世表。三年不興。方當聖治之
更新。四海爲家。宜元皇居之壯麗。（高帝定天下以四海）
（爲家非令壯麗無以）
（威）（泰作皆賦皇家賦而天居（文選）壯故帝王居
（住麗絳百城駱寶）（王制不觀皇居壯安知天子尊）庸正
面南之位。聿昭建極之光。肅天仗以無譁。（韓文天仗宵
（嚴建羽旄而）儼帝容而有穆。（敬帝紀可謂穆穆
（乎天子之容矣）（宜）
（書人無譁傳叙孫通練
無敢譁導失禮者
（遂）恢皇度。衆星環拱。萬王來庭。道燦然而復興。文煥
乎其可述。臣身廢符竹。夢繞觚稜。（文選陸機門之單閼
（上觚稜而棲金爵注
校注橘山四大人 卷之十四 二十四

（敬堂上最高處未
（考取其有四稜也。
（稜。漢宮闕敬其會。以
（稜棲平朝。四會尚是
而朝諸侯。阻陪賓級。（前漢王綱略舉大御物負扆
（曉氏鼎。古詩負扆
（尚書無此九成文）
（不作與扆義）（舞與
（舞與）（文選百獸率舞
（舞與）（樂總觀爲此
（永樂類要天
（今之關氏。
（柴會儀云。
（殿與足皆有四
（稜。自楚往
（以爲爵。安獸處。杜收之注。
（四敬三七載。以夢復井宜。答晏
（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助傳。負扆制依爲王几。
（孔子曰。美哉璠璵。
（之璵若也。
（文選。璠璵。舊
（王也。論語。璠璵。
（而視之璵若也。
（目笑明。史通。珍飾。
（陵璠璵。策駑馬而捨驪駒。故限之以三日之期。惟冀於
得一士而告。（會要。建中元年
（三日舉一人
（自代事下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十四 終

宋 古瀟 李 廷忠 居厚 著
明 曲阿 孫 雲翼 禹見 注

謝閣學葉尚書舉自代
西清學士之建崇名。出而分虎。（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
（爲銅虎符。音義云。銅虎
（合乃發。文選陳琳檄太守分
（虎作。受任一郡。宣布恩澤。
（千載文選分虎出守。沙囊板
（詔我一台。（又）（晉灼以分虎
（爲之節已。）（文）（晉灼以分虎
（符）即墨大夫之無譽。（史記齊威王召阿墨大夫
（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
（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耶。）許
以續貂。（晉趙王倫傳。倫僭即帝位。諸黨皆登爵。相謂
（曰。貂不足。狗尾續。）亶爲特異之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五 一 大百四十七

知卓有至公之鑑。竊聞存人所以自立。（梅福傳。存人所
（以自立也。）代已亦宜相當。（柳子厚與元饒之書
（所以自寒也。）（善惡
（之報。各如其事。）此皆先儒之談。足爲今日之
法。侍從之間。方將拔杞梓而收楛箘。（左傳。管仲不如楚
（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其大夫則賢。皆實
（晉服名。韓詩。當今聖人求
聖之前。豈容進乾配而夸璵璠。（論語。璠璵。舊
（王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
（而視之璵若也。近而視之
（目笑明。史通。珍飾。
（陵璠璵。策駑馬而捨驪駒。）故限之以三日之期。惟冀於
得一士而告。（會要。建中元年
（三日舉一人
（自代事下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十四 終

記具表牒一人自代在外者三日內具表附驛以聞劉後村啓從表始除之三日公卓詩上於一人苟非素窺其肝膽（注云肝膽遇其耳）必不妄借以齒牙自處廷衆賢與遜睦之風故讓於契讓於夔讓於虎（尚書舜七政訓五典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勃海徐穉安貧守節謂不如暢不如膺（陳蕃傳蕃代楊秉爲太尉讓曰不行不足不由舊章又薦朱虎熊羆）迫東都大臣盡公清之節謂不如膺不如暢（陳蕃傳蕃代楊秉爲太尉讓曰不行不足不由舊章又薦朱虎熊羆）迫東都大臣盡公清之節謂不如膺不如暢不如膺

操儀禁墖。以簡古之文發帝令。佐天子。相天下。已先存遠大之規模。開賢館。延賢人。欲共建光明之事業。扶持弱植。洗濯幽埋。虎榜首登。每加念同袍之士。（謝昌言衣與子同袍）鴛班末綴。未容著束帶之人。（吳靖爲長沙令不得綴五車書）方此陸沉。慨然汲引。洪以青雲之價。（仙谷碑年世功名今墨滅）某敢不夙夜結草。未足酬咳唾之恩。（齊弘記）校注橋山四六 卷之十五 四

嚴楊竇。幼見黃雀爲梟所搏。墜於樹下。又爲螻蟻所噬。竇收養羽成。攜至宅。數日乃去。後化爲黃衣童子。來報曰。我西王母使者。以玉環三枚與竇。令君子孫。世世席位。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竇生秉。秉生暢。暢生彪。彪生淑。淑生邕。邕生琰。琰生弘農楊氏。高都東房。承四太尉之後。世傳忠孝。（後漢書楊震傳）黃雀所銜玉環。至天曹中。生貴子。位至三公。（晉干寶搜神記）黃雀銜環。結草事已見。（左傳魏武子有愛妾。武子病。命顆嫁之。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後秦與晉戰。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花之妻。死效結草之誠。駱賓王。（唐書駱賓王傳）殞身二泉。徼希結草。（文選白馬篇）自銘恩於會稽。黃表。（晉書黃香傳）孔融。（後漢書孔融傳）未議於酬恩。（魏志）楊震子。（後漢書楊震傳）終懷於報重。（文選）楊雀銜環。徒聞於報重。（文選）從龍。（左傳）咳唾足以滴活。（晉書）牛弘書。咳唾可以飛騰。（北史）牛弘傳）攀鴻。（王褒四子講德論）夫蚊乘風。（晉書）不能越隘。（唐張說）附驥。（屈原卜居）附驥尾而致千里。（蔡邕翟酺碑）攀鴻則翔四海。（後漢書）論。附驥之旌。（後漢書）軼歸鴻於碣石。（後漢書）峻廣絕於

上廟堂

職重親人。訪疾苦於延英之殿。（唐宋貞元四年正召英俊訪以人之疾苦且勉慰之各陳本一職）禮先下士。進狂愚於光範之門。（唐兵部尚書侍郎職分掌天下文武官吏之名籍）俾得自輸。庸觀所蘊。從古有于勇之職。在今爲令長之官。（左傳博今之望級猶古諸侯帝令。佐天子。相天下。已先存遠大之規模。開賢館。延賢人。欲共建光明之事業。扶持弱植。洗濯幽埋。虎榜首登。每加念同袍之士。（謝昌言衣與子同袍）鴛班末綴。未容著束帶之人。（吳靖爲長沙令不得綴五車書）方此陸沉。慨然汲引。洪以青雲之價。（仙谷碑年世功名今墨滅）某敢不夙夜結草。未足酬咳唾之恩。（齊弘記）務澡其身。益耘所學。銜環結草。未足酬咳唾之恩。（齊弘記）校注橋山四六 卷之十五 四

嚴楊竇。幼見黃雀爲梟所搏。墜於樹下。又爲螻蟻所噬。竇收養羽成。攜至宅。數日乃去。後化爲黃衣童子。來報曰。我西王母使者。以玉環三枚與竇。令君子孫。世世席位。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竇生秉。秉生暢。暢生彪。彪生淑。淑生邕。邕生琰。琰生弘農楊氏。高都東房。承四太尉之後。世傳忠孝。（後漢書楊震傳）黃雀所銜玉環。至天曹中。生貴子。位至三公。（晉干寶搜神記）黃雀銜環。結草事已見。（左傳魏武子有愛妾。武子病。命顆嫁之。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後秦與晉戰。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花之妻。死效結草之誠。駱賓王。（唐書駱賓王傳）殞身二泉。徼希結草。（文選白馬篇）自銘恩於會稽。黃表。（晉書黃香傳）孔融。（後漢書孔融傳）未議於酬恩。（魏志）楊震子。（後漢書楊震傳）終懷於報重。（文選）楊雀銜環。徒聞於報重。（文選）從龍。（左傳）咳唾足以滴活。（晉書）牛弘書。咳唾可以飛騰。（北史）牛弘傳）攀鴻。（王褒四子講德論）夫蚊乘風。（晉書）不能越隘。（唐張說）附驥之旌。（後漢書）軼歸鴻於碣石。（後漢書）峻廣絕於

上廟堂

職重親人。訪疾苦於延英之殿。（唐宋貞元四年正召英俊訪以人之疾苦且勉慰之各陳本一職）禮先下士。進狂愚於光範之門。（唐兵部尚書侍郎職分掌天下文武官吏之名籍）俾得自輸。庸觀所蘊。從古有于勇之職。在今爲令長之官。（左傳博今之望級猶古諸侯帝令。佐天子。相天下。已先存遠大之規模。開賢館。延賢人。欲共建光明之事業。扶持弱植。洗濯幽埋。虎榜首登。每加念同袍之士。（謝昌言衣與子同袍）鴛班末綴。未容著束帶之人。（吳靖爲長沙令不得綴五車書）方此陸沉。慨然汲引。洪以青雲之價。（仙谷碑年世功名今墨滅）某敢不夙夜結草。未足酬咳唾之恩。（齊弘記）務澡其身。益耘所學。銜環結草。未足酬咳唾之恩。（齊弘記）校注橋山四六 卷之十五 五

不能。（漢多材多藝）肘陳留之騏驥。（晉張華）以千里之任。權猿猱之勢。（晉張華）而望以巧捷之能者。（晉張華）且宜之屬邑可數。（寧國府在漢爲宣城）百鎰所俟。五技莫備。官無玷。（文選）處此而求大功。絆足而望千里。（文選）繼踵。（漢書）至天曹中。生貴子。位至三公。（晉干寶搜神記）黃雀銜環。結草事已見。（左傳魏武子有愛妾。武子病。命顆嫁之。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後秦與晉戰。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花之妻。死效結草之誠。駱賓王。（唐書駱賓王傳）殞身二泉。徼希結草。（文選白馬篇）自銘恩於會稽。黃表。（晉書黃香傳）孔融。（後漢書孔融傳）未議於酬恩。（魏志）楊震子。（後漢書楊震傳）終懷於報重。（文選）楊雀銜環。徒聞於報重。（文選）從龍。（左傳）咳唾足以滴活。（晉書）牛弘書。咳唾可以飛騰。（北史）牛弘傳）攀鴻。（王褒四子講德論）夫蚊乘風。（晉書）不能越隘。（唐張說）附驥之旌。（後漢書）軼歸鴻於碣石。（後漢書）峻廣絕於

上廟堂

職重親人。訪疾苦於延英之殿。（唐宋貞元四年正召英俊訪以人之疾苦且勉慰之各陳本一職）禮先下士。進狂愚於光範之門。（唐兵部尚書侍郎職分掌天下文武官吏之名籍）俾得自輸。庸觀所蘊。從古有于勇之職。在今爲令長之官。（左傳博今之望級猶古諸侯帝令。佐天子。相天下。已先存遠大之規模。開賢館。延賢人。欲共建光明之事業。扶持弱植。洗濯幽埋。虎榜首登。每加念同袍之士。（謝昌言衣與子同袍）鴛班末綴。未容著束帶之人。（吳靖爲長沙令不得綴五車書）方此陸沉。慨然汲引。洪以青雲之價。（仙谷碑年世功名今墨滅）某敢不夙夜結草。未足酬咳唾之恩。（齊弘記）務澡其身。益耘所學。銜環結草。未足酬咳唾之恩。（齊弘記）校注橋山四六 卷之十五 五

不能。（漢多材多藝）肘陳留之騏驥。（晉張華）以千里之任。權猿猱之勢。（晉張華）而望以巧捷之能者。（晉張華）且宜之屬邑可數。（寧國府在漢爲宣城）百鎰所俟。五技莫備。官無玷。（文選）處此而求大功。絆足而望千里。（文選）繼踵。（漢書）

落江征租如故民困已甚更良其誰非得疏通敏劾之才安有整辦修明之治如其某者大抽難化（柳文臣有大抽智所不化）小廉自持（舊論傳鈴小行能慤不能恣）小廉以自託於鄉黨初牧科級而齒尚清泊脫選坑而頭已白石田茅屋念鄭廣文作歸來賦而未成（杜詩先生蓽賦歸去來石田茅屋生蒼苔張檢有歸田賦）山縣竹林謂韓昌黎請出宰書之可慕適繼踵頹車之後乃墮身沸鼎之中剔抉弊根植扶生意猛以濟寬寬以濟猛初無偏勝之心（家語政寬則民慢猛則殘政寬則民慢以猛猛以濟寬）官不擾民民不擾官粗得相安之道珥筆風少（由谷集使珥筆欲修故者備記善之意）係纓之地常空（禮音默說文靜也增韻三）

隣邦之多難（春秋書螽爲害其螽蝝及其蟲賦）登麥登穀而登穀幸吾境之獨豐因民之有餘力而建河橋（奉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橋晉書杜預傳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而不作者以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杯屬頌曰非君此橋不立也）慮士之無常心而創學廩人免病涉俗期化成用茲微勞遂以善罷苟安自誇詡豈能撿當道之耳目（長楊賦於詡衆庶於麋鹿詡張也倉頡篇麋迷惑也）特柮於干請不復挂諸公之齒牙（叔孫通傳此特羣盜竊竊何足置齒牙間豈期賢俊獨異流俗因與言而採聽（左傳聽與人謀注言從衆計）以謬狀而薦聞所訴更化之期方嚴責實之政可進則進毋廉於自進（韓文訶衆而進而止可進而進毋廉於自進也）

言郎言胡訥而不言（韓文故事當敢不言）其在元工必無兼物恭惟某官望隆時棟識炳神著（史記著千歲則一本百蓍其下必有神龜）自天生賢才猷亞於申甫（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周之翰）仍世作相勳業過於韋平（班固傳玄成退讓仍世作相韋平父子至宰相）扶傾靖難於聲色不動之間（文選以辨難之功進爲庶幾聚精會神於論說無疑之際（王褒堅白論得之賢臣頌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又下俱欲懼然文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道立而人無倖心謂權綱實在於謹持則名器豈容於輕假（左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內外治恢張之有敘小大臣磨淬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五 八 大二百六十六 小二百六十二

以承休（虞亦作姚史記天官書清水濁其路斗魁前後相隨名曰絳繞音遶說文繞圍也增韻三）泰舉景從（泰音標爾雅旌旗曰旞曳曰旃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飛鴻振鷺悉歸梁國之網羅（揚雄羽獵賦張天綱羅紫宮傳玄武尊神也居北方主風雨雷電發蒙振聵騰蛟起鳳從虎從龍風從虎雲從龍也）氣求聲應（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司氣相求水合爲陴（左襄七年初作河橋晉杜預傳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杯屬頌曰非君此橋不立也）登麥登穀幸吾境之獨豐因民之有餘力而建河橋（奉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橋晉書杜預傳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杯屬頌曰非君此橋不立也）慮士之無常心而創學廩人免病涉俗期化成用茲微勞遂以善罷苟安自誇詡豈能撿當道之耳目（長楊賦於詡衆庶於麋鹿詡張也倉頡篇麋迷惑也）特柮於干請不復挂諸公之齒牙（叔孫通傳此特羣盜竊竊何足置齒牙間豈期賢俊獨異流俗因與言而採聽（左傳聽與人謀注言從衆計）以謬狀而薦聞所訴更化之期方嚴責實之政可進則進毋廉於自進（韓文訶衆而進而止可進而進毋廉於自進也）

淵之深而求至寶。亟往何難。

再上史丞相

再提筆。福蒼生。俱徯。挺陶之。又三吐。桑。接白屋。。雖嫌賢而見之繁。旬。周公曰。吾所執贄而見者二十人。遑。暇也。常案當國。惟文辭入策乃憂。孔。甚也。常案當國。惟文辭入策乃得進。餘無所甄。異。賢愚同滯。。在朝野有咸和之慶。凡一相處乎內。公羊傳。天子二公者何。天之相也。天子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何以言之。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欲萬物得其平。陳平傳。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裁。考。培之。傾。者覆之。初何用意。往者屈也。來者伸也。蓋亦因時。係辭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尺蠖之屈。以求伸。相感而利生焉。高飛魚躍於二氣交感之間。荔。挺芸芳於一陽初升之後。有機緘自

不容已。是綱維所主。其誰。非子。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調維是。就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統主張是。執其爭於所不。台。筆實名教偉人作宗師於善類。恭。惟某官才軼諸老。學校先賢。以杜稷之安危。實於懷。以天地之生殺。權其用。流共殛。鯀。悉出深謀。謂詠韓愈。自強蘇師旦。華文選召鄧生延板。史韓詩外傳。為國杜石。滅甲兵。安井邑。欲迓昇平之運。容延鄧板謂召用。要。文選生而論。世載德而成杜國之強。楊震傳。論功德以觀德。史記功臣表。明其等曰。積其功曰。閱。集義。義。德。實。為國杜石。坐論道以得經邦之。文選。召鄧生延板。史韓詩外傳

如初非以野得以道得以治得（出禮大學之職以九兩繫民二曰師以賢得民）在已無愧焉知不忍欺不敢欺不能欺（陳壽傳幸從吏議文史之謂）既誤竹符使之薦聞又叨荷蒙英之舉代幸逃更議（李詩京洛事趨遊一書）復作京遊（韓詩京遊步方振）登徹於廟堂半歲滯留於邸舍（朱買臣傳買臣免待詔會稽守邸者嘗從會稽守邸人皆不進貌漢官儀后紀侍御往來起夫飲）衰回顧影（宋玉招魂如曰舍此而回顧此）顛頷失容（東方朔傳）索米長安中（東方朔傳）妄自希於慕召（東方朔傳）賣卜成都市（嚴君平賣卜成都以為一筮足以自養而可以教人子弟君子之問未嘗不可）杳難問於天津（楚辭天問天津何處）

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十五 十一 大一百四九 小五百五十

（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縣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梭石與騫君平曰某年月客星犯牛女騫以石與君平方朔所謂曼倩異志海若召海島每至八月浮槎來往及至一處見有城郭屋舍而往及見有人飲牛之父曰可歸問嚴君平其人歸語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牛之問漢津也郭璞注漢津也箕斗之間漢津出焉）會上泰之顧朝（漢書）洪鈞之重轉昭蘇又困（韓文史記故案諸侯圖）喜躍自鳴由鬼（揚雄答客難）鷙之行望鴟鴞之班固知遂絕（韓文史記故案諸侯圖）脫蛇鼠之賤而為龍虎之用實在生成（楊雄答客難）迫切（雲笈上掾之日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今掾為魚擾歸臣今眾變虎）

投鼈虔恭埃命（書大誥予惟以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矧曰其有不肯穆卜）除鄂倅謝廟堂（鄂州宋之武昌郡王禹偁為守作）

名之庶清明所照白黑自分（晉書楊震傳白黑區分晉書傅玄傳所照還類白黑區別）於撫字居官不治（合如楚子文三已之入境無災）魯中牟一異也（有斯績用）不我瑕尤（故賤名達朝廷）或輓之（或推之）非公議在廟堂（孰主是）孰維是（上書蓋言於自衛）疑其不祥（方歸與在萬山之間）忽除目自九天而下（李善漢書注曰除謂拜官也目如題榜）俾乘別駕往佐名藩（鸚鵡洲前平分清景）以君子育材之道遇某官量涵無際（識炳有融）以國家尊賢之經治其國（揮沐吐餐而忘勞）相其君（離疏釋蹻以皆徠）輕以假人而孰權衡（莫先於平物）有能者進而不能者退（允合僉言無廉之實而竊廉之名）詭容濫吹（蓋將導

王澤以被於下（又須更民治以究所長）挈此虎符任之關決（某敢不悉心砥厲委命埏陶）鸚鵡賦（禰衡）鸚鵡洲（在武昌諸佐吏飯先等）荀捨此官安得有南樓之勝（丸江夏亮在夷將避之公曰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欲觀奇士固難希東閣之留（朱子儒行宜爲云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及乃欲相吏耶宜不敢復言）

通范運使

行臺之聯郡紐仰欽節制之尊（別駕之旅宥延實贊）謀之末（昔雖忝同進士之列李肇國史補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俗號舉子之稱年孝綽）三階之久違（忽此二天之下照）喜極舞手詞能矢心（恭惟某官學致達而鉤深）智融內而光外（舜文命服仁愛義融內光外）藏器甚偉（易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孔穎達高明以象日）世上文章孰踰峴山巴江之秀氣（水經峴山江水出焉注峴山即南山又謂之沔口江出巴郡巴西閬白水東南流曲折二百四十里至巴郡墊江縣入大江三國志秦宓封夏侯纂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標故能沃野千里二巴記閬白水東南流曲折二百四十里至巴郡墊江縣入大江三國志秦宓封夏侯纂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標故能沃野千里二巴記閬白水東南流曲折二百四十里至巴郡墊江縣入大江）物表風韻真是方壺員嶠之勝流（五山謂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蓬山上有青獸白尾虎齒蛇之尾其骨爲陵）持月賜之筆以儀天朝（韓文潮州刺史謝上表曰臣伏見詔書以臣前任刺史潮州不合奏聞擅殺鰐魚臣伏以潮州惡溪之中有大鰐）錦而榮鄉國（方卷甲定盟之

後念係兵轉食之艱洞達源流恢弘紀律不牛邊馬運妙傳嗣相之遺劍虎符竹使符乃借漢郎之重

故民不益賦而用自足

雖國有流災而備在先萬窗皆春百城不夜

隱然強勢愴乎

校江橋山四六 卷之十五

為作輔之謀泥詔其旗

殊隣登庾亮之南樓坐得折衝之畧開平津之東閤行

肖之資掇拾有司之第顧嗜好酸寒之獨異

惟生活冷淡之是親

孳自授文適逢知己誇黃絹於幼婦初之好辭

所居國重

通題總領

連十萬師而給餉遠揚英藻之光

通題總領

有勤歸鄙未易數云

通題總領

遷十萬師而給餉遠揚英藻之光

通題總領

同二千石以承流近假籌筭之庶

通題總領

榮遇自天恭惟某官周麟趾之遺風

通題總領

祇事有日趙之眞種

通題總領

唐虬髯之孫

通題總領

所居國重

通題總領

高帝子孫盡達。絕種自盧。凡人統。高抱儁利。警學海文河之浩蕩。（晉書文苑傳。江夏學有海。官儀傳。官儀為人。江左學者。以官儀為宗。）將庶乎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文可生。（駱賓王啓。文何益。）緝珠璐。（班固賓戲。）玩翟翬。（左傳。）晉儀要貫。覩郎星卿月之輝煌。凡所踐揚。妙於裁剸。（文載也。）崇牙既植。則藩垣斯固。（左傳。公人維垂。太師維垣。）直指所臨。而獄芽以清。（法志。獄訟不平。主獄和。獄訟也。）積多墜薪大夫之氓也。千里之舳艫弗繼。要令民不加賦。而用度足。須知國必有人。而根本強。卓爾廣晏之才。（晏何傳。何守關中。計戶籍。）更資供億之勞。自青海苞戈之餘。而潢池弄兵者衆。瘡痍未復。饑饉荐臻。（左傳。天降喪亂。饑饉荐臻。）四郊之壁壘固多。（禮記。四郊多壘。）百姓之眼穴谷偏熙。（詩。皇天無親。）老公台亦有於知音。弗能持重。無於老眼。（杜詩。）公台以尊。（鎮。）亦宿以年。（鎮。）名臨終特牙。（何傳。）姑且貪鍾而遠仕。（王勃書。）貪鍾近鯨。（張協詩。）當行臺之治所。趨別駕之成期。（漢書。王元勃。）倘訪問於朝夕之間。實建甚設。（便記。）震凌於風雨之際。固棟焉依。（詩。）喜落於中。宣言罔飽。

通王運使

同年疎若晨星。獨仰階符之峻。（詩。）友當其盛時。聯事舉綱。（書。）曰徵九德。若屏風然。今亦落落如晨星之相望。東坡詩。吾州同年。）軒昂數父執於無恩之塔。（疎若晨星。）博聞性於通德之鄉。（左傳。）然如雷若晨。二天臨乎冀部。預增泥軾之榮。屬方問趨戍之津。知已揆建臺之日。承顏滋邇。（詩。）洞候宜先。（詩。）弦（杜子美從弟觀發御前軍門。）從說之即。（以拿反。）不晚遄歸。（詩。）某居家自修。游世寂。（謂偵韻。）何恃正揆席左虛之位。

字。（广秋薛登九萬里云云風扇下（奏計修文下字元回未結）尹公歸傳（翁歸文其餘事）設施備文武之才。
地從容而不變。（吕温爲太原李府君從容作服從容）當邊陲之啓釁。倚三千之石。未足酬勳。（後勛）
屏翰以爲疆。守一城戰百萬之師。克成御敵。升半刺秩通判汝州（杜詩杜史上冬丁）拓落勘游。以課第六僅免於推擯。雖技有五
拳。見重衣冠。增光樽俎。宜與王人序疾國之上。即爲法
從在天子之傍。某應舉得名。積憂喪志。晚脫六階之選。
宰行百里之途。幸免推擯。尚堪趨走。曠承試政之乏。（左傳）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十五　大
（通官府之台衆人室之時也）寔惟隣德之依。（文選潘岳傳贊入居列位則分有所依德而助信）與
英俊之遊。愧難追於步武。受澄清之察。願曲借於齒牙。

通汪總幹（宋制總領幕職有軍馬錢糧院於幹辦公事）

贊決藩條。寔近上人之所。（左傳阿）
勤治。（常袞行李深制）藩條之重。理參司總。幸同君子
行九疇。（釋文畫守無）釋蔽然。（外政藩條）恭惟某
之寮。（韓文事多君子寡）矢此中懷。特於下執。（左傳下執事）
官才無畔岸。（畔岸有岸）學有本原。八座文昌。步相先於台斗。（顏魯公集
尚書北斗）一門俱傑。色交燦於琳琅。奏從容之間。饒裕轉輸之利。佇聞徵召。入備論

得密琴之趣。當萬旅雲屯之地。（漢西北胡雲屯）乃四牡日馳之秋。（詩四牡日馳周道倭遲）
他顧在外效能之已久。使見上陳義而必高。信不負皇
華使表薦之言。抑可紹法從臣家傳之業。某零丁多難。
奚堪於開決。幸聯官治。密附隣光。緹油屏無德以居。頃
懷惕息。（曹植別賦駕車緹油屏風以彰有德詩見前）拓落勘游。以課第六僅免於推擯。雖技有五
賴保持。（杜詩黃金臺貴客多賢所聚）

通張總幹

漢使堂堂。廣延察察。（漢書通鑑堂堂京兆田郎宋崔德容貌
亦堂堂之輝光晉書魏舒堂堂國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十五　大
之傳）周原膴膴。盡屬幷疇。（詩膴膴美也箋周原
細）在旁緊上賓之借重。（枚乘傳久為大國上賓百孔六帖作客）可稽
赤札。以寫素心。（劉瑜傳注寫至情）恭惟某官天下奇才。（晉書司馬懿與
諸葛亮相拒於五丈原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
將燒營遁走經日乃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知貳政之
高誼。（何顒別傳南陽張機字仲景總角造顒顒曰君用
思精而論不高後將為良醫幸如其言景客集
於一日）服仁食義。知所學之有傳。樹業建功。要以身而
自致。風馳四牡。雲集萬師。豈惟治甲午之兵。（春秋莊公八年春王
正月師次于郎齊人降邾人自邾入于郎甲午治兵以飨士也）人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卷不至矣。兵
事以殺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固須問庚癸之利。佇聞徵召。入備論
居先。從容書諾之間。饒裕轉輸之利。佇聞徵召。入備論

思某貧爲斗食之謀猥窃星屏之寵長江遠戍全室寒號薛文公嘗云多不謝遜在揚州之論近清明之天稍脫欵危之地佐吏號多士矣荐聞決之功皇華記屬偏或籍推揚之力

通趙監庫 宋制監當官掌場務庫藏出納之事此庫務官也

外司農之設屬多得名流 宋時北提舉記瑣家既遇吳會形勝扼控之地上下數千里自蜀至江寧連於兩淮其門列戍數百而大兵若干之駐入供軍食其始漕之所自爲已而兵寖多郡縣與五之所外司農集總其賦之入以制其出爲之官屬焉 半刺吏之朴兼收下乘同寅有契遠成何酬恭惟某官跨海修程摩天喬幹 呂祖謙東萊集送陳同甫詩海幹高處摩天自致 沐詩書之澤期自致於功名依禮樂之華肯下親於會計

供億可強於軍政而選除寔等於京師樽俎從容衣冠健美 宋紹興初王上之嬪者禮象二狄有遺言者矣 白珩至寶 珩佩玉上飾以組綬 用是奏緘恭惟某官朱絃清音 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 服古書而飾吏 晉成其功經緯其事 推家學以庇民 綵 武昌熊氏封地 綽 寬也 裕 饒也 之有漸某慙居副政樂在依仁矧熊子之故都有鶴仙之遺跡 南史陶弘景上書曰臣止於山上也盤桓磵澗實愛松雲若以名位見縻便是以松雲見賣 管氏世祀盛德及於子孫 左傳王以叔父之親命以侯伯之禮而賜之祀 自發軔占雙鵬之祥 伊洛淵源錄張載夢兩龍下攫其首一龍不顧載覺而心喜既而蔡氏入臺有者飽水山先有此夢故可愛牛僧孺爲駙馬都尉一日忽有雙鵲噪於門庭僧孺喜謂其妻曰今日當有貴客果然韋貫之來遂以女妻之 既奏刃見全牛之

解。莊子。秦刃駭然。良久曰。嘻。合二而一之後。又何以一之。厥問既顯。所取何廉。
入幕。青天轉粟。平地流錢。曰某椽卿之所爲。巫言於上。如公才子者復幾。宜置于朝。某造
笑堪。依人則可。參佐極一時之遊。或許並游。
物見憐。居官免戾。南解縣同之組。驟升倅貳之與。揣已
校注椅山四六 卷之十五 三二
察廉有二天之明。更持
自賀。解蓬於身實已
籍甚臺霄。出元祐名臣之後。眇焉州佐。在武昌多士之
中。寮案雖同。等倫絕異。惟不賜於鄙薄。庶可通於殷勤。
恭惟某官神秀天成。才美世濟。中國用司馬相。紀茂績
於旂常。有子繼太史公。細遺篇於金匱。
稽一從管庫之薦揚。雨與漕車之辟召。染分細柳。綽有
餘糧。節擁皇華。全奏婉畫。雖有光樽俎之禮。曾未究詩
書之功。佇命詔徵。晉儀屣從。某蔑聞縣最。曾處州端。責
之康沂。則甚難。託於寶隣。而乃幸。察郡國之能與否。願
自激。昂然主之。既而明。相爲寢。
通江帳幹
梁園上客。實稱涇清之略。荊州別駕。政專裁決之能。臭
味不殊。顏色滋洞。可無隻字。以寫十倍。某官霽月
胸襟。青雲步武。學通諸古
校注椅山四六 卷之十五 三三
而有用。才施於今。而不窮。棲鳳停鸞。何嘗擇地。啾松咏
竹。固自宜人。應使者之特招。神公家之大計。想白粲連
舳艫而下。
由玄機運帷幄之中。笑談之餘。暮閒以歷。天欲平治。有
綢繆州牧者參之。衆所觀瞻。其羽儀天朝也必矣。某甘
從遠戍。端爲貧驅。卿未免窘束於折腰。今乃得春容面
展足。材焉無取。仁者是依。一座盡傾。固難蔓於逸駕。六
修受察。尚曲庇於孤蹤。

校注椅山四六卷之十五終

宋 古潛 李廷忠 居厚著

明 曲阿 孫雲翼 禹見注

回吳教授

辰裝甫定。張平子思玄賦古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 兎羽先馳。禹高祖紀秦寧二年停竹使符班銀兎符(漢高帝紀秦寧元年子嬰即位與丞相趙高謀殺二世而立子嬰為秦王)徵沿天下矣(淮南王傳徵沿天下之士)思龍節之光輝。倚裝臨郡。(倚裝者裝束將發之時也)料鳳毛之頴色。晉及羹鄧。(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羲相遇之於路謂羲曰大奴固自有鳳毛羲答曰坦之復不如卿宋文帝大歎賞曰坦之作殷家兒語右衛將軍遣之子也超宗曰超宗兒子也超宗已大不如羲儀詠文帝大歎賞曰超宗復有異物可見子

回諸曹官

裁決非長。負愧屏星之駕。誤謀有助。增光玳瑁之筵。先沐好音。曷酬遠意。恭惟某官國之儀羽。人所觀瞻。杭志輶轅之間。未知紀極。試才盤錯之際。始見緒餘。幕府清尊。人流高妙。持此特襲黃之術。歸而謁堯舜之君。（朱博傳曰持此通餘荒舜君由為陳說之）某謬佐藩宣。幸同寮宋。共康北海。功豈在於王祥。高會南樓。事可追於庾亮。

回朱知縣

可使佐州。誤玷六雄之選。（唐歐陽永叔為別駕至德宗時兵禍所有功者稱東官王府官久矣當退及受代於京師皆常數十人詩字相以）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十六 三 太平百三十五 小字錄七 駕未須行腳。熟聞三真之寵。容我竊位。恭惟某官文窺天（董春秋六雄十霸十霸州郡縣六雄鄭氏注六雄鄭氏注漢制制郡縣之守永嘉別駕）巧。行權衆苞。（權稱取也杜詩遠野外多衆芳采權細項升中堂）太學諸生。須何（唐文大學生何著入太學者甘餘年矣歲舉自太學諸生惟頃不敢與舉）番而甚善。（唐文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舉成行尊自）禮部四舉。第韓愈以何（愈未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舉而能。因請州縣求舉有同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四舉於禮部。一得。三選於吏部。幸無成。）由勾稽吟哦而來。居撫字催科之最。時雖多於災變。民不苦於僉差。博採公言。成曰美政。方朝廷重親人之職。宜有裹言。俾儒者展致君之愚。必非小用。某亦嘗學製徒。

行（音杭表裏人）且才劣僅堪於別乘。凡為保障。相與綢繆。維先荷傾懷。枉垂露清風之札。（王惲文字之垂露書。如懸針而勢不遒。勁阿那婉轉之間。未知紀極。試才盤錯之際。始見緒餘。幕府清尊。人流高妙。持此特襲黃之術。歸而謁堯舜之君。（朱博傳曰持此通餘荒舜君由為陳說之）某謬佐藩宣。幸同寮宋。共康北海。功豈在於王祥。高會南樓。事可追於庾亮。

回漢陽趙知軍（宋制朝臣出守州郡謂之知軍事軍謂兵柄所寄民政

須洗耳。聽高山流水之音。

回漢陽趙知軍（宋制朝臣出守州郡謂之知軍事軍謂兵柄所寄民政）

外建茅土之邦。固須有貳。宏連寶王之國。自以不孤。問五良馬之起居。（良馬五之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農卿九嬪朝馬右驂有五馬東方朔傳太守駟馬左驂農卿九嬪朝馬右驂故曰五馬君子車）校注楊山四六 卷之十六 四 太平百三十五 小字錄七 之守常以五馬自隨立五馬於庭之宋謝靈運為永嘉太守五人皆領郡縣五馬殿文建岑參云門外不須催五馬厚五馬助征騶樂天五馬無由入酒家近人於太守安居閭閻例稱五馬於理恐未安也方今治宅編謂太守為五馬者多矣所出據詩子于旗良馬五之鄭氏云建旗州長之屬駕之知老杜賦王孫乘黃屋客揮犀毗謂太守為郡守則乘之知是乎彭城公時瞻嚴武五馬舊語注分矣又送李梓州五馬如此時到小徑送賈閣老出汝州人生五馬莫奮詩注謂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麗人太學者甘餘年矣歲舉建岑參云門外不須催五馬厚五馬助征騶樂天五馬無由入酒家近人於太守安居閭閻例稱五馬於理恐未安也方今治宅編謂太守為五馬者多矣所出據詩子于旗良馬五之鄭氏云建旗州長之屬駕之知老杜賦王孫乘黃屋客揮犀毗謂太守為五馬人竿知其故事或以詩注謂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麗人太學者甘餘年矣歲舉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飛舞。（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恭惟某官野為舜牧。（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岳咨十有二牧）

九天。吸取名於譚笑。（杜注觀我落筆中劃空文落四座驚李詵歎嗟落九天）著鞭千里。偉有志於事功。書表久耀於閨山。森騎遠臨於漢水。念襟帶相聯之地。當兵革甫定之秋。民喜來蘇。吏愁去蠹。顧滌蕩振刷。使舊俗皆丕變。而勞來安集。知今日所宜先。（詩序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焉不得其所焉）啓藩云初。報政甚速。（史記仲尼曰為魯司寇三月而報政定公曰何速也曰為五月而報公曰何疾也

刑一成不變也久矣盡心家語刑者制也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一法三尺安出哉斷之在已杜周傳下吏不得以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輕重所是著爲律後王所非著爲令前主所是後王所非前主所是疏爲決事後主所非疏爲駁事故曰前主所是後主所非後主所是前主所非一成不變何以責天下之信法之士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時用之於當時之中三尺安出哉今用之於當時之中三尺安出哉於古義古千人有封爵行且驗於陰功彌永當春宵而立密網無秋荼之傷反之丹筆民以不冤司出納之紫機世其有淵鮮魚游於淵頗陸卿機巫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之羽儀朝廷贊皇推此經綸天下之足云晉李模字端卿得之翟天於窮寞之中端卿得之翟天於窮寞之中端卿得之翟天於窮寞之中綸天下益三絕之兼布何一第之足云晉李模字端卿得之翟天於窮寞之中端卿得之翟天於窮寞之中端卿得之翟天於窮寞之中五星而合日月晉李模字端卿得之翟天於窮寞之中端卿得之翟天於窮寞之中端卿得之翟天於窮寞之中志在乎馳千里而絕雲霓曠鳳皇上應天瑞隋珠和璧之珍隋侯神珠出隋縣漢武帝元鼎四年獲白麟作寶鼎歌曰得神寶兮固靈符天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發視蛇創愈續因名隋侯珠以報之其珠徑十分純白夜有光如明月之照置之暗室與人相悅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時用之於當時之中三尺安出哉今用之於當時之中三尺安出哉於古義古千人有封爵行且驗於陰功彌永當春宵而立密網無秋荼之傷反之丹筆民以不冤司出納之紫機世其有淵鮮魚游於淵頗陸卿機巫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之羽儀朝廷贊皇推此經綸天下

一門百夫。終幕不已。與其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之多。（史記。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孰若遜畔而耕。遜路而行之爲勝。（虞芮爭田不決。往質西伯。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朱仁軌云。秋收之後。不拘百步。終身讓路。不失一段。）勉持弱楫。來佐雄藩。（號令恩威。皆方任要雄。）亦欲俾燕民相安。田里之間。豈特與太守平分風月而已。所幸託二天之廣。或容效一日之長。以時問大府之起居。禮其敢廢。（韓文公南山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縣。縣分已府。府各置帥。然猶南部。慶爲大府。然至四府。必使其佐。酩問起居。謝守地不得自置。）每歲考諸州之能否。恩則有歸。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六 九

（通鑑。都大（音泰）提舉茶馬一員。此當是坑冶都大。按平齋集。鞏縣坑冶鑄錢與提刑序官。公事隨事修舉。直秘閣。用其任。台司此辟。有秘書之職。是也。）

展士元別駕之足。惕若深淵。得劉公一紙之書。恍從天墜。顧吏禮尚稽於先贊。而使華已貴於下寮。恩莫報酬。義當感奮。恭惟某官世有令德。身荷美名。以秋濤瑞錦之文題俊科。（晉高凉太守柳世隆文。秋濤瑞錦。喻文辭也。）以氷壺玉衡之質儀官署。操割共推於善刀。飛騰化乎兩郡。（宋都大坑冶布二在饒者領江東制置浙西處者領江南荊湖二廣。）自錢神隱伏之（晉書魯褒錢神論。封演聞見記。錢之爲言泉也。如泉之源。不竭不滯。無遠不至。故謂之泉。）

譽。親之如兄。宇曰孔方。（舞翼而飛。無足而走。解聚斂之譏。爲神物。彭曰。錢無耳。使鬼開難。發之由是論之。謂爲神物。）兒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兄弟。不與無異。而欲飛無足。欲行。（漢百官志。水衡都尉。掌上林均輸。鄭玄曰。均輸。謂諸當所輸者。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價。官更轉賣。以便民。）供億之難。（漢百官志。水衡都尉。掌上林均輸。鄭玄曰。均輸。謂諸當所輸者。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價。官更轉賣。以便民。）利難勝夫鉅銷滲泄之多。（周禮。職金。掌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鏹於家都。浩浩莫可窺。（顏師古曰。鏹。貫也。）券於市者。倀倀無所售。（漢書食貨志。藏鏹千萬。）而操縱極其鎔鑄淬磨之（漢書食貨志。武帝時。天下之鹽鐵。）況藏主錢官也。隴蜀鑪。（漢書食貨志。隴蜀之鐵。）生鉄銅。（漢書食貨志。銅山。）皮入鑪官。（漢書食貨志。銅山。）可鑄錢。（漢書食貨志。銅山。）鼓鑄。（漢書食貨志。銅山。）兩淮諸州。民行錢。（漢書食貨志。）錢於沿江八年。（漢書食貨志。）聽（音泰）州。）縱極其鎔鑄淬磨之（漢書食貨志。）利。難勝夫鉅銷滲泄之多。（周禮。）鏹於家。都浩浩莫可窺。（顏師古曰。）券於市者。倀倀無所售。（漢書食貨志。）而操縱極其鎔鑄淬磨之（漢書食貨志。）

（漢書食貨志。武帝時。天下之鹽鐵。）況藏主錢官也。隴蜀鑪。（漢書食貨志。隴蜀之鐵。）生鉄銅。（漢書食貨志。銅山。）皮入鑪官。（漢書食貨志。銅山。）可鑄錢。（漢書食貨志。銅山。）鼓鑄。（漢書食貨志。銅山。）兩淮諸州。民行錢。（漢書食貨志。）錢於沿江八年。（漢書食貨志。）聽（音泰）州。）

回趙路分

顯庸宣紓。出總戎號。控制上流。有樽俎折衝之勢。低回
半刺。之詩。書經武之謀。更去聲。下同。庶幾。揚雄傳。庶幾乎古之好樂者也。師古曰。庶幾。冀望之辭。勉副簡注。敬也。副稱也。簡。大也。簡在帝心。庭筠時在低回陽志氣蒙犯。髮眼。有衰容。路好軸。
厥猷。

回趙陽趙知監。當是監錢監。

幸此同寅。庶乎多助。恭惟某官有唐帝稱。爲
漢宗英。大雅不羣。本儒經之素熟。漢書。董仲舒。至於孝王以百數。唯大
妙柬宗英。富矣鑄山之利。東都賦。開銅山而鑄錢。注。水經。宣城郡有銅官山。漢宣帝地節元年。初鑄銅官。黃龍元年。罷銅官。
缺焉。康海之功。先睨有來。於五雲相親。
厚之族。何城之如。詩。既曰城之。又曰如之。言其堅固。
肆波瀾。王逸楚辭注。肆。極也。
恭惟某官學窮根柢。文
敉注楠山四六 卷之十六 十一
枚卓然頡冀之材。自天而下。振振乎信
厚之族。何城之如。詩。既曰城之。又曰如之。言其堅固。
肆波瀾。王逸楚辭注。肆。極也。
恭惟某官學窮根柢。文
敉注楠山四六 卷之十六 十一
枚卓然頡冀之材。自天而下。振振乎信
出。詩。六月。振振公族。又宗子維城。詩。鹿鳴。既見君子。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庭。儁步高寒於策路。在管庫之七十士。薦自公車。宜執
政之二三臣。收之翹閣。尚煩外補。聊佩遠圖。
朝之命匪稽。某關決無堵。依憑有所。喜佳音之及境。乏
好語之報珍。半世之仰清風。即諧覿面。隔江而共明月。
何幸分光。

回趙路分

顯庸宣紓。出總戎號。控制上流。有樽俎折衝之勢。低回
半刺。之詩。書經武之謀。更去聲。下同。庶幾。揚雄傳。庶幾乎古之好樂者也。師古曰。庶幾。冀望之辭。勉副簡注。敬也。副稱也。簡。大也。簡在帝心。庭筠時在低回陽志氣蒙犯。髮眼。有衰容。路好軸。
厥猷。

回漢陽趙知監。當是監錢監。

幸此同寅。庶乎多助。恭惟某官有唐帝稱。爲
漢宗英。大雅不羣。本儒經之素熟。漢書。董仲舒。至於孝王以百數。唯大
妙柬宗英。富矣鑄山之利。東都賦。開銅山而鑄錢。注。水經。宣城郡有銅官山。漢宣帝地節元年。初鑄銅官。黃龍元年。罷銅官。
缺焉。康海之功。先睨有來。於五雲相親。
厚之族。何城之如。詩。既曰城之。又曰如之。言其堅固。
肆波瀾。王逸楚辭注。肆。極也。
恭惟某官學窮根柢。文
敉注楠山四六 卷之十六 十一
枚卓然頡冀之材。自天而下。振振乎信
出。詩。六月。振振公族。又宗子維城。詩。鹿鳴。既見君子。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庭。儁步高寒於策路。在管庫之七十士。薦自公車。宜執
政之二三臣。收之翹閣。尚煩外補。聊佩遠圖。
朝之命匪稽。某關決無堵。依憑有所。喜佳音之及境。乏
好語之報珍。半世之仰清風。即諧覿面。隔江而共明月。
何幸分光。

回趙路分

顯庸宣紓。出總戎號。控制上流。有樽俎折衝之勢。低回
半刺。之詩。書經武之謀。更去聲。下同。庶幾。揚雄傳。庶幾乎古之好樂者也。師古曰。庶幾。冀望之辭。勉副簡注。敬也。副稱也。簡。大也。簡在帝心。庭筠時在低回陽志氣蒙犯。髮眼。有衰容。路好軸。
厥猷。

回漢陽趙知監。當是監錢監。

幸此同寅。庶乎多助。恭惟某官有唐帝稱。爲
漢宗英。大雅不羣。本儒經之素熟。漢書。董仲舒。至於孝王以百數。唯大
妙柬宗英。富矣鑄山之利。東都賦。開銅山而鑄錢。注。水經。宣城郡有銅官山。漢宣帝地節元年。初鑄銅官。黃龍元年。罷銅官。
缺焉。康海之功。先睨有來。於五雲相親。
厚之族。何城之如。詩。既曰城之。又曰如之。言其堅固。
肆波瀾。王逸楚辭注。肆。極也。
恭惟某官學窮根柢。文
敉注楠山四六 卷之十六 十一
枚卓然頡冀之材。自天而下。振振乎信
出。詩。六月。振振公族。又宗子維城。詩。鹿鳴。既見君子。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庭。儁步高寒於策路。在管庫之七十士。薦自公車。宜執
政之二三臣。收之翹閣。尚煩外補。聊佩遠圖。
朝之命匪稽。某關決無堵。依憑有所。喜佳音之及境。乏
好語之報珍。半世之仰清風。即諧覿面。隔江而共明月。
何幸分光。

賀徐殿院

顯庸宣紓。出總戎號。控制上流。有樽俎折衝之勢。低回
半刺。之詩。書經武之謀。更去聲。下同。庶幾。揚雄傳。庶幾乎古之好樂者也。師古曰。庶幾。冀望之辭。勉副簡注。敬也。副稱也。簡。大也。簡在帝心。庭筠時在低回陽志氣蒙犯。髮眼。有衰容。路好軸。
厥猷。

回趙路分

幸此同寅。庶乎多助。恭惟某官有唐帝稱。爲
漢宗英。大雅不羣。本儒經之素熟。漢書。董仲舒。至於孝王以百數。唯大
妙柬宗英。富矣鑄山之利。東都賦。開銅山而鑄錢。注。水經。宣城郡有銅官山。漢宣帝地節元年。初鑄銅官。黃龍元年。罷銅官。
缺焉。康海之功。先睨有來。於五雲相親。
厚之族。何城之如。詩。既曰城之。又曰如之。言其堅固。
肆波瀾。王逸楚辭注。肆。極也。
恭惟某官學窮根柢。文
敉注楠山四六 卷之十六 十一
枚卓然頡冀之材。自天而下。振振乎信
出。詩。六月。振振公族。又宗子維城。詩。鹿鳴。既見君子。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庭。儁步高寒於策路。在管庫之七十士。薦自公車。宜執
政之二三臣。收之翹閣。尚煩外補。聊佩遠圖。
朝之命匪稽。某關決無堵。依憑有所。喜佳音之及境。乏
好語之報珍。半世之仰清風。即諧覿面。隔江而共明月。
何幸分光。

賀徐殿院

顯庸宣紓。出總戎號。控制上流。有樽俎折衝之勢。低回
半刺。之詩。書經武之謀。更去聲。下同。庶幾。揚雄傳。庶幾乎古之好樂者也。師古曰。庶幾。冀望之辭。勉副簡注。敬也。副稱也。簡。大也。簡在帝心。庭筠時在低回陽志氣蒙犯。髮眼。有衰容。路好軸。
厥猷。

回趙路分

幸此同寅。庶乎多助。恭惟某官有唐帝稱。爲
漢宗英。大雅不羣。本儒經之素熟。漢書。董仲舒。至於孝王以百數。唯大
妙柬宗英。富矣鑄山之利。東都賦。開銅山而鑄錢。注。水經。宣城郡有銅官山。漢宣帝地節元年。初鑄銅官。黃龍元年。罷銅官。
缺焉。康海之功。先睨有來。於五雲相親。
厚之族。何城之如。詩。既曰城之。又曰如之。言其堅固。
肆波瀾。王逸楚辭注。肆。極也。
恭惟某官學窮根柢。文
敉注楠山四六 卷之十六 十一
枚卓然頡冀之材。自天而下。振振乎信
出。詩。六月。振振公族。又宗子維城。詩。鹿鳴。既見君子。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庭。儁步高寒於策路。在管庫之七十士。薦自公車。宜執
政之二三臣。收之翹閣。尚煩外補。聊佩遠圖。
朝之命匪稽。某關決無堵。依憑有所。喜佳音之及境。乏
好語之報珍。半世之仰清風。即諧覿面。隔江而共明月。
何幸分光。

賀徐殿院

顯庸宣紓。出總戎號。控制上流。有樽俎折衝之勢。低回
半刺。之詩。書經武之謀。更去聲。下同。庶幾。揚雄傳。庶幾乎古之好樂者也。師古曰。庶幾。冀望之辭。勉副簡注。敬也。副稱也。簡。大也。簡在帝心。庭筠時在低回陽志氣蒙犯。髮眼。有衰容。路好軸。
厥猷。

回趙路分

幸此同寅。庶乎多助。恭惟某官有唐帝稱。爲
漢宗英。大雅不羣。本儒經之素熟。漢書。董仲舒。至於孝王以百數。唯大
妙柬宗英。富矣鑄山之利。東都賦。開銅山而鑄錢。注。水經。宣城郡有銅官山。漢宣帝地節元年。初鑄銅官。黃龍元年。罷銅官。
缺焉。康海之功。先睨有來。於五雲相親。
厚之族。何城之如。詩。既曰城之。又曰如之。言其堅固。
肆波瀾。王逸楚辭注。肆。極也。
恭惟某官學窮根柢。文
敉注楠山四六 卷之十六 十一
枚卓然頡冀之材。自天而下。振振乎信
出。詩。六月。振振公族。又宗子維城。詩。鹿鳴。既見君子。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庭。儁步高寒於策路。在管庫之七十士。薦自公車。宜執
政之二三臣。收之翹閣。尚煩外補。聊佩遠圖。
朝之命匪稽。某關決無堵。依憑有所。喜佳音之及境。乏
好語之報珍。半世之仰清風。即諧覿面。隔江而共明月。
何幸分光。

賀徐殿院

顯庸宣紓。出總戎號。控制上流。有樽俎折衝之勢。低回
半刺。之詩。書經武之謀。更去聲。下同。庶幾。揚雄傳。庶幾乎古之好樂者也。師古曰。庶幾。冀望之辭。勉副簡注。敬也。副稱也。簡。大也。簡在帝心。庭筠時在低回陽志氣蒙犯。髮眼。有衰容。路好軸。
厥猷。

回趙路分

幸此同寅。庶乎多助。恭惟某官有唐帝稱。爲
漢宗英。大雅不羣。本儒經之素熟。漢書。董仲舒。至於孝王以百數。唯大
妙柬宗英。富矣鑄山之利。東都賦。開銅山而鑄錢。注。水經。宣城郡有銅官山。漢宣帝地節元年。初鑄銅官。黃龍元年。罷銅官。
缺焉。康海之功。先睨有來。於五雲相親。
厚之族。何城之如。詩。既曰城之。又曰如之。言其堅固。
肆波瀾。王逸楚辭注。肆。極也。
恭惟某官學窮根柢。文
敉注楠山四六 卷之十六 十一
枚卓然頡冀之材。自天而下。振振乎信
出。詩。六月。振振公族。又宗子維城。詩。鹿鳴。既見君子。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庭。儁步高寒於策路。在管庫之七十士。薦自公車。宜執
政之二三臣。收之翹閣。尚煩外補。聊佩遠圖。
朝之命匪稽。某關決無堵。依憑有所。喜佳音之及境。乏
好語之報珍。半世之仰清風。即諧覿面。隔江而共明月。
何幸分光。

賀徐殿院

龍光押卒 六經中所見君子 出車 伯龍為龍門令 漢人御史 乳名鵝鳴 是又以為 逢聖人猶日之中 大明公道 見御史從天而降 就正雄權 得入仕歌 在樓風閣 門當者 史臺之 事 御史 御史 御史

奮先朝社稷之忠（韋賢誡子孫謹守祖國自豕韋振振爾孫紹故家文獻之美）蓋學術有根柢如參雲喬木垂蔭者遠宜人物皆光明媲連城奇璞含章在中（文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可貞固美在其中嫺於天子鑾對與媚富貴）於班聯（白虎通曰班者次也）清哉標峰（佐佑紫極（毛氏傳曰紫極北辰也）晚窺堂上觀瞻之表（尚何步武之拘）要熟踐揚益深儲緝（緝熙也）弊維之（周官司市掌以政令禁戒治其市事）屬（倚也）貳政以爲重（綱轄之司）東長才而得兼（毛氏傳曰兼並也）戎持左綱（令）咏宣樞右轄（令）茲寔階柄用之榮（）奚止席寵班之舊（）某隨牒在遠（曳裾王門）方公道賴以扶持（）故善類爲之休躍（）亢王祥之功以康海國（）祇覽厚

顏（）蒙子公之力而入帝城（）敢萌狂想（戴詵陳咸歸于鄱宇數路陳歸于書自頂至踵功歸于鄱）齒牙餘論（）頂踵知歸（）謝王運使舉政績

大使薦賢（）誠不以私恩而累公道（）小才佐郡（）愧無其實效而冒虛名（）人謂是舉加厚於同年（）不忍棄捐（）遂塵料理（）方競名之際（）容或求之而弗得（）茲蓋伏遇某官宇宙聲名（）千慮之愚（）已獨自知見信於平日（）今

如斯清舉（）未之前聞（）茲在六察之末（）祖能磐重（）九霄（）惟相求以氣（）相知以心（）叩而響（）不介而合（）故不

虛室洞開。照徹方來之境。
污務在於洗除。觀醫師無遺用。乃宰相之方。宜兼收於
棄籠。謂君子有特招。亦使者之任。遂加敬於題輿。賜之
有味之言。增其不貲之價。所蒙厚甚。自視歉然。其敢不
柢服教條。恪修名檢。庶身得所。惟賴我冀州之天。報德
謂何。有如此漢江之水。

遠迎王總領

錦帳護師。來從蜀道。鄉谷。諸葛亮。錦帳名。即重錦。宮中華陽國
志。諸葛亮北駐漢中。作木牛流馬。運糧於斜谷口。以
隃道。即古隃字。通也。緹車分守。適在吳都。固知命令奔走之當先。
抑喜光華臨照之甚通。古燭字。通。

籍翁沖為士人。子墨為客。以翁沖為墨。敬寫客之
氣象。所謂墨客。揮毫。墨敬寫客。故曰墨客。揮毫。
是天以客人
也。洗塵也。

恭惟某官特立之儒。間生於世。裒以文顯。
儲精實自於岷山。鍾。劉勰。梁人。著文心雕龍。論古今文體。
蜀都賦。敘岷山之精上為井絡。

高流慶諒同於淮水。遠騰表薦。遍被召歸。天上衣冠。交
映積星之次。關中饑饉。共推大匠之能。弗辭九折阪。比
馭之勞。就訪五丈原留屯之利。下經。渭水東經武功縣
書。酈道元。注。諸葛武侯與步騭。
亮悉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在武
亮志大而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計。王維
詩。黃花髮曲九十阪。王樹宮南五十里。蜀之諸葛亮。傳。
亮每患糧不繼。使己
之令。尚可倚於前驅。踴躍自言。願殫薄伎。何馬遷傳。使
伎注薄材也。

覆之以獨有之天。暴之以可愛之日。如斯榮遇。慰我孤
懷。若倚辦來銳敏之才。固難陪於新進。惟勤輸免稽逋
之令。尚可倚於前驅。踴躍自言。願殫薄伎。

謝趙總卿舉政績

總饟權於四使。獨推卿月之明。
曲借屏星之重。榮哉褒字。暢若驚懷。既弗綠介紹之先。
迫四牡西徐。春

容又且乏平生之雅誼以其來令承教於榮臺之下或者察形觀行於稠人之間自比於知己不待有郎之自薦已識此君之小異且六路八十州之廣才亦繁多而半刺二千石之良舉何難方以激濁揚清而自任盍容貴達賤近之或偏有靦孤生亦污公選如某者爲官柘落與世參差僕衍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朝無九品陵竒之威中山靖王之宇甘於簞瓢屢空晏如也家惟一弘環堵之宮僕衍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朝無九品陵竒之威中山靖王之宇甘於簞瓢屢空晏如也

之丘

冥鴻遠去耦寒影於重湖滄海南遷銜蘆陽洞庭而有侶別鶴長鳴搖歸心於故園崔豹古今注曰鶴一名胡角一名唳鶴鳴聲也比翼連枝之者搖寄狀恨恨不食陵欲娶妻五年而無子故鶴鳴以感之其妻聞之中夜悲鳴欲飛翼乖比翼今欲其妻聞之中夜悲鳴欲飛翼乖比翼今

上低回荷樣闕決罔功但知勤輸以佐大農僅免乏興而罪下吏然薄俗競進顧弗求自與者曠千載而後逢苟明公見遺雖他有相知者累萬人而何益隔天涯山川悠遠今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為夫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毛詩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

加睇睞於輿洙之中果蒙料理得所依歸相如賦唯得大道之容又且乏平生之雅誼以其來令承教於榮臺之下或者察形觀行於稠人之間自比於知己不待有郎之自薦已識此君之小異且六路八十州之廣才亦繁多而半刺二千石之良舉何難方以激濁揚清而自任盍容貴達賤近之或偏有靦孤生亦污公選如某者爲官柘落與世參差

送吹噓於青冥之上杜詩動業青冥上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得大道之容又且乏平生之雅誼以其來令承教於榮臺之下或者察形觀行於稠人之間自比於知己不待有郎之自薦已識此君之小異且六路八十州之廣才亦繁多而半刺二千石之良舉何難方以激濁揚清而自任盍容貴達賤近之或偏有靦孤生亦污公選如某者爲官柘落與世參差

賀刑部李尚書

之故步益茂眷知民命所司士論惟允恭惟某官率一門之英而居其最總百氏之學而無所遺置之屬車望傾鄒枚雅詩達卓華傾鄒枚傳從有鄒枚授以帥鉞勳隆方召毛詩召穆公平淮夷召伯營謝安傳警虜至安方圍棋不輟遂大破之還而喜甚不及民而用度足庶中興之規模翹材館中爰講相敘不及民而用度足庶中興之規模翹材館中爰講相

王之事業考在職之能與否見爲謀之深且長方絲綸煜耀以促行尚斤斧輪囷而弗置僥踰已甚稱塞若何某謹當躬佩清箴力鞭後乘稱善人不善人遠矣公能體上意之勤左傳士會曰君實有命臣敢不奉以承之不奉人趨之何也遇閫士以國士報之僕敢負終身之願

于環趣覲出綍疏恩控荊襄之故步益茂眷知民命所司士論惟允恭惟某官率一門之英而居其最總百氏之學而無所遺置之屬車望傾鄒枚雅詩達卓華傾鄒枚傳從有鄒枚授以帥鉞勳隆方召毛詩召穆公平淮夷召伯營謝安傳警虜至安方圍棋不輟遂大破之還而喜甚不及民而用度足庶中興之規模翹材館中爰講相敘不及民而用度足庶中興之規模翹材館中爰講相

宸庭懷聽猶之故步益茂眷知民命所司士論惟允恭惟某官率一門之英而居其最總百氏之學而無所遺置之屬車望傾鄒枚雅詩達卓華傾鄒枚傳從有鄒枚授以帥鉞勳隆方召毛詩召穆公平淮夷召伯營謝安傳警虜至安方圍棋不輟遂大破之還而喜甚不及民而用度足庶中興之規模翹材館中爰講相

之舊邦人頌歸袞之榮再瞻清光倍增直氣國多駿日謹守明刑之規天匪先秋深識建官之意左傳政先啟後教也爲將先春而後秋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將先春而後秋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也

紫漾對敭青蒲伏奏薄外郡繇禁闥初無汲長孺之利心縣中秘登諫垣自是元微之之故步（舊唐書元稹傳稹字微之叶十五前經罹第二十四授秘書省校書郎二人應制舉登第者十八人稹爲第一除右拾遺史館修撰不拘細行既居諫垣不欲守默事無不言）俗皆趨競所以奬退靜之士朝方清明而能容謇諤之言允協僉謀奚待次舉恭惟某官至寶不琢大音希聲（揚雄傳大味必淡大音必希）謂千載間生得之爲幸注楠山四六　卷之十七　二

甚難故一歲屢遷用之如不及粤從別乘入覲脩門籍甚蕃論固宜策要津之足（杜詩趙公先據要路津）之符帝席遂爲之前廷紳無出其右便蕃晉寵奮迅周行下博士之帷明制禮相因之本（董仲舒傳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嗟直太史之筆得書法不隱之傳（孔安國古文尚書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讓國逃去遇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西伯卒武王載木主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朝游麟臺（漢宮殿名麟趾殿藏書之所）直道正騎省（晉傅咸爲御史中丞劾不避貴戚京師號爲傅鐵面）蓋上欲神明其耳目（元稹湯液士役右拾遺以備顧問）而公能忠盡乎腹心（其不至迫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節宣天下之聰明而補其耳目況在近臣寵難其人）惟公能忠盡乎腹心縱容遇風旣云得路四天轉日何憚極言羣儉蓄縮以

避鋒萬棄伸舒而吐氣號慶曆之四詠在君子何懲乎
宋慶曆初歐陽公修上書以論事貶夷陵令作詩三篇以自解其略曰修本以文學進嘉祐之五年知中國有相矣
司馬溫公嘉祐五年除知諫院
薦于名素拙涉數多奇棄閑傳以西
游志無所就
宋書王粲傳粲以西京亂乃之荊州依劉表不見納
進嘉祐之五年知中國有相矣
司馬溫公嘉祐五年除知諫院
薦于名素拙涉數多奇棄閑傳以西
游志無所就
宋書王粲傳粲以西京亂乃之荊州依劉表不見納
國門而東出氛戎未降
分憐余行之野也
誤蒙題坐
之招姑作代耕之計
逃聞綸綍起振衣裳公道由此開
張善類得其憑籍同年進士堪悲隴右之賤介厚祿故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十七　二
人胡忍杜陵之斷絕頌言不敏悅慕惟厘
賀趙提舉
護萬庾以建臺開奉先庶之令
文選位登三公高展帶馭翼九五先庶三日後庶三日
辱一言而題座慚非其材職尚
典午非材職尚
典午
方以身受察而受容
韓文受容受容不後進禹
宜於
禮必誠而必敬恭惟某官作周強屏
建好承以藩與周
雄陣先登壯矣文詞之筆脩程萬里當哉事業之機
詩大邦為屏
半天下皆信厚之賢惟重湖聞稱治平之最千樹之花
近聯於棠舍五馬之驄兼得於星軺
杜甫送孔巢父詩五馬驄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十七　三

達迎宋提刑

欽散之庶
宋書王惔字叔預少有名理與殷浩俱稱清談每共論辯浩恒不如惔惔之散
且武昌據上流之要而常平之積歲之儲一遇不登四
顧無策十萬緡見還於雜本實荷聖恩
王安石謝賜度牒表臣等荷聖恩
千舳來自於稔鄉少蘇民瘼俾隆壞道而利源在使
天廣大之馬依明指班行惟聲翔舞由一州廉一道治
所不遺為三公應三台時焉有待某事賢惟某靚德寖
賑昔領縣同當庳緹騎之臨照今居州貳又勤濡轡之
澄清疊此幸榮匪其孤拙魏矣有故吏木遑脩避席之
恭
史記魏其侯為淮陽太守迎灌夫置酒夫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
作牧之慶

之意而歸故里兩川之間觀風已熟重湖之濱易地何
歸當干戈甫定之餘在桴鼓稀鳴之際徐敬業不明事少[illegible]
下之志位合正於三階其退惟脩庸強白脩作笑競趨
之末脩井孤寂於外宜左琴右書苦安得宇人之服
周公在[illegible]之隆於斯盡君子之心福僅周於一路若其清天
之[illegible]豈徒竊光耀以自榮勿於公朝而植私恩故須駁
奏然以大人而勤小物或在甄收南素所陳衷赤未究
校注楠山四六卷之十七　四

補之權精白吏心儻可備察廉之數其為舞踴昂究難
摩

賀劉給事

對敭昕階擢正夕開[illegible]容已試之能直壁素著鑒歸不
使之詔忠力架宣天為回聰地亦改觀恭惟振官有材
不世非器可名專儒學以為之宗一門列[illegible]登春官而居其甲千里壯行稍
獻承明之廬自詭皇華之節帝情其去公遊以歸揆起
朝綱君正而百官正參平國論賢和而萬物和凡琴治
更張之功由衷英獻納之益乃至執二教而不下[illegible]存誠
歸當干戈甫定之餘在桴鼓稀鳴之際[illegible]觀風已熟重湖之濱易地何
之意而歸故里兩川之間[illegible]宮傳相鼓不明事少[illegible]
下之志位合正於三階其退惟脩庸強白脩作笑競趨
之末脩井孤寂於外宜左琴右書苦安得宇人之服
周公在[illegible]之隆於斯盡君子之心福僅周於一路若其清天
之[illegible]豈徒竊光耀以自榮勿於公朝而植私恩故須駁
奏然以大人而勤小物或在甄收南素所陳衷赤未究
校注楠山四六卷之十七　五

顯涅還再瞻禁闥之花奉行漢詔之兜大能使周圍之空虛
貳承明之廬自詭皇華之節帝情其去公遊以歸揆起
朝綱君正而百官正參平國論賢和而萬物和凡琴治
更張之功由衷英獻納之益乃至執二教而不下[illegible]存誠
為給事中瓊林庫新籍[illegible]從文物[illegible]
不平兩奏之儻被罰仁敦者執不[illegible]
[illegible]宮傳相鼓不明事少[illegible]
[illegible]之望及大祥部[illegible]
下[illegible]野相加[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顯涅還再瞻禁闥之花奉行漢詔之兜大能使周圍之空虛
貳[illegible]

宵寐方將窺功名於不朽[illegible]之[illegible]豈徒竊光耀以自榮勿於公朝而植私恩故須駁
奏然以大人而勤小物或在甄收南素所陳衷赤未究
校注楠山四六卷之十七　六

[illegible]

謝李制帥舉陞陟

十乘啓行安作龍門之想一言題柔蹈坐榮踰麟筆之褒謂
為給事中瓊林庫新籍[illegible]從文物[illegible]
不平兩奏之儻被罰仁敦者執不[illegible]
[illegible]宮傳相鼓不明事少[illegible]
[illegible]之望及大祥部[illegible]
下[illegible]野相加[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顯涅還再瞻禁闥之花奉行漢詔之兜大能使周圍之空虛
貳[illegible]

宵寐方將窺功名於不朽[illegible]之[illegible]豈徒竊光耀以自榮勿於公朝而植私恩故須駁
奏然以大人而勤小物或在甄收南素所陳衷赤未究
校注楠山四六卷之十七　七

屬部又託於澄清而推賢貴及於窮寒素既無毗輔蟻子
之援[illegible]況在塵埃泥滓之中況在[illegible]得於心知特以事舉[illegible]出隻手
而甚易動墓自以皆驚此道蕭瑟者幾年何意光明於
今日第慚濫吹弗稱華褒如某者翰羽非強骨體不婦
[illegible]忍古人靜俟之義[illegible]忘世俗競趨之心

寒女之杼機。難施巧妙。農夫之勤穡。粗免饑饉。
（舉下如農夫。是稱上起義。此有謝豈任。稱上云也。難苗為莠。）
州司馬。獨從容山水之間。每與皇華使車。共馳驅原隰
之上。問民疾苦。察吏妍媸。（媸音丑之。巧拙也。媸不肖容。）軍輸免於
在天一涯。分地千里。豈容江
（揚雄入蜀賦）
光。匪特望寸進。而資巨力之扶。抑且得片語以為終身
之託。亦足以立。敢昧所歸。茲益伏遇某官清明如神。謙
尊自牧。（老子曰。尊而光。太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為喉舌保天子。德既顯於
朝。僕（時仲山甫式是百辟。仲山甫天子命仲山甫城齊。仲山甫既城。天子命之宅。）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十七　六
（詩大雅烝民）
（時仲山甫又千命仲山甫式是百辟。仲山甫既城。天子命之宅。）

邦之民。奚必爭公於境上。二天之化。固知隨處而春。何條教不出乎時。昔之聞號令自行於鈇鉞之外。仍資其正。盡髮戎行。昔周公召公成分陝之功。有賢克繼。家語五年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又分陝而進。所以事業益弘。爾雅。陝。望也。望隆分陝。文望。賢牧分陝。又地好分陝。唐靈臺無爲陝東都。嚴教之旨。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喜其善政。題贊於陝之碑。心惟分陝之重。於驛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心惟惠愛。今遼人夏人。謹開邊之戒。入相可期。可馬溫公神道碑。公實遵中國相。其濫矣第名。閑於機事。家遵人成其處事。則無生事開衅。雖爲都畿之地。名不挂通人之門。惟老氣慨髀而未降。

之規。粗殫不肖之力。近而兩臺之論薦。遠則二天之照知。方紆循行之車。亦勝刻上之牘。出於特達。識所依歸。茲益伏遇某官奉屏王家。楷模士類。黨錮傳。李元禮楷模天下。以神明之胄。發神明之政。左傳。虞其楷明之後也。度前傳。明明后。穆穆。諸侯。孔傳。穆穆。敬和。既加惠於遠民。乃克勤於小物。尚書。惟公懋敬小物。清濁判矣。應不爲夔下之枏。淮南子。於人有枏夔之聲。知其良材。因請而載之。爲琴。果有美名。而夔特人名曰。夔能。夔。夔。一足。非一足也。特人名曰。夔。夔。一足。非一足也。夔。夔。一足。非一足也。夔。夔。一足。非一足也

察之於按縣之日。今復佇之於佐郡之時。利是佻跡。奚其稱寤。其敢不力行所學。躬服斯言。庶一褒已切窮途之感。（左氏傳。晉侯知已。窮途。史記。伍子胥亡。昭王懸購求之。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髮。）昔曹參差若左右。（史記。曹參代蕭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若左右然。）吳漢為吳時。（後漢書。吳漢為吳王濞將。）未知所措。

賀創侍郎

即家召拜。（漢書。宣帝紀。勝為家巖。）而邪之。進位論思。小宰次太宰之班。冠於崇秩。（周禮。王宮。其家。）掌建邦之六典。（周禮。天官。）佐王均邦國。（周禮。天官。）內史兼外史之職。（周禮。內史。）校注橘山四六

本是青藜。（漢書。劉向。）穆。恭惟某官文博而約。氣直以和。蚤負棄然之聲名。著為富有之事業。仰昌黎之北斗。（韓愈。）學者所宗。起安石於東山。蒼生何幸。雖孤芳忌於皎潔。而大明難以蔽欺。今儀禁庭。均福寰海。闔公門桃李之遍。悉入品題。撫披垣梧竹之陰。重來潤色。（杜詩。披垣竹堂梧十畝。）之命。載泉龔六之書。直筆固存。清銜是稱。且獻納何拘於日。蓋依乘已迫於風雲。嗣有褒恩。進參坐論。（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燕居。身喧鷄洲。（徐陵。）公遙歸袞衣兮。采增杵臼。（莊子。）我方外司馬也。正賴挈提。（張衡。傳方提右挈。注提挈言相扶持。）

回梁知縣

羣山傑觀。嘗參五鳳之游。（說苑。五鳳方翔。鳥集。）北方曰幽昌。（山海經。）中央曰鳳凰。（山海經。）南方曰雀。（山海經。）西方曰鶴。（山海經。）黃鳳謂之鸞。（山海經。）東方曰發明。（山海經。）青鳳謂之鸞。（山海經。）五色鳳謂之鸞。（山海經。）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山海經。）南方曰朱鳥。（山海經。）西方曰鶴。（山海經。）北方曰幽昌。（山海經。）中央曰鳳凰。（山海經。）黃鳳謂之鸞。（山海經。）青鳳謂之鸞。（山海經。）五色鳳謂之鸞。（山海經。）帝臨五色華。（李善注。）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莊子。）不集枯木。（莊子。）鳳凰鳴矣。（詩。）于彼朝陽。（詩

采垂雲之光乘千里好風而至恭惟某官學醇乎古行
茂於時以天錫之秉章題俊科（天文上楊雄大玄攡也）
（案）以王家之禮樂飾吏治（晉書袁宏傳）詩讀書於松竹之下厥問
既休鳴珂曳履於日月之邊所施乃暢（易誠齋詩太守九秋露
適守三泰風太守清照）胡爲小邾來此
平分謂郡無正守資通守之良故朝以同姓代庶姓之賤（左傳）蘇折因醒（通守
銅仓空）
俾鵠山鸚洲俱爲之增明雖榆塞柳營亦至於借重（李陵詩）宰
相材也渠容留滯於荊州天子異焉即見會朝於魏闕
（明馬愉都御史遣祀書云大夫
揮事所忠秦焉天子異之
居亭里）懶造請公卿之門（晉吳隱之
傳）
校注楠山四六　卷之十七　十二
某枉生長帝王之里（杜詩無錢
無）
（代記室書）遠屏重湖奄經載歲（無功關決將投傳而去之有
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
懷交承茲聞音而喜矣（綿結芝蘭之好（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掩遮棘枇之蹤
（世說簡文之鍊也鍊在前
六一居士謝歐陽文忠公書）所望高風自撫薄俗且吏隱
（李家在
妃橋西）其諸惘惘（劉向傳發情惘惘痛
惘絕也）未究編摩
賀尤提舉
八俊揚鑣莫重庾臺之選（漢安元年詔遣八
使分行郡國班宣風化舉劾
（漢書袁安傳）六雄濫吹唯便屋屋之俦（列
女傳齊威王時有處士名曰
北宮邀常侍左右王使人
聘之終不肯往）是藍田受屋之民（李揆之、益之、兹
之、皆揆子世藍田老據
詩序下溝洫之制）復爲皇華巡莞之吏疊此榮耀越於輩倫恭惟某官純
綽乎材淵淵其學自星履步九霄之上積有垂芳與雲
抱角一日之長屢聞得儁（錢謙益
曰著白髮也）
（文上楊雄大玄攡也
東坡詩大孫尤愉書紳
紛之語宋時流俗好
飛鼠尾蹏宋白詩風吟雪地
三百俟才衣似雪可憐無
皎光如雪一重瞳親鑒丹
平科（李德裕
傳）然文饒不屑於名第（李德裕字文饒舉
進士子入試皆
試有司以蓋法
故書郎詳見前）而玄成竟負於遺經（漢韋賢傳）持此致君足可傳
世種桃李分風月益已試又試而績愈彰（李白詩舉邑桃
桃李重陰亦
清芬）詠桷榱飫饔糗故可予卽予而惠采寮羣常平之
（及兵張燈頃覺如春之應律且皐通山海管晏可復詩乎使
（董仲舒傳董仲舒
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

之有勞。進職地官。使貞持荷而無愧。姑頒兼組。已愜羣紳。恭惟某官胄出於天。學造乎古。勁貞之節。嚴霜不彫。
唐李勣王不顧傳松柏之爲木孤生勁物無所依張九齡感遇詩松柏貞木受命於霜雪

之心。皎日可照。李商隱貞
日貫忠貞

呼是憂肆。疇九列之英。式遏六路之寄。毀伍伍符。虛籍
軍士作伍相保之法

之弊。唐肅宗天寶十四載初
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

公能爲人所至難。人誦召公其已晚。夕
累萬萬錢朽貫之備

升金掌。朝引玉珂。理財正辭。率
漢仲長統昌言曰理財正辭禁人爲非

不外原清之道。遭時建策。宜莫先經遠之圖。宗栖賴以
安強。栖宗
謂王

校注橋山四六 卷之十七 十四 大三百八十三

門特達之知。竊大廈高明之庇。永懷銜結。忽聽褒除。拘
切將牋啓於將帥之幕中

牘制之孔嚴。控賀表而弗敏。論恩多暇。東巷方隆。析厚
輔於冲襟。宋孫冲字
仲雲泉之記冲事見山堂肆考

流之鎮。茂哉績用。久矣簡知。皇皇者華。昔已揚扢。
從韓韓其鄂。今當門列於台司。莊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晉直亮章。宋熙寧間吏稱章郟
高宗御製贊曰載稽

帝世之盛。無石室之文。清則羅網之疏。不遺水之魚。
文選漢李尤東觀銘

知別駕之無功。所幸相遵。以廉得察。漢趙広漢爲京兆尹
吏生姦廣漢乃設伏計收取其魁桀

戊之有期。尺素漫通。寸長莫效。公來何暮。尚須先負弩
之迎。我行及辰。美敢犀佩刀之贈。晉中興書。初徐州刺
史生姦廣漢乃設伏計收取其魁桀

已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與之足滅此乃敗以相鬼(王導傳贊)貽厥孫謀(晉書)覽曰昔慶之謹必隕聲斬到敗之汝學點書王敬仁風流芳洛閩(晉書)呂乃而紹美以贊遠之鵬(莊子)欣翅至切(廣韻)拙吶非宜

回蔣知縣

曳尚方之舄(小試民庸)乘副政之車(偶聯王事)(通典)(唐以堂別駕給事廳佐理州事史秉副政之名)欽有開於奕世(清風是似於前人)利刃一揮(知錯節盤根)之立解(鳴絃再續)想引商流羽之采高(恐不須戴星之)勞(即已見培風之迅)某佐州無取(行縣異爲賴保障之)

得賢(容坐與而窮)(忽被五雲之輪)(莫報珍投)(尚眷子)樹之花(有來芳譽)(情之所鍾言則未殫)

回荊門交代王知軍(宋開寶中置荊門軍熙寧廢元祐復荊門山共峰對起如門(杜詩)(盧士瓌送)(馬旁劇)荊(杜詩)門(間)又(長嘯下荊門)(後九)方(荊谷孟浩然詩荊門控三巴)

問貳車之前躅(取則爲多)(登爨五馬之後塵)合符伊邇(牛僧孺詩百把)(文章詩後輩)凡此事契(兼於常倫)庳慶(易无不)以先之(佩謙撝之)過矣(易无不利撝謙)恭惟某官天成文采(世)時上佐(光我初筵)恭惟某官自天所鍾(爲國之寶)在景龍執法之士(已擅直聲)(舊唐書吉溫傳溫名)有典刑(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西清從臣之英(篤生異器)南渡興公主府官屬安樂公主遊宅奢麗過制上親臨極)遂阜陵(阜陵宋孝宗陵)王之業(亶屬名門)根種不凡(源流斯遠)(益深培養)(將大)設施(松竹林無剪伐之傷(詩勿翦勿伐)風月堂得霜吟之樂(宋書)

方卷甲息民之際(念臨軒擇守之難)辭書朝馳(除日夜)下(隱然作屏)(與峽石以爭高)(吳居峽石縣名又州名周以)沛若來蘇(託蒙泉而普潤)(吳興)(生公講經處有泉涌出)(師子泉由太湖經)(吳興)(縣境流清徹底)(晉虞悰自)(會稽徙)(此)(泉)(悰)(家)(焉)(舊傳)(悰)(性)(愛)(泉)(水)(家)(有)(名)(泉)(悰)(所)(居)(可)(以)(洗)(君)(心)舒札之衰(矧昔野袞衣之可傳)(晉王導)(袞)(衣)(以)(賜)(導)登上三年之最(佇聞一)盛美(歸我老成)某末第僥跨(半生困悴)嗟余髮之種種(即今歸田)(宋傳)(郭)(慶)(由)(下)(邽)(盧)(萬)(槃)(見)(之)(且)(以)(余)(吳)(俗)(爲)(田)(徐)(髮)(如)(是)(種)(余)(吳)(俗)(爲)愧此身之飄飄(尚猶逐棹)顧無功於關決(復何意於超陞)忽沐誤恩(就臨便郡)幸紀綱之素振(適步武之相聯)允籍餘輝(少安孤蹟)一尊杜酒(尚須告爲政之方)五朵鄆雲(何以答脩)(詩)之貺永懷刻者(固究占陳)

回辛簽判

得州如斗(猶虞獨任之難)以禮爲羅(庶覆同寅之益)維時上佐(光我初筵)恭惟某官自天所鍾(爲國之寶)在景龍執法之士(已擅直聲)(舊唐書吉溫傳溫名)(京兆人)(公主府官屬安樂公主遊宅奢麗過制上親臨時中宗置)(宅)(以)(賜)(溫)(溫)(在)(途)(時)(中)(宗)(還)(京)(師)(溫)(宗)(之)(忠)(直)(相)(遇)(爲)(布)(臺)(殿)(中)(侍)(御)(史)(極)輔政之臣(載重芳烈)(阜陵宋孝宗陵)(孝宗)(初)(名)(伯)(琮)(光)(宗)(即)(其)(次)(子)(也)(閱)(者)(知)(之)(御史中丞)(掌)(彈)(劾)(不)(法)(之)(事)(糾)(正)(官)(邪)(肅)(清)(政)(教)(必有賢者是以)(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一)(出)(天)(下)(建)(之)(上)(方)(驩)(有)(過)(隆)(杲)(呼)(其)(官)(而)(不)(名)(卒)(篇)(簡)(驩)似之(詩)(雖)(其)(有)(之)(是)(以)(似)(之)世其祿以何慨(官所居而可紀)(漢書)(唐)(相)(傳)(贊)(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者)(三)(人)金渠泛水(雅宜入幕之游)

玉璞在山。增重連城之價。好持婉畫入奉清光。某僅免負丞。冥堪作牧。幸依仁之寵。遇辱惠教之相先。固知寮屬皆顯人。所當加敬。唐韋執誼王叔文為翰林學士時為隴西太守貶人所以曹事煩老子。或可偷安。馮燕傳曰燕好施與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掾白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顧衣食之資得越職也

通交代趙倅

拜恩闕下。分任治中。縣近州。佐違州。聲著鮮篁之羅。以異姓。先同姓。實慚棟枇之蹤。左傳魯桓之宗盟異姓為後敬臧不腆之詞。左傳魯叔孫穆子聘晉晉使韓宣子為之賦摽有梅庸取方新之芘。恭惟某官自天開出。與世特殊。上承赤杜之封。漢張湯事建為淮南王世家世為漢藩輔

雲之志。李白詩茂苑多高人大風青雲詩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古與稽。史記楚元王世家傳稽於儒林造次必於儒者與稽古之訓見於秋實。馬相如傳應期間世。王邸之擢俊科。於今創見。宗潘之服儒業。惟鯨海無波。已借別車之重。李休烈傳至不特劍閣之繁。李白詩劍閣峥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長材所歷。最譽甚椓。深儲於資望。帝意容磐維之久。外人皆候袞繡之遄歸。某少則多艱。老而轉拙。杜詩老大轉拙意轉拙光大一官平進。與坐苟安。五技易窮。素餐奚補。甫里瓜期之成。有來棘扉之暫。王氏會稽內史墓誌銘善者繼之。吾其免矣。忽左符之就畀。勤上以趣行。王事載嚴。弗克舉交龜之酒。契家所重。敢忘

修烹鯉之書。徒切欣趨。岡殫敷敘。

回陳教授

剖漢竹以臨邊。慚非良牧。李陵詩漢家李將軍飛將出匈奴得明師。匪特諸生之榮。抑為吾府之重。東城詩留君君莫去此時動我懷其情恭惟某官高韻朗出。世牧李賀隼旟疾飛賀客聲氣於時。學伯仲乎軻雄。有文奴隸於屈宋。杜牧之李賀詩本於楚騷少加以理如樂府之有歌詩。勸駕盍陪十八士之游。晉中興名士有劉伶阮咸嵇康阮籍向秀山濤王戎七人為竹林之游世謂之七賢東州勸駕。采魯芹而在洋。喜從事之賢。徒切感藏。岡殫敷敘。

宋 古潛 李廷忠 居厚 著

明 曲阿 孫雲翼 禹見 注

回寄居張節推

猥從半刺叨竊一麾。慚無騎竹之童爭迎於道。喜有泛蓮之客適懽是邦。（懽音歡見小雅伐木作懽）今作歡者俗字也）行矣親仁惠然枉教。恭惟某官陽春和寡。月旦評高。加之涵養之功期以光明之業。所居可紀。姑且從廉下之疑。其用善藏。曾未兒囊中之穎。帝方思老成之彥。公正當晚達之時。某自顧無

庸。奚堪共理。過干木之廬必式。（式軾同）問政宜先。（沿流泝源春秋之義干木晉之賢人也）得陳遵之牘爲榮。報言敢後。

到任謝廟堂

康海無功。僥踰蒲秩。隆天有命。冒昧分符。由廟謀欲重於外官。凡邊守多求於佐史。得從意表。暢若魂驚。伏念某本是凡流。絕無他技。平生惟知守清苦之節。所至未嘗懷苟且之心。旌爲嚴邦。信非讀書鳴琴之可治。鄂亦浔郡。豈容吟風弄月以自娛。（娛武昌記晉陶侃鎮武昌時庾亮等乘秋夜往南樓登之侃聞笑謂諸人曰諸君稍佳但未能作達耳因與諸人更起為胡床三重吟詠竟坐）兩地尺寸之勞。（孔光傳平帝無尺寸之效）積屢羣公品題之重。退安愚分。絕望榮塗。敢謂公朝記孤冷之蹤。忽蒙誤恩與近便

之壘。匪因私請。實自隆知。矧是荆岑。（張九齡荆州作荆岑謂荆州南郡也）介於襄水。（韻會襄水楚之下流也）陽都酒熟改壘以九心本已。（西津魏武置軍小江名）當北塞要衝之路。作南州捍蔽之門。天驕所殘。（匈奴傳事于遺漢書往云胡者天之驕子不為小禮以日須牽好兜鍪以天驕毒跋武王雜俗改變從俗）久矣。（天驕毒跋武王雜俗改變從俗）療未復。必有疏通強敏之術。乃成經理撫輯之功。自顧默然。豈克任此。茲蓋伏遇某官樞衡遂萬物。唯小物之克勤。（以邾隆朝夕陛戟參軍論語子張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臣庶四方。知邊方之爲急。宰相論元業茂。（熙載勲崇大臣庶四方知邊方之爲急宰相遂萬物唯小物之克勤）豈以無階任朝。乃至於邀遺。（左傳無以為寶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曾未兒囊中之穎。其用善藏。曾未見其才智有餘經學紀倫但以無階任朝乃至於邀遺）帝方思老成之彥。公正當晚達之時。某自顧無庸。奚堪共理。過干木之廬必式。問政宜先。（沿流泝源春秋之義干木晉之賢人也）得陳遵之牘爲榮。報言敢後。

到任謝劉制帥

積愧坐輿。進叨乘障。小國事大國。共命令以宜先。一天有二天。託照臨而寖遍。凌競拜寵。感慨陳辭。伏念某本是凡流。迄無他技。（同前云茲蓋伏遇某官清班人傑。先覺宗儒。植操貫乎嚴凝。持心根於平恕。篤禮樂詩書之教。（武昌記晉陶侃鎮武昌時庾亮等乘秋夜往南樓登之侃聞笑謂諸人曰諸君稍佳但未能作達耳因與諸人更起為胡床三重吟詠竟坐）加幸羣氓。專弓矢鉞鉞之權。用威不軌。（漢文帝賜匈奴單于弓矢鉞鉞之權任有子矣）如聞有味之語。頗及無能之人。昔者佐州厚爲之

寢寐。今焉護寒復歸於節制。乃造物之深相。有終身之榮遂。某敢不遵奉使條。昭宣皇指。念其近在宇下。少推覓假之恩。使之謹守邊頭。庶獲安寧之效。真誠所嚮。至託照臨。凡兩地之所遭。非一天之可喻。祝龜得吉。貢鯉爲恭。伏念某官玉海沂之上。復求邊守於佐史之間。誤蒙推擇。望使華於諸族之上。復妙矣心籌。豈特給闕中之餉。大其已任。又將拯天下之饑。凡今日握節之聲名。乃他時轉鈞之事業。念八十州

所部之甚廣。欲二千石共理之皆良。與其邊頭有警。始爲之科條。孰若皇華所臨。不逃於裁鑒。齒牙餘論。羽翼更新。就遷之寵。某敢不昭宣德意。逐成甫當畢戍之期。果有就遷之寵。某敢不昭宣德意。抵服教條。空海沂之邦。既曲蒙於掩覆。護雲中之塞。尚勉效於拊摩。衛惠有歸。占辭嘉祝。

謝諸司

猥從半刺。叨竊左符。雖云千里提封之殊。俱在二天照臨之下。所幸者孤身之有託。惟懼夫重任之莫勝。伏念某官玷介拔俗。清明如神。察百吏之姦。同前云茲蓋伏遇

回漢陽孫守

屏星俗吏。奚堪一障之乘。璧水儒官。豈是三河之表。（史記）賢隨傳。唐人都河東。（漢人都河南。）周人都河南。（漢人都大丁之中。）方密依於鄰邦。乃先名藩之畛。（晉郭璞傳。）還自笑是翁之嬰鏃。幸接（史記）周人都河南。三面有山。）能分旁舍之輝。有土有邦。莫非（詩。）為杜稷之衛。（尚書。）同心同德。庶幾如兄弟之親。

通襄陽楊安撫

由半刺得專城。亶為誤渥。以小疾事大帥。密借餘輝。（韓文。）太帥。帥先入據館部。屏若將趨入。）肝膈之喉大國。方梘印之云初。豈（文。）泰箋之敢後。恭惟某官才豐而業茂。度廣而識高。承世（晉書郗詵傳。）詵東賢良。對

闕之清厲。飛翔千里。負宵壯之後氣。凌跨一時。利器所施。成規可睹。恩深淮浦。有橘均惠於兩邦。（晉幸靈傳。）威震湘川。持斧頓清於羣寇。（湘川。在今長沙環城西下。）（湘水北流。）（郡國志。）零陵陽海出至巴丘入於江。）屬邊方之謀帥。勤當宁之思賢。未容還表著之榮。又復任藩宜之重。秘圖寓直。瑞節增華。想胸中皆有用之兵。（後漢馬援傳。）太武指蒼梧不能守。時中所憂。乃在蕭牆。（晉桓溫曰。）（後漢文苑傳。）（宋名臣言行錄。）（晉桓溫曰。）（後漢文苑傳。）（宋名臣言行錄。）數岡申命。（晉桓溫曰。）（後漢文苑傳。）（宋名臣言行錄。）小范老子可敦。（晉桓溫曰。）（後漢文苑傳。）（宋名臣言行錄。）大范老子可敦也。）宜塞上無可窺之隙。輕裘緩帶。依然峴首之風。流惠履鳴珂。行矣井泉之法。從某佐藩已諺。乘障惟艱。昔雖同君子之鄉。未降既見。今乃近元戎之府。自謂不孤。刻荊襄襟帶之連。若虞虢輔車之倚。有善隣之寶也。所願相親。忿敝邑而甯之。敢忘厚賜。深惊所鄉。短韻奚宜。

通京西趙運使

雲堅相依。謬分邊瑣。星臺在望。密籍隣輝。屬以報之。（晉顧愷之以瑣瑁。）極目漢川之樹。（晉顧愷之以瑣瑁。）從切興懷。（晉顧愷之以瑣瑁。）洗耳荊岑之泉。（晉顧愷之以瑣瑁。）尚希垂教。（晉顧愷之以瑣瑁。）

武之張弛不顧紙上。（禮記。）（弛而不張。文武不能也。）（唐史。）（沈勇學。）（講學。）（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唐史。）（沈勇學。）（講學。）（弛而不張。文武不能也。）（唐史。）（沈勇學。）（講學。）（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唐史。）（沈勇學。）（講學。）古今之成敗。獨運胸中。一枝分月殿之香。（晉書郗詵傳。）詵東賢良。對

寒上剖符。夷虜爲之遁去。旒兒注懷。又矣緡紳交口稱之。以其抗不可犯之風。故能任至難爲之事。由雙旌拜十行之寵。以三組總一路之權。動搖千里雲衢之步。暮中飛輸。湖山至於勳華。

飛。傳之。時舊無不竦動。

貫索夜虛。流泉春涌。凡此績用。特其緒餘。問俗觀風。亶有澄清之畧。謀王斷國。盡歸嚴近之班。某學殖扶疎。宦塗歷落。採課僅能自脫。州政乃得平分。初徵尺寸之可書。忽駭朱丹之在轂。

紲。以繩繫之。

匪由推送。寔來湖外。員處州瑞頗嘗。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八 八

左符之命既下。而公車之奏已前。若青冥現吹噓之權。賓末誦五萬緡用實於邊倉。助成廣惠。稍知縣譜郡條之大畧。敢云儒藝吏術之兼優。有誤司聰。過厘棨字。雖

棨。戟衣。

益伏遇某官與天地同其心。以人物任諸己。謂九重耳目之寄。遠屬星軺。念一路楫楫所關。公持藻鑑。凡奉令承教於趨走之域。已察言觀行於臨按之時。同氣相求。合詞來上。借鴈象三立足之勢。

劉向傳。文勇三足鼎。和五味之要器。

施釣餌一舉手之勞。

列子。伯龍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韓文。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

顧惟何人。亦預茲選。某謹當自編以法。益樹厥功。食武昌之魚。而非其有。懷正味。

吳志。孫權謀徙都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磽确。田畝薄狹。又引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

遠迎趙運使

易乘驛傳兼剖苑符險要之地唯荊襄併資控馭淺陋之邦如曹郎復托按臨阻與前驅敢忘先導恭惟某官羣英間出（長沙志衡山七十二峯最大者五曰天柱曰天形曰雲密曰紫蓋石廩天柱祝融而祝融爲最高）韓兼剖苑符險要之地唯荊襄併資控馭淺陋之邦如曹郎復托按臨阻與前驅敢忘先導恭惟某官學飽祿渠（天祿石渠二閣皆藏圖籍王莽時燔）羣英間出（長沙志衡山七十二峯最大者五曰天柱曰天形曰雲密曰紫蓋石廩天柱祝融而祝融爲最高

王陛奏書。金章進秩。整齊史治。率循蕭相之規。（晉參
爲相，遵蕭、曹舊典，舉事無所變。）修大國封式顯爺公之拜。（公羊傳曰：公羊何以知其賢？遠也。公羊何以知其爲公？以其爲公也。周公、太公皆爲公，拜手稽首，然後生以事周公，死以事太公，故以其爲公也。）告庭異數。賀野同詞。恭惟某官學洞聖幾。道躋民極。再世而登輔弼。偉勳閎之相輝。（漢遠父告考宇朝宰相。）百辟之仰宗師。正朝綱而不紊。社稷賴以安固。乾坤爲之清夷。方循名責實之攻。（攻，治也。）宜撮要剪繁之事舉。念銓綜權衡之地。名器所關。（名，爵也。器，車服也。）凡刀筆筐篋之流。（名責實之職，故多於繁碎。）

（宋綦毋爲吏，明於簿書，而不知大體。）勞乎體國。史張善化。綜核羣材。雖云列尊之有差。每念繁文之無統。非通儒爲之折衷。（史記：叔孫通定朝儀，漢王曰：吾今日乃知爲皇帝之貴也。）能必紀（紀，綱也。）知大體。（注：知大體，謂明於治體。）昔者紛綸而盈几。（書傳：紛綸，盛貌。）今焉纂輯以成編。帝深歎嘉。公實與領。疏渥衍戶租之邑。（漢何傳：食邑八千戶，開折邑八千戶。）重儒服之邦。（社稷必有主，主必有尸，祝在北墉下，尸在奧。）故家有者不二品居朝廷之尊。未爲特美。（宋制：正二品，特進，大夫。）日見之某官處騎頭。阻瞻鴟尾。（漢衛宏上書曰：尚書郎伏青蒲，臨丹墀，握蘭臺之文，含鴟尾之筆。）遐衡可折。皆由制勝於廟堂。邊最茂聞。只合放歸於田里。尚茲冗食。悉百隆恩。

賀雷知院進書轉官（宋史寧宗嘉定元年以書考校檢閱文字，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奏篇中禁。（漢遠父人中禁起。）進秩通聯。粉澤成一王之典章。宜應褒顯。權衡定百工之法式。允賴參持。吏品以清。朝倫斯穆。恭惟某官與學上下乎千載。（文選文佐佑乎六經。）式契聖明。進都丞弼。（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交河之後。道以庇民。（宋鼂文子問：不嗇之道何如？曰：嗇之道，以治人事天，莫若嗇。）曾唐詩：滄海寒波絕六鰲。客裏書。吳曾漫錄：武王伐紂，至盟津，有魚躍入王舟中，既卜，以爲吉。）當洗兵。（杜詩：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說天河之無水。（莊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唯羿爲善，於是殺羿。）孰與逢蒙？（楊雄傳：夫蕭規曹隨，何始何終？）

補者用此以甄升。成編甫徹於前旒。寵數亟加於次輔。房謀杜斷。共裁定於信書。（杜如晦傳：房玄齡每與如晦謀事，曰：非如晦莫能斷。及如晦來，復與玄齡謀事，曰：非玄齡無以盡如晦之心。）某逖聞命綍。（綍，引棺索也。）喜動心旌。在天一方。曾莫旅清廟堂。邊最茂聞。只合放歸於田里。尚茲冗食。悉百隆恩。朝之賀。（文選良友悉別離，各在天一方。）千里。其敢孤大造之恩。（左傳：秦師過周北門，王孫滿尸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而不敗，未之有也。）有地

賀章同知除參政

宋史嘉定二年以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進書後除參政

擢自中樞。（司馬光行文彥博制詞中樞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二年敕樞密院事自今以後宜令中書門下商量奏聞）列於次輔。由建隆開東西府。實處儒英。（歐陽修唐氏宰相之弊中書用人樞密院進擬）書對時文武二府。號爲二府。建隆元年以魏仁溥吳延參政爲樞密副使）進元豐置左右丞。預聞政本。（欽宗即位之初元豐官制行）成憲具在。有德乃升。恭惟某官杜稷所依。文武之特人。（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爲明主建長治之策。識妙神著。在清時成更化之功。音諧廟瑟。根於所學之純正。位乎本朝而安強。一堂坐運。於甲兵四塞稱鳴於桴鼓。凡茲制勝之道。屬我基宥之臣。入奉綸言。贊謂門殿。九夷八蠻。雖已賓服。（韓文公平淮西碑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服）五風十雨。雖已順成。（白氏長慶集策林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此休徵時若之祥）想坐退思巖之時。猶軫若納溝之慮。使草木無不遂性。則日月可與爭光。持此茂勳。永居端揆。某托身造化。傾耳拜除。瞻望清明。無復到釣天之所。（列子湯問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幅裹寫之柔牘。

賀鄭大諫

奉行寬大。其敢負王州之民。（武德中皆名王州）激此懦衷。寫之柔牘。

賀金正言

顯膺詔旨。擢首言司。由御史五月而遷。信非常典。凡侍臣三日必諫。況是專官。（程頤宗正寺教行堂記左拾遺太史書左補闕必書特筆）秉筆

正直之臂。具孚中外之望。恭惟某官氣凌山嶽。節貫冰霜。蓋魯君子非器之可名。宜漢人主必冠而後見。（漢書鄭崇傳崇趨門下拜上謂曰吾非敢自尊主上當坐受君拜崇曰臣聞人主不冠不見師傅人可其奏）其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金史完顏守貞傳守貞見熙宗不冠不見）此朝廷前奏事上不冠（禮記曲禮侍人可其奏）其如禮敬。巍然正色。革彼邪心。豸角分輝。知橫榻步趨之相繇。龍顏開霽。喜伏蒲風采之猶存。直進長於七人。用庶清乎百辟。與天子辯是非。宰輔爭得失。人所至難。使朝廷開輕重。杜稷係安危。公其可舍。佇聞刻贊。前對（聞一人之善則拜）除某諫綰魚符。（魯連傳編魚符以起軍旅許見第二卷）阻賢鳥喙。（魏志鍾繇傳何晏等謀奪曹爽兵權晏等後改悔繇謂晏曰子前欲鳥喙今復欲何為乎）救注稽山四六。

人（人）誦（誦）諒耳目到重湖之外。（唐車部輞川集序輞川在藍田縣南谷口起軍旅許見第二卷）阻賢聞。唯當固守。（新門部門戶）

賀金正言

楓宸渙號。蒲省晉班。由真御史爲真諫官。既極選除之（唐大夫爭益庫部死罪曰因罪）納之忠。固是有歸。朝會斯稱。恭惟某官抱負所學。震耀於時。捷孤矢以不移。擁衆芳而自飾。早登翹閣。結韋平父子之知。晚立要津。展堯舜君民之術。不易居者風霜

之任。（唐史臺門注曰司憲屬執官內外及馬日御史臺後罷門注曰臺門注曰臺門注曰臺

韻天成。在茂林脩竹之鄉。衣冠推重。爲綠水紅蓮之客。樽俎有光。屬當蹂躪之餘。（蹂忍九切。蹂踐也。蹂音蘭。蹂踐也。子虛傳）百姓奔走相蹂如淖（奔走相蹂踐也。淖奴教切。淖泥也。蹂音蘭。蹂踐也。子虛傳）百姓之幕。深識雅懷。上方録從臣之家。難留傷武。某一麾讓塞。千里遡風。攬訊牘之綦然。聆跫音而喜甚。李將軍文書極簡。與共事以何嫌。（李廣傳。幕府省文。書注省約也。又李將軍文書極簡。陸先生論撰爲多。尚異聞之可扣。

賀應正言

賜札中宸。伏蒲右省。保氏諫諍。兼師氏之講說。天日爲開。（周禮保氏掌諫王惡。而道之以善。師氏掌以媺詔王。注同上）正人信任。去邪人之蔽欺。朝家增重。上所特拜。誰不歡頌。恭惟某官晉大夫之奇才。（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貪婪。魯者侈之與學。雲路四達。千里可以追風。朝陽一鳴。萬物爲之吐氣。擢自蓼香之署。聯於錦繡之班。且士而當得言之秋。故君者立無過之地。（家語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君以政用之。所以先於無過之地）譬猶木從繩而則正。（論語。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抑使雪見晛而曰消。（詩。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所係不輕。是除何歉。進陽城於延英。（唐紀。帝起居舍人。陽城等入對。無敢言。城乃約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極論延齡姦邪。帝悚然。乃召入。延齡伏誅。）

校注橘山四六卷之十九

宋 古潛 李廷忠 居厚 著

明 曲阿 孫雲翼 禹見 注

賀王總領陞太府少卿

宸庭渙綸。司府晉班。一臺坐致。戎儲之裕。九卿亞於三事。衆增使湯之榮。六路總於一心。朝廷流傳。惇志頓起。恭惟某官疑然重鎮。朗若清裁。以藝文冠冕於諸儒。有條教準繩於百吏。且相如楊雄。擅名於蜀。茂聞勳業之焜煌。實昌於後。馬相如府宅卓錢。師施於文君故里。揚雄宅王家壯麗。傳美於後。彼

管仲晏子。當路於齊。徒見智謀之寔淺。孰若吸喊之秀。來宜漢汚之威。勿云傾天下之貨。以給不用之軍。事須有備。當知流地上之錢。以權常平之物。算實無遺。自易券之令既新。（王海相景賢易券之令）官置交子。務於恤民。以鐵重。私爲券。謂之交子。以便民用。至大中祥符間。益爲交子。謂之交子。置益州交子務。以主其事。謂之交子。）以示勸。六命又從而加衆。（周禮王之婦六命）而救時之功滋茂。一階未足

外以護雲屯之衆。國勢自關於輕重。公心何間於險夷。然楫極之本萬兵。及家司之治九賦。（周禮天府掌九貢九賦之入。頒其貨於受用之府。）如斯大任。蓋所優爲。會論歸之中。召至矣。某叨乘荒障。結戀崇墉。益管蒙察識於趙

承之聞。遂令放摩拊於殘創之後。邊民未忍推去舊觀。庶幾復遷。（唐翼興王義之書。古先當數數遷。）若神助焉。茲聞拜除。預有光耀。玉墀春近。須知到枯莽之根。天宇秋高。尚喜託澄清之芘。其爲誠懽。罔究言宣。

賀京西柴安撫（宋京西南路襄陽等九軍安撫司在襄陽府）

出綍疏恩。建麾作牧。（文選建麾作教）整皇華六轡之馭。績用有成。擁元戎十乘之車。郡封如故。藩光所照。邊瑣不驚。恭惟某官特立之儒。間生於世。斯道拔俗。雖泰山不足以爲高。以才濟時。如大海莫知其所止。涉筆清嚴之署。剖符險要之區。居邊方何異於立朝。有郡最允宜於

刺部。（漢百官表秩比二千石以故治分刺部）公之素蘊。帝所深知。總獄訟財賦之司。多多益辦。（史記蕭何爲沛主吏掾主辦）綽綽有餘。（綽綽有餘）孳之以延閣之名。（任昉劉先生畫贊延閣之名）任禮樂詩書之師。（後世名石爲二碑。紀其事。見魏志王肅傳。）且召公開國。重之以連城之寄。（晉書王濬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分西陝而有稱。使孔子相王。爲東周而亦可。某阻陪前武。喜聽先庚。紀登臨峴首之碑。（晉羊祜事見晉書羊祜傳。）名流相繼。（杜預傳預好

爲後世名。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流萬山之上。一立汎水之中。）詠挂帶荊門之句。（李白登高望峴山之上有墜淚碑。杜甫詩云。淚其墜於岘山。）大芘烏俠。（韓愈送孟東野序。其爲忻趨奔馳。）

賀宋提刑除兵部郎中

祥刑奏最。（書舜刑有祥刑言欽祥刑）温詔趣鉅。（海内蒼生）方共仰郎官之宿。（漢成帝紀郎官上應列宿）河東故吏。（見前）難獨私刺史之天。（東坡詩一）

敢誦所聞。更持自賀。恭惟某官卓然儒行。（唐書蘇瓌傳）清矣儒林。（史記儒林傳）自先世擅四蜀之名。實生魁彦。雖本朝推二宋之懿。（宋庠宋祁）難儷慶門。（宋淳熙中）來登振鷺之庭。（詩）孰識冥鴻之志。寤以片言而不合。（晉干寶論）祿之萬鍾而莫回。（柏月賜之筆以去朝）行木畫行之錦而游鄉。（周禮鄉大夫注畫行謂畫文如錦）從容易節。慷慨登車。（江淹亦）

至於澄清。（塞草皆爲之豐美）名已喧於紫陌。（唐會要申公高行）夢猶遶於青城。（二十七地記青城二十六洞第五洞）雅興。（楚元王傳）俯若（詩）清光。（晉明帝）席前宣室。宜入對於清光。況從元士之游。（宋孝武）扶挹浮丘。（列仙傳）恐難從於仙。爲能豐京庶之外。儲是用須秋毫之中。（秦策）詔宜進（文帝）況元士之游。（宋孝武）扶挹浮丘。（列仙傳）恐難從於仙。爲能豐京庶之外。儲是用須秋毫之中。（秦策）詔宜進（文帝）

有摯自遠。（來媚於京）並惟馨香增粉署之妍。又將光輝（柳惲爲大臣）復紫機之舊。某左符有守。（前記）莫賓。久依蘇刺史之天。（其於物無大知）末酬知遇。（前爲李將軍之地）尚賴全存。（史記不爲李將

誠難易究名言。

賀允提舉除都官郎中

（有都官從事二人掌付）（官宋朝列寮司軍太將寮史錄寮御檢案知雜寮）帝命疇庸。郎才應選。（唐爲吏部乾曜唯寅子嵩爲李林）

甫爲乾曜唯寅子嵩爲李林甫）有數。（中庸學才望所奴當郎中）

帝路天謂蘇天前為李地舞手載忻滿臺岡嶺
夔路通判到任謝廟堂
窮麾荊戶邊最茂聞引漕夔門寵靈狎至蓋特達廟堂
之意匪賓綠婺介之言衆聞以一孤士誤當路之知由
選從朝行入蜀二人上應乾象故能奉宣臨軒之戒今
足以聲動列城之觀暖未聞以一小壘專外臺之計如某者孰無助
一小壘專外臺之計如某者孰無助
影
琢琢自持
琢琢自持

校注補山四六 卷之十九 五

蒼顏白髮歎還丹日月之遲公道一伸
人選月日月遲
賢方四闢自蹤跡甫離於銅墨而姓名已桂於鈞衡處
以昇星初非遐棄昇之符竹竟得超除雖僅聞一考之
書亦畢效五窮之技收還舊觀撫集新畦忽明綸飛下
於天霄以英蕩按行於山國靖循非揀莫識所從列部
封控三峽之雄
峽西陵峽巴東三峽謂廣溪峽西陵峽
峽巴東三峽謂廣溪峽西陵峽

通交代鮮于安撫
計臺虛席又煩連帥之攝承守障空餐忽玷皇華之遣
送既託名於交事復取庇於同寅何一妄庸漢魏劾敕
既詠吕氏罷森王兵灌嬰使使召青問韓韓曰失火之
家急腹先言大人而後救火千因現在脫戰而惡嬰就
視笑曰人謂魏勃妄庸人耳有二榮幸恭惟某官蜀都紫氣魏闕丹
心衣天孫織錦之裳飄然遊覽柚庖丁發硎之刃妙矣
劇裁堂中坐嘯以分憂幕下運機而靖難轉入王旅之

聽。壁膺金節之除。凡云刑獄。勿糊舉歸廢問。兼有詩書
斧鉞。式副簡求。作臣鎮於夔子之門。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楚成使令尹子玉戍之。以夔子歸。除夔子爵。以夔子之田與大心。大心建平王室。故名曰夔子。夔子之國在楚。王逐措諸夔子之地。新序。
之借重。東京賦。玄女為帝都。玄嬪十二以生。五龍。龍德為之。似是龍之苗。甲骨文。龍作龍。象形。
赤甲白鹽之增高。赤甲山在夔州。在夔州不生石。皆赤甲所出。白鹽山在夔州。山石皆白。如人粗鹽。故曰白鹽。水經注。江水東逕白鹽山南。山甲古城東。又東逕赤甲山北

是寶絕勝照乘之珠以禮爲羅少屈翔霄之羽從容婉
畫增益皇華固須推此道以致君遂將賀本朝之得士
某乘邊無狀刺部何能幸借重於英僚庶不孤於使事
領魚鴈來書之貺莫辦報珍訪馬牛引漕之規尚資發
藥（雅子先生既來會不發藥子）

回權屬官

剖符荆戶邊最蔑聞畀節夔門上恩卹至正自丼寂寞
以居外豈應玷光華之選中靖惟叨逾慙自吹借荷眷
情之不薄枉慶問以相先有譽無箴既慚且感凡轉輸
之大計昔所未聞幸察宋之多林今其可免

回張通判（自注權參議）

小行人之不題叨此計權（周禮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外
司馬之同寅妙於贊畫隣輝所照（會件連連管仲光燭
齊桓傳城管下里從枕席上過也齊下同華塔廣尺
老氣爲增恭惟某官粹然天成達於世用風流文
彩信所學之有傳富貴功名要以身而自致踐揚滋久
譽問甚休方題輿分千里之光乃疊組借十連之重竚
聞趣召入備論思某猥自乘邊驟令刺部慚於轉輸之
大計幸然寡宋之多才首枉慶緘足觀高誼聽別鴈康
沂之詠傾向采深數扁丹沂峽之程接承伊邇其爲欣
快何可喻云

通安制置（按宋史嘉定二年以安南爲四川制置大使制置始宣和間建炎以來各路皆有制置使其後畫省惟四川沿江係明州一馬四川係成都府沿江係明州一）

賀元臣重保釐於四蜀（尚書命畢公保釐東郊）

潛於三巴（十道志俞州巴郡分三巴注劉璋分三巴之俞州曰中巴（杜詩中巴之中巴東山（又）疏鑿控三巴）

敬恭惟某官抱杜稷之器而被以文藻探聖賢之蘊而
養其本根勳名與二曜以爭光氣節爲一時之獨步從
將庶者無右袒之士故能成誅呂之功（史記太尉令軍中
有左袒爲劉氏者右袒爲呂氏者）

管仲則皆左衽之民何以立強齊之業安危所寄中外
具瞻升之鉉台而不爲高擢明工之守也必折衝於千
師於枕席妙矣邊籌（太戴禮文王之世諸侯皆順其政
枕席上過也）

遐夷獠莫不服從凡所設施卓爲卓絕（孔光傳并有卓
才兼將相孰有如諸葛之賢忠貫神明行入踐汾陽
之孝（郭子儀傳贊天實大盜發幽陵外阻內江子儀自
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追不還顧常是時天下再造王室雖
賛旃而能轉大事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用地神明扶持者設）

久矣外官晚荷廟堂之知驟叨軍壘之寄未容滿歲即
使觀風當一傳馳驅之初得萬閒幢覆其上以流馬運

願承在後之鞭。有衮衣歸。尚快爭先之睹。其爲嚮慕。罔既占陳。

賀四川董制置（楼宋史嘉定七年以董居第爲四川制置使）

維大邦屏。選諸法從之英。（詩大邦維屏）有外使車。云是慈恩之舊。矧方全制於四蜀。曠非仰戴於二天。喜兼常倫。誠寓先聲。恭惟某官世爲國史。（左傳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家本儒宗。（董仲舒傳贊仲舒爲醇儒）何王門曳裾之多。獨安退靜。宜君子得輿之後。徑上清華。雅望脩名。表表於搢紳。忠言讜論。拳拳於社稷。張旜出境。全璧還朝。（宋史嘉定六年遣居謁賀金主生辰會金國亂不通）適當五胡據中原而交侵。安得一賢作邊方之

重鎮。上之屬意已久。公之自任不凡。羣坤維六十州而付之。勝秦關百萬師而遣矣。辭筆之侍。暫分西顧之憂。繼衮衣之歌。即展東歸之慶。某循行在遠。欽拜漥踰。想鳴玉於鴛鷺之行。風蒙推借。（文選顏延年應詔讌曲水詩序羣公賦詩以命延年爲之冠）督飛芻於馬牛之運。復得依馮。（左傳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滎遂賦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恐尺所陳。（晉參佐恐尺之事也）毫分莫究。

回重慶權提刑洪知府

奉使三峽之中。謬司外計。太守一州之表。忝與同寅。（禮注以同官爲寅）慶問先之。（詩既醉公尸嘉賓孔燕以慶以福）高懷異甚。恭惟某官盤洲相種。（宋洪适字景伯盤洲老人居一州之表爲千里之師）參用名儒典領大郡。（參用名儒典領大郡見前）權臣（白居易天可度賦天若曰俾爾權衡）擊凶門。（史記齊威王即墨大夫毀日至而召見阿大夫日用齊國以治封之萬家以受賞烹阿大夫與左右嘗毀我者皆受賞於是莫敢毀譽）受齊鉞。（見前）見閩錄。（齊襄喜志林音側諧切凡師出齊戒受于受祭故云齊也）觀志。（凡將出征必廟受命故曰齊斧）方剡戒於（崔豹古今注齊斧以斫物）廟受命。故曰齊斧。（方功名謀分齊斧以斫賊）不以（崔豹古今注齊斧以斫物）遺君父。（孟子惟簒惟喜君父有大過則諫）惟簒（晉安處王簒惟簒之事）誓安處。（杜詩鑿井爲鹽煑鹵成地編）即夔所封。（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朕樂）分陝而治。燒會煮井。庶幾銷愁歎之聲。（杜詩老去井爲鹽煑鹵成地編）

秦第天庭。慚驥牛之並進。劉驎賈誼。書屈原文。騰駕牛驂。騏驥。同皂。東方朔七諫。服駑牛驂騏。重兩耳。服鹽車。今杜甫天騏。玄黃。騏驥。玄黃。駑駘。雜勝於山岳。盛衰柯之列。地。唐遭羽鴻。遭羽鴻。鴻。鴻。

舵欲天下之皆澄清風采不殊於漢使端朝廷之大述
作詞華可繼於蜀公表著在積星之間蕃宣居連國之
上虎貔整暇蠻猾妥寧二年之最登聞九重之命亟下
雖再屈雲霄之雋武頗變具瞻東陵侯邵雲霄之民之
盡銷田里之歎聲何妨終慮史民素見於悅服江山復
為之光輝殆如醫師探囊中之方皆其已試正恐宜室
動前席之想行矣遄歸某附尾龍門傾心燕厦督方船
之運頗何補於戎儲幸輔車之依尚有資於隣照懽惋
所莘訥語奚宜

賀鄭大諫除僉書兼參政 按宋史嘉定七年秋七月以左諫議大夫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校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九 十三

二府對開一賢參用君臣若合符契既聞言聽而諫從
軍國素有紀綱佇見政立而事舉楊兹休命示我強形
恭惟某官為世清流得天正氣才堪大任他人不足而
已有餘道以直行自昔甚難而今若易進接聞閭橫捷
紳綏凡五遷皆寒誇之司甫四載至宥密之地蠻夷自
擅文矣合講邊功江淮煩費蕭然方懲前事頓然樽俎有折衝之威仍陪宰
席之經綸 宋制執政兼權參知政事併作儲宮之羽翼便蕃寵數超越常
倫吉甫之憲萬邦實兼資於文武 詩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箋穆穆文武兼資文武

海內奇士于儀之考中令益兩注於安危 郭子儀傳以身為天下安危二十年 按中書令考二十四卽擐遠猷克對前美某謬乘小傳仰託洪鈞
聽顧拜之特殊覺儒衆之亦起在赤甲白鹽之下極力
驅馳望黃樞紫機之間有光臨照其為懽忭岡既名言

賀刑部范尚書

出綍右省總綱中臺以君子聽棘木之刑務行公道則
天下被蓼蕭之澤安有寃民 詩蓼蕭澤及四海德音今況
象應北斗之尊且位當西火之次 尹子西方為秋陽萬超大火流坤維七
命謀人西垣氣初收 觀瞻有煒頌詠交騰恭惟某官黼獻天成
琳琅世濟在忠宣繼相之後擢擢挺祖風 宋范純仁字堯夫諡忠宣文正公之子文正公慶曆中參大政忠宣公元祐初拜右相
路高音世 屢虛發 憸人誰不攄氣明主亦為霽威左史記事在
史記言秋官掌刑春官掌禮代敷盤誥之訓勸講丘索
之書舉要徧儀便蕃異眷欲明清於庶獄莫貴重於六
卿喉舌是司 喉舌職 飲餞 音踐萬事之本謀所責成上所欽恤
公其端平先規克承謂輕殺非盛德之事中詔嘉獎以
好生為永命之原此卽壽域八荒之成摹又將台輔一
門之相踵某誦馬無取誤矣受知頗簉節之叨逾惟翹
材之依卿轀輬星辰之上阻聽聲驅原隰之間願
窺便影懽悰所萃拙輸奚殫

回成都楊提刑

鼓枻沂流來穿楚峽（杜詩來蕭鼓枻白帝城又郎從巴峽穿巫峽）楊鑰分路同上蜀天（昔嘗附慈恩之姓名今又接皇華之步武賢哉從事惠及故人恭惟某官標格不凡源流益遠考汾陽周氏之譜（而食采於楊故曰楊始祖於汾陽也）擅閨西夫子之名（楊炯反離騷有周氏之輝媽今或爲祖於汾陽注言系出周氏）家風固在甲於俊造之選（禮記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秀士之升于學者不征於司徒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於鄉井千學者不反）服在褒要之班（金掌澄輝夜服棘林之下）編衣絢綵（晝閣學士敎中書寶儲上應奎璧之象）畫行井絡之間（御史井絡坤維）寓直賈傅（東坡謝龍圖表）決平祇道（漢書于定國決獄平定國子定公平）

夜注橘山四六 卷之十九

（法然在衣謂詩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平如砥有儀生無錢死謂衛青霍去病）意厚故攬轡澄清之志高以天下任諸身則我公歸有日（某一違紫芝之宇（晉房玄齡見崇之帶宇使人利名之心都盡路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代紫芝之也（王弁公詩紫芝俗所不取者謂元芝眉宇傾一座）五見黃菊之秋（月令季秋之月菊有黃英）揚來輸將（楚詞蟹秋菊之落英）託在隣好孤山把酒猶記欵同登之歡（孤山在西湖中獨立一峰林和靖處之所（白樂天孤山圖裡屢如招魚復滿在愛州唐水生魚復滿）復浦傳書聊用答先施之寵（詩我馬維駒（又兵馬維騏）君家白益勝霜雪）鄉岡究占陳（鮑宣傳之鄉閭詩之鄉岡）

回四川趙茶馬（都大提舉茶馬宋始于元豐四年從霍牧艾官鄭民懌之請始）

（俗茶馬爲一司）

一臺漕輓之權（上恩過予四路權收之任外計獨優（四路）謂成都益梓利益梓利三路應副博茶紬絹成都路產茶雖）可借（恭惟某官天人眉宇（杜詩汝陽讓帝于眉宇真天人）公室本枝（唯萬乘知已之甚深故九霄除目之屢下（禮記待其春容（鼂文春容乎大篇參）江漢流聲（春容六轡之行（并參增耀（禮記待其春容（鼂文春容乎大篇參）過野之驂（杜詩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文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寵以秘府之隆名究此富邦之妙術（佇放一札入扈

六飛（天盤庾（詩六飛注六飛天馬六馬之疾若飛也）其將指非才（齋身聯庶（曾未脩於雅好乃先辱於榮褒）鵝湖原上（還思對白雲之題（杜詩我馬維駒（又兵馬維騏）君家白益勝霜雪）筆此情（鮑宣傳之鞶帨（詩我馬維駒注鞶帨佩巾之飾）徒羅翠沐（雞冢也之處（今日攀陪（引首仍墻陰治占而志喜拜手天猷（徒羅翠以馳譽）嘖嘖非諭（

宋 古潛李延忠居厚若

明 曲阿孫雲翼禹見注

回利路任運使

沂流月峽險阻備嘗（舉首南峰石壁有明月峽峽以爲名李白春水月峽傳又東往下月峽）接畛星軺光華分照荷眷情之不薄枉慶問以相先恭惟某官坤維儲珍霄躍垂曜考四海以爲儀跨三都而擅雄著功名之先鞭氣奪凡馬操政事之餘刃目無全牛疊最蕃宣益隆簡眷維劒閣道之要地（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閣道即古劒閣道也）乃竹

符使之舊遊就畀蕩西俗仍參閫畫方舟下蜀漢之衆倚妙轉輸制挺捷秦楚之兵兌資餉饋佇有來於徵召即入備於論思某又矣服膺（東方朔遺服膺而不釋）周爲將指幸同切感藏罔殫敷敘

賀應殿院

王檢疏恩（武帝紀主有金第石函泥金泥檢之封謂以玉爲檢束）鐵冠總憲（晉輿服志法冠一名柱後漢輿服志法冠一名獬豸王莽改柱曰繩王莽改繩曰直指）擢從七諫本天子耳目之官（唐令百官言事）宜切然三百餘年之舊典（續通典王樵奏舊例監察御史在任二十五月轉宜切然三百餘年之舊典）復振秋霜而鷹隼擊（既肅正於紀綱朝陽而鳳鳴乃太平之景象何遲遲乎二十五月而後轉（續通典王樵奏舊例監察御史在任二十五月轉）方而未試非連城價而莫酬至公之路擊開遺直之風係天子則補之（周禮大司馬凡邦國之事用九伐之法以正邦國若邦國有常刑而不正則誅之）御筆方新謀臣允洽恭惟某官純潔勁正之操豐碩卓偉之才夙成自天特立於世有活國（詩大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鄭舍煩書札愧莫報於珍投（杜詩鄭舍煩書札用陳琳與魏文帝箋）切感藏罔殫敷敘

賀應殿院

對敭紫渙伏奏青綸有李勉尊朝廷（邪斯劾矣生山甫不奉行頌詠之私編摩曷既

賀黃正言

對敭紫渙伏奏青綸有李勉尊朝廷（邪斯劾矣生山甫不奉行頌詠之私編摩曷既

疊組疏榮。魏冠勸講。敷明千古之理。亂恢廣九重之見聞。毋父厘逆耳之言。行大究格心之業。某將輪邀徵。阻進崇閼。（里門曰閼左傳高其門閭仝文公集）月旦絕於高閣。仰問望之素高。喜拜除之特異。訪民隱以達於上。敢不疚懷。定國是者居其中。孰非吐氣翹誠所萃。哇俚奚宜。

賀李察院

顯奉帝命。晉司臺察。陪太常之四馬駕。儲望已高。（宋書輿服志太常駕駟中通執吏六人）聯御史之六豸冠。揚威益遠。感杜羣杜用基太平。恭惟其官官羽斯文。（宇文述傳）

校注猶山四六 卷之二十 三

源之趣。肯作州縣塵埃之容。已有食訹。必爲偉器。（元結傳）

疑之氣象。（唐呂大一團昧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潤翠當軒不見夫社貞徒見賞籍小未成竹園話錄）貴耳賤心。會昌中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松廳蓋廳南有古松也。狐城鼠社。消邪險之心謀。（說苑善謂孟嘗君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託也今君內不見狐鼠之託社公曰善仲對桓公曰君亦見夫社之鼠穿其閾掘穴記其重之則況人主左右之臣蔽明塞聰。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漢中山王禁木者勿灌之則木不蕃灌之則木蕃人主不事蔽賢不蕃奚以傳焉）使公道大明於更化之朝。由瑞人特立於四方。秉我國成。由此塗出。某誤恩將指。賀禮莫躬。深自激於懦柬。遠何逃於明目。宏綱既舉。豈專用杜後之惠文。善類知歸。固應有筆端之造化。（李賀詩筆補造化天無功）欣然舞躍。抽矣編摩。

賀交代安撫王大卿

周命上卿。升華論撰。楚號大國。倚重蕃宣。帥視漕以爲高。（帥安撫倉轉運）祝代庖而有歎。符將合矣。摯以先之。恭惟某官尚友古人。用賓王所。（駱賓王討武曌之檄）當其奮仁者之勇。利用賓于王）雖大風動地而不移。使之究儒者之功。則徧雨崇朝而可待。甫晉儀於舊貫。乃出護於龍駒。豈惟戊己之屯。獨飽於兩川。抑令庚癸之政。兼饒於六路。署於金掌。簡在

玉旒。念巴峽之要區。控蠻溪之絕域。武畧昔圖於八陣。（雜兵書八陣二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衝陣五曰雁行陣六曰鈎陣七曰浮沮陣八曰虛張陣。諸葛亮遺於馬謖等平之。謖不能從其法。亮追而誅之。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諸葛亮八陣圖。於碛石上有聚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亮既推演兵法作此圖。以教將士。自後常有數萬兵石不轉移。江水大時。石皆隱沒。水小時。纔沒膝耳。杜甫詩。江流石不轉。遂令天下聞。）蓋川及水落川平。蔚物皆失。故能知唯諸葛亮小石之雁行聚行列。依依如八陣之名。成八陣圖。）戎駿令統於十連。宜得詩書禮樂之英。往專弓矢斧鉞之令。雖鄭公鄉通德門之差遠。莫費莫思。然夔子國制勝樓之方新。要煩鎮撫。（劉勝據在夔州唐神龍三年改玄武門爲制勝門）凝清香而少憩。放紫溆以遄歸。某偶同部封。密邇隣照。顧無一之可取。俾共二以奚堪。奉明條於總餉之臺。辱知有素。

歸重印於本兵之府。文契深。盤此會洛。寫於數欸

赴無爲教官回學職

濫司名教。師不範而甚慚。樂得英才。坐無禮而何歎。相與切磋於道義。庶逃曠敗於簡書。惠問先之。高懷異甚。益魯諸儒家自爲學。而漢五經世不乏人。（前漢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迄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校著錄。蓋千萬人。）冷之遊。正籍多聞之益。解疑辯惑。儻可就而正焉。掩垢匿瑕。豈有笑於列者。（左傳珽曰。文言未既有笑於列。）面悉究。謝懷。冗不果詳。亮之則幸。

生日謝同官惠詩詞（自注曰書）

吳儂老矣。生而逢登麥之秋。（又曰月也。）華顛毛。（參秋至。）參以析夏。（參秋參以析夏。）雅春之有加。視羣蹤而甚歎。脩書以謝朋友。莫稱先施。藏襲以示子孫。尚爲永好。（左傳何以報也。）

楚客賢哉。歌以祝如松之壽。（詩如南山之壽。）白雪盈篋。佩知藏去。莫驂歌忻。

何以答詩人之貺。（詩匪報也。）其何貺如之。（又曰君貺之以大璧。）但

生日謝同官惠詩詞（自注曰書）

左弧有志。已勤遊。（禮記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示男子之所有事也。又曰男子生於門左。）別寫無功。奚堪歌詠。荷眷情之不薄。馳褒語以相先。珠琲粲然。（琲珠不圓也。）草管榮甘。（管草有孔而六十莖。）顧吾少也賤。只合爲田父之吟。俾爾壽而臧。（詩俾爾壽而臧。）何以答詩人之貺。（詩匪報也。）其何貺如之。（又曰君貺之以大璧。）但

生日謝同官惠詩詞（自注曰書）

吳儂老矣。生而逢登麥之秋。（又曰月也。）華顛毛。（參秋至。）參以析夏。（參秋參以析夏。）雅春之有加。視羣蹤而甚歎。脩書以謝朋友。莫稱先施。藏襲以示子孫。尚爲永好。（左傳何以報也。）

楚客賢哉。歌以祝如松之壽。（詩如南山之壽。）白雪盈篋。佩知藏去。莫驂歌忻。

有祿二千。惟良乃稱。（漢書酌良二千石。）行年六十。既老矣。（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爲。（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今美能爲。（又曰能爲。）石碏曰。老夫老矣。（又曰老矣。）無能爲也。（又曰無能爲也。）已臣之少也。猶不如人。（又曰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又曰老矣。無能爲也。）

聲浮於實。願靚何多。問楚客之清歌。餘生易感。祝魯公

生日謝同官惠詩詞（自注曰書）

左弧有志。已勤遊。（禮記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示男子之所有事也。又曰男子生於門左。）別寫無功。奚堪歌詠。荷眷情之不薄。馳褒語以相先。珠琲粲然。（琲珠不圓也。）草管榮甘。（管草有孔而六十莖。）顧吾少也賤。只合爲田父之吟。俾爾壽而臧。（詩俾爾壽而臧。）何以答詩人之貺。（詩匪報也。）其何貺如之。（又曰君貺之以大璧。）但

生日謝同官惠詩詞 (詞曲門)

乘四牡車。老行蜀道。射六蓬矢。遠去吳門。顧壯志之已遠。縱長年而何補。華歲夭駘。勝妙絶黃絹之詞。寵過實。蹉跎朱紱之尤。藏弆爲榮。

回郴州葉守定婚啓

展別駕之足。漫爲官。居千騎之頭。榮哉得堪。(唐駙馬都尉居上頭)苟嘗因半日之雅而論定。今將歷重湖之險以來歸。不負初盟。且勤遠賜。就謂郴陽之無鴈。忽塵好音。(秦少游聞衡陽猶有鴈傳書)縱使武昌之有魚。難充異味。(左傳必富貴重報珍歎甚。副墨疏之。(莊子)

辛簽判宅定婚啓

吾嘗同寮。方篤子孫之好。(左傳司寇敢不盡心乎)人各有偶。莫先家室之求。(左傳人各有耦吾誰適從)逢於此地。且寒宗僅能世詩書之業。而弱子實堪箕帚之門。因導言之既通。(離騷經理弱而媒拙恐導言之不固)在脩贄而敢後。不以貨財爲禮。聊復定盟。(左傳記貨者不以貨財爲禮)欲得婚姻及時。佇須合巹。(詩匏有苦以時涉民鮮)

辛簽判納聘啓

泛蓮池上。喜接賓筵。采藻澗濱。欽聞閨範。(詩于以采蘋于沼于以采藻于澗)既以名聞。尚須力勉。觀鵬摶萬里而上者。變化傳難。以采蘋于彼行潦。(詩)天作之合。庶祿漫云二千。酸寒固在。五兩誠敏是將。(禮婦人乃嫁)具於別楮。

回荆州士人得解啓

叨乘一障。奉明詔以興賢。妙選五材。隨公車而上計。(太平御覽五材並用文武程功蘇頲行陳正觀王材是用百官表東坡帥武定有武臣狀杜陽以啓事來獻)波臣之甚喜。(以示尊客李樂張問何者爲最佳句)始獨一舟。收拾庾子山之萬卷。(北史庾信博覽群書)此即眉宇間之無愧。(史記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使其異味。(左傳必富貴重報珍歎甚。副墨疏之)食貴與計偕。法苟著於上計簿。(使也。今所徵之人)

與上計者俱和。已美擅場之高作。(國史補一人擅場衆人宴集必賦詩)李嶠詩擅數通。丞相王縉之鎮幽都。韓翃文看前輩。吳生遠趨。(杜詩畫手看前輩)劉晏之巡江淮。錢起應擅場之辟。(杜詩擅場推老手)復驚銜袖之暗校。(韓文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生海禮部永名譽觀素學故須投公卷於上禮德輿秉後周實儀請進士省卷納五軸以上)恭惟某官藏器於身。(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得時則駕。(史記得時無怠)學爲有用。富海寶於胸中。文出自然。桑天施於筆下。(韓詩天篤生奇芬)明有司固應具眼。老太守亦爲點頭。(庾騎錄歐陽公知貢舉日每閱試卷坐後常覺一朱點頭然後其文入格仍疑侍書吏及回頭一無所見)

本事於同列爲之三數。(晉有句云文章自古無憑處)皆有句云文章自古無憑處。(晉胡昭眼處本來暗裏摸)

歌鹿鳴三章以送之歎仰何限文昌貢士之科有秀
法明書明算六科每歲仲冬郡庠館監課試其成者長
吏會鄉飲主賓陳俎豆溝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
禮畢以鹿鳴之詩名者necessary少長四歧馬既陰而起故備
其不由館舉而舉者謂之殊貢意贈張籍詩所謂
進士還試謬所當馳騁對我兼旨酒何煌煌公家凜
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歌罷相拜送於庭

漫塘劉先生文前集三十六卷

（宋）劉宰撰

明正德十六年任佃刻嘉靖八年王泉續刻本

漫塘文集三十六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劉宰撰。宰字平國金壇人。紹熙元年進士。仕至浙東倉司幹官。屬北伐釁起。遂退居漫塘閱三十年。廣薦不起。以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卒於家。朝廷嘉其節。賜謚文清。事蹟具宋史本傳。宰著作甚富。淳祐初。王遂裒其遺棄。十僅得四五。爲編訂作序。名曰前集。理宗收入祕閣。世遂無傳。明正德間大學士靳貴從內閣鈔出。因授王鼐鋟梓。釐爲三十六卷。卽此本也。宰秉性恬淡。平生無他嗜好。惟書癖所不讀。所爲文章。淳古質直。不事藻飾。而自然暢達。其漫塘一賦。尤爲世所傳誦。又頗事講學。當爲眞州司法時。方禁仕者讀周程氏書。宰堅不肯署。衆亦多從朱子門人游。本傳稱所著別有語錄十卷。今已久佚。其議論遂不可復考。然觀此一集。其宗旨已大略見矣。語錄卽不存可也。

續刊漫塘文集序

宋漫塘劉文清公既沒遺文散
落我先正實齋先生裒輯爲三
十六卷并語錄十卷序而藏之
未及登梓而理宗尋遣使取入
秘閣以是海內無傳焉正德庚
辰余讀禮家居既終議事徙京
昌謁謝大學士新戒庵先生得
見斯葉喜承自勝迺拜請歸
圖梓行而力不逮求助於縣大
夫任君象賓僅刻成詩之四卷
而止今幸蒙
恩綰郡符迺克
梓鳴呼公沒三百餘年而遺文
始出又十年而始傳是惟艱哉

惟公之生也不求聞達於當時
其沒也必不欲見知於後世推
公之心豈以文之傳不傳爲意
哉顧斯文之寄後人之思有不
容泯耳始公因親老家貧不能

遠出常以不及登朱子之門為
恨其在鄉校也從丹陽竇從周
湯靜一游後為儀真法曹則事
石宗昭其平生相友善則李弘
齋胡伯量趙昌父周南仲游默
齋葉水心袁絜齋真西山魏鶴
山李道傳昆弟故雖未登
朱子之門而見道之真體道之
篤衛道之力蓋有踰於及門受
業者文章特其餘事也覽者當
自得之昔
嘉靖己丑秋九月朔日後學泉拜手謹序

貫哉漢唐而後言語性命離而爲
兩合乎一者韓子而已原道一篇
通貫六籍然上丞相書則近乎佞
贈李愿序則近乎慢苻讀書城南
又近乎詔豈道與文果二物耶學
韓子者惟漫塘劉公而漫塘之文
則不然渾數世之積累培養雲
茅之氣鍾一身植而爲行發
而爲言但聞道鳴以文未聞文鳴
乎道也讀其文雅正似騷詠其詩
精切似選其奏請似樸兮左氏其

論忍反復似國語司馬子長信矣
非漢唐以後之文也蓋侍言論見其所以
以文其在庠序隱然有憂世之志
其出入州縣慨然有濟時之用及
其屢召不起則殺然以愛族黨禁
非兇咄寫饑撫存汲汲爲心問之則
曰先公之志也吾何敢其薦進人
才動十數人爲世有周行足以動
施冕之知仁足以格兇神之助望
足以壓三軍之亂化足以服群民
之心而道不及行之朝迨達乎天
下者天也豈人所能爲故平生學
術根本伊洛至於論說本末則詎
而不談鳴呼有黃叔度中屠蟠所
不能及既卑數畀鄉里諸友欲發

重刊宋漫塘文集序

正德戊寅余承之出守上
饒有文集三十卷語語
復見此特其前集爾
讎言詩先訖功亟刻之
顧嗣當次第圖之余謝
人人有所勉矣後之
羅成書如我戒翁者
亦以俟歲辛巳長至
學任仰拜敘

宋漫塘劉文清先生小像

贊

濂溪之文　實啟吳節
神明之胄　表裔之節
廣大沈邃　超絶之識
出入以時　卓哉文清
百世之師

漫塘劉先生文前集目錄

卷之一
賦一首
楚辭五首
五言絶二十首
七言絶一百五十五首
卷之二
五言律五十八首
六言律二
七言律一百一十首
卷之三
雜言二首
古風三十三首
卷之四
古風三十九首
卷之五
奏狀一十八道（內四道王厥晚宣論玉音旨于舊稿入帖仍之）
卷之六
書問三十通
卷之七

劄子一十三道
卷之八
劄子二十道
卷之九
劄子二十三道
卷之十
劄子一十八道
卷之十一
劄子一十八道
卷之十二
劄子二十一道
卷之十三
七幅劄六道
三幅劄一道
公劄四道
卷之十四
表二道
啓三十一通
卷之十五
啓三十八通

卷之十六
啓三十九通
卷之十七
四六劄一十八通
啓二十三通
卷之十八
雜文三首
策問一十三條
讀史抄一十八條
卷之十九
序二十一首
說三首
贈言四首
卷之二十
記一十六首
卷之二十一
記一十七首
卷之二十二
記一十六首
卷之二十三

記一十七首
卷之二十四
題跋四十四首
卷之二十五
銘十三首
箴一十首
贊一十三首
頌二首
致語一首
疏六道
卷之二十六
祭文二十九首
卷之二十七
祭文三十一首
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九首
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一十五首
卷之三十
墓誌銘一十二首

卷之三十一
墓誌銘一十六首
卷之三十二
墓誌銘五首
墓表一十二道
擴銘五首
卷之三十三
行狀七通
卷之三十四
行狀七通
卷之三十五
行狀三通
卷之三十六
哀辭三首
詩一首
挽詩一百八首
附錄在卷首
舊序四首
舊跋一首
小像一幅 贅附

本傳一通 附宋史考異
王荅簡與從子壓書一則 論校正刻本及作年譜
新刻蓂疏一道 附指斥紀事及刻成請正訛
共事姓氏爵里
校勘紀事

宋史列傳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既冠入鄉校卓然不苟從
就取舍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陰尉江濵東風爲
盛宰下令保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爲農歲乃饑守
命賑恤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眞武法穿雲
子實華主者皆禁絶之書其座石曰毋輕出文引
毋輕事端述緣事出郊與吏卒同蹈食水飲去官
惟篋藏與主簿錯飾券劃倘得平書方得者試宰嘗
詔仕者非爲學不讀詔超授泰興令有殺人藏屍以殺一人及
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變非人也爲請之加誅其廟輒
首以徇鄰邑有租牛觸境民租戶於右連姻因
喪會窩赤而逃他日主之右連姻因征其租戶曰牛觸又
安可累乎訟下官照券可以異繫置不問
至是想宰宰曰牛失十年復之迺召
二內者勞而語之故托以他事繫視刑戶曰吾亡肉共氏
說盜牛以實請其所驗記所租內者廓落力因出教二
憮然爲歸牛與租書 仁仲叙州二僕婦在置之

有司咸以法令各持一蘆同非盜釵者詰朝驗
常自若果盜同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
去封蘆三寸安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媳婦不養
者二召二婦并如嘗道一室或飽其婦而不及姑徐
問之一婦每以己饌餉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
是累日遂得其情父喪免至京師施門方謀用兵
宰務鄭交龍降卜似極言挑兵端為國深害乞
如其言忽命東倉司幹官職掌條畫亟引去默觀
時變卜不樂仕亟告歸監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黃
度辟之入幕密辭曰君命召不往今知可出耶嘉

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諷執政
從官婣書挽牢牢峻辭以絕緘謁考功酌示決不
復仕理宗初即位以為蕲田令文潛政尚寬通判
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秘閣主管仙都觀拜
改秩予祠之命辭秘閣不允歸平元年升直寶謨
閣祠如故且盡罷勘歲月未幾遂太常寺丞郡
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臨川聞訃徑歸一
時鄉望收召略盡所不能致者守臣以聞詔之再三
辭之方面可以拜納牛里授予流俗鍊視軒冕有
漫塘文集三十卷宋詩鈔

宋籍田令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
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漫塘病叟劉宰著

賦

漫塘賦

張端衡謂漫塘叟曰余昨宦東州客有問漫塘之景者余無以應或又有徵圖於余者曰子漫塘里中人也寧無之余又謝無有既歸將與好事者謀之而游乎塘之上見景物之無奇游觀之無所難之可若何叟不對退而援筆爲之賦其辭曰

東公柳巷北屆疏畦小溝環其南通川漫其西雁種鵝藝不蕪不治葭蘆茁而映帶成行沙土潰而墾底爲堤茶蓼蓑生蒲稗間依菡萏紅白錯如布棋爛乎若吳波初披於彩陳綠兮若月宮更下於瑤池翠蓋亭亭芳氣菲菲驚慣圖沙之宿魚便客藻之依蛙蚓爭鳴而鼓吹百萬鷺鴻來下而翻翅舞衣雲斷而霞散錦綺風平而月漾玻璃茲寔天壤之真趣有非世俗之可知亦有新齋臨乎水涯小橋斜徑矮屋疏籬雖而未多而泥沒滕門雖設而草侵扉朽木慣寧予之畫寢青苔驚玉川之夜歸仙舟自去誰爲元禮高車不來孰爲退之歸未畢端衡曰止余聞客有問漫塘之說者曰先花之鶴被宜玩志於物縱心快豫蓋以歌谷之居杜老草玄脫身遺衆要必有高麗之觀幽閑之趣以遂雪耳翁神遊清其志慮庶自見曰可到於義皇而害夢足通於帝所況如吾子之絶意於塵埃外忘慮於主組爲已決旋年已屢而是言高築蠭掘蘇大之治浪而辟遠亦殊拂元之士蠭其臣也可謂其闕也可補胡不增其高而益其平耶因爲之說曰子盍同盤氣尚珠出處子盍退同盤氣尚珠出處子盍退

朝日曜兮春花玉壺烟兮清氷耿予心兮不歇付
妍醜兮丹青君王兮宵衣壯士悲歌兮戰死豈余
身兮惮殃抗風沙兮萬里崔嵬兮增城璀粲兮胎
陽羌末路兮多艱幸朕時之不當遭喪兮娛嬉宵
盧兮容與怨郡胡兮我欺詮九天兮誰許南風兮
徐來掩涕兮無語四十五十兮無家抑有憾兮嫠
女

和樓倅宗簿防基病不可仕歸老漁樵即
事

通梅宋簿好古樂善意甚遠世獨立
似古隱者歌楚詞以遺之雖義正足
與盃宋縣友人王仲永料院復用韻
見寄見黃門而悌矣雖不足不為知言
之累然自見後以見臣之忠云

其一

草莽兮平壑鳥翩翩兮去來側身兮引睇長太
息兮徘徊攬余轡兮高驟豈不風夜兮謂行多露
漱流泉兮枕石嗌無心兮得我所同心兮離居未
傾蓋兮有書歲既晏兮無娛我思君兮君開關而
望余

余幼好此奇服兮歲久滋不變
兮寧衆芳而獨異紛倣傚以情以陳詞兮鮮明者
以無傳惟聖哲之茂行兮泉能而任賢橫汇湖以揚
舲兮鄂維揭之可揄翫芳華之未落兮悲涼氣之
飄飄瓊瑤兮靡靡玉鷰鴈兮秋鳴不可兮
駐衍君胡為乎此留

月村辭追陳尼部延宗

芳作作兮月之桂兮子獨何為乎世間之家兮傳芳
古猶今往則得兮子獨不聞音冠鴈冠兮謝章甫

司征商兮河之訪兼官兮部運幸記事兮無怍
歸來兮歸來倘門恨望兮高堂慈母

書齋文卿寮

棟宇兮煌煌壞墉兮蔽蔽范一言兮心為吾車
兮建陽車既儻兮遙歸今良足兮帷深梁兮
春冰耿吾心兮夕甲斯道兮孔劇聞人兮不忘十
載兮重來沈滓兮几堂風感兮寒松霜凋兮白
佳城兮杳杳道兮修修古兮是保

五言絕句

雲邊種松

新上牛羊牧遥深雨露滋但令官事都無俻外錢妙年能惆悵晚節更嶔
姿
邊夏間
野鵑乾中大身開日月運有生均自得造物本無
私
題虎丘劒池
湖陳金憲紀綠
紅綠分住果州守議好詩遊怜三月洛陽花遥
詩
送李允侍郎鄭蜀五絶用韓房花竹幽
爲韻

客葉秋逾潤幽花晚更妍去來誰是主高閣自白頭
禪
地僻風煙好身閑日月長未知嘉遯后幾樂吳京
房
渌身如繫馬山路去悠悠相思水雲裏何處莫淹
花
交情契金蘭真樂在絲竹我歌君別離苦盡君當
續
日暮收新雨禪房早得秋重來應更好誰與北溪
幽

穴處堪忘世松餐足永年時袭雨上獨立看
天

送李巢州 道件 人生
蕭然寒鶴姿不受世俗塵吾衰久矣大眼明見斯
人

含香趨漢陛前席問時政陛要須民間錦衣恥蓋
行

一年春好處寒食二三月五想見東皐裝沙頭蠶
鼓

昔吾有先正走卒稱司馬文園辭愛客人物右其

亞 青 圓

七言絶句 義

紛紛惡直者何設局求棄氣不舒萬事付渠三
昧手此生自放五車書

題僕射裴平公畫

苦被微官紲此身未忘盤谷舊交親紀塵維舟醉卿
楊一輪過江過自有人

題馮公嶺深邨

傍樓傑閣耸朱欄樓下行人自往還但見綵雲横
未末不知身在畫微間

題永嘉寺壁

石泉飛下響連宵似與幽人夢裏遥欲問天泰未終何古風流潮
午枕不妨清晝到自

康樂訂無寃袞此山中
題石門奉眞觀
曝薄爲屏石作門陰雲淸淺到晚不
知去要上峯頭望眺曠
吳門道中
三吳豪俠鬪輕肥盡是當年禄米兒
色改問翁如此復何爲
舟過惠山
小立船頭看惠山山尖未老秧
方綠見放煙雲自往還
舟中
美皃著花紅半吐稻花香過雨綠平疇
家市却向江湖憶畫
舟中
樽細酒勸君同有客
柄白鷗遲不用舞裙紅
漫塘口占
醉着船頭背月眠醒來
人共猶占江湖萬里天
九日

搆餐翁而應新春冀息年來龐石空不惜解衣供
一餉要令稚子識家風
感春
閑溪啼鳥弄新音綠岸蒲芽進綠簪花事只今强
半在不妨風雨攪春陰
七夕
天孫今夕渡銀潢女伴紛紛乞巧忙乞得巧多成
底事祇堪裝點嫁衣裳
天台道中用陳止齋韻
筋輿穿過萬重山避迹忘亭一俯瞰剩欲題詩編
蒼石衆頭着兒纔雲際
用前韻
亭俯滄波對碧山山頭古木綴奇斑變山未勒還
山計依鶴還應伴我閑
秋懷二首
翠帳迎霜半染紅閑林風過雜琴鏘無涯留與義和駕六龍
一抹紅綃日邨霞千林
桐葉乞去聲與中庭散月疎簾納歸鴈西風捲盡梧

朝帝鳥

破祆年來未改爲問白鷗汝何知從教解使君
俟悟爾死何時往
東湖道中聞杜鵑
萬里雲山路遲迴不堪輪蹄往來憑君話成
歸去笑殺紀時朝四方
開桔槔
歲早田家急夜半鄉城雪白多少秀
和陳校書生孫
論劍之逢遂解貂裘換酒市門多小飲
宿真里店二首
野店底門幸有清泉
和趙季行用蘭花韻三首
稍樓田空宿水禽來終夜有清音投床依客無
他想秖入歸江湖萬里心
雪後
惠雷雷散半空雨赫日俯開萬里雲依偕炎炎遠
酬著雨來循寺有暗薰
題王城廟
吳公遊憂秩滿西風草木起干戈懸旌少
閑在不妨北使陳徒衆
呂公遊憂秩滿西風草木起干戈懸旌少來人利名到底成

故交衮衮白頭新傾蓋相忘有幾人奉詔君應歸
冊府一箑我欲老江濱
和陳校書祈雨有應
一念愛民敢憚煩宿興得歎祠壇莫嫌勺水能
多少自是壺中世界寬
和陳校書生孫
四海聲名陳太丘元方有子復何憂他年盖鳳成
群至不獨丹青詭豫州
和趙季行用蘭花韻三首
結根幽谷謝塵芳多謝光風爲發揚騷客毋煩賦
紛佩省郎行矣趣含香
題鷓鴣潛消百草芳清芬散逐楚風揚洛陽姚魏空
增價愧死茫茫有國香
次韻蘇明仲
詩翁名字簡思陵死去人疑化鶴丁敢絮當罩猶
自擁褐衣今日可忘情
酬陳子與
門外秋光入句頻門前積雨少來人利名到底成

何事贏得江湖自在身

送晦菴語孟集註與諸姪

伊洛遺書編討論微言千古破童昏要知此老殷勤意送與君家好弟昆

冬日即事

飛廉不解却豐隆結就濃陰萬里同須信碧霄無點滓曉來紅日自東生

戲和荊公讀漢書

當年泚筆笑愚忠後日私書迹更窮自是京劉異恭顯未知君意與誰同

讀韓詩和其韻

韓子文同孟氏醇陳言去盡只天真君詩賛却雕蟲力筆下應誇自有神

讀蘇武傳

李陵衛律兩降人大義相規幾盡誠陵語不傳傳雁足衛律要令千載識交情

讀公孫弘卜式倪寬傳

傳雅弘寬世所宗汗青中介牧羊翁史家有意君知否未必文華勝朴忠

讀樓護傳

劉氏難令呂氏安鄭生大義倾如丹君卿賣友何王莽死去何顏見呂嘉

讀衛青傳

任俠行權世所誅將軍尚借龍城齒牙餘古來名將勤招選底事牢辭不敢后

書陳少陽遺墨後

贖死何由可百身遺書猶足感來人當時珍重千金子此日寒泉一窖塵

送應徵之歸天台

去來行李苦匆匆世路嶇崎一笑中聞道倚門占鵲喜早挂帆歸浙江東

借明秀軒韻送趙推入蜀

七澤波濤望下忝相逢暫上天門祇暫今出處難同謝慰悃焉斬幾訪存

紛紛士俗假成眞幕府歸來歲事新萬里終存江海志一毫莫染簿書塵

雪邊即事

山鳥紛紛下暗來話話雪中介牧羊翁

庭樂疑是九成

題龍福米元暉詞後

醉筆淋漓紀勝尋重來尚想百年心浪許一字殊
先後誰識朱弦太古音

松影

老松偃蹇印晴空倒影參差澹月中夜久無人共
清賞一庭蕭瑟走虬龍

戲傳老 用有慧事

錦繡囊開一夜風萬家花柳氣象在高禪杖錫中

謝薦醫

容貌天黙二十年到勝

[illegible]

醫綏去都顧霜已已風然

雲邊雨

輾轉無眠到夜闌鵑聲送喜江邊好風吹斷夜來雨晴日於閒雲外山

又用前韻

薔薇薤落送春闌牙簽倦倚將息酒醉孤山午夢不知風雨過南山

謝趙使君餽私釀

長榜朱書又墨書使君頒令豁煩紓十數年來此事無

送茅監

一片東來載月歸官途此去有光輝祖筵若庶化

題俞金孝重要

雲間綠細出層樓樓上種成四百秋當日繁華今
不見鍾聲依舊滿林丘

黃梅

林梢膩實熟辛酸尚記兒時刮目看老去齒牙無
復昔曉枝摘最堪餐

題張端儀竹木石畫

槎牙高樹帶竹絕島風煙閉開知幅軸更煩點筆作

送張端質上春官

名第莫使江山擅美呼

送劉簿秩滿東歸

一官簿領十年間此去青雲幸可攀勝日西湖浮
畫舫頻將尼酒酹孤山

謝趙使君餽私

長榜朱書又墨書使君頒令豁煩紓一千里內歡
聲滿十數年來此事無

送茅監

一片東來載月歸官途此去有光輝祖筵若庶化

杜鳥慙愧衰翁甚麻雁
寄舍弟上本
牧童分十五載作畊庫
九霄日月為之者庫
代人寄子去非
閒隨使節過江淮想見
寒谷早吹邹律暖森風
寄江東直溝
金陵十古帝之都岩
學士不慙通務業三藏

簡同志
竹韻因風來南窗佳趣
無事百首詩 沒
謝紀傳惠
翠雪堆[illegible]綸滿案
丈手[illegible]忘下淘岩
山古潤陳丈君
相思日隔鑑湖江岸別
捷徑少寬谷口載米歸
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逸興帶同造物游龍巢不與世人侔日晴巖翠開
千嶂依舊寿家在上頭
雲邊遙題
浅雲日日閉山頭古澗深深咽怒流但得農家飴
雨澤不妨客子歎滄留
乙酉夏述懷二絶
水邊舟子競招招門上車塵晚更喜紙有幽人無
箇事藕花深處弄輕橈
岸柳風摧更綠饒盤花當著自紅嬌流行一氣元
無息松栢何妨獨後彫
前岸不稱三槐堂哀人
得軒即事
七十衰宗不計年水光彌望木參天綠雲洞裏名
不惜柔條折贈君與君
緑塘上鳥開書幌紅錦波心漾酒舡
衍花
淤泥除盡藕根空留得香花紅
不染懸知不是塵花
和錢晉之緑雲洞天韻

理亂紛今古不問伏
惜世一花川郭浪築熏
谷鍾元逕荒
紅粧翠蓋出汚塗水
何風吹醉欲扶自足波有
衡茂芬莫訝戊陵
漸點青錢浮水面猶
潭上葵笑元非十丈花
戴謝張端衡
右重和潭脫從花
枝無稱面浪餐愁悶劉郎
一參是前集卷
題瀑布畫
浪雲洞遊山腹古木橋平綠山足舉頭百丈瀉
寒泉知有高峯插天緑
題德源庵祖組
牖戶綢繆實交其況
如此懽悃平生祇
同陳兄惠介
碧山到眼舌生津三載深秋憶合以遠相
知味東陵自是種瓜
奉酬陳居士
高人不作飯牛歌盡
西子山勝遂日效泰
川閒密青娥元
病餘不堪懶慢歌活計
二賢忙令紛紛污青娥
代東蘇僉
七十收身古戰場歸來
光好想兒詩成一縷香
東張第二首
簿書閑趣幾斗腰一縷
香午未消梳室醉吟誰
瓢里泉香楔秋菜

高人不作飯牛歌盡
西子山勝遂日效泰
川閒密青娥元
病餘不堪懶慢歌活計
二賢忙令紛紛污青娥
代東蘇僉
七十收身古戰場歸來
光好想兒詩成一縷香
東張第二首
簿書閑趣幾斗腰一縷
香午未消梳室醉吟誰
是伴孤城折簡可頻招
細細朝來正剖新茶瓶
多日陶泓橫北九天
代東促陳兵士
一棹來遊久未歸盡
魚市波平流遶對落暉
代東答徐益卿
隋堤綠柳漸清流黃鳥
老伴不妨花柳遠相

雪翎冊呈史玄裳持赴
漆閭主人心地正清涼
和王克家所寄詩二首
絃歌流化記琴堂椎魯難言恨可鄉正對薇花揮
翰墨簡能恭草夢池塘
身在金華與玉堂寄聲時到祝綢繆爲言稽訪處
令處柳庄華堤水滿塘
次韻謝北黃中運管炎二絕
一區閒道宅新代滿溝流真性寄此生胥次清深元
白無妨更向玉壺盛

刁塢春回花滿枝流溪蠻夢幽水盈池還知節品紐
行處落氏室陳德定詩
遊永靖兄志庵二首
宅北當從志所安故山松竹鮮林巒莫嗟外有
墻隔壞未徹求鄰白覺中舍宇宙兒
山來如風舞林巒在左脚石龍蟠門前一水流
新綠洞信神心萬古安
題明倫堂六柱
送係兄判川之行
別時觴詠且慈端適罪羈懷不須嘆
送李揚祖分
仕有爲貧難擇地志將及物要乘時青衫入手
中去此意惟應我輩知
五百人中占上選四千里外客諸侯南中新詩
方伯處我應頁滕自謀
送懷智代東菴代

長湯湖南好事家祖今無復覺來舟爲乞西
江水洞鮒餘生或有涯
送仁道士住洞陽
華陽洞口鍊丹砂一道士住洞陽
西掃千年去鶴會歸來
九日送
老死盆中酒香田家風物重陽不欠竹間盞
相逢今夙昔嘗嘗幾番
寄題北
此則天然對性得何必遠求兒行已
家法聖哲傳心萬卷書
爲紀生
乃祖焚身爲祖劉末能不朝謁所在如
公子茅屋何妨得詩留
送上元張劉兼呂制幹二首
千古蕭蕭下客舟人家花柳雨層樓此去
無地彈摩中間殺有聲
幕府東來第一人如石星斗揚蒼旻龍駒要此
雲去好向庭前一問津
依上四韻景節句容麗
野鄉行縣豈從哉指點唐虞作禍媒料得淵明知
比意憑拋印綬歸來
弦歌客與倦將迎五斗看來一羽輕若也兒曹知
此意可容千載擅清名
遥把菊花遥為柔肯從渠入醉鄉五字句中窺
屈宋亡絃聲寂寥到義皇
守閑游日送飛鴻適意何妨酒一中連社未遽尋
盛遠竹林非著讖戎
代來謝袁兒
漁樵並舍兩相忘三逕回看幾度霜文旋只有平生眞
活計湖光鷗與伴山光
送無灰酒問馬卿亦欣欣皇遐更向得
寄徧來歸鴈國春渺隔花鳥亦欣欣皇遐更向得
軍厚乞與人閒自在身
乞得閒身荷聖朝謂樓佳處日逍遥邦憐亦辟踽
來日歌妍柳前祇小喬
奉寄無灰酒十盞一盃入藥可長生藥成預約分
酬我留詩相期比老彭
來酬敬亭山隱君
宛陵佳處敬亭山科斗依稀景節句容麗
科斗依稀景節句容麗

物外莫令佳句到人間

爲士山行者趙緣

莫言山勢但陂陁坐斷東南萬頃波也勝要人勤

洒掃擬空無米煮如何

送珪老住普照

結屋緣崖地苦慳名猶記舊丘山莫家不隔高

人眼日日東西見往還

贈況衍士號公夢

萬釘金帶誰憑柔七十翁成喜欲狂世事浮華有

眞趣贈君一笑不行囊

湯參議惠通元筆以謝

蓮實同房若弟兄人情乖異不堪論只今昆弟成

胡越夢寐猶能疏本根

走筆送歸伯詣仁廣文

芹宮競說廣文賢女子高懸衆編過八十老翁無

失德一千弟子盡佳先

題明秀軒

波掀山泉浸雲根山壓波回不受吞鷗向平開三

萬頃當軒管鎖扁王孫龍山標柳西首

和劉聖與題顧

送鄭節夫

盛年已去壯心闌此別何時後會難願倚乾坤寄
日月不妨閒浙異江山

來西湖訪李謫復宏詞舉

前朝流派自是明聖代殊科更衆名遺才未突五
璧厥初能宗黨衆關情

書湯尼碑卷後并呈川勝大夫二首

明月龍光鵲社湖發揮千載賴有儒清江曲就挹
人識來往槎塘一鄙夫

令尹留樓臨五湖往言時首聽江儒未知他日趨
長安未必勝江湖盍世功名係大儒二事俱應登
林館門看當年鄭介夫

密令一扈我欲伴樵夫

走筆謝王之文惠花藏

璀燦金盤墜一枝玉堂落筆起雲煙半生野外扶
犁手乞與如椽卧草廬

題子益姪環綠猗

竹栖回環一畝宮紅塵不到綠陰濃誰堆前祇入有
書千卷著後燈燃知道窗

題畫

雲邊偶成二首

月下浮舟去雲邊弄杖行物華隨節換人意與秋
清小園蔬逾潤荒菱菊向榮幽尋元自好底用絆
浮名

地曠晚逾靜山空月作明銀河橫瀛氣石淵伴吟
聲風颯迎風葉飛飛滾落英盤盛華行晚矣爲爾一
凝情

效紹興

留滯青春晚絕行此日初系條多眷眼短穗麥生
翳竹外雲堆屋花邊水遶渠簡中深有意老背還尋
公書

天台道中

花重朝雷散鳥啼春意深風光自流事行役負登
臨澗水流新綠山雲捲夕陰病依煎白鬢漂泊此
時心

馮公嶺

地險山逾峻人勤俗不奢情培石上土更種竹間
茶接畛田成築連筒水溉花征塵如不到老我即

泉家

海霧晚逾大　海邊道上
漁舟何處人　風春更寒宴旗拔薄酒老膽俄驚
征鞍　平沙客路寬明朝應更好山墨撲

松江道中

久作松江夢重來泛短蓬迷雲飛急雪枯葉戰狂
風煙末三家市波心一釣翁劉郎元自計耳吳越等
閑空

同葉恭叔飲倅廳

相望各千里相逢酒一杯交情貫金石詩思渺江
湖夜雨滋園菊秋風落井梧歸歟吾有日衆散一
長吁

偶成

朱門羊腎菜空老灰河秋盡去日只日午蜂
宣王粒炊晨飄公免事說與閑咸笑人已暮身世兩
忘言

試郎生筆

金華山中猿委恒霜雪石於何處覓綠封管
城大自足茅屋閉門耳沉宜世有物子雲酒堪草

玄經

送傅守伯成歸以林園勝事鐘鼓樂清時為韻

煩暑歊清曉西風生遠林客懷感素秋歸夢越千
岑祖帳城南門鵲巢華舊舉觴忽有贈去矣無
遐心

堂二司馬公獨樂五畝園歲月坐成晚花木亦已
繁世事尚可為石交有遺言歸來默無語拂石矣
潺湲

令行肅權豪仁施先困窮適此饑饉餘喟彼抒軸
空勞來窮人謀祈禳與天通那得三百州落二皆
此公

世念分五兵當使道戰勝昔別稽山陰風來臘而
整重逢驚少壯神光樂衰病一氣中夜存還丹嗤
葛令

永日來清風黃堂少公事憑欄一長望千載幾顧
廢論功赤壁多語士北府銳歸舟眇家具平古足
新製

金山故佳麗傑觀環孤峯對峙焦公廬林杪出疎
鐘南歸謝塵鞅北眺足從容應持濟川手一酹擊
楫翁

辦土變初說勇士喜筒鼓向來東海瀕有士鄭獨
苦歲晚兒女戀頗悲類張儒學蘭堪擢珠樹金閨聯絲棣華萼相輝光何妨赤松遊不負黃
石約

霍纓滄浪水為愛滄浪清明明中興主齋居方鴈
精疎傳不自惜決大鴻毛輕溫觴倘何知出戟檀
長卿

北渚有狂士病臥忘四時紛紛帝知春晚落識秋
期西風日已高凝露方自滋獨有歲寒心不負流
水知

送洪伯功判台州三首

忽風駕海潮盛壯天下壯民氏山交源委東下極奔
放中橫吳松江煙波渺四封歸與太史筆優蹇九
霄上

城闕美少年三王事治明當獨紹跖寶龍舞
榆一朝黃金盡惟蓋盡狗馬知短繁有工樂行矣盡
取舍

西北天馬駒嘶地志千里暴生執鞭樂前屋注

水東来薦郊廟聲名藹千祀咄爾鮫躯葬魚腹
愧死

雲邊偶成

槃歌倪嘉澤荒山偏有秋斷雲猶過雨平陸自交
流香飯炊紅軟嘉蔬薦緑葵蜩營竟何事老我即
菟裘

即事有懐

千山收宿霧一氣藹金行爽吹舒澄碧晴輝麗大
清徘徊望前嶺徙倚步南榮物問蓂蠖客何須身
後名

濟世無長策観詩數小明悠々忘夜永浙々聽秋
聲困蹟鹽車驥飛騰腐草螢乖違偶然爾造物兩
何情

儀真雑生見和因再用韻兼懐儀真

北観憑欄望西橋信馬行明從有名勝風物正淒
清亂定人煙改春回草木榮遅憐舊游處壊壁暗
題名

久客憐之子寒窓歳晦明羈禽戀鄉國秦雁尚遼
聲事去雲成狗時来草化螢未須論得失把酒謾
忘情

和郡倅陳校書 諱祈兩韻

麥隴收黄稿秋田欠緑滋三時趁精意能先物神明敢後期邦人孚至意可但不
能欺

和羅推丞 昌至日雪韻

臺上五雲紀宮中一線添笑開三白瑞幻出六花
盬宿麥猶期潤前山已見尖應憐青公子索句久
迺厭

送張端叔攝簿建平

吏道貴吏事君行非為貧勾稽庶初意疾痛繫非
修鱗

戯呈南池同遊諸兄

方池帶南郭勝賞及西風多稼天連碧芳蓮水映
紅漁歌来席上鳥影度屏中想見垂楊裏詩成又
一鍾

山行阻雪呈同游諸友

幽尋本無急聊以會友生城中妨劇談故作林下
行僕夫問歸路夜聞風雪聲何妨小逕留妙理細
重評

利瀕呈李泉州通判
行樂非吾事同從處士遊此生閑談忘夜永起立緩步
行黃獨幽人供朱絃太古聲他年盛山集不假銀
之評

送張參主簿
計利無非利辭難枉作難鳥下洛夫高挽此心
安縣小勾稽易了危時賦次雖好神仙應笑可使百
憂寬

寄實應丘大夫
利閒今元帥男邦憎大夫受成無事在上有夷

塗赤縣圖新入蒼生喘欲蘇氓勞戰士城築宇
淮隅

丁亥冬感懷寄泉幕三首
楚塞仍多事秦關寄一書但許酒啓狼
心國勢時艱重江流自古人過溝村陵老對雪幾
愁吟
報國知無術書空說未能戚高孝遺規在梁陳作
漁歌多那處從稱士安
我屋方茅下家圖故業交鹿門矢向高臥漸來

寄同年
念昔從子游金陵佳麗地旅席盛賓
尉子才清雨過我拙世無二梯士雖
晚歲默數金陵交在者猶四人紆貴今別乘法官駕朱
輪千鍾已弗豎一念還酌半泥我病阮纏漁樵寄
此身幹子曳紱班衣晨慈親
當時最少年雪林紫芝翁時名三十年並復坐此

窮落日滄平湖宿蘆鴨蛩何哼一村酒也
子同趙教諭
四海游夫子粹學洞古今聞善亟推免當忘力不
任時危係長才白日已西沉排木戰寒風漫其千
載心
茂苑子周子慷慨憂時危斯文是真流炳日星
垂言深教所臨用淺才不施空深山下箇懷人處
誰其謂用非
滕子嗜古學高卷作尚絕俗意不羣十書孤燈火
晚至實世不售虛名竟何利出處城閉幽花開

細柳真將軍戮氣可立憐向來拯時危功蓋天下
幸屢詔不肯起出曜懸自邮卜載山澤游萬仞岑
氷渙何當求謁面介子問里閒
古人重結交一諾輕千金豈我與夫子論交歲月
隔一別三十年兩鬢霜雪侵願言益自強鴈來時
寄音

題王荊公半山園

歸來心事平生踏秋風舊門緊奴何知浣花
翁道旁談高松風來自相語桃李今何之歲寒予
獨行

與汝

喜色陵外事而遲任
聞道古之哲言歎迎舊尹歸秦翁爭招今學子競
衣縢言傳編在遷欣俗物猶樽前屢懷葵日映
清暉

題戴氏稼亭

小泊芳荊約周行儻能記乾符三字日走金
九高岸城池固平田井井遊目從子征

題茅山發星池慶雲庵

路轉錢山腰地尋雙每眼猶吸呂公泉倘橫蜀道
杖上人去不歸山空春事晚何時具蔬筍閒門送
客倦

寄宜興趙大夫

勝地古陽羨才人記官況公三字遂坐使門民
安閒平田白鷗公之卜以勿問黍稷只問月
防弊行論役先治使人看
去接鳴弦鶴空酒名東化見孫戎約州刺史致高清
閒自清風白出石家古時

苦雨遣興

老去身何有時人念苦深朝暉方借炙宿雪又成
陰梁楚故多士關河去為流誰歌出塞曲
平心

客至命外甥迎

黑地能分客白頭自笑翁主賓情未厭日非憂午晚門時失
香積

對雪四事

即門秋蛩鳴秋秋夜長閒論共初心庵簡共新

涼州賊入踈勒宿雲散前岡鄜一葉舟浩歌趁滄浪

送黃竹硐

淅泥不盡恨楚客賦離騷世已殊於古君莫學所遭鷙懷便酒聖野興挾詩豪醉裏攜詩眼山空月色高

雲邊高becca兄見訪

年衰病愈難學廢門來少閨子衰永聲慰我精藏悄高談極今古遠識到微眇願君純此言勿貽俗子誚

六言八句

題眞州廣惠倉即故江場居南樓及天宇寺後中有大池塔影沒其中

淅淅風搖叢竹霏霏雨界新晴坐對江南山色往來無限離情捧影參差波面歌聲宛轉樓頭已負少年行樂更愉衲子清幽

送陳仍機齊宮還

一官已判歸休五斗何須外求遲已莫詢田父折腰免見賢郵身寄紅蓮綠蓼愛棹扁舟霞鶩餘暑蒲草際收好藕欲言人不知心事

七言八句

代賦

翠宗梓

詩家傳自有前邑歌謠政體等其漢宮日供向承明未至敢遽疏厨記佳期遠衰已將春色新成之頌三首

和吳川太守送客

長淮清安久無虞官舍人煙已復初共喜興圖方日闢詎應率伍勤星歷四營分御因遺趾百堵周園列采廬武備陝嚴氣壯豈專招物望開閭

東南列將謹防虞尚記熙寧委初一自用狄江水遂令率伍雜民居欲使不識兵猶畏清夜無譁月滿庭妙用獨推賢太守經始南風詠有虞落成樂業公私便笙磬無煩撫俗娛

茅舊館流重新列屋居千里共人心成保障如掃塵何人補北扉掩里門

和淮漕八月十四夜玩月

清涼景象恨塵紛玉宇瓊樓不可分夕月行舒還欸北山雲卷盡餘曛諸人不解悲今古心事

長淮百餘里夜西城萬里何妨共此晴霜共清
下望月華催晚來明要看玉宇清光滿閒遣塵
河此去平沙遍近西風輕倩力夜深柱影更教
中秋月有雲翳再用韻
孤城急鼓嚴更步屧中庭午夜晴人世安危同
夢寐使星珠玉耿光華遠望極關雲間清淚先
河眼界一意北身那得浮槎
儀子和宮詩二首
先生文采
平生歡覺而夢然成二詩
墜苦明君
四海論交二十年知心一兒似前緣情親尚記通
上三
來浮鴈能傳多少回楊黃
津書空念北山望切歸心未央良何日上林共
歸去故園花柳
陸萬年觴兩年兵火田疇廢成事要須酌到亥
北固山望揚州試來縁渡三
北固城邊數秋煙望一縷揚州試來縁渡三
篙水要兒容小艇一里楊花愁重寒
草夕陽浮鴈自堪憐事無人問門前楊柳客舟
懷竹維國二首
寧安金陵得三山林維國郡志任白

厚吳門朱景淵婆安葉潛仲為之友得歡甚維國知我愛我視他友為甚惟恐子有過差一夕四人相會於潛仲齋舍抵足達旦始各自論所短而論人所長終也自言其長論前論人之短遍相規益其交愛如許維國去金陵未二年終於來嘉予亦離群索居無復朋友之益辛酉十月初五日夜忽夢與維國遇如平生歡覺而悽然成二詩

四海論交二十年知心一兒似前緣情親尚記通

宵語忠告難忘送別篇夢入蓬萊會面座有書
史尚堆前應憐廢學從農問服勞夜留心在簡編
尚記升堂拜姑時滿前兒女競牽衣夙鴈想見今
成去鴻羽遲聞已奮飛（維國變姓名）
不朽家傳詩禮足相輝傷心白下金陵道無復班
荆話昨非

送友人赴省

月滿千門夜未央憶陪多士奏文場霜將寒透銀
袍冷興與秋來筆力剛十載辛勤一舉成年少一身為
客尚他鄉為言桂苑聯鏘客那及折高枝歷聚芳

送趙子野歸

秋鴻吳江北厲來幾着文陣奪標回鴈飛鶴唳情
何限龍化鵬雪兆有開禮部定知當一舸大江濱
叮嚀群才春秋口學非阿世莫作公孫愧草萊
晞驩長懃馬不前着鞭何意在君先須懲牛後蚤
餘子獨占鰲頭九天上死未須誇得意道山共
擬便登仙雖然富貴浮雲等要使功名在簡編

過蘭亭

茂林修竹翠欲滴一水西來尚折旋欲泛羽觴追
往事悵無嘉客繼前賢短章同寄二三友勝踐誰
尋八百年突拠蒼崖題姓字為言曾此駒流泉

喜王節夫過訪

我方小角已勝冠我老君猶壯氣但孤生多疾疢
也愉非館當清明交情欵欵為衆友野性悠悠便
鹿在山何日歸數同里社秋發來餘暑微聞
用韻答陳仲思聞有詩它贈而不見及

之子才宜獅豹姿我纔童兒即窺斑湖鵬已擊三
千里天曠猶遺十二閒五字倘聞傳有位大書
用到窮山森凡得仍能相依

再用韻答陳仲思

一讀新詩一解顏天孫機杼錦斑斑致師白昔能
無語瞥眼君宜付等閑風定波濤收勁翮雲歸巖
翠出千山論交早歲今華髮少有猜疑悵兩間

賀栗子勳致仕還贈父卯二首

一念平生在覲親九原今日喜追榮歸來天上綸
新渥足慰人間極情謀策及侯容閒風亦眼明
子壻清名君家盛事人華髮及侯容閒風亦眼明
一笑相逢意自親別來庭樹幾上榮流傳郭客陽
春句想見鳴裘鵠里情宜牘才能通國體柳州文
字古時名何如一棹兆湖去獨泛滄波弄月明

代李居士謁王去非制幹二首

家山曰勝古幽州百口來歸路自修丁字無端輕
介胄蠅冠却美甘兜不笑死南來恐作北人羞
為客子謀不惜飢寒同一飯倚居無地寄生汪新機青
蓮葉衣都幻計閒桃花不與紫塵飛為累坐使

生髮半華僧許俅儒均賦乘不妨老子自餐霞
一來寒谷轉春風百鳥門鳴說此翁坐見西州成
俗早忘冬北客尚途窮野遊開道無遺策採訪流
傳已上功便有細書催入覲宁回生意一言中
寄潘子善上參政
陳少陽舉太學生伏闕上書六賊遂退
天下快之少陽以後書論李邦彥白
手中筆時不用拂衣去近傳太學伏闕
當是歟非小間林下所得知獨怪
朝廷不用其言諸君猶苟安於學宜以

靖康時事視今日緩急異耶爲賦五十
六字貧之同志者
少陽一疏
折群姦拂袖
去從
閭諸子自
致
利那能立
兩間若向
西湖浮畫舫好傾尼酒醉孤
山
送邵監酒兼柬僉行使君二
首
儀真來往幾經秋風物依然
壯觀大江東下時危樓

倘大江間里社同參書帶生容
更月北園秋吟鬢里風去意遲
留潯陽江上同舟
鷄犬相聞里社同參書帶生容
更月北園秋吟鬢里風去意遲
君勿來豪游豈
偶題
一笑相逢句曲天別來十五換
瑶詠無復通泉奇勿論先君猶
稱今西山日落碧雲連鴈來數
寄平安信無限
思君簡後
偶題
桃花山下水流長花不長開水
隱士山巷聊復對柴門屐齒綠
蘚稻雨行士會不生今已矣不
妨閒處且徜徉

送友人
年來交客半西東消得幾回
別恨一聲何處笛寒鴉人情對
人世況復莫把壯懷成寂寞
陽送酒口同舍勝
僧房夜樓夜酌二
君勿來豪游豈

九日登望故人山亭 和張司業謝惠河魚韻二首

先生盛德信光芒 微物將誠悔晚生 春岸正當餘
雨過 寒江尚想小舟橫 一奩尤送惠遊寮兩舍相
望太宮東 采必井齊解知味王公當諒野人情
歸來仕句仰謙尊春入池塘草正生 清夜擬陪舞
雨鵷幕天庭對碧雲 枝穩當巢鳳鳥 道途疲倦一
人五騎宜 戰慄謝迎揮手去蘇州應悔此時情

和傅侍郎鹿鳴宴韻二首

向來北闕羣賢宴可但江山擅美名秀氣中間空
一風趣去程會覺使君珍重意不專車馬莫相禁

春禊詩文今日過 樽俎徘徊歌成白雪新 帆起西
先生讌論在延英 咸金既已觀名自古正人貴
在尺祇今公論有 井衡九重聞道浮飛詔一水何
妨緩作程莫笑田家去天遠春來野草亦敷榮

和湯叔求二首

魯人宣解識東丘夫子 道懷去魯憂公論世間誰
了了德人心事本休休 政身官路雖非遠向首家
山益少留三徑未荒松菊在天涯多少望鄉愁

庭須歸缺裘無家自有詩人風手遲平世應遣

燭武幕年安叩傳長沙爲謝幸賜千金諾進德
山一簣加欲泛五湖觀浩渺興來還可共浮槎

送委君王上省

樽酒論文弱冠交情老去只依 三經無
來客細撥清燈話舊年少日功名 誰痛游江
海半華顛君行試問都門柳幾送 袍上九天

送彥與孫兄赴庭試

提書夜到古朱方之子登名甲 行偉行何來高
月旦學瞻遺緒遠 編合破天荒 本無公子對策
風雲會重予留名日月光 送合一 共贈言

惟有用心剛

夢使高麗到東海日占
夢魂飛到碧雲東日出扶桑萬丈紅戶牖豁開
曉色園林淡蕩已春風時平正使事混天遠那
能玉帛通鄰好悠悠均夢中

代衆答合肥蘇刑部見寄 博聞與故人同
寄謨仲夫二首

擬隸幾方塵知己

官投也

兄伸

聞道戶原江戰餘遺民億萬今來蘇浪言恢復臣疎矣絶意懷來亦可必北望長安淚故亡若昨來肥幾往湖祉今肥水山川改何言元戎壯圖

送友人

崇德初學起事功修修三徑已通幾因節物多雖別無奈行藏苦異同白髮悲杜老黃棘得勾憶坡翁應行何日發飛去豈上賀相看酒一中

東施上舍

萬里秋光酒一鍾別來木葉已成冬人衰衰東流水閒臥其北共此心

氣尚摩空但逢吳怪深利問一矣前定是夢中

代謝如可謝右大夫細訪洞

大夫樂酒扁舟於八上裏前當安向所問此

厚意敢辭酒半效作吟木作勿使名我學古還

須探堅心元日君鄉

勉王男

茅野春深洞水通雨後日景陰校書忽傳兒淳府

下田已漫高田插大來遲歸應過百日期今朝好

中來杰句停驂前日賜前日賜

雨隨車騎遠遠看期君解石太守求留不久

送石令君

攀轅父老雜兒童十載重欣見九重論文亦因去日潮初上慶宅應神所介人心初有異非公

回水必東正直自應神所介人心初有異非公

和羅惟老愚齋經閣元日細雪

億萬飢民父翁天天開上苑宜徒歎深澤龍折寒

莎底淺土埋深冬過雁氣已消陰陽後祥霙飛

酒曉風前醉吟樓上瀛洲客爲賀三登第年

送鍾元達赴餘杭

勢門嫖姚夜發大秋來女

汝積嘉名路過獨樓岡入亭子谷二處相
去里許
人勝以當
中以地
曰獨樓
與如此也
名尚傳
無能辨
谷爲
歎也因
問之耻
樓岡亭谷萬山西繚紆次焉中裂微逕路正當
書來辭懷昊悵
知昨已非好向
送杜尉赴松滋
眼看時事廢因循
教我已無長策
時靜楚氛
送羅季能還陵
下瞰數百里陵川澄若鏡
千嘯險下有流泉凝有幽
則上以極臨眺若亭谷
勝以其實
千嘯險下有流泉凝有幽
則上以極臨眺若亭谷
勝以其實
而樓獨故相承
名
送杜尉赴松滋
謝朱仲玉二首
君家只隔小橋西幾度占星望少微已向龍堰遠
大對不應纔尚低飛恭以
欽板誰知故我非欲學五江吟短句錦文試覓景
陽機
夫子知名浙水西妙年與學同幾載一官簿領身
如寄萬里雲霄若飛鴻苦何妨同社老說難終
不羨鵷非擬酬白雪陽春句願併天孫織女機
仲玉和前詩見贈因再用韻
官舍出粟循東西多謝朱公念隱微但覺閭閻猶
菜色不知園囿已花飛當年國論無同異此日民
言有是非天上鴻鴻方刷羽海邊鷗鷺已忘機
謝湯仁惠酒和來韻
聞道吾猶及老成高秋離索不勝情胭緘已喜賢
從事二年那堪對越亡多病吾今同退鷹壯懷君
可掌長鯨能來共醉西風吾木落千山夕照明
奉酬交人餞多景樓見懷

雲橫不斷古神州緬河山總成愁上地殘經大
北願長江不住水東流大羊鼻山頭穴稻鼠
誤正得秋人事大時多錯忙一盃聊復洞吟候
代書不盡更附細書
送黃子弘歸吳門
亡友周君倘似余道共里中黃子
弘之賢人爲余稱述名山仙沒且三
年子弘始來訪予於漫塘感今悼昔欣
慨交心其行也賦五十六字且徵後會
王樓工就故人仙宿草離離起暮煙曾說項斯誰
復記尚懷中散子貢賢能索秋風來共釣魚舡
漫塘晚望

霽色催雲作晚妍小橋却立岸烏紗雨餘麥大新
抽葉秋早菰蒲未著花燈影微茫行客住鈴閣
細花王家沉吟索句倫公等我欲臨流理釣絲
寄陸大夫
寄語金閨陸大夫婦田相府竟何如提兵劫取已
非矣縱火焚殘豈義歟百口喪身猶自惜千錢酬
直死欺余放豹舊隱住山水勝好歸歟理故書
送鍾元達作遼
吉見弦歌近帝京文分風月向遼城時方急士國
家計事不辭難臣子情優使節榮下視權貴鄙
紫過磐平君行試與車商客爲鵬南來數前聲
送平江通決曹
令科天上取足用望年來有屈仲子去平反公
毋突民如寬大頌君仁祇今殘泥迹與客曾是瓊
林合府人若問殘生煙寄語扁舟長占五湖春

芙矣吾邦山大仁山中有勇信公無沿作東里頭
鄉校收廊西門送女巫課廣生日來共學力排淫
祀暨君愚一陷風俗成酌厚手古聲名泰華供
社日多舍風前
偕蘇香積共晨炊客東良辰總不知猶子從柴均
脂肉南畝無處聽巴詞神鴉得忘飽終日巢燕有
心來及時風雨船人艤
寄題戴氏別墅
聞君築室水雲鄉一徑修篁獨老龍近挹清香供
几客遠邀山翠入軒窗愈日歌白笑遊樂時之時

和趙龍圖鹿鳴宴韻二首
來白鳥雙何曰過門成夜泊一艇相與對銀缸
勤駕丁寧白漢興經行郡國上能鳴使君珍重新
開宴多士連翩高采名
里送修程主賓後會君知否緊善袍對龍榮
頂宴當年記風與笙歌堂上正和鳴別來幾洗龍
門客去後空題鳳沼名慶鹿群中便野性蜩鳩飛
處笑雲程有也到茅簷下每聽盤里社榮
和趙章泉尤袤二首
杜甫可能列子識壺公倦游宜已懸車矣問字猶
多載酒不無限想思梅發處手摧殘雪嗅枝頭
先生人物此應劉子被詩工獨步流玉宇還堪麗

郊廟一官何事老林丘華泉樂處知何似南澗良
朋亦健不欲拜龐公何日是夢隨飛鶴過山頭
和趙龍圖憶一陸風俗成酌厚手古聲名泰華供
社日多舍風前
平生暗裏識曹劉眼底誰為第一流錦里正應推
老杜魯人亦解說東丘騎驢顏忘註缺否上馬還
能謀藥不此去想思君會取菊黃攜滿上枝頭
原誤題蔣通陵寄詩至章泉
之子交游都與劉寧來聞水東流懸知此去居
三館可但當年記九丘滄海相逢在紅塵莫
焉回不短篇為寄章泉詩

謝章泉再以前韻見寄三首
白社相從送與劉可憐飛子滿樓流自差達老知
夫子循思誰能從太乙青寄洪崖
集可容不前山喪望長望我欲攀空爾耳詩編杜
解印歸來白社劉風流詩來數說驚
求交老去自慙狐首丘會合由來天幸耳殷勤還
識我心不春回是處堪行樂能幾錢樹扶頭
書劍從事我非望傑句君看流擬學參酬
杜甫可能列子識壺公倦游宜已懸車矣問字猶
多載酒不無限想思梅發處手摧殘雪嗅枝頭

和邑大夫勉節文物見彬彬登名已喜客
自笑當年躍冶金老來文物見彬彬登名已喜客
三邑擢秀題知敵萬人晴日琴堂開宴好春風逸
花拜恩新性餘卧病江湖客坐看聊翻對玉巵

送張端衡尉句容二首

梅仙西上古仙鄉梅熟先春特地香自是鄰人閒
曾折戀知晉盜避秦疆名山又今清無穢窮巷稠
閑缺蓋藏惠政由來要全美須君勞力佐琴堂

送張端衡尉句容二首

失鄉昔見似鄉人君去家山祇北鄰令長幸勞同
里社交承握手記城闉絃歌堂上發忘倦樽俎道
中必告新君也從容問無慧爲言魚鳥已情親

送王去非服除造朝

疾風吹雨洗塵囂北渚津頭水沒橈千里送君青
鴈舉一生笑我白鷗閒清名已至雲霄上逸氣還
充宇宙間此去西湖重回首淡煙踈柳認孤山

送張晉望侍湖州

風月平分古治中扣舷直指水晶宮祇今第宅多
親貴自昔閒閒有所窮勿用彌縫乖直道毋煩歌
舞競新功舉頭見日長安近詔入元非藉子公

代東寄張端衡

句曲山頭白筍肥　遲隣綠棒正宜炊仙家有法
仙吏客路無塵點客衣月濟郊原從大卧秋山離
落任維肥子眞東野齋名在莫向西風苦念歸

爲布金寺僧慧鑑作呈趙守 蕃湘

老柟槎牙記佛廬露骨語出書百年餘暴新堂殿誰
爲此老觀林泉我弗如身上無華惟布縷盂中飯
味粗山蔬野僧勤疾能如許罪或無多乞赦除

送馬壯陽不倚之任二首

清才管仲爲緩車天上新分竹使符兒去車城重
摩撫向來歌笑裏幾莖吁南州想見歌何慕北府猶

聞戒疾驅更忘疲道頭敏手未應千騎出重湖
一笑相迎道同別來木末幾青紅白髮老去北
窓下猶得身棲廣厦中良夜促乘千里月神山竟
晴三帥風贈行更應留行者應道歌飜別鴛功

和趙章泉寄詩韻

來詩有常侍同孤高忽爲並命出
容臺之句自謂不堪當蓋歉詩編
索居靈鷲久塵埃一部
杜集敢陪郭隗上無臺紆
生牡矣哉更乍歸非書傳尾遺梁何止被雲來

列時庭戸正秋清勘見園林霽綵成吳下余思薄
刻用清陽子宜逐忘情堤間飛蓋分垂柳水面浮
游約半弾乘興時來共清高相望能陪幾牛鳴
贈龍永李端
寵製殊常袖更寛風流王謝出長干筆端雲鶴望
天巧曾次水壺把露寒未許歸期占信宿想應存
色動門闌賢昆自有長生術爲喬仙家九轉丹
讀張氏義莊一帖持用輸院況
武世詣憐底瓜同高情眞有古人風宗分大小稽
周典惠匝親踈比范公二頃開端能不吝一編垂
訓可無窮欲書盛事溥千載預愧裴晉語不工
再韻謝張侍郎渭湄公二首
寵蘭箬燈一笑同地爐燒火愧家風論財以義
輕浮俗論道歸儒誠至公行異於時方易治理趍
於數要深窮老來任斐君無諸他石猶堪付玉工
道自周衰說異同狠明伊谷振遺風過人高行非
難事入聖微言本大公道在鬼神安共在術窮天
地本無窮三才並處君知否不爾何神造化工
賀趙居父若烱登第
列坊閙奪錦標歸好是班衣映緑衣來日湖山供

賞詠好風宮殿正清微堂新　性光宸翰庭秀
芝煥彩閣肯向長安誇得意　古伯玉印知非
碧雲即事
堰坐經年不入山山仁拍　笑采新雨誰識安危指
期在望遠遷鴈同力　王
游絲悼鰥朝來禱雨添
秋閨後舩工
我生場屋慣閒　秋從知豈偶鑿八理牙
人事時　端的本
齋夜不眠　雨已裏塗此去着
寄范蒼山　
鐵瓶城中十萬家公喪
雄宅天遠空浮峭望
父對麥花客來莫問
奉送諸兄還府
男邦基士凝吳邦佾邦傑
兼府作成次　共
高俯八荒六代豪華盡
甲午　郎後同
七十喜初入市歸成今

德是俗競新華曾已非九府泉慳誰改作五材兵
去就防微西山不屬銀緋客只合高歌詠采薇

贈陳內機

學詩常擬邵堯夫問道曾謁楊慈湖堯夫之詩呈
大樸慈湖之學遊太虛羨君優游兩者間傲視軒
冕如遂廬何時從我山中居絕勝泛綠依紅渠

送友人入京

郭內無田員郭居酒中有趣酒尊疎波間屢鳧鷖
綴曲架上時繙種樹書萬里長風催岸幘一天清
露屬園蔬故人欲問平安信爲說年來頗晏如

雜言

開禧紀事二首

泥滑滑僕姑姑喚與晡晚雨無時無曉窓未曙聞啼
呼更勘沽酒提壺盡年來貴無酒沽

婆餅焦韭載板餅焦有味婆可食有板盈車死不
晚君不見北來翁姥盡飢死狐狸嚼骨烏啄眼

宋秋河
四山委蒼翠一沼湛清漣雲飛松竹留石響聽泉音亂絲竹鳥語雜笑言斯亭作者誰公侯仰四
百年棟宇有興廢簡易足流傳官道紛紛來亦已
曠周旋乃知造物意以遺靜者使我來早晚
水拆平田擊崖遡源委不聞鳴湍摩變化定何年

謝烏鵲
朝來不成寢啼鳥繞西東似欲砭我愚無聲虛空
所容舉手謝烏鵲鵲當空似欲慰我心正直神
將喜當何從吉凶兩不利我在
阿堵中

訪陳廷瑞有感
間維有常度曜靈無停輪翩翩葉爾柯過眼綠已
稠弱幹不盈尺忽已高岑樓念昔過庭日明不悉
良儔我年未成童予少無與伴我獨未有知
畏咫循子如何志沟沟已念牢騷氣已念牢騷氣
語懽旦晚門巷十步內車馬日來往豈無小公子
星紀踰三周

北公
世公紛兵行密使白逼戰勝指別功廢論功亦碎多語十北府銳歸初
新樂
金山故住處靚粟依來小寺
村南南別龍歌北眺足從容歷
梅谷
水月來時風雪小公子邀棚一長望千載幾與
林杪出疎
酌

世情喜虛誕紅塵能明山君起道遥
斑到訪舊題歲月猶政斑閒步往來人
籠樊應期後千載綠髮姻朱顏衛風游汗漫
出縁潤光采白鷗歸徘徊能明山君起道遥
踏空浩歎息百世下逐妄笑與浪跡極
雲訣衣裳聯狀貌此處今未聞周厲
談出師歌陣列勇烈周初已覺誤
歎運更恐成狡穎聖主采元絡驛覓品與宜年
孤王明恭御滋味寄棠屋假

坐令句踐天志北世英雄不使休柚疆
急渦飲玉井泉飢挹潮路難苦書新過馬一
松風軒乾望
誌未應慳

遠山亞歸雲近山留夕照登江橫冷凍
寒東南佳山水北地宜連霜三
輝耀閨房列歌舞榮觀富貴物
成悲慵之矣三年舉一白尚
深魚叮飴歸歟有此節

懷杜叟石勿詞

漫塘晚望

遠山亞歸雲點淡與天一近山過餘雨淨掃峯已
出絃管光采白鷗歸徘徊能明山君起道遥
沒膝樂頭望天末一笑失愁疾應知坎桑東明朝
浴晴日

漫塘雪分韻得遠字

入觀門何絃得雪殊不晚
本清潮沿無柳步履忘足蹇
[illegible] 卷三 五一
循溪挾影客桃向大還北反所向游目極儻若
虎跪渦歸來漫塘上四望與天遠簑重漁舟歸煙
橫烘舍飯稜層故堤池煤爛閒瓊苑龍擁寒城
銀海迷鼉獻越喜漫翁餘真覺宛溢北阮呼兒共杯
酌採掇翻晚晚不辭多酌我自愧飲河飽少馬飲
公氛住龍爭婉婉嬝思遥化工舒卷意難忖方其
陰風壯一噫萬象偃聚將數爭平散欲天塚混端
疑冰山固可但拳石很及其遂離析去去不可挽
日月麗太清未被徐煖區分鏡出陳漁敖渠次
咽向來天陳留了不前增擁手吸 氣爾人當雖

茲恫悚惟明君憂民之
慰勤懇嘗猶不貴多員況
世須補袞未應事閑曠
一枝聊自穩但喜豈能
崇禮夜坐 以五為韻 上三平下平
淮浙千萬山茲山鍾秀異
耳危登俯八荒豈無遐
蒼銀衛寒絲冰崖閃訊
遠來意漫空飛六花回
嘻人間世又是劍佩與
聽雪了無際使欲呼雲
平迫遠郵卒急
簡張樂齋兼簡四君子文勿陶華經
我宋百年間人物兩漢
向廬陵祖歸孟首以六
氏抗詞爭舍徧回挽
足相尚一編誰繼後
璨羅萬象餘力高古
苦學殊少許
秋雲力勁
送仙或可起遲志遂
有全書寄頴初升
午子奇飛來問曰
衛士敬感
瘦鶴共朝飢幽
曲世途咿軋
提甥悠悠裏
潸爽王何年
鶴下平綠
東禪主韻
辟府歐嘉順一生恨離索
覺張氏好兒初游行處
連慕二難參會校馬會開
出簾前好三刀下帷訓子
賦工雕蟲門各有適足
避迎阿指南風飛蓋
山倡逸下論散日本
卓下今國他活緊
青落惟餘我輩人往事記
江豹亂爛作者何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勸酒盧侍御古木
左右森可稱老姿
楊萬頃上堂簫鼓
孟公四坐皆傾倒
時有掀髯抵掌者
山僧如有意太息事休休
遠人情良切感音紙迢迢
門前朝雲無定客意
管鬼惡觸行春盡矢尚想古
樂樂園林對空好
忽飛鳧舄效令尹
暫回劍佩而此力田民性已困
馬知宋玉賦良苦
起來置勿重陳
掠鬢婦已成星晨出鷄初鳴
屯邅詎問占唐王重本仰水利
豈用此力田民性已困
丁壯服雖勞力重鋤稻老幼
淒涼疾行君勿唾寸步千
泥盛復更酌兒孟屏督郵
有餘資會歎難救別偷人中仁
脫書尉縱車佐方憲少須臾
堂前坎深少學鄧衛侯遲綠
蹈鞍尚坎行收筆清河洛合
踏逝將築殊勳思光輔君堯
山墳或登醫龍書擊雲出頭
騎蛟或御象解鹿吉來宜
閑行矣援迎站大

擢誰其繼鄉邑株守甘虛擬推予與世遠
自分同入蠖他時一樽酒重上小山借約

和丹陽令文度令君

徵生嘆數奇衰老況兄面違開鄉元夫今日海浪
聚別依然昔日同但書萬卷坦字安在亦未無
恨見已多鍾子知月上北海鶴顏以疾自歎往見
身如絆緬想滄浪葉吏退足清燕詩面真遠楚來
往紛依彥未修特致門前客遠迎待我歸

和李東州道傳到漢江奉呈

英風起衰懦千載人才數八九開石田人才數八九
寥寥千年去城市樂此清江閑艇閒西州美輿望窺
我家荊溪疑屋八九開石田人才數八九

孔顏兒賢無時水開水凝閑來絮齊侯一語
開冥頑俗物所秘啓示不吾怪迎隨妙高掌勇
往不依艱峯步亦前逸駕杳翼翼悶悵默無言
詩卷起空還三苦石何許天文聲變勝處不可
窮老我當窺斑幽人去不歸夜鶴守松關夫若金
玉次委氛超人寰與來得同遊句就知難酬應同

以文潤飾予

絶代有佳人幽蘭生空谷自言良家子零落依草木
兩兩雙飛鳥羣居逐隊浴關雎樂窈窕好仇在河洲
朱絃改清角高堂舒廣幅長歌入青雲一曲傾城目
秋風吹羅衣何處覓知音

和李東州道傳到漢江奉呈

我家荊溪疑屋八九開石田人才數八九
寥寥千年去城市樂此清江閑艇閒西州美輿望窺

孔顏兒賢無時水開水凝閑來絮齊侯一語
開冥頑俗物所秘啓示不吾怪迎隨妙高掌勇
往不依艱峯步亦前逸駕杳翼翼悶悵默無言
詩卷起空還三苦石何許天文聲變勝處不可
窮老我當窺斑幽人去不歸夜鶴守松關夫若金
玉次委氛超人寰與來得同遊句就知難酬應同

物我來忘情無情惟山水
喜悠悠鏡面平淡閒照眼生少焉聞笑面似與客來如有

逆迎客喜泉豈知泉笑客何有趨迎深山中聊結
無情友

夜夢續句

乙丑四月四夜夢中得句云昏旦視生死
又云不揮拋與李覺生而悉豈吾壽不延
放因就枕上足而成詩既以自悟亦以自
遣云

大化恢詳有修知亦天只彭殤誰得失聊劈打虛
已我今識其然昏旦視生死青青竹籬下不揮桃
與李老蘞怙春柔叢萬芳音転拗猎人力四時
自終始屬屢幸朝夕過計胡為爾勿笑趙孟侖甚
矣吾哀矣

喜雨東樵是邑蔡忝

高槐障午暑臣竹搖清風中郎百世英一官此從
容心事付滇鷗年光占候蟲客来欲有言一笑撫
襞松曰余不負丞哦詩有新工天意亦憐才婆娑
及物功適此歲荐饑旱氣日蘊隆雨應長官祈猶
未周四封鴈鶩忙文惠明来立庭中公曰旱既甚
此理貴感通絜齋走群望精意格蒼穹西山隱其
雷萬疊聚雲峰南湖飛霹靂疾行佛追蛟龍斷須天

壊間萬象俱物象飛湍連日夜一洗宇宙空極乱
走丁壯讙呼弗已童歳功已權鋤俶開清飯簡行
歌何所云丞哉寧復公

代東齋當塗大夫王公非

開道王明府仁聲已四傳催科能不擾賦入自寧
先理到前民服仁漸點吏悛改捜士類疾苦詢
帙編義役施成制亟風變非晉年已聞銷理筆直
旌德徐伯髯雲江外合

謝諸友移具游德及亭

老去踈文會門来帙素心結廬近引望橋荷覆
臨反旆孤成約臨也得勝記鳥飛青嶂遠魚戲碧
深揮麈前香度閒簷柳色夜已欣年游稔脩禊
雨為霖學道心無得為懶力不任所因情欵欵常
恐歲驟驟坐久便徐步觴頻出蒲甚非因苦衰疾
豈憚豁煩襟靈旅忘家食辛勤念子衿範模資伯
父歷大節分陰一第均兒戲徵言又陸沉簞瓢誠
有味山水會知音子事時平吾咸豈言豈子箴他年

送李秀峰歸閩

平生秀句翁遍輯未竟世乘特招趣駕不容
遠我豈貌公哉先聖所臨長江一葛甲舟行疾
如飛東南盛人物十九俟北地願藉子公力寧知
伯玉非秀富曰異哉我本起布韋宜北淮之水東
下雖於肥論奏了不阿正直鬼神休魂言嗟止棟
日歸詠采薇歲晏江湍平雨雪從霏霰遙知到家
日花竹遶山扉

趣刻倅堅與書

鵲鵲巢枝寬大鵬溟海客不贈物一情小大實安
宅一區楊子雲衡宇陶彭澤何妨輪奐稱所憎廬

市迫吾宗携家來寒暑已屢革禹舍得賈誼門
即廣陌四鄰北壁立而無藩籬門直通煙灸分夜
悉笑語喧廬下隔簷聞雨立悅彼復傳聞三徑地
經始得長策良材散川下戚仁非生策安廣衆醜
稍香飯流匙君子聞戶外扶手應兒輩頭逐大

走筆謝主書非主記室

環坐正無悰駢頭得嘉魚鮮明評銀尺腹纖非羹
尾肩作龜書腮紅新出水芒以菱挂收未吸香浮
鯨可鮑悔有帝江鱸應憂暴殄味更咨庖上容去歸
煩王郎作詩約酒巾出刀仁翻翻鶴來翔蛟
漿花正瑞願疑臺中景夢歸其鑒成文綬三神山

七十人出入於扁舟今君來索
死不敢拒徘徊致厚賜何可忘山氣山線似
門前爲鋪繡虎鬚解劒
多病早休官自是堪便懶飽柬門享鵷鵷鎗君鸞雲
尾有酒可斟酌有力給薪水朗詠淵明詩如斷郢
人鼻所期免斧斤飢敢幸嘗異味大誡來隣邑細縷
出纖指一兒喜折簡三思食失匕珍非我可常寔
非吾敢媚胡可恂口腹有君棄無底諸君有用舉
上首足經世龍肝與鳳髓何求不適意此豈費錢
錢正自不難致貴賤理則殊氣味固相似

次劉聖與韻七首

巳浸邑東南西北起堵牆屢意恐七澤翻定此鎮其
後我來雪霜降陽和歲首平波千萬頃如鏡照妍
醜尚想雷雲擘水立蛟龍走徵此一培土群生
魚鱉父山人豈前此承恩競新寵擬白有爭飛香
識早梅北門深處有攀條情正濃歸囿鸞首幽
懷殊未愜鴟鴞頼詩友春事雨催與重來多載酒
會有不速客帶索老漿

分韻送王玉非之宣山陰尋門子

達官須親民未竟去應早詩書治郡手敦化報政加

桃李春正爭風木養不待至今田里間往往誦
遺愛慶章交公車夷塗了無礙自詭更治民得邑
仍勇退坐看楮新上笑謝父爪代赤縣官山陰制

章喜重佩平湖帶城郭崇山鎮滨海道中勃頡掖
何者非勝槩舊池沼清漣蘭亭霍梁雪溪流西走
剡夜雪訪戴此地君故家舊游詳往載公餘信
足樂俗敦良可慨盜賊人間犯淳紀家禳會綏變
固不可激之或生害厥田惟中中厥賦上上倍蒙
家窘輸送勺合無容怙貸家慣通召脅移霣追蓋
行之苟失中上下交怨懟墓府相詔立征求常意

外稽遲速誠卬抑絕唐昧伍百輩去來不敢詰猶豫即招悔
皐朝方得其情定祈當路改過容紛如織剥
口訣行在馬求小不愜百計工組織我知六子心
此去事勢來崒崒峰勢左縈而右睞然須處心
平更須臨事耐勿忤事理直枉論多悚慨勿謂氣
類同不爲邇鄉背先入勿偏滴未信勿忽誨小寖
歲月間足致治平最要策三訣會
之字雲霄居地陋千詣山三年三過我一見一闢

門蹇步接天衢深虞眩聞見狂易滋發訝鑑天鑑
眞情浩欵賦歸歟
贈九華程
君家九華山翠常在目雖犬聲相聞山腰幾階
曲本固枝葉蕃無若君之族當年紫藁翁一念盡
親睦俸餘不自有買田徧給谷計口給之食昏旦
常陸續吉凶更咨助當使有餘畜只今大江南盛
事君家獨君歸廣此意勝處新卜築周遭植名花
中間故家塾少長驅之學毋間親疎徧眡子文
孫更衍無窮福亦使紫翁百世流清馥

漫塘劉先生文前集卷第四
長篇詩古
送王諶叔分教山陽
向來肉食昧遠謀坐談欲復千古讎良平不逐勝
詭游毛錐竟作書生羞楚山蒼蒼楚水流甲光向
日金鱗稠酒開一笑看吳鉤將軍意氣傾九州先
生身短智則脩百鍊可使繞指柔安邊端藉帷幄
籌洋宮遑獻馘與囚共聲南來動異荒貂蟬未必
生猨鼇
再韻謝和章之厚
老八抱甕眞拙謀五利多方無一讎笑予老矣盍
倦游犢鼻恤王孫羞舍西白鳥湛清流舍東古
木鳴蜩稠晚風徐來月一鉤從渠飛鳶墮炎州君
門有詔道阻脩飢來聊復攄芳柔諸君行矣驅良
簪鍾儀不慮南冠囚野人何自聆前旒所願遠封
脫兜鍪
再用韻呈同席者
由來道同相爲謀利交始合終相讎灌嬰竇嬰如父
子游耳餘莫刎千古羞臞張不與俗同流常棣相
輝華蓼蕭依生得句角上鈎句法不減常蘇州王

子簡古師穆修時亦枯枝變新柔坐談不知改更
籌絕勝雙鳥各處因可能無策上疑旋夕烽猶照
萬慨鑒

舟過橫塘有感

平波淺草橫塘路智挽扁舟衡急雨朱顏綠鬢氣
崔嵬欲斥九關揮玉女萬古功名付汗青九天光
寵生門戶邯鄲一夢兩周星霜壓孤蓬日怙晴風
樹不停身已老病容衰鬢鬼猶驚東烏西兎自昏
曉北來南征幾時了海上欲覓安期瓜山間却值
孫登笑澤畔殷勤訊漁父掉頭不言吾已悟蚤求

富貴晚長年老少不同君計誤連年旱魃失祈禳
人肝不厭犬豕賜今年貂冢有酒萬事且付無何有

代歌三十韻呈李果州時送茅山

退之抗表出湖陽高風萬世為美談衛行雲氣隔
然爾浪占顯晦吾所慙皇華使者誄策一詔歸蓬
省陪朝參獻疏豈止一扁哭引去自言七不堪留
行隱几卧不應一麾出守天西南利名百念已灰
冷掃除不盡山水貪行遍金焦到茅阜知有佳處
須窮探春花秋葉事已過惟有山髮星鑑參山神

顧亦愧岑寂夜奏鳴谷笙鍾酬起看瓊樹繞琳宇
更馳玉馬無停驂子獻好事古無比雪中來往周
所語青鞋直上最高頂天風縹緲吹攜杖兩峰相
對如拱立上公衮冕朝子男羣山欽退就平地威
沒不見如紀譚巨浸東連大洋海浩蕩直與天涯
通却顧雅源赤山下赤山湖在茅山東僅若一水盈盈隔
留不奈景清絕山腰下轉臨深潭客來客去泉自
湧可能暫笑靜中舍崴崖徃記遺蹟舊兩判鮫
苔蘚多客懷感此重太息學仙便欲老石龕庭狂
正復自誰笑曠望聊爾依精藍元符舊事不可問

翠微傑觀猶耽耽有田連阡不輸稅飽食豈計皇
恩罪梁麋不知游子恨寶輪屢啓彫龍盂留連信
宿若未厭一笑相屬樂且湛麗眉道士儲中饮成
書自許窺老聃扣門有問不得吐退自包裹如春
蠶聯事於書頗涉獵醫卜並試仍多芟提携瓶洞
味苦短黃獨屨萬山有甘坐談衮衮不知曉林杪
忽送鍾聲韻人生離別易感愴況我垂白今鬢亡
明朝日出山下路宿雲散盡開晴嵐君歸千騎圍
畫錦我留古木繚茅庵期君再整冲天翼老我甘
作書中蠹

恨雨不出簡張端裏昆仲符伯壽諸兄
我居市北子市南中間萬口喧春予來自南我
自北綠繞東西厭闉闍堰坐不言中有得谷鳥一
聲驚書息翻然卻念友多聞獨有君家好弟昆嘯
軒園園朝至昏古往今來入計論興來握手耽幽
坤一破平沙萬馬奔隔墻更喚符夫子青眼相看
忘汝爾金先屢隨鉤金冰欲竟書囊乎無底不辭
勇往聞前陳脩竹亭前一欠伸朝來好語聞行人
老龍驚雨上天津

送陳李二居士還茅山

陳居士不世甘世味而以膏肓受知於石大
夫李居士不受世事而以基兒可參社
通直通直時就養刷靡乙亥夏皆來會
壇漫塘史恐孤林壑之望爲賦此詩以
速其行
騎李魁然玉抱璞淡陳蕭散出林鶴華陽洞口笑
相逢天風自奏鈞天樂九霄仙本無心大隱不
必皆山林朱絃自振山水音正喬松福古猶今君
不見洛之南涯溫生此涯石明灘頭弄落霜月
陽御史一張羅曉接白掩松關寂久早得雨方一

犁山南種豆猶其時山僮傍檐摘黃獨肥不有晚餐穿踝雖急歸煨芋煮黃獨北山
移文可無續

喜西湖橋成并書邦美東西橋記後

西岡水與洮湖通修梁自昔橫西東百年與廢人
不同記者竹庵翁喜君架木續前功朝暮夕
照明垂虹北眺不斷和氣鍾紆迴歸來一畝宮幽花野草迷青紅耕會有年穀
豐突詠五柳甲楊雄可但日高花影重疊雄酌起
酬笙鍾

和毛與碩龍山約客韻

詩筒四出走中消詩句萬選如書錢已余借舟劇
七賢其奧梅花照芳鮮津頭幾度喚長年書眠乃
若經筒遽裹頭急雪風中旋暨視不見山之巔八
牕玲瓏繡佛前同來且結西方緣小軒宛若壺中
天玉琴不斷可聲傳諸君再宿余敢寇從君客為
癸未妍

寄和趙章泉

章泉先生虎勾吳餘子咳迹孤孀湘孤吟向人老林壑懷抱藏少陵遊不五
送我晉陽張望堂

劣水一方廣文別日天末霜殷勤寄音示無忘新
詩寓作鴻鴈行念我病閒少康續貂聊復寄歸
舫宮牆百雉如金湯登臨歲月知何當江明梅日
煙波滄

寄里王潛公 用中

天下江山推第一多景名樓信端的君家正占多
景前第一風光環燕雨浪色歸來縣情驟得騎得
路乾坤小錦衾復效晝游戶屢彰佳氣繞手
栽松俯成三逕更故事臨臨綠沼客來寧厭馬蹄
棚夜宴不知雞唱催書閒又上公車連帥親題

仲舉昆弟會于淮上未安非二劉翁堂前誰作要知
兩淮須保障保障一灘長江孫遺民之慮不及此
但知權利誤前人徵兵稗米荊林蒲里號
裡應若官且閒逾十載洞識本知盈虧願君更
分刺史符稍回和氣還過隔盡收狙詭入赤籍石
功當其罪必詠招來耕桑編龍畝撫摩一意論肌
膚人知親上死其長荷戈不暇供前驅闕如當道
叫於兒大羊逐走寧復論更歸來庭前黃石具得
一皇香要側不作文武兒今要與清朝分叔慝

送趙華甫侍閫靖晉州

紱今我不往人煩兒行卿欲君留
胡得焉君才明敏性靜重天君所知
不假綵棒懸定知學子來差肩兩君攜俗新進
青白不受汙塗邊贈君以雙成官閑氣勃
曆砌敬亭山下有臞仙耕雲鉏雪老林泉癒新趣
欲知民編少屈從之古道遠長官報政將朝天非
奐賢第吾同年贈欲因君寄短篇有言不盡中勤
拳相逢一笑開初遊爲說故人今白頭

題解生山水圖

長江之水西南來江北江南圖畫開君從何處得
此景錦帆似泛長江面從來商舊老而
家出林杪鳥飛欲下洲沙鷗兩兩老樹連花鳥兩兩人
窮雙嶼與金焦峙仙宮縹緲浮寒水指處轉吳波
平闊闊中天日月明

玉參羊歌

蔡陽洞口王慘羊世人傳得初人方雪岡入口柱
椒香能令老者壽而康琉璃池主佩正丁小兒君飽聊
鶴九霄鳴雲中神仙不難食初平山中果何物桃
源更有一人劉雞爲我迎來賓

石翁姥

采石江頭風雪惡愁天雪浪平如席沿崖小泊客
心寬攀巖曾看鑿夫石天涯望斷人不歸雪寒積
想波霑衣爭似石翁携石姥年年對峙夾岡道人
歸人去我何心雨沐風餐人自老比鄰爲謹理枝
年多物化徙閭爲長生殺棗知不知

送趙居父入淮東漕幕

儀貞在昔發運司承平旗鼓猶可稽盛滿泉南六
百萬碩米自淮入汴趨京師周原六轡光陸離建
瓴想像固遺基水涔陸走舟道湊轉輸十九資殘
蔑古今事異呼可悲民力已困國不支長才入幕

宜深思皇華使者須自知

雅去鵝來篇

昨日雅鳴繞庭樹道上行人争指顧今日雅來鵝
知何身爲户長催税稅外誅求日甚一年年比加之逐保有逃户每一户逃
年中明官長怒人逃信吳田不逃其奈逃田不知處版初經界失區畫比
近立租相仍伯大家置産錢欲賣小家鬻産價欲
增上田只割下田賦賦存田盡因逃去或因上疼
遂流移戚戚田侵人不知更有鄉胥迫科抑多推
夕割隣鄰民愁而神難盡歎往往增入逃户簿

以茲逃戶日增多戶長里率若何向來差給
輕重之長之日產衆比來里正多義役各欲自
須有全力搜羅若然民病八九寥聞服何妨版
推排得人敢可見逃租十失五可收更令義
後廣前制戶長里胥同一體庶幾二役適均平不
使貧民偏受澈豈惟涸雨快一朝縱有凶年皆樂
歲報喜不惟乾鵲噪丈人屋上烏亦好

長篇詩下

秋日題僕眞寓壁時秩滿俟代

非崖非巔壁立蒼然野花燜燜媚朝日松木繚繞
棲寒煙歸乎歸乎幽深此便居乎居乎古聲書噎

紛去住於吾心定取舍於吾言竹色一軒秋雨後
荷花十里晚風前錦城不似還家樂獨立津頭欲
問

野犬行嘉定己巳作

有犬林有烏犬餓得食聲嗚嗚烏驅不去尾畢
逋田舍無煙人跡踈我欲言之淚先俱村南村北
衢路隅婁哭不省哭者夫父熏欲絕孤兒扶夜半
夫死兒亦殂屍橫路隅一婁無烏啄眼犬銜頭身
上那有全肌膚叫呼五百煩里聞淺土元不蓋頭
顱過者且勿嘆聞者且莫吁生必有死數莫踰飢

此其時分科本色歸上戶細民之仗作內紙遼四年

涞而死非幸歟往不見虎祠之中刑棘森戈鋌市上一呼人爭
知誰氏子荅天荅天不聞應淚迸沉沉涞死

猛虎門

市有虎妖言訛闔城上森戈鋌市上一呼人爭
有虎雖猛那得前行已天下悲荅天荅天不聞應淚迸沉沉涞死
人肉飲人血沈痼精免何門訴冤苦望上蒼垂憐救
風流太守憂民憂一朝下令開信賞籍皮枕骨頭
山伍虎已戚人患絕夜來猶聞泣鄰里
如門居子後天前北淮綏守之績陳時清次對之

病鶴吟上黄山谷

伏聞謀逆淮綏守之績陳時清次對之
卯爰拜章當舉自代以某備數切惟
此與前輩所重如韓文公之於竇微歐
陽文忠公之於呂公著范其名位已高
深處歸來燕坐圖香風不如理接吴天子岸幘高
吟酒一鍾萬步山頭渭水邊耕雲釣月老林泉巢
由不生汨汨九魚鼈麋鹿俱忘年不如理接吴夫
子安閑寄敬庭西倫富貴誠可樂幽棲端足尚牽
黄復出上蔡門李斯悔投為秦相介推有母須求
祿不應決意歸綿上吴夫子聽我歌當朝劍佩冠
我亡趨營未免傷天和古來隐者亦已多潔身亂

今傳之某才固不敢望司業而受舉不
能報與之畧同用敢擬諸婦吟之作賦

病鶴吟寄上

五湖沽蕩平沙暖病鶴摧頹翅翎短鴻里空棱宿
昔心忘機已結沙鷗伴華表飛來遼海仙人間嘉
會恰千年一聲嗥唳九關傳虎豹辟易不敢前蓋
推同類遊釣天浮丘王喬相後先飄鄉遺音墮雲
漿應念沙頭苦燋悴欲令弱羽更軒昂共駕飛廉
騎六烝瑶池飲芝田戲五湖田首皆塵世荼米熟
籬花鮮五湖秋色正相便寄聲青鳥謝勤拳摧頹

病鶴那能然

吴子隆兼隐齋歌

前驅十里旌旗紅後騎騰踏如游龍簡寵何關最
深處歸來燕坐圖香風不如理接吴天子岸幘高
吟酒一鍾萬步山頭渭水邊耕雲釣月老林泉巢
由不生汨汨九魚鼈麋鹿俱忘年不如理接吴夫
子安閑寄敬庭西倫富貴誠可樂幽棲端足尚牽
黄復出上蔡門李斯悔投為秦相介推有母須求
祿不應決意歸綿上吴夫子聽我歌當朝劍佩冠
我亡趨營未免傷天和古來隐者亦已多潔身亂

倫如彼何君今非仕亦非隱京塵不染白玉珂
衫從事今十載的事志懷眞實在但今帝下矣乎
反覆言庭前雖蓁穢無是中不減山中樂感日吉辰
游物外棄矣予再所敬兼隱名彌足相事謝共尸
之勿煩令

傲韋軍歌贈周叔子馬

君不見細柳將軍專號令壁門不受天子命又不
見隆中將峯天下奇屢致不可就兒之丈夫意氣
類如此達則乎官第守已窮則水樂國七十年令
已申美人死青冢定須六十萬李牧必為前日勍
[illegible]

掃門來見賀舍人魏勃英屬仲起使武皂踏加對
衛青淮南君臣謀次高參寡子也不復見後來捷
徑何紛紛矣手儻可熱感時未為動金珠要結編
奴隸鉄鉞倒照門他人傲將軍今無矣杜預苞萬
通貴近兼度淳兀卿卒歲兩賢沉立尚如斯喻等
區區焉足計傲將軍今有之我得兒之喜可知行
年六十未為老三衛之我得兒之喜可知行
妙年手折杜林枝長於書遍太常旗周宣方歌境土猶
書遍太常旗周宣方歌境土猶吉甫已城明哲詩
詔 詔王爛鄭騎風雷馳平亡許國心日莫恐倒

施色裹九中閣山立志不移時碧一樽酒山水自
娛嬉傲將軍誰與同子真已去吳門市杜陵不見
天隨翁頼有個儻宋枚乘時相從虎丘山頭弄明
月姑蘇臺上醉清風為綠良有極大義終無窮誰
勿疏册載四子時微潤非熊

代回將者賦得雲軒皇李東州

君不見沉沉氣勢雲軒皇李東州
一出沈中原不復入不見疾雷破山
風助勢八表同昏天也開秦時一抹愁歸雲赫日
當空照初辞秋歲杜甫雪峰前日卷舒
辞青翠來來海上使擬蓬萊大冬行四皆春臺
等明且佯幽宵明日春明百毛足
送趙王甫述字山鹽場
淡超王甫述字山鹽場
浮屠將飞要去海雷與鬼輸山清東西性命夫
何嫌諸乞出門下音雷專為一日雅君姿秀
整八音曉月谷秋宵中武庫森戈矛筆
下倒鳥泉持疑流青鹽舊物重手
牧許紹正原熙原宗東行西行寧久留祖帳明哲詩
行登余亦復行西行寧久留祖帳駐華
行登余亦復行西行寧久留祖帳明哲詩
詔 詔王爛鄭騎風雷馳平亡許國心日莫恐倒
施色裹九中閣山立志不移時碧一樽酒山水自
娛嬉傲將軍誰與同子真已去吳門市杜陵不見
天隨翁頼有個儻宋枚乘時相從虎丘山頭弄明
月姑蘇臺上醉清風為綠良有極大義終無窮誰
勿疏册載四子時微潤非熊

紫閣黃金鑪然望之非天人誰與往從
酸辛富貴訴可樂名義呼何愛此
頭寄予

觀瀑布圖

仰觀山模糊俯視山歷歷見里不見高此恨
昔觀者笑且言畫手非用力安知畫工心獨苦
上悠悠幾人識君看白練飛奇不見來跡起
青中直下恣噴激六月天無風大暑鑠金石此是
獨清涼飛雪灑石壁此豈銀河翻徐派空堂如
崑龍門決洪波注八極防知畫者心不止有目

山上更有山去天不盈尺卅崖與巉巖仙翁
息煙雲不可逃日星在几席廿露被草木醋皇高
巖際流落人間者萬丈祇餘瀝知畫出元能四
重使側聖賢言外意未可紙上得所以說詩看畫
在以意逆安得青外觀山人共向書中探蹟的

贈酌墅

乳女夜深紉故衣針
常哭展轉無眠針入肉明日情
苦誰能自持摩忽到痛處帝欲絕
師視了無藥那切

埃毛髮豎肉生昂然來自言醫此屢探懷出良藥
布指揣針路斯須頓脫出肌理自如故嗟哉此神
術小試輒如許我聞在昔陳留市刀鐫工中人避
世至今山谷後山詩明月夜光已照地又聞宋人
有藥手不龜世已辭統無龜貴客得其方說吳主
大敗越師囚胙土方今北境猶多虞萬金良藥時
所須汝胡不往此跡所生莞爾笑倖利吾所訶
嘗彼陳留翁異世或同調

天馬歌書劉漕

武師城空渥洼涸百年徒費秦川權眼明見北王

花驄畫工如山筆難貌朔風號朔雲舞交河水冰
連后土一蹄斷入玉門關掣斷陰雲日當午超八
駿友六龍天人一吠和寫雍駝百萬那欲從

賽龍謹寄陳倅校書校兼呈黃堂

重光協洽之歲夏四月宋方不雨川源竭曰家汲
井灌新秧梗短瓶罄汗流紅大守憂民一念深欲
使銀河起伏陰彌月驅馳渝犀祀雲捲碧霄星象
煒開說南洲有蛰龍百年水旱資神功民言直徹
九天上絲綸屢下恩光重來往騰言三百里別乘
親行古無此潔蠲牢禮薦嘉聲願借英雲一瓢水

乃不見山東建婦祀黎井子美爲賦兵車行我嘗
一讀三歎想尚想青天聞哭聲又不見峽女生涯
在兩腳鬢髮斷蕭不堪掃我嘗三復哀新知亦是
子美夔州作山東征戰苦未平峽女家貧無亦嫁
吾邦之俗異於是賦詩不許閭里辱八月詩人歌
載績餘暇不如同力橋況復樵枯良易易自昔記
生在勤力通守於民情最親分農不憚行慶仲
日席前須記取要使深宮誦古辛

運河行

運河岸丁丈尚輯睦總鎮蘇府誰獻言運河
[illegible]
泄水田溝管溝倍開渠到成運林鄉府供薪爨
庶幾一壞不可復民田雖高民田爲私河
則公慮言募府寧非忠我開此言爲民訴急趨上
令毋中輟小民再拜爲我言畎澮由來幾百年大
者用錢且十萬小者半此工非堅厥初鉏耘農民
力厥後世世期相傳豈但旱時資灌溉亦憂久淫
水蕩田向來又旱河流絕放水繰湖憂水洩州家
有令塞溝管雖存誰復決小須雨澤又流通
函管不發民歎娛異時潴泄皆係周
太史不問小夫井賤試聚偶語相與堂鉄錢有
誅寧敢避

憲臣行寄呈劉法曹

憲臣行寄呈劉法曹
憶昨太守出城陳人物風流法從臣大憲官倉取
無要與邑民閭久計總將一石計英龍三斗八
升爲定制厥初號令如雷霆奉行誰敢增憲
外爲定制厥初號令如雷霆奉行誰敢增憲
民不解深長慮號呶時斗斛平新守迎來舊守
云號令雖嚴優額斛面坡已斗面高三斗八升
作常賦後來玉簾辛君機太學舉名臧一時挈來
意與上官人委向倉中司出納寧論加
户庭藁無宣雜思民不喜見明官擊重爭論加
勺合上供送使有成數羨餘到底歸消明年投
籍取之民三斗八升更增五往者不可諫來者固
之猶未晚只今太守襲黃比千里瘝痾如切已公

事勤夢絶熙私私錢[illegible]太平公使[illegible]安狀今
得法曹賢除歷幾十[illegible]九稽淡論三千三千[illegible]此州
家用於恐從今選作[illegible]通明年四十三升之上更增
科三十六都之人特奈何

殺虎行 謝宜興趙大夫憲虎皮牖虎晴

君不見陽羨周將軍身殺南山白額虎千古萬古
聲流聞又不見宜興趙大夫南山三十有六虎今
行殺取無復餘一虎昔何少三十六虎今何多虎
多人不患防患政之所許政滅人門猛虎皮人命
擇禍莫若輕泰山之人豈已定大夫性高明下令

走風雨伽知王母里了不見當府倪令民兒政之
虎又與民除虎之昔四境之民歌且舞或云殺虎
太傷和胡不令渠自渡河我聞此言笑且呵大夫
愛民憂當必限吾士不然陛國以為墜信也白主
愈於禹古陽羨今宜興大夫邑之主將軍邑之民
主宰多寡事不同千古萬古同清芬

過司徒墓

司徒墓荒塚纍纍中翁仲無復存龍上
千年白來人世非城在風蕭蕭
車馬時來往相[illegible]跋趙憲 [illegible]唐率更千字文蹟

草茅哉肩非其人不堪仰之節顏之師表
衆體備而衆美具矣況如詞書雄筆尤
非人人所欲狗豈眼乎黑脫必已漫畫已
今煙雲披豁一旦開卜雖仰
放端有君不見四
風雨走筆

邑後學王梓訂正梓行

辭免狀

辭免除籍田令第一狀

伏準省劄四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劉某除籍田
令某螻蟻微生忽叨恩命戰悸不知所云抑區區情素
有不容不吐露者某蚤由科舉僥冒出官爲尉爲掾爲
令汲汲寸進初非急情宦達一自辟屬倉臺偶得風疾
浸淫滿面乃坐獄祠以歸曾未兩月復拜堂審之命某
是時猶意此疾可療欲俟小愈奔走赴闕不謂所感日
深百藥不效以迄于今形容變改語言僅存竊自循省

豈堪級班行之二重念某幼時家貧不免饑寒病蘗以
來一意耕桑服勞過甚年甫六十手戰而難於執筆髮
脫而不可勝冠豈以目昏蔡夜以心中忘寢雖欲少
效尺寸以自見於明時有不可得矣望闕趨但深悃結
所有省劄不敢懇效違官寄職將來爲子孫榮伏惟鈞慈特賜
政容令羣賢自放漁樵須至申聞者

第二狀

某伏準省劄以某辭免新除籍田令奉聖旨不允疾速
起發前來供職某滓膺寵命俯極戰兢伏念某養蔵效

官住不過接暮中年屏居身不入朝市容貌列屬中
趣行耳目之所不接慮想之所不到況聖上天德日
舉之初正萬化維新之日而公朝進擢振及幺微在某
可謂非常之遇雖無知如草木亦覺欣榮雖無情如鳥
魚亦當飛躍其敢固執其愚仰孤鴻遠實以衰疾之
軀形容如鬼球率之性時或語言如狂且久安漁
樵遂棄筆硯猶之猿鳥必不可與慕鳳同瑞聖時猶之
凡礫必不可與珠玉並登王府惟當退伏田里合哺鼓
腹詠歌太平所有籍田令職事或聖君賢相必欲矯俗
之敝擇不求者之則世之志不苟求而學行才美百

倍於某者何可勝計以所知言之前鉛山縣丞羅愚
鹽官縣丞周師成新湖州錄事參軍許真州教授
潘棠征禹乃故樞密熙之孫李誠當陛之第是四人者
稟性不同至事視以孝律己以廉治官以勤臨民必恕
行之以公不顧望以避怨得之有道不僥倖以干進則
四人者同歸一揆又前眞州支鹽倉洪秉昏初權第五
歸安簿甫數月母病馳歸因喪不去好府有問勉之仕
不得已授貢州鹽倉郡守喜存恤檄入幕賓以其助
為本路提舉復擢以行及為淮西帥以隔蹤不可檄致
乃轉以為江淮制置李珏珏屢檄其出而本路新提
江細又欲其譬棄哲難於從違遂兩不就因以避事
珏所劾至今未得差遣其兄亦四請鄉舉免舉不到出
過叔不該恩兄弟怡怡不知老之將至前修職郎戴林
為荒水尉寄居有挾勢奪村民之舟者楚執下怒
捷吏奪舟與之楚即拂袖去初楚弱冠其父為求同舍
牒因發國子解登第楚以家狀中徵有遷就言之汲愧
汗其後父喪服闋遂自陳葉官今已十餘年家居深山
惟讀未見之書為有用之學閩學楊簡知溫州日已嘗
論薦乞命以官是二人者其特立獨行無求於人尤為
人所難或公朝不以某為任僭於六人之中特拔其一

而改畀之旨足以使頑夫廉懦夫有立惟是某自為
計既重於方命之誅妄為人言更合貽犯分之罪尚忍
覓大之朝曲賜矜貸某不勝俯伏戰悚之至須至申
者

第三狀

某伏準七月二十七日省劄以某再具申乞寢免祠
籍田令職事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告俾不允疾速
來供職某瑣瑣一介仰勤君命至再至三魂魄驚
知所措其敢固執愚陋數犯天威實以某賦分素薄
疾多端誠是風毒上攻形容變改已當具申不復

某性成長不通方動與物忤故偷安窮巷以苟餘生蓋欲仕不能非能仕不欲與老成前輩德尊行高養素丘園者不類若貪冒寵榮強顏就列則是積年抱疾乃爲今日進身之階必速煩言上累初政所牉萬死不足塞責伏望察其由衷曲賜數奏檢會某已申事理施行伏候音揮

辭免特改奉議郎添差建康府第一狀

某伏準鎮江府發到八月十四日省劄以某三具辭免新除籍田令三省同奉聖旨特改奉議郎特添差通判建康府仍繫務填闕某么微之踪方命至三正賴戰慄莫知所容而異數疊來驚魂益以四逸竊惟改秩之必用舉主丞郡之必更作縣此祖宗成法所以垂萬世之規否則必嘗登對而試知其能誰曰不然某近者雖倚甄收俾叙塵末爲即具辭免初非已經登對及曾受任使之人況籍田有令雖官王朝在昔列於九品於今通差選人某昨被恩除已以疾控辭乃令躡陛朝籍遂佐番都則受之是前日之辭爲飾詐今日之受爲擇利有於此罪在不赦柰則安敢又柰昔在先朝年方強仕嘗被旨赴都堂審察亦以疾辭迄于今十有八年以年則昔壯而今老以病則昔淺而今深辭受一牀萬

己不惟上荅清朝亦恐得罪公議謹當尋訪良醫多方治療慵數月之後稍覺歷可即祇拜恩命以效奔走或疾證已深藥力不及亦當實封上聞庶免曠廢職事取旨揮麾進不敢退縮孤造化曲成之恩退亦不失至申奉上之義至申

開者

第三狀

準十月二日省劄以某申乞家舍訪醫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令先給假兩月將理候假滿日起發之任某即已遵禀外今假限已滿所合具申某聞事君當致其身不當用其情故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著士大夫效

身之義病則免老則致其事不強其所不能不戀慕其所以用其情國家所以原其情也某愚不肖發歲應泰科第服勤門縣凡十有七年見義必爲當仁不避惟恐一日之失其職雖位之卑名之微其於致身之義蓋亦無愧不幸有疾屏跡田里垂二十年聖明御極振起滯淹某偶以踪跡近似首預招延之數旨以情實帥控復拜改秩丞郡之命凡海内陸沉七選之人誰不欣躍以爲非常之遇某或宜辭不已人必以爲沽激故某一再將控辭之後不敢喋喋只乞居家博

成之意多方從容警藥緣所感風聲歷年已深百藥不效藉有良方非年歲間可以責效竊恐稽留成命罪在不測謹再具情誓千泰伏望哀矜特賜敷奏容令某守本官致仕或以其年尚未及不忍棄捐即乞陶注狀廟差遣一次異時或有產可之日亟當攀援以圖報效須至申聞者

辭免除直秘閣宮觀第一狀

某伏準尚書劄以某陳乞守本官致仕恩祠廟差遣正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不允伏念某叨冒小臣懇辭恩命展轉經年若必待控辭貼職得請而後拜命實恐稽緩以干慢令之誅謹已望闕遥謝祇受某議郎七管建昌軍仙都觀忍命乞外有中秘之職實非作脫選階素無朝績之人所敢冒居謹昧死圖辭期必得請伏望公朝檢會某前申

理特賜敷奏施行伏候旨揮

第三狀 代仆不錄

辭免除直寶謨閣仍令吏部理未陳乞磨勘年月日與依條轉官給告第一狀

某伏準尚書省劄三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劉某除直寶謨閣仍令吏部理未陳乞磨勘年月日與依條轉官給告

未被受問太常寺轉入送 七月二十四日省劄劄下
除太常丞某竊惟事君臣子之大義捨君臣子之大罪
某幼知讀書即識此理不幸當強仕之年得癈風之疾
形容醜惡不可出仕不得已從所屬保明申乞祠祿後
荷朝廷矜憐特與改秩仍畀職名在某已爲非常之遇
今春復荷誤恩遷官進秩某實何人有此僥倖故纏綿
捻辭不敢恝拜今茲復員恩除載念延閣笑名容臺清
選雖皆非某所可當然亦必非某祈扣所能竝免持慚
二者之間則延閣之名猶可冒受以養痾容臺之爲必
不可偷安而冢食俯仰之間實增媿汗某自入夏以來不惟舊疾有加老

疾併作腹臟滑泄齒牙動搖日食惟粟粥數匙以上氣
血益衰日昏耳聾視聽不爽手足戰掉舉動失常若使
情不自量勉趨朝列必致顛踣爲明時羞除已望闕遙
謝祇受朝奉郎直寶謨閣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告劄外
所有新除太常丞省劄見寄番金增賜省庫擬望鈞慈
察其情之真而不敢爲欺哀其命之窮而不可大受特
賜數奏收還恩命某不勝祈哀請命之至

第三狀 代作不錄

第四狀

昨準省劄以某第二次辭免太常丞除命又準鎮江府
備坐省劄津發催促起發某雖抱病日久
迫於朝命不敢寧居已於九月初二日望闕遙謝祇受
太常丞恩命擇十月二十三日起發起行在供職回申

尚書省至日起發所居金壇縣於二十八日至平江
緣知平江府張殿撰乃其同年進士提舉浙西常平
曹秘丞亦某年家皆有疇昔契分相率迎逆而某職以
病告神與形離相見之初為賢者所誤遂以曹為張既
而兩司合席郊勞即席題名某復誤以曹為張蓋其昏
神恍惚如醉如夢故參亂如此乃兩司隨行吏卒所共
見非耶歸離若使某不自揣量力疾前往恐仍前悅惚
或幸尊達亦恐仍前悅惚參亂無以塞
之題且將為頌臺之羞其實不敢除已於次日回舟仝
壇專訪醫藥外伏望公朝察其情之哀特
賜數奏啟其罪畀容其退歸庶幾保全餘喘之殘生
伏候旨揮

第五狀

伏準省劄某奏疾證沉重而來供職仍具已起發日分申
尚書省某係武臣小官累勒朝命震懼不能自寧伏念某
區區之蹟一白去冬奔走赴闕得疾中道即具申聞今
賜數奏容令退歸專俟省劄準省劄奉聖旨不允給假將理某
時雖自揣疾證已深非可朝夕責效而感激洪造冒暴
明時猶覬殘年未泯勿藥有期或可扶護支羸一造闕
庭故不敢輒有申控不謂某命分之窮奏章無日聊

泄滑晝夜不正已及半年肢體骨立精神耗散視聽快
衰又犬馬之齒實已七十筋力亦有不可強者擬望公
朝哀其疾病之深死心在近特賜敷奏許令守本官致
仕庶免顛踣道路詒笑方來某不勝恐死祈哀懇伏俟
命之至伏候指揮

回王殿院遠宅論 王音劄子

敬承高劄宣示王音知不自往名[illegible]意過情
整聞或契於傳聞致勤天陛下[illegible]水退自修
省不任[illegible]伏念某少也獨居[illegible]友之益長而寡養
惟農圃之依自忝微官即[illegible]

歲月之更嘉會千年徒綢想風雲之感頃存叨於拔
擢其敢昧於高深承而疾弗可為久而空其自去歲還歸
於中道已丁令偃臥於一床[illegible]
關南否來言入耳而不聞重以[illegible]
險易弗顧委頓而饑渴罔知將何以趨殿陛之間對冕
旒之下敢忻敷奏曲赦殘生父敘之忠雖自幼不忘於
試畝天奪之魄竟此身莫望於軒墀

薛免除將作少監第一劄

準省劄六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劉某除將作少監
者伏念某衰羸朽鈍押被龍光猶有人心寧忘報[illegible]

踣為明時羞作者敢中侍御史王宣示玉音某
病證托奏知訖不謂獨未撤閫致沐以恩除進貳匡監
皇懼戰慄不知所云謹再瀝血誠歸按大造伏望朝廷
哀矜特賜檢照某累申事理施行所有省劄等要金壇
縣庫某不敢祇受須至申者

第二狀

伏準省劄以某申乞辭免訴除并作火監回奉
奉聖旨不允某竊伏自念官忝了無寸長猥以世
名徵于造化曾自嘉定改元叨堂審之命曾慶御極旨

籍令之除繼官之陞朝使外貳治于晉都祿之真祠使
內通班於廷閣以及端平更化又復累被思除至畧其
未嘗身歷朝行遠使之名參匡監鑒之大馬但未顛仆
猶當激昂而某三十年問慈銀懇控辭有同一日僕非病
形於外容顏不類於故常病成於內任易感見之言動
則是餙其一時罔上之詞以成其三十年慢上之罪國
有明憲某其敢逃伏望公朝察其一語不欺念其餘生
無幾特賜數奏檢會某自去冬以來累申事理容令某
守本官致仕實受隆天厚地終始生全之賜須至申聞
者

第三狀

伏準省劄以某疊具辭免新除將作火監恩命聞命月
初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某疾遠南來供職者伏念某
蚤歲應舉竟官遂祿州縣非敢矯亢為高壇緣肺受風
邪形容如鬼不可出仕退退藏望下一登極之初端平
更化之日荐叨恩命擢寘周行深原朝廷之意似以其
薾退而獎之而某實非其人降不復命積負淩兢愛沐
殊私俾進貳繕監苟可尚延視息某敢不即承有猶
洪造而某自謫歲以來風邪內攻不但形容變改更苦
氣血衰徹時一顛仆如小兒懼驚屢次令某至秋此疾已

三作每作汔經日不能省事非半月不能起行步復日
銀證狀日惡倘不及尚有知識控露愚忱祈得請於主
前則一旦皆遂塵委溝壑必且懷慚於身後是用不懼
么微忍死喋喋干冒鈞嚴伏望哀矜即賜敷奏特與檢
會某累申事理容令守本官致仕須至申聞者

第四狀

伏準省劄以某三具狀申省乞賜敷奏收回將作火監
恩命容令某守本官致仕某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允者
某位下官微不應辭狂辭免引年致仕亦合從所居府
縣保明具奏不應輒以自聞冀天之朝悉加原貸去

命國有常刑縞念某昨所陳賤軀風眩之疾感受已五六年今歲自四月至七月亦一再發甚者閏七月初十日因縱步所居數化里田野間旋倒顛仆比鄰驚異亟來扶掖致臥榻之上昏憤竟夕生意復延今若迫於君命走一百八十萬一旅進朝參斯疾驟至阽越於軒陛之下朝廷始信某言不妄亦已後時謹再具情實控告公朝伏乞矜悼危悃仰瀆聖聰早賜檢會某累狀所申施行庶免以前所述上負天朝之羞而某視螻蟻何亦遂自棄之永畢無所報酬倘或未蹔忍戮之行下鎮江府金壇縣廉訪某令歲閏七月內疾作事狀一言不實甘伏罔上之誅伏候指揮

第五狀

辭免除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第一狀

第二狀

辭免除直顯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

一狀

辭免令赴行在奏事一狀并代作不錄

書問

通田幹院

某得令名於士友間舊矣亡何旋聞即遂榮上不果此來道執事有意見訪汛掃敬俟旋賦未見君子之詩十年猶一日也維時春和伏惟祓武清華台候神相萬福某蚤得亞尖形容如鬼自棄明時今老矣頭童目昏領髭無黑者當復敢自通於當世有位之士惟聞賢者有進用之階世道有清夷之望以是自喜敢問學省之除在幾時大科異等不過為入朝計耳似不必留意朋儕中同志者以道卷舒而不視時俯仰竊計自處已定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式穀與女敬誦此伸愛助妹子某再請鄉舉今就省闈欲一識先達因其行敬以一紙寫繾綣且以與妹子為左右之容居山林久不聞書尺筆縱字大伏惟亮之

通趙章泉著

某家金壇去丹陽驛七十里非得得枉道者不到故欲寄音無從中間凡再得詩三復可復自成疎之句鄉風長懷歲不能違某冬得三詩欲屬和中輟今聞友人王去非猶未除喪寧能作置書郵又爾中輟今聞友人王去非猶未除喪寧能作置書郵又爾

侍寧人過番易道玉山謹以奉寄宣筆百枝匹劉併往
人生七十者稀過此皆是矗得吟風嘯月其樂如何世
使以陶靖節解印綬賦歸去來為高不知其樂亦等篇
所期甚遠所任甚重所樂甚眞冰河以還無此氣象先
生其斯人比歟甚欽仰

回李秘書心傳

某自聞召命之頒日夜且以計日可矣忽奉手教乃安富尊榮人之易退難進固足以崇高邸舊故浮雲獨不念當館之思乎席之久耶就審德盛仁孰轍無不宜隨軒春集動與吉

會良慰緬仰聖上克勤克儉有夏禹之德務學不惓商高宗周成王而左右未有傅說周公之輔秘書辭歸之章再上而報可未聞深惟聖意豈但欲以史事相付而已顧戒舟師亟換祖業流以慰中外之望某年迫七十視聽供衰大非疇昔侍殿時比更化之初群賢滿庭之時比更化之後群賢滿庭聞有相援引者今讀紹興流又知當罷賤名其間某少也不才況今已老求之在昔固未有四十辭官七十復出者所幸與王去非為姍家備知此心嘗為精言於當路已見諒矣盛意如許不敢忘須貶宣亳洪扇使內得以寫素抱外得以揚仁風感喜可知一故舊有鈐湓

天儀幸求得之謹以為觀天之助有懷拍塞採倘舟過丹陽因得吐露春寒猶力道間孚愛是祝

回柴安撫 叔虎

伏白丙寅開邊釁運漕微我之邊備亦小弛然而邊釁未殄狼心故存乃丁丑夏乘我撤戍長淮絕淮邊隙已聞中外震駭惟執事隱然孤忠貫徹宵壤才足以酬酢萬變智足以奔走群雄以淨光弼城二千羸卒摧其堅銳勒其萬衆為長淮千里保障當是時天下士無問識不識皆相與風采恨不得備頰行奉要約某雖不肖然必也亦嘗有志斯世寧能泊然自棄私謁執事之道且

行乎朝廷矣而浩然有歸與決不可挽豈味黃石戒文游具有故舊況其與治為鄰里相望不遠百里奈市卑褻舟亦非雜事自惟疾疢日侵形容如鬼不可以入城市惟有懷仰天與幸會冀令詞判院搏扶搖而上實始吾邑執事復不鄙夷因而賜之書盥手發函長跪疾讀溫乎如惠風和氣之襲人炳乎如隋珠和璧之在門洋洋乎如韶護正音之入耳其為榮荷可勝言哉然祖泰以鄉邑民饑瘼憂蠲蠲無補毫分有稽奏記恐速

朱尚惟高明以度外處之未賜斥絕使猶得從綠野

之游於他日某伏紙奉奉上頓首物尤切銘佩矣幾三
百得之親舊間煩勝常用者聊以供翰墨之需耳物併
以薦北海坐中一酌尊命之要幸甚時事孔艱正恐元
戎未應終棄人間事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勉之
勉之 回周馬帥虎

經年不上記自識將軍禮數寬必不加罪但某平生頓
蜀馮異而台座亦逢人說項斯人事好舉老未相遇謂
此情何春夏之交峭寒猶在恭惟咪萬石戒從赤松遊
岱嶽爭高璇穹錫美台候動止萬福某病骨衰頹鬢髮
蚤白猶幸攝去可莊人以未老年來乃一向白盖今白

者又轉而黃古詩云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念之憮
然太尉德成於身功成於國名成於天下後世來者更
言體益強健神光炯炯寫林園之勝過綠野堂中人集
壽福之全會有英雪中客盛矣哉古未有也敢問比日
有何賦詠頗併錄示使得成編布金幸衆求書額村僧
無從往謝謹為納縑本去近總當不使若得錢創北倉二大字告不吝賜李秀才白言將
踐約修敬因得拜此且以無及為十罪修感貴拈秃筆
毛筆不能成字伏惟照察不宣

頃因李君便附書其回也辱報字甚慰連月溽雨陰霾
不開舁居水繚四壁大似坎中蛙氣悶悶不能吐來教
之須正爾啓緘而雲翳劃開日光穿漏殆非偶然就審
比辰回旋舊栖詠歌千古靈呵護萬福來同意氣開
悰不可言也向來五噫公論頗亦聞之竊謂世上是非
初無定在人生禍福要有定分以其無定在則今日之
是安知不為他日之非安知不為他日之是要不必深拜要有定分則聊何益眼前一
筆說是說非說禍說福之而已雖然何益眼前一
者稍饑則又前矣願太尉一切達之社倉二大字筆力

不啻千鈞重而更端莊停勻按玩不能釋手物并貺
番月水飯有相其政不德寒鄉實人無一物可薦誠去
歲一士友兄教造松醪飲之可治風濕腳氣造成香味
頗勝姑納上四尊倘謂可飲當續致鄉間酷厭向聞庖
下頗有知音納三十小尊把玩潰悃甚當者壽重是祝

回何撫幹 處恬

別不計年悠悠我思無日不在宮漢之上也春杪
幼子自梁料院處歸忽領手書乃知寓南之鵬曾未忘
捺池之鴻鵠感外重慰入夏多故尋以雨水相仍具謝
不敏明星有爛有目具瞻況嘗棄榷誤至天漢者耶朝

來爽吹迎秋恭惟幕府高閒台候神相動止萬福仕於
今雖矣而大府為允難其位高而責不及情親而言可
入者獨上幕耳而執事再居敢不重賀雖然盛名之下
難居執事疇昔以太學諸生上書論天下事慷慨激烈
士無問識不識讀其書味其意往往壯其氣高其節繼
聞彈冠出仕又執不遝風而想企踵而望曰是宜有所
於未仕之前其肯輟耕者乎夫吹之合希一盼之溫以自為重設使曰三年不鳴鳴
人三年不飛一飛冲天勉之而已須先正頭學勤王錄

序增寫去殆不可用唱和集於後增入須之名品其然悉吳
箋劄板友書亶是未能免俗亦此亦以自笑秋後登
高望遠必有佳趣傷今弔古必有奇作分毋吝寄示金陵
同官為最多其能以世道自任不唯阿隨俗者為誰皆
所願聞

司宜興趙百里一 與悰

戊午己未年間某為儀真縣門下士天台徐不愚時
執事年尚幼方侍先公庭幃為某言執事高
明之姿凝遠之度渾然天成非學力可及某時起敬欲
介不愚以外舅梁吏侍州里之舊拜先公師下風因扣

語錄一部納之絃歌之暇時一寓目或有補萬分其他
寒燠之問頌禱之辭某以為無益於愛助敢畧辛寮

二

一春煙霾障日風雨不時雜貴民貧歎恨滿耳鳥啼花
發皆在愁中傳聞某官周行原埜咨訪閭閻通租法不
可蠲而代之輸賑濟時不可行而給之食其他慈惠之
政不可槩舉致人心懽悅天意感通兩日來氛祲掃除
天宇澄霽施及鄰郡敢昧所元敬拜手書敷勁問訊而
臘前之酒有以沃其枯腸雨前之茶有以滌其煩思空
南山之竹不足書謝忱但有銘佩共冕居莫間昨事有

自日邊歸者能言已有明詔趣上周行某無任領忠之
情尚以財不盡用蕃餘力以資代者威不盡用廣愛以
治方來為未解印之祝

回宜興謝百里爽修

昨以厚意久不報斐然一箋聊寫十衷使介非來雙鯽
併辱薄物嘗尒桃不直更貽瓊玖之酬陽羨之茶天子
之所先嘗竹冷之酒中都之所貴重羅列滿庭而山海
果蓏與花繚畫扇又從而脩之拜嘉以還感戚無數社
來之人詢賢者乎倚以為重某何人斯敢當此盛德之
矣幸台座念及之二學記寵教已領閔師老丈上
梁文筆力猶精健如許敬服因書考致意他須嗣音

創社倉二君既去鄉人徐大夫實繼之徐雖學文
而識頗不逮遂徹去人至今惜之至今議之前大夫
才足以有為而牽於佛廟神祠之役念不到此絃歌
之暇亦可略寻墜緒否乎某朋友故掘密羅文恭公
之幼子養為新淦令某為作琴堂歲或傳至魏華父
侍郎為作篆書入石甚佳偶存一本俾以拜納鄙拙
不笑相望不遠數舍繼此時當奏記或因風問生庑
得略去寒暄頌望等語幸ヒ

回句容吳百里祺

某悼潛如在釜甑中日窮正在此時來剝封莊誦炎熱

累日聞句曲之民悵朝天之鴈飛去不留助之黯然劉奉誨乃知大鵬雖搏扶搖羊角而上猶未能心憒於鳥蜩也鸚不惟自喜且為句曲之民喜二天之猶在其上也某匆匆不及拜水翁大卿書奈以為致海內蒼生望霖雨之意胡伯量兄計亦在大卿東閣數字望為寄達此去必即晉中川縣之不可為田里之不勝擾罔皆身履而目見之言有可及得毋愛於一力有可及得毋勒於力是望

通奉與王大夫

某宦海陳人紹熙慶元間尉江寧則知鎮溪王大夫以古聖賢之學行之一邑邑以大治猶恨相去遠所聞未詳未幾同年友張右史敏則自新安來且言曾親到鎮溪大夫所為皆今世所無有其以是起敬不勝區區之情閒徬閒隨牒東嘉謁大門執弟子禮託到則甲第在外邑三山非遠而弱水隔之惟坐馳此情踏未幾而木壞山頹矣惜此世之失此賢恨此生之孤此頹今猶耿耿習尤比歲鄉人為簿尉於龜城筍之子踏尉以書來須大夫之賢不容口敬問爵里知為鎮溪之嗣其憂家之貧身之不達者切謂吾國之士苟有甘心於饑寒貧賤而死者則豈惟吾國無幾其人亦過人遠矣季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欽嘆王簿子得使邑為其邑翁保明申府申部可徵致仕澤適部中行下再保明弱寺莞然無指某三十年林下與世隔絕復無從致力其子自拜書拄懶累日來求某為助義不得辭率易拜此

回新於潛尤大夫

某犬馬之齒入新歲遂七十有一日咨耳聵而智中復健忘凡百皆如冥行以此絕不敢與朋友相聞郵置中知已弛改且知已注赤邑繼此塗全足可無罪某不勝慶喜幕修賀某武而為來教所先物之厚某之勤皆非所

致望但有感愧來諭言世道之艱非世道所望也嘗觀白昔壯元氣節國脈誠為至論若以今日之艱不能相與詳未幾同年友張右史敏則自新安來且言曾親到鎮溪大夫所為皆今世所無有其以是起敬不勝區區之情閒徬閒隨牒東嘉謁大門執弟子禮託到則甲第在外邑三山非遠而弱水隔之惟坐馳此情踏未幾而木壞山頹矣惜此世之失此賢恨此生之孤此頹今猶耿耿習尤比歲鄉人為簿尉於龜城筍之子踏尉以書來須大夫之賢不容口敬問爵里知為鎮溪之嗣其憂家之貧身之不達者切謂吾國之士苟有甘心於饑寒貧賤而死者則豈惟吾國無幾其人亦過人遠矣季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欽嘆王簿子得使邑為其邑翁保明申府申部可徵致仕澤適部中行下再保明弱寺莞然無指某三十年林下與世隔絕復無從致力其子自拜書拄懶累日來求某為助義不得辭率易拜此

回新於潛尤大夫

某犬馬之齒入新歲遂七十有一日咨耳聵而智中復健忘凡百皆如冥行以此絕不敢與朋友相聞郵置中知已弛改且知已注赤邑繼此塗全足可無罪某不勝慶喜幕修賀某武而為來教所先物之厚某之勤皆非所

端以名四如何西州家學之粹世德之茂惟君一家而昆仲門能以學問相勉以德業相期以聲望相高當亦惟君家耳願益自力以開遠業覩無以為報倘有異物謾以友書來書累幅而此但幅紙又盡裹齎儀蓋咎耒有不容強者亦惟眷予是賴千萬矜體

回鎮江權倅史延陵書之一

某伏自大丞相當國幾三十年山林閑散之人罔有與大丞相偶同姓氏者輒辟易趨避況眞大丞相之耶惟滄洲文昌公昨與鄉郡不以某愚不肖先之以手書某非意望所及且謂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其敢孥晻而報自是得以姓名自通其後溧水大夫介二士大夫考叙述平生有儼流世矜退然以寒畯自處之意槩謂是我宋中人非揆貴以來者汝亦頼交下風今承來翰似事尚而實異盍作小楷書用堇一式則小官事上之禮某不敢當一也以先生見稱以懷才抱道有志當世之士見待某不敢當二也不敢當著二而不敢不當著一則某郡之民而執事郡之通守也故敢援吾役往役之義修書以謝萬一千將出匣劍氣往天惟筐藏共用毋與牛力爭一割之快是望

某再承台翰禮儀甚意奉勤而所以開曉之辭念悉某感甚愧甚懼甚抑某前所作報書嘗有感於世變而然不自意其有忤於執事也初某之為江寧尉也故參政衛公已以大冠為他路常平使者其父子文老丈實以朝奉郎為郡僚幕府一待之以巡廂官略不少異一日浠倅去官兩倅白郡以衛攝事衛辭以上轎官與巡廂官事體不同又以僚幕以下皆受察之人而通守按察官也何敢當力辭不受帥主鄭知院倚閤之曰五邑疑其如此即改委帥司機宜令執事雖大師越王諸孫之及敬讀冰衛回念四十年來事未能不有感誠不自知其言之過語曰我之大賢敬於人何所不容惟執事有以容之又某所以不能不拳拳於文昌滄洲公以及溧水大夫者某嘉定初年備數浙東艤纂時大丞相以禮部滄洲以兩浙漕同按視壽成山陵兄仲巘位未至大相遠及丞相當國以一尚書處滄洲誠未為過而滄洲慤辭十數不止丞相亦終不強之故天下皆服大丞相之公而仰滄洲之高溧水之在太學也以大丞相

不得成校定者累年及既出官循序而進未嘗越躐得邑山陰之而易溧水在溧水為郡所抑自他人處此千造物才速化溧水終安之以俟細滿此某所以拳拳二公顧執鞭而不可得執事遠觀畴昔金陵之事知此則宜知所處矣詩曰他山近觀今日君家之事又知此之石可以為錯又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益以玉攻玉之石必在所取請自某始鄉縣去古延甚近或因遺鎮枉道見過甚幸不然某因謁奉予祠亦可七見十六年之陳則已荀有志焉則他山可執事無忘於西序東廂之間庶幾有成惟得夫

回眞州倅權州鄭運管

某少也為貧鄙事無所不歷年甫七十百疾蓐之雖知貴名之起如日麗天而養痾窮谷進謁無階又知簪紱發生所以得入於大鈞陶鑄比中而不在清氣之數者無非一門海涵春育之賜而目睹手戰宜鈔一簽以謝亦竟未克倘仲乾坤惟有悃作忽忽之報何以當靖思惟之文溫乎其禮之勤而意之厚也某何以當靖思惟歸翰墨於典籤請罪戾於司過庶於愚分容可少安幸而恕之則所願也非所敢望也

回艾節幹慶長

某往歲承得得命旣過我漫塘上舟居不能款然已得意鄉於言辭之表知必非碌碌隨世俯仰以就功名者為吾鄉里賀一別杜門無從上記比江路使者亦大得悅書之助喜欲起舞方將因兒曹乾試城中宛轉附致一書忽令兒人送至來卒且有某物頒感何可言慰忻可言徐斯遠尚友好學安守道不愧古人頃歲校文上饒惟以親得此人為喜所惠詩文三册回忘社上饒見斯遠時合雜錄四十年而信矣

祝

經年之別無非思見君子之時伏奉手書禮過乎厚某
施之所尊敬者某衰晚固陋不足當但深感愧就審秋
來行李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慰何可言某昨聞束裝過
淮西意須少晉何歸騎匆匆如許某平生知舊十九皆
為淮西羅致迎之故以有禮知舊間多不敢違然到未
久輒去今詳味道間兩大篇雖意別有偶然浩然之略
亦於此見之詩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史稱孔北海造次能得士心士之亦不顧附豈其
然耶勿止二字一是聖學之門一是堂奥止者至
善之地不可以有加矣勿之後工夫多方到行此地

來諭所謂負勿之義以止其妄竊謂未然人能止於至
善則妄去久矣如何如何當熟愛倚書納云其姪安吉
大夫前月末一疾不起可傷王山陰到官數月亡它甚
相知然亦窘於酬應相坐不得閑竟冬仲能踐踏雪扣
門之約幸甚東歸頓有餘暑道門孚自愛是祝

回新武進張尉文懋

某日伺回舟於綠漪亭畔之問謂謁入必在他客先忽
奉誨函恭審已拜除書遷歸錦里林泉改悟門巷生輝
台候動止萬福某四十載硯席之舊情誼偵
伺不敏亦重自愧也仲惟尊友兄以絶
之氣揮毫落紙正聲足以諧韶濩高韻足以激天籟宜
紬書東觀載筆掖垣皆榮塗發軔之地顧俯就曹奔
走之職自取廉矣夫惟取之者廉而後與之者過全沙
鷗鸞之祥自古有之某願拭目區區王陽結綬貢禹雖
舊賀而孚兒弟來先施之道至矣某何以當但有
悚荷暑月未祛伏惟門以速襜職之為敬以儼高明之居

白居田閭閻人從日邊來即目動神駭而左右石彰耀
官事上位非所望於視舊也從之川忠勤有相
尊候萬福至以尉為今世士宦顯誰而班尤不易必得
實而賢者生之庶易為力今左右真得所依矣其病容
來歸礼向來十餘年前相見時更覺皤然又賦性疎率
仕宦處雖為君子所知然亦為小人所惡故浩然歸志
遂不可遏方來歸時錢丞相衛大參真攻欲以掌故相
處命且下矣某辭以自蜀官滿入京考
剔而後得之不若且毋亟祠某時陶鑄未晚荷二公相
許以二月八日奉祠歸歸而兩月以四月八日降堂審

之命明年又荷簡命其來赴堂審之人姓名仁[illegible]得
某以疫疾形於面目不可復出遷延至今十九年方
歸時鬢髮未有一根白人無一根黑矣豈有血氣盛壯
時不出及血氣既衰乃可出乎傳聞大參屢借助於丞
相之前不知山林之人何以得此竊料大參以一世風
俗為己任惡世俗之急求以其杜無求於人故見取耳
然世間典求於人亦有兩似有可為世用而不留求者
亦有自知其不可用而不敢求者若某真是自知其不
可用故甘心屏處吾親因職事之暇千萬為大參明言
之或強之使出既無以慰人又不能謹言寡過必為大

參門墻之累免賜再上其間語言任僧物論必是沸騰
山林之人安識朝廷事體萬一極言那得是處邸報大
參肯讓使不至得罪簡作三箭因寫與千大益人女夫
錄一觀數日來方劇暑都下想見尤甚千萬望愛
通胡伯董冰

某入秋伏暑傷脾正爾悶悶而聞前日容吳大夫行不
及端狀令親故子文平生自養有道想亦未料其遽至
此故家事俱不過問兒輩只說欲子二子非同生
故其間中不能檢視之今其親生之子既為門下塔則
生一日見其言將有得於執事者[illegible]
書非為末藝為先容者還索回貼[illegible]
協和內外使四方加反無得而議全仗契兄與令女千

與性成得已又已當處之世法之外然世益薄交益難
聲氣之同操尚之洪雅如執事者里中實不多得詩曰心
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寄寫此心也將
來奚論喜審著令襟懷與朝來手夜有仍福福臨川唱和
帖得見前輩風流使人嘆慕端研小而佳拜受併為陋
室之光宋氏書須併中庸章句或問連得兩本乃今尤
即中刊于衡陽及楊通老即中刊于龍舒者亦有得一
過今以龍舒本同來本納呈恐不同異俱無差誤却
望以今所納本示還益欲以示兒曹故也朱氏書年來
盛行今立要津者多自謂當益先生之門承先生之教

而趨鄉舛差尚多有之使人憧憧諸書惟近思錄尤切
於學者日用頃得數本皆稗從學者令錄一本殆不可
輟度晚秀必多有本願以一二冩申義門中共學若共
之或無之却幸見諭一切友處有之當求數本寄申義
規模當已立矣以冊陽趙令兆求集海二字於筆書者
字須大八九寸欲望一言於晚秀為荷某此二字不應
轉托人深意益只欲以自警此亦勉強為作數語繫其
下不敢為銀鉤鐵畫之累也某近得足疾一向不可對
客日事樂裹披經卷鬱然竟亦可益無治悟力
學以日新文是祝

回士友

某從里中王去非游知執事好古學行古道自期以古
之人顧兄無從心如懸旌無所終薄忽承不鄙衰暇遺
以論心之書感甚幸甚況審秋來味道之腴起居佳適
欣快不可量也世道既降中行之士益少世間一種立
仗馬輸下駑駘盈朝不足道東京諸賢視此身如秋葉石欲
手援一世之弱斯亦奇矣然爽攻當時大率閹豎景象墨
意行以有長慮郤顧相與切磋如聖門所謂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者則後日之事亦非專彼計之得也某於
執事無一日之雅而來翰之頒便欲使效其區區之愚

回項宜父

兩地相遠別日已多宜父日游京華徧交當世知名士
猶不能忘情於某專書問訊況某屏居田里海內知音
寧以日新文是祝伏審冬寒

等候萬福欣慰之至示教擬占詩視向所示諸作更
覺渾成無模倣痕蹟白此當盡棄晚唐之習如何如何
陵陽先生誌先公墓若未叢校令人敬嘆先公真不死
矣可為人子賀令親戚進大夫賜書且示先令婿安人
誌銘板 輒意大夫非無力而不若而委之盈尺之木
似亦有故故夏兄書中云云外此別無聞幸悉及來書
謂宮恩褒儀氏事都未曾領試詢之遣兒青村猶記在
豬山聽說大謝古民專人致此今手所贈不但感德更
深讓善之情使口謾有某物寄意勿笑寒陋會試進大
夫為致下誠不合選未有期為斯文勉旃是祝

某屢書諄諄所以兒推子甚至口舌客具報其罪固宜
所恃者執事非世俗之人耳閒令親庭令親道相
司居相近其來往之頻固宜此有寮友否士生一世
苟知識稍異必不肯與草木俱滿況如執事之明亮非
餘子比頓亡勉之彼官高位高世俗最貴者非良貴也
頓言審之希益謝大火時實有熨氣不幸為利欲所昏
浩然之氣弗克而專以血氣從事故多不滿人心然其
天分之高亦非他人可及晚節如此家事支如此令人

其遺息尚可扶持者惟鄉曲念之相望千里古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惟愛厚以昌遠業是
望
回朱丹陽令嗣
某林下殘生於君家無一日雅先大夫來拊吾邑某家
金壇亦未嘗有毫髮相關前之日率爾數字特為鄉曲
發且痛天之不右善人賢令長之不得志於斯世云爾
裁謝諄諄非所敢當也繹氏說入中國老子之徒效尤
喪祭禮大衰仙里儒先之所講明如揭日月君偶家也
所以葬其親亦必有道矣其忍以有限之世無益之
費手夫生者須養死者須葬二事重輕略等而君家上
有重親有諸父則養生又其難者惟君思而謹行之正
寒扶護萬重惟抑哀白安某無從面致臨紙奉拳
回陸秘書公
某頓首再拜秋序方 露凄清伏惟紱衣容與綸誥
方頒尊候神介萬福某已於令伯朝奉丈令兄判院書
中致不敬之謝不復喋喋共聞大君有命以先正安撫
秘書感佩在人祿及不幸為叮嚀特墾與特頒渥澤以旌
象賢凡在識知同深抃蹈敬惟太夫人幸榮塗之有子
年家契喜祿養之及親俯仰之間歡慰無極惟公家世

德之學家學之粹信萬它人更祈不
之益不徇尋俗而採聖賢之蘊遂踐世科益開遠業不
勝頌望侍堂上太夫人告拜千萬意不宣

四湖南陸提幹 前人

某年衰志懶至契交公家亦聽不復問惟有馳情忽奉
專教驚喜折屐就審春事向闌天宇清淑即日蓮幕浦
才从時趨上伸職後先尊候動止萬福某托契雖孚而
會見 亦從頻交雖切而款承則未故於德履之梓才業
之茂皆素能鑒知所知者辭婚趙氏一節非立志之高
守義之固疇能及此不勝敬嘆更在謹擇師友明辨義利

卷六

視初節有光于以一洗年來猶俟汙濁之習是所願望湖
南帥余丈簡嚴可敬一見當刮目某雖閒其風而悅之
恨未之識故人林自知為湖南酒宜在其慕下固見為
致意此兄亦好賢樂善必能為余丈盡先容也度此去
便為榮改計然榮進素定要一 仁過於營求居易以俟
命自有知已者寵頒珍腆僕僕亟拜無任感刻索居謹
有某物寄意非所以報璦施愧當如何語令姪不及拜
書怡集為引誠豚犬華冬一起居問某年迫七十日昏
手戰不復能楷書故不及稟餘以報之萬賜察道閒
孚愛

漫塘劉先生文前集卷第六

劄子

上史丞相一 謝除籍令及改秩恩例

竊以季秋謹時天宇澄穆恭惟某官功在社稷澤潤生
民一德格天百神受職鈞候起居萬福某山林賤士望
光旌門邇在九霄間欲以姓名自通厥路無繇然一承
均調萬彙感若執主張是執綱維是某祖有識寧不知
歸仰惟大丞相獨運化鈞協成乾造親扶日轂一上天
衢使四時調玉燭之和萬國仰金城之衛宗社幸甚海
宇幸甚某愚天省火雖妄意事功中年得疾自放於山

巔水涯聖主龍飛喜類雲合某雖類臥亦躍然而喜願
與扶杖蹇老遊遨嬉戲共觀德化之成不自意身亦在
奬拔一人之數既隙情引避至再至三復使驟脫選階
躐佐大府此事於國家體與於士大夫為創見於某為
非常之遇不世之幸盍即祗拜以來方命之罪且
勉自奔勵以副大丞相 寒令導病不可
強矣叅當前自鞫其足惟大丞相 函地育之仁深
哀而曲貸之某得全其疾病之餘遂其丘園之性實
重受生成之賜身雖九殞其何敢忘仰聞施必有報物
之常理某病日侵年亦過而往自度終無以自見獨有

私憂過計或可裨議論之所未及欽惟大丞相於越王秉國鈞軸其位過同輔道先帝賢嗣皇其眷倚同先越王再處台司不俟溫席晚歲駕安車策靈壽杖為孝皇一出天下頒順謂且晉相天子曾未幾時即榮衮綱之歸是以福祿壽考極於人臣德業勳勞傳於子嗣今大丞相弼亮兩期十九年矣而不牧一日失此重負自同於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勳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而退不可得乎若謂為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為大丞相計也大丞相計之詳非所以為大丞相計之謀非所以為大丞相無偏刑罰之行無怨無惡尊賢使能不驕不吝故在位

唯久而上下未有厭斁之心一朝蹇裳而去主上必曰是嘗建大功定大業禮貌不可以不隆公卿百執事亦曰是嘗持國家紀綱守朝廷法度待士大夫以至公無私禮不可以不厚恩道終始身名兩全當世之士必有能作為歌詩頌贊寫之琬琰繪之縑素使萬世之下歆艷嘆慕以為不可及者又何疑焉今議不及此而惟徂目前佛然忿異議之來而幸其同則止戚然慮事變之作而幸其平則止縈縈之以爵祿而忽意有時而窮慮之以刑威而勢力有時而屈防之以術而事常出於意料之表當是時左右前後之人志得意滿皆將自擇其

匈之利而大丞相獨誰與同其憂予某病廢以來得自

適其適雖無爵位之安而危不迫其身雖無富貴之樂而憂不入其心每願持此以獻于有位者而無其階伏念左右前後之人帝容悅者多能不逆畏其忤而直致其辭者寡輒因叙謝裁具短啓申獻倘幸罷坐側時一覽觀以致其忠是大丞相援士疎賤不為無益某受大丞相超擢之恩不為無報不然異時追悔左右之不能盡言某亦自悔其不及言無益矣是以不量位分罄竭愚誠大丞相果能從赤松之游嘉綠野之勝從容天台四明之間以訪先越王經行之舊某雖衰疾不任衣冠

猶冀幅巾短褐拜謁道左以自附於賓客之下陳不勝愛助之至若乃言不成文書不如式則野人之常併丐

二 謝除直秘閣宮觀

竊以夾鍾氣應王燭時和恭惟某官對時

增喜溢神天慶關宗社鈞候動止萬福某 伏下殘生故

戚輒不自揆因奏控謝黷敢述其食芹之 某誓背之溫

九頓首獻之黃閣之下自惟狂瞽宜在誅斥之科大恩

相不惟赦而不誅又從而賜之余惟汝嘉而不

汝尤夫易之含洪光大自昊穹

感德書之翁受敢

施亦為大丞相餘事某不足當但有感懼自爾累月不
收世僥倖之福以為常闕有塵瀆歸心元宰實與海內
含生受氣者不殊茲當代之勳進師垣之貳從是
君為堯舜固大丞相平生之盛心學為而後臣之亦明
天子今日之所以聖既道備而實與名稱宜命出而當世
動風行仰惟體貌之增崇可但君臣之相悅某惟當世
載筆之士甚衆當有作為歌詩播之樂石者某老矣短
啓一通少伸拳崔之誠[illegible]一介庸陋昨由州
縣之諫而列屬容臺因公錄之資而躡永大府與脫身
選調賦祿祠庭皆奏曲以便其私超越以為之寵出

鴻造不候請祈某非死灰其心槁木其形寧不知德惟
是中秘寓直朝家所以旌外庸某疾病之餘且甫茲更
秩其敢冒居已[illegible]海乞寢免從天時之律
不當請於冀亮之地辭內之問不當發於寒遠疎
賤之人於前為瀆於後為僭懼二罪不敢自同他人仰
乞矜體

三辭直秘閣

竊以孟夏建時恭惟某官弼亮[illegible]功惟天佑于一德鈞候起居萬福某昨不自揆取因顯
冊之須飾其固陋之辭為崇社賀且以申致寅[illegible]

之情竊計容光必燭寧此獨遺月律屢更嚴瞻惟謹仰
惟大丞相以海宇安危為已心以人才消長為已任其
抱負所長于于然而來者既已盡實之周行其窮而在
下者復不欲其老死於溝壑振而起之如某之愚亦與
一人之數則賢於某者可知矣粵自去歲四月叨恩除
授屢轉控辭條已經年最後尋察其病之深才之無所
用授以祠官使自放於山林華以貼職使自別於閭里
朝家之恩意至矣若固執其愚不思所以仰副造
化曲成之意某則非人謹已望闕遙謝祇受奉議郎主
管仙都觀恩命訖惟中秘寓直實非乍脫選調素無朝

蹟者所敢當謹復陳[illegible]
閒陳即垂矜允四明山水勝處平泉之嘉花美木列植
交陰皆欣欣然若有待[illegible]申明必得請伏望鈞慈賜以
倘能手種梢書踰十[illegible]於從天時之律
所以命

荅鄭丞相 謝除常丞

季秋謹[illegible]恭惟某官器位群工陶成萬化[illegible]寄壤事
洽神人釣候起居萬福某一自屏居田里混[illegible]漁徙平
生故人位稍通顯則引分不敢相聞其敢以此賤姓之
自通於光範門下項飭[illegible]簽書謝盖如時鳥候[illegible]感天

發生之恩不能已已大丞相微小不遺如響斯荅區區之愚猶以是為景星慶雲適爾臨照非可屢得乃今幸會又過於此夫公卿不揖客將相不倪眉攄吳況當遼鄙未靖甲兵之問日至而大丞相獨運化鈞冏應台輔至中食息不暇顧於三接之餘親覩五雲之翰以光於華門走實衰疾無能之人竊惟盛心何可近論昔人以千金市駿馬之骨而千里馬至者三某衰疾無能猶之舊其精忠可以貫日月其心誠可以通神明固非漢唐諸相所可望直與禹皐周召同科而自炎之以來樵蘇猶虛其左或謂大丞相之賢不欲名位之加於前或謂大丞相之謙常冀後來之居其上或又謂論列人主之

民學庶學同均之無成安能知當世之務广殿中王御史容院尤微詳皆與某有怕昔之好侍郎及公尚書李公陳公某同年進士故深交先生嘗置其為士籍中於今京尹友公為乃翁門下士故六七君子過相推輓以致其親舊之私情言多溢美惟大丞相察之某比拜鈞翰復承鎮江府備坐省劄發到鎬東人從等且委官及門趣某起發此昭代曠典某豈敢不即具公牘發回本府且具行申省外伏以非素所可即星夜艤舟走赴闕抑恐薄命地遠疾交攻目前最苦腹臟之疾日三四作今衰威懼罪謹作慈治療稍遂減可即星夜艤舟走赴闕抑恐薄命地遠

職非大丞相所當言當自主上發之或他人啓之某竊謂此意發於主上則為意向有他委任不篤發於他人則為謗為間惟發於大丞相則為中心之至誠天下之至公而狗左右之言則不能發顧目前之小小利害則不能發惟大丞相卓然舊高世之見不為左右之言所牽不為目前小利害所汩則庶幾禹皐周召之勳名復見今日兼儻向不死則殘年餘日無非效死酬和之時不然則犯不貲之罪不以誅死亦且憂死矣惟大丞相念之昔人謂寒日邊聲急北悔其時正諸將效單之地恤公邊征戍之勞以警其餘以固吾圉以輯天下安

和平之福此通國所望外此不敢私致頌禱仰乞鈞照

通王中書一 壑

竊以即日風蕩并梧香摧籬菊恭惟某官經幄論惟日承清問道山詞披總領群英天佑斯文台候動止萬福某近者以傳聞未審難於修書專介上扣即辱賜答不但感情誼之屋且款服精力有餘酬應不倦如此慶見一故鄉為執政者方作縣時目已昏及在給舍夜讀牘黃及書細字不難又午間僕甚必伏枕移時後或連日夜應酬不暫假寐今覩門下精明如許信其言不妄豈悼亡以來獨處之力耶抑天寶相之也村僕既回郡中

亦專人送至差劉使君書來甚勤妄意有自某不勝其本辭箬谷而處得丞郡本在之簡之底而疏官陛朝金陵諸前家山使君又遠恩意之厚自某不容言但其病既不可強而義亦非所助何以寧此慮不若言但其病既不可強而義亦非所安只得總切具申為望致曲使即遂寢免毋致尋有行下使喋喋不已坐罪不測某寧息今世士大夫煮食京華日益光艷之門欲陞一階一級而不可得者何可勝計某何物小子乃爾僥冒叙謝之書自問常人一於道古今譽盛德則是亦常人爾無乃猥非常之過乎齋心兀坐旬日而後得一啓一劄致謝之外並不敢乃

時事只論出處進退之義啓中循援一二故事劄中只以丞相先越王為說既成焚香告之天地而後敢發區區只冀萬一有所感悟切計書雖未到先越王在天之靈則已知之前承許為轉達自揣非台坐亦莫能達謹併申省狀控免得不斤去實受成始成終之賜區區無一物可寄意專人過茅山買得以芋栗包裹將行村僕慍見曰毋徒使我負重而取笑於閣人即收回芋栗而語村僕曰為我致意閽人以中書之門而有芋栗之容又併芋栗不敢遣顧不偉歟村僕莫曉因自書其說於書尾以資一大笑喬神養性之說門下已自得之亦不敢贅村僕回時只求消史一批收切不煩染翰也

二

竊以隆冬北序一雨生寒恭惟某官玉持內論振起朝綱宗社儲祥台候動止萬福某近者伏惰春子喋喋干淵雖山間芋栗亦恐累清德輒不敢遺村僕之歸辱賜眞粲先事而教誨之至周至悉拜川附之既使弱之軀賴以少延以愧以賀繼又於遞中領所賜教及丞相荅翰知中書忠於為人終始不渝大丞相覽以建下賤微不棄尤極感歎某三十六年選人六十歲老翁分席漁樵已二十年益復有榮望一朝自天有命使不用

與主而官惟朝不壓親民而佐會府此國家非常之
大丞相特達之知中書推轂　乃某寧不知德而罕
不已者實以某命薄數奇性復多忤所合飲冰枕
石愁流不與世接猶惴惴然若履水之後一朝出而裹
章服事上官與聞民事有多少意外況所感風夜之證
漸類惡疾非復頃年侍教時比陳居士備見之以是只
欲終老田間為太平幸民已事寫成祈哀丐免之牘而
朋友見責以為君相知憐之亡如許中書所以開曉之
者又如許安可不畧致委曲以足又寫得一狀并以申
悉欲望中書矣過日賜之區處若見得丞相能伸達
此心不以牢辭為忤則出亦為上丐免之牘或覺意有
未順則且以後狀致訪醫之請庶日前不大拒是三兩
月後却可從容布露惟中書推成始成終之心為采思
而審處偶得古銅小香爐一枚拜納庶幾稍氏許香之
敬或有以金捉寶鴨獻者願舉此故實以謝之勉王
監歸言朝行中不受貺遺如中書者僅一二數尤使
人欽服寒事方來達上為世道壽之祝

同王中書一首　前人

竊以一陽將復愛日初長恭惟某官羽儀禁從黼藻皇
猷相起居萬福某比村僕回及遞中連辱賁翰

友自趣期會聞命震竦寢食為之不寧所恃中書如二
天在上必能始終全覆之所有告命既夫敢抵拜謹且
寄啬縣車若賤疾果有去除之漸而敢就遂不即敬拜
君命則是禽獸之類無君之人加之鈐鐵付之吊鏤夫
亦何辭萬有一疾證果不可療亦望中書庶賜朝廷哀
憐曲賜從欲喙喙干冒聽嚴正猶嬰兒不能不用情慈
母併惟矜炤六氣之運中書舍人鶴不敢瞽上節宣
之祝

竊以比辰五雲呈瑞化日迎長恭惟某官仰稽天運之

賀皇猷使來正朋來群陰斂退熙然六合同此泰和台候神相起居萬福某竊伏田里無由陪賀容下陳鄉風謹上千歲眉壽之祝濟猷已竟正朝廷力行好事之時向來施行太過如明評事等事宜亟有以轉之在中書良易耳某區區出處尊中書不念前者使介之回具謝草略詩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賤疾所當用去風之劑比圖速效服涼劑太多反傷脾胃日食無幾氣息奄奄大懼有孤推輓之厚意小項假滿續具申稟今因里中趙王父鹽場行先此控露萬一

寫以歲華薄院物意回春恭惟某官總運籌筆之任推陳善閉邪之忠群聽具孚百寮森衛台候動止萬福某比因里中趙監鹽行附貢一箋計已呈徹不嗣敬又踰月奎壁之光下飾萬物伏旦仰瞻士大夫平時局於職分嘗抵掌扼腕有懷不申中書今以心膂之臣而居喉衿之地經帷之暇浮湛流俗使百世之下有所追慕遼來教不復引辭中秘寫直朝廷所以旌監司郡守之有勞效者某實何人忝敢冒此籍有趙昌父例正古必不忍唯昭陵機庭省府皆得壁階而上攘袂望區區之蹟自十月之末拜給事醫藥縗所感疾多用涼藥服假將理之命即之感某愛莫助之徒餌稍過幾墮兇悚服僅可少延然悴乎其容

寫以陽春和澤萬彙欣榮恭惟某官主盟國是對越在天天聚忠忱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符趙二友之行再勤霄見奎壁之光爛然輒以白賀恭惟某官總運籌筆之任且迎珍藥所以開其不悟誨其不及者繼忘曲盡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非筆舌可狀改秩予祠之命誰非所敢當敬遵來教不復引辭中秘寫直朝廷所以旌監司郡守之有勞效者某實何人忝敢冒此籍有趙昌父例寒鄉晚學豈敢望區區之蹟自十月之末拜給事醫藥縗所感疾多用涼藥服偽待更借裹言之重即賜矜允使不至有再三之瀆也匪故膈有雷野雉驚今二月旦日雷雪交作雖不知占何如然要非祥

乍共軀不復可仕矣嘗聚命薄言之於邑緣假限久滿過不得已再以狀具述控告伏乞哀憐委曲借言於化地明其本心非敢固為沾激許令宇本官致仕或未忍終棄則且畀一嶽祠實受公始生成之賜某本候開歲由稟以伏中所述非達官故及歲未盡因里甲符到選附羊或即為屬之省吏或只遣遷免再奏煩陳造惟所以命

分至尊宜有以佐之乘此一及前事順人心以回天意
不然異時小有不至或者不能無歸咎也中書愛其異
於他人故其所望於中書者亦非他人比伏惟勉之則
其與海內烝生均拜大賜不啻於薦引除授之私也幷
狂率死罪

通王中書一 前人

竊以春序強半花事方殷恭惟某官坐擁國宏網納君當
道好是正直通于神明合候動止萬福某準時自思吾輩所以自適者此
非元凱承華勳之故歟既以生斯世自幸尸祿靖執鞭

自喜忘其身之遠別之久也比餚一笑謝專使之辱言
不盡意後旬日方作緣子欲見
感激之真情手自書寫故落之餘筆縱字大惟丞相以
情亮之以度外處之不然適以慢易速戾矣某世念已
空貴賤榮辱皆非所計然前日寵數之超越恩意之委
曲丞相之施於某者固已高中書所以推挽於前後維
持之使無成不遺昨納紙帳謂口占四句匆
匆夫於寫去又項辱賜草堂詩不勝敬歎以陳居士未

行竟不暫和納併錄去幸終賜一笑但恐心地清涼之句
未有緣爾叔全國博為況惟否學省雖清華恐不
廖戾亦可把一麾去否會間幸致意定緣村市目環四
壁無一可為誠者殊酷家釀各六等拜納酒味薄而苦
必非新賜黃封比封真是無灰可以入藥

二

昨村僕歸既拜荅翰之辱且領珍論又知村僕拔食之
費悉出宅郎不勝感荷上洞史敬又 門月仰止拳
拳夏五首月南風為涼恭惟某官羽儀某猷振起朝綱
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聞天之於物固其材而篤其

當強仕之年而石於疾拜起家之命而石於行傾者覆
之時乃天意獨土張之維持之使無成能遂其大矣感當如何但
是天之所貺乃中書之所賜一言以謝亦既
貼職一[illegible]非本[illegible]素無勞效者所敢安公狀再
有干瀆伏望寢罷於化地一言以某真情曾諸天地鬼
神非敢毫髮為身計然前日寵數之超越恩意之委
受而受是身外之榮智不足以氐中心之慊一時之幸
且將為無窮之羞惟中心念之所有未議郎主管建
昌軍仙都觀恩命已照前申乞賜追謝祇受訖示教具
單子謝丞相謹遣[illegible]親白寫去仍借一介併申省狀

似余樞向未審通名今亦以短啓致謝伏恐欲知選人
即紙向以收藏不謹已批壞今僥倖陞改已是過望豈
敢更求改給切不煩介念里中符承歸能一年書自處
不異在縣齋草堂時雖服食器用亦無所改貴而能貧
使人欽歎中書清儉既本於天資又眷集不多生計所
須能幾凡百省之又省使斯世仰之如一段清水在凝
風寒露之玉壺額不俾歎區區賴望

通王侍郎 前人

竊以孟冬之月和氣如春恭惟某官對揚新渥領袖禁
途天佑斯文台候動止萬福某近者恭審釋內史貽書

之煩進天官家宰之貳紀綱立而史知所畏衡鑑公而
士得所歸凡在縉紳同深誦詠某疾病餘生雖不復作
彈冠想然為天下賀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惟是累月
不上清史敬非山斗之瞻有時間斷道行手劄廷與身
安於巖谷者情雖同而分有異不敢瀆爾當沐矜照士
之得時為難得其時矣以得位為難侍郎當明良會遇
之時而居朝夕論思之位宜有公正之論深長之策為
國家訢天求命之地某疎賤它不當言竊怪今之世居
相之所舉行無非覓大之政公卿之所建明無非忠厚
之流而邦國之政一於聚斂某苛細如牛毛迫急如星

大豪奪同官寇攘巧取甚於販夫販婦其求之廣獲之
豈宜帑庾有羸足為方來之備又往往朝夕凜凜有不
足之憂不知何故深恐一朝有警此輩身謀不暇何暇
為國家計惟侍郎深念及此言之君相有似此等處早

浮溪劉先生文集卷第七

劄子

通知鎮江傅侍郎伯成

竊以季秋之月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守國要衝寬上憂顧神天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草茅下士昔歲隨牒謬山適際建臺獲陪下走方朝家頒一禮之書當路上三人之薦萬目盱盱視予奪為榮枯某實何人寵叅績國士之報于今叅餘載與病會一歸公疾三易炎涼中間審聞制閫政成彤庭趣召遂由農邑進長諫垣道之將行某甚為當世喜旋閈進貳春卿出鎮

南服道方行於天下惠復歎於一州某又為當世惜其喜其惜爭公乎當世而不私於一人故不敢終辭以自別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某於侍郎有為鄉郡荐饑民不聊生上心惻然史選良牧昌來千騎懽動列城期愛受知昌勝引領而叅門之敬閱狀掌牘紓誠亦落衆人後擢髮數罪猶懼有遺然區區之情則有可諒者開府之初群聽所儆而某以門生故吏飛緘納誨俾在參佐之列參督借之色辭則觀聽所繫或非屬吏之義也謹巡畏縮以迄于今政令已孚規模已定方敢微姓名於記府仰惟

侍郎宗主斯道劇量人物如匹氏之制木不加櫟杜以爻斤如單父之觀魚不取陽橋之迎吸某之不敏尚庶幾在寬假之數不然某戮有餘也何敢自當直道致身而不為權勢所屈正色立朝而不為高爵重祿所餌侍郎之事偉矣建寧之行謂為錦晝之階猶俯焉耳此來豈以北府地望年來事力彫瘁不欲聲難故耶下車以來已浦逋賦弛擅禁節征商繁古所未之政略已舉行矣向也旱荒連年道殣相望今家有餘廩禾已登場婦子寧止室家濚濚召和致祥緊誰實為之千里受式歌且舞某卑角侍先沾葉世寒舉以授兄弟浙東之歸復實由百畝於是仰以屬望之旱亦免帝號之患惟是蔡日景忘日落忠顏已定交漁樵不復可與緇紳齒有負拙輓之初意以是自愧雖然侍郎之門固有等是者存豈爵計不全若哉度報政之後即為入觀之計某是時或可陪父老送別謝賜於丹陽道中尚遲參政致上為世道榮重之祝

回知鎮江史侍郎一通 竪

竊以恢台之月晝永風清恭惟當上北顧守國要衝善政致和高穹錫羡台候動止萬福某一介賤士賦分涼

薄得疾實言意氣消靡漁樵混迹聽興人之誦以為昔
有戾世不求之訟今剖折無餘昔有數科行催之私今
蠲閣殆盡綱目張而官不敢慢防禁嚴而吏不敢欺蔽
猶有所畏而不為善良有所恃而不恐皆衆手加額日
不圖今日復見古循吏之政某幸生其間甚與率先鄉
人謝賜黃堂之下而賤疾有加形容日惡雖鄉也命之
進猶不敢進其能無因而前敢謂盛德無容謙卑自牧
特杜來介貽以誨玉落紙雲煙爭光日月而又實之學
幣佐以上尊此王弘稽道海所不能無施於陶靖節某
實何人而可稱此惟當銘佩永矢弗諼序部名德之重

直在廟堂機庭寄府亦多處位賜環之召海宇顒顒然
切覩盛心謹國愛民等視內外似不靳少晉以幸此邦
某既趨進無由徒深愛助抑聞君子之為晉陽不為蒲
綵而為深惟道民若道之以善人德事之易如此伏惟高明燭微採賤過鄙萬萬此邦之人既以蠲
仁政惟勿替此心既寬之又寬之異時外祈返衡內固
吾圉或於此乎有賴某不勝幸頼自餘頌詠之語所鄉

之私度亦厭聽不敢以瀆伏乞台照

二

竊以炎夏方中甘霖望恭惟某官憲法寬書擬旨

足傳不朽某胥昧控愚昏恐一至侍郎再貳此邦百廢
具舉議者以為盡還承乎文物之舊甚善善民文昌虛
位薄海傾詹邦人拳拳恐不得久私大君神皆人有
言適行乎朝廷則天下被賜祇奉還歸之詔某與海內
之歎某與海內亟生旦旦引領

三

伏拜台旨以某寓居之邑閭賑濟局不鄙委令與令佐
溝求利病仰見某官惻怛為民由己饑溺猶慮接下忘
賤做某至愚極陋何以辱此伏念某早歲無狀服役
詞頒譽中年一病屢試三年之艾竟不

復瘥令不但形容變改心志亦已昏落以此杜門人事
盡廢那能出入公門參預荒政惟侍郎念之毀然老馬
不任鞭策益嘗識路謹以所著荒政編一册上獻其間
自始至末纖毫備具蓋其少壯所嘗親歷非道聽臆說
者比乞付局討論其間預計一條別紙錄出須特開坐
覽若其公可行某雖不得身在朝之列然實與預聞
末議者無異不然所言既是姑繇所行可知侍郎亦何
取於若人之所筆使牒已別具公狀申聞外伏乞台照
道史尚書前人時的居洛日

相司庭均謹海頃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寒鄉下士伏
自京口多遷之日得飭一箋致燕翟賀之恭叙犬馬
戀軒之誠旋承親答今一周星矣家窮山如坐坎井而
猶得以自慰者鄰輸在焉常若五雲之覆其上也尚書
道足以濟時誼足以正君德足以範俗忠言嘉謀足以
詔天下後世顧以大丞相親燕養而去海內欽望然
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世位三公身登八座者哉
外間傳聞當國勢危疑人心渙亡 所難言
稗公卿大臣之所不及使國勢危而復安 改而復危
一惟尚書是賴尚書雖與平原草木居與午橋風月游

而功在社稷澤在生民 回不落朝夕論 忠日月獻納者
後甚盛甚盛其受才不啻顗賦分數奇當強仕之年而得
風疾形容變改遂不仕矣可仕方嘉定初元朝廷更化首
召忠宣之命既以疾辭矣安有辭榮於血氣方剛之時
而可求榮於血氣衰之後者尚書念提封之舊而忘
其陸沉欲曲成之故出聖天子求士之汲汲加論薦朝
廷觀人以所主復不主於致恣俾綴紳之後若實何人
有此殊遇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何日忘之謂忘而自拊如前
所云不容勉強不孤尚書之厚恩則又重自歎也或又
謂某所以受知止以十八年忍貧不出之故則尤非所

敢當夫樂富貴而羞貧賤某嘗有異於人使天假之年
一朝疾愈則抱關擊柝某 上為雖三上書如歸吏部
兩及門如張師德猶以為簡也惟尚書察之某已下具
情實控辭乞終老漁樵囚及三三同志之士可備朝廷
採擇者居山林久不知分義敢爾妄發度必得罪然某
固甘之拙作三篇皆十年前所作錄去資一笑區區頓
忠之悃頗多此未敢遽有當暑惟祈條煩致爽以毓天
餘以為我宋宗社無疆之福某一飯必祝潭府列仙之
集計某踐所敢言罪合治有委役敢不敬承某義當修
辭以致知己之謝僻居無便某又非巧於伺便者里中

趙和仲侍郎之子為寧山碏鹽場其家僮行便無逋此
者敬勤此以叙下悃萬一
通知臨安趙尚書師睪
竊以炎夏正中茅霖繫望恭惟集官冠六卿之位總三
輔之雄威行惠孚人頌神贊台候動止萬福某一向閒
府之初冒貢尺牘之敬倏逾二旬遲家間已閱電覽日淩
以炎暑務急曉夕弗遑亦知京尹事煩應酬弗給承候
之恭不惟不敢亦不暇文昌之光上映三台萬目睽ヒ
同此引睹天府之任久不當才黜吏姦民相為肘腋視
法禁如無有以號令為等閒幾不可為矣尚書視印曾
幾何時即變而通之姦民革心黜吏破膽鉛刀不堪投
豬鳴商賈卓遝輦轂路基圖由之肇固朝廷固之尊嚴
古有趙張三王其尹京兆也或一至而窮或再至而敗尚
書今四至矣事愈難而才愈優格此固非淺鮮者所能測識宜
遂登膚使周召之勳不專美於前而制挍頒豈猶有待
而然即時耳而未至暑氣日隆尚書鍾天地泰和方將
熒調陰陽以福斯世視履觀頤特其餘事亦不敢贅請
通知鎮江倪尚書思
竊以秋臨季琯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卷懷經濟之業
來惠疲癃之民萬井歡呼百神呵護台候起居鴻福

惡疫癘之民萬井歡呼百神呵護台候起居鴻福某谷候如
卷孤生不幸食貧早與世接悠悠風塵未見剛者尚書
其人歟尚書大節日星昭明奴隸皆知之不贅叙以為
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某不勝拳拳時事如大廈
之傾所憂棟橈顧非綢繆若蘧蒢者所可知幸有一
二任重之才進不居高位在高位亦罔克久天歟其人
歟尚書立朝天下懽然曰尚書位冠文昌其遂將秉鈞
乎某曰不然尚書之所抱負之所言論之所設施異乎
今之從政者天未悔禍解絃伊始而覆轍不戀尚書其
遂去國矣未幾而京口之命果下或者又曰尚書之道
行乎朝廷則天下被其賜其肯斂之一州乎其遂將隱
矣某又曰不然尚書朝舊臣二十年法從既非潔身亂
倫者進以禮退以義綽然有裕亦豈諫不用則恕悻悻
然者哉且千里而守有社稷有民人有財用有刑罰之
柄又地當要衝北府兵天下所曼緜中謀劇下邳所鴟
以興方時多虞得人焉託鎮之折衝比之衛固將右
之圖其庸多矣尚書乎何辭公閱日遂抗前旌
幸甚幸甚某懶與性成疾疢迨今日之列以是奉祠東歸歸迹衡茅補
之民萬井歡呼百神呵護台候起居鴻福某以自業暇則

挾冊讀書詠歌古人不復以姓名聞于有位者尚蕲之來自以松筌遂志小大才殊而氣味相似緘辭薦誠不能已已輒裁短啓而倩以一箋寫居無書史強所不能筆縱字大或釜之或瓦之非所以事上惟幸恕之一登龍門疇昔所願乃今乃遂受稟為氓往役有日矣而病不可前遇合固有分耶天未厭宋聖德又新選衆而舉伊皐不夙則莫謹上為世道崇重之請

通如尚書劄

竊以即日恭惟某官下清史選上沃聖心天棐人佑台侯動止萬福某瑣尾之跡伏匄庚午歲草率一牋以道區區之誠敢忘不賜斥絶事以久明倫以定有如此豈氣分事務所能久翦切計清議有歸聖主求舊趣還鄉邑仰去思之情辱賜報章浪跡江湖無從詞敘去藏審聞九重求舊一札賜書起安石於東山發匡廬於選部緒紳興起宗社安榮為當世賀也踴巨躍鼠久自放繩墨之外不復敢以姓名自達高冰深何日忘之仰惟某官端靖之操足以鎮俗之浮溫潤之氣足以約君於善卓越之才足以措生民於理早冠多士蜚著外庸向翔三紀之間望實之孚如揭日月故一朝召用海內西土詔跡來月伸眉衛台候動止萬福某一旬時雖萬念已空猶願從拭目某迫於乎足之後先者所以容接云其舊疾不可復療飲水足活然猶望知已登

謝近在朝名臣尚及於未衰之先一戶

恭兹得以略

回張寺丞一前人

伺以堅水在候晚日舒和恭惟某官家山容與宣室召跡來月伸眉衛台候動止萬福某一旬時

三紀之間望實之孚如揭日月故一朝召用海內西土

卓越之才足以措生民於理早冠多士蜚著外庸向翔

雖萬念已空猶願從拭目某迫於乎足之後先者所以容接

云其舊疾不可復療飲水足活然猶望知已登

揮還轅倏已累月竊計區畫已定昔人所謂林園之肥
鍾鼓之樂當不偏廢何當操杖履一從名勝之後臨風
休詠恨無羽翼家釀滿罇與官酤相伯仲客至無以
殷勤正爾作惡衆手貶色清味勝因以想見德人
味更深銘著亟此稟拙不究前悃萬一尚須專狀

二

竊以涼風應律殘暑俶裝恭惟某官心與雲閑氣涵秋
爽貴名益起新渥方來台候動止茀愔某一戚致敬奪
賜之恭日念造之通德以三徑之閒約松菊賀雲關之
不捷為猿鶴留賞心樂事之并為明月清風顧以病

未能搖心旌胡廢有定方寧疾未愈而新疾交作內
為濕所攻而外為風所襲形色俱神醫藥未效使者
正以此時持台翰至封花題字已知神馬經而意不減
逍遙篇疾讀一再過令人意氣豁然不覺兀傲之去體
矧又重之以腴貺畢四著尤極敬作之精都文房
之選顧寒陋何足以稱惟珍藏十襲永矢弗諼而已長
者賜而弗親異謝乃使兒曹代書遽庾無可言者而情
則猶在可恕之域上乞矜體某已與張端表王顏叔約
須餘暑盡去即同棹小舟聽命于喜歸亭下毋使山靈
勤移幸甚幸甚

竊以秋序平分殘暑退舍恭惟某官清名日顯好語天
來人頌神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區區之蹟不到孟文者
踰年不修子墨之敬亦十閱月矣不敢以漫浪自誒少
長有分敢瀆耳仁心仁聞善言善行與西山爽氣龐
日不在某蓋仲之彌高挹之愈深涵詠之嗟嘆之不知
手之舞足之蹈也橘綠柚黃止一年好處柱樹張香菊
梢亦已著蘂矣伏惟某官以陶謝翁交得故鄉賓友晚
風夜月觴詠相屬其樂如何然上方凝思宣室正恐謝
太傅不得久安東山之臥耳某輒持卷私敢布憎越之

懇云云某久與穎叔約為青龍洞之游後月初穎叔或
遂此行當便道伏謁茲不贅叙仰乞台照

通張潮州一 前人

竊以即日寒事方殷微陽已復恭惟某官趣行之詔將
下九重百神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昨友施家山首修
門墻之敬辱寺進且蕃連飲食之慰感裝懷非筆舌可
狀日念展紙濡毫寫萬分一布者之渭史爲以乞祠未下
進退失據方寸擾擾因循迄今乃若事間心寧則常若
染教養和於函丈間也朝家盡棄群小開示正塗善煩
朋來有如名德當蓉先一州而後天下切料戟衛未及

門而介圭已入覲矣非倭某小幹自吳門回偶得某
稽首昔人美斤故實僭越持上方華蓮羅水陸之珍得齒
桃李盤辛甚來嘉基局視他處所製差勝倘以一副拜
納瀆尊愧懼之至

二

竊以春事向晚生意方殷恭惟某官錦衣容與千騎超
行神天默扶台候萬福某不上燕聞門恰四閱月棄官
歸來日與漁樵雜處之外往往有方自此必無欠折之患
欵服不已又見里中人就試毗陵經總制錢連年積壁方未知所以為計忽
得賢者來以身任責且經畫有方自此必無欠折之患
欵服不已又見里中人就試毗陵經總制錢連年積壁方未知所以為計忽
院事井井有條亦知解數千牛之刀批大郤導大窾無
不可者欽欵欽欵云云進見未有期記

於白將以須召對副鄉里顒顒之望

回臨安趙通判 前

伏以清和在候恭惟某官別駕之功著于天府簡于上
心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春閒勿勿過都不及為上賀
之客幅紙謝不敏審即關徹既遠駐止惟藥裹是新失
與世相忘猶能矯首為天下賀朝暮猶有攸冀惟為
道珍嗇

通常州趙通判 時偃

伏以涼秋九月金氣高明恭惟某官貳政雄藩政聲益著
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遞去頻範修忽累載酷暑所
日惡熱念灰冷嘗普丐祠殆非得已相君以向來名在

屬吏必欲委曲成就之又得契丈借以裹言狠叨堂審之命敢昧源流小官不敢干方命之誅只候秋間殘疾少退日起發尚慮以通慢違戾有可為委曲借言處毋愛於言幸甚尚遠拔承惟為遠業玠衛茂迎新淮

賀趙滁州 前人

伏以秋序平分清旬已泛　恭惟某官千騎東來遠城聳動神人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不上記又累閱月通才敏識出際風雲之會天下士無問識不識皆頷依餘光走下風獨某屏居衡茅不克趨承於興葦之間如此景仰何茲審膺時選守國要衝成命一頒千里長惟隱然有金城之衛防秋事克先生自此升矣某敬拜手為執事賀重為斯世賀某北懷宇落鬢疾浸淪分甘終老丘園已再具狀申省乞終嶽祠之任不復為仕進計矣但鄉邑不能半熟飛蝗四合未知向後充如何令嗣內機兄比數相見清姿逸韻不愧乃翁天高氣清小隊經行山川亦當改觀淮民待哺甚急得風駕早臨盡護神皐貴名之起如揭日月如轟雷霆莫於比時雖欲修佛門之役躬執鞭之禄何由可得高山仰止第勤此心世變益下通大不易待泥文立意幸甚

回趙滁州 前人

竊以仲秋幾望金氣高明恭惟某官誤被長淮望高宗翰趨還有詔神人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自葉明時岩穴安裘圖無足為有志斯世若道巨源之視叔夜雖未不同要不為無林下之慕海明月清氣不啻不與朋絕想佳致點於兼問足慰此衷建茗洪筆併頒充佩

鈞距不施而物無遁情以至齠齔無童之園園空虛蓋年
來所創見甚善甚盛首善之地四方風化之本宜達之
始千載勳名之機更長慮而遠觀焉則歐范諸賢由此
而升前張後王不足進也如何如何某一病不啻七年
而三年之艾屢試不效蓋天之所廢人力無所容年來
不惟仕進之念息絕人事佳復亦置不問敢喟久要之
情有容之量度越流俗先之以誨翰重之以望餽使漱
帶增圍鮒得濡某何感如之某何愧如之日伺令嗣
之行具狀以謝因循迄今益負不敏尚幸台照

竊以夏秋之交雨餘清潤恭惟某官天府政成聖心簡
在即持紫橐入作清光神人具依台候勤止萬福某病
容老色交侵非復故我然能飯蔬飲淡以樂餘年則惟
弘庇是籍寧不知歸一自故歲一再上記爾後審聞當
宁疇庸綠綸屢下禮同荊闡擢秀蘭玉爭榮念當一貢賀牘
顧位分有殊不敢數數乃若區區贊喜之誠仰高之慊
固不落他人後庭梧鵷噪稚子候門雲翰臨霄光彩奪
目慰荷其何可言況又重之以朕既耶大卿以一代挺
特之才當千載明良之會大費國計所係商邑四方所
仰異時知窮力竭舌斃餐腐而卒不勝任者衆大卿從

劄子

邑後學王臬 梓行

答知鎮江趙龍圖 善湘一

恭惟某官坐嘯之餘振衣塵外神職後先合候動止萬福某嶸栖谷欽無恙悉仰二天之寵矯首知歸開府以來日念從吏民後致敬黃堂之下頻因病改不復可對人以是自沮仁聲與京峴爭高仁澤與江水俱流某雖在下邑無非佩高山挹餘波之日也巧夕無雨稼有無卿而靜治堂中肯分餘暫容拜揚不異朔明九日菊籬得酒之時雖知字單亦謝而時方伏暑不克別貢一

箋寫衰曲以此自遣然不能忘情於世所以不已於言也某之樗柱占之善致今既辭伸冤得其所矣自行不已於言也某之樗願自今相與忘詞忘道使又留庶幾治最之表于古人其庶乎不盡一二邑令循謳雨鄉民於是為之語曰金屋藏嬌萬寶告成恭惟幄需才介圭促召候命俯及次舉使重門敏其病於內

比昔城閫之役適與病會屢干睿聽之榻莫能仰起恭歸來展卜斤且追賜葉書日念餘霑箋曲未謝疇躇於自新陰來仰見西疇猶已同於舂不之忙況已生耳人亡字閒信君念上與天通況知君知旌心如警更籌異乎鍾未之忘矣無料柳止伐今之令使免憂惶庶凡比飲酒談非論德之人亦使喬木猶存不廢甘棠繫齋頗有行從之雅用敢特聲氣之同而忘位分之隔數貢愚言仰祈采怒

謝海鹽縣知縣台劄

然宗會八城籌

萬福恭為人臣莫後副

摩伽梨無福

省循震越自非某官念受庸之稚膝小病之餘賜以
言吹而遣之何以得此雖病顙之駒必不可以起廢戍
尾之龜欲終自適於塗中然此賜厚矣何敢忘也羣弱
爺治行朝廷之所深知顧以京口爲國要衝非兼將略
之長如某官無能任責肆煩因佳以護北門簡注方深
江東安撫趙尚書前人

恭惟某官肅恃天威湯平淮土王言錫命神百枚當口
候起居萬福某伏自春仲奏記修賀謝之恭知寵命過厚
假濆尊有誅不敢副貢惟心旌搖搖日與荷戈執戟者

後先五雲妙畫忽復奏捷獻功之時而倘念山林之人當醺酒臨江之時而不忘添延麴車之士北意厚甚其不及當惟有禁衙下問萬全之策此雖尚書之職言然在其摩盼睫之於聲能有深弗吐竊謂自古牧用兵之全功者必非衝突者俱殘其餘黨而已向若又已無其來鬼弱至亡方脩小夫竿牘之末黃紙而弗敢高明如日斯光如燭斯炳計必有以恕之幸閩蜀道未寧浮光多屬楊之師復盡屬麾下宜極空傾而專使之來養閉堅其致死之心非計之得也故其去路而已彼窮寇必死之兔幸而必令圍攻賊在開其去路而已彼窮寇必死之兔幸而

可去如兔斯脫而回顧其後重兵臨之若卵就擊
踐前蹇後者幾希矣斯其爲全功執禦焉不然大帥奮
然啓行諸將踴躍奔命重圍四合百萬齊驅何敵不摧
何戰弗克而彼惟致死以守堅城則我師進退不可閒
日既多師老財費加之耕耨廢而禾稼無望暴露久而
疾疫將興某不勝瘏憂敢因稟報具疏及之令之世任
天下之重誰出尚書右者爲天下自愛某衰疾日侯無
由陪東閤奇士後但切祭拳
回江淮大使趙端明前人

歲序維新陽和肇布恭惟某官勳高當代澤潤生民裘
編光華紳紳公望鈞陳動止萬福某住歲恭承寵寔兒
之師正韵鯢之殘以張國勢以暢皇猷以我 宋儋
高斯年之基某與當代能言之士求爲功者蓋亦多矣
品不能已已而草茅位下軍旅書殿無由上達則又與
田夫野老日焚香仰天而祝庶或默佑當康盛與 宋無
疆至大脩小夫竿牘之末黃紙而弗敢高明如日斯光如燭斯炳計必有以恕
且貴緩而弗敢高明如日斯光如燭斯炳計必有以恕
之幸閩蜀道未寧浮光多屬楊之師復盡屬麾下宜
極空傾而專使之來養閉堅其致死之心非計之得也故其
則滿庭則古人所謂好以暇好以整漢晉閒人羽扇綸

巾輕裘緩帶以却敵皆端明餘事盛甚盛甚
德當何如云云惟相公熟圖之某感相公之先施希
人之報效率爾妄發而盡畧其他且年老目昏筆縱字
大惟相公察之

回知鎮江楊大監紹雲

春序向晚百卉芳菲恭惟某官介圭入覲棨戟才天
地委和台候動止萬福某不肖頃歲幸忝倅貳傳
道餬君之意俾記石韓二將狗國事殊夢不能成文
謂宜斥去繼承領示墨本知布鼓不爲雷門所棄荷
無涯景是焉時有日咸仰其心烟寧昧所歸比者

天幸恭承易鎮得與交厚修教方領官濠隨下雖積年
之愁恨歎息未易盡伸而告訐不行雪政下吏歸于
書而不得肆暴于外兵復其伍而不得伺陳于內善者
有所恃惡者有所畏千里之內已欣然若更生矣雖病
骨衰頹絕跡城府猶將旅扶杖之老拜鮮于堂下爲聖
世牧守得人賀而准南惟憚汲黯遠炤十乘之行宣室
正思賈生更趨前席之對神山已近風引船回雖不能
無缺望之私而道行乎朝廷則天下受其賜某與有望
焉亦以自慰竿牘寓誠蓋下事上之常禮某始以爲不
若親見之恭而不敢遣繼以不知召見之速而不及

鼎來使介賜以
傳憲寶使知世德
某不足當也拜嘉
下恩仍祈矛恕雲
以畜神養和以對揚

回知鎮 八太監范

比忘僭員仄子墨以疎陋改名自通于黃堂下伏承
專介下臨頻閭之家錫以報章煥乎鄰公五雲之翰旦
日筐篚有實以將下下之意古道也所不可廢乃賜之
簡編以啓其志之啓賜之紙劄以寓其思之滿上第之

扶其衰文几以支其怠又曰緝考綏其以風雅
可以無備也而賜之酒意密而禮厚數多而物珍改之在
也而賜之酒意密而禮厚數多而物珍改之在
州之於陶靖節於本州之於林和靖殆不及
已何克堪之貳之爭貴郤爲不恭祇拜還
年來鄉郡吏給繩才縣而縣政日弛令
鄉民日病以攘奪禁民而取之行鋪者不
受梨吏不之齊輦者有尚常賦又自前仕此
盜賊利鄉人強梁因而縱橫意恣有恃即致
潤之間民生漂漂大非父安長治之永下車以

仁月旋行亦既有緒受廛京內孰不舉首加額吏惟力行惠此千里流福京師某不勝願望亟此稟謝別後之
龍小須調敬仰新矜體
通知鎮江趙太監前人
秋序將半好風來歸恭惟某官外控淮壖內拱日畿天
某忠嘉神怙正直台候動止萬福某比以一介妄庸之
人而予二十石駑蕃之賜輝放光龍章手丘園尺箋稟
酬大懼弗稱瞻不嗣敬又已再旬仰止二天北心耿耿
保障蘭紓二者雖并舊矣寬之一分使民心有繫而國
本不搖非高見卓識超出世表忠肝義膽貫通神明能
能知之誰能行之大監之臨吾邦可謂非苟知之亦名
跆欵然善始者易圖終實難更惟推持又不倦之誠奮
日新又新之志使藻然不可犯之中又有隱然不忍欺
之意則民生幸甚朝廷幸甚某孰讀前所賜台翰似有
下詢民瘼之意管見一事詳之別紙乞賜采覽幸之野
人有獻芹而羔以獻之君者左氏亦曰澗溪沼沚之毛
可羞于王公敢援二義以某物貢之鈴閣之下庶賜之
一言曰是真野人之獻勿斥去之榮幸多矣以陸沉之
詠而仰申潭府之問之謂僭以疾廢之人而欲徃就燕
人之役之謂欺某不敢併乞矜炤

吏民以見矣而病不可徃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然每一
引領覺二天在上未當不與閣境士民千踴百躍也有
自城閩來者皆言閣下不鄙其愚常賜盛及比友人王
頴叔書中又厚寄聲自顧猥瑣何足以當第深愧荷頴
叔徃謁黃堂下念不可無一語以謝謹附拜此居田里
久不閑竿牘尋儀切乞識察日來邊鄙至國事方殷
此邦政令久弊民力已困內欲簿賦以寬民外欲飭備
以固圍難哉難哉惟閣下勉之仰有以酬君父之知俯
有以慰閭閻之望幸甚

回鎮江馮大卿前人

陽來復斯道將亨介侍誤知敬飭一篋代其身勞於
黃堂下專使踵門乃知柔訥猶未徹于中消而誨亟
先辱矣謙光燁然下照蓬蓽況從事十輩于于然而來
使薦享之餘得與田夫野老負暄簷下洗盞酌酒以修
邦君之賜榮荷其何可言大卿議論接乎諸老治行最
于當今宜在朝廷使天下被其賜猶俟臨方面師言詣
何煩晉陽一大縣耳尹鐸覽之猶足為趙氏他日地況
京口古重鎮為今北門民之彫弊亦無如今日保障藩
係大卿必知所處可但千里之人陶於寬政異時趙氏
有賴論者歸功曰大卿之所寬也顧不偉歟因頌敘頹

伏紙愧汗

田知鎮江桂吏部如琥

某比者不揆僭率輒修尺牘之恭以溷籤史之聽伏辱
專介賜之手書辭意温然若施之敵已者某不足當但
深感愧去冬不雪人情鬱伊三陽甫交六花紛委此雖
不敢以言祥而滌氛道和厥功亦大某與邦人探端知
自同深感詠夫政寬則民慢猛則民殘此理勢之自耶
頃日泰教條被霄澤以自疚閤為恨況此逸年淮土繹騷寧無意政波及閒
問何能已已而位分有嚴猥筆輒止維北有十第切瞻
依鵲巢庭梧候門而淺者在邇千里之內絕不聞縣吏催錢夜汀門之
聲民生幸甚
十行趣召某
賀知鎮江何秘監除太府卿
恭審扣天之命正惟月之珰豈但九府泉流須長才
而辦此抑以四方風動侯重望以鎮之綸綍絓揚紳
交賀某辱知特厚昌陵舊治之試而屏居探問不審凡
再易書而後得遣不敏負俚鄉郡間以受詞不讓而追
逮者多折徵不明而庵縶者衆科及於行鋪一胥
常滿於縣庭以山里騷然不能寧居一從台座此來
民間方識清明官府一朝奪此而去雖海內欣然仰萬

化之維所以北邦之人亦竊無能望以慰市寧者固
相葉權與政要安忘時暑在念某恃庇厚自愛養以對所著

之寵

回嘉興何知府前人

良月誼初小春和序恭惟某官優三輔疑
施注想詔札方來台候申聞
峽日泰教條被霄澤以自疚閤為恨況此逸年淮土繹騷寧無意政波及閒
問何能已已而位分有嚴猥筆輒止維北有十第切瞻
依鵲巢庭梧候門而淺者在邇千里之內絕不聞縣吏催錢夜汀門之
聲民生幸甚

廟容而拜隆施秃此筆何足以寓感謝之私政道言外
鄉郡前日之變雖孚不造謀非一朝而使明使君在上
賞罰信明綱紀不紊則亦潛消默制何致無忌憚如此
一呼而起使百年文物燦爛江山寂寞識者不能不重
歎牧守之數易明使君之不久淹此鎮北郡前兩載
連稔一從易瓜與上而邑皆采閭千騎甫入禾興而豐捻
亦果常年召和如期度必自有道不敢餐叙以為說惟
冀率由此道以為時用以致時康庶教動業之成有光
奕葉共以遲莫之年而把危笔之疾行當造死而君扣
誤知橘未忍捨棄襄護而俟全之使待盡山林不死於

道路定所望於知已某一飯三引領潭府列仙之亦荣
介恃姊家階貢問誠仰惟福以序介日升月常逃湖老
阜之間有采藥等委辛勿以屬凡子

此辰積潦初收熾暑猶熾恭惟奉宽大書鎮交胶郡仁
聲流布神道感通台候勁止萬福某叅歲佳一覩先正
大卿名德於諸公間屢欲操几杖從之而蜩螗代雅莫
克匆致一病二十年萬事不到耳惟卑學齐悕之士為
時而出則聞之言曰世道其蔑矣民生其廢矣手執
事之才之美用之於外則談笑可以折遐衝用之於內

府見議勸分以為方來之備甚善但前人所仰下
田而下田之浸者已多恐所得無幾竊謂僧徒平時奏
食民間且多占良田沃產若賢使君檄則但之心出一
紙書勸諭之使公私寺觀各捐今歲田租之半以助振
恤則六邑之內所得不減二三十萬但法行之初必有
掣肘要在取捨身齊物之說以曉之耳公意以為如
何東居山谿中久不復開箋尺之儀言辭鄙率一味皇
恐傳言澗谿沼沚之毛可羞於王公而鄉邑一水之餘
雖溪毛亦無之受而不報更深愧悚此有便尚當達
續稟謝秋氣日高敢乞為國為民對時珍衛某一飯必

比辰甘霖荐至苗稼勃興恭惟英湯所臨負荷不聲民情悅懌神道感通台候動止萬福某蕪伏田閭晝不閒繫祈之召夜不聞大吠之警故天之在上寧不知德皐從故歲一箕故復諏施後雖審聞課三輔之最正六條之察為屢成賀竟不能以一字白見我心匪石矢豈忘之浮陽非嘉魚適學多苦李切意觀人之法類於是雖掌展紙濡墨輒復自沮使星耿耿極文房之選果羞燕山俗傳陸賈臧重之以換貂紙卷極文房之選果羞燕山海之珍精緻焯然可寶而杖頭得錢又可供千

里之醉某千生何能得此於他人亦何敢受此於他人祇拜以還感知已之異且愧稱塞之難也浙俗之鮮妖黨縱橫某頃在會稽宴猶使人問訊迨者傳聞使臺竟不惟不寃治又掩覆之今猶使人問訊迨者傳聞使臺竟沈三之微視昔丘端明治姚八之事吏覺光明後偉人聞之喜欲起舞某僭欲一見臺府施行公第以快心目或杜讒之使盛美不利來者亦致得尸刑一指麾之力使一二小史錄示大畧幸甚微聞簡注彌深名還在記推其所以行之幾旬者行之朝廷使群枉之門塞正之路開此海內有識所共仰望者勉之而已餘須面

候成命之頒嗣修稟牘

通知鎮江吳侍郎前人

一雨霑足萬寨欣榮恭惟某官載鎮吳頭為國司命宮能言手不能書獨某心與慶矣若近向所陳光賜之於省某區區不能自已強勉作此以見下問第一且恐孤知遇不敢假手他人併乞深察

田鎮江高倅不倚

青嫦薄曉紅藥翻階郎日恭惟某官當第一江山分無價風月天開遠業人須仰止萬福某早快星風之覩今為封部之喜欲一見臺府施行公第以快心以病不武一箕致敬又奈門不應落餘子後陪自專使之田草草稟報不嗣敬久許日別駕之望與皃況爭高日勤仰止某自得水心先生所述先正銘文記

詠日不釋手豈惟見世德之深長非其他勲貴比台座
問學之富文詞之贍一朝躋魏科階牖仕足以發奕世
之光大奕世之傳斯亦佛矣京口雖國北門監郡不輕
選授然以判花視草之才而屈居此亶謂非宜溫記趣
歸善類引領集輒恃登門之舊而有某物特以燕誠辱不
鄙而賜之留幸甚清和在候更乞益綏福穫茂介龍光
某祈和之至

通浙西劉提舉 啓

某一介庸陋昇跡田里仰使星於霄漢之上欲少自述
厥路無由茲承風旨軺車按行屬邑某與在受埜之一

拜塵道左此維其時竊復自念古人有感冠服以見使
者如漢馬不疑有陳五行八計以說使者如唐陸宣公
彼皆壯年中足爲用故勇於自述某老矣才又不逮比
以先考雲某居士墳所灣田輸官之外歲收可百斛不
忍以供他用積五六年適際去歲水患附邑居人皆缺
田春以爲糜與衆共之其實所及能幾況又不能文僅
止三月之末賴鄉里好事者糾合衆力以相接續故迄
于今似聞有以此徹台聽者故勤軫記欵賜訪存深惟
貧賤異分飛潛異宜萬有一枉旌旆之臨必駭鬼神之
先期戒嚴而幕府之文書日富爲要督無所逃罪
爲喜若得安其生王畿千里之民世永詠歌舞和羅
一事向來多差官吏裨行斗級所在騷然而公不知吾
邑鄰已辨集此其神功妙用尤非淺淺所能窺測也

集057-342

有排之者要之須北輕任其責之過在他人乎何充化
地一力主盟乃知二三十年把得紀綱定不為無自宗
社幸甚本縣推排事當速合意於縣大夫使速申上月
底畢毛舉書不盡言

一雨連月積潦浮空其惟某官思濟斯民若保赤子神
人具依台候動止為倍日在皇華臨照中而內省惕
然不敢數數奏記莫其不敏而後已知分則其幸甚先
正侍郎先生家集館閣分子生抱不及門之恨旋得三
冰三重開編快讀往往如周旋於丈席間內其言過其心

所以事君則忠所以御民則仁所以衛道則嚴所以取
人則恕所以憂世則篤且深自喜曰此生不
虛為韓門弟子矣然作文何代無之此序獨有言
則戒云云楚氛幸息後盜案三之一而劫奪使民
以食為天目前已困苦何暇言兵者蓋預閉之
六月無暑勢當在秋不勝安恥之私謹上安身保國家
之祝

三

秋雨彌旬新晴可喜恭惟某官龍星方來百神可護台
候動止萬福某北承
專介賜書且飽以上尊俯不鄙賁

方此裁書稟謝恭審趣覲震庭進登郎省不勝慶賀某
林下殘生不復敢知當世事惟以正人端士進進占國
脉短長忽傳新命為斯世喜為斯道喜踴躍不啻千百
也竊聞鑒者之辭莫甚於吏部兢使吏部言右曹為尤甚
蓋西班之知格法者少有援助者尤少吏持其權視貨
賄為子奪近年更有官吏相為表裏者[illegible]所伸惟
郎中盡心焉不鄙令作龍廟記其何敢當但[illegible]與
齊二事並書辭意來免重疊本廟之[illegible]皆未
有封今欲徑於陳山已得封爵上加封[illegible]谷兩山
皆有龍母葬處故以陳山為是則[illegible]彭山廟之記
故陳山之葬不書又祭山川神之在境內者即事也
今其事皆出於使者故太守之助錢亦不書所得廟
記了辦來价亦自京口回坐作此書行矣事之不惟
哀其秉情而賜之閱容

浸塘劉先生文前集卷第九

以上以品茶歌此念不能釋也不鄙令作軍武堂記
可謂借聽於聾者二千里相望不敢固辭以孤盛心勉
強草語未或委不用或刪修用之惟所以命五朝長
褊激感頒賜四朝正所欲得更望周全使為全書但部
帙太大為帑吏嘗公是為愧某自病家山廢非召還道
迎丹陽無由一見尚冀切乞為國家自愛以對寵光某
下情禱頌之至

回知遂寧李侍郎前人

竊以春亭強半舟物芳菲惟某官嗣守名藩增光世
德民安其教神合之休台候起居福某伏自武昌回

使節一笑仲謝悃轉頒累載寒鄉地僻蜀道天高無便
羽可以嗣音而清香蓋義中徒非野老要冤可到耿耿
寸衷未嘗一日不浙江瓦而上也侍郎昔立朝稍稍
私附則立致卿相在郡清日真若否不問則亦可緩西
歸而一節凜然真可謂不愧出處之義者遂寧先正舊
治利病素所知矣民表所孚其激不厲而成其政不嚴
而治宜無引年謝事歸燕家山誠計之得未知果得從
否午橋風月之勝平泉草木之佳端不減古人而又得
鄉之俊秀相與從游此古今盛事梁賢真樂[illegible]
悵門參歷井之無其階也鄙置日夜飛馳雖在萬里下

之頒賜九老綢像寺之寶喜儻秋成無兵革之患當創
草堂三間張此圖卧興相對以娛老或有達上便當挽
真文作記記成錄本托李校勘奉寄所惠四藥皆嘉四
端尤厚實內外之養如此衰疾之人足可粗延殘喘感
當如何四壁蕭然無物可致遠世傳黑錫丹有異功其
方實出於丹陽寺僧其徒自以為修合者私以入貢
知售此以致富今納去二十兩小琛一張乃表祖梁仲
謨尚書權物尊莫能知美惡併以為獻伏望垂此巨細
手戰日亦至晚矣不敢更滯來使字之不謹辭之不倫
切乎台察萬里之隔天令亦不齎惟祈為斯道自壽令

詞判院想時時得書判院以留綵延恭惟閣潭府之
序膺誠毅業四子皆發學卓幸襄過困賜問之及簡附
申起居
四川制置李侍郎前入
伏以藏將更始飛雪呈祥幸宮大開幕府增華
維夷夏咸閒神天賀捷分閫止萬福共襄庶尹介行
李賜以手書且有拱北之勤多壘報不究感悰爾後閒歌
無錄無一日不引領西向蜀士大夫之不專任全
蜀等久矣今專以屬侍郎甚重非甚迫不及此侍郎何
以應之向來南士之入蜀凡邊防之有未知險要之有

未悉與民俗之有未甚諳民情之有未盡知有可護
今侍郎以蜀世家爲蜀統帥要當使令下而人人喜悅
政行而事事得宜不然無可議者彼謀國者審知蜀事
之難付之侍郎豈容無分任他日之責尚謹持哉尚謹施
哉夫事幾決於日前而演於百里之外或失機會是將
安用其謀非得便宜從事不可侍郎當有此請否乎比
年南士之入蜀者皆掃其地之人以實歸囊其歸也既
以克斥其家後以歷鉄當路凡當路之奴僕厮養必屬
意而未幾即領真輸所以屬意甚甚以名終老
田間而未遂正猶皇皇未知底止故未感化謝益又承
專介賜書且重之以藥物之珍皆老來所不可一日闕
以爲欲蜀道之安非盡去此輩不可欲盡去此輩非以

而年來市肆所絕無感激當如何某區區之跡向已
面稟本不當贅別來氣血日衰疾病亦益候最是早歲
習懶失於讀書間有斟閱今復健忘益事甫過手文字
甫過目即隨世不異土木偶人以此人而使之應酬
清時朝縱某不自羞獨不為當世羞乎以此斷
斷不敢前所望尚書哀念慈恩之舊且以近嘗控懇之
故宥以容覆全安之而今不然既加之勸勉又重之薦
揚豈尚書愛之至而察之乃未至耶某今亦不敢固執
其愚見第一書書成員欲以代其身謝君相不然即束
裝行矣伏馬矜照比傳入對數條甚強人意亦頗見之
施行否勝負兵家之常而賞罰要當明白前時三京之
入但乘其虛領賞多厚震蕩耳目汝蔡之敗喪失幾何
而悉委不問豈不欲四海之聞知抑不欲自沮三軍之
氣耶尚書以為如何某亟拜厚賜而田野間無一可見
下悃丹陽樂院黑錫元併某物同拜納敢乞視至他須
嗣敬茲得以答

通知泉州真侍郎德秀

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某在途採衣容蚁百
神森介台候動止萬福某田某一緘謹先摩時方旅
歲控叙弗慶歸來千分自嬾弗敢嗣敬流傳讜議日是

孔昭仰止高風山嶽屹立某未見止此情謂何某區區
宁疏愚便鄉得郡宜近而遠後天下先一州誰為此謀
熟念今人太息然擁千騎奉板輿錦衣行萱綠髮不受
二毛人生此樂亦何可得多某亦不覺拜手私為門墻
賀也某不學無文猥廑過聽俾撰忠宣堂記某昌當不
辭實欲因致一言少見愛助既是勉就緒即欲拜納私
念當建臺時納去不但鄙文不稱或令人牽於不得已
刊置壁間異已者或得藉口故遲遲至今方克遣前得
一闕去覽便擬擲去幸甚若夫才撰不能成文則始也
托非其人合人當任其責今既不外示則責亦不必兩
施也李果州王總幹皆言從者欲一到茅山某因欲拜
道左快覩星鳳候伺連旬而車音未嘗為以先塋整葺
藩籬及種松利新皆在此時不果脫身謹拜此令人奉
候泉南寓公傳閱學言論麗瀾非他昆弟比雖政事非
所長使獻替人主左右必有可觀者然亦老矣會間乞
為拜下誠他惟祝調鼎祖避遠聲色使身安志強弘開
文大之業某與海內亟生旦旦引領

田真侍郎前人

季秋之月萬寶告成恭惟某官以禮率屬以誼正君以
正論開人心以仁言壽國脉特資重望天祐斯文台候

動止萬福某疵賤姓名不獲自通於門墻者且十年豈忘之哉病日侵蹤跡日遠病日深則廢學而無以自見蹤跡日遠則欲自通而無由侍郎君家則著魯閔之孝治郡則布龔黃之政立朝敢言如汲長孺持正守文如宋廣平今之世具耳目者皆知仰之某宰不佞新天子嗣位望侍郎之來如飢渴俟告猶如旱之雨金之礪三劄入奏快覩爭先某亦得之道路之傳真足以砭膏肓啓聾瞶甚盛甚盛方將飭其固陋之辭為世道賀且自訟其不敏友人之歸先辱手書下所不具者又從友人得之喜欲起舞內愧亦不可言也侍郎始之所以出某

能盡知今聞一意求去無乃遽乎願且靜以處之事非大不可為未須苦亡竟立異主意一朝開悟事勢因之轉移未可知也抑蚤歲聞之師友謂人主深居九重親宦官女子之時多親士大夫之時少應酬事物之時多觀覽文字之時少奏疏不須多為文辭只須直指事實使易讀易悟又謂自古君上之患在諛過臣下之患在好名只文辭求為可傳而不計人主悟否亦好名之一端（無近名之病內涵之實為上有侍郎此心如皎日行道所知區區願忠止此亦可見盛德之無瑕也某之出處友人必已為侍郎道之本辭藉令只欲退藏今更狄佐洲超越甚矣其

何敢嘗不得已仍採忱辭因問賜以一言使亟得請幸甚中間奏篇之未徧以徵蹤緻諸老先生後讀之漸懼至無地自容豈侍郎亦未知其無所可用於世耶聞左史魏丈相與厚甚十九年前時某嘗得一識左史於時貴坐間方左史入朝過丹陽某適以幹在道亟扣座舟過名則聞已輕舟前邁遂失一見前此亦誤玷薦士籍中併深愧感會次望為致謝意願言不殊此某久不作上官書尺簡欵柬書不成字尚須嗣敬風露日益高寒謹上劄嗇耑固之祝

通真侍郎前人

維時春半寒力未央恭惟以身出處任世安危昊天曰明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昔歲介圭入覲之日餞一箋以謝先施之屢迄今已五年矣音問闊踈諒不我責閣步日盛人情日危則風雞鳴之詩蓋世所同詠不直某一人之私也時事某所聞必不若侍郎之為詳張魏公平生意廣才疎事業無一可人意人無智愚皆以為社稷臣甚者以比諸葛孔明亦豈不量力哀思哉召之則來驅之則往不宿怨不辭難非至公血誠不及此彼固有以取之也侍郎以為如何當問之異人情同患覺得善類為尤甚惟其如此故有自托於同已而實緣

以行其私者亦有雖非其私徇名而不考其實泥古而不達於今者傳曰偏聽生姦誠爲至論迩世士大夫鄙夷武臣不與之接或貌接而情不親使有言不得達有才不得用有志不得伸一朝臨事無可倚杖乃始收拾世上一等無警省破落戶謂之英豪而用之其不敗人家國事者幾希侍郎以宰院咫尺蔡議入都已兩日或傳得達俾當果如此廟堂端以侍郎深得平危之策欲去非面請教奉而行之切計不吝平生不善書宜與大夫傅台意欲令書先賢祠記勉強無承惡札有玷高文皇恐其嗔托鄭節夫控懇求先墓

銘文開荷金諾旦夕別當專狀今因宜與便先此候問起居陶士衡仗節南方仕若天下之半猶朝莫躬進覽之劳此果何意惟侍郎念之幸投老山林不敢效細人姑息之愛上劼毖鼎茵之請惟侍郎亮之

回真內翰 前人

歲華向晚日御迎長恭惟某官以典謨訓誥之文詖舜斯世以仁義道德之旨啓迪上心神天默扶台候起居萬福某莫景駿奉偷生里社前之日惟與田夫野老望西山之起如元祐之望司馬公旋承入奏得緒言餘論於流傳知國是可以不搖國勢可以增重爲宗社賀不儀仰乞矜察

通鵝山枕侍郎 丁酉

一自辛江陵遞到報章及諸詩文知況履不異平居不

勝慰快爾後絶無使但有等仰春序向晚百卉芳菲
惟某官以道自怡爲神所右台候動止萬福某冕處只
如前日無足勤念遽事未知底止李全竪子猶得恐喝
於淮南大率淮浙間人如燕巢幕上兒鄉邑去江最近
憂端實多帥守極力詠求民生更有可念者近作當益
富能録寄否自昔將南之士人品雖不同大槩不過二
等下焉者不堪文客作冗山閒大釣等賦以自遣上焉
者遂流爲叅禪打坐二者皆矣也詳味前賜詩文知所
養浩然信非劉柳輩小丈夫所敢望更得所守卓然不
爲異端乘時引去他日猶可做得心其書盧其居人其

人事業天下幸甚斯文幸甚天下學者自張朱呂三先
生之亡倀倀然無所歸迄時葉水心之博楊慈湖之淳
宜爲學者所仰而水心之論既未免悞學者於有慈湖
之論又未免誘學者於無非有大力量如侍郎者孰能
是正之願言勉旃以副斯道之望甚鄉風拳拳

回夔帥魏侍郎前人

歲杪一雪足慰人心恭惟某官拜恩綸肇開大府纔
爽幡節宗社奠安台候動止萬福某頃聞使鄉命下喜
而不寐者連夕羅麥能爲
複感何可言高文七篇却
未之見容俟附遞未可致

僅能見季能謝壁記文辭高古字畫遒勁非向來比往
知學業精進頻如許不勝敬羨帥蓮却未敢深賀蓋又
居遠外情意未相孚凡所施設必不如人意某知底止李全豎子猶得恐嚇
或拊機擲發彼鞅鞅者能無疑乎伏想靜觀天下之變
閱月已久事至而應決無留難更有可念者近作當益
不拓是所願望罷事非林下人所能詳得之傳聞不敢
信作得一書介維季能送李季允又令男曹録呈得一
迫目幸幸他所欲言不異季允書中晤對邈無期惟爲
家國壽重是祝

回都督魏樞密前人一

陽律潛回寒威尚勁恭惟某官肅將天威以正天討情
端明蓋場屋同年之舊又伍十年知已訊問往復宜數
亦絶不通書蓋念李丈之出而未得其所以歸故因循
至此不獨於相公爲然顧册之頒海脊智然所可賀
者固大所當憂者亦深亟圖其所當憂以致其大可賀
則宗社奠甚不鄙寵呼深知感幸委曲以專幅控謝君
和委畀得人當雪寒凝沍之時而天宇開霽人情可知
惟深體天意茂集人和以濟時艱以開昌運某至和

冬在李月兼事正嚴恭惟某官奉命專征百靈奔走勍
假勁北萬福其非拜書發使者四郎成小舟為迎候計
既未得行日之的而日適慶疾大作連夕迷問兒曹大
驚幸醫者知其病原亟投咸寒藥凡數服方酣今猶時
雲作以此人皆以其出為強兒曹尤以容死為憂連夕
從吏人控不敢之謝為強兒曹尤以容死為憂連夕
每來乃悉見廬者前趨殷勤亦可謂與俱行鄰永有事
任無害也事慶慶功之奏只在旬浹歲之間必矣惟不
能與緒生作為歌詩以頌德功而能華高之門特以
某書生命窮年僅四十即得奇疾形

皇以迎為百他惟為宗廟社稷與聖神之眷庶幾術
中間再叨誤恩具以賀尚　公門墻深無階陰遇一
欲今年益老志益頹衰執事道蜀容兄弟在本
朝南渡以來殊少近時不甚著李兄雖相繼登朝恨不
同時今昆仲並登華貫足為慰事令弟郎中命次敢告
叱名起居果州令似審已登科足為門下賀頃亦及見
果州有子如此生計厚薄不必計也某偶遣僕
王山陰處因得謝先施之辱繼此有
暑謹上為世道壽重之祝

通潭帥余侍郎嶸

仲秋謹時涼風應律恭惟某官控三湘重湖之會專
心開目明如親晤對用慰遐想應聘而出薄海佰瞻某
願拜下風豈落人後顧以哀疾入山益深無階際遇一
箋之敬亦無從遣矣間姪子歸白都忽拜手書辭之謙
若施之所敬情之親若施之所厚某不足當也但深愧
感出處事之大惴然而起竊惟盛心惟一代之典是為
昔太史公以史記未就受天下之大辱而不辭人執事
之出榮矣固應不憚進留成一家言使祖功宗德萬世
如見斯事未竟而來書已勤浩然之志何也向來果州
使君出與校書事異可久可速固各有攸當試審思之
某書生命窮年僅四十即得奇疾形

中間再叨誤恩具以賀尚　公門墻深無階陰遇一
欲今年益老志益頹衰執事道蜀容兄弟在本
朝南渡以來殊少近時不甚著李兄雖相繼登朝恨不
同時今昆仲並登華貫足為慰事令弟郎中命次敢告
叱名起居果州令似審已登科足為門下賀頃亦及見
果州有子如此生計厚薄不必計也某偶遣僕
王山陰處因得謝先施之辱繼此有
暑謹上為世道壽重之祝

通潭帥余侍郎嶸

仲秋謹時涼風應律恭惟某官控三湘重湖之會專心

侯九伯之征威行東宇遠至適悅台候神相起居萬福
某名在薦士籍中有年矣而曾未有一日登門之便仰
太山之高北斗之明普少壯今視茫茫髮種種矣仰惟
侍郎以諸老行事爲己師以六經語孟訓爲己法以
宗社安危生靈休戚世道汙隆爲己任世方昌于貨財
而已獨清世方酣于聲色而已獨醒蓋波翻而砥柱不
移剝盡而碩果不食人極之所以立斯文之所以未
喪際侍郎與一二君子是賴侍郎當自知之某何敢贅
厥今宅牧潭爲大折距海遠田里之安否係之息否
非所目知抑杜少陵謂得結茅布夫下邦伯則萬物吐

氣侍郎豈結茅耶及雁過即之任又非邦伯可擬湖南
萬物吐氣應在此時田里之安寬攘之息固其餘事思
昔陶士衡居此功業既有著矣猶朝暮運甕飲酒不過
度蓋不若是則肢體惰矣精神何以拆衝今之從政者
不足語此侍郎當自得之當世所望在閣惟其在拆惟
侍郎耳而聽與人之誦皆有靜忠之悃大意謂之兒與
人太寬而決擇或有未精侍郎持已太嚴若能覺有
未盡決擇未精則施行或有誤聽受未廣則任或有
偏某既未識二公則莫知其言之中否然念某巳侍
在浙西及江東之時使欲以一箋自通蓋固稽者二十

年乃今始得附便若必待知其言之中而後言則已晚
某姑言之惟侍郎姑聽之而姑容之某始棄官時
無屋可居有田不滿三十畝故亡友周仲正字衰其
貧而憂其未能安貧今幸有百畝之田五畝之桑數椽
之屋飽食煖衣而詠歌堯舜於其間於愚十得其八不足
爲侍郎憂新道傍舊君泉南人偶寫相隣目其之官問
所全曰潭其一也逐附舟此侍郎之用捨行藏吉凶休
咎不繫一身而繫天下故不敢以觀順視獲致私祝

回余侍郎啓

竊以李夏鑪時恭惟某官功真南極地齊中朝趣上星
書蓋以昔受特達之知而未嘗致一語之謝豈但拘於
位分直以年尚壯氣尚銳猶欲有以圖報而今衰矣恐
終無以自附於門墻下士之列故欲及其心猶未昧手
尚能書一自陳露或侍郎督其前日之遲慢而慶
或諒其後日之不忘而笑領之皆所不能計也制參歸
忽領台輸粲予北文温某情之真若悕貴某德而開其
新某罪不宥之罪而過非意之幸欣慰何極折俎三百
此迹世臺府交隣之上義甚何可當不敢引辭謹白之
先廟以旌知己之賜退而須之二三親舊之寄於嫉嫁

耆相與銘佩誓畢此生北年閩江川蜀寇攘之害該曰
非朝廷遠東浙去錢塘幾何亦有竊發者重湖之外百
洞所環列城之民得仰父俯子晏然安居保障壹統之
得失於是乎判侍郎內之所以率先諸郡外之所以為
備四境其績效亦不可掩其威德亦不可測行至者
半九十今天下無智愚賢不肖皆知侍郎之有山嶽
恐他適殘寇當即府前後交承之間猶或有乘間伺隙
者惟侍郎謹之大率治賊之起皆激於官吏之貪暴侍
郎正直之姿廉潔之操雖有以率先之然亦須時樣其
難於告語者決斥之庶其他皆有所畏而不為北語非
當趣舍人之裝珠未有涉其他逍遙荒野之期當焉之萬
萬勿塔沸茵葆雜冲抒其日日與田夫野老閒鄉上天
錫難老之祝

回李司直啓

歲事更始寒氣酷烈伏惟尊官宗主斯文台候動
止萬福某以弘濟為師友而借得義真十日款與弘濟
別三十一年而僅通十年前一紙書不但來儒亦地勢
使然鑒秋水而知精神對明月而想頻色此心常耿耿
也伯量來知德侯甚荼賜之古律以啓其昏愚上藥以
扶其羸弱感甚感甚某少而求仕不後他人嘉定更化
之初錢衛秉政既稔名堂雷後以錢衛惧去今相國未
嘗識面到堂既不可赴部又不可遂成蹭蹬上初即位
丞相亦憐其沉滯賜以招徠以開其入仕之門而某年
及六十多病早衰手戰目昏神識已喪而不可仕實命
之窮如此而世人以為清退皆非其實恐賢不肖皆知侍
恐此心未能自於長者故詳及之陰與地近聞新開只
在來年若地主人迎之致敬以有禮計亦且益就所在
寇攘紛起山林之人憂不及國但欲寫俾鄉井討而未
能日夜隔悵數年兄處此當有餘裕顧風教之侍見
難期謹上為世道壽重之祝年家眷集專幼共惟序介
春祺兒女列伸起居有事感字硯若謂之端溪以為
獻　回表知縣喬

王春謹治景物維新恭惟感雨露之滂譽日月之速攀
號罔極神道宣靈孝履文福某不肖雖不及登先閣學
侍郎之門然名玷萬士籍中則為門下士久矣閣學侍
郎之亡梁壞山頹海內沉痛其弟有識寧獨才然既引
領東望為當世慟復重自悼於知音已矣宇宙雖曾
誰與歸故忧忽廢事鶚絮之頃既不能勉效古人而慶
薤露之章以相挽鐸亦坐不每又[illegible]何辭以自列於君

仲猶有此心之死靡他則先閣學在天之靈必有以然
之諡猶寵貽且獄示慈湖先生所述銘文伏讀感涕已
而歎曰先生之道高矣美矣雖其亡也有不亡者存何
感焉友朋間傳閱送終之制與伯仲居喪之禮內外酌
盡足以不愧古人高出一世甚盛甚盛祥除作文將
移葬爲志今事之是非邦之安危世之理亂孰能間思之深講之熟矣銘空言而無補於實立小異而終
歸於同蓋今世學士大夫之通患昆仲思教忠之訓推
體國之誠豈其出此然盛德難繼盛名難居惟昆仲勉
之某身居草野疾在膏肓維此無由復以姓名上徹奉
奉愛助惟昆仲念之

劄子

四福帥李大卿啟

秋苗仲月物迓西成恭惟令肅七閩望高群輔合候神
相動止多福某舜跡山澤歷年已多無階登執事之門
爲執事之御然而池魚籠檻之政江淮轉餉之功若揭
日月之行某猶具耳目豈未之知時門曰高山仰止景心
奉奉又曰景行行止愧未能也忽手教諭以小令詞流
院之文勿論某昨周旋閩以爲秘監必未止
此且道路之傳未嘗地高令突矣爲之流涕竟日山谷

悼邢居實詩謂跟者白[illegible]真蹟何況入門父子情誦
此更助悽惋執事以[illegible]望作牧東南來問之士載
文筆都[illegible]林者何可勝[illegible]介友人
胡伯量得紹交[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不領尊
賜亦以敬拜恐承遣私[illegible]留來价
三日草具以姓或未足梅歸琴望
白更定丁也姻家玉顏以昔[illegible]
時閱其去國時請云當國乞給黃[illegible]
惟賤首不與却許徒中秩賤首以降而重其實此意良
[illegible]傳招漕諸司[illegible]
[illegible]燕幾其來以幸早

定度必以事力不及不得不爾但舉 楊初意相矣籍
其乞降誠否何可知台意以為如何秋氣日高惕勿既
畢恐此事尚勞廑慮寬財賦之誅求責弭盜長策務
垂及之言大卿其忍忘之外此更乞於應酬之餘學
愛養以上副 聖天子之隆眷內慰太夫人之慈懷
與海內函生一飯必祝

二

益秋望門月殘暑假裝恭惟 祭官任同分陝化汝全閩田
里阜安天人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伏自去歲餞一箋
謝事貶之辱後此亦聞有閩中使仰惟大卿以一身任

東南之責方若極溺救拯豈應山野之人數以姓名上
煩以是不敢然千南之仰斷不他屬捷足扣門重拜五
雲之翰情文爛然既動且學尚箱篋之實又有以好之
某於分為卑於義行無所逃避何足以當祇拜以還但有感
愧兩令嗣相繼淪謝聞者猶不堪而況所天雖然脩短
定命自宣聖不能留伯魚之死大卿宜知所處矣王郎
武歸痛大卿之德非一某與有感郎武安此行某固
疑其未然中間盡心竭力為之亦既有緒而諸君之
當一登龍門為當世得人賀為賢者得時賀蓋未嘗來
手之舞足踏也越地遠連率與一介之士分殊忽枉尊
介賜之手書重以墓銘此意甚厚此道甚古某不足當

四庠將更六花呈瑞恭惟其宮澤枚八州威行百粵易
旅注想宋社炳靈台候動止萬福某蒙歲以部從事道
蘭溪獲睹治見甘棠之愛某於是民言之有泣下者歸
為諸公誦之期有所申明取而竟不果用為大恨一日讀
詩至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作而曰
蘭溪之事其神乎旋聞召用中外踐揚聲聞隱如雷霆
續用昭如日月以信矣吾聞不妄神理不吾欺矣雖未
嘗一登龍門為當世得人賀為賢者得時賀蓋未嘗來
手之舞足踏也越地遠連率與一介之士分殊忽枉尊
介賜之手書重以墓銘此意甚厚此道甚古某不足當

但有感激會稽督府於今為古馮翊責重事繁然
舊所知寬厚者必因循以廢事吏得容姦蔽明者必
操切以為功民不見德大卿開府六年吏悚然常若斧
鑽之臨民最慈父母又能以其餘閒興廢補弊
使百度維新山川改觀美矣善矣不可以有加矣今
淮塵未靖國步孔艱折衝圖圍非大卿尚誰望哉以向
來異議為憾某謂能料事於未然之前則必能制
變於已然之後萬有一廟議出此惟大卿勉之不
然自楚氛以來公卿大夫無一人敢出北關者非
所以服盜賊小人之心也高明以為如何洪監鹽甚

感特達之知其人內敘而外不自暴鹽局歸十五六
年絕不作仕進相連過國恩亦未嘗丐循轉居家孝
友不愧古人非大卿誰能振起之仙居孫尉乃書生
中之通世務者一第亦近二十年方成初任宜素無
蜉蟻之援一路求閔陛狀者幾人大卿乃首及之豈
公道獨行於東州耶某嘗恃倉使慈恩之舊更欲為
求一劇庶困躓之人到部有舉主兩員步於入閔惟
大卿會次一言始終成就之某與孫亦同鄉里僭言
皇恐積陰沍寒正在此時而春亦在近敢乞戎對
天時宣輔神明以就功業某與海內有識一飯必祝

回楊興汀侍郎前人

歲將更始兼事方殷恭惟某官昂藏
相自天台候動止萬福某冊陽下士久自放於山村平
生故人視若陽世侍郎之門素無一日之雅獨荷悃悰
特枉手書問遺於暮昔之歲感藏一念之死靡他一從
裁謝睽然嗣音隔弱水望違棻第勞引領日審棻保釐
東郊之績正候對西清之班天聽自民雖曲徇借留之
請而衮衣以迎西歸亦有期矣仰惟歡忻寫慶世變日
下人物日卑侍郎智足以察仁足以行勇足以決靜重
足以鎮之禮樂足以文之易曰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

獲侍郎有焉宜棻之參朝以伸主威以強國勢以慰人
心稍紓分陝故雖為州賀未敢為天下賀也肝楚爭
衡時事未一圖步方艱誰其清之鄉風長懷有日莫尽
謹上壽酒重之祝

回新東帥汪大卿啟

夏行季令風萬初京某惟某官當東南之奧區德輩府
之劇任威聲在在藹著棻周天棻中心勞台候動止萬福
某仰惟大卿令德雅望文曰宜罷天時宣輔神明以備授簡而棻獨幸以故雖為之

十餘年間連得奉紀載之委故其講德爲尤詳景行
咸勤雖於今人之門曾未供一朝之役而自視已與
出入東閣者等矣世道益降人才益難爲守令則爲天
子牧養小民將使相則爲天子燮和庶政事則察於
先後財用則澄敝源流最後鎮夷積平當空總不聊紓
一時常從容治辦如平日凡事功之顯然著見者皆隱
然有深長之思若先長公侍郎信卓乎一代之奇才矣
大卿實繼之以某所聞學成行修而益尊所聞政成事
舉而益求其所未至士服其教人懷其業吏朝夕惕惕
常若斧鑕之臨則以後視前殆又過之無不交馬偉矣

南渡百年所恃東南人心之固年來江湖閫寄皆有窮
發之慈兩淮又有睥睨覬覦於其側者非巨才長德出
力扶持國將奚賴惟大卿念之書曰德日新又
日新某敢於誄歎之餘請記以伸愛助永一白玉郎武
吏山陰時知大卿逢人說項所以明宰山張溫
陽書錄其說亦然某之愚（因二先生相記
之成銘一篇以自通願其辭若三十年惟與魚樵相爾
汝凡下事上之禮皆忘之或幸爾而仕日然而喜恐無
益於執事者之聽而辭以爲瀆故輟弗敢書已下
施寧使最來賜以手書翰墨寵之不銘何以

增聲帝以千金太卿之爲禮過矣某敬下拜嘉之拜感悚無涯王郎武已至治所入情幸相
孚但兵非所有城池非所具圖終實難爲守令則爲天
誠上通于天又其臨行時寧受教大卿奉而行之庶幾
共可耳庚伏極暑之候惟遂菜閣敞軒檻於翠微間盡
納萬壑千巖之勝非復俗歌可以到伏惟餐食之暇澄
慮其間必益思所以爲天下國家計者其時在誤知敢
爲世道有請

四江東帥陳侍郎諱

秋序方中甘霖繫望某惟某官公畫留都望高群辟華

夷仰德微潛交祥台候動止萬福某猶記昔歲於外舅
梁總侍書院中得一望履馬之光纔此鴻猷化日摩
雲蒼而某蜩鷽之飛止於搶榆枋無階閽會惟極傾瞻
江南嘉麗地一朝盡入提封伊造物曲爲衰朽地使得
密托廣廈萬間之庇日惜洪河九里之濶復厄於疾趨
進無由比者鄉邦不幸戊卒弄兵郡猶有守有將有吏
有兵而坐視莫敢孰何惟恣其肆某擇地假息儻非哀
告大府庶亟驅虎旅一洗梟巢則乎今京口三邑之民
與凡巖栖谷飲之士猶未知宅生之所而某之所以
者又可勝計耶某疾甚既不得

庭復不克與鄉之能之士作為歌詩以詔
不朽以此負敢望五雲下羅從真來復前輩子其詞之
文温卞其情之真且摩重以異書駢維珍玩環列皆非
寒人子所宜得藏弆二百高論功行賞之
時不敢虛受自同僚敢馬矜門昔小 多與非
當職之所以屬意於待郎者遠矣大矣領益勿 某駑奇內
忝一飯必祝

孟冬之月凌霜履雪恭惟承官入覲有期借留為道神
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不侍見二十年不上記六十五六年矣疾病
之驟知齊注之深以夫天之造凡泰游從
孰不欲乎公喜年兒抱負知許一洲得展其學行其志
許年猶不至為知已蓋故一向遠頌以台座之名德猶
不敢介門墻之慢以自通則他可知若大景星卿雲之
所某老且病無從陪幕府如門時丈情問相趙弓心老
丈能時相見否宮祠不必固辭不知得請否某晚來
叨承誤恩得附老先生後以榮以感金陵佳麗時其冬之一
到而殘疾已深不復可出骨肉命薄有負明時良用自
歎閭里中某人便手此六條之餘方新想見應酬之多

公餘不忘自養以淵柄用是祝

田嚴州陸中子橘

春亭向晚景物暄妍恭惟祇奉召還入膺前席帝心傾
倭神志具孚台候動止萬福某一介寒陋蚤幸出入江
州使君門墻江州旣沒某以病屏處亦三十年矣踪跡
沉下無由敢以姓名自通于名門然竊讀先待制放翁
先生詩至六經旣久伏百氏方縱橫此責付學者相勉
在力行爲外物不移方是學等句知斯文衣鉢之傳端
在執事幸加勤此心敢問一二疏古事之利害民之休戚等切於當用可舉而行其乎其他剞劂牽課
聆塵重以匪領鏡光筆然貢于前者是又卿在諫省非所上以此起敬恨不及識一日
可者使官之傳後生當不止此特

而奉歸侯之事

生靈萬世無疆之詔海內亟生本參願望普天駿經行
足世其家而材器弗遠劉歆論議向光其父而名節不
立若執事之所以備之家庭施之治郡乎　上朝似不
愧世德之傳矣更惟
多祝某以位分之殊不敢僭申崇閥仙集之問衰病不
仕介走亦不敢僭書屈役精緑足以備暑服珍羞足以
滿飢渴拜嘉之餘適有故入惠虎皮壹張其文炳然而
等屋之下滿囷之上無所用之以俟于執事漬守勿罪

四太平王大卿元春

夏令將中南風日競奈惟某官流澤千里穹
氏叶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至感種陰蔭實安善第功一
病家山不談世事十有六年矣故歲過里中一士夫
家見舊邸報一帖備書貴之其間一二疏古事之利害
民之休戚等切於當用可舉而行其乎其他剞劂牽課
者率是文卿在諫省非所上以此起敬恨不及識一日
王當塗之官踵門告別坐間有言吳卿起家守姑熟者

某即起賀當塗之得所依當塗曰然吾固望之未幾還
書於某曰吾邑自令使右之來多著覓之訶者除之知
民之艱而拊養之如慈父又虛心以待僚屬悉善如
流誠試邑若之幸子實謂我得詩
云雖頻以知音自喜然非常所依信矣其用心愛所
忽奉使台以手書
而有嘉若疎豈所以得重之以二十　錢之
至意至善若閩浙之長此自公家獲物矣侯
使世以爲高頤延之爲始安郡以二萬錢與陶淵明

由卿雲爛熳忽隨塵几剥封莊誦嚴猗其何可言且審
妙簡上心葺新除目凡向來稽古之學華國之文濟時
之畧昏峩舉而措之事業業東鄉爲天下賀豈特故舊
之情而已某頃歲隨牒在牢盆之役念于自脫与祠而歸
旋叨堂雷之命以駑疾浸淫面目可憎若天實黜之故
物之無知猶將動色某猶人也寧不知榮寺簿吹送之
力開道之先勸勉既勩之使前又推之使不後物
之無情猶將不已于行某猶人爾寧不知勉但賤疾日

深形容變改加之少歷艱苦氣血衰衰年甫六十而頭
童目眊手戰心忡已不啻如八九十者自度必不能補
於明時也已具情實控告公朝婁蟻之情恐不能自達
更望始終軫念爲明述疾狀於晉紳間使得轉而上聞
尤爲受賜不勝真切之禱飛潛會合際會無階臨紙惘
惘丈夫以意氣相與雖間霄壤同此襟期那能效兒
女語愛助未忘惟頌首上爲世道壽重之祝

田舒貽劉帥璋

仲秋告朔金飈高明恭惟某官威行惠孚遠來迓悅天
人協相台候

北萬福某屏居二十年無由得及當世

士大夫里中王顓叔喜言世事又當捧檄行邊與論今
世守帥能得南北之心又如羊叔子者顓叔謂惟太尉
爲然某繼採道路之傳而考淮東西近事之變故雖多
而國勢自若人心不搖者惟太尉是賴以是信顓叔之
說而於太尉起敬起慕恨執鞭之無從敢意譲光先杜
卿論功之義有洽德謝之重之以映貺若施之所親厚
者都惟寒陋何克堪承斟釀謹以拜王江州之賜折俎之饋
拜曰爲用
是不敢下登受之拜當沐矜焰召扈
之無情猶將不已于行某猶人爾寧不知勉但賤疾日
別紙備五敢幸過目並還一稔

其長兵民相安和氣所召更念居考之鄰尚有以厚
其生察來者之誠而有以實其則上下之間無感
於浮言以紊其常庶不枝必寒無往不克某惟服視
宜則在右有常職不敢僭言

田周馬帥虎

孟冬之月清霜戒寒兼惟某官懷辭
渠忠清台品動止萬福某恭以某官名擅倫魁
將當開禧旌旄屢馳馬陵千里長淮岌
和則虜屈於不在楚則虜屈於楚以一身爲
迩底安全海內之人有耳皆聞有目咸覩矧惟

嘗有聞於月旦之評有見於疇庸之典高山仰止何日忘之尤自喜者奎歲得官與仁里周南仲朱景淵同年共賦性介僻與世寡合唯二君爲摩而執事於里中人亦惟與二君厚方南仲無恙時共以幹過吳門南仲出一編示書院嘉謂某曰吾平生爲文多矣惟是爲無愧詞之則宏闊太夫人墓刻相望反覆之須歎景淵生理素薄歷州縣俸入纔供一年存恤而卒未遂執事指狹宅與之畧辦乃克經始于今仰事俯育寧唯屢空敝廬且惟景淵知德凡景淵之友蓋皆如身受惠也夫以執事之聲名如許某又幸有執事之門一紙薦誠亦心徹于侍御晉之聞三未石人共願以從跡陰況無繫世有輕重又疾病以來形容變改如鬼如魅是者怪駭故一勻自放山林溪澗樵分應絕意當世豈謂執事旅賜眷於人服不到之地謂青松遠志氣味異相似然先杜論心之書尊嫂悟文未嘗然而書法亦超絕近代發硯展玩因言而味其意固已知并二高之亭沃吳井之泉而聽驟河飛瀑之論也其爲慰快何可勝言況沉水可以滌塵襟可以寫滯思而石鍾乳又足以起沉疴也哉敬佩此意一感字不

之間尤所願望因便人過後筆附此稟謝萬一冀事方來惟爲國爲家爲身自重其至禱

通總領岳侍郎珂

歲功更始寒事解嚴恭惟某官以侍從近臣總中外大計軍民以足宗社以寧矣孔昭台候動止萬福某蒙歲閒侍郎旌仕鄉邦好學讀書知其爲名家子中歲立朝博聞疆記能知人所不敢辨知其爲一代偉人其能述事有是否能辨人所不敢辨後擊節海更仁下入春威行如秋及建業京口嘗試調趣迫之時而持

器當事幾輪轉之際而治辨從容如

平日又知有克亂之才制寇之要欲一見之能也近者入城之役乃得再見於今日之間雖侍郎不果告別不及若未之款而侍郎不以法從自居不以道德文章自高相予之意已藹然著見於承顏接辭之頃其幸甚計云本識想感采別去今人思某於侍郎亦然還舍已迫歲改營畫穀之祭南竟而得奠疾又累日始能乃克飭其固陋之辭謝不敏于下執事竊惟南渡社稷之臣四三家者既代興矣惟侍郎雖寄開遠圖分若揚日月而行甚盛甚盛今二廣雖衰而楚氛未埽侍郎雖固草廬未平惟侍郎之舉本雖固而

細人之愛人柔敬著

四制門宇張寿元簡

奉序中分景物明媚如前茶惟政成楚甸望葉漢朝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去歲此時特勤迓勞以存衰疾之人文與漁樵爭席脫帽露頂不復顧慮聞賢者之來強整冠巾脩容主禮槃飧盈溢所不足計而峙葉鄙於問鼎之前望免金於黃鍾之側今猶且忸也適　使至

勤書惕好風送帆吳越萬一幾莫等仰止徒勤瞻望

庶前家童出視有閽門而立者則來使也再拜受書三復展誦知開府公來令嚴而謹守寧謐政化而年穀

成賀喜之禮不知手足之蹈舞頃見閤經長林一客戶十有三萬八千口二十九治　旨有奇至歲入二百七萬九百不知何多實縣土客戶僅於壹萬六百口三萬九百口此皆承平時入京使近國雇有耶不然恐地利有如此豈承平時入京使近國雇有耶不然恐地利有試思之當陽歐戶口此晴衆中多寄籍絕許數比李令幸已誅其妻逃去川猶有可疑二趙仇山陽猶未至邵武經始郡事爲能爲大害向使乃可憂今諸門者與任事者皆狃於幸勝有輕敵之心柔何王頒叔初郡成朱君深過寔昌漕居未寺丞者所聞矣潛倉弗成朱君深過寔昌漕覺其非而江水趙萬軍者又從而間之雖化地力相飛遠引之爲得也羅能文擇別師此兄弟有餘師事尚欠幹蠱不無賴教誨扶持之力輸納之來步邵懷懷爲民所以明辨不惑仁障之間甚至方羽書交馳大使徙移司於此行征雜出軍期文字周旋鄙步供億不前微幸侍君則巷無居人矣仁御史稍覓得頑民與良岳不異恐政又則元因書留者有以慰多商之人氓血因應奉裝而年　侍御未知猶及去衣之歸否兄潭羅當梁作多用以

脩冷服此以扶老恐此

千里外一笑台眷恭惟均慶社山峯
不敢以請某物漫以寄意天下之寶
摩自珍爱

通徽州謝守承伯

孟夏之月暑令權輿某惟共官坐鎮名藩奉行寬詔仁
聲遠被協氣周流台候動止萬福某病不可仕學稼山
村二十有餘年矣猶記奎宿無閒嚴寇簡在神
於王簡御坐中後十餘年從浙東使者行縣入得
道佐自爾竊伏門墻之日雖又而去思之
情猶與邑人同之初不以地之貴賤姓名自間惟時於
中知除目之新輒私自幸睹若有失而之快仰惟共官

珍染知賤姓名猶荷記存欽貺無限大卿俊逸之才足
以經緯之略加以敦厚之德不愧于張回翔惟月之斑未究補天
之術以綸夜下每字顯顯其區區之頭自金陵之歸即
染駭病形容醜惡不可出入中外當賓客宜矣新
日琴愷 公朝過聽賜以招保某實審於自量不敢冒
進朝夕隨侍千方命之味有以覆護而存全之惟於
門墻有望願毋恕令嗣小試鑿畚家門復托斗封之
庶幾有天幸庶幸已別具報衰老不事弱文一水相望

禮之過皆足以使 寬薄夫厚豈但足以致直諒
之見面益肯大夫之終教於言筆於書其意之動德之謙

漫塘劉先生文前集卷第十一

劉子

回發守趙告院必愿

秋序將半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千里詠歌九重簡在宁祇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屬歷參聞有年於茲矣頃承閫甥館之間惠顧逢葢倒屣迎見此維其時適俗漁樵浸浪山澤既歸則門徑寂然懷鴟已不可以望矣等懷簡尺畧著勤拳而未見之情悰如調飢今猶昔也豈期謫德不副衰屏尊榮真紛與膴施俯辱下拜父感愧懷裝懷仰惟某官致君事業寤寐定之傳瑞世文章得

順堂之印亦既窒塗歷試固應要路立登上方揔攬權綱究心民隱必欲吏治民以孝功功大者其報宜厚去迓駕三鎮雄藩賓接奏寄之重既申於京畿而治平一民復為天下第一旋歸有詔識者數日次舉某少不學老無聞重之以不可棄之疾雖欲強顏與世追逐勢有不可其敢遑趨於人主之前以此維荷招徠縻縷控辭尚丐衣矜陽之容覆使卒兒入不敢階前稍消史欲令德推望如某斗昭回昏旦仰止無侍見之期鄉風惟上體國謹身之視

通鄭常州 為

李夏謹時恭惟某官隆開太府權動屬城天聽自民台

人不敢階前稍消史欲令德推望如某斗昭回昏旦仰止須臾姑俟留居方教授書中近者里中趙安吉修敬之日皆厚寄聲某狀賤何足比數而記存如許第有感刻即中學足以高世而居之以謙才足以濟時而養之以晦嗨我揚中外亦既如囊中之錐頴脫而出庖丁十九年之刀恢恢乎刃游餘地矣意遂簪星持憲布武星辰之上而猶俯為此來蓋上念陵夷罹害政妙選一世人物來任蕃宣如有出郎中之右者東方千騎來曾幾時而田里愁恨歎息之聲已一洗而空之況報政之後郎

甚盛甚盛某舊以病歸老去途甚形容豈但非復故我曩者疊冒誤恩乘曲推轂之重既申於京畿而治平戔戔拜謝諒在高明必不賜咎茲以一麾之屈卑治境不遠敢以咎門之舊陪修賀厦之恭暑氣方張并上滌煩

御府之請率略陳次之罪

回張和州謙亨

涼風披拂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十行錫命千騎趣行可神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叨放山澤不上籍府敬之心久矣然每聞治民之有正論未嘗不

社敬歎且賀先侍郎忠生之不亡也鼎來使介旌之

手書重之以珍貺下拜登感喜其何可言某官明敏之姿卓絶之才而英詞妙翰又有以發揮之此其盛歲於孔庭窺知其不可及者而向來治民之績用立朝之風采又表表在人信矣先侍郎先生之不亡而執事有光於前文人也某少追於貧不克裹糧從四方宗匠游聞見淺陋猶幸先侍郎老先生不鄙其獨學無所聞見收置某下朝夕奉令承教得不爲小人之歸今雖年垂七十視於髮種然一念不敢亡也朝廷更化求靜退之士以厲薄俗徒以某三十年家居謂其近似賜之招徠而某實非其人辭避數矣而命音尚閔有以

覆護而存全之於門下有望焉所賜某物皆某家所未有不敢不拜適有以某物爲惠并緘而還區區欲言尚須嗣貢未由會見更祈酌涼謝之無已區區之誠以迎召節台眷不敢僭申謝敬京口委役回沈秘讀

仲秋之月暑退涼生恭惟某官執友惟讀人間未見之書探言外不傳之秘天集閎業日推餘喜某生晚不及登先正先生之門疇昔每與先令舅氏之年兄言之用爲大恨病不可仕歸伏田里十有七年自先令舅氏與鄉郡時猶不

一造鄰知今加老寧復可入城市以此市朝之事

後到耳雖秘讀茂實英聲猶峙川流第切服膺無

記春閒邑大夫下車首出台翰乃知不肖姓名猥荷記存其閒慰藉之勤同於知舊某感歎不自知其手之舞足之蹈也秘讀由常布而膺簪組由家食而登蓬蓽道山此近世曠與至寶陳於咸陽之市何患不售惟居開敏過人舉貢已及格百因書生爲誤太夫人恭惟天錫難老曼福來并台眷中外迪吉某叅紗厚書遠令方得修報不惟私門多故亦坐拙於辭避今因前京尹趙工侍令嗣到闕敬此謝萬一

回建康范教授光

恢台壟序清和可人恭惟某官執斯文望重一府神不徵徵台候動止萬福某屏跡山林不與世相聞十有六年矣故歲偶以大兒率意西游暴閒頃在某膺昌昧以一箋自通且謝且祈罪不啻訊之書十襲以藏千今有權旋聞司文柄於會府使道歸覲適聞切意即遂留中不敢勤仰止忽奉專教知猶俯徇狗當路歸海於宮以須班改慰浣良深不敏益重自愧執事以辭學傳家以妙年擢

高科有聞于世有棲於朝騰躍而上蓋將善鳴豈
衆豈其花寸進誠縮若凍竽抽萌者比然進銳聖門所
戒急流中更須整棹悟行執事所以丁寧誡得之矣其
惟有敎嘆惡札遂揭之廣文官舍之前深懼不稱頒示
刻本且有珍饈感何可言介旋亟此具報不盡下悃慎
伺解組續當遣賀一節多雨恐梅黴必早齎成以居高
明行矣其時某不敢愛助之私政預以請
通常州倉敎授
問高郵黃敎授復
維持陽春布澤爲幸揮代性志以道鳴尊候神相萬
福某嘗謂文以氣爲主年來士大夫苟於榮進冒干貨
賄否則嘻嘻如婦人類皆奄奄無生氣文亦隨
之比見里中士友皆欲東去從足下游其歸也又傳高
文三紙如古檜盡龍詩及祭坡翁辭固已卓犖奇偉
異乎今之文人及和足下之爲人與其所題發策向之
疑者益信起敬起愛無已執鞭之願有不滿也某貧於
拍詩頗有愚見詩家定下論之大約雖得地冥
冥孤高多烈風扶特自是神明力正元氣造化工我
賜得其地則風雖多亦何長籍曰子之抗我神明固亦
扶持之然所以可扶持者則亦以元來根本有此正直
爾今此古柏稟於天者既甚凡物又賜得其地其魂魄

重之以忠義志將望僕以輔執事之所不及僕何足當
愧汗如洗雖然此禮不行於今久矣僕雖衰屢不足當
大亦爲之驚喜則行詣旁知先之以贄幣
而盛意不可拒也昔曹交以人皆可爲堯舜問孟子孟
子以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
堯而已矣孰爲之迂孝悌而已矣子誦舜之言行舜之
能求正有道而已是二者豈獨先事之病僕老矣猶病
之雖然科舉之文雖無用而所言治道未始不尊堯舜也
鄉君雖少師父而與吾輩游者必不至皆不孝不悌人
也讀於孟子之言誦其言行其行則是堯而已矣而何
有於陋其言行之相符者吾從之相戾者吾違之則吾

惟是從而何有於固今之患在於言不顧行行不顧
言固一日詘殆而行如市人者至於得喪分於目前
而惑取舍定於俄頃而亂甚至奪攘而不忘相傾相危
而不知恥則雖日從先生長者游日聞仁義適足怪爺
之耳若先朝郎怒肇肇是亦小人而已矣於閣下奚責
焉執事以爲然否僕雖未奉識見如家主頴叔宗同
僚山陰知執事亦有志斯道者今又不但求E有道而
例及於衰屋狐則其有志斯道也審矣孟子曰子歸而求
之有餘師僕方有觀焉素紗兩端聊答白苧之況倪留
幸甚

冬令猶淺和氣如春恭惟某官爲邑民賴撫摩神
依正直台候動止萬福某聞徐仲車之居山陽雖貧賢
然不可奪士行時事靡不聞人物靡不知某衰疾甚於
仲車而貧窶之況聞見之陋出仲車下遠甚何敢與知
當時人物然隣郡屬邑有賢大夫猶污塗中期玉雪某
辜不聞願受庸末可則惟有歎仰佳客謂來宜盛不
發函展誦知遭時之難行政之不易益用起敬至於神
然處已既然論心則某不足當感荷之餘更以自愧執
事有排山嶽之力去之而不恃有捧扶搥九萬里之便

捨之而不即倪而爲已有決江河沃焦枯之志而鬱不
得施可爲太息然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聞寬之一分戾
問已不勝受賜惟願益固所守益充所志以聽造物所
以處我爲執事謀無過此者因江君之行亟此稟謝某
疇昔無階以姓名自通今執事既有以先之維此尚當
嗣貢區區頌望已見於前排箇時宜厥有忠 中外禔
福厥有定理某不敢誦言以爲讐伏丐台察

世間絕難名門德望如日麗天有目厥覩某獨廿老漁
樵無一日之雅百成自棄去冬江君過門袖出台翰燦
然爲蓬戶甕牖之光稟謝愛厚副音不吳正爾內訟專
介之來存領珍貺其何禁如之不敢令記治所譔樓之成以某平生願欲
陋之文托盛美以不朽成所
任仲之疾執筆躕
作字一兩行躕語
端幷控幸尚加丟憐只
有成憲慈惠之政中山之民既歌舞之矣大鈞抉扎頓

豈容以嫌自別某願厚自愛以迎溫詔之詠

回宜與趙知縣與教

更令已深秸公為角某惟某官相宇 八絃歌咏與台候神明無訓導宜卿士夫某不能盡識獨識將伯助政成命下 馳專史及門重拜真翰欣慰無數世道益降士大夫率以雲霄貧以憧憧媚取容執事獨於汗泥中呈玉雪於頹波中乾砥柱利害所敦仰願執鞭焉而未之得者豈為莫能誘勢莫能屈此固某所敦仰願執鞭焉而未之得者豈為幸甚不鄙令記漏滯院額未承遂得大書以詔來者豈為執事是為其有感於斯世深矣言謝言非所敢聞矣

昭稠疊非所敢當以方命為不恭紹弘氏律悅浮于感

留來倫五日欲等文 名照人 野人之

以言政之 欲言者執書政類集之 不少厲

戒設無以使亞者不善有恃今惡服善者伸矣

少霽威敬使簡陵舜於春風和氣中可乎衆悍十室之

之後色色敗壞不少事工役無以使廢者興壞者舉今

廢者復壞者成而昔之未具者今具之 休工役使拊

安於清靜寬一中可乎古七之 不必皆

有公論寧使人無 无成无缺 此中出

願少回此心博採公論 俟而修謹者

表厲之則向之不率教者雖如在洋之鴈終可使之懷

好音惟執事圖之醫藥之劑無 宜卿士夫某不

能盡識獨識將伯助政成命下 八絃歌咏與台

亦方命立朝惟沈巫尚田里其文采甚可觀今待其

一詩寄上又有潘教授溪陽去治所甚近為樂業極

工應用之文尤長得小公閒 月

任不但諸生得 師事不可

即欲強食為世道厚某忱祝

回丹徒趙知縣

王春謹始化日智慧惟某官絃歌堂上保障江邊神

人具休台候勿止尚佑某學無所官不幸竊伏林下以

逢人說項斯得 有位者皆大夫過聽既

以慨某官學術 某通當 愧

能常抑其過 鄉之中 從

實受其福從容議之則 以教吾譬使若之德日新

又新而吾三邑之人日遷 遷善而不自知者君之

為多吾儕小人寧不知德寧不知仰顧問謝不先而誠

辱施其何感如之何 知之長江天險自昔以為

時而國步方艱誠者蓋寡時曰豈無他人不 俟而修謹者

同赴維城維翰宜莫如君尚勉旃哉尚謹旃哉某

日先勅此以復于執事他所欲言尚須嗣貢世俗笑
舜儀敢畧
回句容吳知縣淚

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恭惟某官花城台最楓陛詒猷神
人先後台候動止萬福某昨以貧親弱植不能自伸輒
犯未見顏色而言之戒昌貢一錢凍疥渓罪厚德過人
加之以高誼不但薄其罰昧之罪又惟近社所語言之人
扣其所欲言之事而賜之諾其慢忘昧(只點作以字此正)所感
藏而專使賚來寶緘下逮珎其着語之工結字之細已
屬厭食垂涎而寄物又有以浮其厚意僕迎拜慰荷其
卷十三 十一

何可言治境當東更刀闕折之餘得賢大夫品之大郡太
守知國家以臺石要官旌照最治執事而誰其敬愬鄉
邑陳大夫三山人鄉人之來若相望論水翁之政以為
律已如秋霜烈日而惰民如春風和氣前此數十年所
未有愛之恵固足以感人而廉元足以限人水翁實無
之固書為致舉似之意其遠(此見謝恒)
萬一他須專貢仰馬台昭
回句容趙知縣熙
通江寧陸知縣

孟夏之月日駃紆運恭惟某官抃字政成絃歌容與神
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病臥田閭所接惟漁樵之人
見其誦郡邑大夫之賢惟晉陵之盛過魏事約二而皆
無由一拜下風晉陵既解縣章而貳帥府則執分已相
隔邑惟執事尚淹此留似天假以趙承之便復以病不
克前謂此情何然威行惠孚使安近悅近之民賴以寧居則某亦在受賜一人之數欣幸固不
可言也今世士大夫以貪戚風以苟取為得計吏之求
進者率投其意多所欲而小不如意者復從豪民持之
豪民又據臂其間故善良不伸頑惡得志而田里之不
卷十二 十二

愁恨歎息者蓋少今聞執事下車以來一以法嚴律已
以平易近民民之所欲不易而舉而發此古作吏之政也不
謂於今見之願益勉旃以慰民望某方念無階以姓名
白通而專介非來賜以手書且有罪須祇拜之餘以感
以愚喘緣匣鏡非衰疾之人所可得故閉納凉筵錦
荔不復引辭過有來客具酌不飲端午陽祭聞賀慶不
遠第十召除亦已在道小須到(文書皆申台閣)
寧奢之問田間非求復仰之意其遠(此見謝恒)
通江寧陸知縣
一雨迎秋即日恭惟以家學踐世官百里歸仁諸臺奏

最神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都城致敬東閤轉首纔
三十年時昔先尚書之喪海内孰不聞孰不弔平生托
契之深受知之厚又孰如某者而一辭不能效楚人之
哀嗟微禮不克致漢人之鷄絮豈木石人哉頓時方銳
於謀臭出門有礙既歸之後欲一力給薪水且不可得
以是區區之忱竟不能自達每一念至慙負營壞窮意
罪于下執事敢問榮改已幾時榮赴以來已幾書上考
深蓄過咎又烏喜過功書之意甚至朝者否令嗣令幾人與令妹
[illegible]道記存之意甚至朝者否令嗣令幾人與令妹
[illegible]仲已置之不省之地春杪汝進自乃翁梁村院處
[illegible]初聞顏汗如雨既知弘度未
[illegible]福何所不有何所不歷言之可
[illegible]之得染危弱冠為屈即某能聲前
[illegible]即為治平第一狀其德形

卷十二 十四

容甚長者大率以為開句寬和而不局性悕樂易中有
介狀不可奪者此豈惟今世所難求之古人亦不多見
乘親戚有居遠平者凡前所述字已銖閱石之來益
得其詳豈不知手之捧足之踏曰有子如此程達昌不
死矣千百下速重之[illegible]為排閶闔呈琅玕之時而
以足用寬以愛民故[illegible]以支而民不知擾距今十四
年吏民之老者死少且壯者亦以老且老稍事[illegible]
可問性儉寬二字乃不肖所親得於見聞者惟舉而
之某初忝官時家無經日之糧身無挈歲之衣比參
外服勤費參不但有以自給時亦有以旁及姻戚之
者以少慰先人平生之志於地下不足為故人念

回吕節幹好問

夏令平分午風清暑恭惟某官泛紅依綠錫命維新詩神聽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一節衰懶失於奏記然月明無吠犬雨後有耕夫知從容贊畫幕府有人焉用以自慰新命邪未聞已奏降書遂正冦僚之位不勝賀喜今列患未弭內憂方深當長江之要衝任制閫之重寄不有君子其能佐之願益宛心以開長策某以病馬閒垂二十載縣智以為溫蜂壤以為樂真不復知世間事

公朝廷意好恬退以厲俗民俗胥然以之故誤奉恩俾綴奉常末屬不知某蓋病不可為非能為而有所不

為者已共情實申控一辭不敢其欺必得請乃敢其事詩云其室則遠其人甚邇孟子曰仁人之言其旨也祇以自愧某屏居惟陰地是籍今大府辟屬似曲為某地一笑未徹記府而來翰復先之不敏其何以文得便亟此謝萬一他須專遣伏乞台炤

回王縣丞到任 唐卿

春抄猶寒兼惟已戒行李將抵治封百神後先台候萬福某少不如人今老矣惟敬賢一念與生俱生執事德成于身行修于家名聞二百里鄉閭有耳寧獨不聞去鄭鄉無學敦德而無從第深馳系表天作之合得以受室仰承賢

回陸縣尉慶長

府曲踴巨躍不勝此情身在漁樵未敢以姓名自通豈意謙尊盛德況滯首飭簿史賜以寶緘粲然金玉之章飾以錦繡之段退惟衰陋何克堪承施報禮之常然距敢以狂斐廢已裁成短啓復于執事而書心畫也不復委諸人具以質言則惟拜氣之問是恃仰祈情炤淡流淡日好風送帆伏惟次舍之間吉祥至止誦言祇以為餐隨軒玉集萬福攸同條教有當預聞疏示幸甚

回潘尉棠征到任

夏行季令雨借新涼伏惟祇奉華次發軔榮塗台候神相萬福某一廛窈遁鄭鄉得性字於月評謂參

癸歲漫仕中正抱戾欲見無從詩云其室則遠其人甚邇孟子曰仁人之言其旨也祇以自愧某屏居惟陰地是籍今大府辟屬似曲為某地一笑未徹記府而來翰復先之不敏其何以文得便亟此謝萬一他須專遣伏乞台炤

回王縣丞到任 唐卿

春抄猶寒兼惟已戒行李將抵治封百神後先台候萬福某少不如人今老矣惟敬賢一念與生俱生執事德成于身行修于家名聞二百里鄉閭有耳寧獨不聞去鄭鄉無學敦德而無從第深馳系表天作之合得以受室仰承賢

回陸縣尉慶長

府曲踴巨躍不勝此情身在漁樵未敢以姓名自通豈意謙尊盛德況滯首飭簿史賜以寶緘粲然金玉之章飾以錦繡之段退惟衰陋何克堪承施報禮之常然距敢以狂斐廢已裁成短啓復于執事而書心畫也不復委諸人具以質言則惟拜氣之問是恃仰祈情炤淡流淡日好風送帆伏惟次舍之間吉祥至止誦言祇以為餐隨軒玉集萬福攸同條教有當預聞疏示幸甚

矩令權與秋陽杲杲伏惟
不徹御台候動止萬福某叅
流耳目所不接獨幸鄭卿不遠得熟知月評之高兼聞
九萬里扶搖之程實肪乎吾邑亦既見止我心則降
古人之詩預以白喜執事必罷盛之年負傑出之才爲
廿與漁樵分席之文將列之簡此下事上之禮說
事願於我乎施過矣既施以報亦理之宜某從事舉劒
久忘筆硯謨猥率爾叙謝切丐台察鶴溪山泯朝發夕
至珎在暑維足可寧覩不敢叅辭伏
卷十二 十七

秋序將中餘暑未忒惟
具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一白從者還至邑入山益深
不克以時上記維祖後兩月近之日
延時以季孝故植表可明列侍之仁所以旌誌尚
德之意良用欽慕且恨
行李之路便魚附隊所以
某官正學足世其家清標不染
邑糟丘非
君所居豈君相姑欲引之自近故耶

悼而況鶴原之情謂何某以平生未及登門不敢致鶏
黍之奠亦以自有亡弟之戚不及端拜尼牘縞乞情恕
吉人爲善惟
某惟足要之我輩未死無非勉於爲善之
時況當盛年尤冝自力以濟世業某敢以爲請舊治九
交願聞

回信州鄭新思秀協

冬令正中恭惟日崇令德以啓脩程神之聽之專候動
止萬福信閩相望我二千里某荐叨令
猶知執事之賢何由見之況
出所伏章泉老先生行文出自然知行雲流水而希賓

七幅劇

回鎮江守韓監丞大倫到任

冬序向晚春律將回恭惟某官屢閱大府宣布上恩千
衙袖之書啓緘疾讀知見遇甚厚又昔之日嘗有枉道
過我意某踈賤何以辱此內省亦複自愧也貢魏三丈
聞往還甚密師友如此益信執事之歸天步方艱國論
未有底止二公行藏實於世有繫方當未到手或居閒
或治郡信有可樂一朝番然則天下顒顒望公將何
以待之頃年朝家召周叔子爲將叔子以久閒與後來
將士不相知度必不爲用辭免劉中丞亦知忠義
然亦安能以口打賊叔子雖未爲良將斯言亦有理執
事以爲如何某久不通五丈問方於王郎試處同使案

先烈欽惠一州雖未足爲門下賀然尹鐸既至晉陽以
寬則所以爲趙氏保障者庶其在此某敢不爲天下賀
某恭以某官生長富貴而自奉若山澤之儒天分之高
學問之粹而隆師親友常若有不及者此其立志之堅
持己之嚴求道之至真足以特立當代之表其見之辭
章施之事業蓋亦綽餘方昔名曰郡時猶服役州縣
間曾未獲一登龍門而以疾廢杜門蓬藋瀟洒遂有弱水
三萬里之隔不圖莫某乃得受屬蓋爲民某幸甚某蚤歲
應舉冠場頗亦有志事功中年得疾形容如鬼不容不
歸耕隴畝欣戚與野老上之年來賦益苛鄉鄰之牛

理益困雖荷餘棗懼不得獨飽比老稚之迎於境上
者來歸爭傳好語殘生餘日永遂得及於寬政曲踴巨躍
卑惟用下敬上非言無以自見儻語一通皆下里巴人
之言幸一笑粲其惟分卑而言親皆當有慢上之罪冒
昧請委尤其甚者敢畧
回鎮江守何秘監處又到任
序迫秋清風盛年惟某官惟某官惟某官清尘里宅
祇協贊台候動止萬福宅正治郡既不克救兒童打
馬之迎復未遂修小夫等瞻之敬一以疾廢一以分拘
委貳之先用敢忘其犯分罰以候興居且致不敏

之謝仰乞矜體某載惟曠使君之來予治吏教盡蘇
喪亂高在上實照臨之近君之門何福不臻某不敢
薦請某欽以名門試徒起家清才蒙遴擢宰宣而大監以清才蒙遴擢
又昌大之海內咸生誰不引領而某獨無緣之階又
疎賤自棄前辛此不敢忝台候動止萬福某惟某官
乃今獲以受廛之旺聽後于下諫請言某弘巨躍三百
某伏審奉詔所庭分符重鎮已有教旦誕布寬書懽
沸于里閭和氣洽于上下仰惟台候某不佞蚤讀周
中興之雅意其必有股肱心膂之臣朝夕左右而某
者惟稱其屏翰潘宣之列人繼以仲山甫之贊百

所取式豈非中興事業表裏相關在內在外初無間然
耶仰惟大監以學問文章致身以道德仁義佐天子無
以異於山甫諸人而猶虛衮職俯為此來蓋聖天子所
以望于大監者深矣期于大監者弘矣故某不敢以五
馬之東來私為吾邦賀而以中興有日公為天下賀某
才不逮人學無師授其少也頗亦有志事功而疾病纏
之竟成蹭蹬聖世皆不遇遺棄賜死蓋以其屏居積
年跡似清浪而不知其實非也賢使君在上何儆不蠲
敢言其所苦願修民禮於黃堂之下勿廢溫言以慰
之其敢不勉而當者疾未愈前尚馬隆寬宏察其匪懈某
疎賤不敢僭申台問大眷之問亦不敢私請委役惟是
條教方新必有合率先遵守以為鄉黨倡若敢乞頒下
回葉知縣峴到任
青陽開動萬象維新恭惟某官載區馬百乘來惠此邦次
舍之問神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齋奉記且謝委
貺之先敢蒭私賀承候之來已肅于前辭不敢贅惟
是通日春令猶淺寒燠未齊某不勝愛助敢以順三陽
之交御六氣之正以綏福履以對寵光為侍不者請某
恭審光膺芝檢榮領花封制祿倍於上士不啻三公養
治行著於當朝不俟三年淹仰惟家庭之間喜氣充塞

某與閩邑士民以贊大夫今推其已試而惠綏之曲殆
巨躍某仰惟石林文物之盛為世王謝大監政術之長
為世龍蟄而台座莊生其間豈但發祥鍾秀非世所及
染教餐和所得弘矣上方更治民以攻功故存領除書
來膺邑寄然首里之地豈麗士元所宜遽由治敢登朝
不夙則莫某尚切遲之某屏跡二十年凡當世知名士
皆耳目所不接而雅望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某雖竊伏
田間旦旦仰止乃今忻預受一廛君澤豈子羽得自列
於武城邑人幸甚某惟竿牘之敬下所以事上非上所
宜先也台坐方將攄其問學之素以為吾邑慈惠之師

而顧以其身先於匹夫謀尊而先豈世俗所及某不肖
不足當也但切遲之某屏跡二十年凡當世知名士
而某廢筆研久矣今忻預受一廛君澤豈子羽得自列
於武城邑人幸甚某惟竿牘之敬下所以事上非上所
宜先也台坐方將攄其問學之素以為吾邑慈惠之師
敢聽某屏跡山林書無六到耳人到耳不入為二公行政事某與耳
路以遂復公侯之始而最爾邑猶辱照臨之非卹上
方更治民以考功日咨令入為三公行政事某與耳
之望踐揚滋久譽處益休已通籍於金閨宜進儀於禁
者蓋切聽而稔聞之預方分席漁樵預一拜下風不可
得天假奇緣
民禮見引領前驅心旌飛舞某
至愚極陋少不
意功名中年得疾看鏡
我遂賦歸来迄今更十有九寒暑之寓者白日之
瞭然者昏矣今上初政預旌其高風之招廷某跡似
實非不敢自棄優優庶幾得請救巢自托機陰焉
依有以寵嘉而存全之幸甚某來見頹色而言伏紙愧
某屏居以筆硯為長物不及手拜長戟之麾愧感
自勝輒飾其問之鄙以為侵試恐條教有令預禀承
敢脩台閣大春之問疾
照

同水部縣侍卿到任

紀瑞老日迎長恭惟某官已屆瓜時將臨花縣先

聲歷境和氣充暢合候動止增福某受靈之人盡奏日
以候前駟引勤先辱裁年不敏仰丐矜察某仰惟旌節
此來將廣九重之澤以綏百里之民山川有靈幼馳為
祉宜也某為是不敢賀申寒煖之問亦不敢階上鼎茵
之祝某恭聞聖天子以虎拜之寄治忽之原非威望久
著可戡姦倫并邑相望深知疾苦不經委畀官以天
分之高傳家學之粹南昌小試同子兵之隱盛田再轉
有斯立之高而一念拳拳惟忍食焉而急其事是致績
用有成聲譽赫奕列在寓里賁丘鄉閭蜂析相聞問津
孔通固應大君有命遽令父母斯民仰惟道之將行喜

慰無歎某以蚩蠢之年得侍維新之政望塵欣舞倍萬
常情某昔歲往來閩浙間晚閒棲霞故筮之居瀕
陽親黨之居句曲者誦盛美皆不容口以是趑趄敬起愛
不勝區區之情而日分席漁樵當木衆口以名于下執事
乃今將親率鄉之父老子弟以拜道周而與鄉之依生子弟
受教於某堂之下幸甚甚某頓尾之波蚤歲溫級仕
籍頗亦有志於民中間得戾家迺不可仕今日過月征而
志益衰學殖日荒未俱剖起其廢於其衰於方贊
大夫之來有望風采兄顏色之宪敬事服日某北
勤命介寵以朋簪聚然若風蜚幸錦祝而鄉然如金雞
琳琅展玩殆不容擇手桃李之枝瓊瑤之報詩人猶
曰匪報也乃今反之伏紙愧汗某敢再拜敬問公閣大
券仰惟至和所召何福不臻伏想條教有預合稟承者
敢乞領曉

丹陽臧知縣鏞到任

秋用季律風露高寒恭惟晉官載臨祖帳問訊棠陰陽
境歡呼百靈翼衛台候動止多福某方將展紙需臺修
事大夫之恭而誨益先辱謹勒此謝不敏崖畧是懼仰
乞台炤某惟民情欣豫則神道感通賢大夫施德於此
民稱矣神之恩之介以景福毫著不占而知者某為是

更不敢替上寵興之問敢自宣之某伏審光膺之榮
來綰銅章成命一頒士相慶言於學曰是皆教我者民
相與言於家曰是皆吾一父足以趑前驅亦
既至止亦既見止某所廣然蓋有不知手足之舞蹈而
為之今長者其自慰當何如某再拜仰惟某官
以學問受指仲之知以慈惠感百里之心重之　史世
故之深閱義軸之執如庖丁之善藏之又出而用之
何所不可某十三異之政上間一札之召適至預恐雲
陽之父兄子弟不得又私大慰其心已某去風采日月如
梭雖具紀無從而琴閒川流時聽道路用以自慰

茲偵伺不端復爲來施所先一不敏召召尚須遂望召
荆以請其皇恐再拜上問台閣生養伏惟由中及外均
介緣祉召徵往來入之常其歡
三幅劄
回趙撫機與勸通問
夏令方中天宇清閟恭惟某官從容帥府領袖寮僚
啓脩程台候動止萬福某忝此以供役即之先不恭
懷載惟尊家之學經世之才宜立登要津以昌吏業
笑紅蓮之幕見謂邊遠然尺五去天咫隼有日矣惟共
厚所養益充所存使陰陽之寇通而福祿日來是所願
望某頃歲徇先令兄宜與大夫以其所居距治境爲近
而忘其人之不肖時安發以庶幾一朝千古
慷哉此心忽來海邊俾木貢愛之在民者以備太史氏
之求某非其人其敢昌然宜興之誤知不可忘也執
事之厚意采不敢孤也敢申謝述所聞嗣便以聞伏乞台
慈
六劄
上錢丞相論罷浦試太與補試劄

捋士之聚於都城散於四方其初性以鄉舉員窄經
浦歷今猿京庠博試太學爲名積而久之來者日衆其
使實繁而又迫於飢寒務於擊色於
獄訟之關節者而獄訟始不得其平有事搢紳之唇吻
者而錢帛始不得其貧有爲場屋之道壯者而去取始
不得其實其甚也挾衆貧氣以取必於朝廷而朝廷之
勢不輕大率富人之麗于獄負者求勝刑者求貸死者
求生無辜者欲其免於罪而理不可行也持上則爲
之文致爲之游說爲之請托爲之賂或藉權勢以劫
攘或鉗貧吏相長襲不直於憲則
而浦不理於部則

伸於臺以有寺爲常行以伏闕爲常事迭俾木貢愛
後知求而後已所謂獄訟不得其平者此也明主耳目
之寄外則付監司郡守內則付之給舍臺諫不能知天下
郡守不能盡知一路一州之事給舍臺諫不能知天下
之事也則有採訪焉有風聞焉採訪風聞其然也於是擇
其清士知其公肆識治方近選遠選已者則公肆識治方之士

幹者一曰員名入試二曰同場傳義三曰換易卷頭四
曰計嗚暗號五曰計會分房五者之中如換易卷頭
會分房若非游士所得爲而非游士與吏輩平時往來
心腹相予亦未有能相通者方秦氏當國私其親黨場
屋蓋嘗幹矣至更化而蠲革今則更化之後萬事維新
惟場屋未興焉傳聞省場之中以試卷字畫同異駁放
者數人其後黃榜試而一人者不至豈無其故而上
下含護不復挑抉特科之就御試行賂者皆不在未等
此其弊已久而今舉尤甚遠方孤寒至有一舉無名者

坐鋪義賈者入試之前凡往投托無不取效雖不通文
墨之士亦可寓名高等而場屋之去取實繫政令
所出處置一定公議無憾人言何由而生事無巨細
皆曰黃而卿相之家欲與免解之事況有如諸與免解之
無關於進取往往有志者由
求者從欲者得有如諸與免解之事況有如諸與免解之
迷深知其不可行而不敢固拒蓋將藉欵錢物入已
而取其人於鄉貢取門蓋三年諸州終場
志在必行百計爲之故故莫若罷諸州終場
以乞憐或俯仰拜跪以祈哀朝廷顧惜大體重矣衆心
傚而從之以幸無事而朝廷之勢至此
則緩急之際必有令之不行作之不興者其可慎也故
莫若散游士而散之之道有三一曰罷漕
司之牓而魯解額二曰罷太學之補試而用鄉舉之
牓試九曰辟通親曰隨侍曰門客鮮非僞冒者而
居其半士大夫皆知之而不忍絕之者正以南北
之故故莫若罷漕臺之牓試而增其額於諸州取開禧
三年諸州所申終場人爲準宜寬收作一
人頒令天下士子多而解額窄者莫甚於溫福二州且
如福州終場萬八千人合解九十名舊額五十四名與
增三十六名溫州終場八千人合解四十名舊額十七
名與增二十三名他州準此人多額窄則增之人少額
寬則仍之舊所增不過數州而已白溫福之外所增不

過三數人通諸州所增之數不過諸路漕司所罷之數
而士子之周流四方從師學田可
增學舍日益而卿相之家欲與免解之事況有如諸與免解之
無關於進取往往有志者由
日之長亦無以得州里之良士故莫若罷太學之補試
而取其人於鄉貢取門蓋三年諸州終場
人貢一人溫福二州向來解額太寬出游者衆非他郡
比今聚而歸之恐人數驟多則於終場人合取八名與
增一半謂如福州終場萬八千人合取八名與
更增九名溫州終場八千人合取八名與

千人爲學者及五千人以上則間舉多貢一名不及千人則許間舉貢一名不及三百人者免貢其各貢人數並取於月書丞攷而或試或罰並依學令以求其行藝無玷者前期上其名於太學至省試之後太學缺員之時廣引參學其送方不願參學者與免文解一次已貢入學而廣引不中或廣引已中一年之內無生學月日者罪及教授而所貢得人者教授亦與升擢如此則太學所取皆鄉里所推之人鄉校所舉皆名太學之潛鄉校之教養不虛設太學之名士之宿留都城以營補試者息矣

其狥私濫舉教官即學官之諸已安有爲學官則可信爲教官則叮嚀我向之鄉校隨已廢於士之升沉私意容或有之今子子之升沉係於鄉里之士皆自愛而重名法豈敢有所從違亦豈能有所從違矣況取士之當否復有法詞其間子爲知自今以往以職業自屬不過三二年之內朝廷可重爭公可論

代全壇縣申繳取會

照對鎮江府管下三縣每歲起發本府通判南廳

制官錢歲額有常未嘗欠少本廳忽於嘉定十四年三月中行下三縣指揮嘉定十三年四月一日至十四年三月一日全年本廳合解淮東總領所錢一十二萬一千三伯一十貫三伯九十六文已發過一十一萬三千六伯貫文外實欠錢七千七伯九十六文皆係管屬三縣倉庫場務虧欠之數今睽要上件錢趁赴比較殿最合行下各縣補解內丹徒縣仰即日倪知縣係倪尚書之子反覆論辭建認錢一十餘貫丹陽以劉知縣方得罪上司而不敢辭遂坐下錢三千三伯餘貫金壇厲知縣以父病在告繼之以死而不及辭遂坐下錢三千四伯七十貫文若三縣所解比之常年委有虧少

固不敢辭今日以全壇言之嘉定十年四月一日至十一年三月終解過一萬八伯八十八貫內伯三十一文十一年四月一日至十二年三月終解過錢一萬一伯六十四貫二伯三十文十二年四月一日至十三年三月終解過錢一萬一千七伯七十三貫一伯八十三文所有十三年四月一日至十四年三月終解過錢一萬一千九伯四十五貫一伯四十一文比十年分計多解過一千五十六貫七伯一十文比十一年分多解過錢一千七伯八十貫九百一十一文比十二年計多解過錢一伯七十一貫九伯五十八文比之通年並有增羨

何緣虧欠無照磨定十二年以前黃通判任內所
不敷具申戶部已有減定之數其通判廳合解總頭
所之錢則或於前本府三縣公解通判廳之錢則又增
於前之埋又照通判廳合收經總制錢任本府倉庫場
務者什之七八在三縣者僅十之三三籍有虧欠只合
行下實有虧欠處或以州郡均科豈有
將十三年虧下七千七百九十五貫三百九十六文盡
數科下三縣之理推原其故蓋緣是時通判任滿者
惜不解　惟吏言是用吏人乘勢欺隱及妄有支破又
與在城倉庫場務合干等人通同作弊致有上件虧欠

及總領所行下補剗通判既不能根　　吏姦文舞
以備償本廳人吏又畏懼本府明知弊端吏不敢將上
件虧欠錢計下在城倉場庫務實虧欠處平白剗立殿
最簿名專因三縣其後總領所亦自通判廳之非遂追
斷押廳吏入行下三縣索上剗立殿最錢簿名以來行
移仍出榜禁約而通判廳官吏利於羨餘幸其歲有七
八千貫之入蔑視總司所行催督之故自是逐年拔高
成例其後又於七千七百九十五貫三百十六文上
增添數目不等每歲必欲三縣於正額經總制錢外補
解上件其後又欲錢會中　數內計　錢應縣通展

行稽緩勾追典吏綑打禁繫孔急（言次）之際月不下數十紙
所差專人吏迭往來了無空日每一吏入追到倅廳非
使用一二伯千不得下脈一專人到縣非乞受四五十
千才肯上馬使縣道寬裕一日之內欲數外白撰錢一
十四千已是難事況丹陽地當孔道田疇民貧金壇僻
在一隅商賈不至此錢何自而來故丹陽縣回來止將
此錢於後錢上增科後以民間詞訴而止日今兩縣未
免取之愈輸之寬餘及責之吏人鄉司保當案人吏每
名月納不下二三十千（鄉司最多他數日不等）小貼司亦
月納數千而　輩通辦其他支破（小貼司亦
白若此何異縱狼虎食人而分受其肉連年以來本府
雖有敢明之命諸邑雖有慈惠之長而民窮無告民冤
莫伸蓋由此若非使府體恤三縣速作措置則縣之
日不可爲其所施行之策勿必大有更張但乞行下
通判廳具實定十三年未虧欠廢最錢以前三年
內諸（解過錢數）從使府點定最多一年行下各縣認
解責令通判廳人吏此外不得妄立廢最補虧等名令
項專人追擾如此則縣道可以少寬又所認解數既是
最多年分通判廳亦不得藉口以虧欠總所常賦爲辭
實爲公私上下悠久之利

回越守問開七里河利便劄子

未等伏準公劄下問開七里河事甚為利甚公而恐妨民之私其為屬甚遠而恐擾民於近幕畫已悉而詢訪下及於邦人此意甚厚其等雖志愚極陋其敢自默竊謂為民旅目前計則但開橫塘堰下至運河口俗號七里河其事小其後肯不調丁夫亦可集事若為綱運計則其事大其後煩非調丁夫不可其勢必須農隙蓋自七里河以至金壇中有兩堰北曰橫塘南曰珥村兩堰之間地勢特高水至不聚所以置堰制水之平使北不下運河以洩于江南不下金壇以洩于湖其

制甚善但河太淺狹又有堰無閘所以不通今使府欲為綱運計則不但橫塘堰下之河口至金壇之荊城凡四十四里之河亦不容不開河道既開更須於橫塘珥村各置閘兩座以便開閉此事大役繁且費此盛夏豈惟妨農亦恐屯聚久飢之民日又不散氣息薰蒸疫癘滋起有失大卿子愛斯民之意故曰必須農隙若但以橫塘堰下七里之河浚之甚欲且開通以為民旅往來舟楫必調夫不必須隔官只委官到地頭先次募人調夫二三丈見得每丈合用錢若干米若干却通記此河丈尺分定料次於來諭三策中取中間優加日給之說明出榜文每料支錢若干米若干使民間自相結甲前來應募依料次開掘官司不問陰晴不計工數止將所闢支盡數支還元料錢米如此則不召自來不費白勸不出一月足可了辦但此後所斷無功於綱運亦無益於父遠管見如此更乞於二者之中詳酌施行

代錢丞相奏劄

臣以非才世受　國恩每思竭報次輔揣分度德不能察上封章丐歸田里方命罪大猥荷矜容　天威所臨其敢喋喋而職事所在有不

得不究為　陛下言若國家設官二三大臣此其任甚重其責甚難自慙人弄權率意妄作政令之施設若有一不當於中書人才之用捨如有不由廊堂奏禦當持平論列方迄至年來毒流華夏　陛下聖明雖深懲已事之失而禁迓未遠猶忍伍前日之習謂為常事故臣願　陛下自今以始凡舉一事凡用一人若大若小若內若外必與臣等公議而公行之凡特旨內降一切不出或納有司不必調夫不必須隅切不行庶幾國是不推傑門不啓小臣等議有未盡行有未當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糾正必無偏重之累

聖知此臣所以不得不先為　陛下言者一也比者檢
黨既除朝廷虛位一時遷轉不一正自不得不爾今小
大之臣員數畧備遠外人物收召方來若猶更易不時
不惟職業廢隨總賢路克塞亦恐播之天下不知朝廷推
用率本才能但謂名器濫有加前日終無以作新耳
目興起事功使使方來者無所可容已棄者得以藉口
故臣願　陛下自今以始學以職業屬群工恭年之內
非有功不遷非有闕不補疾歿少大之臣各以職業自
勉不以苟且存心內治脩明外憂可弭此臣所不得不
先為　陛下言者二也凡是二者皆臣常職而臣言若

此蓋中書失職已十有三年若非預此奏陳異時求俾
進而無門欲速化而無策者必且以怙勢專權問臣於
　陛下　陛　左右亦且以人主不得自由之言譖成之
方是時臣　欲自辯有不可得故不先為　陛下
言之　陛下以臣言可行則乞以臣此章誕告中外俾
皆精白一心以待朝廷之公選臣雖至愚猶能勉策庶
萬圖報萬一不然所謂具臣爾具臣去留寧計重輕願
　陛下毋俾臣留全臣之去臣不勝至願取　進止

漫塘劉先生文前集卷第十三

表

代賀　孝宗瑞芝表

慈親有喜洽和氣於九重列祖聖休發佳祥於三秀慶
不惟職業廢隨總賢路克塞亦恐播之天下不知朝廷推
用率本才能但謂名器濫有加前日終無以作新耳
目興起事功使使方來者無所可容已棄者得以藉口
故臣願　陛下自今以始學以職業屬群工恭年之內
非有功不遷非有闕不補疾歿少大之臣各以職業自
勉不以苟且存心內治脩明外憂可弭此臣所不得不
先為　陛下言者二也凡是二者皆臣常職而臣言若

此蓋中書失職已十有三年若非預此奏陳異時求俾
進而無門欲速化而無策者必且以怙勢專權問臣於
　陛下　陛　左右亦且以人主不得自由之言譖成之
方是時臣　欲自辯有不可得故不先為　陛下
言之　陛下以臣言可行則乞以臣此章誕告中外俾
皆精白一心以待朝廷之公選臣雖至愚猶能勉策庶
萬圖報萬一不然所謂具臣爾具臣去留寧計重輕願
　陛下毋俾臣留全臣之去臣不勝至願取　進止

漫塘劉先生文前集卷第十四

表

代賀　孝宗瑞芝表

慈親有喜洽和氣於九重列祖聖休發佳祥於三秀慶
瑞應旬有二日序半三秋當世勿毀之庭有棄棄
重光之慶於昭景貺自　表臣猥以非才肅將明命
先祝為快莫陪俊武於金閨盛事流傳遠於靈墅之王
潤

代賀　光宗瑞芝表

未央稱壽宴慈之母旬清廟敘彝倫之序慶流千葉
均八表兆自一人竊以受帝祉而施于孫實祖業之連葉慶
之本意有天下而尊歸父亦繼體而守文之常經非宸心
曲盡於精微則和氣曷從而感格
盡文王之勤宵不足解憂惟恐頃刻或忘
乞庶復初千秋開震萌之期
豫宗　陛下孝友之英聰百王之表與情恍
表列聖之風仰　陛下備四海馬馬而不
揖恨阻奉今威顏大書特書而展
增光於紀述

上江東安撫

鎮千古虎踞龍蟠之地控大司寇之尊察一邑鼠竊狗偷之姦猥司南部尉之職分之相去雖如逢萊之隔弱水德之有容則如江漢之納細流介子塞以薦誠奠司籥之委隅切以驅馳之役無如警捕之司事雖猥而貴於必親棹至輒而易以速戾故子真并心於市卒而瀕陵激怒於將軍矧惟建鄴之民尤萃長干之里連甍萬戶列戍五軍退慙年弱以貌嚴君威令行而禁止敢以塵埃之末仰祈山藪之藏某官以命世亞聖之才富

博古窮今之學多拘日月而蒙以養正氣塞天地而謙不可踰風雲入壯懷卑登要路日月開衢道直上禁途上念二千石莫盡於毋欺慈乃敬言星出臨於古城乾端稽方騰於歌詠絲綸已促於還歸棨戟近入雖後刑童之用秋官之準屬益令德意之平堂正位於三合以示儀於百辟帝意先定會謀協從生六朝之故都控兩淮之重地令嚴帥閫震耀電之純本留司觀九閽之虎豹何啻股肱之君畏心腹之臣來藩爰自於東舟扆已寬於北顧既治君天下之一宜晉膺書閏之三

蜀叩閽願借於寇恂愷悌故樽俎以與人之公我公無以歸乎促相國之裝朝廷行召用矣

壁教稟一經雖程能再魁於鶚書然擢第竟蟄於牛後大冠黃綬幸備使令於十國為連帥之時布襪青鞋敢自暴棄於一氣轉鳥勻生之日

通上元知縣

絃歌美化方謠樂於西州籌楚故官行依光於東壁吾形手舞等過心期敢於雅兄之德員魚對之敬官泰岳作尚熙朝世家文革鋪張之筆地才思妙紀綸於天下三千里宜張於鵬翼年九十九年尚留於牛刀衆謂非宜公惟自得愛日徵冬而良民心悅嚴無戒狀而黠

吏膽寒乳姓任傍已化嬰兒之恭非煦煦昵行閭尚父之鈴伏念某壁宗家館穎末學再登鵬翼忽若棲枝之前一躍龍門振翮塵埃之末不期已及擬陰鴈依君子承心誠笑白主之堅小人何幸遂沾晉國之波

通江寧簿已上江寧時作

問漢書之開侍倒中卩之稚公笑牘之敬有斬從事之賢謾布赤心或垂青眼某官名父之子間世之英好學能世其家操行不可乎俗繩武於松楸少須千仞之翔鳳鳴於梧桐佇應九成之奏某家惟四壁教稟一經十年潛心常極鷄窗之苦再試作氣僅題鴈塔之名

筮仕之初乃有親仁之幸傾蓋如故敢言心腹之敬門
官爲參尚資厚益之助

通吳真州洪

恭審出綍九重分符千里京兆尹之治辦稽推別駕之
功聖天子之簡知俾鎮迎鑾之地蓋異時入貢上京之
都會亦當今圖復中原之奧區非有長才曷勝委欽
扼吭迎於鷁首磨崧頂貢於魚封恭惟某官感德鎮浮
英風立懦胷中顯氣南山秋色之相高筆底華白雪
陽春之寡和試觀梅刃何有盤根巨竹庭前吟我有裕
紅蓮幕下畫諾余閒謁閶望於縉紳之先贊剸裁於輦

轂之下府無留事人限公假日湖山何止平分於風
月九天閶闔請宜接武於雲霄欽覽北顧於晁氛笑擁
束來之旌騎靖言此郡實控大江賦欽尚覽田里少閒
於愁歎舟車旁午貨財相有於源流小鬱經綸來爲係
障雖五馬人生之貴方快覩以爭先然三公刺史之爲
忍召還之不遠真倘親老矣一第偶然邑尉吏書慳見
子真於吳市法曹溫吹擬同何遜於楊州風流不遺於
前人執掌已成於俗狀昔禰令褌幸當叔度之來大招
褰衣願貸齊兒之緩

春恩渝年新使節大江以北仍歸覆盎之中白
尤喜照臨之近猥錄才掾厚在下風敢伸燕賀
杜就陳蕃坐之見寫以遣使分行於諸道遣臺獨重
於此邦歲漕六百萬碩以爲常賜隆委欽十餘年而未復宜仁人之動心劃彼方朝夕不保之時而我乃年戰屢發之日犬羊之羣以何可備中興之運於何而施固當同蕭相於關中使轉之有賴奚止爲奚吾入江左終委靡以無成然東吳有盤根巨竹庭前吟我有裕後有限每窘於絢給舳艫相銜

愈備而流轉失氓參慮徙積而變通亟以玉錢幣
免遁逃之出沒安土之民或罔寧調弦益
更張之時必攬有澄清之志觀以身許國者無如我公恭惟某
閭洲源獨得於師友之際致知格物盡於正人心使伏
之不磨邪詖以正人心使伏於文之未喪早承遺書
寄從容册府追十八學士之後游英藪環珮六一先
生之舊事即肯進參於列宿幾年歲寒而松柏不凋大綱
流遠持蕩節鉞下而蕭蘭俱茂談笑朝敢憚東西之易地圖功朔漠直詣南北之通和然

而內外異施本末有序願膺三錫命之寵先收正君之功伏念某鄉道有心獨學無友貢部徒蒙於先輩錄錄金曹自分於陸沉邑屬吏書愧見子真於吳市法曹溢次擬同何遜於揚州風流不逮於前人鞅掌已成於俗吏今日已至於後日喜慚惟厦屋之依一天獨有於二大敢恃師門之舊

通鄭倅翊

綸制疏恩縗車載道綠水紅蓮之慕魯未遠於風流青鬱白鶴之區肯載歸於封部矧在牛馬之走曷勝戀崔之私某官天賦才猷日新德業學出於正造詣學之淵

源情見乎辭有李杜之光談斯立信爲巫之不貳淵明耻爲米以來歸六條分佐於崇堂八計獨裨於密議政成幕府名滿公車睠東南水陸之衝冀重迎鸞之地而郡國海沂之詠允資別駕之功矧情僞之備知而威聲之夙著前驅至止國境晏然圖畫天開真州賑喜平分於風月長安日近何覩布武於雲霄某已尉吏志法曹竊欠曾未見於顏色敢預布於腹心惟今常平坐視陳腐債有貴賤而糴糶不問歲或飢荒則耗折是廣力哀在公之餘財圖廣立法之初意規模前劇而未備財貨曾有於幾何非提綱振領力賜於主盟則涓毫累寸終歸於文其公之來此天其相之陳仲舉之題輿幸親達於此日鄭當時之推轂寧有望於他年

同程司理桂

伏審輟從機幕來典刑曹雖辭尊而居卑實以退而爲進拜魚封之先辱慨燕賀之後時恭惟某官粹然天資輔以家學黃綬脫身於下邑綠衣贊畫於慈闈德行道藝之興賢早推先於鄧禹禮樂光華以遣使當遠涉於龍庭宜遂策於疑動何尚淹於俊軌鄧武公之父子方傾倏於國人陳元方之弟兄俱登於朝著某拙無與比愚不可移迫於甘旨之供試此斗升之祿三尺法從

事敬奉周旋六七月云歸尚資覆護

謝韓漕枢樂練達科

編城執法幸逃司敗之誅當路誤知忽上公道之薦非意所及愧感實深切以舉員之外復旁設於諸科立法之意欲廣收於多士名兼練達才豈凡庸通達如賈洛陽而更事未深明練如胡中庸而守正猶惑歷求於古已罕其人如某者妄詭事功初無智慮解數千牛而芒刃不頓夫豈其能有五石軟而渡落無客自蹲其拙勉從薦調實迫倫親仰供甘旨之須正藉斗升之祿青衿布襪未容追杜老之游大裾寬袖猶得覩齊兒之笑自

適參軍之枯槁幸逢使者之光華恭以兼官把洛浪之
秀於胷中倒瞿塘之流於筆下英詞潤金石顯氣薄蒼
穹奉六條以察州求一士以報國謂某青衫十載或頗
熟於民情以某白沙三年亦粗了於官事駑加鷹達閫
使聞知雲錢忽墮於日前寂寞已脫於天上足以起求
俗之風靡屑然破公舉之天荒某獨何人身當此選捨
堅素寢罔踐他岐當斯世而立功名是為報德識時務
者在俊傑終愧非長策有懷寧繫莫狀

代兵官上吳守請假赴省 已上真州法曹時作

掌津人之事豈忘志之未伸盍天府之名幸前功之不
察輒忘任斐仰高聞伏念某世寓三衢家惟四壁素
芹泮水發蒙君悼士之知擢桂禮闈猥出群公子之右
僅登勇爵未窺遠圖益慙屋漏之欺每六轡之是馳即百城
祿問闕再調勉此祭夜如何某肋力寖衰朝
不到於鷄窗分甘同於馬
至日是精神更耗於征南夢
疋頃嘗鎖試誤廢戟牧幾年藏器以待時尚存鷄肋新
歲臨軒而策士適際龍飛勉俯參問復奉雋業儻自今
以往居德行之科或言語之科則不日之間 紅豆之
爭易重旅之事顧所係之甚重豈此舉之敢輕曲加禮
貌於諸生幸值文章之太守敢盡伏過某官胷中錦繡

于今遇事凜然如召杜之子奪之際曉然
水平土不飲盜泉之分惕某盛嘗觀學海之淵未
我遑啼蒙寬假願廢杜法塗之久猶瑕紹列灰之然
切以未除路行將昌于黍谷之
鄭魏如浴於前氷蘭閣象以某官剛大
之氣不犯於物經濟之才獨得於心發於文章見之論
墨金聲玉振近承孔孟之傳機畫銀鉤不數鍾王而下
自最治平之課屢膺神聖之知每六轡之是馳即百城
之風動向者灘上棘門細柳多麾旄旗將十京兆馮翊
狄風屢鳴捋鬚惟公至止計效卓然士飽而嬉民歌且
舞雖蕭相國何以當此如趙廣漢蓋不足云特書古泉
已進儀於鷺路旋舟昌邑之時八馬石之分封
時督府廿四橋之入選雖殊金城之時八馬石之分封
此實權輿之地榮樞黃閣少稽八方進位大藩高牙聊籍
於折衝最爾邑者不係於戚休重我民誠不忍其違炭

遷杜毛雲之賜仍為十日之期伴驅車侯於仄特蔽
交印可諧於較旦待下若此其至有生蓋所未聞宜繼
特才以空積弊望更須風駕以副虛懷而共能非已千
弗知二窮塗久厄而學問廢矣俗狀已成而疾疹因之
暨祇嚴命以促裝適值慈親之伏枕冀遲痊以當遲何以白
文幸少寬人子之心將亟謝歸人之良引即托
伏以捧大府之撤趨祇後於邦哉小子之車敬通誠於
府退慙狂斐仰奠優容某官以耿介拔俗之資負英

恭審已及瓜持將臨梅隔折膠為米方懇前哲之高
手論心幸遇故人之至敬裒貢語仰賡賀誠恭惟某官
粹然天資加以學力萬文文章之光燄夙擅英聲三千
禮樂之縱橫入參大對甚稱上意咸後中除西蓉此邦
舊稱壯郡雉鳴犬吠境內相聞而鼠竊狗偷時乎未
免憑藉一別風姿屢更歲禽當年鳥
巷已無警書閤之長北日龜城吏隱催科之拙擬比百責
正損一同忘魚而得素書易勝其喜立馬而問行李願
疾其驅奉奉有懷裁緘莫伏

賀趙帥元正

卷十四

風曆頒新歲月肇四時之始龍墀春獻風雲開千載之
期凡藉帡幪易勝頌詠某官勳高之茂分寔周
室之宗盟誰其過此數甘泉之去從無以尚之方二陽
交泰之初正九隆恩溥賚之日惟二十四橋之景物方頼
品題而三百六旬之陰陽允資調燮即飛丹詔遂轉
寸不揣附庸敢陳善頌令寒谷盡回鄒律之春何啻
魯人但祝僖公之壽

賀李參政望冬節

七日來復驗天行之始
歸宗社喜在股肱某官五福斂攸君道之方長度
上春初令時作

之勇庸言膺得既深結於主知一德一心方密陪於國
論逮群陰之既剝有喜長物以偕昌宜斗朋來之休遂膺
爰立之寵君臣相悅福祿攸同某風彼化鈞方藉文鞅
想黃扉於夢寐莫獲登門瞻赤舄之光輝使力前役
通求嘉留教授

遠蒙分貺遠作諸侯之客都像接武幸逢博士之賢猶
刺未晚邹雲首辱仰戴相先之誼俯深不敏之懽恭惟
某官學海淵源詞林根柢易春白雪和者漸寡賓月先
風溫乎可親揚雄之賦河
洋水須教育之得人一從絳帳之開未棄青衿之習七

卷十四

十子之遠肖已著師模九萬里之奮飛寔到骨寸進冥心不憚折腰端為鋤犁方祝遠次忽昌辭書謀利折衷屢顧豈我輩之能事生財有大道所貴
先生之興言新鄉深敷陳周旋既

通啓提幹

擢從令最來長廣俊幹山海之威正資婉畫屏之
未宇激欽悰深某官賀之稽重槐魚封之啓恭以某官
高標邑俗厚德基孚即芙傳芳粹然家故下有裨於使
指前驅用至七城仰侯於仁言公道方開一札行須於
溫詔某猥從宰置將遂趨承所願驅車亟詣預益階

近水知得月之獨先虎豹在山尚採黎之不及

通台州劉倅

丞郎得人子無廢事使堂分屬濕炎充員禰剌未馳郎雲首隆仰戴相先之誼俯悃未敏之勤恭惟某官霽月英發陽春啟氣司源察察笑行潔之無根才丐恢恢郎俗庖之易折官塗布武薄每謝英髦松快斯立之吟我行當賡同家之忠厚徘徊歸來歸之來遠棠陰遺愛之猶存孤嶼中州聊平分於風月道乃府行道上於雲霄共冷落孤蹤棲遲薄宦折腰為五斗米夫豈樂為君郎無二頃田盖不獲已方安遠次忽捧辟書以道宝助雖

聖經之明訓與民爭利寧君子之本心方特之艱何策而可畏首畏尾政一意於某身足食足兵尚同心於體國上安撫辛待制

恭審祇奉堯言戴臨禹會五侯九伯即專鉞之征萬里十載倦持節之風月一麾出鎮迥臨越嶠之烟霞上方為流復神州之圖公雅有抱清中原之志乾旋坤轉虎嘯風生俟對西清入陪問燕承流北府出分顧憂肆煩炔十乘之於行盡董六師而予適忽心京口之

兵可用徒修流傳太倉之粟相因未多紅腐必改杜牧自治之策庶收宣王外攘之功衆竊運之我則異是上遂印綬歸臥林園既珉曲突之謀屢見俗庖之折旋悔門之失計堅川王恢欲使佳南之寢謀莫如汲黯起家有詔發無庭竹馬驩迎誤喜細侯之至木牛饋運正須丞相之來共跪別風姿驟更歲律寒綿采陰之覆欣芝檢之頒一天獨有二天敢爭門廬之舊今日以至後日所祈山數之容詢詠榮深數陳閭陛。

謝章倉袁襄改官已上赴行在所未幹官特作

分玉節之光已叨辭命通金閨之籍史門蓋豈忘恩不貨捐躬知懼竊以名閑以得祿為急從士以脫選為難起之於家食無聊之時舉之於歲久無聞之後有一於此足為特達之知燕二得之間謂殊常之遇矧求者不與而與兵不能求皆有道而主之者皆近臣顧求者不與而與兵不能求主者不覩而覩其所無主連飛鴻去等是鯨生破惟艱哉見亦罕矣必有若褒雒之脫韝廢不孤樂籠之並收而某學貧初心病添俗大識慮慢於細故器資不及於中人一字之褒雖可銘於旌表寒暑之詬恐有累於白圭某官以已而推之人居今而行乎古自以平生之志誓不苟圖故於為吏之中嘉加其淨處此事幾聞於後

世此生親見於言身然而倜儻難常輒敢無所惟期後
日勇退急流衣衣繡宴歸味閒中之趣青鞋布襪陪
物外之游

謝表侍郎樊榭自代

春官宗伯初拜除書深山野人忽迂遑牒聖我取舍駭
於聽聞雖壞木不復知榮然植石豈能無感緘以從臣
始上之三日庶察咸仰于下風猥玷品題可階進取矧
今學者山斗實在夫子門牆天佑斯文石渠不食明有
一德祇柱弗移廣日或開有目成覩既上之求吉不與
則吾之舉者極難必視所以容聽其行語

其學問則得於先生閒言原其性資則渥乎懦大無
立志且疾疹不作精力未衰庶用之則行不汲汲求士報
國之意聞之者服可無書以謝令尹倘言原其性資則渥乎懦大無
友淵源長孺遠薄書謝令尹倘言原其性資則渥乎懦大無
本非皃并於明主陶潛為栗亦非壯向於小兒倘言原其性資則渥乎懦大無
得疾之深而面目可憎之甚綠鬢風姨聊遣漁父之嬉
粟佩炤霞屢問樵夫之路益自知無所可用夫豈曰有
所不為誰實狂言公乃誤舉

稽康有七不可某官矯俗之幹取世所遺謂迎吸水上
者無非陽鱎而掷置道旁者或堪晒曝故甫正武卿之
仕益推一士之賢雖東閣所留蓋朝生之異而南宮所
上乃山澤之體某久知名遠人而說項斯未遂登門而見
元禮又移下及魚鳥暗皆驚某雖頌嘘猶知之語
玉樹閒滿家庭桂楠隱車無非國器時固資於黃髮公
更隙之素心僅書高可為須煩元老或迫當路至願付
諸郎能於彼得仕行之宜而在我無逆施之誚投以桃
報以李雖有慙大雅之詩濁斯足清其纓向不愧滄浪
之詠

謝喬左史有簡特為

十五年病免當施奉緩之方二十石詔遠忽上補衡之

薦疏于

月惕若寸衷夫報上務在得人而為士先貴
知已若乃過情稱譽適使厚顏忸怩某性也拙踈學則
孤陋一痛哭六大包況孝無識治之才二不可七弗堪
亦非有高世之志肺感風疾面若天熙故自弃於明時
以苟安於窮巷荷鋤帶月不辭久露之苦抱甕灌園不
恤憂旱之病歲華往再葉景駸尋眼底而智生花頭
童而殘鬚如雪益不但形容之改自知無所可用夫豈曰有
使看鏡無慙踞鞍有力之御尚
堪委吏之為自會計當而已故謂之狂亦弗察其非以然是非而忘榮辱何有不然

指終南之捷徑是有爲而爲之勒北山之移文必有
其後者某官以龜城學製之日正海陵下帷之時雖
之音相聞草木之味偶合雖廣迹進長方新此日之青
才而陳榻空懸猶恐向來之失士故采葑菲不問草菜
某已負深知敢二　忘告夫名貴耐久道悉苟同願鑒前
修　後味觀東閣之奇士自愧無從陪綠野之勝游
尚堪有待

特旨改秩制曰朕聽政之初思有以報效惟三代功成者
起家而思帝鄉已廢於忙碌更秩以貳帥藩更驟領
於明命晉申彭爲輔閭里歡傳仰洪造之非常拊宅蹤而
賦性拙疎寥落夫科志爲時用

白嘆伏念某起身寒素
長得奇疾事與願違之紅辛裹竹而何定之
伏會收閱之餘已門召客之日元年十八年間恍如
昨夢明良一千載會徒想下風歡調幸遇
第歎於帝力豈意江湖之漫浪尚紆廊廟之記存某官
忠貫兩儀學洞千古不震不動不撓不竦定大策於立
談無好無惡無黨無偏合群才而器使方小惡而王之
求助欲卷阿古士之來游更負所有疾之人亦在技
茅連茹之數且謂申公已八十餘中伏波尚堪
一行姑令補外而基寇已聚藥石明廖雖病頼之駒
莫備於驅馳然嘯環之雀尚思於報效惟三代功成者
退人世位高則危應侯疑蔡澤之言君然有感子房辭
黃石之識去矣弗難況社稷之元臣有古今之明鑑阿
衡專美在龍利之不居忠試兩全由進退之有
八難與慮始君子幾先端詮鄙夫惟知城府之毛
瑣瑣姻第顧門戶之私東閣豈無奇士如朱家禁園
亦有故言如汲黯試當暇日相與靜思或一時味其
言實萬世無疆之福某一身如寄百念已空　餘齡
俾安窮谷制太平之禮樂維莫陪與儀之諸生作平地
之神仙尚不愧武夫之處士

秘閣奉祠謝史丞相燕賀徐少卿
播一德格天之業誕告多方冠武公洪化之猷丕照異
數雷風技舞寓百官鍾鼓師中原故疆盲海於
純學以古之道治今之民九年而三考
下大治於茨宵旰憂由心休休然德人之事綽綽然
餘裕盛矣一千載而明良相會
新苔位峻維垣長簷入遠於
明綸猶將具膺行申成命其山
出身頴亦有志義之士比無
安人亦諒其囷惘

永新之憂晚久而無勿樂之甚形容政改意氣衰減如
陶彭澤之辭歸而非為督郵如孟襄陽之日弄而非關
明主從容田里往歲所願全生比不才之愧操豈
期得月同近水之樓余籍令清班郡亦高選老於選調
既叨脫選之榮久矣逸居更昌均逸之寵凡茲誤濫悉
若煩言矧惟退安遂戶之居其可違寓水天之直一忱
控竜萬鯨於從上元範門之喜不敏雖超於韓愈作畫
錦堂之記欲言尚擬於歐公非蹈惟深數陳罔既

謝宣參政

十九年山澤之游了無榮望一千載底寄之會曠界殊
忠鴻造難名鮫生有計伏以起家而列奉常之寮膺選
而膺別駕之除既知其疾之深而俾修清淨之緣復念
其名之微而俾寓遷嚴之直此其事皆無於前比必其
入小異於衆中如鼎者天分不高自計不下凡矣其拙
入謂之狂學以入乃本無於診師授任而又豈何行於更
能卓以采新之憂而無勿樂之事非猶山斗方淮南兵寢獨推
岳於督郵不仕孟襄陽非見棄於明主有鏡鑒非於
故我　看鞭寧計於先吾所願全生若不才之才雖當期
得月同近水之樓一　常住之宅生當世之重方
吉甫之入相非衆推無以盡致於名流　周公之為師

名保相與共圖於至治既小成其小大成其大復中
養采中才養采才遂使陸沉之人亦預甄收之數基猶
具知識敢昧依歸願結草之報俟今適遇
塵未起國步小康正周家徹桑土之時乃趙氏佩牛耳
之日願汰貪殘之吏一蘇憔悴之民庶使擊壤之公終
修太平之遇抑令扶杖之老來觀德化之成感慟惟深
名言罔既

謝薛參極

恭官識洞古今通無文武進居有謀發而折段衝直
上政塗維容而定大計乃卷鳴珂之里相聞擊柝之聲
惟途人必經於項所故取近不遺於生甫同前

恭官探二之淵源為後學之山斗方淮南兵寢獨推
汲黯之忠長博陸力戒更損王綱之年之次爰陛拙於密贊
璣衡遂使陸沉之人亦預甄收之數同前

謝尚參政

郊贈謝王侍郎

勳勞之恩欲報無日贈郎之與有求即天並念敢為弦
生感泣伏念恭丁奸推第之念於
較千鍾鼎陸養志焉期難七選未
次遷得閑硃紱自重何有於毫分慨免亦幾於八九端

門有赦深知推場類之仁陋巷宅生其敢愛拔止朝之伎
忽幸追榮之及靡掬執法之常某官忝八柄以詔馭臣
閔一夫之不被澤謂鳥猶反哺而況於人雖厲不能鳴
當爲之地乃餘所棲母辜於文遂使亡親例屬命秩以
至糟糠之權昔亦密雨露之新心實柔安義不敢爺蜀
以爲恍如稱壽於今生前英魂存亦感思於地下
謝王趙二知名
云云
千鍾粟豈養志之資雖七選未雖揚名乎何有上
無以圖度閫之望下無以慰蒙之心近川如斯昊天
罔極端門有赦深知及於渝泉陋巷宅生詎敢言聞

於當路忽忽分於綺佳使勞異於伯柚井官鄉宜甚高
交情更厚謂不可理以至曾橈之矯亦當而路之新云
法之常也加以
云
除直宣諫陽厚觀察陳常永謝邵水相
伏以三十年山澤之特了無舉望一千載風雲之會驟
昇殊恩既優其老而陛之正閣之二復勉其來而處以
容臺之貳大矣洪造曲賜兼收蕞尔微生寔同水窮攸
伸權謝且控忱辭伏念某步獵謏聞于課子注乃其年
當強仕頗亦志在壯行病色日侵眷鏡已非於故我官
情厌冷着鞭一聽於先再辍祠官而召審於朝堂免措

令而晉巫於留鑰既許即安於草野更令寓直於蓬山
幸會非常敢違不遇豈意此生之未賅載筆大化之聿
新異效詳審危衰灼茲蓋伏遇某官以帝舊學佐時
中興位冠大臣品置諸安天地以之負位開正路以共杜口
月以之增明人之有能有敢而有爲我則毋固毋必而
毋意于以會歸有極保合大和協氣應而百穀用成文
德洽而四方無拂更欲招來遺逸益廣見恢而某病乃
棄官夫豈黎身而去少而不學亦非應務之長期不負
於心成惟少殫於忠告不可失者誠中原今日之機會
不可捏者充南渡累朝之本根豈應恃一二才俊之人

而輕用億萬生靈之命且空罄廣庭之儲以供軍旅之
急須已漸乎乏興之要流通之經久之後諺曰及此閒
暇儲之會通或新需被出而困糧或數哭乘閒而投隙
竊恐方來之患有非前慶可知宜飭臨邊之臣先爲固
圍之計必我彊我理無恭大息之聲庶自比自西皆起
來蘇之望又近輔之所瞻實遠臣之所奏陳要切之言
存亡攸繫曾未施設已屆流傳亦恐大義者南雖吻頰
之間而問葉者門見吠心之疑編要須申戒近密深堂隍
防廣幾境士復還混華夷而一統動名震
沉臣必有賡右介訟慶曆之詩豈止述周人美太山甫之

雅慨書生之不識時務幸智者之或擇狂言上光範
之書不敏深愧於稿俞續貂澤之賦歸來尚許於淵明

啓

賀李待制知鎮江

奉上客旨守閫要衝三輔不見漢官儀今百年矣諸公第效楚人之相攻誰一洗之敢問五載之來承乏閫之復豈比兒童之拍手謾誇師帥之得人某官卷懷蓋世之氣如坻下子房帷幄決勝之策若陰中諸葛大兒僅數文舉上床自元龍睡臥動名付之談笑五符使人害渴亂之尺俾秋悲嘆息之俱無隸虎於五家搜路尚家行於小不作田閒皆夫輸里生產也駑百家貴生忍一節之小名豈國大務遠哉以迎又聞瑞氏之生劉玄郎誰和二梁之謀百僚雷同一說自今生之入覲借庵者特山川之險易念萬王室之學士問所未問熟上棘門之將軍之略之斯立春惟京口實控頭維地之齊民之安敢酒不可飲兵可用閫綠保障比閭之雄約戰錯衡旋即首東都之會暮年幾四十才堪下中向庶幾水之供故五斗米是為令雅風極之感雖萬鍾懷何加

未忘父教之忠有喜國讐之雪矧鴈集之有托豈燕賀之敢稽承綍素轡之期莫和黃堂之下執合人之役雖阻見於曹參勤歡猶切於之銘尚或須於班固

謝辛待制弃疾

[illegible]生[illegible]年歲已載二千石之良事介[illegible]來忽[illegible]五十駟之饋周之則受感不容言仗念某未報劬勞[illegible]懷何求於當世惟苟活於殘年時扣城閫溷永忘於詆犢日趨幕府幸已遂於登龍載[illegible]方歎疎慢致意記[illegible]欽於撫[illegible]凝香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列錐回於已遠意[illegible]瀛洲山上之將然祈俎籠猶猶是北

海坐中之客自惟庸瞶何克堪承錄益伏過[illegible]官惆士之負行古之法謂[illegible]賢之鎮劣顏加[illegible]於少陵而長公之[illegible]亦垂情於和靖故[illegible]及微[illegible]勝紀[illegible]之於[illegible]今歲之稔[illegible]及七八時[illegible]之然豈無二如閩里正不[illegible]申祓旱之圖縣之憚受訴災之牒倘陳詞有踰於八月則額哀微於二天仰冀[illegible]垂矜憫賜之揭示許以實閭胥使窮閭盡被邦君之惠是為小子不孤國士之知

通知鎮江傅尚書啓

陳壽[illegible]邪正類六官之長承流合[illegible]忍衆千里之郵[illegible]

賀趙守師界禱雨即應

伏審憫雨惟勤顧天有請雖此邦之遇旱比及三年而甘澤之應祈不俟終日盧惟異事盡捨前聞端居共官愷悌存心中和布政視五穀之不熟猶已飢之自三日以爲霖其禱久矣故炉煙之甫炷即協氣之橫流不我後不我先油然作沛然下其心馳府上身祥田閒永趙朝饗鼂耕於麥壠更祈夜月無吠犬於花村時已境多盜

謝史守張堅招鹿鳴晏

身同鵜退久自放於漁樵景起鹿鳴忽許陪於後秀仰祇學音伏聞攻駁竊以擬人以倫歌詩必類方食芋之

雅詠敢入管絃正連如子之群英進陪樽俎豈應野服輒剛迓紳如某著疾在膏肓形于面目既有斬於眷鏡遂絕意於春輝西陌東阡幅巾來往南洲北渚短棹歲徵此已同鷗鷺之盟彼方接鴛鴻之武既殊出處難奉從容豈意博封特枉命公之翰吏勤專使來臨頼閭之家茲美其官以道而觀取大所弃謂鄉里所貴故足備於特牘而山澤之臞或可談於物外故因箴集特賜采收

而某楚龜自適於泥塗毒鳥難堪於享禮辭齊王出東鄂此心實異於孟軻從江州游廬山他日倘同於元亮

賀丘守壽鶴再任

陞華齊閣田任吳頭老稚歡呼大慰攀轅之望江山動色重歸賜履之中允曰有知同心贊詠其官英資天賦正學家傳欲丕昭前人之休不苟徇流俗之見從容宰揆已贊洪鈞罔勿禁鑒郡持紫橐亟奉守符而出再經嚴籞之更後從漢家增秩之常以副河內借留之請觀其勇於求退而進之難知其介然自持而守者固敢為世道賀豈特閭閻私夫久而易玩者常人之情去如始至者君子之事今邊塵未息民瘼尚多精神若為而可以折衝利澤若為而可以及下京口之兵可用當不愧宣武昔日之言晉陽之城為歸庶不孤趙氏他日之托

武強者欲擘其肘貪者欲肆其心則當官而行在我而已寧可懼乎居北惟將望去之某於部封公所盼睇肯同餘子僅修溫芙之辭闕與編氓更聽維新之令三陽交泰蒙同春併祈茂對昌辰益介景福

賀趙守善湘到任

輟從兩閫來護北門赤墀神州已捐殘胡之穴朱幡皂蓋趣領近甸之春顧婚紳賀厦之仗同況章布受塵之白舊某官澄秋奧氣露月英姿探三易之吉於未畫之前觀七略之要於既分之後雲煙落紙炳然華國之文搏俎折衝允矣濟時之略屬方外禦式候壯猷羽扇綸

巾周公瑾之當赤壁輕裘緩帶羊叔子之鎮襄陽坐令
故國之山川爭上有司之圖籍顧于今股肱之郡無如
吾父毋之邦況松下吟哦勝踐猶遺於贛府而堂陰啟
箸未心未泯於鄰封易地而來閫境之幸正簿書始
至點吏華心折獄訟於片言諱徒落膽倚須治最即奉
詔還其因病弃官由此至老頷鬚如雪志念已灰十五
年無趙進之階三萬里悵仙凡之隔絜齣泓頴聊中皴
舞之私漫浪江湖尚置綢繆之外

回趙守賀多

觀臺紀物八方星瑞之初兹寢凝香千里召和之始罷

來諸福北及君牛蒸惟某官識洞化元詩降刑長仁風
駘蕩新田一家之迎義聚數鄙民詳後之退宜入鴻
鈞之運默調玉燭之和某久叨於[illegible]知無賀停封下
建旄拜命公之五朵雲摩飽膏沃領青川之卜從事
雖塵莫陪於北海而醴實致於君侯詔旄光益深慙
愧旨且多多且有豈但歌唐雖之美老爭叩閽而借之留天子頑在迓而難
其代增秩以寵郡國聊再狗於群情聽後而上星辰行
趣歸於禁路某青衫未褪白子窮途弟俊五人之薦而
叨脫選之榮不階一日之勞而門均秩之制倘匪吹噓
之有自曷轅造化之曲成深惟草野之宅生難玷逢山

人塵匪清選云　云某官以世儒英爲國宗翰初選衡於
樽俎洽大惠於閭閻以某受廛秦爲浿實在提封之內服
田力穡宜知耕耨之方力賜秉言俾膺中權然而某爲
惟日甚親治天默加之髮脫而不可勝冠手戰而不可
執筆時骸膂於行道蓋面目之可憎或見識於故人幸
聲音之未改豈應冒昧以苟恩榮不辭方命之誅謹上
陳情之牘更祈矜憫使遂徹聞四角雙輪雖仰孤於推
轂高山流水其敢忘於知音感佩惟深數陳屢瀆

賀趙守除集撰再仕

課五年之治最跡九陛之恩寵松[illegible]
長江千里仍入於提封歡動縉紳[illegible]
皎如秋月和氣煦若陽春[illegible]
重京口之兵可用更資千騎之臨既討軍實而訓之且
會民生之勞止宜御成而閑其金湯之衛寇攘息而民
無椓毀之虞又老爭叩閽而借之留天子頑在迓而難
其代增秩以寵郡國聊再狗於群情聽後而上星辰行
趣歸於禁路某青衫未褪白子窮途弟俊五人之薦而
叨脫選之榮不階一日之勞而門均秩之制倘匪吹噓
之有自曷轅造化之曲成深惟草野之宅生難玷逢山

之寓直乃抗章去而懶避豈推轂之敢忘鎌鑰之在北門
仍善寇公之托保障之爲趙氏更祈旻鐸之寘朩留惟
深敷陳罔既

賀趙守除待制帥金陵並前人

恭惟陸華禁從易鎮留都寶章候對之班榮許覲聽江
左要衝之地盡入提封宗社奠安神民欣孚仰惟歡慰
其官雷霆威望日月精誠京口政成豈但酒可飲兵可
用淮南嚴憚畫當事爲制曲爲防宜二節以走一節以
趍俾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佇擊中流之楫蓋救興弛之
圖翠躔入京大慰遺民之望袞衣入相式符薄海之朩

某州縣陳人門墻舊物遞傳庭告不勝抃蹈之私更喜
鄉閭仍在照臨之內

送馮守多福奏詞歸

悅伸悅請蓋真詞垣高行人猶記於鐵甕揚帆遠
引舟已過於錫山遺逸終棄處休莊某官公心體國
實意爲民言之可行遇於耳而必受事之無蓋迫以勢
零落暮景駿尋棋已自憐偷餘生於三徑祝公難老陰
壽會於千齡

四趙守送節物前人

修緘長安賀魯來徵千聽官德建下之誠已先馳於

賀趙守冬至

天之道當還式喜群陰之退冬之日可來陽迎一氣之
回敢控愚忱敬仲善頌某官修祖豆而知軍旅之事置
簡綠而成保障之功故淮南之詩獨憚汲黯而北門之
任必委朱公爲當剛長之辰益致明來之助某今隆慮
息妄干凌犯之心可但長江集安靖和平之福某壯心
零落暮景駸尋棋已自憐偷餘生於三徑祝公難老陰
壽會於千齡

四趙守送節物前人

修緘長安賀魯來徵千聽官德建下之誠已先馳於

介音酒最江山之勝嘉敎無川陸之珍斂然衰屐何以報稱某官喜新陽之肇復推德令之楊讌眷言陳人每窮巷如草堂之杜老弧弁而存知王川之盧生發至何有羙頒厚餉以貴孤蹤某誉嘉以還寵榮何已敬陳祖廟以修豺獺之供未昧此心敢忘犬馬之報

代邑人謝歸守大倫放苗

去歲官租悵寒鄉之多貧此辰郡檄閭境以停催新令星馳憧聲雷動夫孺前數年之積負以沾二千石之羙名實有未孚衆不可善至於甫喻省限心嚴案牘固有駢首就追殆若曹參而遽亦或抱頭奔竄不問吠犬之聲誰其訴者敎未孚以陳苗盡閭兒茲懷與耳目所未見所未聞宜爾宅心出手足不知舞不知蹈某官體上聖渴想杜恨牧念先王血食於此邦已責寃征穗意既孚於闔市輕徭薄賦惠風吏暢於鄉閭謂出納之吝雖曰有司之能而積累之蠹或重他時之害遠念計此有羙填彼未輸即無始作俑之嫌何異人忘弓而得繫者得而家人率至於感泣逃者歸而里胥不得以誰何休障之功當重先於宋代旂章之錫宜再屬於韓侯某自喜老諸生及見古循吏駢四儷六詎敢爲溢美之辭去

而歸守公劄郡免總所吏攡上戶和糴錢訴以誣全不謂小人之智冤其受杖仰欽大府之寬敬承公牘之旨凜若私心之懼伏念某支離病骨苟且殘年或命巾車棹孤舟追漁父以同嬉或濯清泉坐茂樹邀樵夫而談道利蹤關於天下猶枝毛不爲閙奚恤於鄉人雖閉戶亦可何不忍向隅之泣遽自貽忘位之愆訊擊其人於桁楊之中遂得其情於箠楚之下宜震雷霆之怒以懲其獘使知日月之臨莫隱其實豈期善貸竟追嚴誅某官猶假以弘氣閙而大采亦不貽罪疑惟輕謂閙之生求幸多耳而老將至或孝先之幸免者驂其浮辭毫及者敢於妄發浮辭者宥之則後必知戒妄發者論之則中必自斂其敢不深惟哉 ○ 普慶秦守議國之政其敢效於顰人頌侯之明尚許同於史克

回韓守送物幷賀除寶謨再任

陸華禹閙因任吳須千里山川不改楹封之檜九天宮殿遽贈珏列之高詔下十行隱偉萬寓某官器宇淵然光風霽月制行冰雪寒窗讀書水聖從諸老之游深探昔賢之緼文章得昌黎之正吏畫平徑上要津皆陳言屢兵知古南之云期有光於先祖簡知當宁經世之計昔稽今稽即膝閙里之歌益以歎不忍

而上澤下宣政必出公而下情上達貨泉無壅國國
宜父老合辭爲上叩閽之請聖皇稽古爰從增秩之
留其鶴巢幸托於深林燕賀敢忘於大廈實懼滯寶
傷洛於蕞祠更朝餐之有繼靖言徵倖厥有會稽茶官
銘心嗟報德之無從惟盡言而不隱下塵糠於陳君治
郡之日雖慙孺子之歌爲聽規諫於武公入相之時尚擬
衛人之詠惟勤弘度終諒愚忱風捲殘紅雨滋新綠緬
想蕃堂政暇燕寢香凝茂對龍光益綏福履

賀韓守除總即

吳頭楚尾課三年保障之功江表惟瑤總四道委也之

鎮使星所照斗宿交輝綸綍初頒橐紳相賀其官英英
霽月爽氣澄秋明足以察而織翳勢容易以決而蔀
牛莫挽有如迩日深念疲氓平斗斛以受輸已盡棉積
年之弊揮翰墨以垂訓更曲爲後日之防況觀誠慶之
深長想見彌綸之密勿惟兵食之里計關廟廊之深憂
輓粟飛芻小試韓旋之妙簪筆承寵即扈獻納之班某
幸以衰年及於宏政行悵莫趍於迴左聊述
所懷以寄賤實謹奉祠

回韓總賀除常丞

近閻進陞方叨於誤寵容鼇列屬更月於殊田感造化
之非常知實緣之有自伏念某早經風疾殆若天顛方
當強仕之年即上退閑之請義歸於明主之倫同於靜退
於皆郡不仕如孟襄陽非是棄於明主之倫同於靜退
名遂玷於選掄某官以世清才膺時彥任飛鴻於軼衆既
捶於鶚功噓枯吹生不遺於餘力逐令擾瑣亦預於甄收
顧方力拙於流辭未敢遽陳於謝恩竊惟家魚婁兒第深感
佩之私尺鷃低飛尚賴安全之賜

過何守秉文到任

聞從遠頃來鎮吳頭闔境歡呼方爭迎于千騎杜門衰
冷獨先拜於雙魚仰盛德之謨光附沈疴而震灼會其

謝王村院林免起夫運上供米細

水行丹聊激君子之怒息有弛楊竟賴仁人之言千

周官之歲大比方獻賢書乃鄉貢舉之始千古斯文之印為四方學者之宗仰揚歷之聲聞
求其備選使不才之子得先詔也之矣會集於庭參
已頒甲公已老雖應
不可併列補襄使後
先已頒於堂
已頒甲公已老雖應
月以完納倡用廉律會襄該同一表
詞根祇與司表牘已上於星辰及
恭負宣明寄奠之後慶喬

欽奉合之復歸合衙而朴西入喜儀田之可約其約盧於

司高仕子侍賀久

陰陽迭運變化之功長邦國不容
聲美修仁賀情而歷知先壯於
詞根祇與司表牘已上於星辰及
月以完納倡用廉律會襄該同一表
恭負宣明寄奠之後慶喬

申錫明綸載行愚綏得百里地未嘗於前封戚五稼不
足便於親養奚慮四境貿麥二千石惟其官以王樹之
妥楩石林之秀粹矣過庭之學煇然華國之文豈藏踐
揚弘壁列棟於西序群公交薦大鵬直上於南溟玉階
傳臚金閨通籍崇陰障午方深識邑之恩花枝四壽又
領男邦之寄義崇雅操要託外廉咨惟一方爲煩多事
經總制數千緡之入騶益於一朝前後攻三四年以來
已同於常賦加以川家迫甚縣計索然編民死徙幾半
而急征里徵通負之租運交發已足而責償到舍折
閱之數吏胥之逋逮累盡田里之瀆劒未聞欲追隨剝

即遂除於他日必明目張膽力辨於此時願采往古之
言益究大賢之蓄宜但治平之課可最於今抑爲慈惠
之師比隆於古某早緣多病自棄明時事是邦大夫之
賢信知有幸聽滄浪漁父之曲未辦修辭辱問相先梢
勢知懼所報雅量不殊楚澤之覓廣察愚衷有異陽橋
之吸

回葉知縣賀年

薩瑄飛灰夕喜陽春之到梅厭歲壽日礪嗣歲之新九
在提封易勝頌詠某官以愷悌之質爲慈惠之師善政
方興疾固知於撫安衆氣已送吉宜底於大來快者飛

魁入陪棖聯某方圖翌日祇見下風先勤駢儷之辭欽
切謙牖之意祝公純誠第極此情踵答後塵尚欺他日
狂斐愧甚高明炤之

回魏知縣文中到任

祇奉明綸來行墨綬驟言百里方興何暮之誼式喜一
朝爰超後來之上未修燕賀先枉魚封仰佩隆謙俯慚
懈怠某官高標絶俗奧學傳家集英知漢士之便宜挺有
鄭公之風烈爲士爲師爲民爲橐曹之
作刑官清訟悉空於獄牛民玉斧夕落我昭司征聊
忘於假給之詩遥遡於溢格緊公在上引類方觀鵬路

之開君子學造愛人自說牛刀之試惟今來梓於桑之
地頗有杼柚其空之憂里正時窘於詠求戶長或困於
白納縣胥漁取誦言月解之均數郡吏狼貪相與日來
而不止儻非正始何以圖終二千石之賢固常存於惻
怛一再見之頃尚勿靳於數陳錢三異之成亟遷九
遷之寵某衰學甚矣疾病加之景江湖駸尋歲月幸
同吾黨之小子得事是邦之未敏歌而化武城願快
爭先之觀軒蓋前迎不敢不敏之慚

回林知縣佑卿到任

祇奉明綸來紆墨綬閭閻在望地無三舍之遥舟馭又

嚴陽當七日之復地近熟知於民隱陽而且近於時和
凡此受屋同於賀公復某官探古往不傳之學讀人間未
見之書筆陣足掃千軍文鋒惟子萬丈標達梅隱
笑傲槐庭人物風流史出昔賢之上民情愚愛猶存兩
邑之間眷此句金之邦實庳嗚呼之里稽令尹之政既
井井可觀賢矣夫之來詠絲綸不改然吏之取於民者
日巧而郡之責於邑者日苛持平於上下之間致察於
從違之際仰惟明鑒動有成規要令九鄉三十六都之
人皆被明公之賜庶幾四善二十七最之考不為他邑
所先某白髮蒼顏殘年餘日方賡杜老萬間之什已辱
卯公五朵之褒執德之謙惟深於佩服修辭之後尚冀
於矜容

回王承唐州到任

惠泉山下笑別五陵盟田記中來問於竹受墨有喜贊
非得人修葉賀以未遑愧魚雁之先寧某官早探六經
之旨屢從諸老之游七千朵萬秀於盤盂九萬里搜搏
於溟渤一行作吏即牧場之政再轉為來尚勞州縣
之職顧義棄侵移於他用乘機乾沒於吏姦倫戚飢
民何以餬口鞫書某士頗有雜心因薦晉根而新之問
遠圖或者自此某年踰耳順事已心灰收之桑榆式借
輝光之被簪諸草木幸逢異味之同敬觀駢四儷六之
文庶幾襲六為七之作壎篪匪報也更有靦於後時几
杖以從之尚許容於賤口

田趙丞相到任

帝閽疏恩男邦賦政事功日如熟路而駕車里社
相望吏若繡衣而行畫凡在人列畤非賀屢之人
某官桑梓天枝搴華月寇門源學海未多鴻寶苑之於
根柢詞林寧假古錦囊之蓄世科俯拾官路橫翔綠水
紅蓮勝游肴歷高槐琴柳雅趣未忘雞窗稱不改於前
時而地望已殊於他邑南連畿甸足窮近永之樓臺北
接江塘正倚滄川之舟楫願敭休問幸矣炯窗覆之問牘重
洋某壯志已定兩容如鬼發年未須臾戰相先之誼報竟獨後尚冀見不敏之誅

田張簽文之到任

天陛疏榮雷封分職高士而為主簿人言為何是邦之
事大夫我心則喜蓋以莫木之同味豈惟桑梓之必共
仰惟某官與刑故家文章走筆得其小者風蜱碎錦襜
宏而賜之金雞垂琳琅天閣汽汽乾沒於吏姦倫戚飢
自里尚資佐理之功顧田里於公之相聞由官簿勾稽
之不審賦已輸而追者旁午前未完而後者紛來北

明敏之才昌揚因仍之弊矯枉過直桐即鷹鸇擢某自筮仕五斗米是為今種風本之戚雖禹鍾棘何加已欣爭席之多寧復曳裾之想有如貢閭亦隨後時敢期德薄之謀先枉誨咏之屢聯四儷六足窺筆國之文問一得三尚扣傳家之學會當言近止企予望之

田劉傳師成到任

祇奉綸來司領已清剛日遠拯頹風以邑人之爭知公心之有盡伏以某官西京才子東觀名卿謙自牧之思有杜撝不屈之操顧吾邑旬

吏姦非曾明敏之資曷慶然其泊我也以始其逢我也以私惟益務於言徵使莫能以投閑棄吾民有恃不盡折於豪強所以報之擬效治埃之補可以言矣甫竟先枉魚封何以修泓頴之恭不敏懷慚勿罪是望

田張簿杓到任

祇奉柬擢來典勾稽籍甚英聲藉甚於洋君聽允在併懽之下同深跛舞之私兼以某它文來雲間之世家風流天上之公子雖春秋之鼎盛已擊衍之淵源飛鵬九萬里之程足知直上解牛十九年之刀更在善臧某百念已

高軒之過尚稽漫劍之沃惟山於之士蓋亦而疾病之區多猶弛加之以罪亦又何辭原其此情則所願望

田陸尉廣洪到任

祇奉選梅來可繼捕稽申敘範正雙親未老之時兼以某它文來雲間之世家風流天姿之卓絕才若發詞雍容乃百里使家之地九日入子所共瞻望矧為部民時遂高依某官學於家庭稱於閭老生所未能名早標於後來居上成聲俟於

到任

劉尉文明到任

擢第丁年分曹牡縣鼠竊狗盜擧手間風鴞化鵬搏在於不日賛喜之極有職所同某官致遠如千里駒多聞若五經討方官室欲貢生之見而南昌動予真之本朝云會合之難行者騰踏而上某少馬多病老矣能首季魚封已欽爲禮之迫三遷騎氣史執德之言錦亟敬用捲還短褐自應走謝若慚不敢切幸而忽

到任

趙小崇到任

權秀周旋莊官梅隱先墅寔宜已知約滿之有會

歸來更起龍門之變化受厘於此智慶尚之某官光風霽月之後白雪陽春之句廣後古之作者豈但當之儁然一第太常名宦登於五舉禮部歟乃遷於唐虞盖這物欲之某不向賢者貴智於事四十小試其特乎九萬之搏扶自此始矣某病容可笑聽言何堪猶幸吾儕小人得事大夫賢者雖多魚號讀君憲問之先歸鳥倦飛尚知登門之後隊懷賢等古矣陣

到任

柴監應到任

祇奉選綸來司征榷析秋毫而利事豈云學古之立業高足立要津或者假途登於此受厘四境賀慶一心

啓

通新太平會侍郎

脫徒周行分符姑孰過家上冢真衣錦而晝行有命自天即前席於夜半猥托扵揄之蔭敢忘梁肘之恭切惟馬嵐之封實畀犬牙之地尚接于東阡西陌望分手而富比貧剡旋再世之藏相去百步而近喜為幸會敢後依歸某官一代偉人六經粹學文章續南豐之派靜重有文昭之風難兄難弟同持榮寵乃祖乃父不替貽謀方聽履而上星辰忽把麾而去江海必有以也誰其似

之顧籲愛之寄緣滁皆是而松栢之特立落落固宜委曲而不繩所謂具曰予聖可止則止村公之甚明時行則行或天意之有在某一官崛起半世陸沉援之進而不前許其來而自弃止圖寸祿以養偏親方水菽之奉未克而風樹之悲已及逝者已矣天下痛哉欽寺足之形葬者藏也依辰星之說安且吉乎閒晝哉暴來正素衣之嘆處未忘於布腹心尚憐草木之微相同臭味庶幾參謀參僊之林不到家山奉奉願言稽首

奠狀

折衝固圉御寇要在同寅協恭切閒上而孰政之臣了不任方來之患下而列曹之彥惟知剋答就往之非秋高馬肥既已在於目前狗苟蠅營尚不慮於意外豈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何以異乎而不持頹而不扶一變流俗之為端賴風憲之長恭惟某官鍾衡相之秀間齊魯之傳精白一心澄清庶位以身出處係國安危楚甸特輸周覽戰爭之地蜜房講信熟知夷虜之情茲焉居耳目之官允矣任腹心之寄豈比餘子僅效一官固應及今之時視上所向舉基不定莫勝其偶用意不分乃疑於神或明聲當堅則須釋敵人之疑若閒隙已開則小

為邊境之備釋疑於敵則生事者合正其罪為備於邊
則在位者當同其憂庶彼難籍口以為辭而我可協力
以扞難安有養成驕虎之勢猶欲復持首鼠之狀況和
戰雖有兩塗而修攘初非二道必敵國仰如父母庶制
梃可撻甲兵而今也謀帥卒用武宜安知田里之愁歎
增戍多築營壘弟令征役之紛紜連覺獻駭而安坐不
知粒米狼戾而暖衆不顧青畎之用殆折八九耕牛之
存十無二三千里長淮禾穗枝巢之托百年故壤為來
簞食之迎且立國以來恃在邑屬微優又有大者敢竟
言之由來尚賞之行益示功名之勸或出畀鉞鉞之任
惟顧金璽或入榮旌節之加徒起刀筆是使捐軀之士
居多鮮體之人願田偷惰之風譬若膚鉤之蚤烏雀庶
使倉卒之際皆捐子弟之衛父兄不然推波助瀾玩歲
愒日僅存仗下之立無役朝陽之鳴寇後索衣裘亦已
晚矣擯中發匱玉誰之過歟某災患餘生疆陀末仕不
藉子公力圖入帝城實懷宗周憂不恤婺緯久相正平
之刺試登元禮之門可與之不可拒之惟堅於命所願
也非所望也有味其言

思處清實忠宗社之廑不在晁錯徙又有大者敢竟
言之由來尚賞之行益示功名之勸或出畀鉞鉞之任
惟顧金璽或入榮旌節之加徒起刀筆是使捐軀之士
居多鮮體之人願田偷惰之風譬若膚鉤之蚤烏雀庶
使倉卒之際皆捐子弟之衛父兄不然推波助瀾玩歲
愒日僅存仗下之立無役朝陽之鳴寇後索衣裘亦已
晚矣擯中發匱玉誰之過歟某災患餘生疆陀末仕不
藉子公力圖入帝城實懷宗周憂不恤婺緯久相正平
之刺試登元禮之門可與之不可拒之惟堅於命所願
也非所望也有味其言

上錢塾相
共命逸鬼靡司內陽外陰方天地交泰之日視始
明聖厲精之初人臣會同君臣契合欣然有喜
豫于亟生棨官先兄烟如著龜中心誠貫于金石堂堂不
挽休休有容方王恢信馬邑人之謀獨安國之異議及
延賈待尚約贅之約惟柳渾之深憂行藏在我以何常
於時而有榮耀從經載上攸俟人汨我
成憲乾旋坤轉崔嚴宅隆之分雷動風行盡出規模之
素然且並一心而接下酌群言而用中緇衣美武公考
已有先於世德中門和司馬矣宜遂息於多門則化原猶荼千

助之私妄議急先之務東宮國本中書化原左右未純
乎正人則匡未來安政令猶出於多門則化原猶荼千
萬世無疆之計宜審于今十三年已矣之薩盡還其舊
或解絃之未易則脫屣以遄歸使內知富非所容
心人主知爵祿不足驕士庶進則盡職若子厚之俾祥
人而退則保身合周詩之美山甫不然事多掣肘動輒
違心管仲得君徒云專文晉公立節枉用浮況某者鏡
自斷著鞭非願掛脫牢盆之役忙求發籠之詞不得於
心得於言敢上欺於崇聽弗與其進必將有累
於注公拜乎陳情魁首俟命檜枋弱羽雖絕望於雲霄

岩壑孤根仍宿露於而露

上衛恭政江

誕告所廷擢先正路視始正本當明聖勵精之初內陽外陰屬天地交泰之日君臣會合神人協和華夏並生有喜相告門衢下士勿問可知某官玉立英姿金行勁氣幾年家食名脊太岳之高一日朝紳圍擁九路之重凡撙俎笑談之頃惟社稷安危之憂若時儉人泪我成憲雖發霍氏之事始藉延年而用元齡之謀卒由如晦入贊洪鈞之運益隆丹扆之知緇衣美武公兮已有光於世德中興相司馬矣宜奏息於多慶

策四道之勳正八座之拜湖邊風月雖是賀監之舟天上星辰趣聽尚書之履少稽雅志足展壯猷詠綏身謀而為國喜切以制變以倉卒為病成功以持久為難方遠近之駭首尾相銜棋成可謂難矣又百責叢之資不顧餉謀非素講使綿亘三十州之民命盡覆更生縣絕一千里之盜區相繼棋成可謂難矣又有甚焉天已沃之兵多窮於無歸已息之寇多發於不測故蕭俛段文昌之議為患於河朔而盧循徐道覆之禍反酷於孫恩所以四經改歲之期再煩用任之命豈

但北門郎選代實難蓋亦當宇頻易筆無遲滯故能事為之防擬封廣而莫變未作彩國青州之政雖已勝名於中令晉公淮西之役豈雅蓬友於午橋弼予一人宜登樞路典朕三禮爰為假塗某官以世儒宗為國元老一夫不獲如推之溝中萬變紛來猶運之掌上而又招練衆後駕馭群雄使夠谷深山皆若旌麾之親到武夫悍卒常如鐵鉞之在前迄成駿功盡壯後患嘉哉當之肅乎然若平之聽有社稷臣當不斬於孟子對禮樂門宜過於唐虞或事未免於違心而動輒有於掣肘則松菊存於三逕足遂雅操蘇耽謂之門維可扶青蓋劉寬告老茲謂

送宰陵余帥奉祠歸

恭審表金馬詔解玉麟符護國山河正倚長城之衛春風扶李忽迎綠野之歸時莫公計偕矣某官長於實而不務其著志於恬澹而不狥其所安以道卷舒係一輕重千重宮殿於赫留都四道提封肇開制府一施

遠要職折遷衡爲併障乎蘭綠乎善深明於上意孰主
張是可維是敢有二於此心超乎汙塗棄此玉雪蓀閒
旅泉漸慨摧綱衰繩歸公當求符於周雅錦不行書豈
忘效於楚人某定未及於龍門名登塵於鶚表厥此殊
遇于茲累年無纖介之長既莫觀奇士於衆行智術所
之疾復阻陪候吏於西津修辭不揆其荒蕪祠于
於行李所望菊松按行之暇深惟棟梁克行之職此
心休休于其如有容於衆善汲汲然其如
可登於堯舜抑傳家業數於帝平若大
赤松之游聽屬浪歌而鄙三閭之徂御風而歸
霞逢萊無三萬里之遠大椿齡八千歲之春所自得

吳侯多祈

田全陵趙帥善相惠潤垂賀謀全

北者某實不佞行天下四合因即以戮之
寇全琮一鳴即正領親之戮成功之速古今所傳仰惟
某官開牧成務之才尊安民之術超然一世卓
爲舉朝通逸敢行悖亂方碧城通奏降官陛而京口
蘇常自虞寇至築堤防之功非公孰任
表之備百萬積牧且無渥中之
畫之壹札朝下元戎之卜乘乃行指授之序指
宜精神之益壯如聞中上士登實若殘虜釋駑掖以新

胡已圖古汴切恐必有援匈奴五單于爭立之事欲逐
用樊噲千萬無橫行之謀且謂人心又歸可爲孤亢之
變之計而又天示常象已開除稽布新之祥倘遂舉兵
旗而長驅必有奉盡衆而來迓可期三輔復見漢官儀
無令諸公徒效楚囚泣此其爲說甚壯且其陳詞甚高
然而算策之入深爲根本之慮蓋年來穀食滋貴而目
前措辦浸輕輕則賞或不行食貴則恐弗繼況降
卒散漫於城市恐狼心之尚有而齊民性悍於里閭或
狗盜之不免無須在我有可勝之勢乃能棄彼不可失
之機所望隆賞不遺惠著之千慮在幾感悔弗追

之萬全某漫浪江湖駑鈍歲月音沉鍚光之壽積荷
知憐竿牘修小夫之恭奠專報效輸困竭賀私述亂憂
言之不文惟勿加之罪冀或迄以異有味其言老眼不
能細書又不敢委之庸書者齋三日乃敢故施得幅紙
信筆作此

回端明趙大使賀年

泰然後安萬國喜回於勅咸承懌以動元戎獨仰於宗
工茂對三朝益殺多社稷以某官精忠貫日一德格天
屬以逆因敢奸正要辣門細柳出入淮濆爾
將天討防風專車之骨節方表詹岳戈矣 正之戈子璜翻

矜容

賀張寺承碩得郡

祇奉明恩載膺望郡貳崇禮於外府方深求舊之懷式
陽城於道州忽奉維新之渥千里吾仁聲之被四方知
公議之伸賛美之深受知所共某官粹然天分卓矣月
評待物之温和氣春風律己之嚴清水寒霜選詭所表
再轉而彌方直上於雲霄忽退安於丘壑吾踈亭下松
菊猶存晩秀堂前芝蘭爭茂更修庠序之教以牧旗黨
之英以陶靖節之高風方軌范文正之義舉亞比餘子
取持祿保位之譏乖異夫儒犯潔身亂倫之戒進退兩

得望實孚于上春不忘師言允蠲起從琳館月升竹符
不惟正千載之違若宗元所記抑將吐萬物之氣如子
美所云某雖已同鵷鷺之羣庶效頌語以寫微忱居辰
乘作神仙而辭富貴或他時可貢於不知惹公詠惟深敬

陳岡既

田知軒貽劉都統伸賀除司令

疾病支離已負漢廷之詔情文槩爛更社劉公之晉三
復以還多辭莫謝某舉從弱冠得綴末科甫及中年而
有風證以致外貌不異天黙荷聖世之不遺念孤蹤之
久滯忽蒙一札俾假數百僚然而某已久同鷗鷺之盟其
可接鴛鴻之侶雖已遂祈閑之請其敢亦借助之由某
官熟中秘之書鍾西州之勁氣宣但如羊叔子足以
得南未之心蓋有若諸葛公常欽為比定之計已盡收
於豪傑更博訪於隱微雖某於此門庸一日之稚素無
心忘位分五雲之下前先[illegible]之切自撫於洞明
辭齊王之金高深厚於孟子心之感激言莫形容

賀待制 仁壽

伏惟擢自髦曹榮膺侍從雖事從其長未定禮賢者之
長而余不負承已彌弊已人之望瓜時非遠扮社有光
某官天分粹然月評高甚戶外之履常滿席中之筍不
窮節少時孟軍西蜀于禮部孫洪晚歲再上于
太常甫對宸庭即登甲科三年治狀坐令鼠狗盜之革
心一日吟詠皆見猿鶴行之破膽共稟從此角得遂承
類從子責將雖愧原思之病為王陽每不勝貢禹之情

同吕刑幹門賀除直秘閣

晚歲軒冕久疏絕望先家者火遂此具僚晚長歲以
光未路退休初意實有疏類共一自歸田忧如陽世鶴
鳴起舞殊非少壯之時焉得知還軍作金鵬飛之想方
真人之御極正多士之盈庭豈意衰庸幸忝膺天校累上

閑之請更加從欲之仁俾內聯冊府之班而外級祠
之列雖名非其實員而下頗非高致此何由念之至熟某
官清才瑞世高義薄雲當從容入幕之時念疇昔通家
之雅喜婁斐而成具錦已為釋夫煩言咳唾而為珠璣更
曲借於餘論因之吹送有此僥逾而某自斷此生已無
他念既不敢干於升亦何可列於縉紳鵷鸞巢于一
枝所幸卑棲之有托鳳翔于千仞第祈快覩之爭先

田藏丹陽鐵賀除贊謨奉祠

窮巷養柯不計星霜之改寶儲富載分奎壁之光感
造化之非常識吹噓之有自某早緣多病自弃明時幸
千齡際會於風雲一士駿募於溝壑某官欽承當行
之意俯念受廛之氓謂其疾不可為而心猶未昧使得
托名於禁近庶不混跡於漁樵某敢不祇承恩波益堅
曉節退惟庸瑣實猶未免於鄉人雖被龍光其敢求避
於舍者尚見索形骸之外使相忘道術之中具謝不庸
賜察是望

張尉文稿賀除常丞

陋巷倫生久忘仕進容臺列曹誤玷選掄感荷化之非
常識負緣之有自某官情深友誼行表鄉評萬里之歸
行決大鵬之運數仞而下更憐尺鷃之卑且蚤蔵

之從游平生晉勗之稟德極其吹借致此僥逾更貽駢
儷錦繡之文以為冀托士林之寵而某年垂七帙才之
十長十年騎馬之朝必難陪於處士尺素烹魚而得第
知佩於故人稟謝稽違仰祈識察

謝泉南陳尉惠用禮說

國有六識言之非難學不專心視之不見必嘗從事於
此乃能折衷其間某官風流遠紹於太丘月評可賢之
許劭三復二篇之字奪定明衆論之是非緬懷里中
來為坐上客因迂闊佩徨及逢廬橐已又同陶令之弃
官何敢問孟軻之班爵夜闌爇燭懸知共話於鄉閭月

田新真州杜教授輔良

鄭虔文之才名聞之文矣補正平之刺字得之謙然載
被啣袖之文更帳嘉警之晚某官陽春敷氣霽月英姿
登擢秀於桂林即蓄奮於梅隱顧徵迎之職莫屬於長
才而宥密之司實咨於嫁畫矧風憲之地者諒無彼此之
芹宮幸甚吾邦鄉於寓里事大公立諸生而誨之曲狗勤渠之
規尊當誉於得書況承親授敢鶩以為秦尚丐貴臨

田脩江劉君

為李君御又矣聞名得曹公善於會　更承辭優之
又仰欽眷予之深某人
柳士奇　成詩律　雅場幽懷于
賢相從脩水之上更全隱
交一官漫浪孤生自嗟洪
恩有加原貸特遣謫何
代外舅梁漕謝舉自代
萬帥元亮於北胡清風徐來忽接盡公之尺
我頊敲某人里之秀民古之學者賢能
奮飛學校以明人倫當從遠到雖士而
教學之以為已乎願言
吹襄事之假館慨莫效於微誠尚畏費
辭鄉友請主課
喜德星郡然萃聚不辭畏暑以臨存使之命題
柴門雖不學敢控忱辭恭惟吾鄉挺生最盛歲
千一子益在昔所稱名未五百人　自今以為宜得
守土以主文明盛事對問學海之老龍
風任道不殊於關里存心更有於當塗三人同行萬夫
莫敵兄弟校樂育奇才雲間陸士龍方準新於教法
天上張公子更遠效於師資如某者六十徒於行年
三萬相忘於挿架緑盡蓋遠反非敢惜於微勞白首無能
恐有孤於厚意仰祈原貸特遣謫何
文昌進位從觀三日之盛公卿奏名乃欠平生之識
面豈惟感事忘疲七人時望而後相知聖門
所譽必有所識故伯魚遜交伐於同列而韓起推趙武
以比有未聞推轂之加魯匪執轂之薦知位已高於八
座而數僅止於一員位尊則人共嫉故八百人之中使
尤難於決擇諒惟崔祐甫必取於鄭故
若平原君當求之門下十九士之列苟其道之反是必
所舉之非常如某者素無絶俗之資蚤失過庭之訓幸
逢千載勉效寸長半世迹遭跡偶同於悟約六條會奉
政奚有於廉平以至簿書戴鶩之欺財用防鼠雀之
耗第知以勤補拙安能以庶為明譽日過矣
計其裁剸成績幾何雖古昔記
為知己之累逖聞郵置精愧丘山其
月心惟靜退政在撫摩知識超然矣堅冰於履霜陰
始才敵卓爾別利器於盤根鉅節之間凡茲過譽

之實為第一義緣編於楓陛祈領紬於版曹風
第七　陣記有如馬走豈期得實、心
掌衮之褒益謹素餐之戒為李君之御幸
寵緣於　同文子之孫敢於他日

外制　賀討賊表　明主可為心宰親逢於千載仁
君帝制就陛謀、明主可為心宰親逢於千載仁
宜在高位委運長於七人國是仗忠情齊稼自官
毛筆始於周室而事任始正於雍熙觀前輩魏文正
之書自為業特貴高若論之知時變往往學國重輕不官氣
豈春溫夏涼秋宇先生之入大學儒林風仰於範摹舉

士之業瀛州王度式負於全玉天啓上聖日恢遠圖美
技擅於絕紳俾拾遺於禁闥歲可替否非冕旒之通弗
陳匪誠息邪使楊墨之害不作業務上意必拜除書嘉
職維仲山甫補之諒益從武公德之
符入轉於洪鈞共惟
千客遲暮賀喊尚能集詩
代外舅賀丞宣撫
伏審以大司憲駐古楊州河洛膺式俊甲兵之洗江
淮表裏建牙制之地
之衛　業啓元戎之行萬里岷長城
開府著勳於容交矯激必

流於過察惟忠之所存柔不茹剛不吐至
而說決而和庶聖主都讒受之名抑君子喜泰來之吉
啟陳一得少補萬分某久矣睽違懷哉德義方之里之
畢正困驅馳修尺素之書高貨往裘歸心眾切涉筆何

賀

代賀登提舉

伏審祇奉辭書進長宮慕王八故在諸侯之右上公後
居實佐之先除目又新物情脊系伏以某官剛方之氣
正直之姿自期古人不數餘子通金閨之籍駿厲神聖
之簡知無玉節而行書無冤貨財之本未愛以先華之禮

樂就時議論之樞機安徒快意於一時豈不能朋於
日某尚茲竊吹久矣倦飛淮蔡成功知必登於韓愈
陽在位惟效喜於貢公

代陶惠民上史丞相

樞庭攻假方虛已以招延樂善官畢亦鬱身而趨進
為設語諒所厥闕用敷獻其朴忠尚俯盡於納覽維
宰輔佩世安危惟不玩常則政治可常惟不厭事則
家無事玩常則變生於不測厭事則權去而不知終
其忽繆以千里故陶鑄之功胶帝舜致謹乎一日所機
周公之左右成周勤施乎三王四事矣以日新望之

里傳說以時敏告高宗敬以一言所其無逸後之賢君
狃於小成曹參之飲酒無何謝安之圍棋終能奠一之俗或以文雅為風流之宗然使人主無畏
相之心禍已基於諸呂致中原失投機之會豐莫強於
群胡推原其由慨嘆何已天啟吾君日恢遠圖某官鍾
宇宙之泰和採聖賢之絕學家傳相業猶李衛公之於
唐獨運化鈞小諸葛之於蜀神人感悅年穀順成富
一千載明良相逢越十二年規模宏遠某定喜為律令
坦若可行小作紀大作綱秩然不紊制亡虜如抗上肉
走群雖如盤中珠則夫遂真成功第專委務授任於四

集057-416

忠心燁然功名光于簡冊某青衫半世白髮滿頭分芹泮於侯邦適當城守須仗時於蓋爲更值家艱仰欽造物之慈俾級息民之選某之所望者一時之私顧乃當頒而規夫豈以計爲真蓋心於吾相即所以忠吾國而利於吾國乃所以利吾身故述其情伏不復計僭舉之篤庸何等如之或麾之門墻亦命也已

代謝知縣差學賓

窮閭奄疾曷奉親懽鄉校育材忽叨宿選喜不知於予舞感何啻於心銘劬以庠序之風風教所自敎凡君於

領袖奚豈具文欲共振於紀綱以成美化其或待以客禮不使混於生員必也不淫其名庶幾以而善如某者支離病體冷落空山等舍曰高炊烟未起地僻晚冬厥不共多謝鄉耶敎水然未僅周於囊底錢不半於杖頭更值年饑窘能家給鍾轉死溝壑顧在已之何辭而違棄庭闈實私於心哉　忽敢固寒谷亦遇大鈞茲蓋狀遇某官以盡輔樂育之仁行牧錫類之政謂飢所當恤何況於爲士士所當惠何況於有親愛劇比員俾霑薄俸緡錢之賜已不啻於中流之一壺漿桑之頌斗少供母養一洗婦愁某曰願推

刻校批之報知莫效於詩歌結草之感尚有

記

代縣庠士友上張守尚書

縣庠塊雖孰閱單父之琴慕虎天開魯未升尚書

獲敢同青佩門進黃堂共惟大君也世才敵摩空閒閒自昔父子兄弟入友寇盛事之圖維時學官文章超古今諸儒之右風采風力障俊流方特立朝廷君子有恃而不恐壁立爲師師主德無往而弗宣厥今江右十州之民未忘廉公五袴之詠夢想四明之山水猿鶴九牧於雲霄眷茲十棄之邦固於積年之一賑濟有同於

里紹飛丹陛

寬餅瓜離殆類於秦洪惟聖心之敎動朱方遂移異部之天來蘇彫瘵端在察廉之洗焦枯窮閭已荷於拊摩多士尤資於教育伏念某業裹遠紹鉛槧非長五十而無聞雖窘吾之有靦一隅之不友魯恩省之未廿　襲制錦之誤知俾橫經而在列敢謂歷階而上有同楊批之前顧校舍雖具壹仍倣而完徒之棚口之計欲文翁之化遠肇於屬邑俾鄭人之刺未見於當今非皇恩從容之時拜手心　於下固則褰

心歸去之後陳膳徒悔於將來是用斐狀成章伏而聽

令學子不美大田多稼之詩庶幾我公無愧中

等我之詠依歸采芑數存棄舜

代恭靖元謝表 十六 梁謝舍人惠頊

脩庭射策猥同西
吏部拭目籍甫軟於少壯而藍袍釣幸於恩榮幸而得之
類則學矣切以特旨之敷理之熟然而阨窮已甚則推穀已勤於此日洪鈞埃北鑄金更篤於伸
氣飾茱則能自強士雖猶以日暮而倒行安用恨高
以年老而干恣朝廷名本階于九品而得大位決於一
朝何世好則以言以非其詳審
命義而不顧仰荷安能多獲陪於選士對短檠而曉漏飛劍以
忘鳴不歎仰嘶之鴈恐作大鳴之鳥承清問及陳
人公孫復上於朝廷
數陳謂政令之端於中書西悉多門詔門所降於
東宮皇規正士笑於朝廷之所陳七采陋答冰之所攻
上駟動百之教誥言自期不第庶衡之鳥應令宜復龍
歸而乃牧同李部之詩人調補過平原之文今非佳僚
日歌有實緣茲蓋伏遇某官以道事君求士以
當臨遣軺車之日正 永貽蓼莪為之時擇壯夫之

集十六 四十六 一

決心之論感慨者之慮俾無逃耳之媿而雅
筆陵刺未過於汾府十萬錢之惶已下及於衡茅一
里之行遂無憂於杜王是謂曲成之賜敢忘特達之
四牡方堅載色勤於此日洪鈞埃北鑄金更篤於伸
特感佩深深形容罔既

代平尉兄謝李舍舉關陛

分曹下邑小造於龍門薦士崇基名易心慶於鵷表不
求而與乃前輩所責難於先正退省其私嘗詆生宜得
此於大賢自以為榮然知愧切以士事更事而慮事
深者或失之思縮士貴有志而立志鋭者或過於作為

集十六 四十七 一

故胡公天下厲鲁無補於世而貴生洛陽年少亦見
褒於時惟其少知窮之際微而內推十心之惻恒有
敬賢守不激不隨庶 富裘字之後抑不召徇戚之力
知其者桑榆暮景蓬蓽官命九廢貶賦 立官之分皇恩孥等以
瑣徒祿以無庸直而敢力事羸麻塵以年饑傷哉民艱
尚賴皇華之使了意撫存故令愁歎之民及茲後墳
窮鄙臨矣孰能禦之職思其 夜不能寐縱仁情盡知
矣猶之誠 道而閉關籍自心誠求之殆亦細麵而作
未遑迹 荷承知茲善伏遇某官以三館之儒宗

九郡之民命博采與人之詞以觀郡吏之能以其系若
犁鋤艱難備歷一念田里食息未忘賜以甄收許其序
進仝升雖於大治實自得於深山靖念僥倖若為揣分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已有報德之心飢者求食冀有求
衣尚時寒之念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謹具啓事塵瀆
以聞

代張匀容刻謝余帥舉關陞

夙歷初閒為士擬其聲於連帥鶏書直上奏名乃始於陳
人當曉古道之不存豈謂吾身之親見感紛石罷負
肯若有捧章一薰贊謝切惟為舉一路僥倖多門其

在于今厥有定價可為大忠也已尚　哉其或
不與俗同難以貨取則必由於夙契若孔李先君出於
吾門如上謝子弟至則借甥於金張許史為之增重結
之於王肯藉朱相與游談庶從之也輕得之孔易或違
知己而不俟問人亦須掃舍人之門勤造於請貢小夫
之擯少不懇忱乞有類於瑤問異不止於來下雖至再
三而不陣庶幾萬一之見收如其者圭臺寒主布帚下
上焉冷竟奉於壯志寵鴻羲誤於弥歌少不知人況乃
日莽而冷遠思不出位敢忘夜寐以夙興至於選人之
用舉之實職狀之優令削皆憂愈之不到豈覩覦之敢蘭

況路別九州府分五縣秩自八品以下員且百數有加
以言其材皆一國之士與天下之士而觀所主非貴戚
之卿則異姓之卿況播木之先有容且囊錐之末立見
有知么麼重以衰殘固宜友求豈應妄想故若主人之
厲葬死不鳴亦知大治之金豈容自躍敢意春春之舉
乃先達暮之人用匪時須學無師法愧一長之猶歎豈
二者之俱優雖窮居抗志之素堅臨事求功之莫集
未知稱塞誤辱品題蘇盖其遇某官文三聖之知而握
一世風俗之樞機承上拍之傳而為四海人物之宗屯
謂必與夫求者則爭競之習惟自後而先之則恬淡

之操成所以度越衆人而甄收真足駭動流俗之觀聽
得非所棄龍至若驚某敢不仰佩洪私俯貽素節過北
巢墻三倍價或許策步於他時為南豐持一瓣香敢望
寸心於此日其餘歸嚮罔既叙陳

代張等山益場田交代

杯酒接殽勤之歡忱驚昨夢尺素述交承之好忽奉先
施仰體謙光俯斬蒙陋竊以蠡海之利實為足國之方
有若通山劍於近歲規隨苟且條約闊疎升南賢之相
承講若畫一則不才者繼至何所折衷某亦探學海之
淵源作詞林之根柢楓宸賜第馬歸叠踏於春風梅隱

之獨優應寧大臣謂以之而致君元豐聖人亦因之而
定制由此選者厥惟艱哉非如鄒子之對赫濯明龍
風之紀又若蔡墨之荅魏獻詳推武穆之區畫足陳作
者之前而遂玷衰然之舉如某者月計歲課下天分不高
學禮於過庭叠承慈訓倚門而望汝久負心期蓋屢困
於點頭未免失於交臂論秀而升之猶嘗居閩群之
先覩光而宿于王乃不預造士之數樓連三載俯仰一
星文冥心於蟲時月鼠肝豈過計於鵝口牛後忽聞芝詔
又下棘闈郭隗營巳獨先於君亮季方爲弟亦濫綴
於優陳人謂爲榮巳獨知愧所自喜者無有之疾痛
呻吟內寘病母之意靡埃奔走外紓嚴父之懷茲蓋伏
過某官以冰清玉潔之姿富川納山藏之量詞源浩浩
筆陣翩翩鵬翥鳧之飛已推翰最一鶚之上去益踐朝行猶
爾低回鬱然外補江山佳處已不孤歐文忠之詩風月
平分更可續蘇長公之句鼎來別乘適啓貢閩既補周
老之獻書更參漢郡守之勸駕以致梯薪或預甄收
某敢不勉所未能期於有用秋風浩蕩已同鵬翼之飛
春浪和融更借龍門之便過此以往來知所就

同前

秋闈較藝雅愧在於廬陵天府之會復陪於漢傑翰

三邑俊彥蝟毛而奮獨一門兄弟鴈足其間雖粗慰於庭闈抑有慙於鄉黨自朝廷立糊名之制而場屋絶取士之私固有通榜居多同氣而不累於偏亦有闔郡弗薦一人而不嫌於寡凡預此選皆惟其才如其者四十無闕已愧於孔門三百設官来詳於周典故鄂表雅頌於季氏而鵬程尚阻於南溟風而對床共守過庭之訓雲霄得路誓殫報國之忠窴輿之詔又下於九天彙征之吉寧忘於此日人曰一之謂甚我則再而不衰荷朱衣之弗遺俾青氈之僅復數列侯之位次雖尚愧於曹參第進士之詞章喜猶先於杜牧非藉使星之照曷持

文鑒之平茲益伏遇某官性資高明識度凝遠跡其平日履履之間無不得人推此誠心吐握之頃惟恐失士方十萬竈正資於給饋適二千石稍緩於驅車爰奉廷綸暫紓郡紱恪遵成憲申飭攸司端以根華獨仰大門之盛遂令茅茹亦連寒士之家其敢不仰藉吹噓勉圖奮迅廣寒折桂儻共祈於高枝岱嶽青松當益堅於晚節

代姪崇禹謝鄉舉

秋闈獻賦慚無擲地之聲天府登名猥玷鏞金之列矧先鶚表更屬鴈行學萃一門感深六府切以法制雖曰

由稽人心責在作新自文體變於歐蘇以來里選詳於時義而後人物之盛古昔所無習久而或者析言而破律事文而玩居然廢法而狥情其在于今深懲厥弊屬當大比中飭攸司擇雄深雅健之文以爲標準選公正聰明之士以肅邦刑既伐柯之則在前而亂苗之秀不容兼茂豈忘三釜之營結髮難憑劉心靈簡閻官終夜已去冒澄者削跡浮雖著華心宜得實能以副公選如某者雕蟲是習刻鵠未成生理索然僅數短繁之在親年老矣豈忘三釜之營結髮難憑劉心靈簡閻官終夜不寐兼旦不思時當天日之清明令若雷風之鼓舞相連茅茹有彰棣華三人之行雖帳一人之夫前車

之覆亦幸後車之收敢云難爲弟雖爲兄共喜孙於鄉孙於學重愧均麾之末至乃參律品之前悚茲蓋伏遇某官霽月英姿陽春淑氣文采中郎之副風流伯始之家歙縣飛鳧已占雲表之近治中乘鶴從風月之分通周鄉老之獻曾佐漢郡守之勸敢不仰藉吹噓勉圖奮迅以致公慶亦預甄收某敢不仰體誤知益堅素履擢冲聞之挂儻少慰於雙親者長安之花前但同於餘子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同前

竊以往歲貢舉取數濫溢於前今茲旅進袞名復沾於畸零畸零之路可階於此矧惟一鶚

之鳳乃容二鳳之偕人以爲榮已則知懼自朝廷重
日之選云士子病[illegible]之艱女雖以公孫之才名從
再舉必有若蘇氏之兄弟斯可同共知惟吾郎曰
士選幾百一差在毫釐又叨茅茹之連充屬[illegible]之
如某者早聞詩禮粗識閭編半世鶺窓辛勤二十餘載親
鶴髮喜懼併深厲行昔忝於齊飛鷰退未酬於始願喜
青毬之克復更綵衣之相輝矧以名聞適當中立雖慚
周士見稱洙泗之間尚友唐賢得半瀛州之選猶
冒實有寅緣恭惟某官以至立之英姿鍾金行之勁氣
雖家傳之學獨妙於當世而陸沉之士不忘於盛心當

細柳連營正次兵鑾餉適丹陽重地暫倚拍衡祇承明詔
之頒式謹聖賢之獻申明憲度加重禮文遂併衰宗
參諸彥某敢不相戒於風雨對床之夜加勉於雲霄捧
時要使功名不落餘子之後肯圖溫飽上[illegible]國
此以還末知所措

代姪孫王[illegible]謝鄉薦

八至[illegible]謝鄉[illegible]門祥叶鳳鳴適應軒輊之
舉蟲篆難工孔[illegible]之門祥叶鳳鳴適應軒輊之
幸報喜動慈顏幸乃自天恩錫有[illegible]惟得[illegible]
國家載考設科率本於詞賦固有玩舉子之業
而設元輔之器於異時須要不愧於子墨客卿

斯可見推於鄉先郡吏如某者素安拙訥何有見聞
一得二早傷於孤苦駢四儷六長之於師承恐墜青裘
勉親筆硯七快之母已嘗喜懼之年百畝之田無非朘
削之日又內外不啻百指而飢寒切一身難戔固窮
艱然往教勢非得已心實自知倏聞明聖之朝又下賢
能之詔獻荊山之玉敢憚[illegible]咸陽之金偶符秦鑄
矧圖縣或僅薄其一而吾門乃並列者三儻非卿月之
照品易致大風之振起終益秦遇某官淵源家學冠冕
宰途以彈壓天府之餘才當饋給日畿之重寄適當守
將留滯西淮爰以王人下莅無此府欽承乏檢加比緣閫

逐令衡鑒之官不輕所予亦使草茅之士得效所長某
誓與鴈行少圖鵝化庶庭賜策儻遂拜於明綸直道事
人誓不愆於素餐

代姪孫王[illegible]謝鄉[illegible]

考制度於六官緬想八[illegible]年之盛興賢能於一邑猥介
丁七名之中矧惟駢肩而前實乃同堂之李先生裹族
書益慈閩粵自姬太平而成是書至于戰國而害
已而去其籍幸[illegible]而下傳猶未滅而階唐以來用之
不精天之未喪斯文必將有待後之一遇大[illegible]而策而
行慇穆大臣謂以之而致君元與聖人果因[illegible]定制

由此其選亦大惟冀都
過歷之訓中罹陟岵之悲予治箕裘深知當紹簡編燈
火其敢不親嘗意庸疎處叨選舉引領而望雖慚荀氏
之龍繼踵而來猶具穀王之駿兄塲屋相望於六載而
父子同占於一經五綵斑衣雖莫追於親舊青氈舊物
喜不替於家傳若出非常恩歸有自某官深於聖不傳
之秘兩朝特達之知中外踐揚聲猷赫奕淮壖攬轡
猶推保障之功閩嶠墓獨仰冰霜之操九列之高於
卿月一麾猶鎮於江天寶憲徧於旬宇陪邑仰如父母
蜀當太比祇奉明綸申飭攸司不為文具盛服臨送式

張禮親之崇秩筆親題更示姓名之寵眇然寒陋有此
過逢當益層於初心求不負於知已謹挑花之浪遂越
禹門照棟夢之華更符周雅

西六劄

通鎮江趙守范

竊以孟秋謹月甘雨應期恭惟某官以天上星辰主江
邊風月山川改觀宗社發祥台候動止萬福某久矣畢
棲飛鳥高仰翔沉異勢拜伏無階茲審錫命帝宸陸華
匝韶大江之左正依玉節之光二浙以西更借金城之
衛豈但楚尾吳頭之故有煩召父杜母之來知已布於
教條敢敬陳於賀牘某官英姿月爽札澄秋讀人間
未見之書為天下有用之學青油幕下正賡夜觀之吟

赤白囊中忽報夕烽之警一鼓作三軍之氣十乘代元
戎之行陰閼陽開孰則六奇之用風清雷厲惟千里
之鋒武夫悍將奉命以爭先儒生學士動色以相賀陸
抗守邊之略信不愧於伯言孝文前席之思欲取見於
賈誼內徧儀於筆貫外海領於潘宣甫茲建基又爾易
地蓋吳之可用古獨稱於京口而諸之未衰今猶應於
淮南望公之來真以日而為歲閫令之下皆條慮以洗
心負夫骨糞點吏胥落垂爭侵暴足知屏息於閭閻風
采精神信可折衝於樽俎顧益體古人愷悌慈祥之
以一洗積年愁恨歎息之聲群成保障之功即正

之任某蚤以多病自
耕鑿免於飢寒一廛
敢祈 光之獎顧謹勤此代其身謝于庭下
拙且不閑彝式有乖事上之恭以度外處之幸甚

尉趙守炎至

微陽肇復歲宴暫適恭惟某官當蓂路之日 初田渠太
行之雲益遠一誠衰慕五內之摧然念大江之南正資
固圉長淮以北更藉折衝惟冰抑於至情以導迎於和
素某才非毛遂錐莫預平原之十九人頃擬奚斯惟遠
祝魯侯之萬千歲無由面控仰馬情原

田韓守大倫

專价賚來華緘下隆細字識隆懃之過多儀欽厚意之
將四端出紅女之機應念授衣之候十壺遠從事之餉
尤憐把菊之情錦荔螺頭以慰其東道采茶之勞彩箋
兔額以寫其登山臨水之感記存良厚報悔謂何某官
家傳盟府之勳身服聖門之教方急行押至當思田里
之寬錐畫戟森羅安想林泉之樂淮陽信及熙所薄河
內顏寇君之留淮酌民言勿專已計某少而治落老已
昏昏了無郤谷田春之能徒有楚客悲秋之賦無衣而
何卒歲已辛紓幽谷之憂醉酒而歌太平尚復見周漢

之盛頌言及此感歎無已謹勒此代其身謝于庭下

田韓守請鹿鳴

以汝南月評之朝舉周官歲貢之禮不遺襄晚亦賜招
邀仰惟二千石之尊勸駕惟謹固應大七十之老扶杖
往觀竊以道同相謀詩歌必類方食羊之推詠散入筵
紘正連衽之群英進陪樽俎詎宜此處可看陳人用控
悃辭仰祈矜照辭旨出東郭此心實異於孟軻從江
州游廬山他日儻同於元亮

田韓守減笛觧劄

夤念一邑九鄉無告之民蓋華三時八勝並緣之弊二
憲創而細故尚須詰明小民所軸催止時勝則時勝亦
所宜吏更乞造冊一面發下則小戶愛賜者必多點吏所增常始勻合則
勻合亦所宜戒乾道中太守陳天麟待郎總計金場諸色合用定為二科八勝許人戶自行斛
惟未下詩更添 庶勤之堅珉可垂於永式而播之雅詠盡倩於
前聞某敢因下問之先輒忘上瀆之罪仰祈宏恕特賜
報誅

田韓總送賀新除啓

銅虎分符已最治平之課木牛給印當事總督之權民

歌今稽而昔稱士喜於石而超距事關重國懷幼神人
某曾未貢於賀賤奪先頒於問餽刋惟衰晚名籍公墟
起之問館之中畀以容臺之屬實以抱病有負知音方
力控於忧解詎敢留於學徒仰祈弘庇俯諒愚衷

回韓總賀符請鄉舉

小兒未學淺陋為主之後厚天地與能僞占州閭之前
列丹子弟之義昌承於子產而禮樂之方尚貴於周原
致儀昌若斯實緣之有自猶未伸於推謝已先辱於匪頒光深感佩書拜嫌公魚之賜更切欣榮

回何守慶又 送賀七表禮

恭惟二千石已覓於規模嬉戲遊遨於境內特頒盛禮以寵義兼錦口之文鐵畫銀鉤之字粲然二妙歲去足以為榮副以多儀益受辱得無愧謹拜從事之孚餘授使者以還面悉容縮之易安擬租金於素忧特郡守硯

回張平江送古硯

恭惟二十石方蘇志良歎息於東吳願善六十翁得遂
藉戲端　北渚州名爰因新歲建貶盛儀使內得以供魚敬之祭於家庭不得以修鷄黍之招於鄰曲更覺

皆鉄畫銀鈎敬誦好辞伯金聲玉振自惟衰悩乃辞撫
紱袖漫刺而弗前愧補衮之不敏舎正堂而安敢向斐
相之矜原秋氣高胡塵未靖身安而國家保尚望節
宣内修而表狄攘更祈翼賛伺頒召節即首智膺朝詔
不廢賜察是望

田渓陽徐百里 謂禮

敬領、長箋無承真翰藩宣私薩仰欽厚意之惇經必有
稚更感誨言之及顧惟衰朽局劉矜其官梓然天姿
寧乎風節推傳家之學爲作邑之方去西心如上去草之衆

夫何憂掣肘突民若愛子之慈父執不傾心佇覩三異
之成即聡九千之寵其少弭不學老吳無能被毳袒衣
敢專於衣帛膠柱調絃理更昧於折衷張公大谷之梨
放翁東野之集敬已下拜其敢引辭文稱精兼衆雕蕪
品既越入無用於章甫宜少陵搭還於錦衾兩也朴達
會不其犬牙之入尺書可寄尚無忘爲足之傑感惟深

數宣閫閩

田邑管請送龍

龍無求於我古語有云會著不以財禮經明甚況上戸
非閩竹下尹官君無貽於私告告ヘ玖之座隅再則必

田閩士惠啓

承拳玉趾賜以臨存且貶瑰詞加之音餘有如衰晩何
克堪承其人稽龜山之傳鍾陶鎮之秀將鵬飛而直上
姑鵲遠以求安顧惟里社校館之家皆爲場屋掘井之
計故鄉人似而喜謂弟子至於斯未還賓禮
況某老矣無能爲矣雖言之誰爲聽之恐廛行李之久
招謹爲足椿以爲謝尚惟寛假洞照誠忱

謝殿生惠詩

市廛之隱緬想古人衣冠而來喜見容儀出新製案

慰鄙懐某人豹隱霧斑爾蠹藏春緒兩端之叩悵莫登孔
氏之門萬丈之光尚有味韓公之句敢因寓意遂效寸
誠案在貶繪功雖高於漢將學如斷織言豈念於軻親
拙語不知前載高情幸畧過采有 緑
浦

謝祭親惠雪糕

半月之疾累與死隣數日以來所有生路忽承雲棗無
貶雪糕味愈甘牢光摧六出累及長子棗之病仰欽陳
義之甚高撒指誤認氏之工知妙技倫之未穏忘欣
林閑既教宣故因蒼頭之回謹致素事

謝帥畧知之 熙寧是祈

答余兄惠詩

自遠來訪出嘶袖之書以義見規俾彈勉而仕慨依
重恨亦我知蓋鵷鶵巢於一枝足以自適而駕駘責以
千里豈其所長矧惟痾疾之軀非曰高尚其事一痛失
六太息君宜勉策於治安二不可七弗堪我已即安於
懶散不遑款接併告於左右

田司馬從榮述

陽春布澤卉木生輝共聽異音雷霆為動止萬福某以昔登門之稚為
今受寵之人越自建業不勝賀慶顧以二十載不違遠

之拜八九年閣承候之若不敢樂然惟動仰止敢忻義
榮曹不遐遺親榮誨敢以垂下問示目惟參情何克堪
承養坑再三感戴千萬仰祈其官階心正榮辭美名門
布武周行彌篤私私之望分符江國即膺福等之誼九
陛簡知六條公察顧惟鄉郡兩邑之旱乃列城去歲所
無輟上慕以遠來知寫閭之有賴某幸托二天之庇敢
辭一日之勞顧疾疢之已深欲奔馳而不可有孤隆委
曷追嚴誡尚焉覓明倘賜矜宥

婚啓

定諸葛氏

好

定周氏

令行祖柳赫然先烈之傳二郎之斯文之隆許
聯姻好恭惟令愛淑慎柔嘉敬聞初儀詩詠宜家尚諧永
好

好薛禮端遠別后樓陳

聘張氏

二姓共學知德為急於德誠某人婦德婦工見稱族黨而某
佳禮無辭敢爲於德誠某人婦德婦工見稱族黨而某
人儒言儒行未涉洋涯所恃通家遂忘非偶實繫弟以
將命且敢虧五兩之儀欲男女之及時尚無爽百金之
定倪氏

傳美意於伐柯久欽高義而煩
貢柔荑以將薄儀某人稟姿之正展也宜家姪某賦性

之則多於遷善況甚知丈人之厚必不爲小人之歸鳥
鳳之占已幸式時於此日來龍之喜更期不負於他時

定郭氏

曲阿故家舊連阡陌句金富里近接閭閻既草木之味
畧同且陵等之契不一遂聯姻好實副心期某人毓德
柔嘉類志女工之事而某人爲狄知子職之供
尺素陳誠百金得諸消吉之日敬修
宜尚追求全之責非敢海福具于別

聘郭氏

樂男女之及時人情所共實賴尊意古義可徵方
戒尚戰訪鈔之疾不
追其吉亏宜其家而
君家簡求玉潤之良
治其吉亏宜其家而某人特意古義可徵方

定湯氏

合二姓之好荷不遺修六禮之初慨成畢緩冠辰得
學未知新許從塾師之游更頼師資之益志同方學向
諾齋宿貢誠世人欽奉爲閨門義多陳古某人校經庠序
道適我願亏男有室女有家

聘湯氏

合二姓之好夙拜諾金陳七日之儀敬修將漆深惟之

意頗畧彌文頼惟循子之勇宋待先生之訓茲爲幸矣
可遂翔鳳之占已幸式時於此日來龍之喜更期不負於他時

定王氏

道義之交孔有踰於昆季鄉黨之議謂宜締於婚姻雖
君爲竹林笠達之家而某乃達社棲遲之侶然同聲相
應外比奚求某人毓秀閨門夙全四德而某人從將家
非一經丈傳仗於幻音今日得諧於成論肅陳
謹諮具列副緘謂此即未有如茲實止敦尚衡鑒門孀
于可教矣尚幾曲賜於從禮雁納聘自性實

聘王氏

景仲銀請婚欣公特餽何矜從禮雁納聘自性實
稱龍駿某人許嫁以來益藉宜家之德而某人既冠之
後當授室之圖擧案尚平之心不動季布之諾迨冰
之未泮及桃之始華倘後御姑卓以行親迎廢因留甥
館而便師承日不文遠取忘君賜儻其可教亡惟寬恕
特之懷幸而有成亦足副乘龍之望

定袁氏

幼孤兒弱冠成門未有室大丈夫以氣相許言就其
居雖云賦分之自天亦幸接身之有地令女言容夙備
宏高詠柳之才姪孫仿儀欽諧喜遂附蘿之願可但二

性爲參座幾五世其昌敢言雖儀併仲下倆子壯而替
已敬奉於成言親老而貧尚時容於友頑

聘表氏

既問名而納聘婚姻之常非受幣而不親聖賢所戒敬
稽性門昌貢雖儀願方同氣相求豈以多爲貴子之
出誓當謹奉於成言婦人事姑尚無忘於此義

聘潘氏

合婚古所重既色有期納聘禮之常其敬不敬其慢爲
從姪孫而締姻議君亦以令姪女而惠好音既二姓之
好莒諧豈五兩之儀可畏實以箱篋深慚幣帛將音之

微宜其室家預有男女及時之喜

定孫氏

三十年篤叙於姻盟不爲無稽一再世猶聯於親好信
亦有緣繇父兄當日之游從遂男女此時之配合某人
姆儀是則豈謂有瞽李女之賢而某人師範方親無兎
新學小生之悃敢自謂奉晉之匹幸復繼朱陳之姻謹
訪柔牋肅陳寸縑聊代鴈雉之選

代張氏定丁氏

繆長宗門第子是爲猶子爲求嘉偶名家執若外家求
清流若於翁翁挂杳猶浮於仙籍方求婚可比溫嶠而
名乃許柯咸伏惟某人毓秀閨房可但吟於柳絮

某人擷英藥苑方擬踏於梅花兩姓同氣之任求故不疑
而何卜續弦姻於五世豈陸符鳴鳳之

門或可遂乘龍之迓初儀不腆別具小陳

回湯氏定禮

子也猶子已托而姻親無失親之又勤嘉命引辭仍在師
之甚愛倘謝決道義之非才格弟以降門閭有喜某人
公侯之別天將興之而某人閨閫之中禮無違者偶執
柯之不遠荷允菲之弗遺甚感懽忽忽已戒相先之誼占
符鳴鳳更開有來之祥

回蔡氏道日禮聘未
舉倒兄

魚封委貺中有尺書鹿幣納成數踰五兩拜禮文之有
感契符之相先伯氏尚牽手足之私情傳下

布腰心於下執若階古典莫重新婚七日爲期雖敎承於命戒再思後可幸更參審於事宜

回蔣氏定禮

奉詔校秘書慨家聲之久墜脩史稱良筆敎祖德之有傳雖相望十里之間曾未有一日之雅魚素忽傳於至意鳳鳴亦協於吉占天實爲之合宋及此伏承某人令玉之質參自愛重而某人其家之幸粗知服勤荷封菲之不遺喜緣雖之有托實敢帝昌於翰筆已佩先施報桃李於瓊琚名新徙往訓方重求於淑女

回蔡氏定禮

傳中郎之業門仰名門校東觀之書有慚末裔再四許聯於姻好豈同敢徇於人言某人齒歲爲儒師承不棄而某人弱齡失父姆言相待敬哉之有道定之以禮徂間諒自欽進修之及時亦豈義

回洪氏定禮

男文婚姻豈爲古義鄉里孝友無如公家非曰擇而取之要有幸而得當不辭早計敬拜先施某人家庭之間自得師資之善而某人閨門之內粗知姆訓之遵猥蒙魚封許諧燕婉端有宿緣之自敢云聲氣之同意久敬

將漆有慙於報琬禮必親迎須少俟於及笄

回張氏定禮

作二京賦欽世業之有傳校東觀書慨家聲之弗紹幸兩翁脩睦於里選而一壁相望於邑居聲氣不殊游從良厚宜超俗見遂締姻聯伏承某人閨奧之資學知不及而某人禹甸之質禮則無遺納采敬拜嘉成甚美夫婦爲之有室尊公於子歸良人仰望而終身戰不孤於所托

回黃氏定禮

一牛鳴之相近文欽聲氣之同雖各邑素之靡乖紹奉婚姻之請作望所及冀喜可知某人東觀讀書不替家傳之旨某人列女有傳敢忘先訓之貽荷采蘩之弗遺介執柯而非遠一言以爲信已敬拜於嘉音八世莫與京

史頒於仕卜

勸農文 代外舅梁總惟鎮江府作

勸農郡守職也守未至部使者過播事可以為具文而不加之意乎使者來是邦三年矣爾地之膏爾賦之重豈惟使者知之聖天子蓋甚愍焉故比年蠲丁賦百萬實始此邦兵興政煩而是邦獨晏然無異於平時顧不幸歲然而力田尚寡浮食尚衆則有由矣夫狃於私敗之利而輕於昌法倚墓省諸司之遠而果於終訟凡此皆害農之本豈惟違天時失地利且凶于而家害于

而身是可不深長思歟父老其敬聽斯言歸而告諸子弟相與專心致志服田力穡以無負聖天子

之意

泰興縣勸農文

勸農令之職不可一日廢每歲仲春出郊而勞勉之蓋曰謹其初也爾父老其敬聽令言凡農之害有三令實司之一曰奪其心二曰奪其力三曰奪其財豪民梗之而不能戢或侵其疆或訐其私或貿其真或攘其有使吾民快快然有懷邪伸而惴惴然畏禍之及耕弗克深耨弗克熟褁以苟朝夕此

歲之勤耶令起於白銋凡父老蘊而弗言言而弗盡吾令略知之繼自今以往凡害農之事如前所云令念茲在茲敢不良圖怨謗默責非令所憚父老歸而語其子弟相與專心致志服田力穡以無負聖天子之意勿休或貽有遺害則相率而告於令令弗敢辭

勸尊天敬神文

蓋聞非其鬼而諂祭之聖門所戒假於神而疑衆者王制必誅敢述愚誠少裨明見自有太極已肇一元既分三才而為三乃播五行而為五歲月欲其無易定為三百六旬寒暑難為驟更次為七十二候一言以敬大德

曰生其在人也或飢寒所侵或飽暖太過或起居之無節或喜怒之失中或醉而風乘或虛而邪入乃成癘疫各有源流氣相薰染人易傳染所以不能免者亦由有以召之儻感受之初澄清厥念擇醫必審用藥必精勿小則乳哺者以時長上則侍奉者唯謹意之所惡勿置其側口之所嗜必度其宜又同居之人各敬其事勿相戲嫚勿致驚呼身雖忙而滌濯洒掃不異平居心雖憂而衣服飲食不衍常度如此則真氣還而何患不已內志正而何邪可干乃不反之中第求之外俚俗相尚淫祀繁興其一曰祭瘟所在市廛皆有廟貌或肖虎兒或像虺蛇或手足妄加或冒目倒置夫約各從其類而人必擬於倫豈天地造化之功作惡降災之狀兄至貪者皂隸有不取之賕至貧者乞人有不屑之物嘻埃者乞人有不屑之物嘻埃北鈞播而乃鏡食理固甚明人可自曉至於用醫藥以救表裏亦須托坏珓以決從違致取短捨長當汗及下去生已遠之死固當所擲古節杇根何異長枝利刃其次曰齋聖又其次曰樂神晝夜男女混雜冥頑之童附而為鬼鬼因大興而為神神亦可恥妄言禍福以詒昏愚拉土餙木供一夕之需香數套僅充一燄之用其他誘取脅取不使聞知見知固有

刷神羞不累其聰明正直且寮人意同處人意當廉寧

策問

問水旱有備禦也抑有可弭者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封內者故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楚昭亡國之餘河非所祀季氏旅泰山孔子傷之而今也五岳之祀徧于小縣禮歟古者有祭龍氏之官則龍者天地間一物耳歟淵子集神祭祭於山林川澤而為神亦足以伸幽明之分今也水旱之災者謂其神不歆非頑民不祀庶

族故晉不祭鯀被髮野祭幸有憂之而今也社稷先賢
或曠不祀或雖祀不敬及取西方夷狄之神如其俗而
敬事之禮數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與夫能禦
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皆謂生有是功則意其死有是
靈曰農曰棄曰契曰后土由此其選否則所謂假於鬼

神以疑衆者今也捨史傳昭昭之意而取信於荒忽誕
謾之詞主無其人死崇其祀禮數伊欲據經以之籍以
正習俗之非數則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又
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豈憂民之憂不得已者如此且
有其舉之誰能廢之伊欲徇習俗之[illegible]所訖正數
則淫祀無福行之何益諸君必有見於此願詳陳之

問侍從天子之近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固其職也然
當有疑於此周官六卿分職冢宰統之則等相之任下
此則大司徒等猶今之六曹尚書又下而所謂小宰等
則今六曹之貳皆侍從之選矣[illegible]扶然不相侵奪
未見所謂論思獻納者至師氏
微保氏之諫王
惡內史之受納訪若庶幾[illegible]不過司徒宗伯
之屬攷其秩又不過中大夫下大夫之列豈六卿之長
之貳位高職尊言書所不及而任言責者固不在近臣

歟漢以御史大夫列於三公下此則太常光祿衛尉太
僕廷尉滿朝皆宗正司農少府謂之九卿以今準昔亦待
從之選已汲汲[illegible]為九卿以故惟額出入禁闥[illegible]
遺郎當時閒人善言進之候上閒未嘗不言天下者
然李息寇九卿竟才敢言張湯事魏其武安之爭雖嘗
安國鄭當時肇為常時九卿皆無敢明言其宅知至上
前而折衷列視上意而為律令不可緊本至[illegible]入議
則忠言讜論往往得之博士議郎賢良文學則於論思
獻納何取焉恭惟主上虛心孜孜公聽並觀延納讜言
輔成至治內而百執事之輪對外而監司郡守之奏事
固有開必亡有言必盡矣嗚[illegible]曳復於陛之間號為
天子從臣者獨玩惕而無聞何歟當[illegible]亦言書周制然歟抑依違於是非之[illegible]
之[illegible]未免漢人之飾習歟諸君其詳攷而歷陳之將以
以復于上

問周圍折衝之道無它曰兵而已國朝聚重兵于京師
以鎮四方其後以東南去朝廷遠緩急難方調遣始制
將兵於諸州而分路[illegible]真將以統之則今之禁帥是已年
來法禁寬弛人情弛縱諸州禁軍往往散為皂隸之役

則內郡有一朝之警將何所恃兩淮用兵以來三衙大
軍不可盡出而江上諸軍不能深知險易始召募民兵
與北人之來歸者合而用之則今之忠義民兵是已而
年來歸民之土著者往往難於檢覈則外郡或有前日之虜胡以待之邏臣
知其然故請申嚴役使禁軍之制而講求沮詐作使之
說夫禁軍之不供它役宜也然彼固因役以為利矣恐
拘於營伍生意無聊或足以激一朝之變忠義之人廣
務招納宜也然逋寇叛卒色目之有之恐置之邊陲知我
動息或適以滋它日之患二者非細故也願聞其說

四

問兵之用間尚矣然昔之論者以謂水能濟舟亦有用
水而覆沒者蓋我用間以間人亦用間以間我善用
之則彼間為無用不善用之則我間為彼資彼我之間
或得或失非明智孰察之蓋營救齊田單之間燕漢陳
平之間楚則我以間而成者也若胡間信鄭武公之親
胡而卒為鄭取秦間信趙奢之畏秦而旋為趙龔則我
之間其可獨恃乎趙信秦間用趙括而喪師齊信周間
殺斛律光而亡國則我以彼間而敗者也鄭國為韓間
秦而秦卒以興蘇秦及張儀為間於秦而秦卒以伯則
彼之間其可獨弃乎通者廷臣之論以比歲薪黃之警
出於倉卒不虞旨言于執以問為急務至或此言然
用間之雖久矣必以誠待之歟則漢使之入 匈奴見其
羸弱而歸告者非不誠也必厚之以資而後足以得其
心歟則晉解揚漢蘇武雖盡捐陳平四萬戶金與之亦
何足以動其心也 哉願併前所疑以及其說以告

五

司京口為郡受制引淮控江帶海自吳用之歷晉宋齊
梁陳俱號重鎮隋唐本朝混一區宇亦莫敢以為輕六
飛駐蹕東南其地益重比歲疆埸多事其重尤甚於昔

時考古驗今殆非不急之務也敢問北固北顧何以不
同今陽丹楊何以有異王山江東其險安在慶亭大業
欽宇何由絕亡以為京固山為壘號稱鐵甕今乎或曰在德不在
險北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昔猶今乎趙信秦間用趙括而喪師士歡呼則漕
運之衆不為不厚或戰無信不立則兵食似非所甚
急也強於曹操而破之赤壁著水軍也莫銳於苻堅
而勝之淝水者北府兵也莫難乎於旦元而平之者

牢也莫捷於討虜猶而討之者萬鈞神弩當門弩手其
而希烈破海門樓船出而少游懼酒可飲兵可用信哉
是言矣然則威天下而不以兵華乃不然歟經術則集
注論語史筆則善述吳書卓行則傳稱巨孝隱逸則相
號山中文章則賦擅三都詩歌則集著丹楊諺曰經生
學士之所守騷人墨客之所長有若整楫中流而控清
中原家徒四壁而一擲百萬或言醋似其勇或謂萬里
長城江東諸人非其比矣而曰弘濟艱難非上智必英
豪豈其然歟今殘虜可滅而未滅郭胡不可通而求通
名忠義而陸梁本居民而流徙凡淮南一日未能按堵
則江南亦未容一日安處江面風寒不止一虞海道四
達無復蔽遮則不容守在德之虛言郡計空見藏鮮
少民力凋敝科調不均則不容徇去食之實害大軍削
於分屯邊兵耗於累戰新軍未詣進退民兵不識行伍
則兵華不備不容不亟修士狃於聲律場屋之文而軍
旅未之學吏困於簿書期會之務而將略非所長則入
物之儲不容不素講古人有言曰譬如同舟遇風一物
不牢俱受其敗吾儕生長邦休咸同之又未可以爲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伊欲擇險以爲固積財以爲富
練兵以爲強何道而可若夫慨慷奮發輸忠竭誠以人

臣之責也通其所以然將爲有司誦之

六

問周禮大司馬專九伐之任而命將出征則選於六鄉
戰國以後始以將軍專征伐左右前後材官有林則名
之以其所統騎騎騎騎騎騎樓船戈船則名之以其所用四
征四戰四鎮度遼下瀨則名之以其所往自魏武任夏
侯淳而有都督之名後周任弼李寬而有元帥之目唐
任韓洪而有都統之號其他如鄭虔經畧招討之稱宣
撫安撫招撫之任大率皆肇於唐開朝參用古今之制
惟制置使第以命輔臣記之無領郡牧者後頗施之他司

而南度以還天寶特重今二廣游氛肝楚未靖專征之
任屬在制使其可忽諸而議者之說有二或謂宜更今
日之制別遣重臣開府立宣司職兵林馬以作士大
夫之氣庶士氣振人心增而亂臣賊子知所懼議者顧
曰是將至於張皇或滋冗費非所長則入
一號令於制閫廣招攬厚廩給以收貴敢庶去者還來
者安而亂臣賊子無所容議者顧曰是失之迂緩夫以
張皇鴻非則裴度以宰相平淮蔡狄青以樞密使下廣
南初非因任於外以迂緩而非則曩成劉道之捷山陽
之役初非選於中諸君通於世務試爲有司本之

問比者訊書取誌告四方有曰游夏師尤淵源文章
四兵辭事曹董 建國體議論深識時宜大哉王言所
方天下之士考至矣厚矣孔門四科首及游夏漢迁
諸儒尤稱賈董士乎士乎其亦有以稱上意 盛指乎
子游以洒掃應對爲末則其學專務於本子夏以賢賢
易色事父母事君交朋友謂之學則其學不止於六夫
學問文章果二事乎賈誼明申韓其言常急於治道董

由子游而言則特本而廢末無下學之功其弊也過由
子夏而言則務內而忘外無博文之功其弊也不及士
之制行將安取乎記論事者也然一聲疾呼而忘其激
諸君通於世務其考建隆熙豐紹興養兵足食之本末

擇其可行者爲有司言之

九

問天尊地卑所以扁君臣之分乾下坤上所以通君臣
之情分明而不可踰情通而無所壅天下之能事畢矣
然人主之勢非特萬鈞也其威非特雷霆也則所謂分
者不期嚴而嚴所謂情者不期壅而壅奈何嘗試求之易
易之有泰泰者通也天地交而其志同其義信美矣六爻之畫雖所致意焉可也今也於二
則欲其包荒三則欲其艱貞六四則欲其翩翩而陰之戒豈
居安慮危固聖哲之常情歟夫易之所載理也數也詩

問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要其終又謂兵可

書所述其事也時也即其理而究其事由其數而推其
時非高宗傳說之相遇文武君臣相與之時數若舉弗
暝眩而疾弗瘳若跣弗視地而足用欽予時命其
惟有終高宗所以命傅說者猶聖人致戒於泰之意也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與夫矜能喪功
有備無患傳說所以告高宗者亦猶聖人致戒於泰之
意也至文武天保之詩則不然曰俾爾多益俾爾戩穀
惟修其爲福之多曰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惟公是其獲
之對見謂利口亂邦之人汙決於錢穀決獄之問者卒
安劉氏言語固足以觀人哉學殖也不學將敗則學問
固所以觀人之要然以經術飾吏事者不若無學者之
見惲讀父書而爲將者不若不學兵法者之有天幸則
學問殆未足以觀人也名者實之賓則名譽亦觀人之
術然名重當世者見謂誤參之人卒以喪國少有威
名者或謂非保家之主亦以喪師則名譽亦未足以觀
人也合是四者皆不足以觀人抑別有道歟主上丕承
基緒銳意治功悵王葉之偏安求文武如弗及迺精
白承休慷慨獻議文臣薦舉既累請欲絕其請託之
私侍從兩省鑒諫三衙及諸路軍帥所薦武臣亦欲君
相審觀以盡知人之術猶以爲未也復欲明詔大臣相

問文武之分尚矣欲比而同之使介胄之夫皆誦采詩
書詛豆之士必通乎軍旅豈惟勢有不可而習反其常
適以敗事惟因類而求量材而任庶幾得之然人之難
知堯舜所病若稽古昔聿求文武號稱得人者豈無自
而然歟夫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則
履行固足以觀人也然受金無行之人足以與劉秦將
之子雖賢祇以取敗履行果足以觀人哉言心之聲聽
其言可以信其行則言語固足以觀人也然上林捷給
之對見謂利口亂邦之人汗決於錢穀決獄之問者卒
安劉氏言語固足以觀人哉學殖也不學將敗則學問

則與顓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著其義
殊矣豈高宗傳說得處泰之道於未重易之先而天保
詩人特未之思歟主上既聖不居好善忘勢帝猶良弼
妙簡聖心萬機餘閒古訓是式以易之有泰所以著君
臣相與之理書之有說命詩之有天保所以述君臣相
與之事掇是三者親灑宸翰以畀元臣倚毅隱毅君臣
交孚上下同德此千載一時之幸遇也諸君幸生聖世
行造廣庭必有能紬繹經義以對楊王休者敢再餘論

與講求文武之實材曰文矣則必述其長於文者何事
曰武矣則必述其堪充於武者何職嘗盡之矣然知人
之難如前所云不可不審昔固有得文武之士十九人
於數千人之中卒也碌碌因人而成事亦有使人東西
自列若不足以得士而文武無備者出焉事固有當然
而不然者諸君其併前數者之疑而詳釋之或者將以
上裨廟堂之末議

十一

問后非賢不父賢非后不食君臣相須自昔固然三上
及唐以來英俊虛心以受直言蓋與三帝三王同一軌

轍濂亭諸君皆不足進宜乎衆賢聚在本朝內足以制
作禮樂為萬世開太平外足以興起事功使四夷皆效
順而有識之士猶不能六私憂過計蓋老成雖為時出
而或者疑其精衆或不建才俊雖多在列而
或者疑其意氣太銳更事或未深所任皆文學之身或
不能無迂闊之嫌所致皆廉靖之人或不能無固陋之
議漢武帝謂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有眷俗之累而立
功名泛駕之馬所踶之士亦在鄉之而已然則士之
用固非前四者所得專歟述考當時所用如主父偃徐
洪羊文成五利之徒信跡跎之士矣其成效又何如歟

諸君試舉前代之士有合於是四者其終之所成就何
如以告或有稗於

十一

問伊尹之告太甲必本成湯周公之成成王必述文武
誠以事文則易循法近則易遵東方朔之於武帝惟願
近述孝文意亦倣此恭惟主上以不世出之資遇大有
為之會遠人慕化仇虜畏威中興之功近在朝夕邇臣
窃窺聖(四)諸臣集孝宗聖武機要以進上意閒暇已命
其講肄盛哉祖宗百年未雪之讎廢乎可雪於一朝
孝宗二十八年欲為不逆之志庶乎可遂於今日矣然

武事以澤將才為先近者猛士之思尚軫聖懷今內而
侍從外而監司郡守各舉邊郡及將帥之材任將帥抑別有宏
裨舉采足以得人乎孝宗皇帝之行賞罰
消乎武事以得士心為急近者實踐之未公見於論臣
之論奏其指不分守城不言在寨動以萬數無從究
移敢問論當若此何以一小勘徼孝宗皇帝之行賞罰
以激最多士抑別有責實之方歟以至忠義人之來歸
而或疑其遺忘此田之可為又利而或疑有奪田之擾
沿海之盜賊出沒二廣之兵財開墾稽之孝宗之世心
有成說願從諸兄攷之如何將以復于

上

問古之善計天下者察其紀綱而已紀綱猶在雖以夏后氏之亂少康可以中興否則雖文安長治如漢之元成而後日之變已兆矣主上聰明淵懿聲色貨利不入其心恭儉勤勞土木畋游不干其慮虛懷以任賢傾心以納諫親九族體群臣紀綱之在內者固已秩然不紊而泛觀在外似有可疑者夫侍從掌諫納言之臣貴安在攻勘馬今也論思獻納曠歲無聞補闕拾遺之官安在攻勘州縣已結錄之獄而使姦民必死政送監司已得實之訟而使冤枉莫伸甚至移書監司郡守欲趣辦本州之財計而不恤郡之空匱或命下不行以觀顧除或託言事以有服故不宜自往請客後不得已乃親往也古

寇又將何賴監司郡守州縣之紀綱係焉今也監司欲趣辦各司之財計而不恤郡之空匱郡守欲趣辦本州之財計而不恤邑之空匱或命下不行以觀顧除或託言事以有服故不宜自往請客後不得已乃親往也古

非史記張釋之傳盜環事下廷尉治釋之按律盜宗

廟服御物者爲棄市班固第云下廷尉治案

廟服御物者爲棄市班固第云下廷尉治案

言焉何以希召命其設心若此則觀風共理乎何有下至縣邑則奉行朝廷監司郡守之紀綱而致之民者今也或預借以困民或斂零以擾民俗頑而不能制叛黠弊而不能革或冒于貨賄而不恤其亡或僥倖見次議利害了然爲萬世不刊之典可謂見之明察之熟矣宜其執此之見堅如金石末見武帝意有所屬迺以有它繆巧爲辭至以身任行師之咎豈以護軍之權皆屬有以動其心故耶雖然馬邑之役所恃者誣詐猶可以有它繆巧爲解它日漁陽之役右北平之役豈亦有它繆巧而然耶士大夫始於事理甚明終爲名以承休德何術而可

前漢書十八條

鄭當時好黃老言而每五日洗沐嘗置驛馬長安諸交請謝賓客至明旦常恐不徧何暇次第按梁文帝極其言亦若人之流亞也孟堅謂其不能爲醇儒過矣

枚乘再諫吳王書其間載齊王殺身等事皆在吳王敗走之後劉仲馮考之甚詳謂後人增加之予觀常孟諷諫楚王戊詩或者以爲其子孫敬事述志而作則乘之諫吳王書其爲後人增加也明矣薩夫以服請不宜猶言其以有服故不宜自往請客後不得已乃親往也古

非史記張釋之傳盜環事下廷尉治釋之按律盜宗

廟服御物者爲棄市班固第云下廷尉治案

廟服御物者爲棄市班固第云下廷尉治案

改顏師古注何焯孟康校作薩夔陂池作陂池夫以祇請宜往爲不宜皆非是餘不可悉數　錦安國和親

議利害了然爲萬世不刊之典可謂見之明察之熟矣宜其執此之見堅如金石末見武帝意有所屬迺以有它繆巧爲辭至以身任行師之咎豈以護軍之權皆屬有以動其心故耶雖然馬邑之役所恃者誣詐猶可以有它繆巧爲解它日漁陽之役右北平之役豈亦有它繆巧而然耶士大夫始於事理甚明終爲名

利所感良可慨歎韓安國善遇田甲李將軍乃殺酈
尉量不同矣衛青不罪李敢敬待汲長孺亦賢矣
田竇之爭自韓安國汲長孺鄭當時外餘皆莫敢言歸
鄭之言又持兩端可見當時言者之難班馬二史於武
帝既上食太后後言是時惟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
兩人事則曲有歸矣建豈其人耶太
史公謂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揣切至迭見
如不能言者豈深以是故耶汲黯始為九卿弘湯為
小吏弘至相黯猶為若內史黯時
來吏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李賀初興從弟不祭俱為
郎祭名聲下賓遠甚祭封侯拜相而賓不得爵也官不
過九卿賓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者二人婆榮不向
才質各異其為淹滯大略相似　史記李廣得衛青問
廣等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班史增作失
軍曲折非是廣時但失道不當失軍也　元光六年四
將軍出擊匈奴衛青為車騎將軍青則得子夫弟也公
孫賀為輕車將軍公孫敖為騎
將軍教則出衛青之姊君孺夫也公孫敖為武帝將
軍事不知者也其後匈奴貴利多武帝將於非待如此
圍使殺災先是生南王安入朝與丞相武安侯飲
有逆言歸而益橫其後膠西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

豐數犯法或至鬼臧入家殺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亦陰治兵欲應之丞相弱侯恃貴恣橫於內於是仲舒借二異以感動武帝此正納約自牖之意但其所言一忤權貴用事之臣下忤腹誹不奉法之諸侯事無大於此者言之而寃猶恐召禍而舒也暴其私養奎爲他人所得則其疎甚矣　仲舒家居朝廷每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問史臣謂其對大議皆有明法而所對謏不見一二使其所議果有聞於朝廷大利害則不應不載議之而當則朝廷又不應用其言而棄其人使其果不當會有所議史臣所載又不應爾意皆馳矣其疎遺非張湯則亦其徒也言之阿意在仲舒固有所不忍言之而正則固已與使者之意皆馳矣其所以復之君者仲舒至于再三何也帝仲舒亦終於不屈也　武帝策仲舒乃以更化爲說武帝得其辭而喜紛更主也仲舒首篇乃以更化則已之所欲變法易令也不得其意疑舒之所謂更化則已之所欲變法易令也故異其對而復策之制明所以諄乎古帝王公輦之異意欲仲舒極其所言大其所更張故篇末欲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其意洎仲舒復對不過諄諄乎禮義教化之事其他本數末度事制曲防皆略而不及帝始厭

序

送陸提幹序 生庚

選人考第舉員已足必在任二年而後可以離任此近制也稽山陸公之永金壇畫最幾時即上玉笋班通金閶籍豈近制歟選人改京秩必更銓曹此舊制也陸公之去金壇即官陞吏部稽佐本道使者出兹舊制歟夫公以新進之制則所以望公者果無意歟大江之南浙之西工業浸昌人物偏華缺哉惟刑之恤緊使者之責而使者以去天尺五或朝至暮遷率相承引大體不

眉職務然則日抱具獄與使者爭是非非幕府所敢歟公之令六安也使者急功利欲張虛言易私鑄禹遷民講張亂在頃刻公奮不顧身精篇使者言之詘不旨民倘公重不令臣失警後使者祖其言暴傳危而安其永全壇也歲洊飢民食半救吏不加問譴以數足以輸民間皇皇坐頃溝壑公上其議於府府下其議於使者適攝府事取其言施行之民以大和其稗使者之畫不既多歟夫其未始入幕也而獻策若是況身是任歟抑人有言當局者迷室之高下室外之人觀而知之公試自思方在六安金壇時已之士亦有智識如公者乎咸無焉則已萬一當時慊中之公而未免於當局之迷今日屬邑之吏亦有智識無幾於公而旁觀之審則安知今也人之視已不如向也已

送王顏叔主富陽簿序

余交王顏叔童子有盛名弱完再名薦書擢上第吏部選主富陽簿將行須余言以別余閒宦富陽居錢塘上游山川以昔景物斯今林整深秀勝處多坡仙攜所題品之花笑人非鳥驚時換顏叔勝日振衣冠從宦侶幷倚僊

飲其間舉酒酹之得無有慨然於懷者乎荒碑卧草壞壁吟風軒窗滿日光玉潔顏叔酒酣思湧秉筆續之得無有躍然於紙者乎孟子所謂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顏叔有焉今又親行坡仙眠石之地想見疇昔盥臨之勝不止誦其詩已故余欲以坡仙生平高節勁氣心期不一首肯毅謀為顏叔法次風流放逸不胥就準繩免小異於程夫子之門為顏叔戒若夫簿書之事顏叔當自得之焉出西陲酌卓飲水不出尋丈間一舉前頻足即奔逸絶塵瞬息千里況暴利長轂白其未至時已睢盱其旁耶顏

醫生呂啓宗與余言曰啓宗曉學醫於醫家書未多讀
獨求其論證明白用藥精審無如許知可學士本事方
許儀真人今是方之流行江淮浙間多真所刊本火於
兵今不復存啓宗大懼此書之泯無以惠方來嘗試以
語句曲施君其施欣然欲鋟板以廣其傳顧未得善本
公嘗官于真盍從公求之余即授以真藉本而復書曰
施君刊是書可以濟人命愈於刊釋老經文萬萬也施以
余言契於心復介呂生求序余謂許君知可少時坎壈

欲一第不可得及其以是方齊人即有樂市改功陳樓
間阻殿上吁盧陽六得五之夢秦發梁第六人及第陛
名第五在陳樓二人之問蓋造物報應不爽如此今君
以壯年遊上庠升第直捷領底鬚前踏路一迈今庸詎
知造化者非有待而然乎夫身用是方所及有限厥應
猶爾況枚行之使人皆得用是方者乎勉之吾將賀子
鼎甲之捷不止臚傳第五也可名枚徵其出處詳於
薛序茲不復贅嘉定改元序

杜成己字序

丹丘杜君來言曰余生三月家君咳而命之曰範州以
錫之名甚偉及冠筮而加元服實撫而字曰儀蒲以
敬其名甚至抑余聞于王通氏曰古之字者稱其可
而識其可識字範曰儀其稱之尤矣無乃誠之者容有
闕乎以是不慊於心而有謁于子願更之以其所可識
者僕惟杜君粹然稟質於學自視欿然取善無已雖誠
將無施則思所以完後其名者而評之曰子知範乎凡
陶冶之為運為金為函為冕為璧成之巫而製之容更
良工千萬而其制若一皆範也範成於此而器從之故
偏焉則傾窄焉則不精缺焉則裂焉則潰決而無成必
其為範也慮之深計之豫使國者中規方者中矩靡間

不窒靡纖不具然後按其形模而出之數雖多而不舛
其宜用雖久而不敝其素一或不然工良器窳惟人亦
然士君子之生于世不言而化不令而畏熏其德者千
人善良問其風者百世興起豈有他哉成己而已故僕
敢以成己更君之字而復之君請內省其成不失夫知
之為智守之為一勇以行之最也大成惟君之學時
時或者檢事之機兢兢[illegible]後於斷[illegible]隨[illegible]
及之仁能守之而理義之勇猶不足以[illegible]
昔者孔子答子路成人之問若臧若孟既要具仁知之

事下莊之勇猶不以善人廢中庸論成已之道極其
舉舜與顏子而由以勇繼則知三者而闕一焉如山廣
箕願以是果于之志因致朋友之義可乎君曰可哉則
歌以侑之曰陶乎陶乎治我之易易而陶治之勞乎自戒其
已物莫之逆乎

卿飲酒儀序

四明王君宰金壇之二年當嘉定丙子十有一月癸未
日南至集多士于學顧以齒位未明謂諸生曰鄉飲禮

廢久矣古與鍾難盡徵陶元紹興之制率近人情蓋酌
其中以元日行之諸生曰諾退即相與肅以費黔
不敢煩縣官而合聚為難會冬官趙貳卿得請祠官而
歸聞之慨然曰吾起諸生仕州縣歷班行以至秩大
子從臣鄉黨之上助喜多矣今茲之歸庶欲擊鮮醪酒
接慇懃而吾廬隘不能盡容吾行卑不敢槩請且鄉
黨也不敢有所後先舉六十餘年之墜典成賢大夫之
雅志而又可以遂吾私其在茲乎即盡以其餘佐縣官
白奔走服役與凡供帳咸出趙氏大夫飭已廉用心恕
下車不忍毫髮擾徵收而又下倘能不專美及是以

集序

羅文恭公文序

紹熙初元某舉進士留行都[illegible]
也書收天下公正質直之士布之朝列設檀密器往公時[illegible]

常平使者召還即延之禁弛久彼遇尤深慶元間某調官又聞紹熙末趙忠定公既定大計鋭欲引去其邊迴以及于艱蓋以一二同志所賴以維持後日者扣繼命謝之故問同志爲誰則羅公其一也夫以孝廟之聖忠定之賢其計安天下率倚公重則公之所存可知某嘗恨不及一登公門嘉定丙子公之季子愚由延陵戍楠官金壇某以民禮見始得拜公遺像延陵以某居閩無事俾序次公遺文某惟嘗幸抱不及門之恨乃今得因其遺文遡其胷中之縕幸矣其何敢辭即爲序次爲四十六卷其間有脫簡而未經刪閲者有重複而莫知當時所由者亦有說經記事而不專爲文者宜有所去留有所別異重惟公薦而延陵坐風木之悲中當耿耿故比而存之使延陵一展卷而盡得公平生延陵志尚端方問學勤敏詩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異時欲圖不朽之傳必自有處抑聞君子論諫數十百箸皆本仁義本朝蘇文忠公序范文正公集謂公終身所爲不出天聖間所上宰相一書夫人臣告君畴不曰仁義而意向少差則前後跲駁平居立言亦誰不過於自許而誕謾無實則一語不酬惟公致主規模一定於此中而志公忠純不爲外欲間斷故論奏雖多一本仁義踐揚雖久所行大槩不出初年延對一策

知當時所由者亦有說經記事而不專爲文者宜有所去留有所別異重惟公薦而延陵坐風木之悲中當耿耿故比而存之使延陵一展卷而盡得公平生延陵志尚端方問學勤敏詩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異時欲圖不朽之傳必自有處抑聞君子論諫數十百箸皆本仁義本朝蘇文忠公序范文正公集謂公終身所爲不出天聖間所上宰相一書夫人臣告君畴不曰仁義而意向少差則前後跲駁平居立言亦誰不過於自許而誕謾無實則一語不酬惟公致主規模一定於此中而志公忠純不爲外欲間斷故論奏雖多一本仁義踐揚雖久所行大槩不出初年延對一策

抑不能自信於此而嘗試於彼歟良非出此者則亦以豁禽之詭遇而無損於平日之正御而已春秋傳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則侵蓋疆場小事齊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曰追則師已出境矣子濯孺子疾作不可以執弓其下亦無一人敢彎弓相者則其將畢師少非負固不服可知矣服而舍之度公之斯固何慊於君事借曰未也則明述其縱舍之由而自歸於司敗抑亦可也慮不出此而必抽矢去金以爲欺豈不以所欺者小無損於平日之誠歟若吾友鄭君節夫則異於二子者自余獲友節夫于今兩年余少

史世故 閔人情熟故其與世酬酢雖胷中之磊
磈著不礙而細故末節間猶未免有隨敷衍處節夫
不謂然聽其言觀其行雖誘以萬鍾之祿卿相之位
必不肯斯須詭正白刃在前鼎鑊在後亦不能迫之使
毫髮欺也惜其生也後孟氏不得與二子者較是否其
間節夫閔人今白浙歸閩非階上第未有出閩之期而
余老矣後會淹速其事亦難逆計故借孟氏以證其所
得於節夫者以爲節夫謝方余尉江寧時建安海夫子
實在帥幕將別夫子慨然曰世惟作好人難作凡人易
余問其故夫子曰凡人世固不之重亦不之貴間有一
卷十九 三十一
言一行則承稱之曰是人○而能是皆欣欣然樂其
舊聞其新故爲凡人是固應爾無怪爲異爲有一涉於
節義則信爲好人矣別後有來自南尹從而問焉知其
節藉無可議人第曰是固應爾不以爲異不然其能不
詘似之問則責備者乘矣故爲好人難余嘗有其言
也吾猶曰望於節夫者固應爾不以爲異不然其能不
爲游夫子之所憂乎節夫欣然曰吾固不敢自棄爲凡
人以爲子憂然亦虞子之不暇憂我而自憂也因憮然
相與別去

羅季能字序

臨川羅君謂其友漫塘劉某曰余以愚命名朋友不余
棄而字之曰端誠甫誠而明信足以砭愚然自誠而明
非予所敢知也願吾子賡宜揚稱而更字之叟謝不能
者數而君之請不已蓋別數年相距妻千里而書來辭
益力畏辭弗獲則請更字君曰季能甫而告之曰不
云乎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
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
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
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苟能此
卷十九 三十二
道矣雖愚必明則字孰有宜於此者乎季能公輔子有
家學甫冠而仕所見卓然不跬不吐剛不茹柔而又謹所尚
擇所與游非其類雖親必遠其類也雖下己必親之其
見善明已如此況今從宦久更事深而收友博即其果
能此道無可疑者然學之而能問之而知思之而得辨
之而明行之而篤五者有一不盡而其所用力苟未至
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雖聖賢猶未敢視爲稅駕之地
而況君乎惟自今已往因其已能益加其所未能進進
不已而至於日新而又新斯可矣不然鑑明而塵侵之
水明而物撓之守者殆而攻者益多庸詎知今日之皓

結不為他日之汶汶者乎君之叔謁吳天下士也宜相與
訂之嘉慶壬午八月日序

李氏棣華酬唱集序

連日惟謝兄弟唱酬獨多春草池塘之句至相感發於
夢寐間則其相與之情可知然庾攻其實則宣遠霊運
出一語與嚴武岑參作並編集中晉二陸本朝蘇長
公少公同氣之間更唱迭和釜玉鏗鳴真可陵轢謝氏
而使子美之弟愧死然兩公之家自伯仲外他無兄弟
消息則喜聞其將至則又喜見於詩而其弟曾不能
鄙意為詩數韻送之未幾得男甥皆以書來不但拙詩厚
和又辱錄以寄吾友仲思陳兄亦相與賡酬成大軸矣
余剥封伏讀若明殊犬貝錯陳几案光燄奪目欲強屬
和而篇長韻險非拙者所能為之序而歸其軸於吉愚

甫俾為謝使者且持此東歸為別後相思之資云歲乙
酉改元序

送史星堂序

故發運使者史公之孫伯玉能以希夷先生前定數推
知人生禍福休咎將籍以資身一日持余友句容尉張
端衡溧陽尉陳仲思書來謂其為人端愿不能駕說以
為高其為術坦明不待研精以為深恐人之易之也求
之序故云嘉定甲申小至後十日漫塘叟劉某序

京口唱酬詩卷序

予翁名節儁字宙貫日月其經被後人猶長江大河滾
滾不窮為其子孫雖窮達不齊大率如王謝家子弟自
有一種風氣見者咸知愛重況少不苟隨老而彌壯如
古愚甫者哉初余為舉子客楊氏寶經堂與前淮東使
者可父甫游古愚浦於使者為舅甥因得相從樽俎間
去三十年古愚甫忽過余漫塘上道舊故若惝世余家
貧無延客具時方凝寒相與燒軟火烹豆腐薦柴酒
連日懽甚古愚甫以舅氏有約亟辭去不能留則直述
鄙意為詩數韻送之未幾得舅甥皆以書來不但拙詩厚
和又辱錄以寄吾友仲思陳兄亦相與賡酬成大軸矣
余剥封伏讀若明殊犬貝錯陳几案光燄奪目欲強屬
和而篇長韻險非拙者所能為之序而歸其軸於吉愚
甫俾為謝使者且持此東歸為別後相思之資云歲乙
酉改元序

送史星堂序

故發運使者史公之孫伯玉能以希夷先生前定數推
知人生禍福休咎將籍以資身一日持余友句容尉張
端衡溧陽尉陳仲思書來謂其為人端愿不能駕說以
為高其為術坦明不待研精以為深恐人之易之也求
余言以為信余豈有言不信者安能以其不足信之言
信君之術抑余觀世之挾術者或放論五行或相觀形
色五行之運固不係於人形色亦有不可窺如堯舜子

者則之按日時而推據時影而言使信而有證不然
優矣乎而君寔自薄其術豈非如畫者樂畫鬼神不
畫犬馬乎夫鬼神難知而畫之工乎否卒不可攷信
馬易見其工也一展卷得之然則問術者其知所擇矣

恭靖先生家說序

先兄恭叔少孤力學窮書夜忘其飢寒之切於身學成
五貢于鄉再在首選歲晚始以特恩對策極言時弊考
官驚歎擬居第一上意有所吏定然猶在七人之列調
廣德軍建平尉值歲大旱選攝郡掾恕理荒政民以全

活部使者真公德秀季君道傳蕉君令憲與郡太守皆
上其功于朝再調江陰法曹將上矣以疾奉祠而卒先
兄平生謹重寡言皆可記其對家人婦子與言之大
賓犬客之前不異其不學既無所肖似而推恕又不能
強記缺榮獨門俾追述於數年之後故不能詳掌篤以示
其婦翁句容尉張端衡君倫大夫張君倫過見之坐問命
稷書得蓋其取善之博為義之勇有不可及云

送洪季揚序

洪季揚以其二父與余學尚道舉進士同年不遠千里
自淳安過余其容肅然而雅其氣晝然而和出其書詞

之者余頹惰久矣季揚雖填然鼓之老氣寧後可作然
朝聞道夕死可矣於季揚不有望焉而李揚僅一再
見即索去問所之曰吾嘗事揚夫子於慈湖識魏鶴山
于都謁東山楊公子吉而歸見錢容堂諸君皆與余款
今將駕而游武夷其歸也沿大江而下之匡廬度有合
焉余聞之大愧季揚怪問故余曰昔郭有道過袁奉高
不宿而去見黃叔度乃留連累日此豈有咸疏於其間
哉盛之不清撓之不濁叔度固有以留之矣余獨無愧
乎哉季揚笑不答曰吾書固有望於子矣子尚勉之余

送洪季揚序

復之曰夫渥洼之駒墮地千里而老驥伏櫪九皐之鶴
一飛沖天病則欲翻雞群況如余者乎已老病乎哉抑余聞
其盛時猶不過服鹽車捨輸扼況已老病乎哉抑余聞
郭有道當漢之季深知天時人事之不可為然猶周游
郡國不已于行蓋不以時之不可為而廢幾大人之可
為其欲扶顛持危之心至切也今天下法度雖弛而網
常未泯上大夫雖有負於國家而大縱之安且新
之德視商宗固宥先陽也之七如伊傅仲尹方
召者為時而出於季揚之行有占焉大斗行矣自

送張潛寬夫赴省序

紹定之元京口張寬夫貢于鄉一千石餘歌鹿鳴以送之鄉之親若僚佐相與祖道酒半寬夫起言曰某不才幸賴父師之訓登名於禮部又幸而中有司之程則將奉大對于天子之廷言之是則天子為之動容公卿大臣為之改視易聽萬事以理萬變以弭萬物亦以吐氣使見者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此非鄉曲之榮歟不然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見之者曰寒鄉晚出孤陋寡聞固如此亦鄉曲羞也願有以教之漫堙窒靡之曰夫射者求中鵠博者呼成梟盧士之從事科舉率不志於為倫

魁歟近世倫之選孰有愈於張于湖王梅溪者歟梅溪一策忠憤激切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而于湖忘阿用事者耳夫使二公所言不同而得失有異則詭遇獲禽人情咎有不免而于湖之得不過如梅溪梅溪之得魯一卑於于湖則士亦知所擇矣今之世誅求無藝而田里怨嗟賞罰無章而行伍銷耗虛內空而所實者私帑邊境外感而所營者幕上之燕將翻而士大夫方晏然等居栩栩然相樂也子幸與諗策士之初天子虛已求言之日頤然而不言誰言而不切於當世之故獨不愧於王梅溪歟寬夫

送吳兄入京序

吾鄉吳子隆兄宦游五十年進不求榮退不謀利每見人訴滯淹而求薦引述著歷而丐周給即瞑目不視曰是不異乞人可以吾儒而作乞人態乎其家翁大卿平生歷官買田不盈二百畝季不肖盡賤售以為酒家費人謂子隆必訴之官而復之比子隆歸委不問或詰其故子隆曰是其初必假母兄之命以行吾欲復田可使

吾弟伏辜以傷吾母之心乎在官公餘即閉門讀未見書或招勝友命駕出游飲酒賦詩以為樂於儀真同僚中惟與今參官小宗伯曹公及前農卿辛公厚在揚在杭非此二所知故章泉趙先生在日與其書言子隆在上饒時同僚無可其意所與游惟寓章泉與南澗韓先生及今奉常余公耳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子隆平生之所取丈何如哉子隆既沒囊無一錢瓶無粒粟無立壁可家長子姓依外家甫壯而沒叔季弱甚孤一孫種禾黍以自給惟仲子鎣頗知書而不免於飢寒其丈兄既嫁而負復挈家來依之或竟日啼飢相視無策一

日來見謂某曰歲既秋矣而糴貴日甚百指之家卒歲
奈何某語之曰昔孫叔敖之子貧往見優孟猶能爲之
啓寢丘之封今小宗伯奉常余公皆當世宗工鉅
儒方接武上政塗又前於潛程大夫與子有先世交承
之契共戈石民睯與某言大夫學古而勇於義方以課
最登朝子何憚不歷往見之乎筌曰吾不憚往見憚往
而不得見耳某又謂昔孔文舉援通家契於數十世
前猶得九李元禮子援乃翁游從之契寧患不得見宗
伯奉常乎寧患不得見前於潛大夫乎子行矣筌曰諾
則序所言以送之辛卯七月中澣漫塘叟劉基序

送郡魯子序

余尉江寧時識一醫者用藥必按古方不增損毫髮參
窮陋之而所治病輒愈嘗試問之對以昔人製藥如張
仲景孫思邈之徒其於寒燠燥濕之變君臣佐使之用
某前炮炙之宜劑量審矣後之醫暨察脉苟精視證苟
明反而明之如庖丁奏刀雖大郤大窾未有不迎刃而
解者不然徒取古方紛更之寒熇燥濕之爽其變君臣
法使之反其用某前炮炙之失其宜小則誤人大則殺
人可不畏哉余聚屬其言因思今之學者喜立言以自見
不畏醫者之增損古方宜謹毋忽夫太極氣之始大衍

洪範數一元不爲之圖誠未易曉而近世精一之傳右
圖心性二分有圖皆似爲蛇畫足邵君魯子又爲中宇
圖說分幅紙爲三以聖愚各居其偏而以庸人之不知
中小人之無忌憚者居其間意若謂其自以爲中而實
非中者而位置非矣余謂邵君倘必爲此圖則當以不
及者居前過者居後而以執中之聖人時中之君子居
中若是豈惟中之爲義不待論說而明抑可使賢智知
者俯而就愚不肖者企而及其爲圖未苟然矣今觀異
是于以自爲則贅于以爲人則寡功是何異舉著
之不樂守古方而徒欲以善自爲方者哉余少所從游
多邵君親黨知邵君多從師友游飽聞義理學常有其
人甚遠望之不見之歎乃今邵君復不憚遠涉舟過之
望之其容粹然聽之其言理然論而知之又知其涵養
之深体認之熟非淺之測學者比籍不以言語自見其
過又抑己遠矣必言語乎試舍子之先君子蚤從象山
陸先生絜齋袁先生游見謂知道者今二先生之書具
在而晦庵朱先生諸書其於論說益精愈子之試取三
先生之書盡心焉會知愚言不妄庸學字配中而行更須
識察昔歲鄉人有得前輩所書中庸二字刻宜學宮者
俾爲之銘予嘗讀道數語謹令兒書錄呈自今凡有可見

送湯兄赴薛館序

晉范氏子華之客有宿于南丘開之舍者相與言子華之勢能使富者貧貧者富貴者賤賤者貴范氏之客皆稿衣秉軒見開面貌未冠狀侮欺詒無所不為開與之秉高臺漫言能自投下形體無傷又詒之以入水有珠開果投而以入火取錦開果入而得錦范氏之客始驚以為有道開曰吾無道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譬范氏之勢能使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今胡知子

嘗之証我內積猜慮外矜觀聽追幸而日之不焦弱也但狀內熱水火可得復乎[illegible]丘開所聞於范氏之客[illegible]范氏之[illegible]者富矣已使開能誠之無二心則水本無珠入而得珠火不可以取錦入而得錦況如范氏之勢子華之賢庸鉅知其不能使貧者富乎吾又湯子淵答謹好學頗為賓客東書告別曰吾將館于薛氏薛氏國之枌臣其子之賢度必不減子華而勢過子華遠矣惟子淵不猶不於誠心以處之將見虛而往實而歸豈但入水得珠入火得錦而已既與之言復書以送之壬辰夏五上澣

送洪季揚掾婺州序

紹熙庚戌余與嚴陵洪叔誼兄弟同登進士第慶元乙卯又與叔誼同校文上饒事竟復同塗歸別十餘年叔誼從宦還頭復枉道頓余漫塘上厥後出處不齊音問亦間絕而叔誼之賢之文之學之粹則余愛之重之一念不忘季揚其長子數年前自太學來訪問叔誼無恙則宜不遠死久矣嗚呼叔誼不惟不遇知於人復不遇知於天乎朋友之義宿草不哭而今年春閏季揚由舍選入試大司成始信天之報應不爽叔誼死猶不死季揚復沿於賀乘見次入膺大廣之風

士人所畏道遠俾游人所憚季揚勇往不顧豈天固予之季揚固德之耶抑余聞今杜府經略使亦庚戌同年[illegible]時[illegible]丁艱同年人所厚季揚才高識明便為時用又非徒若飛鳥依人者則季揚之遇合與天之報應叔誼顧不權輿於此乎因其書來告別書以贈之

送黃竹硐序

乾道淳熙間東萊先生在婺晦庵先生在建從之游者常數百人其學成行脩有多去而名卿才大夫下亦不失於鄉黨自好之士其後揚蕊湖在四明業水心在永嘉戶外之屨常滿蓋其師友相從儘有樂地故雖多

去鄉辭家閘山貧隱歲時恨別花鳥驚心亦徘徊而不
能去年來道喪諸老凋零學者倀倀然無所歸竹磵黃
雲夫舊次瀧落句律清遒使得及四先生門所至豈易
量顧僅爲詩酒社中人此韓文公所以悲醉鄉之徒不
遇也雲夫清湘人自言京口買舟乘雪過余此興治不
減王子猷去余而東又將從野雪老人於松江上野雪
余鄉人得行卷兩編讀之恨不識面二十年乃今眄知
其心雲夫爲我多謝不敏暇日舉盃酒相屬杜三高亭
下能因雁寄音幸甚

送陳孟明監常州稅序

陳君孟明累世高科亦有工詩與蘇後湖爲友者實吾
里望族君累試場屋不效去從故栖使薛公游薛公嘉
其秀整表表於親黨間欲命以官而患於親親之序爲
後遂處之右階授常州之征官將行觀其色赧赧然漫塘
叟於君家有再世契歡行志惟會刻不可爲君自今以始儻能恕以臨事不剝
下以媚上廉以自律不苟公以營私則人稱之行道傳
之上官薦之明神右之由是以踐仕途登膴仕無難者
不然則今之鳴玉曳履於稽紳間自謂一世清流而爲
人所唾視者多矣獨右楷乎哉君曰唯唯則書以贈

順堂集序

順堂先生司諫湯公故知樞密院事敏肅公之元孫少
嗜書家塾儲書萬卷日涇泳其間自六經諸子史以及
浮屠老子之書與凡星官曆史所載無所不參綜或疑
其貪多務得於繪奧或有闕遺而公實泝流泝源無所
不探索下筆若不經意而識高趣遠意到辭達若龍駒
出水萬里雲騰不可羈縶若油雲觸石旁礴鬱積變化不可
名狀薄舉子業爲去試博學宏詞科一上即中選同
時之士亦有與公文相軋者而公意氣激昂議論抗慨
獨頡脫而出故譽名之起如雷霆震虞丞相允文又於
上前力薦之即以其年六月擢樞密院編修官而公之
志雅欲以勳業自見故立朝未幾即出從虞公於宣慕
既宣帥勞還公亦復歸休著時導熙甲午秋七月而以
明年秋八月出使又明年三月以使事謫中閭立蝸坳
登諫垣演綸鳳閣勸講金華君臣之間氣合道同言聽
諫行僅暮月耳一謫八年乃始得歸我孝宗皇帝之意
而豈徒哉公之少也志銳而氣剛志銳或失之疎氣剛
或失之忽惟更事多老炙益深有芭武王嘗不
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善哉宗皇帝期於公者遠望
於公者深矣歸未及用而死及之此過合之難有志之

士所以栝遺編而浩歎也公沒後四十有八年其孫
趙侯鎮毅始裒公遺文千里詣書俾某序次其弱冠君
鄉里值公南歸數操几杖從之公亦喜其來命之進飲
食教誨之無倦色於今鄉里之士及公門耆年一人
耳其何敢辭公於文無所不工而尤豪於詩故次詩先
焉而以詞科中程之文次之披垣詞命諫省論奏次
之其他與諸公卿大夫論事交訊之書及雜著終于
後總若干卷公諱某字某沒之歲方年五十有三云端
平乙未五月朔旦劉某序

何閣學遺文序

前漢末王莽吾衍尚爲東郡太守翟義白以故宰相高胡侯
方進子身守[illegible]父漢厚恩當舉兵爲國討賊兵
興而邦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三輔豪傑應之攻
燒官寺至火見未央宮甚義之足以感人如此何清
源輔相徽廟年踰一紀既謝事儀物槩稍不改居位
時逆虜渝盟入心惴法無敢北向出一壯語者故顧謨
閣學士某清源之嗣時領使事河北獨能樂動天之兵
爲天下倡端不愧翟義至於事之不成則猶教所謂設
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不慙先帝公之自計亦若
是矣若夫義死而公無恙則以有我高宗皇帝一馬化

淺深文之高下而爲之去取時有得焉乃愾然歎曰善
哉言乎爲政亦猶是矣因取即其說泛觀近世從政者其
苛刻者迂闊者皆置不論若史直公翁氏師魏非世所謂
善官者歟真翁平生持救人及其鎮三山九故殺謀劫殺一切求其說而出之
三山之人至今傳以爲笑非立說之過歟師魏守京口
以扶弱抑強爲事小人識其意往往衣敝衣飾
吟啼號以謁于郡郡不加詰信而行之善良懽慽有破
家者京口之人至今尤之非立說之過歟句容守家舉
志節功說於及氓而樂於從善願豈有是抑吾聞昧者

不知立說憒者不能立說而私者不敢立說若句容者是非了然如鑒斯揭其知立說者放以義自許如水必東其能立說者放恬澹寡欲於世無求其敢立說者放顧不美放而是說既立小人乘之或因循於可以輸納之時而狼狽於抒抽窾盡已空之後則向之緩之者無乃遽以阱之放士大夫以催科為能事率先期趣辦吾從而緩之說亦豈不美放而是說既立刑不當罪善者無所伸惡者無所懲則向之輕之者無乃適以病之放以至婦人不退繫矣意也而忮忍或甚於男子僧道不如刑惠政

也而奔惡或過於平人吾汲汲於正名分彼則借名分以為欺吾等之於別流品彼則胥流品以見惑凡此皆立說之過若吾說不立事至而應可緩可急或重或輕酌其宜而行之如權稱物如盤走珠點吏不能窺奸民不能乘則庶幾矣不然點吏窺之以售於民奸民乘之以市於吏如探囊取物如齊券索債則吾之腹心耳目且移於下而細民將安所措手足哉偉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旨遠矣雖然吾詢諸句容之民其誦大夫之賢諄諄也吾問句容之政其契於人心者總總也句容之民介居山谷間習俗醇厚既已安江大夫之政

江大夫又非膠柱調瑟著其終無是解也必矣抑吾為政固患於先立說尤患乎有以信其說王荊公之鄞縣也以青苗水利等政行之其始固未敢自信也行之鄞而鄞以為便天下始受其弊今句容治行已籍籍諸公間其去而官天朝也不遠矣吾慮其伸於句容之政行之無敝遂欲鄙是說以律天下也不可以不告

茶說贈九江王子順

王子順將歸九江須別語某棄病無以云也猶記子順來時餉茶甚佳敢問今人一日無茶不可而茶之用不見於三代之前何也豈非以古先治化清明人無昏濁

無所爭此故耶近世此利衣被天下而仙邵所產特盛夫龜食氣而靈蓍莖而香則飲茶於仙邵者可知矣竊怪近年佩二千石印章而來如曹冀輩一任二三年問所飲茶不知幾千百椀而咸以濁啗不少差何也豈天川子所謂七椀之後清風自生殆虛語耶或曰是其土性固然非茶所及則生於地者可知勉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故某願子歸而與鄉之同志者共學焉毋使九江之茶有愧於西山之敬商山之芝幸甚

元濟說贈陳孟明

陳孟明閩齋以居而徵名于漫塘叟劉其叟命曰元齋

而語之曰子聞之乎元者善之長氣之始冠乎四德而運行乎四時者也嘗試與子驗之一月之氣朝而朏晝而盈莫而收夕而息息矣而復朏焉四時之氣春而生夏而長秋而斂冬而藏藏矣而復生焉執主張是豈非元氣猶存則雖其息也藏也固無害於日之朝歲之春耶子之先擢儒科者數世皓首大顯而以文鳴者不可勝數蓋方是時突而弁者皆士林之秀弱而弄者皆簡編筆墨也故其效如此年來似少異矣孟明不飲酒不博塞以游而甚好學文謹於事親陳氏之元氣其在斯歟故為大書以名其齋而復為說其義使仰而觀俯而思益求其所未至且告族之同志相與勉旃云

贈送吳定夫往慈湖時聞有求勑楊慈湖者

周公聖人也其致政成王而歸視富貴何有其沒也周人顧以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贈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魯之臣子亦咈然受之而不辭孔子傷之曰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顏子賢人也簞瓢自樂豈計榮枯於身後門人乃厚葬之孔子曰回也視余猶父也余不得視猶子也蓋傷門人之知不足以知顏子厚葬抵以辱之事猶可諉者魯之儒樂周實命之非魯人之所嘗請也顏子厚葬非門人為之非異已

者所得與也今有人焉好學樂道睠聖慕賢以終其身或者乃欲於其既沒之後為之借助異已之人以僥求其分之所不當得猶有鬼神將歆之乎吐之乎識者當知之丹陽劉共云

書贈吳定夫

南城吳定夫布衣芒屩走天下欲徧識當世賢者所齎一布囊其囊用八尺布縮縫之其夫衲縫之歷其中以便出納權其輕重短長中分於背上丁亥年來金壇訪余與王去非今年春去非奉命守昭武時昭武盜方熾而去非行速親舊不及偕亦無與偕者定夫時客中都

慨然曰王君事不辭難君臣之義也我輩獨無朋友之義乎即肩布囊日起隨之飲食必親嘗不避凡去非平日親舊知定夫在焉心乃安嗚呼定夫豈直知朋友之義而已哉今天下士大夫義不勝利公不勝私惟知剝民膚膏以自封殖一旦聞有金革之事則心摧膽戰目出寒液雖驅之且不前盜賊之敢於陸梁其端由此若王君去非雖未敢以克亂全才目許而其至公血誠上通于天目前未見其比使資入也能不為去非定夫知之審矣故為敘而行豈特知有朋友之義而已哉方定夫訪余時余館之社倉前

居民之貧者多愛惠有一人操舟失業且死操
囊出錢買舟與之今數口獲全而舟尚在余以其用之
輕疑其齎者厚不復察既去乃知價矣欲周之不及去
踰年有見之發衣者傾囊推與之衣常平
見一人則容屬畫工圖之他皆無取其嗜好如此余欲
方之古人未見其的因其寄白守一端明賦二十八字
戲且謝之寄我南中布一筒布錢還出布處中長短定
有神仙術可解縮地脈傳數法張之明年道過之
勿言送王寶齋守吳門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裏而會計不可不
明析獄以情毋參以意所當論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
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進徊庶
幾名節之全不愧特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進徊庶
書贈權溧水張察隹

不輕受詞不苟追人則田里安不輕買物不吝酬直則
市井喜期會信則豪橫不敢玩實詰明則姦盜無所容
有謁入又不見之容則門役無奸矣至又不入之
訟則生睽睽之誘毋以斬而不分毋謂去久而
不計後來庶幾治最之咸亦塙吾言云
漫塘劉先生文前集卷第十九

漫塘劉先生文前集卷第二十

真州居養院記

居養院以處老疾無告者其來遠矣真之舊址在寧江
門之西百步火於淳熙間因廢不治地近閭閻有力者
請于官捴爲民居慶元初朝請大夫汪公梓提舉常平
踵故事下州擇廢地得故鹽倉基之西北隅編茅織蓆
架以散材爲屋十有六間茅茨常平錢
葺治完不滿三十緡而乾沒者過半收僦直沒壯者強
君之謹不免死謂老疾何其備數法張之明年道過之
瞑而惕然曰常平非吾可專而閒細事也可置弗問

會計使與總饟者互奏糴事得前例餘賚二百五十六
緡欲撤而新之顧賚少不給用時首邑帥鄭公捐公帑
舉常平未盡之法以白之公曰善心也即給以木大
小百有九十又以舊瓦通判奇經始杜慶　六年二月
忻然鳩工於附月之望屋之數不加其舊而廣高倍之屋
西昤三隅特隘以時直給其地可五尺而西
圖翼然繚以周牆餘四十丈有奇經始於慶元六百二十有
一工役之甫碑兎竹木之直時公家紀給乘墻三之一
門之東西爲屋各二翼以二廈其西扵老成道民居之

使將其啓閉以令閭者東爲厨而井
在焉分兩廡爲八以便其秩合中堂爲一以處義聚者
總戶牀第各稱其所事書已備矣然猶有憾焉曰姑
蘇非可偏廢今居之有其地矣養之者可無其貧欤
嘗試其資矣而卒弗遂豈成不固自有時而人力一
歟姑紀其事之幸而集者以識吾喜述其事之欲盡而
未成者以識吾憾庶來者有感焉

重脩金壇縣記

上即位之六年常潤旱逾甚金壇澗之支邑湖水浸其
南邑旣非旱之憂至是水渴歲以大饑邑大夫諱公莅

來吏脤務爲行以前白曰去年夏民負租若干又前 白曰
去年秋民負租若干吏唱聲衆口和附皆曰忍以時
理緩且有咎公頷之顧謂同列曰吾聞議所以予民不
若覓所以取民且旣政尚興而催科益急疇曰知務即
具爲書白郡及部使者使者通 以境先以公言驛
聞其年冬十有一月詔報已下之日喜氣溢閭閻閭
千一百四十有九米 五千之綿和有差令
今知免於溝壑矣公舊於爲民弗懈益庳潤境七年
貧爲澍右敢大家不能十數以歲入之不厚類富家儲

捕腐鼠挑折丹堊之飾亦漫漫不鮮過者惴惴懼將壓
焉前此趨班目前睨視弗省諉曰須緜緡之鬻而後及
此則其獲又矣無乃重吾民他日之憂乎吾不可以已
即樽不急之用佐以水源什一之輸葺而新之爲屋六
小楹三十有一市材於遠而民不知給直以等而工不
病經始於二月初吉訖工於四月既望其飾煥然若與
雲漢之章相爲昭回其植屹然若與城池之固相爲長
久矧而深裕乎有容則又若公之德之所被入使不知風
雨之震凌公於是可謂勤矣旣成邑之耆稚合辭而語
僕曰韓大夫之憲我者深微斯役也猶當有紀矧斯役

之勤乎子爲我紀其成并識邑人之所以德公者公聞之曰嘻有是哉夫賦歛煩而吏因柱財校舍空而士失其養使愁歎未免而弦誦不聞蓋余晝夜以思欲更張之而未能者然亦有其緒矣益少遲之以觀厥成僕方幸公有爲而必成又幸公不以已成者自足也於是乎書公名冠卿字　　通令官承議郎魏國忠獻王五世孫云

儀真瓜浦橋三將軍廟記

紹興辛巳逆亮渝盟天子赫然震怒分命六將提重兵以柅淮之東西劉錡在東淮亮自順昌之敗懾其威名

避之而西躬率銳師濟自渦口直抵江上于時淮民聚於維揚恃錡兵在前晏然寧居虜帥亦自壞甫至虜騎已扣江津矣倉皇奔還人人自保錡時對壘清河亦惕然有腹背之患徙屯瓜步之地爲江淮數千里保障吁壯矣哉後雖上其事于朝寵被九京澤流後裔而廟貌闕然民懷其功報祭無所相與建祠業溥閭巷陋秋嘗不足以揭虔妥靈刻位下名微事文跡每異時志地里以克還無害未幾皂角林生捷虜用大創歛有由矣先是錡遣其將邵宏淵控儀真虜騎西方　公淵謂其偽將梁淵元宗張昭曰真爲州四望如砥虜至懼弗能支脅浦距州五里雖廣深不足云捷浦衝橋其廣纔乎三將軍奉命慷慨介馬疾馳時宋領二十五配三將者纔三之一虜以大軍壓之軍士愕眙莫有鬬志三將奮臂

一呼卜氣百倍張將軍彙衝虜陣爲士卒先元將軍提軍深入手斃虜將所向披靡元力窮陣而張亦殞命流矢梁將軍曰事急矣方將擁浦自守而虜以騶將銳卒乘之梁單馬直前挾驍將歸而銳卒捷出忽斷梁右臂臂已斷而氣不衰虜益怒突欲刺刃梁回顧叱咤虜目眩膽落竟不復加兵梁顧援兵不至度終不可脫遂挾虜將而下卒與俱死虜失驍將且伺城內猶有留兵謂向來數百騎不可當況過此者耶懼不敢前爲之頓兵運迴而淮民百萬之衆已安流濟江清河十萬之戍亦後繼入維揚矣是三將以一身之死易

萬衆之生以脊甬踵步之地爲江淮數千里保障吁壯矣哉後雖上其事于朝寵被九京澤流後裔而廟貌闕然民懷其功報祭無所相與建祠業溥閭巷陋秋嘗不足以揭虔妥靈刻位下名微事文跡每異時志地里以備職方氏之求而名字舛訛漫不可考前乎此郡守部使者念之未暇也今直幸文閣公延始自廋司來奎潛事綱羅放失知三將軍之名與此川吳傳亟命判正地志且謂昔雖陽之守死者數萬議者猶以其殺遏江淮所爲者大所全活者衆廟貌赫奕于今有光刻內無堅城之守外無七矢遏鋒之費而殺遏江淮之

功反有大於昔人者耶是宜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
貌若此予何敢不力爰鈐攸司是築是斲撤舊爲新宏
敞高明視昔百倍嘉泰改元之四月工告訖功淮民翕
然凡在數百里內爭走祠下既薦咸拜稽首願有述焉
謹識其成而遺以詩俾歌以祀其辭曰水之流兮湯湯
逝者如斯兮人誰不傷社稷千祀兮居民樂康神之功
兮人其可忘橘之橫兮東西神之來兮暗依牲酒洽香
兮廟貌巍巍始自今兮神毋我違敦高其閟兮駘倍瘁
基神之安兮我民之思

句曲衛炯晦仲以其牧九思之書來言曰九思家茅山
之西十有八里又西一里有岡焉先是李洪應辰過之
謂人曰是宜於葬先君閱之曰噫吾志也死則即其地
而葬我焉因審曲面勢具備銘以藏以治真域於中架
堂其前又於其左爲屋六楹以居守者暇則幅巾杖履
逍遙其間曰吾百歲後魂魄猶應盤此也歲乙巳卒葬
如其志姚王氏卒于癸丑乃合葬焉九思不肖不克乞
銘於當世之賢君子炯幸與子游有述焉余心愛焉又明年先石奉
先府君之命來請大夫江公之書矣予其敢辭余辭
弗獲則問庵之所以名曰是其所也向焉棟之最而
者之必飾而揉折者之必更也此九思之意名庵之所
以名也子以爲如何炯介閩句曲之間句曲山於道家書爲福地
第一意其高厚之氣磅礴鬱積不爲精金美玉則必鍾
於人人鍾是氣以生必俊秀高明與是山相頡頏而問
訊山之周回未有聞焉辛酉春見實松青於丹陽語余
曰吾得友於句曲山之馬曰衛生郎海內不爲今學
而好古道吾既與之游矣子其進之明年過余於
金陵貌溫而溫言質而有理余心愛焉又明年先石奉
諸孤每伸哀其勤瘁凡三過問生死余心德焉乃今以
先世故奉叔之命來請天注意守墓示必有先也言稱

山谷間皆俾以名上于府菴始因泉以名實取道家語
華陽故遺道民主之道民率慵憧不能自食至輒弃去
惟常道元者農家子樸而愿能自食其力故父而安焉
及是華陽主者憚經營之勞費直以菴畀道元俾自主
理之道元謝不能王者辭益力道元素不識官府忽忽
欲遁去會湯叔永山行道元以里中人迎謁且告之故
叔永即投以策籍以資俾興凡菴於是山者群造于有
司又從而維持之菴賴以存而道元遂以府帖主菴事
客有爲道元言於叔永者曰昔嚴劒南能使杜少陵有
浣花溪之居而不能使不責草堂資于王録事幹河南

能使玉川子無玺山下轍之患而不能使破屋數間撤
僧爲新論者以是恨二公爲德不竟若道元者雖不足
厠二公厥養列而因君以即安於彼則迹似之今也自
力以餬口而屋敝不修或一朝風雨之震凌則謂
之何叔永惻然復于之資友人竇叔清衛梅仲以叔永
故亦捐資以助明年十月既望菴成又明年僕與叔永
王節夫衛翼之梅仲過而宿焉問菴之顛末道元具以
告僕聞而歎曰仁哉叔永克終此賜幸哉道元迄成此
居因微諷少陵大庇寒士之歌叔永笑曰要當使君眼
前突兀見此屋如少陵所云豈止斯菴之陋而已節夫
翼之梅仲皆太笑因爲之記

金壇縣尉題名記

令尉奉常至于今不廢令所以字民尉所以安民職有
繁簡重輕等也自漢梅子真由南昌尉棄官好事者疑
其仙去相承以仙命尉尉亦聞風插想以不事爲高
余切陋之按漢書子真爲尉後乃棄官初非不屑其職
繼又三上書譏切時政亦非悁悁然忘世者末年引去蓋
有爲爲之顧指爲仙已不足以知子真豈真知爲尉者

哉金壇尉趙君侔夫伐石以紀前人名氏俾余爲序後
尉胡君自誠病其陋也命工重邦仍之序請趙當開禧
中天子銳意經武飭郡縣脩武備能敏以集事胡嘗嘉
定五六年間歲比有秋民安無事能共以守職其時與
事不同而余之序無異辭則來者可觀矣趙譜在玉牒
胡乙丑進士其官與到罷之歲月序列如左嘉定甲戌

元日記

陳修撰祠堂記

建炎三年春詔贈故太學生陳東承事郎仍官有服親
一人夏四月幸金陵道京口詔曰陳東當奏封事出於
忠義大臣涉私力請誅戮朕深悔之已追贈京秩今行
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文又謂宰臣

慈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劄
令有　祭鄉等更恤其家紹興四年冬再貶南京用
臺臣詔曰朕建炎即位之初睠於治體聽用匪人真
陳東于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官推恩未足以稱悔往
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秘閣修撰更與兩資恩澤仍撥賜
田十頃某伏讀聖詔流涕太息而言曰古人主激
一時之忿而輕用其威者有矣未有事非已出悔自已
興拳拳不釋如我高宗皇帝者也自古臣子不幸而死
非其道者有矣未有　能被九京澤流後裔如光大如
我修撰丈公者也公字少陽縣鄉校貢舉忘其太學為
內舍生時入仕途廣佳進者多公嫉焉政和三年朝廷
命太學生習雅樂前列五第賞公辭而不與童貫
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皆五侯有證清
之志嘗賦雪詩有云山岌之理沒竒者已成堆
積勢漸貴掃除功其他賦詠率倣此意也初詔求古
言公喜曰吾志伸矣即率諸生獻書闕下條京等誤國
之罪指為六賊天下疎聞萬物為之吐氣書相繼四上
伏闕者十最後言李綱不可罷李邦彥張邦昌不應相
白時中趙野士孝迪蔡樞孛祝不應用時虜逼京城和
戰異議邦彥等主和軍民怫鬱至是聞公等主罷路路歡呼和

附末期而會者十餘萬府尹王時雍欲以開封卒无公
致師上宗楚亦以兵會缺鎖然公不為動會上遣中
使諭公以復用李綱綱亦親諭上旨因得解去蔡樞李
梲諷學官舉出之未幾御筆直公忠義還之於學六賊
稍斥公言益果盡用諫官陳公輔援張炳雷觀例命以
官少宰吳敏亦繼有請勑授迪功郎同進士出身仍與
學官差遣公曰吾志捄[illegible]之危顧以為已利乎再上
書論時政讜不拜揣袖還鄉里是歲虜益[illegible]城
之變尼不行公慕國步之艱臥與病涪旋炎御極召赴
行在知鎮江府趙子崧身親勤駕公整言肅言以稽自隨
既至以宰相黃潛善汪伯彥主南幸之議失天下
望又其人非濟世才旬日二上書[illegible]或規其太驟
公曰天子即位未十日而招一高布之士非直言無以
報且事閱宰相少緩而天子亦命彼不以負恩議我則
日觖望矣汪黃閱書恚怨嘗嘗[illegible]康伏閤軍
民乘勢躡其徒宿然於公又應天尹血庾王淵客也
相與協謀因他進士上書[illegible]橋誣伊致子辟[illegible]時於此有
許翰者為公泉詞謂[illegible]
辭其家人雍容曲折如平時夫[illegible]
識者謂賢於范孟博臨終之言遠矣欵人四明李獻為

之指鄉人胡
行謹視之以達于家將入
[illegible]申宴閩吉[illegible]上追用其言屏注黃干
[illegible]選賢於衆用能盡屈群策弘濟艱難
[illegible]惻載在簡編益惟恐夫後世之
[illegible]不錄非拒諫之域者顧[illegible]悔其[illegible]謂為
禾如我高宗皇帝之所以聖也慶元中三
分教京口謂古者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又士
孟未[illegible]學者必釋奠于其國之先師若修撰
京口所謂先師鄉先生歟社非職所及學非吾事
肖公像祠之孔子廟西序陳君代更繼者舉夫今教

番陽許君溪視事甫決日祠之如故又慮廢興之不常
屬某為之記某聞而嘆曰昔人有言死之日是非乃定
若脩撰陳公之事是非豈昧昧然者而祠宇廢興猶及
覆於百年之後況當時擅紳于朝述之上者其能公
公非數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於此益嘆國是之難
明人心之難一我高宗皇帝之聖不可及故拜手稽首
詳其事于石

嘉定己巳金壇縣[illegible]記

嘉定己巳秋天子以畿內旱出虞使尚書[illegible]公益
西道常平事建業三月移縣發義倉米二百石助邑

之收養遺棄孩穉者兩月續采如前閭巷譁呼以為幼
者被賜則壯者可知私君小惠猶翼其成則荒政大者
蓋不謁而獲也是歲也盜起於夏秋而息於冬民死飢
疫鎖所在有之而之死靡他知上之人有以恤我也先
是邑士張君汝永侯君琦語某及新桐川湯使君曰旱
甚矣而穀滋貴時方盛夏民不勝飢冬春將若之何乃
相與謀糾合同志用大概北胡[illegible]君之祖
八行設事為粥以食餓者而存饑之餘中產以上皆掣
肘於公私雖僅有倡者亦寡於和既力弗裕則惟欲收
養孩穉之遺棄者凡老者疾者與孩穉之不能去母者

雖甚不忍皆謝未遑比常平使者符下而旁郡旁邑亦
有喜為助者乃克次第收前之遺而併食之繼以來者
之衆逐日之長慮弗克終會有以其事白郡太守守給
米三百石郡博士曷於義者亦推養士之餘贍之而用
以不乏及江淮制置使給平江府米二百石則已後矣
事始於其年十月朔訖於明[illegible]
稚數不盈十後[illegible]登三百乃十有二月合老
者疾者婦人之襁孩者踰千人比[illegible]二月晦經始之日按
者咸集則又倍之間以陰晴日[illegible]候[illegible]其極也日
不過四十槩以大觀所紀成數準[illegible]玉之一始置局於

縣之東偏廣仁寺僧舍中杙藏祠終于悲雲寺爲其隘也
就食者先稗次婦人後男子俾先後以時出入相待爲
其孺也孩稗之居養者朝暮給食非居養而來者日不
再給爲其難於繼也若養之人聽從去來疾病者異其
寢處至自旁邑與遠鄉者結屋以待之而不限其必入
叢糧以歸之而不與其後來應積又而疾疫輒藥也最
凡用之數米以石九百六十有二錢以緡凡二千二
十有二而用糴米者過半新以東大者三千九百小者
一萬四千二百其常若是以籍地障風雨及歸不幸死者凡
三千四百六十食器三百備瘞給食中間隨失隨補凡

一千三百九十皆有奇草爲紙衾與化費瑣瑣不載掌
其事布金寺主僧祖傳茅山道民石元朴石以私計歸
祖傳實始終之左右之者張君昂徐君椿而上張經書
入寺之初則鄧君允文也是舉也微常平使者無以成
其始微郡太守鄧博士訢以成其終故孤其凡有助者
於石而於三者加詳焉使來者有考

雲莊記

吳洛伯既復玥陵之舊居榜曰雲莊將遍爲詩以有賀之
者酌而祝曰厥屋旁渠渠如雲斯舒厥翼旁羊羊如雲
斯連貨財旁阜通雲之行旁變化無窮吾伯曰嘻淺哉
其知余則又酌而祝曰烈日流金出地旁晝陰以定
爲庇物之心乘雷車旁駕飛龍澍雨湧泡旁六合滂濛
以是爲澤物之功川流旁宿淵寂寥太清旁秋陽杲杲
功成身退旁天之道吾伯曰大矣雖然是得時行志者
之爲非吾事也吾嘗覽觀乎四方矣或乘而奪或帶而
確或奴而侯或相也而起膏靡則貴賤之不可常也或
高墳而犁或華屋而墟或洒削而謏食或犢鼻而僮奴
則貧富之不可常也夫貴之與賤貧之與富遷也而
不可常若是兄吾處於其間以爲責且富乎則吾猶人
也以爲貧且賤乎則亦既有以自適矣使天而未欲終

窮我乎則自下而高積小而大責也富也如雲之膚寸
而合雨易也不然合而離成而虧雲之浮而風薄之
疽可常乎故吾取義於雲以名吾君而來義於名以警
吾心繼自今以往意與雲俱閑外物之已
至者既以浮雲視之而不敢必其未至者亦以浮雲視
之而不敢覬則貧是名也其庶幾乎客曰然則歌以酬
客曰雲莊兮回有飛雲兮下覆匪莊之戀兮吾親之舊
雲莊兮來思從如雲兮　祁祁匪莊之娛兮我室之宜聚
也雲屯散也雲馳匪莊之名而德之規

滁州州治題名記

宰之有題名所以著勸戒之義於郡太守爲尤切望其名氏鏗鏘宇宙問其德澤滂洽四里攷其事業煥然簡冊曰斯人也豈守是而我亦守是必幸其居之同而睎其德之類非勸乎望其名氏亡如也曰斯人也守是而我亦守是必恥也攷其事業將併刻此言以深著勸戒之義君宇（至戊戌續存列刻二石陳在宇已前先之於建炎仆於門牆方時多虞合兵民以命將政故有關嘉定改元秋詔迓臣舉可爲遠郡守者京少尹趙君實來乃莫民居乃恤民艱既庀乃建州治乃新學宮越三年州無傷典始訪德題名黑本得熙寧元祐所刻前刻在元豐在熙寧時改前字畫可尋名氏六十有九而漫者四之一又得淳熙戊戌所刻追書前之名氏凡九十有四遺且誤者各一遺陸續以什爲正德丁卯續新得名氏總百有六併刻之石而閟其漫以俟知者不郡謂余宜識厥始余辭不獲因甫容履亟閱所緒次則列輸王公庶幾公相望百年之間外此表表者猶天星十數不覺耑卷公庭吏退燕寢香凝大書深刻瞻之在前蓋不動容不嘆曰備哉有道德風節可師有風節可文事業可法從武而已得師矣趙君之興壞起廢固不一端於是舉

也功勳烈業不同意鄉亦異使來者識其所可勸而諫其所當道德風節文章事業則君之意錄矣不然是非名色何勸戒述旌曰斯人也豈守是而竟以免自稱而已胡昷卑民若則君如彼何哉君以然善將併刻此言以深著勸戒之義君宇和仲其名與官自以序書

醉墨堂記

嘉定甲戌夏四月京口從事陸君過石田村皆以檄來會澄因過僕廬之上陸嗇縣事會稽趙同年進士也陸君言曰同僚將有謁于子有問其名氏者子曷不告之僕曰吾聞齊侯夫道得之老馮輿須請舉家去子曰吾不如老農非以智識之明不若涉歷之審也吾家昷官並舍閩園可以寄傲吾家昷官並舍閩園可以寄傲吾家昷官並舍閩園可以寄傲

彌智浮夜月約晨霞而荷池浸其亭又足以滌煩歊於
長夏曲堂而右楹橘榮數碧潭清泚方金行氣勁萬彙歸
根此獨煒煒煌煌傲秋霜耀朝日而桑榆間之又足以
爲儲禦於降冬其中則穆然而嘉樹羅屹然而秀石
山立奇葩異卉四時相因吐艷吹香而不絶也摩雲之
翼自去自來潛淵之鱗乍見乍伏時鳥候虫催耕喚雨
錢暑賓寒而相禪無窮也修竹篁然周牆歸然通渠帶
之而翠煙自留俗塵自遠也曠乎其庭邃乎其室水禽
而方舟橋馬而並轡嘉客可偕而清歌妙舞可番休而
逸進也趙君於是足以歸矣而堂以醉愚名豈獨懲於

智而悔於愚以醉爲託耶僕嘗謂賢否易辨而愚智難
明蓋如愚者智之尤而愚智無常在故方上下沉湎之
時而進載號屢舞之戒以義正君衛武公則智矣三間
大夫獨醒於喪醉之中君子不予其智也酣飲爲常不
與世事阮嗣宗則如愚矣東皐子作五斗先生傳君子
以爲誠愚也蓋身有用捨世有污隆武公入相與行吟
澤畔者不同東皐子當唐運之開與嵇嶠邢恉之間者
異日道也趙君明且敏又逢世休明且進用矣及其未

著寔來君有母就養知縣事嘗君朴愿然曰是豈寧親
地耶郎會縣帑之贏得二百緡以授廖君俾郎其地撤
而新之廖君亦報俸所有且百緡敝其前爲庭崇其後
爲堂室處中嚴垣墉外固雖草創未備然過者肅然識
官府民居之異晨夕皂隸奔走庭下載然知上下之別
廖君抑可謂能大所居之官矣既成造余門曰願有述
俾來者無忘嘗君之德余於是有感焉天同官爲僚古
人所重而迹世不然其朝夕角立能全交迹以私則已不
則相軋相傾惟恐其居之安去之不速或不幸有去者
復掠其美委其過歸之其於古義何有哉方此時有人

馬如黃君汲汲於同僚之私養惟恐其居之不安宴君
奉奏於長官之公惠惟恐其羨多不著是可紀也黃君
介不受私明足以察去不以罪踰年而民逾思之廖君
儒家子政不苛而事集是又可紀也紀之以詔來者廖
君之請因之以著爲僚之義者余之志也記成於歲癸
酉孟春中澣

金壇縣廳壁記

縣置令丞尉肪於秦其置主簿員介丞尉則始於漢
而定於隋嗣葉寖蕃戟矣輶繚四封簿從容仁竟日不
越几案其難易繇絕顧後來君上豈其事似易而實難

歟余屏居無事飯已即岸巾棒腹婆娑漫塘上歲見吏
數適墟也以是爲令長過歟則曰計簿是因咎非余執
也然則執其咎者非主簿歟嘗試以詮爲簿者則孽顧
曰咎非吾辭然事莫吾雜也夫鄉書手吾隸也顧以賦
役可漁利與洪汨朱墨不類嘗白託於縣閽門維諾未
休即揚去一叱咤輒啓鑿計簿吾職也而民戶推收法
委丞貳一顧問且侵官勾校有程吏不爲用則散編
庭下日聚重卉及游手無賴數輩從事其間其出入

惰殆不容詰或民挾璵數十而入即更定戶稅如反掌
幸而事蹙欲誰何之則左右指曰彼直吾庸吾以酬若
庸也蔡不復問差是而欲吾職之修可不謂難歟余

聞而悲之問一二歲余病不數出吏驅民過門亦絕少
說者曰今主簿劉君能其官故爾余私識之一日幸過
余余因間問所以君曰嘻是豈吾能彼寬逋欠省追胥
以紓民者守若令也而吾適瘝曲其閒故幸以免不然
吾之事猶難也敢謂能乎余既異君之能且多君之謙
又知職守之難雖君之能亦未能盡矣君意也愛且歎
之舍君伐石紀前人名氏不鄙謂余宜寵以文余不辭

直書余目所見及聞於君者遺之庶來者因君之言思
不難圖其易云君錢塘人其名與官具見下方

武進縣門記

武進爲常輔邑賦上于州縣無蠹財而有經費率鑿空
取具譁民小不慊掇爲厲階積四政不善去吳君應龍
之爲尉也道余里和與言而病之越明年書來言曰幸
矣吾邑之病有瘳矣惟今大夫蕃君士特彊毅有立庶
乎占之剛者始至奮然曰邑無不可爲其不可爲者制
於上塵於下耳制於上雖有善音宗不得施塵於下雖有
善政不得達故敬以承上使誠意相孚事有是非得以

抱言而極論嚴以絕下使姦慝之路塞事有子奉得以直情而徑致政是以平而寛之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賜迨于今俾者馴弱者狐告訐之俗轉為忠厚頹敗不可為之色更為清明官府吾巡傲是司所以得休其餘閒以娛吾親而夜月故然拌鼓不鳴者惟大夫之惠既以自貽且揣子之必吾賀也敢告余泰暴剛者聞大夫之風而說之又明年大夫介吳君來請曰吾昌當撤新者半而無事辭以紀委而去吾舟矣顧將治視昔撤新者半而無事辭以紀委而去吾舟何能無慨然顧徵子文詔不朽余辭不獲則為之記曰直之事廳之重門各三楹崇其外為樓蓋政教之所從出也面社稷壇為屋弘敞高明蓋祠祭之所謂虔也曰笘庾以發出納曰行獄以謹繫囚寘有次更有舍堂奥以達于庖湢無加飾焉自燕座以達于觀游之地無加益焉其為人而不自為公論而忘其私蓋郊此昔夫子之論中庸以為欲而不明蓋則若公理公則役物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欲者私情私則役於物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若大夫之所以得伸其志者雖非余所悉知由其所紹述者觀之則其先人後已至公無私可知矣是烏可不書抑余聞德之至剛在為惟龍而可豢者欲也大夫之事趨矣其去此而入修門可以勝血氣之私其所伸於武進即所伸於天下者堂乎孰能禦之不然御鉞告訐之俗轉為忠厚頹敗不可為之不缺折陋矣余尸番請大夫之燃又欲玉其成也故具載之使覽者知大夫之德不徒修葺之功云大夫三山人某年進士今官奉議郎吳君紹川人辛未進士今官迪功郎是記也不惟門之為重也

果泉亭記

金壇市東南隅無井夏多道暍者市人薛氏之母閔焉病且死猶成り自汝先人在時吾欲經始井事而病日其餘以[illegible]之賜遠汝成立乞徙亭於[illegible]而無所用其餘[illegible]侵且計所用甫什之一用勝於心汝卒成之吾死猶不死也成曰不敢忘自是出入起居惟井是營累幾得地於萬忠院之東五十步乃嘉泰改元二月十有七日井成甃甓砂石實堅實待[illegible]守者之[illegible]則築室其旁小[illegible]外高林陸日積翠生煙使客舊游至[illegible]深而泉甘乎香孝居士嘉成之為命曰果泉益取記禮

者父母既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之意正詘乃
曰勉之將爲汝記其成記未成而居士卒成以請于其
孤孤某既慟泣涕言曰世莫難於青其所無莫易於用
其所有汝財非素餘而余文非外假汝猶不憚所難以
成其母之志余敢爰所易而不成其父之志乎因嘗其
顛末而系以銘銘曰汲者使竭者登斯母之賢爰之彰
志不倦斯成之果志之遵業之隨斯士之規

漫塘劉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記

忠宣堂記

建安貞侯將漕江東之明年庚戌前人名氏曰惟忠宣
范公守貞獲我心乃爲堂以祠復更命故雙揭堂曰忠宣
明夕游焉以致其思謂大司成表公其文弘雅宜爲祠
記以光昭忠宣之令德謂漫塘叟辱知深少慤宜述堂之
所以名以砥吾材叟不佞竊惟國家做古部書史置轉
運使江東以地大賦殷委寄特重異時檝西牡而來多
巨公有顯跡而忠宣無可書之事後忠宣二百五十餘年
共間續用之遷晦何可勝計而忠宣之名與日月爭光
忠宣之所存與貞侯之所思固不可蹟尋歟夫好善惡
惡人心公理一失其平則是非易位故愛君子必欲其
善之所不及則君子益而進於善疾小人必原其惡之
所不至則小人不狃於善而小人服小人不狃於善君子
人不狃於爲惡君子安所庇之三代所以道而行
而家而國所　平康也而於江淮之間獨以一人而信其類以
深而疾小人已甚矣況已大治以後其非事舉
其時於後其必不失於此言出而和不繇其非事舉
而隨不要其時幸其中而不倚正而非激也則可否則

激而倘嘗試而誤而君子之道鮮矣小人已甚并之去忌不速禍之法恐不棄扶摘其隱微不使其肯掇拾其既往不開其新幸其惡之稔辭之屈也則可否則有疑而甚之禍或矣忠宣公其知之方其在江東貶籌思堂詩有曰審慮敵權衡又曰心虛照自明夫虛則無私平則稱物其後日規撫藥防平此故在當時曰歐曰韓曰富曰司馬世所謂君子公皆指其非曰章曰蔡曰鄧世所謂小人公所繇以進者而意向捐德者而文致稍深公皆以爲過其持平此心真不愧於權

衡而其識慮之遠則非淺鮮者可及故後之論者謂使公之言行於熙豐必無元祐之紛更使公之言盡信於元祐必無紹聖之反覆亦謂使公之生先於漢唐之李必無朋黨之禍使公之死後於建中靖國則崇觀憸人亦無所容喙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尚忍言之真侯以道事君以義正國蓋庶乎忠宣之爲者其幷堂而思夫豈徒哉其名宇不書恩澤卒知而誦之若大以忠宣所以事韓富司馬諸公者事侯他日將有人老矣

鎮江府學復沙田記

嘉定丁丑九月甲申鎮江府潛轉運司牒復以田勝寺妄訴本府僧撥養至田歸之學諸生咸喜如新受賜合辭請于教授嘉禾徐君侯憲曰訟非學校得已勝非諸生能事勉而應幸而集執主張是可無述乎徐君曰然雖然會敬美有言自其言之則賢自它人言之則否我按官也言之得無私乎遂相與謀貽書于漫塘劉某曰願有述其惟春秋重地失得必書列諸四以立其失其得風教繫焉寺無書乎乃質之故府杪郡人楊靈年與因勝寺互訴隱占沙田之未結者知府事錢公良臣按二家之故毀其籍得一十三頃有奇以屬之學其事審故不得爭其義公故不可攖歷年三十有五閱校官十有二矣是歲也僧徒適有善訟者內揣楊靈年已死諸生非敵外媚勢家連衡挾貨乃來鑒空起詞事下轉運使幕府須文書以證諸生負其直而應之緩幕府激於緩而奪之遽咨失其平知府事登江丘侯壽僉聞之慨然曰攸弦而誦者吾士也耕而穫者吾地也士失其養地訟不得直吾於此時佩二千石印可無恧乎乃更疏其實上之轉運使雪川章侯良肱以直亮聞于時按問皆服然曰僧之誣士之被幕府之激皆予過也徵使君就問于乃賢士之綏懲僧之誣而歸

田于學在昔魯僖公脩泮宮史克頌之曰明ㇾ魯侯克明其德蓋非德之明則政且泰遑恤乎泮宮丘侯其不悃僖公者與子路聞過則喜章侯其善學于路者與書之石不惟昭德之自抑有警也夫教之與養也並行挑教之功也養而教之者上之責也服其教而知所以自養者諸生事也易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其故諸生也故既以不失所養為同志賀復以知所自養而不孤所以教之者與同志共相警云

金壇監務廳壁記

征商非周盛時擢酤非漢全與迄于今不廢經費所仰不可已ㇾ故元其職者為難蓋利怨府我實征之洒狂藥我實售之怨斯譁狂斯侮所操一舛於正殆矣監金壇縣酒稅務吳門葑君岳始至得臨川羅君憑黃巖杜君範為同僚相尚以義自初上府以再書考實必已出市物必平估客至須抔酒接殷勤命索之家故前大夫石君不矜惜其至之晚今大夫王君堅恨其去之速部

守貳咸上其名於朝昔人謂會要之商不如廣要之女

允矣前替十日次第間人名氏求記於余會方結廬塘上冗不克文概書君之實以諗來者

重修靈濟廟記

嘉定丙子秋鎮江旱直祕閣知府事澄江丘侯壽僑深惟民艱亟走群祀雨不時應侯中夕惕然乃按圖攷志以金壇之南受丹陽句容武進及境內之水滙而為澤彊數十里南入于滆湖以名著者六七而龍蕩為大舊傳有白龍居之故名蕩之陽有廟曰靈濟其神曰孚惠王蓋自皇祐以前邑人以澤之大疑有神司之又龍見

于此禱雨輒應合於禮經所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故建廟妥靈而上其功于 朝積封至此侯愀然曰諸侯得祭川谷之在其地者今壇非吾地耶乃齋戒投簡于節度推官陸君師賈曰守願自力以靈于神而城守不可去其代余行陸君奉命疾馳縣不留薰沐宿祠下詰旦致太守命出門而陰及郭雨遒丹陛兩甚入城雨乃大足鎮江三邑上二邑更事逾晚雨秀而風未不盡息不在旱而人邑損歲租僅十三蓋誠意之感如此侯惟乃捐俸錢命知縣

虛而惻患之不可不預也

孟祠宇復以民間私羨繕之利高勿湯地縣以孤岩屹
加培壅而湯於是且隘使水至無繇其去不留復委焉尉
杜君範以闢湯地王事不事奇擾故竟而入不知杜
君明述利害故令行而不病繼自今不但神道感而
官靈水之潴泄有地設有旱乾亦庶幾矣陸君故與余
同僚而金壇余寓里也見屬為記以丕昭神休以使斯
民無忘賢太守之德余既嘉侯邦達閱武江上便道
克相其事也故為之書

京口正平山平等寺記

正平山在京口城西一里俗以正為蒸以平為麩謂名
面依山闕其一以臨大江是山峙於江岸無崇基之藉
憑高而望不倚式正且平若巨雲惡洪濤之洶湧
遺此鎮壓則名固實之實也無微辭義俚俗遷就音
訓俱訛擷以澎湃為彭郎可嘆也已山故無寺建於初
虹縣人王氏子辟地來南振不山掀識其當興既祝髮
為僧更名祖華歲紹興癸亥狄虜南望來言地之主主者
訖氏素奉佛且曰是棄地也乞與示斬焉始經理寺事
越五年堂殿告成室處庵湢咸具乃因故待制陳公補
丐名于府得金壇廢寺之額曰平等一傳而道圓復為

門為殿為閣為藏再傳而法清又發
室處庵湢皆斥而廣之清未老退閑今其繼者了宗復
大為閣以為閱習梵唄之地中間法修了明了海亦以
甲乙相承迭為領袖雖淺於歷年咸無廢日用能使棟
宇翬飛金碧絢爛來者目動神駭若御風乘雲游仙人
之宮嗚呼盛矣寺之盛宜有述以旌作古顧諉弗切會
今駐蹕本府御前水軍統制張侯邦達閱武江上便道
入山問締建之由左右視無所取證助知隆興侯既許
施堅珉俾圖不朽清乃奉命來謁余文清故吾邑人其
所介以為容者又所善也故不得辭抑余聞數之在物
者有極欲之在人者無窮是山也向焉棲莽之區狐兔
之宅六紀之間七更主者奄築不廢斤斧之聲相聞以
迄于成其為力勤矣居于是而求佛之遺此鎮壓則名固實之實也無微辭辭義俚俗遷就音
然勝心橫生悅目是鏡余懼茲山之繪綵餘而去佛之
道愈遠也余儒家者流口不談空既為清識其始
復為清誦所聞若曰命之矣則三綱五常之所以維持
斯世者尚為具言之

燕居堂記

金壇縣北七里柘湯漫衍東高湖浸其西大溪貫之居
民多聚居于水之陽其宏著者觀莊公溪北曰廣業之間

夏月喚庾君風襲人厥母上上　祖宗朝以賜道[illegible]故
曰觀社民間能名田者紀少其最者劉氏宅猶六觀
所建劉氏之長曰揆字季文夫婦皆年垂八十有田數
百畝蓄二婢子自幼而長教之歌舞孝堂所居之西命
曰慈烏佳時令節季文夫婦置酒坐堂上諸子諸婦諸
孫與諸女之來寧者咸齊稱壽乾列酒三行序起為壽[illegible]
婢歌以侑之季文夫嘗不歡然飲醻既酣少長扶攜
高西望向所謂[illegible]江景物與去鳥來帆樵歌漁唱咸與
意會季文復飲而醉醉而歸以為常已而自念老之
將至而人事之不齊也則揆田數十畝以隸斯堂命子

孫毋分以備諸女之問貴遺德[illegible]饗之暨諸子曰謹奉命
則曷濩塘與為之記嘗問潭[illegible]以其文故布言我子豈
得比先帝子夫以萬乘之主猶不敢私厚已子季文所
以待其同氣者亦有[illegible]異而鳲鳩刺用心不壹說者
曰其子雖在梅在榛在[illegible]之夫以鳲小鳥猶不忍方諸子有偏則季文之於諸
女必不以貧富存亡二其心矣諸子更能觀志於左右
養志於朝夕　湖流而尋其源自近而推之遠則劉氏之
澤豈有涯哉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矧不勝拳拳

濠州新建石幹將軍廟記

嘉定己卯秋濠之士民無少長咸會太守庭下扣頭言
曰蓋聞無德不報經有明言有功則祀國有奠典濠阻
淮為州當西道之衝異時虜入寇必始禍於濠其去也
猶棟凍為後拒乃正月辛亥虜濟自馬汙欲薄城下赤
白囊甫至故某官石侯與故某官韓仔躬率兵卒直衝
虜陣時石將步卒僅百有七十韓將騎二百而虜衆殆
望自午迄酉戰數十合我傷稍多退暮復擒其將李萬
戶虜氣奪引去衆料虜覘吾寡必且復至議走殿且請
濟師二將曰虜之後至愚智共知但暮夜退保勢難必
全而城之守備不可分也乃親巡士卒激以重賞而告
之曰人誰不死亡國乃勇況勇不必死耶詰朝之事余
與汝同宜一乃心無創重傷無惶前猛惟余馬首是瞻
衆曰諾則即其地為營解鞍休士虜憚其勇不敢迫翼
日風與鏖士秣馬厲戰以待比明虜果四集二將一呼
士勇百倍前旌所指勢如摧拉而虜貳其衆隨散隨合
二將知不敵則婦上卒於城中使益為備而引其衆趨
曹山欲以牽虜師而與武定選鋒統制奏允合至白石
則九已戰沒虜調新軍適至前復遮截久度之兵不足
以支新銳遂遁審謹按侯濠良家子開倉中出家財募
軍以從征代仔四人以左袒為耻合衆自歸二人之進

不同而其勇率忠義發致克捷積戰多補官起徒中爲
知名將爲虜所忌以至二子死亦略相似二將死而虜之
英銳亦畧盡又其自謀以爲城內遣將如許則其城守
可知且數百人不可當況其出全師以拒我乎乃驟
爲去留以疑我而卒以遁西道以安是三將以一身之
死易千萬人之生以數百衆列之卒爲千里長城之衛
尸祝之社而稷之疇不宜而廟貌未報祭無所
使行道嗟咨閭里涕洟非所以報功也君侯以爲如
何時通判忻州事丹陽鍾君實權州事平居與二將以義
相勉屢之入外戰內守多其主議至是聞民言慨然曰

同官爲傑善當同傳敢忘其宛且旌死事所以勸事君
也余何敢不力即度地擇日鳩工庀材使者爲公多福
制帥趙公善湘咸翼壯猷廟采成而鍾以堂粟去後守
柴公叔達今守楊公紹雲後相繼而民言克厥事益
忠義感人不約而同如此明年春濛人使來告成鍾謂
不可無紀以屬其友漫塘吳劉其吳能爲紀次顛末復
爲詩以遺濛人俾歌以祀辭曰

靈桑桑兮惟山煙貫貫兮惟之淵兮來泣涕兮
迓竹靈旗兮逶迤劒佩兮陸離侯之來兮駕我思風泠
泠兮襲帷幕兮發蘂導欵灕兮濛酒將侯兮毋忽忽息

偃兮容與玩寇兮深居擊壤日瑞兮綺疏笑君人兮偷生
愧此身兮非夫維名照兮烈日忠魂安兮遂宇秋月兮
春花長娛樂兮吾土

重建龍泉布金寺記

幷澗間山多而泉少方山望二州其麓東北走即金壇
驛境泉出石竇清而甘水容降不加多旱久流益駃土
人以爲龍宴宅之乃建精廬以安僧命曰龍泉寺寺之
南三十步有唐僧宗繹之塔刻曰正元間頭錫于此則
寺蓋德宗前所建石獅猊臥草中載唐俘大十三年建
門兮無凡卜有七間俘大南唐紀元上距正元已百五

十餘年其所更造惟門惟廡或者毀猶存若魯靈光歟
鍾鑄於南唐保大十年益唐自故歲已用周正其取義
佛書益名布金則前無可稽斷自 本朝始其總角
侍先君雲茅君士者先祖雲陽府君營於亭子谷先君
指發溝間爰舍而言曰是布金龍泉遺址蓋寺之廢久
矣其間可興乎先君曰廢興由人而是寺之難有二民
貧而嗇於施財重而窘於輸非巨有力者主之末易興
也後二十年先君棄諸孤治命葬薛村距亭子谷五里
寺介其中故往來在望一日檗木石相屬于道而翁然
出於紫翠間者陶煙也知寺且興問主之者誰則故吏

部尚書魯公時以世德名流入從以其魯大
父文穆公之夫人及其大父諫議公并等之前後公擬
自爲藏亦在寺之左故施財助役而和者衆上請編租
第從政郎山陽縣令陽田多山少山之産茶者
得其徒慧發傳一盂一衲外無長物亦以應供得巖
爲恥惟自食其力凡寺之荒闕斷壞悉撤以松其級而
下者爲田農者去之曰是不可稼乃雜其蕪乃窒其疏
而渚其上游以溉歲甚儉亦克有秋化椽養爲寶坊東
雨湍煙昏爲高明爽塏書其盛矣某僥仰盛方悵吾

先君之不及見傳幽鑒忽來前曰吾欲使來者無忘魯
公之德必托之石而能壽吾石者文也君其賜之某聞
人道之所以立曰不忘先也釋氏之所以興曰不忘施
也若魯公其不忘先者歟傳幽鑒其不忘施者歟書之
石識其兩得也若大是寺前之可書者正元而正元間
外阻內訌君臣屢靡後之可考者係大顯德之間真人
未作海宇赤眉橫行魯公遺黎顧哀無所獨拳佛者得逍遥
山林賓送日月又以其餘力斥大廓居是可喜也亦可
歎也寺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誦
此詩而思想先王盛時大一統居四民向勝嚮哉可勝

嚮哉魯公時以世德名流入從以其魯大
父文穆公之夫人及其大父諫議公并等之前後公擬
自爲藏亦在寺之左故施財助役而和者衆上請編租
第從政郎山陽縣令陽田多山少山之産茶者
得其徒慧發傳一盂一衲外無長物亦以應供得巖
爲恥惟自食其力凡寺之荒闕斷壞悉撤以松其級而
下者爲田農者去之曰是不可稼乃雜其蕪乃窒其疏
而渚其上游以溉歲甚儉亦克有秋化椽養爲寶坊東
雨湍煙昏爲高明爽塏書其盛矣某僥仰盛方悵吾

僧者猶什四比君至吏抱成式請峻期會使者責逋緩
辭益嚴且將繼給以來者君謂然曰是可以一時益
敗故而貽吾民它日禍乎即具爲書諗于使者使者新
安程君覃明敏而更事曰是區區者於吾軍賦損益幾
何吾寧斬是而以惠一邑即戒吏止勿給而歸其未償
者今下關邑讎呼乃歌曰邑有引誰其啓之病我民誰
其已之執還其舊執已其新論不而惟尉之仁尉曰
匪徐然遺黎顧哀無所獨拳佛者得逍遥
山林賓送日月又以其餘力斥大廓居是可喜也亦可
歎也寺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誦
此詩而思想先王盛時大一統居四民向勝嚮哉可勝
嚮哉魯公時以世德名流入從以其魯大
父文穆公之夫人及其大父諫議公并等之前後公擬
自爲藏亦在寺之左故施財助役而和者衆上請編租
第從政郎山陽縣令陽田多山少山之産茶者
得其徒慧發傳一盂一衲外無長物亦以應供得巖
爲恥惟自食其力凡寺之荒闕斷壞悉撤以松其級而
下者爲田農者去之曰是不可稼乃雜其蕪乃窒其疏
而渚其上游以溉歲甚儉亦克有秋化椽養爲寶坊東
雨湍煙昏爲高明爽塏書其盛矣某僥仰盛方悵吾

僧者猶什四比君至吏抱成式請峻期會使者責逋緩
辭益嚴且將繼給以來者君謂然曰是可以一時益
敗故而貽吾民它日禍乎即具爲書諗于使者使者新
安程君覃明敏而更事曰是區區者於吾軍賦損益幾
何吾寧斬是而以惠一邑即戒吏止勿給而歸其未償
者今下關邑讎呼乃歌曰邑有引誰其啓之病我民誰
其已之執還其舊執已其新論不而惟尉之仁尉曰
匪徐然遺黎顧哀無所獨拳佛者得逍遥
山林賓送日月又以其餘力斥大廓居是可喜也亦可
歎也寺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誦
此詩而思想先王盛時大一統居四民向勝嚮哉可勝
嚮哉魯公時以世德名流入從以其魯大
父文穆公之夫人及其大父諫議公并等之前後公擬
自爲藏亦在寺之左故施財助役而和者衆上請編租
第從政郎山陽縣令陽田多山少山之産茶者
得其徒慧發傳一盂一衲外無長物亦以應供得巖
爲恥惟自食其力凡寺之荒闕斷壞悉撤以松其級而
下者爲田農者去之曰是不可稼乃雜其蕪乃窒其疏
而渚其上游以溉歲甚儉亦克有秋化椽養爲寶坊東
雨湍煙昏爲高明爽塏書其盛矣某僥仰盛方悵吾

僧者猶什四比君至吏抱成式請峻期會使者責逋緩
辭益嚴且將繼給以來者君謂然曰是可以一時益
敗故而貽吾民它日禍乎即具爲書諗于使者使者新
安程君覃明敏而更事曰是區區者於吾軍賦損益幾
何吾寧斬是而以惠一邑即戒吏止勿給而歸其未償
者今下關邑讎呼乃歌曰邑有引誰其啓之病我民誰
其已之執還其舊執已其新論不而惟尉之仁尉曰
匪徐然遺黎顧哀無所獨拳佛者得逍遥
山林賓送日月又以其餘力斥大廓居是可喜也亦可
歎也寺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誦
此詩而思想先王盛時大一統居四民向勝嚮哉可勝

于樂石以詔後昆嚮矣二君勉紹前閩漫塘與劉某家
隣邑聽淦人之請為書以記

重建晉陵縣獄記

獄在邑聽於今無他官可諉宜日必其所在率補漏支
傾以苟歲月何哉夫飭館以稱賓遊梁津以濟民美
名也故好名者為之門關以罔市征複閣傳樓以籠酒
酤美利也故好利者為之若夫山頓水湄風亭月榭可
以釋倥傯而洗喧囂又好游者所樂為也獄異於是其
地必宅邑之偏民非速不入官非檄不至又嚴扃鐍謹
守邏其誰與觀聽無增損焉今非卓然若見於三

者之外則亦幸其不覆於吾手而已而囚何恤焉嘉
即邢臺沱君父之知晉陵其卓然有見者歟晉陵計
多而名賦少前此類鑿空取辦君難之詔賦必有源
壅則竭用必有節不節則匱乃剔羨餘以疏其原裁經
費以制其節用能使期會不爽于上科歛不及於下官
謗以塞民瘼用瘳陰陽上下和乎紀綱奠定乃周視縣宇
以歲久獄敝懼弗稱思有以新之而力未裕日積月
累閱三歲乃克就市材於遠儲工于近受盛四境寇若
不聞凡為屋二十楹弘敞高明閒隔綽之深固嚴密而
用器悉備稱所為繼邑之制先是父老以君之政為數

十年所未有宜有登載以詔後來奈
君且去矣而獄是圖不惟田里之憂盡矣是何可無紀因會辭請于縣主薄雪川王君漢章
王君名進士粹於文以同官為僚跡嫌於私則為書道
邑人之意以屬漫塘與予君同寓里嘉君之能德
其邑人又喜邑人之知德故不辭而為之書抑聞易中
孚之象有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至旅之象又曰君子以
明謹用刑而不留獄夫一欲其緩一戒其留豈固相戾
歟蓋聖人好生而重用狗緩死欲求其生留獄恐傷其
生二卦相為後先而豈徒哉斐慮來者徒幸獄之成因

之便而不知罪非死而應議者不可緩也不可留也故
併識之末以卒成施君加惠斯邑之意云

總雲樓興造記

漢以古行人之官為鴻臚以鴻臚寺待四方之客永平
中浮屠氏始自西域來即其居名白馬寺蓋莊嚴鴻臚
之故厥後滋熾凡塔廟之建皆曰寺白京都以達凡部
邑之會必有之蓋嘗求其故自周之衰喪禮壞舉古
先聖人所以維持人心之具悉前影而良心之在人
者未遽泯也則其不幸而罹於變故與凡感於霜露而
不能無怵惕對越天地而不能無懇怍者必將求有以
用器悉備稱所為繼邑之制先是父老以君之政為數

自致而禮已亡矣則是心也固悵然無依揖揖然無所
終薄也而浮屠氏之說乘之以人之奇於味也彼則止
牲殺以人之安於偶合而居也彼則去人倫以哀至有
時而負臨之或闕也彼乃使之七七而祭百日而卒哭
以七月晬望合衆建齋錯其飾以生不終養而死無以報也彼則曰福可追也罪可懺
也之人也似非嘗有聞於吾道則推其休惕悱之本
心發於脫濕冷向之誠意如失而獲如去鄉之見似人
雖非其故不假十也此寺之所以與浮屠氏之說所以
張而不弛也歟雲等建於梁之大同而金壇置縣在唐
垂拱間先後蓋百有五十年今郭內之寺三曰報恩與

於久廢草創未具白鷺忠在郭之隅建炎有旨專以
奉故中書侍郎忠穆張公之祀其宅邑之中爲衆所向
者慈雲而已固宜棟宇日閎像設日嚴而庳江之初來
冠流寓梵唄息而寖久爾汝陞級北而雄大睢盱其徒
去之晨香夕燈灰寒爐冷閒禪中衣務即趙君汝璧述
邑來直郡君謀之後新城次于吳中乃相與謀欲遂
改作保義郎前[illegible]
副尉茅拱與路[illegible]
祖暨奔走其間金錢之施來者接武既勒相寓族名遒
有居乃雜厥施乃撤廟貌更其扶蠹而新

崇善慶如松祖贊皇前死康民等方盛推其功曰微大
人不及此其成功不居有如此者至於以其術自售而
不丐於人以其餘爲善而不私於已皆與他爲浮屠學
者不類故不辭而爲之書若夫攻論禮經開明世教使
皆歸而求之則有當世搢紳與吾黨之士在余老矣

重修嘉興顯十字碑亭記

延陵吳季子之邑季子孫[illegible]之節高天下廟祀爲宜故
唐狄梁公盡毀江南諸祠獨此不廢廢前對峙二亭下
覆穹碑新舊各一其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蓋
舊者裂矣而新者代之相傳夫子書書之是否不

可知而歷代寶之傳必有自嘉定己卯春某始與里中
湯泳張汝玉汝升三山鄭寧來致敬問視廡問淫祀赫
然而亭獨墟嘈然嘆習俗之陋乃因友人王逢白府下
縣毀撤像設之不經者凡八十有四已乃令衆力爲鎮
之士常暇冉喜兩亭撤好事勇於義鎮夫大上饒蔣丙
又勸相之未幾告成俾某識歲月某嘗觀孟子論邪慝之
害曰君子反經而已歐陽子之論釋氏亦曰當修其本
以勝之然則二亭之喜徒以諦斯石而已哉其本

鄂據江漢之會置建康之勢故自建炎再世來都北睽中
原紹興名將駐兵其間淪爲重鎮兵權又益分州兵混爲
而兵權又益分州兵混爲一軍故閱公上下列戍相望而體統
以御前爲學者不敢閱公上下列戍相望而體統乾
不屬前年春寇廣猺郭鼎等來攻敗問視廡問淫祀赫
去而　上心惕然思重其任事以治戎講武爲職然大軍十八戍遠其
留者與州兵閱習久廢又新隸諸軍甚衆亦多循習惰
偷是烏可不教顧舂秋按

威乃發　熙寧紹興詔書用先正文簡公舊事辟衙教
場於治所之側而建勤武堂於其上初　神祖在御因
涇原帥臣奏捄釐建此制合四州禁軍之不當它役者
而敷之名曰衙校圖其事來上　詔頒天下以爲永式
紹興復申明之閱于多廣所在廢弛　淳熙辛丑文簡
公帥逐寧奉而行之候文簡季子既外稽之故用復內
訂之舊閱爰築斯場爰建斯堂以日討軍實而訓之場
之廣修不齊舉武以計合六千二百堂之外爲門爲軒
爲次爲廡屋之大小不齊以揔計合六十有三于以餙
位兩而示之法于以閱將校而知其長于以正中權合
體統而歸于一總若以奮懦者以立而勇者不敢輕近
足以壯金城湯池之勢遠足以承猶大父靈撫之迎臣子
之義得忠孝之道矣春秋尊王攘夷內中國而外夷狄
者皆應書法抑閱兵者民之衛兵之本也侯之致
臺治寬軍政綱目多不克備舉邇者有　召以舟師之
詔以舟師之

謹於兵者如此則其致力於農者可知僕臥病家山雖不獲繫冊鸞臺列下曳杖黃堂樓前以聽輿人之誦然必知其賦之薄刑之省也必知其政之平訟之理也故不記其事復爲之頌以授鄂人使歌舞之頌曰

荒陂堵有儒良臣紬金廣文繇風行區宇整我六師八是行皇我坤陽襲代有臣名門不孚以長江遏塵不起五材並用曰余敢弛乃辟斯堂堂則斯崇崇則閑我武惟揚乃國乃家休有烈光襲湯之衝江漢之會撫於襄陳士勇功倍豈曰臣能王化無外惟兵衛民惟民

養兵明明李侯後先有經作此頌詩以昭厥成

黃州麻城縣學記

嘉定庚辰膚公實宰我邑乃辛百一春入[illegible]黃麻城地當孔道右控關之阻城守不滿百人[illegible]君起宗能左之其民不忍去之而民之父兄子弟卒賴以全其父兄子弟既賀厥君乃相與謀曰君[illegible]而言曰吾邑不幸適當兵衝比歲再經寇盜[illegible]民之廟獨存非天之未喪斯文之寓於人而[illegible]其誰爲之歟今民適有居然宇之[illegible]而止非所以作斯人冀斯文也惟君圖之若曰吾志也敢不力乃上其事于州于部刺史會州亦以君治行上于部刺史于朝授真令故上下交孚靡謁不獲矧治在邑之偏後遷于學之南君以非面勢[illegible]其旁使益大培[illegible]

[illegible]請徙治議晡合乃更除道開其[illegible]使益高以爲觀爲堂爲門爲廡又繚之爲垣視昔時廣三之一爽塏高明而山川濱湫之麗遂[illegible]淫而箴楚之聲不得徹于內經始于某[illegible]某月日而休工於其年某月日君之爲計遠矣既成而以邑人之意來請曰願有紀余惟關里之廟闕而光武[illegible]太學之門壞而靈嚴亡蓋世道之盛衰比皆於學校有[illegible]其縣大夫與其邑之父兄子弟文[illegible]其所闕大矣何可不書抑余聞七之入學者必釋奠于其國之先師所城故多賢尹未設而民之父兄子弟卒賴浮屠則故溫國司馬文公所從生西域之上所得私而于實生焉三先生百世之師[illegible]地之相去若此其近也則學之[illegible]溫公之學於不妄語而成於[illegible]生所爲無一不可對人言者[illegible]而後之論伊川者亦曰忠

誠動于州里孝悌顯于家庭學者明乎是則言必顧行
而暗室不可欺也行必顧義而妻妾不可閨也其庶矣
余記將成會友人王君顓叔治書于君請祠三先生于
學余故併及之使知顓叔之言非為然者君字元振余
里中人佐君以成盧是役者皆邑之士其人

遊仙鄉二十一都義役往記

義役肇自括蒼數十年來所在推行名同實異其在吾
邑計產入田或計田入租或計租入錢而人心不齊率
一二歲輒不承于初余俾入田者立典責契要歲收租
為永業入錢者視田之直藏出貸收息以租若息為後

之庸而儲其贏以治其政治其政而又註其實而久甚裕今而行之然皆
未若二十一都之為善都之上五保別自聳載今載下
保置莊之田始余以祖名俱舊都視都之長者如父
兄幼者如子弟見當役者不勝籠楚公道昧昧其未役
者前期百方以求為免餘則畏懼縮至不敢名其先
人之丘墓余竊悲之嘉定癸酉秋君先君晚有衣
冠來者視其言貌張姓吳與人浮於一都問所以來曰
吾家有田於此海盈三百斛故地利有遺者後戶得之合力
不能輸官有常賦秋而來冬而去甚不便擾是以
富且以逋租遠及吾年運而往而去來無已時日夜之

幸是都義役之成以所沒田為助余謂田雖官給而經
始有費不可不酬且已評之直未可虛也衆不慊余未
為向未幾田之沒于官者皆復惟此以酬直不與衆助
知其慮遠夫田有高下故水旱異宜今旱則下者登水
則高者稔又幸得中歲則兩收其利可不謂善歟人之
情慮始者周居安者忽凡余所與共此者皆嘗履畝而
知其地計畝而知其數而來者不察之一忘乾後之
若其注意與不未可知也是宜寸書且絡而疏
義戶姓名于下方又列山與田之號段畝角疆畔所至
攟于壁之壁使來者知其父祖嘗從事於此不敢替以

野堂記

朝奉大夫練塘鍾君元達睹通守鄉郡之命奉祠里居思得覓閒之地種花藝果以遨以休顧所居之南有地數十畝歲久蕪穢古木喪仆叢篠相蔽荊榛擁塞乃築室其間排別之啓闢之必有以懽其素乃過徙安勢其窩枝刈榛而非嘉樹者以百數斬惡竹去水山雲皆來獻狀回相地而措其位焉而亭引泉以為溏溏以為沼沼以為池繚以朱闌表

以奇峯怪石桃李來禽列植區分以競春妍而殿之以金沙黃蜀葵白芍藥丹芍藥紫牡丹芳菲以適冬夏而以稱秋清而江梅山茶松杉之植蔵公之友凡游觀之美略具君又以為堂必有奥邑必有聚吾所有亭臺簾榻自謂舞袖紛紛不足回旋頗園之西南隅幹蠱而面清曠累石為山草樹羊盆雜以風雨晦明之變嵌巖洞穴中實蓄土之中俾藏活花之動搖魚蝦之來往皆布影砌上圖之則皆其所孫也且吾祖宗積德百年而後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故置良田數千畝以

山林其有是名也宜矣叟曰嘻名者意之寓也實乎何有且君以高明之資適時應變之才試用於中都受知君相蓋嘗屏輸遠方奏課最侈拊循之績矣少焉家居上方受釐雲霄夫豈忘之遂欲與野老爭席得乎君曰不然子獨不見昔人有歎上蔡門不可復出者乎有歎華亭鶴唳不可復聞者乎吾嘗仰而慨俯而思知夫阿衡之任未必樂於耕莘渭上遲迴視南陽高臥時意有間也故寧投簪以脩而不願乎駟馬高車寧曲肱擊壤歌泥飲不願對鵾鵷行洗筆占位也子頴以今為寓意而非實出真憂人以德者歟叟曰不然夫以野名堂堂固非野也堂且不能自有其名其能禪名於君乎若必因堂以自詭則雖秉耒而耕吾猶疑其為楚之員命駕而出庸詎知其非鄭之諶也君姑居君之堂樂君之樂以聽造物者在野在朝無容心焉可也君曰可哉則書以

記嘉定甲申中秋日記

張氏義莊記

正義莊以贍宗族始於文正范公公之言曰宗族於吾固有親疏祖宗視之則皆其子孫也且吾祖宗積德百年而後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故置良田數千畝以

莊允祥從之負者日給之食歲給之衣吉凶給之費恩
宣公以下後增廣之迄于今餘二百年綿十餘世而不
隆隔呼盛哉夫樂富貴而善貧賤我與祖宗同是心也
愛其子孫而不欲其負　戔我與祖宗亦同是心也同
是心也而不能使之皆貴而無賤富而無貧則夫富貴
之屬乎我者祖宗非私于我也蓋以我爲才而能知祖
宗之心愛乎彼者無以異於愛乎我也以我爲才而能
任祖宗之責推其所以愛乎我者而及乎彼也人而知
其祖宗之心而任夫祖宗之責則凡族之飢而不能自
食寒而不能自衣冠昏喪祭之不能自舉與凡一人之

失其所一日之失其養一事之失其宜皆疾痛癢痾之
功於我者藉我之末裕而彼未可以求全然猶力而平
施之亦足以對越在天而祖考之靈亦必曰彼與我服
屬絶矣彼何有於我分殊矣我何屑於彼寧我之酒池
肉林而不顧彼之嗚呸寧我之牆壁文繡倡優簇簇而
不顧彼之無衣蓋厚裘藏以遺粟以後不知名之子
孫而不顧彼朝夕之危泥寧多施予以奉繆妄不足信之
緇黃而不顧彼骨肉之流離則是欽祖宗之澤以狗一
己之欲縱一己之　而孤祖宗所以憑愛子孫之責雖
欲君之安守之勿失難矣而世之人不但孤其責而已
也且尋斧斤焉其說以貿賤爲貴貿貴爲賤所自取以富貴爲已
所自致其非已所自致者又以貧賤爲已之私分雖兄弟同
氣喜慍不得侵或因之以鬩于牆鬩于室而何有於宗
族故長者可敬卑者可陵愚者可詐憊者可欺不能者
可役屬不能者可蹂躪也貧而無賤富而無貧則夫富貴
得也轉徙不之聆而世守之業可併也或又漠然於細
微緊生於疑忽憧不釋警隨之間譖交馳諜訴興
焉馬訐以入所不知陷以入所不忍使怨讎得以甘心而
反右助之以爲功奴隸得以肆侮而反從史之以爲快
自視不啻泰山之安而視其族若岌岌然若喪之無日
不知祖宗憑恕福祚轉移忽傾弗支忽絶弗繼或幸而
繼其實有足憂者而其祖宗之澤未泯則所謂可
做可詐可發奇役屬蹂籍者之家始有起而承之者人
以爲盛衰之推豈知祖宗權度之不爽也哉不然
何近世名門鮮克永世而沿公之後獨餘二百年綿十
餘世而澤不斬也自公作始尋中士大夫多放而爲之
然必積年而後成惟吾邑張君特甫異於張氏棄邪
弼國之世臣鄉之望族先是大參公以其所居之
地　希壤環而居者皆其族也犬牙相入慮其過也終
身　營置田宅延賞徧及群從先亡弟及曰不爾是家猶

白屋之故莊雖未立而義聲凜然已高出一世其後有
以范公事為言者率以從宦未暇比君倦游而歸不謀
于人不告于家即捐所置義與良田四百畝別而為之
時方春首故歲之租以遠未至君應事不遑定或沮於
異已亟輟飛饗之餘貯白是月行之親疏以序細大不
遺規畫略定俾余為記以詔永久余雖不文亦有志此
者其何敢辭抑聞事之創始者難成終者易義莊世所
難君既創而為之矣君之叔父故太府寺丞鍋嘗病其
君之辭聞見之陋遣學立師以訓其族之子弟名曰申
義書院今寺丞雖亡遺規猶在其孫恂七道規能在其孫恂七道規猶在其孫恂七道規猶在其孫恂七道規猶

竹木蔑而不堂直者存
丙寅而成於明下四月湖洪君之爲力勤矣既成而屬
余以記余雖不文以托名不朽爲幸其何敢辭抑聞前
輩謂諫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益慷慨殺身豹不
勝一朝之忿者皆能之從容就義非沉思審慮不輕用
其身者不能也張子房盛歲結客報仇耶秦皇如博浪
不幸爲所及則從荊軻游地下耳及聞圯上之言玩意
蓋石之編向者排山倒海之氣如水反墜故能不出帷
幄頓蠡壑項公其斯人徒歟史稱公少時倜儻欲爲
州田患陸士衡爲公碑謂不偶於俗爲所誣徐錯又以

公爲任俠千載之下是否誠難臆決然竊意錯之言爲
近蓋吳魏世讎吳自大帝之亡日逼於魏魏亦中道意其爲
敗深忿於紡則公之任俠即子房[illegible]以曹休之
鄉也若非公自爾蓋破徒所墜其既及聞父老之
言憮然自克又與子房起下歸來異世一揆前輩以子
房所遇爲秦之隱君子庸詎知公所遇非陽羨之隱君
子歟遐想當時遇合之由進說之次第與公所以引咎
自歸者必大有可觀而史非班馬名筆闕疑令人不慊
故述之篇末以俟陽羨倘聞而竹之史官稱行治傳記已[illegible]
之官稱行治傳記已[illegible]不復[illegible]

南山之嵯峨溪水湛兮采波不歸
兮漁歌遂宇兮煌煌嘉鷹兮翔
福兮穫穫飛音鷹兮翔御公之來兮倏而去零木秀
兮佳城慰我民兮千古

楊州擬還泰興縣酒稅記

狂商耽於周棄至漢始雜古所賤而
棄之手欲右所執而導之捕經甚矣而後世相因不廢
將世變之異國計有不得不然者歟
宋有天下首授稅則于務俾毋增收仍戒毋發篋以索
酒課之入于有廬實始于淳化四年則前此惟聽州縣

之自爲 藝祖欲契五季之
宏遠矣其後因時制宜頗失初意迨於軍興總
制相公立法而當賦之仰于征權者益重泰祖穆下邑
歲以緡計至八萬有奇亦既極矣而數年以來爲牧守
老鈐欲求多以官急其事則使受成於史以縣撓其權
則使零達于州史雅自愛者不屑而屑爲者皆至無賴
州復稽之勢陷以羨利之計二十內誘於利外負其勢
以行其無賴故視官若果視民若其有司視民閭若其
外府張私匿之禁以爲羅重告訐之賞簿誣執之罪以
驅入之扶摘極於隱微敓攘甚於寇掠或不勝楚創創

之余惟在昔尹鐸始理晉陽戶賦以寬民而趙民幸頌之曰鐸庶也今維揚地重不啻晉陽征權之為民宜甚於戶賦從而免之汪公之意以莊鐸為故為之喜以莊鐸為法為之後古之義又豈曰信則與鐫之石

建康平止倉免畝稅記

嘉定十有六年夏六月甚甲子作平止倉秋九月甚甲子免畝稅何以書夏六之也大其興民利去民害也其為興民利何曰金陵百帝王州民物所萃食焉者衆生之者寡歲仰糴客販長江天險舟至不時價輒翔湧長平

領於使者權不在郡又數不盈萬雖興發不足贍故民時日視帆檣去來為戚休令是倉也不籍於大農不領於使者以給計石中歲可得五萬豈歲過之權一而斂散可準數多而幹旋有餘則止之緩急是征有上下市有經塵而官持其平民不告病利孰有大於此者其為去民害何曰關市之有回稅既稅其入復稅其出事近始於浮照而其於北歲民操百錢以市于市出而不售告于官官為之平直一輸十輸一貴十道路相告切值者左右之所與市者直一輸十輸一貴十道路相告切值者左右之所與市有得糶陽大何以是貨至六若民食無告謁官斬殺宋

致懼其以衆人董我也近有陂彈纔之使無問遠邇後
龍絡之使不遺也而非財不可則凡可以得財者何不
爲也故征利之術益工而取民之路益多鞅貴而下其
直曰是可升而糴也不休民雜以生而奪不厭其視平止之
民陷於死而斂不已貴重而輕其估曰是可貶而致也
義何有視回稅之害胡卹也曰然則金陵何易爾曰金
陵帥華文閣待制三衢余公嶸內無聲色之奉廩如也
外無待觀之娛淡如也所資者善利之賜書無他玩也
所資者牟犄之墅所甚愛者平泉之草木皆先丞相之
舊不他營也其視已之當也責也等於浮屠視世所趨

猶虛舟之相遇也故取予之必審而出納之不吝也開
府未旬月瞭指十五萬緡以爲糴本而公帑自若也歲
蠲八千緡以免回稅萬六千緡以捐常稅而經費不乏
也此世之所以難金陵之所以易也書其易所以懼其
難抑去後之所以難則此何往而非易也金陵之書紓
乎此後乎此固不一書而已也書之者漫堂劉公踵
門而請者進士劉平子衛淵泉王貺善石卜者迪功郎
江州德安縣尉楊成大進士宋泰後孚前後習之以得
一楊夢得書之月期用年二月戊寅也

甲申粥荀記

金壇田半高下下田南漸洮湖朝耕帆而夕浙籍得歲
不爲吾邑利故俗相承蓺草不憂水患甚於隆興迄
嘉定癸未甲子周而復始民方幸高田之稔是歲也暑
不勝寒殺入大減菜亦不熟越明年春啼飢者載道菜
居僻且杜門久寂不聞乃二月上澣二三醫生過門始
爲某言之某念先君雲棄居士生平每值儉歲惻無以
及人楚所薄田歲豐收穀可百斛官給守者之餘不
半在且十年或可追承先志因與醫生謀載以歸以是
月望後二日即微祠宅蠲舂而糜之以與飢者其始
來者纔數百竊自喜曰雖多可無憾之事其後增盡三

月乃盈萬人某始窘於無從議所以止友人趙若珪王
甫聞之躍然踴門而告曰凡吾邑之民所以扶老攜幼
去其室廬以苟勺合之食者所頓重命餘無宛則廢乎
麥秋今而棄之是將潛而奪之舟中線而絕之綆也而
可乎某曰乃竭矣可若何甫曰若然何不素告我乃
自振廩貸書圖封之又爲高博討之以請于鄉之好
事者未幾錢穀至乃四月朔更立端伻炀者增竈舊走
者增員史執筆以書而受給不欺閽執扑以徇而去來
無壅又所用米皆精鑿自平時中下之家不能有乃今
以食飢者以是遠近流傳來者至萬有五千每捧食

飲者至必舉首仰天三扣齒而後敢食迄今有五日大
麥實乃已既事主甫謀伐石識姓名以旌施者其自念
知顛末獨審故不俟其請而為之書昔在漢末名士鄭
泰等避寇去閑道遇獨行者泰等欲與俱辭子魚不可
既行而其人隨泰欲棄去子魚曰已與俱矣又可棄乎
全而歸之此豈智力所及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
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所同然者理也義
也尤於此驗之達以施之先後序列下方而述史論之

意冠者碑首云

漂水尉治雙王亭記

漂水為金陵壯縣而地偏無卓絕奇偉之觀故勝踐之
可尋者亦少尉治舊有二李亭按之往志李公擇之父
東嘗尉茲邑搆公擇與其兄野夫來讀書于此公擇名
常與孫莘老齊名言論不阿為世名臣事具國史其歸
也讀書廬山五老峯下既背儲其書後人名曰李氏
山房記具東坡集野夫名幸仕至江西轉運副使雖事
不大顯而東坡送公擇詩云念我野夫兄知名三十秋

又過公擇讀書寺云何人脩水上種此一雙王則其賢
亦可睹況今亭更他名來者鮮縣圃隔浦渌池等
處皆故令周邦彥美成將治之地世方鄙其詞附益其
說幸而至其地則趣走焉迴旋焉視圃之一草一木皆
足寄遐想今尉尤公季端非之以為李公距今雖已遠
然訂以所聞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歟若邦彥異甚今
人取友猶致辨於損益之間寧有尚友古人而不知所
擇歟因復亭舊名而謁余以記余陸續於中益人之常情則
稷宗廟而敬所遇變於夕所感易於中益人之常情則
游乎隔浦渌池之間而能端此念者鮮矣然則季端之

復是亭也豈直尚友古人而已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
心息邪說故余樂為記且取以名曰雙王亭
季端名端益錫山遂初先生尚書公之孫家寧有自

南康胡氏社倉記

社倉之制昉於隋詳於近世朱文公之奏文公以稱貸
貧民之所不免而倍稱以斂亦非惠人之意也堪思有以
輕之故公隋之制酌今之宜
名諮咨布天下皆本於文公姑以文公所行與所聞於
它郡者論之其本或出於官或出於家或出於衆其事

已不同或及於一鄉或及於一邑或糶而不貸或貸而不糶吾邑侯於鄉糶於市其事亦各異況它郡所行未必輒弊有因其弊而廢者吾邑事方稚輿安可不計乎孤則易折聚則難摧者子方思之未得故人胡伯量適自南來伯量蓋學子朱氏者亟問之小蟹里既効矣請為子言之凡子所疑厥本有異同所及有遠近所行有難儉貧富事之宜要不必一所偏知者體統欲一責任欲分則彼此牽制雖有善意向倘曲雖有良法不盡用今吾不得施責任不分則意向倘曲雖有良法不盡用今吾里之事所以行之又而無弊者其始會吾家積歲之贏

得穀六百斛以貸鄰里而徵其息二千斛以為公事之日發吾兄無自生行之決而異論不得與焉統緒一越二十年迄于今本息三千斛以為之謀之同而異意也故各以其地之所宜而斟酌其人使散之必按其實而多寡不得私歉之各異其藏而美惡不相紊庶幾乎第出處不齊而吾兄之子若孫有賢不能盡勝其責得之子以為何如余白敬聞命雖然昔或一道也蓋體統壹而責任不分則脈絡有不通蔽以一言亦曰欲其一乃一心而已昔士谷渾王阿柴將死令甘公子二十人各獻一矢取一矢折之天應手而折并十九矢使折之則不能阿柴乃語之曰汝輩知之乎孤則易折聚則難摧者子盍其言吐谷渾以強壯合之事猶是已不然挾者欺之頑者召之強者奪之吏之無識者侵漁之壯合欲存得乎哉伯量曰然吾歸將專子言于右與凡子姪及里中人共圖之昔惟為社倉計而已伯量名泳兄弟篤學其兄溥甫冠舉于鄉未發卒弟滿令為東流令泓為南安令伯量年歲高踰不肯事科舉今四人者皆為名進士共建未可量云

楊氏寶經堂記

坤城楊氏世望甫徙至故家南船使諱撙年而益大築堂所居適南取漢高氏籤盧金玉不如一經之意命曰寶經不寶金璧而惟寶神以致名士與其子將故尚書民齊先生謝公謂為寶經之名聞下士廣狹異焉躁靜異宜船使左右承迎皆有以悉其素用能成其子故淮東當平使者宗丞公諱如才名受知當世入丞大宗出持使節郡人榮之中間船使沒而家分宗丞又從官而室屢窶寓館學塾宿草蔓於前庭過者驚嗟為宗丞雖達而平生襲澤之念未始忘嘗語其子克已立已吾欲因寶經舊址稍增闢之以為汝曹棲

業之地且爲異時合族之所歷吾先人之意不墜汝
曹亦得深敎繹和其間克已立已曰幸甚未幾引疾丐
閑僅一及門即便謝客它寓故實經卒不復克已立已既
襄大事之明年慨遺基之在目悼先志之不酬乃剪蕪
剔穢申舊舊規爲堂前後各五楹中曹脩廊後敞層軒
軒之外爲池池之上爲山山之外復爲亭柳環其前竹
繚其後晁花美木競奏爭妍而山石巖壑水光浮動巖
堅之勝亦有入其門者俗氛自遠滌慮自空況升堂而
親圖書之富聞講誦之音得我理之益者哉書曰厥考
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克已立已其肯堂者歟堂

成而爲余以記余惟鑿斵之勞余幸後死其何可
辭猶記舶使無恙時月旦必大合族具冠帶序少長拳
鮮釃酒從容竟日座有言其飯不良某寒不自衣某
病須醫某吉凶須助雖甚踈遠或無一日雅舶使必稱
力周之故方是時族無貧人 因雅鄉隣緩急皆有告宗
丞欲斥大實經囚以爲合族之名而陋其實導心致志而使
故其音遠矣若夫因堂之名而謹行而使聖經賢傳不爲虛
牙籤玉軸不爲具文備物語由是而存家由是而立身揚名則凡升堂者皆然
榮於心況身實復堂者哉經曰親親以睦又曰父母

既沒將爲善恩詔父母令名
興且大書其軒曰睦軒其堂曰
中斡記

真州新城記

寶慶元年冬朝奉郎權發遣真州譙權惟東運判上官
渙酉言于朝真北距淮道平如砥南俯大江蓋江瀕毘
運之所必經通泰鹽利之所必出民物之盛爲淮南
都會固賊衝險用戒不虞而城卑而江民多去戍以守
利故異時疆場小警郎鳥獸散比歲增築南城女左右
翼一時幸役之劇角某謀長西城倚西南之偏隨不可

守東城臨潮門之上險不足恃有三色之戍無以壯一
朝之患渙酉寔憂心焉天州家使者俱爲一體而事權
一分則不相用願及渙酉承之天政築西城而更增
東城之長 屬孚潮河庶今事爲便而後大費廣懼
不敢專惟朝廷命之報曰可裁冗節費發羨財選參佐
備器用村取諸商販與人之閒鄉隣緩急皆有告宗
諸兵之坐食民之隸于兵者而不及於農既閑其畫略
定西屬其事之綱于潛若州之屬使均其稍食稽其功
緒受其要稽屬事之目于成特之長者貳使因地之
崇庫而致其力所後之難易而果其功以式灋授材田

以賞罰率其怠而勸其勤而轉運司幹辦公事潘振趙善鋐及州倅事參軍張端義司理參軍趙汝椅司法參軍趙汝檝各任其責克既厥心鎮江右軍統領兼真州忠勇軍權統制李江鎮江游奕軍正將權老紹真州守戍張燾參謀所部克恭乃事即以其年十有一月己未開壕越明年二月丁未築城其冬朝奉郎王君通由縣最擢通判州事王君明敏而更練復殫夙夜之勤以相之乃明年四月城成西城雖長一百六十有二丈今撥去直州城之南改築凡三百有二丈下廣又六丈五尺上廣殺四丈高二丈二尺東城雖長四百七十有八丈

今增五之一合五百七十有一丈高與舊同而上廣減三尺下廣減五尺基因其舊植木為垛非徒累甎以為固壕之長舊於城廣十有五丈深十之一疏舊河為東城所藏廣為舊復開導之使折而南凡三百十有四丈入于湖閘之上又折而東出跨之為水門紅以曾樓扁曰壯觀凡南北之風帆浪舶均會于几席之下東西之波光野色皆淨于靜俎之間投箠之工終日之勝於是為最城之上為女墻以伺敵炮壘以蔽敵矢守禦之須歷具其大者樓櫓為屋至二百一十有四壕之上為橋以通水為橋以絕水凡守禦之須歷具其大者樓櫓為屋至二百一十有四壕之上為橋以通水為橋以絕水凡

皆可書城之役又其大者是烏可無紀而王君余交法曹余同年子也故述父老之意來請余其何辭或問肯曹余曰不然國朝置發運司歲運東南之米六百萬石以給京師之諸雜米本稱是此其地也上方掃清區宇還都舊京疏汴水注之淮以來東南之運則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豈直為目前計哉有志斯世者當知之侯

婺女征官題名記

國家以酒榷命官治備區宇夫酒狂藥利怨府道平其狂

而責之直冒其怨而奪之有二者均非得已然酒猶因
所欲皆之稅則強之耳奪之耳故官為尤難其治必宅
於閭閻必問於貴區塵聒目而不能視聲聒耳而不能
聽求壟斷而登之其術然也居是官者雖甚文雅不屑
世紛亦倥傯而無實見閭之度澳泊而無文字之娛至澤
之呼相似其居然也吾友趙君居父之在敎獨異於蓋
詮注東南大州而地非江海之滙錢穀雜得之貨人
染詩書之敎無以文書異之習居父又能嚴以杜其欺
而寬以惠其來故壟斷之術不施而稅入有裕治所自
故集撰王公裴在幕府時重建高其閒閣遊其庭宇望

焉可以環詩書亭焉可以羅尊俎清池可鑑名花采竹
可玩以嬉居父又以其餘力葺而新之日與其僚之賢
及里居之名勝杯焉故雖官守而得優游之益治而
有林泉之趣曰居能移人治信然矣既又與事顧陳曾
自有此州即有此官而一再代吏輒湮沒弗聞後之視
今猶如今之視昔可歎也乃裒前人名氏得數十姓
大書而下二十有一人書之石而屬予待來者居
父之意微矣然是猶為中人以下計耳若夫賢者所
居官理所去良愛然有歷千百年如一日者而予不書
何乎焉故予特為序其事乃秩大之有常俾勿墜治所之

日葺俾勿壞云居父名珪丙戌乙科進士寶慶丁亥
小至日記

吳義堂記

南城吳定夫來言其季父頴叔衣食之餘不自豐殖結
屋所居之旁命曰義堂朝夕於斯以教其子以為如何余曰夫義公理利私欲也公則合人已
為一私則爾汝分焉今子之叔父不私已之有以與
士之來者共之可不謂義乎抑余聞故默齋梅先生釋
孟子善推所為之言曰推者自近而推之猶之不為盈
科而進放乎四海焉苟不推必不行焉故之諸

父諸兄皆嘗受教于諸老先生其學以忠信孝弟為本
叔之治政舉扣所由來久切意焉近而推之遠自
親而推之疎宗族鄉閭之間必洪有以六尺其分者而足
而推之以及於斯世使三尺之童皆可不謂
義然不然猶之水焉防之而遏鄭激之而在止斯其為
義孰未矣頴叔去余二千里余無從知之定夫往還幾
月見其為義之勇如矢斯決而定夫之言非其矯也姑因定夫之
之為義審矣余言非其矯也姑因定夫之言而誦所聞
使歸為其鄉人之好義者道之實歷千百年如一日者而予不書

陽劉基記

淳安洪叔誼叔玉與余爲同年進士二君兄皆長余兒
事之後六年與叔誼同試士上饒又十有子年叔誼過
余漫塘上而叔玉不再會宜情有厚薄而叔誼言必稱
叔玉叔玉亦數從人寄聲故余與叔玉疏者跡也而情
則親去年夏叔誼子率祖書來知叔誼亡矣余哭之慟
猶幸叔玉之存異時或可扶老攜幼相從起四十
載慈悲[illegible]而叔玉子[illegible]叔誼亦已祈矣人悲
不自[illegible]
地千慈[illegible]山水之勝而便于家叔玉[illegible]之

盧以[illegible]志[illegible]遂而[illegible]楊祖悼先[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陰于
此要必有[illegible]之地乃爲[illegible]義
命曰[illegible]記於[illegible]推
于庠[illegible]次[illegible]之成吾知其入而[illegible]然如
也出而[illegible]然如有[illegible]聞也居[illegible]之必思心志[illegible]欲之
不忘如[illegible]其[illegible]右也而名不浮於實[illegible]抑余
聞孔門之論[illegible]曰父在觀其志父[illegible]其行夫[illegible]其
所欲爲而行者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上欲有以
於君下欲有以澤於民[illegible]欲有以[illegible]親揚祖兄弟[illegible]
之審矣其修之身行之家見之施[illegible]政言之而無不

信令之而無不從者行也得無有當率而行之者乎夫
如是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而如之爲義未矣揚祖兄弟
尚勉之哉實慶三年中秋前一日記

真州司法廳壁記

漢太守自言奉三尺律令從事今司法參軍則奉三尺
律令以與太守從事者得其人則政平訟理善人勸焉
淫人懼焉易則否其所繫豈[illegible]荷如哉而位乃在諸曹下一
[illegible]男子朝入吏部[illegible]注一[illegible]曹而來則如[illegible]然後
來居上法曹雖已[illegible]再更[illegible]任或襲者已圓轍脩首下之
何哉法者聖人所重而用法非聖人之得已惟法者聖

人所重故官必取於已試惟用法非聖人得已故位不
先於同列雖然此一說也抑有遺說焉且法曹所與繇
事合治者非刑曹錄事乎文其上非從[illegible]與守若貳爭
錄事多典右獄則廵刑曹均獄掾抱具獄而治之雖
急奚敢較法曹[illegible]獄之麗上于府從事與守若貳白未
也法曹則持之堅辨之力曰當是也乃已守若貳雖甚
敢奚能奪夫以一府之所是奚能勝法曹之所非一府
之所非奚能勝法曹之所是[illegible]之執張甚夫翁而
張天之道也獨法曹乎哉真爲州地稱[illegible]民享歲斷獄
視心州絕少故法曹事甚簡才者無以自見不才者可

以自免比年城日加闕地日加重事日加煩從事雖甚敢莫能勝則選法曹左右之友人趙用之宗鎜之英士林之秀以才辟置足以大其官而悵前乎此名氏不著乃稽故府得其人以下若干人將刊置壁間以某昔忝濫巾焉俾爲之序故爲力言是官所繫之重使來者知昔之位著爲不苟而不敢畢其官今之權任爲有加而不敢忘其事云紹定改元五月旦日記

梁縣學記

宣義郎王君邁之爲梁縣也離散者求集之強悍者撫柔之士之失伍而幸自新者招徠之流移之民安輯之場化爲室廬之聚爲耒耜之不可無若昔盛時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其朝夕之所講明者皆五典之叙于天四端之根於心六德六行之施諸日用者故平居則孝悌忠信和順輯睦有警則幼必思衛其長下必思衛其上其衆不約而同其令不肅而嚴蓋發於天理之自然本於人心之至公非由外鑠我也故衛靈公問陳孔子答以俎豆舉本以見末也魯人獻或首必於泮宮報本而反始也或者顧謂夫子爲不荅靈公之問魯頌爲溢美僖公之辭過矣梁於淮

止旅日密未幾元樂之場化爲室廬之聚爲耒耜之民安輯之流移之強悍者撫柔之士之失伍而幸自新者招徠之流移之民安輯之場化爲室廬之聚爲耒耜之不可無若昔盛時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其朝夕之所講明者皆五典之叙于天四端之根於心六德六行之施諸日用者故平居則孝悌忠信和順輯睦有警則幼必思衛其長下必思衛其上其衆不約而同其令不肅而嚴蓋發於天理之自然本於人心之至公非由外鑠我也故衛靈公問陳孔子答以俎豆舉本以見末也魯人獻或首必於泮宮報本而反始也或者顧謂夫子爲不荅靈公之問魯頌爲溢美僖公之辭過矣梁於淮

爲西道之衝外無廣谷大川之阻內無金城湯池之固所恃者善教之入人也深其里之秀民家之良子弟見善明用心剛推其所以事父兄長上之心皆可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云爾而比年以來邊陲一聞鼙鼓輒父子兄弟不相保豈惟其民之過哉學舍廢爲園蔬祭奠荒於挑達講肄無所命義不明長幼以情相與而情直則離上下以勢相臨而勢貧則散亦令之責也故君當戍役分糾之時不忘詩書之教財計赤立之日不憚士木之取日之良辰新厥序略倣古男邦之制使邑士日周旋其間求其所未知勉其所未能愚著之不可不加之意也故又貽書于屢墟叟曰願有述叟惟鄭校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甚言不修而國以亂詩人歌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甚言其教之不明而國之不可久也及子產不毀鄉校而鄭以理國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而終之以誰當通守朐山有勞未叙俾而來歸舉最于淮去此有日矣則繼其事非來者其與勉之哉君見有能究其事長之心事君推其所以衛鄉社之心衛

國挽天河而洗閩沿之穢是邑始君字浩翁九十人紹定初元十月望日漫塘劉
其記言

溧陽尉治題名記

官寺之壁有記紀其職也其左必列官之名氏紀其人也人稱其職則可否則寄之一舉目自得師焉記所由作也尉秦官也至于今不廢其職禁姦戢奸邑所繇以立也溧陽尉治龍石以紀前人名氏寔之文者故紫微舍人于湖張公也公文妙天下今尉陳君又以清吏端

也至陵屬邑五溧陽尉所統惡迹徼之隸視它邑獨倍蓰
巖公蒞紆湖波洁泚平野際天其地膴也地膴而遠於
府戍多負氣而喜鬬並不通正沒喪以為奴比君至
首束手孥訊其政明其令嚴其人公且清也君余友名
景開字仲思故相秀國陳公其高伯祖也記成之歲紹
定戊子秋九月也

宜興縣漏澤園記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然則為政之急孰為本在於使民
得其生歟然民生實難飢而無以食之則不能生飢而
無以救之則不能生奪其時使不得作則救死不贍而
又奚以生故不能使之相安飢無以生則不

所恃而不恐帶刀之俗革剽掠之風戢盜賊之威上
死刑浸少蓋民之安其教而樂其生如此用能推其餘
財餘力以及死者惟邦畿之地掌於周官掩骼之令述
於戴禮國朝嘗遍瘞墓國累聖重明如揭日月有民社
者所當欽承而宜與舊地特隘不足以宣上德又直
鄉校之前非所以崇文教君惕然曰是令之責敢不良
圖因謀之士民得地判爵之上山麓西薄於幹為宜問
諸實至此則將民故業將民絶而其隸禹民者昌有之
禹民絶而其婦於氏者捨以歸之通直觀於之捨觀之
受奚詳其苗胤之非法也故契要不立君不忍盡取據

所名叙凡八十有一盡歸之牧其論尚一百六十有三
君曰可矣乃發累朝詔書立門表道殊厥疆域而遠
廬壯觀以君守者左棲石亭舍鍾及碑合爲屋十有八
楹凡齋祠寢庖湢積貯之所與凡用器畢具而廣深
高下圓方巨細各適其宜又以負不能舉遠不能歸者
類祖浮屠法所由來久不可驟革亦隆其基弘其棟宇
以便之以守者不能自食復畱上田以贍上田歲計歲
收一百四十八石有奇次者視歲儉而罷其入以畀
計亦六十有三地舊錢稍之租山供薪芻之利皆足爲
經久計既成父老驚嗟以爲非吾大夫之賢不足及此

非吾大夫之才不足集此而吾大夫政成治最有時而
去此也是烏可無紀因介予友余君申拯來請予固聞
大夫之風而說之者故喜爲之書抑予謂君之所以惠
死者始難而終實易所以惠生者始易而終實難蓋死
者無知生者易動惟死者無知故爭多因陋人憚作
然已勞則佚已費則怠故終實易惟生者易動故終之
則寧威之則慵然已寧者或惴惴不自保已慵者躬
肘以伺之故終實難雖孔子曰君之莅政楊子雲曰爲政
日新大夫勉之予將屬書不一書而止大夫過在五牒
名迺於心字若愚今官朝散郎

吳門臺府之會事雖小必上聞理掾
不下達故相承以省事爲能掾舍頹圮不治更丙戌夏秋
風雨之變殆甚而吳興章君巽守宣城寄職守之未知遑恤乎
私乃相因宇而式法它日具壞者必葺闕者必補而
非法者必去使不幸而罹于罪者吏不奚其食飲
不愆其度因知君之愛我而非屬我欲安全我而非一
於斷棄我也辭皆以情曰吾情實然苑不憾上其獄于
臺若府臺尚亦曰據當是也吾何云既細大之獄不窕
而上下之情感若乃敦圖安而以祿舍不治告時令司
農卿林公介寔以憲節楹府書聞予曰子刑官也而吾
刑是司子宜甚官吾屬多矣敢勤子至于它人乎報
給緡錢千君即因地度宜市材鳩工顧廳治以前舊曹
可仍則仍之餘皆更造經始于丁亥中秋前一日而落
成于良月之末合爲屋二十有四楹合土石竹木瓦甓
釘灰工食之費過所給倍取諸俸料不以煩官其中之
翛然者曰清安堂堂之後爲齋曰蠲欽而其棄之翼然
者曰務平軒皆取昔人刑獄清平欽恤之意公其名訖
其實君之用心可知君以其成之難而慮來者意嘗

記

新淦縣社壇記

社正土德王穀民非土穀不生故社稷之祀周于郡邑
爲之壇樹之以其所宜木春而祈秋而報吏去來必告
壇之有改也而近世事不師古吏滋不仁甚者伐樹
水旱癘疫必禱帝與王成未之有改也而近世事不師
壇爲使不得達厥戚然報然君之不安孰有甚於國
之人也矧君與家人之安乎若然則夫子所謂義推所爲不外是矣
亥是心也國可治天下可平也獨理豫乎哉獨刑罰清
平乎哉君曰然當書子言鏡之石與來者共圖之君字

記

新淦縣社壇記

社正土德王穀民非土穀不生故社稷之祀周于郡邑
爲之壇樹之以其所宜木春而祈秋而報吏去來必告
壇之有改也而近世事不師古吏滋不仁甚者伐樹
水旱癘疫必禱帝與王成未之有改也而近世事不師
古吏滋不仁甚者伐樹之不安孰有甚於國之人也

之神云者以其神之能使是物也今也不于其神于其物名之爲物而具牲牷饗以鬼饗之得乎抑又有甚焉者夫祭法所謂有功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云者以其生有是功故死不忘其功曰農曰弃曰稷曰后土由此其選也今也生無其人而崇其祀史無所考而爲之辭則亦制所謂假于鬼神以疑衆者而可乎靈平者也夫惟其所感益多故其用志益分反而求其所謂社稷之祀其固善固宜吾友羅君季能父之爲新淦獨異是方其至之始門隘而車不得入屋敝而庸不得展以泣則四壇亞列而無別以地則四隣環堵而無餘曛狀曰神道貴幽而偪側若此可乎

旁皆民居獨其東方新除川謂錄事之別墅兩扉巴土郭聖與致曲錄事慨然曰吾其敢以一家之私貶令長之盛心即以野廣君始斥大其址甲固其垣對峙三壇以祀社稷示必有尊而列二壇于左以祀風雷燎爐之所齋祠之室鼎俎之器具春秋釋菜傳寓邑之義詔吏具以藏事精誠內發夕暈晝彰歲以大和物無疵厲民咸望之而慢易之心消敬畏之心存不俟單酢之陳而知普之非今之是也巫覡之妄與祀之足以致福也非賢令長孰開余君亦幸其事之集誠之孚而慮其理之暫明而終晦也故屬余以記余嘗

日湯塘畏劉其記

溧水縣鼓樓記

紹定庚寅溧水縣鼓樓成樓之量五架五十有二尺廣加二十有八尋減二十有二綽以餘屋而風雨不侵囂以兩廡而登降有地經始於歲之首訖工於九月既望以錢計八百萬有奇鼓以頒政令而觀聽聿新鼓以戒昏旦而蚤起君有節又棟宇之高明丹堊之炳煥使人望之而慢易之心消敬畏之心存不俟單酢之陳而知普之非今之是也巫覡之妄與祀之足以致福也非賢令長孰開余君亦幸其事之集誠之孚而慮其理之暫明而終晦也故屬余以記余嘗

惟大夫當世文人余辭爵不足進則請罷歸
遂良復以大夫書來白代更有期又閱月行矣予其無
辭余惟澡水自隋開皇置邑中間遷徙不時斷自我
宋開寶以下亦已垂三百年矣而是樓不作謂邑之
而不給於力歟則圃環其後堂峙其偏昔固有用其餘
力者矣請事之殷而執事之不問歟則從容觴詠流入
笻弦昔固有休其餘閒者矣而是樓不作何也人惟一
心心無二用故用之於公則公家之事雖耳目所不接
知無采爲用之於私則所急者燕閒之適耳遊觀之娛
耳於是樓何有哉且余於大夫無一日雅而閒其在太

學也寧遠遊處不敢以藝成而與衆偕并其在選調
也寧恪循考任不敢援它比而躐等希進捷句而爲
此來其志蓋若足尚者故其來也明足以察而下不欺
勤足以率而下不忘廉足以律人而下不敢谷其私錄
積守累以至於是問水之自則而之官知縣而民不
知問竹石毛羽與它物之自則而之官知縣而民
不病問財用之自則取之積累之盛如前所云而民不
擾則君之爲與今之從政者大有逕庭矣宜乎其能爲
人所不能爲而使數百年之隧道作始於今也昔孔子
之作春秋常事不書始事則書之邑之事孰大於是樓

者書其始以示來今
是邑之正堂將復君至未幾
記故不書若夫清霜飛曉發氣澄秋穫向天高一目千
里懸擲西望吳楚之爭游目左施感生之今僧居
駿先聖之遺蹟遐邇坦想遠王之餘風必有能接筆而賦
者余以謂大夫之作是樓也惟以備男邦之制非以爲
燕息游觀之地故不敢效左然得以散戚之文綴名樂
石與是樓俱傳顧不韙歟遂良曰然則書以畀

紹興府志卷之五十四　古蹟志　祠堂

新安汪侯以身兼刑獄兼治越先後莅新庭下車
知鄉方又謂古之學者必釋奠于其國之先師國無其
人則取諸它國示必有則也惟夫子聖之時者也
子孟軻所傳之道至河南程夫子之道著惟文公朱先生而
登程夫子之門而能得夫子之道著惟我靖卿先生而
先生實生朱子越其沒也百有餘年矣道學之盛如前所云而民不
及登程夫子之門而能得夫子之道著惟文公朱先生
而先生實建堂越其沒也百有餘年矣道學之盛如前所云而民不
越入非越之所嘗師歟而學僅有和靖祠卑陋不足以
揚厥則因厚序之新更爲堂而並祀之使士知取則焉
庸非師師之責歟因相地于西廡之外度材鳩工未幾

祠成肖二先生之像于前而列二先生與其師若友之
書于側使學者仰瞻像設而知所尊倘誦簡編而知所
兼非以養教得民者其孰能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越之士宜知所勉矣既成而權教授王君逐書來道
諸生之意俾余爲記余嘗爲記余宦游江湖之間每見
者和靖患學者問見之雜作讀之終不欲以言語示
人晚侍經筵所進語解一編寂寞之濱亦時繙繹與客且益
欽學者默識而心會文公出入經傳之遺言探賾詩書之微旨作從成書最後以論
孟中庸大學四書集道之大成合諸家之說擇焉惟恐
明因經傳之遺言探賾詩書之微旨作從成書最後以論

不精取衆說之善語焉惟恐不詳蓋欲學者日孳而道
存二先生之事不詳如此要其終而論則和靖之學似
曾子守約欲以施博文公之與似子貢所以反約
孔氏之門無曾子則室言汎而道不傳無子則微言
隱而道不明而二先生之在程門亦似之由是而言則
二先生之生實道統攸係人極之所以立人心之所以
未泯繫二先生是賴豈惟越人祠之將天下只祠之余故
喜爲之書以見天下之祠二先生自越始而越人之祠二
先生自汪侯始云侯名綱字仲宗紹定庚寅春分日記

平江司法廳修造記

平江法曹權廨在子城內或徇所便職弗稱焉以其
居之卑庳不可復則以權昔權尊隆者皆欲徹而新之卒憚其難弗果今法曲
踰年始鳩工庀材聳其前爲大門敞其中爲治事之庭
而榜其東曰雲舍發狄梁公語以名之凡祭祀賓客
日賦梅蓋徵何法曹事以致其慕賢之意而已若夫
爲吏舍若兩廡然它皆循其舊制而繩墨之嚴簿書之
寢廬湢之所謂莫敢易焉政之所興君之所勞可弗能
矣說以書來求記余與若素深知若非一
生趙昌父里中人其從昌父游久

日矣故其至郡即受知于太守於若
遇不同而皆正之入幕日淺在二候
而新之皆即合皆能撤弊廢
綰仕之三皆取記入幕之深欲
給上所予主張職所有載筆歸之私成詩語天地而無
愧者顧猶以爲公庭之辱乎仰章泉
之高以其好問靜公堂之在而惟定
交書尺中不及一拜庭下以徼浪乃今待以散散
之文自托於章泉之交幸矣敢以固陋辭抑余聞唐
人之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又曰無已太康職思其

外今法曹辟成其居亦已廉矣獨不可憑其職之君以
及於職之外乎律令法曹職也近世王官多以它用之
意所欲重吏不敢違之輕重所欲輕吏不敢違之蓋然
則持其平使勿偏非法曹所當思乎常平金穀法曹職
之外者而給納焉之郡河渠之郡河渠者馬有假而弗歸
者焉弗歸知上雨旁風之弗察天時一乖民命殆矣然則會之仗勿虧守之使勿失非法曹所當思乎
君曰吾之來也早夜以思之行無愆忘以迄于是于茲
矣雖然學言者砥也敢不受而鑒之石與來者去圖之
君名某今官某郎蓋甲戌進士云

子孫者父祖遺體之所傳也嫁娶者父祖遺體之所藏
也夫苟毋其貧賤厥惡鄙德而不幸有貧者焉則夫推其有餘以補其
父祖之心也而不給焉非父祖之所望於同爲子孫者歟夫智知其爲
遺體所藏也則夫善視而謹守之使勿敎不至不獨富
且貴者有是心也雖甚貧者亦有之而力有不給則夫
推其有餘以爲增益焉爲之計獨莊所當曰仕
貴乎吾邑北湖陳府君盍而得之君諱稽古字希榮
會祖且提刑而下及君之兄襄陽帥數世皆以儒夫家

能以勤儉自力敎兒非食有人所不若者歲脫生計益
裕咸宗族之不能憂恤墓之不保一日聚族出手書擬
良田以爲望　收其半之以贍族餘又悉以與其兄
而君幸其子白晉奉而行之姪孫輩亦信即
新監常州都商稅務孫婿從事郎新池州司理參軍
欽必時其敎必公其會計必當如是久而來者
不知府君之心或忘忽焉有不時經於矣而敎有
不公丑於鄉黨而會計有不當也俾嬰爲之記嬰常患

近世禮教不明人各自爲謀而壞固有幸宗族之貧且賤厥惡鄙德
之心是宗族之貧且賤厥惡鄙德所有以養成之也而不幸宗族之貧且賤者又往往
人者有恩分紅龍人白爲非已分所及而不顧
者亦有惡於邪說惰所有以養成之也報其
先而肉未及宗父祖之遺體已爲他人有矣何之
風寧不少悟故嬰爲之言所擬思以敎許凡一百四
十歲收米以石計凡一百二十云

今增縣爲置

金壇白陰宋置金山縣治初更爲

今名則以池北茅山取義云道家謂其地北受冊徒冊陽

東文選卷之二十三

慶尙道安東大都護府客舍重建記 李齊賢

安東古新羅之有題名所以使人瞻之在前懲其
于洮湖田多下濕夏秋積潦漫其上田十日不雨卽
涸故其民儉而勤邑雖郡爲最遠 聞走諸侯非
孔道故其民庶而少訟士大夫以其民之儉且勤而足
以相養也以其民之庶而少訟而足以相安也以其溪
可漁泉可釀酒列魚肥而足以相娛樂也又以其憑高
而望遠山出役於公隱囘鳥之外放舟而游紅葉泛艷
於青綸綠蓴之間哥以滌煩慮而暢幽懷也戚居之安
樂之不能去可不謂佳邑歟而前此置務方殷爲邑者
救過不暇又足以靡盬奸蠹人命所蟄而未能知都

慶邦賦所聚而支移莫考征推之地所以與市民交關
而庭戶閒然畫無人跡則他可想大夫陳君正用此時
來或戚之曰是不可爲大夫奮也曰是不可爲顧爲
之何如耳夫政事修則財用足豈有他道哉乃明會計
而財用之入於官者吏不得乾沒乃定推排而財用之
出於民者吏不得增緣人識其僞戶知其虛實而軍
興調遣則量由裒吏不得上下其手入用不擾而財下
以裕發者以興斂者以新而田之頒數六十萬之邑
爲清明官府民曰幸矣大夫曰未也裒士有學所以崇
聖化而不矜城閫當平有倉所以備朱兵而遺埃尙兼

吾豈忘之顧寓寺之有題名所以使人瞻之在前懲其
不恪而勉其不及而吾邑惟錄本堂閒歲久漫漶是於
治已之功有闕吾不可以後乃密而石於是而授簡于
邑民劉侔俾識其始甚嘉大夫之能且慮來者知前人
之可仰不知前事之可師知後此繼承之易不知厥初
振廢之難也故爲之書若夫學校之規模日甚當平之
棟宇聿新某老矣尙能從播紳先生後爲大夫賦之大
夫字曰若三山人其名與官自以序列于左紹定辛卯
中秋上澣日記

句容縣重建縣學記

卷二十三 六十五

奉議郎古括吳君淇來宰句容當軍事方殷軍須旁午
之時能內事拊摩以不失 聖天子愛養元元之心外
謹供億以不違賢方伯後靖邊方之寄既內外兩盡上
下交孚田里晏然絃歌有裕深惟觀民設教王政所先
化民成俗令長之事而是邑也厥田惟下厥賦中以下
田供中賦故其民勤共用儉惟勤惟儉不見異物而貶
焉故其俗最近古易以入德而謁望是邑者三茅之山峯
巒回環竹樹深密若君之勝而無岩崖谿谷之險
君子之所宜居相傳以爲秦之亂有民兄弟實居之若
武陵源然其居之安遂往而不反而誕者乘之以爲於

此畀仙馬使聞者退想至者企慕庶乎毋違東之志有
而歸候山之會眉時而復幸旦莫之則九醞之觴可
得而飲五百歲之桃可得而食鶴馭鸞驂可騰躍而上
也而理卒無是則始憑其誕憑其誕竊取而亟之歌曰
命名篇之意以名其山之隱君子以爲僊僊雖不可望
徼福者孚趨之以庶乎又生而延福者孚已所謂其誕之覺並玄傳已所謂其誕之
窘於說之窮也其誕之覺並玄傳已所謂其誕之
老聃之事肖土木像二名其居徼俗者爲老聃而以

其謙以自牧者爲夫子聃吾師孔子曰老聃吾師孔子問禮
也庶幾夫知敬吾夫子者必知敬其師知敬其師者必
知信其徒之說不知老聃以清淨大默爲誕者所
能師夫子既聖不君不臣不問僊以所嘗問爲師則問
官名於郯子問每事於大廟從夷狄之長駿奔走執豆
邊之人皆師乎故爲前之二說則白誣其山之隱君子
爲後之說則不惟厚誣吾夫子併與其所自以爲師之
老聃証之其誕可勝誅乎雖然是說者來西南北之
人非吾邑之人也後其以誕承誕以愚言愚而吾邑之
俗近古而易以入德者自若也然則興學以道之以正

人心息邪說閒先聖之道非賢令長事乎君於是檢舊
貲之浮計學廩之羨益之以邑人之願助而材之美取
工之良治日之吉撤舊學一新之戟陛鑾嚴儼王者之
制堂廡廊脩放侯丰之規度焉其誕憑其誕竊取而亟之歌曰
所尊校文有廳講業有齋而士知所勉下至庖湢皆貯
之所僕隸之舍各稱其宜總之爲屋六十而贏之衰丈
者百經始於紹定庚寅舉於次之明閏十有六月乃成計
木以石厥費凡四百有五十錢以緡凡三千八百有四
十工以日凡萬有一千二百公不告匱蓋以均節有道
私不告勞蓋以勞來有方既成屬余記其事余惟君之

此舉所關者大不但爲子矜城闕而已乃緒次館禾君
復以書來言古之學者心至而手書以指之子盍爲我申
明明德余故以明德名堂而手書以指之子盍爲我申
言其義其惟明德在人天所均賦而學以明之自致知
始夫爲致其知矣則是非明辨而異端可得戢乎知至
而後意誠心正則無妄念無邪思而馮虛御風等說可
得入乎由是而身脩則視聽言動不由禮安有自放
於物而法之外由是而家齊則家人父子各盡其道安有
自絕於倫類之間又由是而推之以治國平天下則其
舜禹湯文武所以爲堯周孔所以爲舜其德友是前周穆秦

所以爲老成而不可救藥也君曰然此固吾黨之士不
待告而知者雖然是道也豈吾黨所得私哉當刻之石
以正誕者之罪爲禹忠者破云

二十三都義莊記

義役之利力出於衆而不偏敝於一家事定於豫而不
勞費於一日又擾不在官而吏無所容其私故役至而
人不爭役可募入而已不專任其責役久而人不病
訟以息禮遜以興茲豈非法之良民之善歟然方事
之初不公則不足以服人不覺則不足以得遠若吾邑
二十三都之爭庶乎兩盡是道者歟初都之蔣氏兄弟

曰拱曰雄飛與其姪曰一維文顯曉民松年及同都鄒
氏曰祖禹森公輔趙氏曰立政立民立定陳氏曰用
唐氏曰用成元亮高氏曰山梁察表公明謀以謂吾曹之
生理雖未至甚裕而都之人莫先焉繼自今役日頻事
亦日難爲謀之長莫如義役而不公則不足以服人故
捨田各稱其力而不敢有不及又以爲不覺則不足以
傳遠故計貴必公其籲而常惰之使有餘惟其不敢有
不及故人雖多言莫能議其後雖不稔不須變者、必能議公而諸者又以爲積貯無
所則事體久敝不可稽數無勞則陳腐相因用或

振藝故當一都之會員地以爲基結屋以爲經緯以牆
垣固其扃鐍使出納惟謹而數易以稽歲取其贏以貢
公田公田有贏則斂盡歸田之出於私家者更有餘則
將用近世宋文公之制別之爲社倉春散秋斂以惠其
都之人其歛之也稍加息焉以爲計終也小民均其
藝一舉而成大利二始也上戶自爲計終也資社倉以基終也資社倉以惠而
利始也賴義役之舊而社倉以基終也資社倉以惠而
義役以固豈非一舉而兩善矣又盡善歟經成屬余爲記
之始末余嘗竊聞之故不得辭役之成實實繫於戊十
一月旦旺之成實紹定已丑四月既望凡諸家始出之

漫塘劉先生記

石氏靜山堂記

泉以廉名廉非泉之實過之者廉也溪以憲名憲非溪
之實居之者憂也石子名其所居九峯之麓曰靜山而
求記於余問山之所以名石子曰靜固山之實也而動
者人之常山固靜矣而人居是山者不能以常靜則名
固非山之所有也者吾之生平談理注大下凡
通邑大邦必識其豪傑門過名山大川必察其風
宜物產之異益其地之險易俗之厚薄其志益將有爲

也及夫年運而往靜觀時事變遷設知夫天地大化
固非綿力薄才所能任造化真機亦 意小知所能
識以筆遑撞鍾以蠡測海譬為無益故浩然而歸收其壯
志飲其英氣逍遥乎茲山以與造物者游此固靜之實
也以我之散合彼之役之靜孔子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靜
其庶乎余固若山而安乎山則厭矣而子豈
一於靜者靜極復動川子雖身若是山而是心已馳馳
於八極之表是山也將與世之欺世盜名者不異或逐
不顧其初翻然而去則慙恧不但猿鶴怨
茲山之褻亦為之汗顏矣子以為如何石子曰噫子言

過矣吾將寄子言於壁以終求所以不負茲山則書以
贈

金壇縣公廳壁記

丞以貳其長自省刑寺監暨郡邑率然繇趙君金壇之來金壇
以位偪為嫌以涉望已位為常視其長之得失色之治
不皆若已無與焉者豈非以居輔佐之名雍雍有定而斛斗更易
有取於吟哦自適而然歟余竊竦立之為人益寄懷事
外而虛言以為歟者文公之記抑有說焉不然則為之
解嘲云爾而來者不察謂為職之宜然則然與夫食
焉而怠其事文公方述王承福之言以為官守者戒而
文述斯立之語以開之其然歟趙君金壇之來金壇世
固非綿力薄才所能任造化真機亦 意小知所能
識以筆遑撞鍾以蠡測海譬為無益故浩然而歸收其壯
志飲其英氣逍遥乎茲山以與造物者游此固靜之實
也以我之散合彼之役之靜孔子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靜
其庶乎余固若山而安乎山則厭矣而子豈
一於靜者靜極復動川子雖身若是山而是心已馳馳
於八極之表是山也將與世之欺世盜名者不異或逐
不顧其初翻然而去則慙恧不但猿鶴怨
茲山之褻亦為之汗顏矣子以為如何石子曰噫子言

過矣吾將寄子言於壁以終求所以不負茲山則書以
贈

金壇縣公廳壁記

丞以貳其長自省刑寺監暨郡邑率然繇趙君金壇之來金壇
以位偪為嫌以涉望已位為常視其長之得失色之治
不皆若已無與焉者豈非以居輔佐之名雍雍有定而斛斗更易
有取於吟哦自適而然歟余竊竦立之為人益寄懷事
外而虛言以為歟者文公之記抑有說焉不然則為之
解嘲云爾而來者不察謂為職之宜然則然與夫食
焉而怠其事文公方述王承福之言以為官守者戒而
文述斯立之語以開之其然歟趙君金壇之來金壇

遷而民間輸送一碩常歲殆不止獲三斗八升之利
千里它生歡呼起舞頌而谷薛請于郡民劉其馬書其
事于石以無忘公之德其嘗痛世之論謂官民不兩
利苟利於官民必受弊何以支由吾郡言
之則凡倉廒耗折之
縣者無一損於舊而民間之受其如此謂官民為不兩
利得乎特患為民上者明不足以有察五傳曰公生明
惟至公則明足以察
位省門乾忽佳祈兵
公得之公諱大倫今以治最擢

池因人姓姓以人傳記

丁橋大雷觀記

卷二十三 七十三

池因人姓姓以人傳於山旌陽君子之居吕城者故特
軍之績況姓不徒傳而地里有適相符者乎丹陽縣東
南六十里跨小溪為橋而姓以丁吳郡其所自始橋東
南望家最繁欤問之上人曰吾里今盛丁仙之故里也丁其姓
問之上人曰吾里今盛丁仙之故里也丁其姓
所化以飛家最繁然者其所以然世也實之東來
東華秉柱所題信其
故人煙非何不然今盛
學仙家繁
東遠雖申仙馭風乘雲往來倏忽平不應邊陽女許疑

其事足以行遠者歟王氏自烏衣故家譜牒猶存又起於
場屋為儒林郎石城縣丞而卒有子介卿垂世振芳聲
懦不自立王氏大懼身沒之後增墓不保乃傾平生蓄積之
贏建庵以居守者又買田二十畝以贍之且慮莊氏王
氏之子孫後各視為己私介其子增僧浸塗壞書之石
以見是田也非王氏所獨為莊氏之設也嗚呼孝哉介而子哉
二氏子孫不得拆而增益之庶乎其可守也歟予重九前二
事可謂遠也矣其志亦可哀也

竹磵記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竹有何好而人愛之竹心
虛虛則不窒竹幹直直則不撓竹節堅堅則不折挺然
而無所附麗則有特操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有常
化宜人知愛之而於磵谷之間者為尤勝蓋其猗猗而
上者若振衣千仞岡其蓊鬱而下者如俯百丈流或
風度秋籟鏗然如鳴球或雨過春容森然如搏拊
琴瑟誠幽人勝士欲捨而居之而不得者消相與雲夫
自然所居乘得之故以自號而求記於余聞者笑曰雲
夫飄然一身客游數千里隨寓而竹固無有磵亦安

在予之為記大似賦予虛鳥有雲夫得記又似於青錦
囊中添一長物竟亦何益雲夫曰不然吾藉杯酒以揖
江山之勝托聲詩以發天地之藏遇酒輒飲飲而醉醉
而吟短章大篇或不足以盡情則曳杖而游憑高而望
於乎閒乎幸書為我為記余曰唯則書以贈俾揭之
隨行以張其氣且以慰其懷土之思云

白雲精舍記

羅季能既葬其親因營蒙谷舍今歲

主之恩頗知學道道遊山澤間暫過舍旁憩欣然忘
返季能既出家而仕恩復得異景於所居之介結室三
間棟宇高明面勢弘敞一簷縱長為鵝立處前有梯塘之
水寬漫其下水光山色上下澄鮮遠來獻狀
思居而樂之使請名于季能父書來屬余且曰
蓋有以慰罔極之思余謂物之在山莫如雲舒卷無
心似有道者亦莫知變幻名曰白雲精舍而
白雲孤飛大行之林晉鼂感之吾親舍下維
以解曰
忘事

…平陵元朝議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君大年奉詔以
…直敷文閣提點浙東刑獄行縣至越之諸暨問政之否
…臧而邑之人誦吾縣事承議郎薛君典之聲不容口以
…爲自君之來追胥不入鄉科罰不及民獄無滯囚亦無
…濫繫使者既慮囚至獄訂所聞益信惟獄空承久之
…既歸參吏問違憲以來孰能若是之當愛者幾何曰八百緡
…時公已馬祠得請治裝行留不少新行縣至暨之薛
…君既嘉與邑人共拜賢使者之賜深惟士本之役所關

…者衆或徇吏而屬之吏必有並緣爲姦者縱得僅事而
…孤贇使者之知柰何即書其罪吏得士之賢者分委之
…使凡所市各以其土之有而所酬一以其時之直閱其
…地使寬而明培其基使高且固庶以石而水不能嚙
…以牆而人不能踰折而爲牖爲勘廳峙而爲庫者四表
…舍覆地以板使塵溫不至飾床以漆使蚤蝨不假其
…爲慮甚周其爲計甚遠先期詒書使余紀其成余於牛
…君有研席之舊於薛君亦薄有連其將何辭而以病故
…因仍不果暨薛君書再至知爲乾絕　竟而君之兒陛

…永日矣余捧書泣具答牛君既得請奉祠而汲汲捐金
…以畀成賢大夫之美薛君已蓋館有日而奉檄求記以
…無忘賢使者之知二事皆世所罕余顧以病不能及薛
…君之存大書以警頑俗余嘗有姑述其畧以授薛君
…之弟厥緩昔人掛劒之義至君字降婁石埭人其年
…進士薛君字其號焉今其牛進士薛君典之賢
…端平乙未秋八月既望

平江府虎丘山寺陸記

…祕書少監兼侍講兼權禮部事沂西程俱敘之
…宜而水旱有備究旱潦之理而公私有裕又有受輸之

…平而輸若訖由義後之勤而後事安民田旱無
…留事一日領客登虎丘致敬于先正和靖先生尹公惇
…祠下慨然有懷以爲方紹興五六年間中原之南土
…未寧內之所急著帷幄決勝之謀外之經營攻取之
…侮之士先生獨然一老漂泊蜀中猶見隗之飛於江湖
…何其壯而我之閒暇而一閩侍臣之樂求之惟恐其及慮
…其出之難餘寓詞見禮以書
…至加禮以勸行余遽辭使歸迎於吳門中途
…門未入而引之經筵講論開陳之禁從禮貌之隆
…寔絕當代我　高宗之意表章益篤載三老歸而周旭四

皓來而漢定天命人心之去留固有非知力所能與者異時經筵密勿恭惠爭危微精一之旨既有以繪堯舜禹湯文武六七聖人之傳緝熙聖明之學又有以啓我 宋 聖子 神孫億萬斯年之式皇孚休哉初先生退自經筵來館於此猶扵此嘉定中郡守陳君始因郡人黃士毅等請即三畏齋之舊繪像建祠君以為貌像之有敝徒足以興刑之仰而佩矜之益遠寧能無城闕之嗟擬十倍累之襲暑倣先祠四書院之制並祠梁堂以合學者冑田收穀以

共人謂其書必求其言事方擬與知府萬有真寧張君嗣古提點刑獄前使者淡儀趾右汝楫後使者南豐曾君撰秀從使者後之且各拍資以功由是材不斬直工不斬倫未訖而成不逭于素纔百今朋舊日益尸祝日浦有學聚問辯之益無狀陋寡聞之酸斯文未喪於此有觀焉余以記余方屑兵人述於佛而不知友以為曹君此舉上而光昭我 高宗皇帝聖德之大下而迪續我和靖先生道統之傳而所以美教化移風俗稱其為郡使者又於是乎在故不辭而為之書君諱幽今官朝奉郎余為漫塘劉其時端平乙未八月

題跋

書印紙後

余性疎拙初注官時鋪吏授一卷書曰謹視之是吏部印紙仕之久遷官之初過將於是乎考余曰唯既棄官始不加愛重士之始仕與仕而再謁選者須保官入幣保官之批印紙多新不與以余之新拘視之也因去自相鄰以爲保或累月不歸或非且言萬有一不實諉曰不知可乎余是其言因索歸書都歸習與其事以余爲非矣行尾以附後者特嘉定辛巳

立夏日暑矣病谷在牀相介然獨坐無客物堂智淩而慮不周才疎而用則曠不可七吟共堪將見一不成萬有餘喪故倪而歸超然自放衣敝袍可無三褫之辱飯蔬食何取八珍之餉隱几覺來杖策獨往或從田家元益之飲或和漁父滄浪之唱顧盼而花鳥呈佳言笑而川谷傳響君迷日月從容天壤道途備冊而去者詰之曰子非霸越之人歟陶天下中須子致富宜去母亂吾樂遇藍輿而來者捨之曰居非不肯見督郵者歟宜亟歸有要予路者轉得錢送酒家固不若高臥北窗下之上也

政三朝賜薛齋倪尚書宸

臣於此卷見孝宗皇帝聖德之焉掌臣同時進擬學士七人而六人在朝儲才之盛也於七人之中罷任院公而文章氣節皆可與日月爭光宗皇帝之舅以才受封非恃內禪不收錄抑近戚重名器也詩曰豈水有芭武王豈不仕詔厥孫謀以燕子我孝宗皇帝有焉嗚呼聖

光宗宸翰

光宗皇帝受禪凡一話言一墨指必視太母慈預可寧

卷二十四

皇慈訓觀其以倪公草伯圭制為恨寄奎之意以緩吳璘除郎為奏而宮之心故驟白麻修擢殆禁從他可想見冀時小徵常度嘉疾病則亂貴賤所同而近臣無如韓魏公者小臣辱賜第龍飛之初嘗瞻日月之末光書

題陳少陽畫像後

陳公以布衣扣閽恨不手鋤姦佞今雖死垂紳正笏生氣凜凜蓋俟盡少避孔心不戚戚段心耐無忘時

石林葉君峴宰全壇之閒年始刻嘉定戊辰戊寅加封靈濟廟加封詰碑

靈濟廟神孚惠靈佑王之誥于石既而父老相與言今戊辰之封王啓於前大夫趙君師異迄今十有八年矣戊寅之衍徽號初四月所以奉上命而昭神休今之文字尤當謹見者復玩易之其非所以恭上命而昭神休今之文字尤當謹見者復玩易之其非所以恭上命而昭神休今之文

羊于令閱令數矣而詰命稽藏案者弗之見邂逅始獨能心賞於衿笥之餘奮然為之不共佳于而姓氏不列無以昭方來則為表有闕因合辭來請窃惟大夫一人仕民其列是石也而豈徒哉夫昔之戚旱而祷祷而應高上之以錫命爾神者既如此則今之戚當如之何夫下田莆種而高者乾近溪可灌而遠者涸守令之望于爾神牺用日也狀則仰空一吁使風雲會合雷雹皆至一雨霑心百穀用成神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語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於大夫亦云

大夫宇某令官奉議郎寶慶改元六月朔邑人劉某書

跋羅樞密帖

前史有言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乃無所不為今觀摳衣羅公所薦八士皆極天下選又皆同時在朝蓋幾於空國而無小人矣可不謂盛歟然物盛則衰君子於此固深憂也

跋倪尚書思遺奏

范忠宣公疾革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子平正以公口占皆朝廷大事慮有後患卽以其本繳申頴昌府後果有疑遺表非公意者竟賴頴昌本以免然則尚書倪公臨終必自草奏豈惟見其精識不亂其為國家慮深矣

跋丘忠定奏與鄭侍法明劄集

故樞密丘忠定公以盛年及倫甦以直道結人主以臺省第一流人物持節近甸其風采如太阿出匣宜其眼高四海氣蓋一世睨視同列無足當其意而其賓主之間更唱迭和意味乃爾足以占丘公之所存且知鄭君之得此非苟然者

跋晦菴二大字

半山謝公墩詩云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晦菴先生爾故鄭君之室曰陶窓二公兔文千載之上

故先生有云倘九原可作某人必不作半山語邂逅神
游白間一笑第未知誰為賓主耳

跋孟侍郎獻詩

歲辛未八月四日子孟二卿守黎賦前詩有暴逢學舍又
秋丁之句丁丑仲秋其從弟能父袖此詩過余於漫塘
時丁祭甫再宿計其日實貳卿賦詩之日也相距整七
年而貳卿既棄矣卜詩云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覽
之浩歎孟侯亡戚之加方和此詩時蓋年踰耳順矣猶
拳拳師友之誼則此意孟侯不忘矣

跋楊文公畫李義山詩刻後

文公書本李義山詩數十篇當時多向如此與坡公諸
賢喜書杜少陵詩不異韓退之曰春秋謹嚴左氏浮誇
杜元凱好左氏大旨浮誇者覓此當得之

跋楊文公書遺教經

文公晚悟佛理此經乃佛末後語意甚喜此必公毋沒
之年按公之沒年僅四十有七則無論成士也鳴呼
豈不自知其當然者耶

跋呂子約大沂與羅樞密書

觀呂子約大沂與樞公書知二公之所以相求者如此

其論異乎人之求之與

書周露齋手集後

僕未冠遊鄉校以諸生謁故學正宋公見其高談雄辯
博學強記退而曰吾猶及見古人也方將修弟子
禮會公與職教者弗合去後二年僕始得率向志師事
今吳興郡博士陳公東之視宋其學識所到吾弟敬以
淺深論而記問殆過之扣二公淵源所自皆曰故書雖
周公孚吾師友也今亡矣而遺文猶在子取而讀之其
有合乎僕時困舉子業謝未遑文數年僕去場屋宋公
客死西州而陳亦官旁郡時雖記二公語而遽忘文不

可見又十有三年始於里中周公卿處見所謄鈔刀編
者詩律嚴整且字字有來歷有杜少陵黃山谷之風擬
驗二篇亦膺乃俛然有慄二公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

書碧嵓詩集後

唐詩人如戴叔倫權德輿張佑許渾輩多居吾鄉本朝
南郭先生陳公後湖先生蘇公近世紫薇舍人蔡公棟
寺亞卿譚公皆以詩顯宦徽與蔡家居從其游者甚
後湖貝交知於蘇文忠公後湖歿聘家屢知於王文公
衆如兆湖之陳煙霏之丁父子伯仲皆相與游策杖弄

朝和旅月久益不知幾來往公諱序字彥育於泥湖為
最知名初以詩受知於向鄉林鄉林以冠兼公家孫女
歸之會鄉林入覲高廟問中原故家悵兼公之無後鄉
林以一女漂流為士人陳某之妻對高廟惻然即命官
之命既下鄉林為製冠寢遣不併勑命致之其家公始
知而拜賜當時以為盛事後立朝為勑令所刑定官改
秩參書保掌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而卒年來詩社久廢
山川寂寞後生束於科舉不復為詩間有切切從事其
間者父兄師友率尤之以為用意不專前輩風雅盡矣
夫詩本於志而發於情有人焉志有所之而不得伸情

有所感而不得發凡胷中之是非好惡皆不得恭白則
聲噫人耳嗢噎啞人耳勉而為文必齷齪煩惱何望其
發天地之藏幹神明之蘊盡萬物之情也哉余嘗以是
隘今之為士者會公之孫俾書集後因併道余所欲言
者公家有廬在茅山之麓名碧嵓故號碧嵓居士集

書石湖詩卷後

余與蜀李季允同為紹熙庚戌進士慶元間李名由校
書郎還蜀舟未具小蜀儀眞令時為郡掾與日不會因
問近時南士帥蜀誰賢季允以范石湖對余疑焉細問
之季允言蜀之俗大抵好文其後生往往知敬先達先
達之所是亦是之范公以文鳴其毫端之珠玉紙上一
雲煙蜀士大夫爭寶之又其為政平易近民有隱必
伸有謁必獲故其教易成其政不嚴而治余聞而私識
之今觀江君越良所藏春日田園雜興詩卷其句律清
新字畫遒勁又孰智田家景物益信季允之言不妄

書沈少白詩藁後

詩貴乎工然非身更此境不能為此語杜子美久於羈
旅故語多淒切韓退之浮沈宦塗故語多嚴整陶元亮
志在田園故語多閑曠必熟此三者乃知黃川沈夫子

詩律之工

書李君梅花衲後

閩人李君寄示梅花衲余讀之如讀桃源記遐想武陵
漁人誤入桃源但見深紅淺紅後先相映雖有奇花異
竹間厠其間莫能辨其孰彼孰此也紹熙閒余尉江寧
子魚伯理者實余鄉人年七十餘客授方山觀示余梅
花句百首其所取上及晉宋下及蘇門諸君子雖句
攻而意或牽強如兩服兩驂用生馬駒實盡御者
力終難安貼今李君所取不爾雖雅俗不同然皆用可喜也況後視
之書為

書左李端手度閒雅被服褒博法古誼賢冠製中從一二
羽衣躡遊山寢上下巖谷出入煙雲間僅八九日盡得
三茅之勝哦而為詩筆而為志詩清而腴志微而顯滿
興寄山俱傳盛長盛昔韓昌黎賦南山詩極其形容
筆力殆過乎虛上林而論者謂曾不若杜少陵北征詩
為有補於世今觀是卷之詩寫之語誼以見
跡凌誕設則詞翰雖工不足以垂世申許天祝記池中
小蟲之形狀以見物非靈異則寵光難久不足以感人
末言虞劉張三人之進以見此書之遇否幸不幸非

書倪江劉君詩後

真有聞於斯道之君子其有功於世教弘矣詩行乎
書悼敬仲詩卷後
文章所以發天地鬼神之秘寫風雷雨雪霜露
暑晦明之變使人物魚鳥獸無所遁其情山川泉石
草木不得私其英華能必其氣之清也故物不得而
汩之必其氣之和且壹也故物不得而撓之必其氣之
平也故物不得而激之必其氣之果決也故物不
得而沮之沮之則昏撓之則亂激之則厲汩之則止猶
之半山之木雖日夜之所息萌蘖生焉牛羊又從而
者謂之章以氣為主孟杜子美非能見武則杜曲

一田舍翁李太白非能以視高力士則長安市上一狂
人耳那能光燄萬丈與日月相為常久哉雖然此可與
老成長者道難與後生輕薄子說恐慶慶人前更使
得往易病柳塘渾故仲其老成長者鄭子丞昇姪又得
其詩文一編田讀之未識其人而其清明剛大之氣已
勃勃然一於文字間惜其仕於時而有未仲故猶足
自任宇更欲其振衣千仞濯足萬里流使世之學作
角勝於簡墨場中者見之若小蟲之形狀以見物非靈異則寵光難久不足以感人
與朋友走耳敬仲以為何如

書倪江劉君詩後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由是而言詩以述志志外無
詩而近世作者求工於鍛鍊用力於模倣往往句愈工
而志愈穴句愈似而志愈非如曹西士所製修江劉君
之詩者淡然無哆而思之未嘗不悠悠有得其麽乎

書鍼窠藏舸記後

漫漫翠以一葉舟為生歷戊午舟舸掌者逆月秋
水候至欲棹舟以去猶江湖而舟滿矣嘉久不運用之
故委敗之草亟補苴之因嬰敝舸安居十年
而能使不漏因語叔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無人
渡而舟橫野水滿而不漏勿息可也今江天海晚歸人

爭喚渡勿問可乎叔向曰然吾當歸而求之幸而不漏猶當增葬焉況長風而破巨浪乎曰唯我識其語卷尾

書明秀軒米元暉詩後

李太白游蘄之黃梅喜詩烏牙山曰夜宿烏牙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白津峥嶸超趄千古中名孫肖以正字之蓋深於易者其孫子正雖非所識鄉評如前不忝厥祖矣口占二十八字書于後卷舊聞呂氏一千中十五名孫見此翁說與雲仍須會取是中分付略相同

書陳尼治安策後

竊觀永嘉陳君修上十事如救饑參苓之已疾雖不若留養之悅口約繩之奪目暝眩藥之速效猶俗而用之可以活民生之疾苦恨不得如元結筆為邦伯使萬物吐氣普觀此益信君所陳第三四條為知言且知君必能以其所以告君者告邦伯吾邦幸甚

書衡州江氏小山記碑陰

始余讀韓昌黎衡州徐偃王廟碑嘆曰徐氏王朝數百年之間而守土者相望皆能本其祖之榮顯以致其慶可不謂盛乎一日過新句容

書秦氏名孫詩軸後

陽以五為得中以陰居二陽居五為得正居得其中則大本立矣而正以出之其若之時中乎奏隱君以中名孫首以正字之蓋深於易者其孫子正雖非所識鄉評如前不忝厥祖矣口占二十八字書于後卷舊聞呂氏一千中十五名孫見此翁說與雲仍須會取是中分付略相同

書陳尼治安策後

竊觀永嘉陳君修上十事如救饑參苓之已疾雖不若留養之悅口約繩之奪目暝眩藥之速效猶俗而用之可以活民生之疾苦恨不得如元結筆為邦伯使萬物吐氣普觀此益信君所陳第三四條為知言且知君必能以其所以告君者告邦伯吾邦幸甚

書衡州江氏小山記碑陰

始余讀韓昌黎衡州徐偃王廟碑嘆曰徐氏王朝數百年之間而守土者相望皆能本其祖之榮顯以致其慶可不謂盛乎一日過新句容

見其出衢州小山祖墓記乃喟然曰衢固有盛哉耶仁徐皆衢之望余弟耿以經重論然爾貌之存固若丘龍之如故凡徐氏佩太守章而來者皆曰祖廟固不若江氏所傳之遠也江氏世裔之盛已詳於太親所記茲不復登載淳熙中天子慮士大夫風俗頹靡擢直臣以掌風憲閒衆正杜群枉天下稱之實江氏之裔孫公亮字元弼肅而見有父風江氏之大益未可量句容以墓近開元縣治暇易溧且大觀之碑已仆後或不可攷復命固短墓舊記而復刊之以余與同寓里俾書于碑之陰会

水心葉先生之文如聞谷泉掬之俞溪慈湖楊先生之字如節制兵符印而不亂是誌也水心經年方脫稿慈湖見即落筆則肖父所以得此於二先生必有滿矣記曰幸哉有子如此僕於肖父之先君子亦云

題張端表肖齋聲軒

故湖山堂張先生喜讀書儲書之富 丁吾里延太學名士與其子游傾家貲不計家以是貧子祓承厥志皆以喜起家長之字曰端表調合山薄萃所得書藏修其間下帷名余名之肖齋又於所居之東偏為室

三福日與二季游焉余名之聲軒二字本于書若詩者可自得之齋言遂軒言明也夫處鮑肆而臭入蘭室而香物理固然繼自今端表座中客吾知其必孝友人也不愧其親而無間言於兄弟者也不然於我心獨無戚戚然者乎故併書所以命名之意俾揭于壁右

跋聽雨圖

蔡天啓中書集中有跋畫一段云余官京師十五年日有數澤之思仰得尺素作平崗老木以其餘地授伯時請加遠水踏鴈以扁舟載漢因題詩其左曰鴻鴈歸時水拍天平崗老木尚寒煙付君餘地安漁艇乞我春

江聽雨眠伯時雅欲能竟他日泛舟取去以可今戲即取筆點染如詩明年冬余補常倅歸過彭舟壁間見頗有佳思初夏泛小舟至村舍歸浙珥潰河至十八里店遇雨伯橫塘埭下閉篷以逢中夜分不寐聞鴈聲因記叢時復作絕句云平野風煙入憂思殷勤作書更題詩扁舟臥聽橫塘雨恰值江南歸鴈時自作詩畫至今六年而兄踐之余聽蕩之可樂悼歲月之不留於是悵然者其久舟過丹陽宿北山僧舍因書以遺令戲且寄兄舟以踐前盡云李伯時風流文雅無所不臻其於畫尤工令戲宗枝之秀若舟王氏渙之

論容伴從皆一時見推於蘇門者余里中友王君光文
老舟曾孫其家收古書畫甚多竊意察天啓所題畫軸
猶為家寶故書其事遺之亦綴小詩云我是江南把釣
翁樓塘埭下幾經從開編喜見詩中畫太息難追物外
蹤

書鄉人公劄後

強民買田宅非謂相國之本心無地起樓臺乃寇萊公
之盛事若時名德前修來官起場屋者幾年獎扶
搖者萬里深識細民之情偽獨推大手之文章狀日報
上天衢論功居首若大手作霖雨有濟傾心胡為幸此

二千畝之田而乃富夫數十家之怨其實高者多在磽
确或為馬鬣之封下者全仰隄防常憂蟻穴之潰積年
之工費財傾衆戶之數安亦明矣當萬曆告成之時而
為一網打盡之計豈老閻門而涕泣丁男當道而啼呼
果使聞而知之夫豈忍而為此加以憲臺監史使府定
官比年之文書不用而啟以速年衆口之咩號不聞而
決於一口凡犬牙之相入皆虎視而欲吞蚤子追隨聚
蚋號嘷里胥供億維大亦空更問耳目之官相為蓄縮
之勢左輔右弼方將藉上公之西陌東阡更欲相連
於別墅稽哉群小誤此

書鷹足之書悵無從達尸

鼠輩於市盡自為謀堂惟洗污俗於一朝亦可激
於萬代

書慕曹倩秀興建平尉兄書後

遂曹官之卑晚科人所易而如此非吾兄之賢何以受知非真公之賢驅馳原隰周
爰咨詢何以知之展卷令人三歎

書真西山漕江東日與建平尉兄往復教荒曆
後

鼓伯牙琴知音實稀運匠石斤郢質謂誰世雖相求而
亏相違嗚呼泰靖身老官微堂堂真公位高聽卑惻怛
隨使彼疲瘵皆飽而嬉一卷之書子孫寶之豈曰私藏
百世之規

跋湯侍郎東野勤王錄

少師湯公能識范公家於鄞族中從史上變以亂萌
於倉卒之頃詭寇警救以慰一時倖利之人而嘗不虧
於臣節使十萬勤王之師直造而不詘非其見大義昭然
如日月之明臨大節屹然如山嶽之峙處大事恢恢然
如匠石之斤庖丁之刀刀游於餘地疇克爾世降才難讀

鷹足之書悵無從達尸

其家所收記錄諸書令人浩歎紹定癸巳陽復午日
鄉後進劉某謹書于少師五世孫峒所示勤王錄之末

題予軒扁

予觀世間貴者役於利貧賤者迫於饑寒
鮮有自得者予家年來屢可絕風雨可給犬豚苦仕
矣無戶役稅賞享奚無繼黃坐現[illegible]子讀
親朋至有酒可飲夏之又裘冬之又爐豈吾亡者徵福不幾於厚
詩聊復得此生取以名予軒云

書徐君家門後

先正司馬溫公用古禮居喪之法中當時

士大夫化之者僅數家徐君曰伯恭雖未用行古禮而以
古喪禮行之衣其不見是於流俗亦十大概之不當
用固非一端今姑據其近而易見者為之夫人
以家之不足而乞救於人必即諸市鬱以救之有餘
故能周救之不足今之為釋老者無以異於其父母
忘父母之恩絕兄弟之義揆之三尺不孝不友罪無大
於此者而自其宗門中言之終身不犯戒律者有幾則
其著一用素饌亦有去其家庭而祭之釋老之居者是
所嗜與所居不必思而牲設不必備也昔之人有行之
者梁武帝而武帝幽執而死宗廟衆不血食故而行之
可乎而流俗之人方篤信固守曾不悟其大可詬徐君不彼之
詬而反憂彼之詬我過矣

題桂山君與周西麓帖後

人倫大要在孝與慈桂山君垂沒奉匕為母求銘囑子以學孝慈其矣此蓋天命之性與生俱生釋氏反此而曰能識心見性吾不信也紹定改元春

題桂山君王伯奇所書馬少游後

知子莫若父觀桂山君臨終書以遺其子辭意各異其重之當矣昔陶靖節不察其子之所能而罷責之壯少哉不察其子之所不能而繁譽之故二家子終於無成桂山君得之雖然處者易出者難出者勞處者逸焉度少游必不慕伏波後日之事故余敢為淵道賀紹定改元仲春朔

題桂山君所書和氣敬愛忍耐翰墨八字後

平生之言盡在此矣

題趙景寿詩後

王深道示趙景寿詩謦欬之甚似家兄仲良所見仁友趙路中詩路中達而死其兄寡合獨不苟和順之氣積於中而敬愛之情達於外蓋兄弟之常而世所取信其詩會當有傳景寿其求勝之心翰墨以息其求勝之心將求多求勝則爭求多則奇恐耐以抑其求勝之心將求多求勝則爭念桂山君之慮遠矣

題趙章泉所作桂山君祠堂記後

章泉先生頃歲為同年余子壽作泉菴閣記蜀其以書今王深道復俾書此殆與先生意合桂山君深道之父諱木字伯奇余嘗表其墓云紹定改元二月五日

書所題印紙語後

劄子

文房五物銘得軒初成寘簿送筆墨硯墨香壓

天水晶筆掠雪松煙等

平而泓盡墨之鋭而不與墨爭吾是以知為端溪之堆

坑也圓而勁兔毫而髮逾整吾是以知為中書之毛穎

也凝青煙玄之又玄吾又以知廷珪之不朽宋法之有

傳也直而砥黃中而通理使吾雲煙落紙而邊瞬帖然

若長城之衛者非守西河之禮子欤雪崖冰趾離立而

不倚使吾中書君時與其膠漆之友高挹其間而不蹟

問誰主者則吸風飲露之仙子也猗欤得軒藏爾何以

有此蓋抱室號泉自主人嘗其文氣之襄暗比五者以扶

持而振起之也

座石銘

吐而自乾史以為要公盛德漫叟曰未也

藏研有言曰美玫不如藥石曰藥石笑宜

從而味之可使乾乎廣其意為

座右銘

唐有宋工厥德有容曰惟婁公非意相干墨面自乾坦

然而寬墨必有曲墨必汝尤宜反而求之而得味我

熊君子之則

拙齋銘

京口郡寮陸君以拙名齋書來遠銘因為之

書

仰而盱俯而趨揣勢視時如盤走珠求之而得如鼓應

桴意巧之為而巧者勿言之質和之實介然自守泊乎

其無術或乘流而止或投機而失茲拙之所以拙者遊

去拙而巧以逸代勿其可得無能掌與漁人之言然於

子則否揚與詭對嗇夫利口無益於得而顏孔厚宋景

之剛韓休之直豈以直尋而遂枉尺由是而言命乃在

天巧徒爾勿舍旃舍旃巧則動矣而又失之籍後所求

如負釜家墦問獻足忘返所忘者既迷得之則榮

幸而失非念所經進退維然山高斗明拙者誠巧

大拙因居名齋遂我拙說

牧齋銘

主冊陽簿周君倚以牧名齋徵銘于漫塘史

柔順曰牧詩著師美卑以自牧易謙之辭義取於養所

以為牧卑順自養維日

知富之虛人容受為如澤

之虛可來百川勇哉子路聞之曰喜頻有若無實幾聖

矣蓍龜為宅或然身執擬其大愚而自用

殿而自專迷方而行速禍招愆為智機括在是凡
百君子夕惕若厲

定齋銘

物來而競物去而定以是銘齋子烏乎正往一乃心毋
為物勝霖雨大旱舟楫大川吾不矜葦航(航)曲肱而
枕吾不病吾非死灰其心槁木其形亦非以木機為仁
義杞柳為性者也

滄齋銘

友人丁同寓名所居之室曰滄求銘于漫
塘叟

當暑而葛禦寒而裘象林玉手尉帖和羹滄然此心率
歲無憂精粟如山量當以谷酒池肉林饕飫(飫)電倏滄然
此心不負安貧守子筆耕以進豐儉有時喜慍無
作饑速瓢空寒陵衣薄先生滄於隱几南郭揭此名齋

氣方銳易以名齋泰哉取義學易有道觀象玩辭善惡
之幾必先知之行其善者而戒不善于以求之其則不
遠

宜齋銘為監稚院門生孟君作

高位難安貴祿難干烏乎宜乎抱關之官

守約齋銘為李平叔秀嘉子求壽銘予將良貴良貴
名之守約且記其說曼碩與為之銘

惟顏氏子為己之學厥聞既多必守之約盍方其初審
門誰思亦既得之則弗失之矣方寸湛然日星明只其怒
不遷而過不貳一惟之悟參也其亞賜多乎哉我則不

扇銘

竹爲骨紙爲容不受朱粉污不煩針線之動則四座注風靜則天下隆多

王深道視銘

達而直者理也圓而方者形也孔思周情用[illegible]

龍股草子箴呈史守侍郎彌堅

下隰旱厥草惟喬是名龍股不殖而饒既華而實匪蘇匪蓄終朝採之不盈一[illegible]載春載飾以 今朝維昔

范公 爲昧草仁宗愛民震蕩聖抱內示六宮外謀諸

老振廩發粟澤潤焦槁龍股爲昧見於一道望乎聖君

箴送戴兄主長興簿

凡民之生有田有賦期欲不違數不可誤惰其當輸已

不愧仁考誰爲范公言之在早

輸而勾則令不煩民乎何尤一或不然則權在吏緩急

逆施民乃慢易其頑者慢而奸者擾黃惟病民經賦治

火故古設官惟簿曰主女急毋荒上帝臨女

司刑箴送王牧仲爲黃州錄參

惟聖好生以刑教德惟哀於愍恻曰彼嘉師下

獄之麗嚴我淑問貌溫氣柔以察其情以燕其辭故曰

詳刑非論手威二

邊五疵參互反哉於辭貸之

貸豪性遷調偏愛惡惟明能察惟廉廉求四疵遠

柿又何尤惟時上官徵以意成所貴有司實持其平云

何不思惟意之承怒苟未急根連株逮搖楚鍛鍊以成

其罪意之所右覆之實之罪雖貫盈罰下臺寧曰吾之

明非閽於理曰吾之廉非役於利下徵乎上忘乃可諧

忘鄉一分職爲厲階濫逮有度寧貴在天釋之意是周

來疾顛名義和柔然覺[illegible]

王牧仲天資開爽天忘其印[illegible]得清[illegible]不急不廉是

行也實爲通籍之地余懼上官或以意望吾牧仲牧

仲或以意迎之也故云

琴堂箴寄羅新淦

百里之寄民命所繫公則堂堂不爲物撓廉以風厲覺以撫字終

美矣而不免議猶公貴直猶廉餘偽明爲苛刻寬爲縱

弛以無爲有以似爲是反而求之蓋亦有自錄情其公

而行之鋭辭是與非疾奴盛氣[illegible]絲悖其廉表表自異謂

入弗如潤安高視覓以自喜縱令惟意心以自多察交

微細婦者因之要譽曲指忘者束吾詩論滋起古人絃

歌厥有微旨欲平此心處事以思其理而行不爽以已

功成不忘名成不毀書寄琴堂勉哉故也公

錄糾事遺戶察民情法曹殿之持三尺平惟理曹秋可
歛之成雨造易感霽辭雞明宜脫而收去里而慳吝者
惺矣為惡易懲泰山壓之不震不驚雲霧障之且明且
清察詞必審得情必矜神之聽之福祿來寧

征官箴送趙居父之官婺女

於皇聖朝官以民置惟時可征職分民利凡利思義
子則然義苟未明性以智遠最起坐曹百貨環萃顧瞻
後先目動心醉門毋苟便服焉而宜則反售之以歸其
私曰時之新曰物之異則籠取之以媚其貴有竊有攘
或乙或假則故縱之以惠其下滔滔皆是誰以易之有

不苟同景星鳳芝宜持其平而制其幹使下無怨而上
不匱時方營求利之贏慎毋故成其盈日比月
校而責所負吏奉符關如虓虎財非天雨亦豈鬼輸
彼士農工視我茂如維此商人星馳露箱倏此毫分仰
亭俯育未能經之忍故增之亦既割之乃復奪之賢者
處此鹽車之驂欲兄之屐而與之曳弟余有言人母自

棄而起人天下重自任於已欲使是君為堯舜君欲使
足民為堯舜民一毫弗如我事有滉一夫不獲若撻之
市有戹之末佐興唐虞尹躬經盲猗歟美歟下迨漢臣
道不及古循謹厥任罔敢自怒越國謀人後耿先韓成
而啼之一語不戕梁玉隆焉賈傳自傷已傳之罪臣何
敢忘魏相為相惕然內省陰陽不和咎在臣等後之君
子鮮克知此勉效一官苟焉而已害所當去利所當興
母毋自苦以貲然憎藉不得已而啓其緒抑之則悔怵
之則沮或勢之改怠而弗為曰籍有成誰為為之推而
上之以事其君狗蠅營以終其身有害弗陳有過不

誡曰上意異毋固相反或開其端使之自擇以幸他日文過寧責或於其間視勢遷就庶幾他日兩不任咎主德日陵民瘼日滋惟彼不任以至於斯我車既攻馬牡御良我才既宣巨棟修梁夷途萬里須我疾馳明堂九筵須我成之任哉任哉勿傾而止爾以任名勉哉君子直獨哉

姪孫子敬宇直

禮之大端曰毋不敬慢易輕率為學之病持敬之道一而不二不貳以二斯直之謂內志既直則邪思由是而之廢塗孔夷名汝曰敬字汝曰直獨子勉之可以入

戒陳外弟諸子

維汝之父實我同生汝父眼終我言汝行荐以事親敬以事先兄友弟恭勿貪閒言內外必嚴出入必謹歷身之修而家亦正讒箏而光傲實函德存心必恕臨事毋刻歲計在春日計在辰若士若民罔或不勤內不自強晏起安坐一朝時過寧免寒餓建寶山成消流川竭若當若貧皆須儉節內不自量惟務實觀一切力無從成笑端勿恃有理易與謀詐勿恃有技[illegible]一打追繫辱及門戶隣里責和細故宜忍交友必擇邪謟勿近一或反是必生悔吝凡我所言確如金石尚念之哉謹

勿虛擲

贊頌

漢高祖像贊

冠竹皮冠終衣玄領贔項前驅英彭後乘八荒為金鼓

以洪鑪續夏發焉立我漢模何可恃三尺劍何足徵先

入關帝王有眞隆準龍顏

顏魯公贊

學為孔子學為孟軻書非聖而不讀道適正而靡他見危而怵惕夫孔多公有遺文簡編錯落氣雖勁正而學則駁降衷秉彝固非外鑠見義而前萬牛莫曳論功千

唐於公初細以迄于今天地眞位世方恬愉堯言舜趨利害毫發為綱韁駒人禍可逃天刑爾誅勿怖於死擇善不審公則死矣生氣凜凜千載猶生俄頃勿謂不聞公則死矣萬世清芬我贊公像匪公之為毋貳爾心以警有位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其出也肱聖朝網維區宇其處也激萬代之清風立當時之[illegible]磁柱堂觀公為時碩輔業廣功崇綸膏儀鳳翥就養堂幅巾容與修脩後湖潔身遐舉褰驂花月短蓬煙雨求謝蒲輪考槃茲土出處

兩得異世同譜不悖其窮不忘其忠摩青天貫白虹挫
佞設權姦鋒使宇宙重開日月再中出乎滕犀之下士
處兮社稷之元功紳桑梓有來必共嗟乎陳公

宜興先賢堂贊

學必釋奠其國先師先師者何士之表儀古道雖遠猶
有存者曰鄉先生則祭于社惟哉八公斯文之宗有德
有言學博詞工或時之逢我祖烈其垂於時禀乎風
節於此焉居於此焉寓老仙樂此至忘蜀土以論以讀
其詩其書非其先師鄉先生歟而學不異而社不祭邑
政之閎邑人之愧棟宇煌煌像設堂堂于豆于登以謹

祭嘗伊誰云始大夫趙氏洽爾邑人景行行止

楊慈湖贊

水之澄月之明先生此心沉寥太清

羅樞密贊

柱石之英丘園此情憬幅巾而野服徒炳炳兮丹青

又

文也而亞倫魁學也而為帝師道也而為世輔嗚呼公
仁未為不遇年也方強志也方剛風雲會同股肱其良
論諫百箱日星耀若公乎亡矣而有不亡

趙章泉贊

貌恭氣和無月下敲推之勢神清骨健非山頭瘦者之
容一笑詩成萬象春風

真西山贊

中國相司馬和氣滿華夏惜哉民始蘇身已要人扶

徐駿齋贊

巖巖乎泰山凜凜乎秋霜烈日一辭不屈而況其膺萬
鍾不受而況乎百鎰五十鎰偉哉此公勁氣塞空我見
其貌已得其中惜也人見其介未見其通

中庸贊

愛中以生質愚則同行所常行命之曰庸去聖逾遠精

一弗傳賢者過之愚不及焉此元而高俊異不為各倚
於偏泪我民爽中庸成書實予與分謹執厥咎天下國家
理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信不盡乎本之者也曰修身耳外此無術術饑必食術寒必衣穀
菜桑麻日用無可勿謂其粗理不可勿謂其難理非外鑠造端克謹鳶飛魚躍大全深
以育勿謂其難理非外鑠造端克謹鳶飛魚躍大全深
刻寂寥兩言亦既見止領會其元

西崗李氏瑞竹贊

一幹二枝本同末齊由下而觀若龍之角而上騰由上
而觀若鳳之翼而下棲彼兩岐之麥方暑而秋並蒂之

蓮未秋而萎而斯竹也貫四時而不改則其為瑞也宜
疑維屈李氏於赫厥裔枝葉之蕃厥本不二則斯瑞也
豈非以李君能親睦其族而不忘其祖之所自歟惟兄
若弟以長相嬉雁伊異人同氣連枝則斯瑞也豈非李
君諸子能相友愛以娛其親而不愧其良能良知歟夫
降時雨山川出雲斯竹之瑞夫豈徒云繼白今邑之西
郊有連名桂籍並譽金門者必李氏之弟兄也矣

張端衡古樹猶贊

皮之輪皴蒼龍之鱗葉之蔽芾天之雲雲升龍騰萬
象按靡疾雷破山怒風立水我嘗過此六月長江恍然

見之夫子軒窓芟榦禪室綠陰永宇隱几悠悠清香一

縷

拙齋頌

邑大夫陳君采取陽城之樓邑右廳事後貫砾曰拙
齋徵銘于予受以為君子才無所不能而為之謙明
無所不察而養以晦今茲名齋意亦倣此而此意不
可不白也乃為之頌與邑人共歌舞之

牧彼饑而啼忍奪之食彼寒而號忍斷之織期會之愆
西曹嘖言詷我為拙我拙實然追呼之嚴鞭笞之苦當
官而行莫予敢侮民力之殫吏責以寬茲其為巧豈予
敢安于非素餐以拙自恕邦賦有經邦用有度取所當
取不以其餘寬所當寬不責其無茲所謂拙直在其中
神之聽之萬福攸同

自贊

道與予貌天與予形予貌予形兮合愧丹青抑丹青有

不知謂誰孟予貌之改如是而予心固然行不著習
不察猶前月也子是以懼自今以至於死不知尚有
二十六年否使又二十有六年而行不著習不察臧
如今日雖不死猶死也可不懼乎

致語

宴金堤邑官致語

方地百里幸多賢大夫有友五人亦皆鄉善七 牧文善
之休暇接杯酒之歡勤豈惟桑梓之必恭蓋亦阜木之
同味恭惟某官秉心日月律己冰霜布縷粟米力役之
征欲蠲之而未可財貨本末源流之事皆公爾以無私
之拙爾民之紓拙豈有心巧亦所欲任人牛羊當謹勿

序中教而俗已成藪澤放靈而禨必應委蛇記食啖
嗤成詩奚止過淮南之小山信所謂河間之大雅扶杖
癯老空擬借於鬼神時秦從臣已爭雄於密太　某官才
足以應變智足以識機保身遠慕於哲人矧手聊同於
巧匠鵬搏南息於六月鴻飛即上於九雪某官梓狀笑
裘稟乎風力勾稽謹而民受其賜期會信而吏畏其威
寧久畢遲若鸞栖於枳棘佇登華要猶鳳鳴於梧桐某
官遇事如太阿出匣之初藏用若庖丁奏刀之後南昌
隱處企想前人北海尊前不遺來客如閻鶴墨已散凝
旒某官識閩閭之隱徵盡風夜之勤瘁詰初意以勿失

璐榮路以非遙衆官處齋民四境之中有楊子一區之
杵花村月皎會犬吠之不聞悔雨時來於象龍乎何有
肯帶傳岩之澤又開衡嶽之雲凡此宅生豈非藉庇一
笑相屬群聽具學小隊出郊恫已不憚草萊之過中盤
堆首箱諒弗鄙玉川之貧況亦有細腰舞皓齒歌不復
慮蛩眉愁紅裙漾式宴且留不醉無歸共徵厥則匪敢
陳薄伎

百里兒童沸謳聲湖山學士集群英德星欲應今宵
瑞霖雨先開昨夜晴正是壺中銀漏永不妨坐上玉
山傾年此會君知否冠珮輝聯拱聖明

舉鄉曲助李兄赴省疏

李兄身有七年之病堂有九泰之親田收不盈十石而
有八石之租日費不貲百金而無一金之入重人免舉
當為南宮行矣杜門誰為東道主顧吸救之褰如許則
行李之費可知竊惟年來連值歲稔裹有餘粟下無窮
人惟主為然可哀也已伏望或以同里之故或指鄉類
之仁少輟方兄以濟行色庶幾壽母亦有歡顏

薛步橋疏

巳承薛氏故宅之姓猶識爐徒有於舊名秩當茅山諸
水之衝非石莫為久計欲巧匠之斲山骨必仁人之
念善心出囊中之貲倘無間於上士下士紀日
前之實當不靳於大書特書書

代上梁橋疏

地勢遠連於陽羨湖光近接於長塘是曰上吳會為都
會橋一環而不復過昔病之事舉舉而無成施者勸矣
效徵所在以利方來謂裹金得二千緡庶圖石支數百
戴等其上者如蝸足於雲梯側目視之若身臨於洞府

去其俗之淫祀偉是邦之大夫奠于國之先師爲吾黨
之小子蓋乘其機則可定民志而因其地則不費人
興其使廟貌虛而過者有上而旁風之嗟孰若使典刑
存而來者有高山景行之仰雖鄉之耆舊比德者衆而
國之巫弼於義當先有如獨立不動而起敬於前賢先
事獻言而簡知於明主或直而不訐或和而不同或風
采振於臺端或澤潤周於嶺嶠雖相去其世然皆上
於政塗可但南徐江山發數千載之秘抑令我宋宗社
垂億萬年之休尸而祝之理則然矣然而徠宇矗甍像
設嚴幸男邦之政雅欲成終而公孫之家皆欲經始

宜合厥費以底于成庶州當駿觀共後裘衣之盛英懿
如在不殊畫繡之游

靈濟廟路石疏

川谷之能爲風能爲雨衆所歸依道路之可以北可以
南法當平易況靈湫相距十里而通衢可達四方春夏
常鬻於波濤秋冬易沮於泥淖捐金以助儻共推鄉曲
之情伐石以鋪庶允合神人之意

代廣仁庵僧注飯米疏

破屋破墻乃廣仁之舊宇老僧老行皆通旅之貧民彼
既窮而無歸此亦過而弗顧可使孤魂有主不妨舊志

入已自判護身符死且弗怕某人不會做恐懼
收何之好人相逢大家忍耐況維摩居士許爲著
力常平請俸可以申官便是日生全勝旦過奚道擔水
就水無可支撐但願積土成山從今響合

祭文

皇考雲茅先生成服祭文

某罪逆深重不自殞滅天篤降喪奪我皇考重念劬勞鞠育之恩莫知紀極號天叩地擗踊煩冤荼毒難堪靡所追及惟皇考生平力學貫通今古乃不能登一第居一官以其志盛德等行無愧古人惟享百年之壽未足以稱今乃止於七十有二矧某承之近邑惟迎侍是便惟甘旨是圖方整菅園池以遲安卑之來庶以遨以嬉不重去鄉之感選徒來遊在朝夕何圖遂若未

行而報者已至曰有寒疾日就危困某棄官亟歸醫藥百端竟至不起嗚呼哀哉嗚呼痛哉父為子天無父何怙父不可見子生奚益重於大事至重未敢即死今也衣棺既具衰麻就列敬陳薄奠以為茅誠至哀無文言不盡意魂兮如存尚其鑒此

皇考雲茅先生大祥祭文

嗚呼哀哉富人所欲而居士則以仁易富寧人所鄙而已受其饑貴人所趨而居士則捨貴即賤雖顧盼之頃足生光輝而如弗聞知合偶而居亦人之常而居士寧獨居於盛壯之年弗忍呱呱之子或失其依豈居士之心固異於人而人則弗思嗚呼哀哉子之事親貴於無違居士和以制行而某則踽踽凉凉與世扞戾居士急於濟人而某則恬於所取使四顧旁皇而無其資居士瞻念門戶欲火振起而某則踹跼不前甘歛謨以低飛然則不孝之罪孰大於某況如某之庸懦某之流芒笑木高臺深池足以自怡而一壺之幽風雨不支適有安車容與舒遲老者之宜而應門一童常輟自隨竹杖芒鞋朝東夕西含飴弄孫老者之為而某忠惟荐品

凡識卑阿可阿琦一言一凝徒企慕它人之有孫而太息歆欵然則悠悠斯世又孰如居士之賦予數奇者嗚呼哀哉四寸之棺周身之衣生時所製又附益之薛村之原方山之岐生時所樂兆見於龜既崇其堂而周其圍良月幾望寒氣未勝而春知薄施外姻畢來賓從祁祁與訓誨諸孤而左右扶持使拉雨於典禮而弗踰於非禮然則英魂不昧其亦少慰於斯嗚呼哀哉

謹奉靈輀期以來辰登舟水溜川流甚平前塗孔夷嗚呼哀哉向焉斯庭哀麻素幛向焉斯歸何時溫清訊安否誰有行逆數歸期于今行矣而

洛村棺號慟淚血林漪嗚呼哀哉

皇考雲茅先生大祥祭文

日月不居奄及大祥風樹俟慕不寧敢用少牢之奠祇薦祥事嗚呼哀哉堂之東偏實我先考平日燕處其祓薦祥事嗚呼哀哉堂之東偏實我先考平日燕處之地神之所安寧間生死敬奉而新之以崇相親以土木之工未竟姑從舊廟祔于先祖俟禫祭之日併先祖遷焉嗚呼吾親之亡雖已再期而朝夕之奠猶庶幾乎日敍水之後今几筵依矣將遷之篤有時而敍水之後不及矣嗚乎哀哉嗚呼痛哉

繁伯母太孺人洪氏祭文

某等幼稚即失母儀是訓是育伯母爲依長與諸兄各奉其親歲時往來喜色忻忻彼有嘉殽此有旨酒絲衣獻酬間言無有天禍我宗降此鞫凶吾父之葬馬鬣新封哀號之聲兩家相聞寧復前時笑語追奉與言及此五內崩分雖然入希七十已八十二入有病苦已倏而逝入寢似續已有孫子生也如斯可無憾已唯此孤生觸景愴懷重罹此憂感念無涯一觴之奠寄此渠哀

伯母大奚祭文

嗚呼夫人母儀之爾婦道之行冗涼持已寧靜安秋霽溫

乎馭下惠風和氣享年八秩春孫再世簡分彙插龍光

抑被諸疾不復一笑長逝展也夫人生死無愧其等不

天幼失所恃母慈之仰夫人而已鞠之奠庶其鑒此

一觴之奠庶其鑒此

仲氏遷葬祭文

嗚呼哀哉女嫁從夫生死一致祔于望姑亦古之義捨

諸從所議難中異鄉之佳城孔安且利魂兮即此無恐

無悽來等洞臨穴無間初逝觴酒豆肉致茲誠意魂

兮有知無我遐棄嗚呼哀哉

祭成忠兄文

人誰無生惟兄之生之而逃違人誰無死惟兄之死之

而可悔方在孩提慈母鍾愛少有疾病憂心痛不叱

不呵惟教惟誨比失慈母歲十二周侍親湯藥捨載而

卅歸來鄉閭綽有休譽援筆成詩時有佳句喧傳衆口

謂繼其父再游場屋意氣軒昂命也柰何五窮萃焉或

或嚏其後或跋其前慮不及長身置磐伍姻親分絶鄉

閭路阻寒衣饑食誰相誰顧得固窮閭閭不暇擇二子

長矣教則某責兄其幸矣庶蓋前愆如何吝頑不悛餘

子尚幼但索梨栗仲子差強從師於金目前有懷曷

擇嗚呼哀哉方遘事之羣興而成役之屢遭某度勝負

之雖常慴吾兄之不免故躬修轅門之謁載馳幕府之

書庶脫戎籍得安里居又慮俸廩既絕瓶石無儲適某
奉命恪之官次得以田園悉分兄弟既而已脫伍符已
分地利意即反於雲茅遂優游而卒歲何意得免於兵
而不免於病曾猷之未歷而死期之已至嗚呼痛
哉某宦學遠方家有弱弟所望兄歸緩急有恃吾兄去
我而死吾弟憤然於事利何為而知就害何為而知避
乎嗚呼天乎嬪殁事之至難疫癘衆之所避事難而妻
子不知謹衆避而閭里不之視則夫喪具必有不精問
身必有不備者矣嗚呼吾兄之亡某家之主當敬而子
且嫁而女子之淑慝當異吹處棋幾維持不替厥緒官
事有靡秋風既清某當親歸村先塋一觴之冀尚鑒
茲誠

葬兄祭文

具饌饋致祭泣漸而言曰某等嘗為兄卜居薛村事弗
克遂乃今卜葬惟薛村為宜豈嘗昔之言固其兆耶先
君之塋相距百步祖父祖母之塋亦僅五里山勢綿延
泉流清泚惟兄安之　不肖勢不能及自餘幼者須
相長者須教使門戶相扶担立不墜兄末年之志某等敢不
爲學成而歸漸著月評五登賢書冠群英識者謂宜
身任嫂姪咸在斯言豈不欺兄其鑒之庖酒豆肉敬陳祖
奠

祭司法兄恭靖先生文

嗚呼業患不精兄學之成雪窓螢燄歲幾周星筆削之
嚴炳然聖經名患不聞兄早有聲五登賢書冠于月評
射策甲科直言駭聽吾祖吾父壽七十二念昔先人皆
莫之比兄之得年抑又過此繼世象賢足強人意兄之
二子金昆玉季子又生孫蘭增濟濟加之薄有田園可
耕可桑伏臘烝嘗有茲其香既基既堂貫以修廊宜室
宜家小大平康嗚呼吾兄夫何憾焉得丧幸逢何者非
天始勤終逸人世幾何如兄生平所得已多死生離合
人情所重蓋棺事已寧不為慟一觴之奠圖族同之

祭陳辭兄其聽之嗚呼哀哉尚饗

恭靖兄大葬祭文

嗚呼大廈之材雪霜幾經大治之金百鍊乃精人生多
艱孰如吾兄早歲而孤屋敝且傾家徒四壁瓶無斗升
日晏從師朝餐未營十月締給驍風冷冷甫冠而游入
學人金陵窄囊寔窶影伶俜雪凜殘更猶依短檠月書
季攻稍稍呈能有友招徠並案分燈燭每夜懸問常晝
爲學成而歸漸著月評五登賢書冠群英識者謂宜
拾芥紫青餘子碌碌援才棄征而此遲向鬢髮星星唳
永清問奏策明廷悼慨直言朝陽鳳鳴擢居第一竟阻

垂成小試鋒鄙值歲不登辜部使者側怛哀矜撤粢鄰
椽以拘饑婦朝驅夕馳殆徧郊坰致伏流離迄臻救寧
蒲貞溢格銓曹有程最商澄江持三尺平遷次連年假
寐柴荊瓜時而往駭旦楊舲值彼溢酤忌此獨醒翛然
歸舟滿載月明蕭梢賦稼由手家庭鄙彼老躭漫骨趁
稜萬里長塗猶足跼蹐人使得行一賒逸賦輕刑拘字心
寧媿陽城使臨一州惠養黎蒸恭恩恨歎息其誰今伊
嘗一路激濁揚清貪夫解印膽失驚使女閭正劣
影緩必扶正論盡破滿忽公也秦何朝露先零未一
施賞志六宄初惟嫂氏鞠德有稱佐兄立家井井繩繩

云何不淑死喪相仍嗚呼哀哉某幼何提攜長遂棄名
中年得疾火心槁形所望吾兄克振家聲而止於此
何可勝陽西之原祖考連塋下其毫兆惟志是承軫中
將載一奠陳情諸孫多李手築門戶之立袞也非
輕菜雖不肖倘假餘齡左扶右持敢不竭誠斯言或敷
兄猶有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代姪祭父成服文

嗚呼人誰不死痛哉吾父方在弱冠失怙孤苦伶仃
哀經之為戚也所事者溫親定省而不知主持門戶之
為不易也嗚呼孰謂禍變之亟且併有如是者乎以吾
足行志為判紛來奚釜可企澄江去家波平如席及仆
而往持平三尺過際彼往為二千石衆醉獨醒喪也不
若浩然而歸坦若胷中曰予何尤道固不同賦祿養祠
俛仰五載人哀其窮謂此奚罪曰予何憂有真樂在不
得於人天則矜之宜備五福至於期頤胡為天道復不
可窺不良于行日以哀悴勺飲不霑曹聊中痞七十者
稀倏踰三歲嗚呼哀哉人誰不死亦可痛矣大殮已成
哀深已具某等上奉母親下率手婦捧觴稱壽猶記平

時叩地呼天知予不知
代姪祭父母大奠文

嗚呼哀哉天地至酷之無至必以漸故萬物遷之雖困
皆憔悴若無以生而猶足以支若某之家禍孟積陰沍
寒冰霜風雪一朝驟至而不可支者吾父吾母尚忍聞
之柔尚忍言之哉方吾父母之無恙也非無志也某雖知安樂之難常
則有恃而左右提携之者有兄焉某雖知安於仁善者福
親年之可耆可儻亦意仁者壽而吾親安於仁善者福
而吾親萬於善天固未遠奪之年稽乎有脩短禍變之
來亦不若是其亟且併也故所習者綵衣嬉戲而不知
衰絰之為戚也所事者溫親定省而不知主持門戶之
為不易也嗚呼孰謂禍變之亟且併有如是者乎以吾

父吾母吾兄之賢曾不半載而倚逝乎繼自今孤苦餘
生出而所怙者誰乎入而所恃者誰乎左右提携若手
足之相衛堵又誰乎嗚呼此其自雖荼毒以來所以日
夜仰天拊心而泣血不知日月之不居寒燠之有變遷
也楊西之原先壟焉依此固吾父平生之志其規摹向
背廣深之度又皆吾兄在日之所經營之所措畫某其
忍遠之其忍負之謹涓此月八日與諸孫祇奉窆窀安
以即路至十有一日壬寅啟襄大事觴酒豆肉祖于家
庭凡吾父吾母之德之懿有謀有銘至哀無文茲不遑
叙嗚呼庭戶儼然甘旨在刻吾父吾母其尚臨之乎其
尚歆之乎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某尚忍言之吾父吾母

尚忍聽之乎

祭亡第二居士文

嗚呼哀哉人無賢愚生必有死始終之問可哀惟弟汝
方再期吾母傾逝疾無母饒右手以廢重以癘孱弟汝
積歲食無甘肥衣靡鮮麗年倪踰冠我始擢第建業儀
眞借汝迎侍官舉祿薄救水僅繼視沒家分汝能自勵
維桑維梓力謹樹藝簿穀出儲餘兒餽籠云何不淑晚
失伉儷計誤續弦歲空二婢婢去莫嗣弦續終弃節物
變遷觸忌歎欷成此危疾百藥弗治痛楚呻吟以迄於

亡弟小祥祭文

嗚呼哀哉期而練矣曰小祥矣而期之喪至此纔朞矣
之心況死者日遠而生者日以即吉可不為之哀乎

惟吾弟之女拳拳於愛女弱子惟女失怙時就然無依
猶幸及吾弟之存已締姻茅氏既奠而遣之既遣而婿
姑夫婿之間相安難於遽歸故練祭不與幼子知學日
延師誨之凡吾弟之奠女之歸與延師之費一出於兄
不以煩姪輩蓋吾弟田園不多資財不豐費廣則家無
以立故兄不敢不勉而恐吾弟之憂其家不異於生故
詳以告二姪今雖甚和居喪以來亦未見失德然血氣
方剛猶不保其往吾弟有靈尚陰相之嗚呼哀哉

前室安人陶氏祭文

某性介僻世難其合惟君承事舅姑克盡婦道

繁其須惟君惠和奉命惟謹百年偕老曰歿於斯悴
休戚彼已同之天乎痛哉志愚運奇情長會短歲月未
周於喪閫而死生已判於兩途天乎痛哉特某漫尉江
寧心折骨驚魂離魄散宅窀之事固所宜假而君以外
姑之愛必欲携柩東歸舍義從權寄殯淺土及二年而
有外姑之戚可以葬矣　某以親年喜懼無避帶果復
使汝從舅外姑之塋以近于今次而不墳豈而不樹日
月之下　照雨露之所不及某十年之內所以當食
而思聞樂而漢或中夜發轉悒心而泚顙中旦而不寐
也然猶可諉諸曰親在今親亡矣徹絲衣而衣裘麻捐

高堂而營宅兆天高地厚哭呼號不聞日往月來寒暑
易以君料吾謂此情爲何如昔人有言若使憂能傷人
此予不得永年矣孟某之謂大懼歸葬之議不決於此
時則同穴之志遂乖於往日是用不量其力既爲先人
卜葬芳山之東藤薛村之原復度地於先祖及祖妣塋
前所謂冰壁山者山勢迴合土厚水深草木暢茂雲煙
紛鬱雖俗師所未喻而揆之地理酌以人事則所謂葬
也者藏也此地殆庶幾焉謹穴其左以爲君永歸之地
而虛其中與右庶某異時攜沒於地得合乎爲妥神之
良聲洛殯宮扶護靈輿即于長迈秋高氣爽天宇肅清

川流甚平舟行孔安往別而祖以及諸先死各有歸情
義斷骨肉雖歸于土而魂氣無所不之孰近而親
孰遠而疎毋驚毋恐毋哀毋戚特某漫尉江寧心折骨
驚昭格于慶保吾言非誣尚其鑒此

繼室安人梁氏成服祭文

惟君席貴盛之勢而不驕富高明之資而克順其奉已
至約而待人則豐其持家甚嚴而臨下則恕是用相我
二十有三年之間使養生送死上不負於偏親厚往薄
來外不失於宗族姻黨蒸嘗之薦得以無闕衣食之奉
得以有繼而又安貧喜靜使某得以逍遙田里苟樂餘

生雖古烈婦何以加諸而一病累月竟至不起嗚呼哀
哉臨訣之言睠睠兒女二兒雖幼粗亦曉解目今教餙
不廢或可成立以遂君志女以久病動須人扶此君之
所重戚戚者而君目未瞑女行自如豈疇昔憂其能行
同兆見於今耶嗚呼哀哉棺斂之夕女隸告君治命令
用四季衣各一襲餘悉斂藏以俟諸子既娶均以惠之
使諸婦猶識先姑手澤某奉命而行其敢不謹自餘金
珠首飾雖常所服用皆不以斂君靈不昧尚識此意嗚
呼哀哉嗚呼哀哉君以二十有一日癸未葉世越翼日
甲申遂小斂以長子奉君治命成婚越三日丙戌方還乃

克大斂迄於今齊衰服始具某始克與諸子及君之諸婢
成服于柩前因致薄祭以奠以告某痛方甚事方殽言
不成文君靈昭昭庶其念此嗚呼哀哉

繼室小祥祭文

死生一決日月不晉嗟君之亡條焉歲周君性高明古
哲婦侔其視有生如水浮漚豈其睠然有懷瞻丘惟是
男女未知戚休學業不勤梨棗是求臨訣之言縷縷綢
繆深惟此心早夜以憂幸此春月衣悔加女雖未慧
敏疾已瘳篆婦相與女工是謀男雖不敏而性未流擇
士之賢朝夕與游庶其有覺或謹厥修練而慨然我思

悠悠夜夢見之精爽飛浮有酒伊湑悠勿庶羞靈其不
味尚鑒茲不

皇考朝奉焚黃祝文

隆歲之冬天子始郊肆赦寓內朋友問以某曩承誤恩
法應追贈爲言之朝準告贈承事郎謹治命令下恭惟先考仁心發于天資德望著于鄉里早歲名在
賢書謂可以仕矣而場屋潘迴竟不克遂中年子登仕
籍謂可以封矣而其子不肖動與時乖竟亦未果今纂
木之拱久矣乃僅有此斯其爲榮也祇其爲哀也雖然
以某之不肖使微吾考平生積德積善惟日孜孜雖日
以爲榮也毀觴酒豆肉絜蠲致告

前室安人陶氏焚黃祝文

掃舍人門投光範書必不及此然則茲其爲哀也抑所
舊歲之冬天子始郊肆赦宇內以恭嘗叨誤恩綴名朝
籍君其元配告贈孺人是用絜蠲焚黃墓下惟君淑慧
之姿柔嘉之德生于大家長于幽閨父母鍾愛未嘗知
道路之艱雖別之苦未嘗見紛華之瀆入細從某學官始悉更嘗
重以孤寒崛起介紹不先物望未孚人情多沮尉職猥
煩尉廨單陋迎侍未幾即有季弟之戚閨室悲慟以爲
君憂晉不半載奄然長逝猶期寸進可追榮於地下而

才球性拙動與時乖蒼蠅貴驥寧乃僅有此而君墓木之
拱久矣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繼室安人恕氏挽黃祝文
云云君其佗優語贈孺人是用絮酒焚黃基下惟君生
文昌八座之家熟諳此興有鵲巢夫人之德宜享國封
以某謂證誤君平宜使不露一命以沒每一念及黯然
傷心桑景駸駸乃僅有此而君墓木之拱久矣嗚呼哀
哉嗚呼哀哉

祭外弟文

崔汝直諒之資誠慤之性推于親黨信于州閭不幸家

貧早藏外舅甚余出仕請命規定亟取之婿婪之人情
宜所丟顧而汝更遲迴謂方其初我以貧而[illegible]彼以
紀而求繼己棄而復取之不忘其初不仁已繼而復絕
之不顧其後不義吾何可爲雖然首立之孤
不待本也卹環之雀不忘恩也吾其致主一而棄一於
是竭其力於此以供人子之職仍其姓於彼以攻二老
之養供其職於此而不棄所生致其養於彼而不忘所
養事雖不聞於往古而使古君子處此其應變從權委
曲兩盡亦何以愈此謂其倘仰無愧固應壽介期頤何
其一訓遽隔千古嗚呼哀哉嗚呼痛哉雖然人患無居

而汝已有宅一區人患無田而汝已有田二頃人患無
子而汝有四丈夫子則亦既足矣夫復何憾惟是宅成
而慮患未周衆而更事猶淺田園雖具而戶門細故
猶未有任責者則汝亦何能無介然故疾雖已亟而心
猶幸生氣雖已微而神猶不亂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吾
火[illegible]喪弟病而兄不顧家吾父爲貧所驅在家日
少吾與病弟得不死於窮亂則惟汝母是賴爾同生兄
亦吾季弟勤苦務學謂當有成以報爾母爾冠而死吾
豈忘之已許以爾第四子爲爾兄後凡吾所有異時此
子與吾子同之猶有鬼神其欵遣惰凡窮家事吾當自

力惟是吾年已高吾視聽已衰內已搖疾已禿自計在
世智幾何時方將委家事於汝以休吾心而汝反委家
事於吾是吾身尚幸而存吾心殊未有寧一之日嗚呼
哀哉嗚呼痛哉棺木一如治命不復更易其它窀暑之
服容具不止可斂手足形而已惟是衣衾之地宜下俾
窀非神所安汝言雖在耳不敢苟狥尚別圖之今既大
斂謹率汝家人成服以告吁呼之子向也斑衣今也衰
經汝猶有知尚忍見之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外弟大祥祭文

嗚呼慽我兄弟五人庶出者二汝實居[illegible]汝之生吾

母之死已久吾父假館金陵書報得男吾父且喜且憂
吾今四十猶不免於饑寒又益一焉其何以為計益及
其未有知也求若之會有以慰氏告若汝之所生幸
其家之近而雖大之相聞也幸其累之輕而衣食之可
營也不至於使乳下子啼饑而號寒也故乞鮑與不新
既與而吾父聞之亦已幸甚後此十有五年吾始擢第
太常未幾而汝所生物故又三年吾刖江寧而汝同胞
兄又物故吾念汝所生拊育之恩汝兄惸孤之篤而吾
與汝天倫終不可泯遂白吾父取汝以歸以慰氏父母
老無它嘗不能一日捨汝而生也使仍家陳氏而往來

兩間比陳氏父沒汝既二為人後之道始使汝將母而
歸與吾同門而異戶後有十餘年而汝母始沒生平死
楚楚也無憾自汝之歸凡吾所以事親所以營家無一
不與汝謀汝之為人誠實而不敢欺正直而不阿忠厚
而不刻故一家之中上下愛敬內外信服吾方慰汝新
古之成兩家之子家皆壯有立吾與汝盡置家務幅巾
杖履逸田里以樂餘年嗚呼孰謂汝居未成而身已
亡乎予未甫壯而服已終乎嗚呼哀哉夫三年之喪既畢
死事已矣惟當為生者計吾昔雖取汝以歸而汝尚
在沉忍有大不可者凡今民庶之家皆不免科役之

惟當佃者則吾吾幸籍先世之澤泰為命士吾父亦以
邮典列於八品凡我同世之人共予若孫皆可籍稽曰
別於民庶而姓不復復深恐諸子或未能自取科級以
立門戶則了無藉稽之親可不為大哀乎故吾及汝凡
建未徹告之家廟白之宗禽使汝一門盡還劉姓惟當
汝長子為陳氏嗣或慮嗣陳氏者疑於無父則在昔論
繼絕者謂無子可以立孫若爾則女子之為陳氏孫不
亦宜乎若夫家之田宅皆所自營不扣侯秦家之長勿
皆有定序不分強懦則又甚易知甚易行汝毖予昧尚
敬聽之嗚呼哀哉

外第諸子歸宗告家廟文

吾先考以家之貧早以季弟夏出繼陳氏後以長兄出
外長弟殘疾第二弟達明實克向抱兄又以事親所以營家無一
遺以歸為之娶婦為之立家亦純有下子又生孫矣不
幸亡沒今已祥祭某慮宗姓不復後有科沙非其姓親
所能疏謹及祥祭之日白之宗黨俾共、家盡還劉姓
惟嗇已娶之子為陳氏孫世奉其祀惟告祖宗尚鑒於
此敢告

祭第婦聶氏文

嗚呼哀哉人之家凡醯醢之陳與祖宗之實饌與果蓏之

供以祀以慕考妣有故實以相傳授予兄纔
稱爲長不幸再娶前妻夭維者後家之故實前無所傳
後無所授猶幸及者可以剿聞故家之遺風則惟吾弟
婦是賴益以其來也猶及事我亡姊與亡姊所生今亦
已矣一奠之哀豈直悲吾弟之失賢內也哉

代弟祭妻文

維君慈敬以事吾親以祀我祖宗勤儉以飭其身以殖
吾家凡吾所以寒衣饑食不惑其度而靳靳自給若至
於空乏者皆君之力也嗚呼君遂去我而死乎死人所
不免而君之死何其遽哉疇昔之夜予死問生誠意懇
懇無幾微見於顏面婦而嘔血繼而熱謂是衝風感寒之
常而平旦以死告自常人聞之猶驚恒矢聲況吾與君
夫婦之情也哉兒夫婦相依以生如吾與君也哉嗚呼
孜孜以求予嘉汝無斁山進黃芽期汝成東垂之器嗚
呼吾姪而止於斯去汝慈親孤嫠予懷弗勝汝窘
棄汝日孜孜日予未至道公無私世所共由汝曰未知
不焉雖然善惡由人脩短天授達人悟此等視旦晝晝
昔之夜月籠堤柳汝携兄弟從吾左右曰予有疑盍心
篇首予誦所聞以及天壽汝心豁然露立忘久矣尚識
之奚悲之有扈酒之奠申予此意汝近不遠予悵茫既

祭姪婦陳氏文

女之在家有父母可依既嫁有夫可仰 結可語此所

謂得其正得其全而無可憾者嗚呼孰知汝之得其正得其全而猶有遺憾者耶予於汝夫有叔姪之分汝之病也吾不知所以療之汝之歸也吾不知所以餞之若予者亦汝之所當憾於他乎何居

祭文

祭黃尚書文虔

嗚呼哀哉鄧林之木猶墓于雲孰棟孰梁厥惟梓人江漢東流百川貫會何以受之厥惟滄海公學之粹六經自出公行之偉鬼神可質憲謀省去來接踵首擢大夫厥惟公之勇敢飯蔬飲水誰其可父勇退十年惟公之守江淮極飢政弛因循百萬號呼生爲死都惟其生之曰公之仁淮右沐兵衆疑且驚貴剏貫牛敦諭其歸之曰公之明凡公所立煨燼一世其之公則異於

是人材貴難知才未易心不在焉公心懶懶一念弗置則衆異宜清濁朱流或執其偏忽敬忽收是能容之公心休休惟公此心翕受敷施跨周軼商躋世雍熙惟公此心通變統計功社稷數世之後云何不淑而降疾沴虛此舍逢明良千載嗚呼哀哉其探迹難疎受知實重江湖歲月白老霜鬢一觴之奠寫此哀痛太豈其私

祭李郎中文 道傳

嗚呼故歲之冬君將過余粘紙窓隙掃葉庭除坐君之來艤棹寒浦亦既見止笑語怡愉酌酒兌飲炊黍地爐

君失其貴我忘其賤從君西山飛雪先驅千崖圭壁萬
壑筌竽悅疑三峯夠天帝居杲日朝升扶桑徐上余雖
重別猶喜後期君挽余手泣涕交頤余雖不知
歎自君西歸僮一交書問從容發篋勝匡廬面壁清致
悵羽不鳧云何不淑一病弗蘇君貌雖臞而氣則腴一
麾出守心恬意舒志隘長沙論邑三閭云何不淑嗚呼
天乎漁灑當還麥路多塵敝裘歸裝鳥供百頁鄉我弱奠
救悵涉江湖救淚修辭往奠生芻寒窓滿日老葉飛拈
榮門歲晚風景未殊昔迎君來被服裨冶今弔君衰冊
姚天隰吾道非耶嗚呼夫乎

祭曾侍郎文叔遠

惟公洒落之姿恢洪之量風流晉寬大漢相朋來四
方好惡稱德公有十間一交冰操陸我與公賜第同時
我緣倚真公有室家告病退必遠谷情見同
間厚鑒蜀道崔君門久重公仕其間心胸中有來
必書厭書累乃誉交情有古人風公兒子朝我悔不
知公喪歸矣我弟無期一觴之領寄此懷思公其鑒之

祭同年朱景淵通判文

嗚呼景淵太夫人九十在堂須左右扶持君去胡之乎
數祿僅立三頃未乾而婚嫁未畢君去胡爲乎廉勤之
操篤實之姿宦三十年不激不隨從容有常襟度無私

所居稱治歸輒見思君去何施乎其與景淵舉進士爲
同年名相比爲同甲初筮仕爲同官首居三載爲同職
去來不相遠爲同時先公長先君一歲向就養金陵二
父之游相得而其與景淵惟悅親之爲則又志同而行
不遠景淵長其三歲視我如弟其事景淵如兄至於有
善相勉有過相規又有兄弟所不及知者再調以來
出處不離僕卷捧而還十有四年于茲雖書疏不數通
而賦予矣春樹暮雲之句詠淵明停雲時雨之詩未嘗
一日不相思也今年春詩又金陵徵君在者惟四人而
四人之中君又往矣嗚呼使其木石也則可而其猶人

也寧不愴然以悲
堂繼厥父基如闢
必能承志上奉重
貺寄此忱辭嗚呼景

祭同年趙安伯國士文

嗚呼哀哉紹興庚戌花開龍飛
麗正門以延英至殿陛臚傳自首乞
半千某與安伯實惟少年又生同庚而安伯
名復同升級郎一
某甫中年以疾自弃
止於此矧惟安伯才足濟時外邑內郎
不叔遂正於九所居官前有可紀尚采其實以詔來
齋歸穴之室我其同
聊寄此情聲觴一

祭王吉州夫人蔡氏文

惟公縣最名聲朝
蘭行奉除出
上印來歸
病牀餘命
此心夫何憾乎其

祭王居仁文

嗚呼哀哉孔門三千達者惟十師也猶過商也不及顏
氏之子歷舉其可夫子猶曰回非助我君方盛年名亞
禮聞曰吾未學千里求師饒登師門早暮服膺功問近
恩反身存誠氣大且剛而以直養生曰予視汝掌
善小必留微必斜先生曰喜抑我畏友治行而還山
顏水涯冠者少者浴沂詠歸豈忘君恩豈忘民瘼命也
奈何聊以娛樂二頃有田七秩得年人生若此夫何憾

祭王吉州夫人蔡氏文

馬師門敦寥羊載惟同敬謂無人後生可畏風雨對床
緬焉三紀再會無從有淚如洗嗚呼哀哉

恭惟夫人行高德備特已之嚴淵臨水復宅心之靜鑑
明水止親親尊尊敬天事上以事夫欽承嚴志諄諄
教子由學而仕希聖慕賢仁復義化行于家宋怒而
畏重然其和祭然有禮內族外姻恤孤閔死者復生
生者不悔五命恩榮老帙康社人世若斯可無憾矣某
等曾履非堂振觴拜跪正想潘輿養風挑李忽忘悵逢灑
路遥弱水敬奠生芻通家是恃魂若不昧庶其歆此

祭趙守范妻國夫人胡氏文

恭惟端明扶顛整亂實維夫人內贊成筭于今赫赫廟
食襄漢晚從令子持節江東百萬飢鴻待甫焉哺于今
八郡和氣春風易鎮吳邦財殫吝嗇盡頒松藏以佐公
費奉而行之夫人之志宅生千里正仰毋慈駕鴈翔鴈
忽去何之一觴之奠紓哀謝賜夫人昭昭諒欠茲意

祭梁節卿知縣文

嗚呼哀哉仕莫難於吏選而隨壈坎而公幸勤積年亦
既珥跨作邑人所難謂負邑債而公拊摩彫瘵亦既三
載夷塗在前通行無礙云胡不淑而降疾殆跡其平生

勇於爲人而已不自謀義之爲重而財非所會蓋藻尚
之卓然宜禔福之未艾而止於斯疇不興慨其早托姻
聯屬承親誨雖死生之永隔想音容而如在年衰旣憚
於奔馳地遠莫親於祖載投淚脩辭敬陳一酌庶或享
之公靈不昧

祭王吉仲主簿文

文士苦心瑟縮寒悉字不停思笑語尚徉入筆波濤五
湖三江士志於得場屋逢逢字試輒效如取如攜矧老礫
紛投崔槩珠璣玉言或疎於用子才小試塗歌里

有來必答一氣回春炎湯和融宜介福猶在娠身年方茂天乎弗吊一疾莫支
其期胡富其編而狹其施悠悠蒼天胡不慭遺社攸同朋從自昔蕭寺從容俯仰陳跡
情深奠靈不昧庶子來臨

祭陶恕之判院文

嗚呼德無常師三人必有何以銷仁同志曰友非師非
友何以成身曰聖言必永其人古學不傳士習日鄙
已不師人心師已高自許予卒以愚死堂堂童之實
冀於是卓於其鄉得友曰妥相觀而善日學不倦益無涯從遊

於吾得友曰周如切如瑳意氣綢繆維師維友繫人取
舍維妻維周兼此二者從官東淮值宋天子南軒高第
廣平遺裔以通相與以義相屠如睎朝陽如濯清波言
歸于家動有成則如川之增曰惟厥德天道難明爲善
不右官不容朝年憔下事我述公行師友是先以見吾
之學古聖賢之事之報觀者戮焉死者有知寧不介然

祭番致文

敬因宅兆一觴爰寄申而言之二八申陽
制出門後止送車轅春轉我獨
英靈不昧諒歌此意

惟公制行之方持論之介在昔而緩約而泰豈難矣此性之淡泊抑以成其子之遠大嗚呼晚謂膺文猶未抵於官舍而千鍾之養奉路已嗟其不逮卽雖然子戔世科身登上壽人生若此遺恨何有老成云亡無後典刑一與生芻傷哉此情

代諸士友祭潘致政文

河水東流灌注百川有停昆侖崇峻之產可用棟梁老木先彫色皆嘗泉石之後生初學咸受指教大知勵行細悟緝文雅私淑之家庭之閒典刑猶存嘗聆謦欬若侍杖屨其後純孝

罔極之思凡我及門云胡不悲金頓湯汤可以觸鬧蜀未皇寫緊其致推迹師承必本其先凡我同門永天

弔溪

同衆寄居僕卽推文

君生名閥爵有興刑介然尚守浪若不勝由掾而令屢駕管轄雖更姻婭莫拯其務在懷未展厥猷逮來卜居于茲邑里既得良朋云胡不淑厥家俾成無虧云胡不淑弗究厥施嗚呼哀哉林林蓁蓁嗚呼哀哉父在觀志沒觀行為三年無改亦既過之膠柱調瑟張弛宜拳孝子心厥有成規尸庭必肅契要必稽有出無溢有入無欺戰戰兢兢臨深履危以小厥家俾成無虧云胡不淑弗究厥施嗚呼哀哉林林蓁蓁生孰無母慈母懷自昔曰季焉倏結髮爲婦比翼連枝所期百年舉案齊眉幼子在娠長方兒嬉哀哀婦姑忍見之思其以前朋識面孩提十載相從誠意畢推書作爲作者於其遊戲允矣善推交情之厚逝父而真慟期白首觀善親仁山梨黃流斯人斯疾命實爲之舉一

祭梁子重文

嗚呼哀哉富貴人所欲患無其基子世上卿冠佩峩巍早歲承恩綠綬班衣鉦鼓一鼓奏凱還歸華堂淨深翼屯雲齊田穀千箱園花四圍疊山後前再適瓜期逸駕駿駿駕子馳云胡不淑而止於斯壽亦所欲患無其資子性高明紛華物迷彼事燕游酒肉淋漓或事婦人溼咿嚅兒否亦珠物厭常喜奇市馬駿骨貴方不龜子

獨潛然千頃登陵若髮客臨非子而誰云胡不淑而遽契要必稽有出無溢有入無欺戰戰兢兢臨深履危以小厥家俾成無虧云胡不淑弗究厥施嗚呼哀哉林林蓁蓁生孰無母慈母懷自昔曰季焉倏結髮爲婦比翼連枝所期百年舉案齊眉幼子在娠長方兒嬉哀哀婦姑忍見之思其以前朋識面孩提十載相從誠意畢推書作爲作者於其遊戲允矣善推交情之厚逝父而真慟期白首觀善親仁山梨黃流斯人斯疾命實爲之舉一色緘辭長慟知乎不知

祭舅門黃孝弘文

惟兄姿稟之粹閑止適同門學之正武夷高第惡狄滑
我十年于此最後扁舟同載湯李謫仙人湯亦荷士
刻琢門里巷鑿鑿甚於心一笑相視若君能爾
亟峻峙駕言同遊嶔巇起雖易登別淚洒洒湯年七十
李家高里後會難期理或然耳何意未久湯流俱逝君
年猶壯今亦已矣況如其首年又過半疾病侵生
有錢魏魂高山湯流水知音不存絃絶惟維一觴之

奠寄悵意語若有知庶其終止嗚呼哀哉

祭洪貢士文

惟君和順中積孝友天至德成乎家如玉之粹蓉惟以
靜制行之獨幽谷間芳韻勝熱修惟利惟名舉世營營
君心澹然沉冥天清四上下時雲逐太典瑞屋鶴游十
九軒晃從渠我嗤吾營役笑闚我固兼兹義塊屋我志
之耿拊棺一奠有淚如雨

祭衛仲文

未遑惟弟之屬曾無過求僅取給足多才多秩利然之
鳴呼梅仲伊洛之學源遠莫參意嚮碧雲谷足音良
聚世方多虞君獨不其生獲全其死改服示儉
工得之矣玉精金韞哉諸老如日西沉坂原之時天抗
意蓋出此命豈曰人所言智者過之遠
之急鳴呼之鶴耶哉喙餘粒君性之剛棄以介直宜哉所
日已卜親友賃會劉醵酒修辭以酹以君心以

嫡孫若子未三云何不悲其幸託因緣莫陪祖送寄情
新文用伸一勠嗚呼哀哉

祭王親文文

惟靈爲養遂仕一之利而於人無電髮之厥退食於家
歡致召新之有疾一朝長往萬事永畢哀哀二母悼惇
嫡妻有子未三云何不悲其幸託因緣莫陪祖送寄情
新文用伸一勠嗚呼哀哉

祭呂翁伯誠文

惟翁勤以成家儉以律已出言謹審過事敬畏知止則
止見惡則避田慳百秭不足異預慶以後若孫若子以
及內外親戚召使遠戒二子惟孝惟義勿使外人間汝
兄弟勿使役公庭決我家事二子曰諾手書以記而今
而後自相友愛敢公爭以較微利詣訴官信能若此吾
願畢矣容吳入地一歸正寢從容而逝生死了然如翁
有幾矣哉

祭先考贈破土祝文

其奉先人治命謀葬所地卜云其吉求則得之天與人
符土與存契發辰之良降與工役安敢不以聽以治或
兎甚高或益甚卑坤厚載物地德方大懼震動於用忘
其往惴惴戚戚酒惟神哀其孝敬爾有神神降之罰俾
亡者不寧其存者不寧其君是之庶翁之治命與閭一
鬯之情真

祭先考贈破土祝文

其奉先人治命謀葬所地卜云其吉求則得之天與人
符土與存契發辰之良降與工役安敢不以聽以治或
兎甚高或益甚卑坤厚載物地德方大懼震動於用忘
其往惴惴戚戚酒惟神哀其孝敬爾有神神降之罰俾
亡者不寧其存者不寧其君是之庶翁之治命與閭一
鬯之情真

祭先考山石道人文

惟翁志在濟物弗私其身醫非市利非師授誠感於神扶曳而
來疾病頻申飲之食之砭劑必施遠或俞年近或浹旬
起臥安且寧天生海頒友流六鑿匪甘匪珍良田授畛華
屋連雲於我乎館匪舊匪因如從物外遊四方之賓翁嘗
爲我記成辰裘病因仍翁不我瞞翁有頓相劬於墓於傳有
云會當爲文以勒堅珉歲序方新萬物發春翁何往
天胡不仁閒翁之飛蛇不酸予念豈意情如太古代知
翁此心月皎秋空其去何之太初約都無留一觴寫此

之麓甚旱有田二頃歲大稔可得穀百斛以助迎四月丙午乃止
適故歲水災春半艱食乃即廟之脩廟宇爲糜以與
飢者其二朝包羞老考之意有屬其奉而行之既所儲
將罄又賴鄉里好義行若王等捐金穀以
繼比大疫可屬小麥可舂炊乃七其疫死者大半而歷
所卒其聲孔證士氣甚惡有神道門宜各大其而歷
日五十有六役工數十服食新水之供及以疹日而無
湯火疾厄之虞殺食之人自以無復後之憂踴躍趨事
殘之患踴躍趨事之所至庶
方所及以是知聞廟之神

某用敢於告事之三日率一三治事之人具牲酒致祭
于祠下惟神尊高景貺鑒此邦人
戊子冬謝雨祝文
福晟夏秋積潦吾邑害半執事憤勞
馬恨無所民不聊生某擬奉先考雲峯君七遷志輟糊
口之贏爲藥火食之而神廟民居塔隘不足集事仰惟
大神之德與天地同而祠宇之在吾邑者廣深足以容
旅乃用甲申故事列盆高南以後而坐來者於前別其老
幼男女更進迭食始二月丁卯其以至月正既月而民
未食於邑之天夫士朝華郎新知建 附澡水縣事王

以續又明太守馮侯特捐百斛以助廟之脩廟宇爲糜以與
惟是神道貴幽而噫祠早晚敬而容不
瀆又其方事之初急不預告神德怒因降大戾而白
始迄終凡奔走執事之人與凡新水之用無毫髮之微
有褻于當者是神哀民之意有屬其奉而行之既所儲
之罪又克和之其之罪於其敢不德謹以訖事之次日
割牲醑酒祇禱祠下以昭
鄉曲禱社祈雨文
夫炎埃遠時日以祀明神惟國家定制而年來有司
文行事增益之徒存誠意不在水旱之災鮮不由此厥
今農時已過水涸秧枯雖府縣有禱即感通而覓來
露足少稽信宿則歲事去矣民何以生某等寓居此邑
實不遑寧是用相率拱告于廟下惟神聰明正直保人
而行尚賜哀矜即沛甘澤某等無任迫切俟命之至
謝雨文
某等昨以此邑久旱秧
獲已顯哀埏下厥神之休
沉某等用是相率再
此邑田之高下相懸旬朝不雨即旱而雨澤稍遍亦

漫塘劉先生文前集卷第二十七

墓誌銘

故知吉州王公墓誌銘

開禧改元春　召趣新知吉州王公行仍俾以行期來言趣之新知吉州王公墓誌銘

上公祖命就道夏四月戊子次于儀真病卒年六十有三廿年九月乙酉葬鎮江府金壇縣上元鄉白水塘之原公諱萬檡字貴先世居江之德安曾祖韶事　裕陵爲樞密副使贈太師燕國公大益　國史有傳祖襄　寀擢崇寧申科終左朝奉大夫父彥馳終朝請大夫直敷文閣累贈金紫光禄敷文始家金壇公其仲子也父

仕入官凡十三轉終奉直大夫由平江府崑山縣尉調秀州崇德丞用舉者五人改秩知潞州涉縣歷十二年數更官而一不赴崑山得淮安清河縣格吏請出郊以應親獲之轉運司幹官通判建康府知興化軍及七州凡七更任文公振當却之崇德令受求賕龍正疾公如臨臺諫以其私問覆護如所厚遣康有疏入獄歷十二年數更官情不得公自崇德往一問即承留置平反歸辭不受曰當者一而訟者衆吾不忍也來安政成郡以全掫令閼政龍掫公輒徙公輒往全掫人喜出迎來安人遮道不可郡重遣兩邑民俾縻治之入淮南陳當

思陵升遐、（宗名）嘉貺之使（多事）事設會使和關公額其任比六七往反用不加優而（謝上給過於平時進武康興帥合諫矯發公廉之）多所全活府吏二帥鄭公僑張公均中間趙公師羣以（見）王人攝事鄭尚清慎勿擾回清靜張明敏過人府事一以委公（見）受代張從少應鄭欽從中用之公實主之又逢俱以妙年名貢籍言者以為私論罷起知鄧圍給父耕之（見）要劑而民免奪攘竊河渡之歲課而民不病涉賦飲之（見）奇零者省之先期者緩之部刺使有倚恃公豪人於狱（見）者公察其無辜立出之交敕民有稽留之（見）

何者公發其積逋窮治之（婦雖鄙諸賄之使復合兄）弟競勿者悅之使弟爭貢士之不能行遠官之不能歸（見）旅擬之不能舜公有以深之又斥餘財興學舍喜公守（見）治兵防創六城樓仙向扁其西曰疊山著最勝也（見）先是郡苦淮衣之征益承平時改河之卒賦衣淮西（見）之新軍新軍貧困以為風紀以匹計四千一（見）百錢以時十萬三千匹有奇版書視為經常吏大守數（見）十不能去公於自請　上意感悟（見）退又白御史御史繼以請　詔計其半餘令郡以他賦（見）代輸仍命漕臣補助悉（見）

事行下幸公已至力持前義竟格不行蓋非公言之於（見）臨遣之初則無以悟　上意非公持之於治郡之日則（見）無以杜方來成始成終緊公一力興國人畫像祠之秩（見）滿郡使者上其政且進用矣公急請以命公吉距興國不（見）政以吉為江左大州兵賦所仰亟以委公焉公既中用之（見）遠民孰公政後之如慈父母故公之亡二州之人皆依（見）依然公實庇有容垣夷無隱和平制行不矯元以絶人（見）警敏見機不唯阿以逐物以謹寔訓其子以儉約飭其（見）家蚤識敏於文以是定知當路四舉禮部咸在高選好（見）讀書以興復俱第萬曆壬辰舉進士授袁州軍事判官（見）袁民疏公政績乞

政即鎮江府府學教授許溪季適進士衛洵既辭遂奉
前刑部侍郎曾公狀來請曰先君平生嘗官行已
曾公之狀靡不詳曾天子從臣嘗參太史筆其言足以
傳信矣抑先君曾氏之所自出吾猶及後世疑其私子
嘗史遷序於先君為鄉人又知先君
之詳而弗累於私莫如子敢請銘其謝不能矣而遂
固以請乃為之銘曰

有矯其才而詭其常有照斯入而施其行也則偏政
爲靡滅惟中惟和君子之方鳴乎已矣今也則亡制行
之平匪師匪商實政在人觴豐缺實施常克返而道榮
光茅峯之支白水之塘於千萬年君子之藏

霍氏墓誌銘

丹陽賈君從無將旌其先者其外祖父爲禮官之望
族有以選爲鎮江霍卿諱之父有
功迨對揚天下曰端友者其父也吾妻之自
出有爲勑令所謂定宅錢先其名者其外祖父爲禮官
曰洵直者其外曾大父也惟其內外名家禮法相承故
吾平日之所以樂施于薄奉養者吾妻之奉佛如素有
以先我也所以崇師儒吾家所以益裕於前者吾妻掖我
以儉勤也吾之奔馳四里厄司禁林所以甚宜其官而
卒免於戾者吾妻勸我以廉謹也而得年不遐相我不
卒此吾所以悼痛其亡焉之文以永其傳也余與

賈君雖行相先後若相遠婦人無外事其默默其不然
歟余不得詳也然余聞賈君富而好禮門館多知名士
士亦雅爲盡心知賢哉相成要必有道故爲述大槩俾
內者施賓君前令[illegible]林司[illegible]校時駐軍兵馬都監秩
修武郎三子沿江[illegible]萊進士三女長許[illegible]進士徐德
裕次許嫁登仕郎胡槩季尚幼霍氏享年四十有五其
卒以開禧丁卯四月九日其年十有二月壬寅朔窆于

縣之永寧鄉[illegible]之原祔于皇妣[illegible]志銘曰　大家
之正名家自出百世之[illegible]斯言之質

柳宮巡墓誌銘

拈斧柳謨述其兄之行來告曰先兄與故吏部侍郎梁
耿然衛哀就位不能備禮去相承故
公爲姻家而于梁壻也義嘗分姻以謁于予今其不
幸賈志以沒具葬矣而銘文未具行無以掩諸幽其孤
以請於方謝不能而使者四至三千里非文
無以復命敢固以請僕既重違柳君之請又以其使
之言爲不謬故不辭而爲之書君諱常謙字仲靜世爲

入會祖某祖某父某始其先上舉于鳳凰山採地得
雙魚相者曰富貴之祥其後有徙于他州者繼繼承承耶
而君家以電閒君性純厚不以富驕人雅淡不以物縈
情故兵部郎中梁公汝霖賓之也一見契合遂歸以
女兵部以文學教閒徧儀學行故若所與游皆聞人嘗
慨然曰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吾雖不達視
國家者有閒矣嘉有以善其鄉故以緩急告者資之幼
弱不能自存者卹之疾痛則除之樂飢歐則貸之食僧
窒谷窒塗則葺之使勿壞河梁山蹊行道所病
則葺之使勿傾又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以料

目為限哉乃以家財粟賑貧人會司之二者意向不同卒安
轉保義郎有　古特善克昭慈家祐陵攝宮內外巡檢
楷宮經營建帥而中貴人會司之二者意向不同卒安
君之為陵寢敬慎不怠交民事無采得有所施狄滿銳訣
擇官以憲其縣而君病矣病且革召家人前委以家務
細大不遺奎旁揣除以待吊客言訖而慎二子道等道
微寧以疾終徽甫冠而大命殞以哭之子無幾微
兄於弼面其墓矣哉其日實慶定已巳四月中澣享年
五十有七既葬于東塘山其麓以某月某
日女一人適從事郎新監淮東總所鎮江府樂烏兼大
軍倉梁鎰倅侍郎之仲子僕初以子壻省侍郎于淮東
計臺聞所以聯姻曰豈以兵部於公為深其子我之自
出故耶公曰然鎰然卿亦有過人者　四年於識君於
京口又四年奔侍郎之喪得　卿相見悲不自
勝其為淚哉慮如已私治知君之於人不以存亡易心
侍郎之知君非苟然　為　墓開銘無效祥惟富惟貴孰
主張是以君子能而　位士志及物豈但入官君施
於鄉亦既有端弟子猶子皆有明川人恤其私君焉處
順東塘之原水秀山明百世之藏請銘其銘

薛約墓銘

薛氏家臺海有去儒為道士者曰元泳其始為道士也
過予問焉報而咨曰豈吾心哉顧吾母老矣而窘於
養曰倚門望吾孝也才其庶乎泳自度終無以副之來
茅山視道士居修養豐而主我者適同姓可感以義故
倪而從焉將母而來以慊吾孝君尚忍效歸昏棄以凝
汪子責我哉予曰吾責不子施子盡厚難也泳不
對頷而去未幾奉板輿入山甘泉之母子臥逆旅
病焉予聞從二三友趨醫生往視　彌久乃得瘥復
歸今年春予掃墓雲遭有衣羽衣膺戶外謁之泳

也予驚喜問母無恙泳唯唯去兩月忽縞衣來前拜且泣曰吾母歸而疒具矣前從先君之兆矣委而來惟不朽是圖前九君憂憂不忘念無以為先今之來也君之友淮西紹峯王君道予以詩君其賜之維予民世農至先君而陰先君名某字某能不負王餘以稱于鄉後之歲淳熙戊申得年五十有七君家奧三頴顯先君沒而家弊毋治喪葬毋請謚毋請孤得年多於先君才有九以嘉定甲戌終於家五子某某某某某泳也女二某壻曰某人某人生孫男女六人皆幼願以為累鄉哥乎余學文於吳泉歸民惟張圓之子汝記在襁保無介紹不力銘曰

袞不果計之左鞅之宜神所依過者下泳也山中舊詞馬司士隱天台徐為道

故兵部吳尚中墓誌銘

吳季札封延陵而墓在毘陵之申浦其後以國為姓今吳氏世居江陰喜其傳為嫡傳祖持皆嘉遯不仕父觀以樂施聞于鄉後以公貴朝議大夫公諱漢英字長卿少孤力學出從先生長者游得毋自欺一語服之無數登乾道己丑進士第主簿之余雖薄以憂不赴

主無錫一應海道在遷學校屢禁貢士且十年公曰不興學且無以厲士而以今年不若身先乃率僚以倡既學與而士集後能明年大比興貢者四令之令繼以矣迎不能歸公為吏所枉不能明公申明而道之常平積負且三使者由是知公秀八郡疑狱滯訟興閩隘坑冶事之大者悉屬公先是淮民饑有貢粟入粟紓之舒城得粟多便者撥公往視公欽遂散之郡守謂必屢奏公曰民命在朝夕比奏必亡守不能奪民以吏生用鳥老闢陛主管湖南運司帳司會故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將漕得守不得爭公所以毋自欺對陳公欽曰公所謂非為知之亦免踩之得安矣

老宗御極有貢裁湖南月樁之太重者陳以咨公以為月樁誠不可不沿亦不可騷減則無以贍軍賦厥今惟衡永道三州自來未經蠲賦而諸縣之版帳充重蓋以為備上元三州月樁之當減者計一萬四千五百貫公即為條上乃蒙聖慈下如章所請減帳以三州去臺頃以此意登奏公即為條上乃蒙聖慈下如章所請減帳以三州去臺治遠不但曹文移而事體亦有難險度者撥公親往公

肖暑疫馳所至郡興守貳裁處其宜所活者又七萬七千緡元奇民以大寬減刻石紀上德陳不俟公請鬲之朝謂奏舊儒科期爲有用之學見之吏事本自不欺之心蓋以實言既又屬之諸臺舉員以足改扶知太平之繁昌紹熙癸丑歲大饑荒致行公先料鬲饑民爲二甚者計口日給次者減半月給之地遠則委官親發閱明年三月給公前期請於常平使者民未食新恐爲德不竟請展一月使者下其事于一路所全活不可計縣惟銅官靈巖二鄉存餓而統縣皆未及五分法不應捄荒公請于州准故歲行之二鄉之民以濟通判滁州後節時除兩淮當今使方鋭以開邊釁何以取我公不答

退爲書上之大慮以爲今日之舉評以孫子始計之書無一可者鄧大以爲件既兵潰而歸始媿其言二年五月壬國子臨簿未幾遷大理寺丞兼權樂壇進狀訴有司不爲直其地屋之給得欽起道鼓鹿門外手自營築以備出入車騎出入公謂樂壇職當內宿宜應近故設爲自營居止之說以遠逐之耳宜下臨安府理還價值而仍其故樂壇意不愜挾貴求改且百方竟莫能奪三年十一月權臣既誅卽真掌吏史達祖耿權奎文達等二人用事久士大夫多由其門是獄之起懼者甚衆同列亦畏避不

前公慮獄久不決將為緒紳禍○親自詰問既具得其
姦贓之狀即白之朝黜嶺南籍其家得金大夫斤與
往還書見悉焚之通衢由是中外以宋嘉定改元除大
宗正丞俾閱以嚴屬籍之儲歲久弊甚整葺如新時方
清中書之務日減四川之賦承相錢公參政衛公謹遵
行之遷公太常丞時卿少監位實秉禮文之事頗望公條三劄以獻曰順祖宗之法曰
掌大小祀服器樂舞之政而各恭其事未能悉稽古制
若公次第更新之而申改罰焉○時工墳尚有
緊狀中貴人有創園寺于郊丘前者莫敢問公見之謂
是可忍孰不可忍中貴人聞之憚不崇朝撤去權兵部
郎官兵興之後遷將上功多濫公考覈有方論務為清
輔郡有請增禁榷數百人者長貳從公問可否公謂增
禁卒以嚴守備誠輔郡之宜然費將安出權不可賦不
勤上供則可不然不可行也議以是格其年七月面對
陳三劄一論公過形勢二論邊備三論宗室有罪
父閒非宜上皆嘉納付外施行對畢遂上更迭之請自
是凡八九上乃錢丞相以公寘留以自助皆郤弗報
會言者欲有所撼動疑公盡籠絡罷台州明道觀
閒居六年九月書明道之喪未嘗以筆干廟堂恤典竟

十有五日葬縣之昭德鄉綺山之原其後者記于墓表陳
夫人之喪合葬屬予銘予為銘其墓與德清泉會乎山之
陽俾與之表不復辭其年德清復與昆弟合辭以今
奉議郎新知建康府句容縣事丁君宗懿時為貳公
行狀請其以公之行也信于鄉黨之言也信皆足以召信後故
銘序次之不疑而銘之名氏生卒之詳亦具狀中茲不書
言必顧行行必顧理終始惟一視表如裏內毋自欺展
也君子吾歸孔時吾樂孔真隱矣松菊在室是以
似之歸去老人有室孔偕綺山之麓苗浦相望有永其

續銘

故徐府君墓誌銘

余老君雲岑居士嘗與鄉賢為行之士以訓諸子曰若
張君子容徐君叔珍可謂孝矣其永年問故先君言二
家翁皆鄉賢好者知學之益不憚累槖來脩以成其
子二君知親之心逐夜攻攻懼弗克力以為報羞其所
師友皆一時名人既歿猶且死而為之葬仍嫁
館致而州縣亦禮請入學二君事親既先立乎大者其養必謹其養必衰以常
道言其奉親既先立乎大者其養必謹其養必衰以常
不書靖康之亂外氏孫盡室淪喪君追往母志祀享必
時伯姊適孫昌尉蔣伯堅伯堅死建昌徽君窮轉當路
無以歸既歸而生者須養而又白其親斥家財助之始
克復常產少與仲兄好古齊名好古有學行蚤世君教
其子迄於成立其長子既昏而負且死石為之葬仍嫁
其女其妻稚二孤育于母家君病革無他治命顧其子
曰某姪之子長矣而不自食不閑於教訓我死汝之撫

以歸教育之俾毋墜宏兄之後諸子白諸乃眎嘗甚
昔之念如此配譚氏故大理少卿策之族女令淑
以宜其家子春弓右遂各執一經文一人歸忠翊郎尉
州兵馬監押趙汝徐前沒孫男女九人男嘉謀嘉猷次
未名女皆未行自涪歷于酉
朝廷病士之補國學者濫限其來毋待補法除歲貢外
校數預試者三十取一以為常而君家後十五取一以為常而君家
父子姓名無慮不上下其間君之不過君之生孫謀毋益知君而重嘆
甲戌中秋後十日實生十有二諸孤以明年正月十
三日癸酉合葬君夫人于酉千之原卑詔縣丁里銘
曰

養以志親以遂附以風族以存厚啓厥後勤嘗銘

賁湖尉

仲益妹安誌銘

君名益之仲益字也曾祖妃白丹陽徙金壇且詞慶再
貢于鄉父桂舉策直科授通功郎為建昌
毋湯氏仲益以孝聞
用辰崇寧丙午仲益明春秋獨不偶年戊寅季
補太學輒居前仲益不來賜嘉定甲戌春疫冬而歸

進温劑夏五月瘍生於背寒之得不發然竟死年三十
九妻徐頖年喪其私親而又寡其哭不忍聞男曰嚴女
喜皆幼越明年三月巳酉葬于縣東北隅距郭門二十舉
武從叔某為之銘銘曰泳者得珠子得則礫帆者方迅
子舟則溺孝友之至遺家之戚謂之何哉嗚呼仲益嚴
也豈下惟後之殖勒銘幽石為寄我心惻

故知州陸秘書墓誌銘

維陸氏嬀姓之別望已命氏唐有為揚州長史者高郵
於揚為支邑因家焉至君祖遠有幹方之才終武畧
大夫祖植父光弼再世不仕父以君游太學遇 壽典

封迪功郎致仕後以君陸朝再贈承議郎承議當建炎
間避亂奉父叔從杭自杭徙秀今為秀德人君端俊字
子高少頴悟以學問自力入學陸內舍紹熙庚戌 天
子龍飛禮部奏名第九迪對擢居第四授文林郎紹興
府觀察推官以憂不赴再調滁州州學教授除居山谷
門士習因隨君至慨然曰教授吾職也職可聽乎乃尊
禮法成以示之本激昂後秀以發其文又闢武齋以收
勇果與小學以養童雜由是士皆趨學是舉始有以進
士起家於維是入太學登名科者相望皆及門之士秩
滿赴闕迂北沙由掌故升館學君安於平遠第授兩浙

轉運司幹辦公事沈遘入爲貴遊子懵不更事
間以才選復視富貴可攫取觀望畏縮不任事惟君明
敏而彊毅使者所敬事無巨細悉以委之積數月彊者
抑寃者得直臺用爲清中外翕然歸重會召爲士一時
禁路上君名者七人丙寅八月除國子錄丁卯二月遷
武學博士八月召試館職時用事者方肆其
恢復君謂必先清中世涇蘭之弊而後可議此
未第前後書數上道以肅官邪皆入所難言奏第晚一除
秘書省校書郎戊辰七月兼吳益王府教授尋遷祕書
郎先是嘉興以孝宗潛邸陞府未沾恩至是有請
除士樂用命幸來長至庶獲對越之

遭以聞者惟君謀知無他暢飲自若人時以安更發之
初君料鶴泰折閱且不暮即下令計元直官乃出錢
及交子流行免使其家便所欠及貸
於朝俾就易左右時諸郡廢置矣宜或至罷市惟豪晏
然如平時南渡優恤遺逸之都不起二稅州郡為輦收課
子開禧又使併課子能輸而都計亦立故諸都皆以為
其資故不免益今小稔　朝廷復厚遺使之退而有
以自謀何不可議以是決自廬而和次第從遣皆接堵
如完言漫梁關守制置使被命選才以君攝事方和好
根本無窮之計越明年十一月改知州兼管內安撫
司公事初君去和吏民相率祭傳以祈君之還及是懽

迎如歸慈毋君亦熟其利病所宜行悉契其心所以
士厲俗電屬邑恤寮吏親濠有加郡困於兵井邑蕭
君至未幾軍民之居畢葺又以其餘力修闔門浚河湟
積貯有所城守有恃事或近名而無實獨予所服君
有昭關千秋澗地非要害昔人一時據以拒敵或掇以
爲說遽議棄復君持不可南渡初籍丁壯最多之戶爲
萬弩手入許占田三百畝以備器械歲久丁口散亡田
亦他屬中更兵火益復離散而議者欲嚴教閱君謂非
休養士卒數年之後閱實丁壯更定名籍不可不然徒
擾奚益議以是格令附邑者適君里中人介不受私寓

公有不樂者與劃輕士比而攻之因以及君坐罷明年
五月壬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是歲飢崇德爲甚君
與同志爲食以食饑者日數千人自十月以達于來年
正月窮日之力不避風雨以是得疾終于正寢實嘉定
丙子二月壬辰享年六十有二自道不明士不務內往
往行不顧言或操持小異卓然不爲僞梁復過於自守
才不適用若君者表裏一致言不浮於行中外踐揚用
不稱其才所謂古之君子才全而德備者歟始余與君
爲同年生余生晚弗敢以輩行見君常以知交遇我
嘗爲余言禮始於謹夫婦故其生平雖妾媵未嘗近與

兄埴友愛尤篤入君之家見君事之如
姪化之皆秩秩有禮法下至僮隸重甘苦
游其門者常若春風和氣中所謂身脩而家齊者歟乎
居喪盡禮鄉人化其孝子姒以學設古人切於立身行已之
大者書而揭之列編屋壁老幼咸知誦習未嘗厲聲色以館子姪
而子姪聽竜教丁卯二姪鑱鎗同請監葬鑱咨戊辰
第今主臨安府富陽縣簿君娶錢氏主家入子一人鎮
甫冠亦以進士貢曹實紹
獨留皆爲於教子故君歿從叔唐老倡于上庠唐老
以兩領鄉薦明年君登甲科陸氏之盛聞天下唐老早

世毋趙氏惸欿無依君孑然迎養二十年猶一日仕宦
所至必奉以行當君立朝時鎮巳之然成立同列多
願締姻君以女弟適趙氏多女而
自可及者遇鄉曲無少長必以爲之其過於自爲其未
立朝而出爲郡而免咸以鄉人故君無所懲文自其未
赴滁陽時值甲寅之旱部刺史郡太守委以荒政已既
欵心至是復以拯飢得疾而死蓋其此心純乎爲義傚
焉孳孳不知年歲之不足至其講論天下事成敗得喪
如數一二則其所以試特其緒餘耳余尚忍重言之若
夫在官之廉不狗利以苟取不賤帝以求贏不以公帑

爲私惠不以公餽爲私有雖於今爲難而於君爲細故
不書初承議罷縣之西北崇德鄉之鴈塔君亡慈時從
伯氏展省指其旁小丘曰吾將從先君於此故葬文共
志實其年九月丙子前舜宰富陽簿奉其父命以書來言
曰吾弟實知君非無以銘吾弟銘曰採行之純一家
以仁漢萬石君表德鄉賢爲政之先漢韓頴川臧倉非
沮武叔非毀興天只應塔之原於千萬年君子之○

故慶元府教授陶公墓誌銘

嘉定辛未夏五月乙巳　皇帝御集英殿賜進士第國
學上舍奏名陶君大鈞卜葬先是君之元大垂亦由內

舍試禮部奏名擢第教授鷹州累該恩封其父士達宣
義郎至是宣義猶諸孫及常所親厚供張和寧門外以
須君衣袍素簡奉尸易之尚書敕牒入拜親笞卞曰微大
人不及此士類榮之浙右故多大家以教子取科第爲
常而登第榮及就在又兄弟出處未靜惟宣義猶且康而
君兄弟初命即爲師儒宣義猶故也爲世
所欽艷既登第選授迪功郎安慶府府學教授甫一歲丁
宣義憂服除守闕候調未及成而浙矣問里泣相吊曰
繼自今誰恤我者蓋由辛未迄丙子不六年間而哀榮
之交如此余尚忍言之惟陶氏望出濮陽故居江浙者此

其爲君宇成之曾祖得祥不仕祖文幹始自蘇之震澤
野徙嘉興之思賢鄉以長子官右選封保義郎宣義承
父祖業有裕惟用以賑貧教子性孝友篤實其事親無
所不盡母沈氏孺人沒於慶元閒葬所居之西二里北
宣義舍幹無戚不增甚居外艱時年已五十毀甚雖疾
不御葷酒少與兄童之齊名童之性直亮然頗易急君
常以緩濟之家事多爲君裁處其平無毫髮私君以
爲可童之亦曰可雖財用會計亦不復問多寡盈縮其
友愛如此乙亥夏宅壞於火始議更建余當書引禮經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勸使外同爨與之待祭祀賓
客內殊閨閫以便燕私君復書曰吾兄弟心長相依忍
垂老異處乎余感焉娶閒陸氏其家既亡異有鬻業
者君受之既病語妻子曰吾寧利此我死汝稱所宜盡
歸之士以貧告連相接一無所吝惟宣義猶在又兄弟
解后啓鑿曰吾惟不愧此心耳一無所歸各卿隣不能
自振者曰閽門自訴率慷慨忘去宣義寢疾祈禱百万
顧以妄施無益默體親志許捨負十歲千戶爲錢五
百是歲數已益曰及吾未瞑尚再行之繼是毋忘毋使
吾有負也妻孥奉承惟謹要皆養善是以飲冷得疾
曾曰弱也過按剛劑病遂殆預勑家務細大不遺次後

故翟文學母周氏墓誌銘

嘉定丁丑五月乙酉、天子臨軒策進士金壇翟君起宗以特恩一上居前列初授廉州文學于亥捷報至而君之母周氏死二日矣里中無小長咸助之哀以母之能成其子而不能少須臾死以速其子之榮也乃八月既望起宗杖而起介友人以謁於余既又自力衰絰扣門泣且言曰起宗不肖使吾母有終身之勤而不能致三釜一日之養天地有窮此哀無窮惟吾母婦德

母儀不愧彤史或書子有述焉其猶足以紓終天之痛余辭不獲則問所宜述起宗遂言曰吾母故迪功郎于我先君翟氏故家濟州之女生而柔惠婉德相攸歸于我先君之篤於親吾母有助焉先君之篤於親吾母有助焉先君將流寓糟宅之後卒歸之使有家陳氏姑既寡諸子將避亂南徙長幼相夫曾祖母寇後至與宋氏女偕吾母奉曾祖母意數賚之及嫁資送取給焉先叔祖中既孤離散復聚之使有養雖先君力學有聞竟不名噶書而死吾兄弟得不廢書遂賴肇耕以養則惟吾母之教從兄朋及琪之天婦先後死微吾母鬱鬱罔與居喪幾毀以歛手足形完君之喪以

記得疾自爾衰甚輒發又喪介婦遂茹荼神識了然後事甚悉員命速諸舅氏女歸甫至而瞑享年七十有六三男子起宗其長次與宗紹宗女四人其三前死孫男女六人未名葬用十月辛酉地曰北渚南距縣五里盞今葬二某惟君之父請汝霖銘君之大父諱大倫字宗先公霖君之考諱有陵之次子而仕親之志且仕矣親不逮捐欬淨風不停斯哀永幽窟

君諱元之字宏甫其先自常之鎮劉徙金壇之洋德鄉大觀中縣定邑之丹凰里以勤儉自業上三戚乾道乙酉嘉定丁卯其疾革乃九月乙巳卒于家有七十五歲之姊哭而哭曰奪我良弟又有八十之姥哭曰喪我嘉弟曰其家則送一姊之哭而哀其無依也宜為之隕淚既而問其門者聞終之具咸給盡君之盡心於此久矣嗚呼其知所用力者哉娶王氏克相其家事治家有法度昭肅名所居曰澹學文清載完家葬用十月丙午卜宅坊堰南距縣三里一淵介其友梁詔銘且曰已矣倖是銘其親余重

不自已吾猶是矣遂行鼠而疾革乃九月乙巳卒于家嗚呼以君之才又早聞於人卒不名鳥喜以死可哀也君字國寶世金擅為義高祖圭[illegible]大父諱祖名其堂號悔齋士祖思亦以詩鳴後湖為忘年交父銖[illegible]世君幼失怙委家務於伯兄兄嗜酒生理坐廢君一毋所問惟力學受徒以養其母兄沒嫂嫁其女氏家君公而歸之如已出其救人於急無不盡持論不[illegible]勤恤昭名所居曰澹齋益飽更世味而後得之頃著錢氏皆先生文二子大尊大鍾皆有聲場屋孫男逢良

祐其志乃為之銘銘曰

老送壯理之友銘幽窀悵莫挽惟勤惟儉篤於親以遺其後人

丁淹承基墓誌銘

淳熙丁酉朝廷欲收人物之遺重成均之選始命集場於歲貢外三十取一為待補太學生又歲書都上名者三十人丁君游與焉君時年少氣銳而待闕法方新其選又遂不但君以功名自期鄉黨期之而卒不偶歲嘉定己卯詔下君於是年六十有四且病矣或勸毋行君曰子獨不見戰馬乎聞鼓聲老矣伏櫪猶踴躍

二子將以十一月已酉葬君孫經之原而徵銘於余君
余所哀也銘曰
由富而貧而業益豐由壯而衰而氣益完秋高鼓角戰
馬忘老鉦叉維時良尚記橘鳴呼國賓命乎時乎二子
軒然其在茲乎

故張氏孺人墓誌銘

嘉定己卯五月壬戌迪功郎新監山陰縣酒稅孫君沂之母張
氏得疾乃六月戊戌疾革命侍者具常服整襟端容危
坐而逝享年七十有八閨邑喧傳無貴賤少長咸會庭
下炷香稽首而言曰吾儕越人信機事佛閔擇子衆矣

然其終也鮮克自持如夫人者所謂得佛三昧者耶
自佛法入中國祖感喪祭之禮聖人所以防範人心者
盡廢惟敬以直內一節於聖門為近似而夫人得之夫
人故朝散大夫王管西外睦宗院大宅之姪修職郎諱
大用之女而府君諱大成之正室張氏家京口淥水橋
當四方舟車之會而孫居天潛跨城遠門可張羅夫人
不知有喧寂之間張氏以儒起家而輔以醫故生理裕
而孫氏中衰夫人不知有豐約之異城市旦不覩犂綠
夫人既嫁惟謹且飭侍舅紡績不知有逸勞之殊府
君多姊妹未嫁者歸夫人以行已嫁而反者夫人善事

之府君好道術宅心事外夫人持之以嗇故不廣而祭
祀賓客無違禮三子長淵先卒次泳四上名太學一在
首選季則沂也四舉禮部擢辛未進士第女二人適特
奏名進士陳山進士胡昌孫男夭潛天民天澤孫女三
人尚幼夫人御家嚴以是成其子比諸子既立諸女有
歸諸孫滿前人曰可矣夫人不少弛養壯平生內心介
主一以敬故其臨大變如此殆未可與鑿佛者列論用
君之沒也葬所居東南五里黃公山之原沂將以其
年十一月庚申合葬屬某以銘泳妻余妹也其同辛名
曰

釋異儒而敬同嗟夫人儼威終刻昌玩費幽宮後千載
啓玄風

故廣西經畧司幹官范承事墓誌銘

嘉定丁丑十一月丙申廣西經畧安撫司幹辦公事同
措置屯田范君克信葬於宅之[illegible]年六十有九明年七月
以閏三月丙午[illegible]前期嬖義經從其
伯父來請銘之悲曰不覩犂綠不[illegible]
[illegible]矣而葬未有銘無以貫諸幽敢介白父以請某幼入
鄉校視君為前輩其[illegible]

水之後世祖自河朔徙居遂爲丹陽人曾祖邦彥祖
常父追贈有隋德淳熙紹興間　天子推錫類恩以君
常名應舉累對其父從政　郎君少穎悟小角淳鄉校都
博士奇之妻子璧曰泡左後進之冠前冠舉于鄉慶元
已未特恩對策洽授迪功　郎江州湖澤縣主簿未上許
浦水寇卽奏辟僧備遣將書再考以後帥不合能更
化初叙前資居我幔時部舟師司屬儀百值我師之退
有旨申止火之功循從事　郎寧拜經幕之命在任以五
而勞循文林　郎君雖從事郡寮拜經幕之命在任以五
故四川茶馬司主管文字闕丧不能
舉君爲貢地而寧封樹之其在隨西卽入任君令邑

雖制行不謹頊狷繩墨而諂于親舊於兄睦于族信于
友有人所難者而充實人之急以公閱其族之
負劍我田賦空片牛其義以給紹興辛巳年八十集遠近
親宴鏖鮮釀酒以相慰樂余先君與爲大書其事以
勸人子少請于親娶家務於伯兄而偕仲兄于學二兄
各如其意所欲經幕歲上遣帥馬以所親自隨得當此
戰多捷恩者二人君皆以及仲兄之子仲幸次女兄之
子旭圭次伯兄之子仲閩未乃及其子仲深病作或告
以仲兄且亡責其養爲一加餐毋知傳者妄授淚累日屬
其子歸見吾兄以所以事我者之勿解也其篤於友

愛如此鄉人胡君緝性剛烈嚴其獨與君爲忘年交胡
從其故入守饒身死而無後其丧之歸也送故不以禮
胡爲於守之所靳曰守以吾旅櫬無依故歸我耶吾友
范允誠義士也行至矣既而君果襯櫬以行幾半江文
正范公之族有死于潤之逆旅者其子無以飲棺泣以
訴君聞之爲元丧其且致歸哲歸其族口俊川吾宗
也牖激珍義君能然乎培厚爲之神道碑也汪氏墓也與劉公
震家劉庇而貧衰奇之微君無以給工佐其墓也與
故四川茶馬司主管文字闕丧不能
舉君爲貢地而寧封樹之其在隨西卽入任君令邑
之宣化死不能疑君義君與胡仲其孝哉幸靜之
授館致鎗比病語焚曰我死汝其識之焚曰不敢重累
我死汝其識之焚曰不敢重累君義君與胡仲其孝哉幸靜之
君妻從老校退室語因衛古車載遺法益推廣之爲連
琴輕車圖後上之朝廷言陸可馳川可涉險可折而玲軍
行可以宋部伍過敵可以制衝突其說雖宿將莫能奪
朝廷下其制江上諸軍俾造車如其制後命名重後廬
和間曾廣通正而指紳間率以此知君應時爲言實
廣帥以其書最殿不君就日會客數百人他所者簿
通鑑往往說多功于時以事我者之勿解也其篤於友

之矣蠻作佚馬不時至君問其故以實對曰昔人攜馬州界交涉者
絷之利誘致溪洞今雇與蠻路城等處
爲寇蠻得牛馬銀錦而歸率爲所掠故蠻交不出日圍
所以報復君既馳書諭出馬仍戒諸洞凡馬所過戍
開門敵牛門即走此次第也於是蠻酋感悅而峒谿皆服兵五
千於買馬之日分番入峒以代諸洞人即退聽
而黃亦罷兵以故比君去三年馬至必時而數溢於舊
帥管公湛趙公抃憲前後上功是以有增秩之賞秩滿
巧歸今帥鄧公應已表薦其能且力留以俟代蓋有以
處君矣而君下世故言者惜之嘉前一日命吏具公

牘告老北歸命乃下授承事郎致仕君娶趙氏以淑德
著子燮卿貢進士仲霖進勇副尉前權邑州宣化縣尉
女三人男曰珏女未名燮既奉君喪歸道襲以治命取
任宣化之喪偕歸過衡陽故潭州閔狄王監廟之家在
焉旅櫬不歸累年矣燮以其君隣邑併携以行所過以
三柩同舟孤弱咸萃見者歎之燮又尚其義君之死爲不朽
又尚其義君之死爲不朽矣銘曰
氣之充塞之間言之文聽者順用之脫隘厥成死不忘
後之承烜斯若貽厥

信豁老人墓誌銘

潘君墓誌銘

潘姬姓之別周文子畢公高之後食菜於潘遂以爲
世遠族分所在尚皆譜撰師字希明八世祖仕南
爲銀青光祿大夫知自沔徙居梁之陽曾祖由祖深
之皆晦德不仕父桓擢紹熙二年進士第授迪功郎宣
州司戶參軍享年時君甫十歲祖訓之學即自刻苦鄉
先達給事中錢公周才聞之曰吾友曾爲不二矣舉
進士一不中即棄去闔門讀古書時賦詩以自見祖父

既沒兒宗有以奉白列哥折產業靳其幸免死則拊
其孤獨君雅不欲然招之即往好面折人過然退無後
言泰丞相當國士有一日雅立可致身恭故善之日
君克自植立喜歎見之君曰徃不過千名利耳然得不
以道胡以居之因不若仍吾素也族有勢由者酬不當
直隣有侵疆者歲滋不已人為不平君皆安之曰族均
一家隣吾與也是區區者寧足計耶其處心類如此玉
十而歿即屏居一室牓曰靖齋人曰名矣自名也因
號靖齋居十六採地得古印章文曰 烏來集之壽
終益慶元庚申十二月十有七日享年七十有八明年

嘉泰改元二月壬申合葬于興賢鄉屏風山從夫人之
兆君元配吳氏寇其季也子三人長曰琥以高年且守
為士封承務郎致仕次璘承直人長曰彙征權嘉定七
年進士第今官通功郎鎮江府金壇縣尉次彙壽彙森
彙升彙進致仕學行不悅其老晚猶自力言動皆有
法尉元職二年公廉之操孚上下又以捷書捕之餘修
孚序之教導者師尊之盛壽昌之應未艾其生晚性僻
嘗嘆比閭法廢而守助扶持之意矣沒祭禮壞而予邪
惟妄之信成閭君平生獨卓然尚見里有病疫者性里私
不往君常追述其舊物見鑿井藥俗以死者年月定其
日家當戶異率盡空避而使巫覡乾維摽杖夢予述其
問君曰鄉人難卓服而立於時即往好面折人過然退無後
者無信人以妖巫惑之乎庶其說不用卒亦無異某以
是起敬恨不及封時登君之門盡訂昌倍之謬而致仕
公不鄙屬以銘文其謝不能而里中玉君去非後助之
請玉喪交而詰之事又所喜稱樂道夫後何辭銘曰

故湖北安撫司參議湯朝議墓誌銘

湯氏世居金壇公諱宋彦字時美曾祖忱故贈太子少
師祖鵬舉故浴政殿學士左太中大夫丹陽郡開國侯
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敏肅父某故某官贈朝議大夫
公以敏肅郊恩補登仕郎銓試入上等授迪功郎湖州
司戶參軍階凡十四轉至朝奉大夫官自戶掾辟吾提
領建康府酒庫所准備差遣改秩知餘姚縣通判溫州
未上丁母憂迺免府薦廣德漢陽軍不起
改浙東安撫司參議官再授湖北安撫司參議官尋金
壇縣開國男乃嘉定壬午三月癸亥卒于治所享年六
十有九公平生忠信孝友無世俗一切紛華樂好人或
欺之已終不以是自創喜讀書雖下筮者流

無所不讀祖以首婦不肯其博自初歷官及俾明婺二
州俸入皆裕而公常貧兄邦彥嬰為右司諫有聲當世
既沒而女未行公為稱貸以遣陪葬之三司仕
于恩皆以與兄弟之子無德色娶時氏故御史中丞繼
周女先公十八年卒子會通文林郎新紹興府司理參軍
女三人婿曰蔡廉曰陸周皆名家子廉官黃州公
來過之長女不勝哀而卒孫曰全孫理揉特以其年十
一月庚申合葬公于縣之唐安鄉鮮大人之阡以慰與
公有連來速銘曰

平林蒼蒼平波茫茫有鶴斯丘林高水陽歌鳧間檝
與鷗忘鳴呼德人逝也不亡孫璧祖生胙土吾鄉洛爾
邑人式敬孟嘗

故湖州通判朱公墓誌銘

紹熙　龍飛吳門同年進士居郡城者八人多與余善
其亡厚哀而周君南仲朱君景淵三十年來南仲與七人
者相繼物故景淵在乃喜定辛巳二月既望示以疾
逝余不勝悲而景淵之子彭家及翁行治命其弟木不
遠三百里來請銘不許銘可辭乎君諱頎景淵其字也
徐道所聞於閩曰是足以為長矣按閩通判湖州湖經

生陸內舍中上舍試比權第一越三年初筮法入教官
為養慈祝就速陳用上元尉始至入以書生易之君即
置三帙凡上一曰受委凡符移之下於臺府者籍焉二曰
受詞凡牒訴之關於職守者籍焉三曰追會凡引帖之
下於閭里者籍焉日視事已即手自勾校而發其遺吏
不能欺後數月余始對江寧放而行之吏人稱兩尉實
受成於君代還調揚州文授揚方時為北邊重地不競
君為之繕堂宇飭教法而旌其行能之異者俾以是
勸用舉者改秩知湖州歸安縣安撫使以其年十
立類帖而催科簡勤義役而役使均置司以飭因而絕

瘼死之寬為禮以勸分而得賑給之實為書以揭者氏女奴
竊藏以逃其父訴及追之弱兒而公者氏疑不能明郡
以是屬君君致女奴之第一問得之倩閩郡縣歎社稷
壇壝頹圮更以石累而閎其致敬之字又按之禮典新
其什器神用休嘉物無疵癘倪公思一代名臣高其能
為紀之滴秋舉取若補建康司主管文字閩潛時久
闕長君拔網恢董上下甫然受代踰年尚書徐君應龍
應詔舉君監司君時方艱又踰
徐道所聞於閩曰是足以為長矣按閩通判湖州湖經
總制錢特重會前政多故吏滋為奸期會稽遣吏責日

峻君即與所部約儀爲期而除宿逋度宜定數而減虛
額屬部次第力省而事集龍溪王常建昌軍仙都觀方
昇蹟里門以奉親教子爲樂而君病矣得年僅五十有
九官自迪功郎五遷至朝奉郎通判鎮元配周氏贈
孺人繼衛氏故贈太師徽公季敏之女封孺人子棐槩
木棠棐嘗受君遺澤以疾遜槩女長適修職郎監常州
鑼納倉童選壻槩未行君賦性直亮不喜媕婀制行平
實不爲沽激初吳門同年之士十餘年間皆有風木之
感惟君春暉雙親更累任鄉黨榮之奉議府君之喪君年
踰五十而猶致毀丞郡於湖使親是爲官不及代年不

及壽養不克終可悲也同志以世道定
海約不求異惟君爲能踐言歸安寂聞人以前比期其
聯貴君惟訖部注上元掌市舶奏歲收市例之贏君悉
付之吏俾籍以爲公費歸自閩諸子可授室矣而居隘
甚故人前騎帥同侯虎以用嘗貸千紙代之結屋丞郡
之歸索然無以償比疾革語諸子吾惟是爲慊謹識之
勿使吾有召也乘等泣曰不敢忘乃瞑周侯聞之曰嗇
是區區者何足關故人之念如此哉即以爲賻葬用明
年三月庚申封地實湖州長興縣至德鄉福來山卿杰
陽塢之原蓋汝命云銘曰

耕之地同彼穫則厚貴之肆同彼鬻則倍兒曾彼珍力
則我勤嗚呼景淵而止於是有必其蚤式敬忽嘗升山
之陽庶我祠鄉

故宗氏安人墓誌銘

嘗言非此母不生此子寡言生之不能成未
足爲賢母也若宗安人者體孚哉安人家廣德之建平
代爲儒家曾祖崇禮父奕皆隱德不耀安人柔惠之
質坦夷之性天得也年十七歸于同里令致政吳公景
吳氏亦起白屋至致政兄弟始銳於教子安人實輔成
之致政公以生理之艱多留別野度婚火安人躬自

訓飭比諸子長禮致明師飲食必親嘗吾告諸子曰人生
不學即無繇知古今識理道吾以少事文工不久學用
爲終身恨或他生可期吾志其神乎凡一語一言意未
嘗不在諸子試大比諸子試不偶漆髮曰命安人無所
問向其情微靳之曰後可以命自後乎諸子即痛自勉
厲嘉定辛未仲子應龍由鄉舉第太常名在丙科安人
喜舉酒屬之曰士方未仕志得一官以顯親耳既仕則
當國爾忘家汝其勉之應龍之尉此陵以官卑職冗爲
憂安人曰第毋憂惟飭身以正治職以勤冗矣應龍
表以周旋閫政失隳奮以事忤州將詰責踵至安人問

委折應龍具以告安人曰直在我庸何傷後竟無他又嘗擭強盜應賞格人為之賀安人聞之蹙然曰是何益而然用以干賞得乎應龍即謝不受既陵之歸廣奉辟為湖廣總領許惟備差遣庚辰八月到官湖廣合四道數十州命使幕府事多賴以鳴安人即起應酬無倦時官守雖多惟應龍奉致政及安人侍公會集則戒以飲謹言入幕曰寧波事人母令人伺汝舍集則戒以飲謹言朝同僚相率升堂以班為壽草[illegible]及生年七月望新教既升安人擣白力薦新誕日偶疾而逝享年七十有九使者何公炳知安人之賢且以應龍幕

畫有耿賜郎良厚其歸也浮江漢而下凡三千里波平如席人以為積善之報三男子長曰待試國學次即應龍其季應雷出繼叔父先卒女二人皆嫁為士人妻孫男之順成大皆業進士二女未行最等奉父命將以壬午歲十月壬寅葬安人于縣之宋通鄉龍挂山前塋兩月既望孥之三月乃克舉事姑壻人於婦翁之原宿草再矣余咸念疇昔悲不自勝寧祖狀公行治於族姻而成其子又如此婦道母儀兩極其至宜有述以詔來裔不鄙謂其宜畀之銘方應龍之官昆陵迂道過我淩塘上自簡雖遠書來無虛歲余兄恭叔行建平又得公懿行於鄉評為詳是宜銘銘曰

始經營而發無不中節行嚴而不嚴異以絕物持論恕而不惟阿以徇人故上官及同列率始易而終敬之與李弟璞同游上庠復同登進士第初王師平國之南陵簿縣入金陵地下關民情素以負租為能比歲不入舍君攝事咸相率輸償倫輩官以行視民有怨家互訐以訴吏不實聚訟久未決君至為決數語即各引去官吏辟君走避君顧左右取胡床坐橋上眾莫敢越良久散去民相與立碑頌德而刻其事於石君再調南雄判錄事參軍部使者從君求直郡守以意枉之以忤部使者部使者怒君亦請于部使者從君求直郡守以意為狀君笑而不應後竟坐遷言者欲傾部使者以罰于官公

言非便遂罷而中格守憤謝且論薦之于朝兵興之餘飢饉仍甚而公廨餐錢劫灰外廩贍內新緒連至皆受成于君青苹山負險盜藪君掩其完聲搖震近君白郡購獲二十有七人多其渠帥次第繫治須報君謂賊勢張其且狀聞奏攝帶何即梟首以徇餘黨為散公私多之人緩急君多方譬曉其反噬至是悉民無後憂徙其渠魁置公敬亭郡值宦寇內侮君嘗公敬亭郡值宦寇內侮將逼大府不知所為環兵自守且艤舟為遁備而人亦束縛向之君得脫馳歸白郡兵不發卒至矣即為據守要害賊聞引部黃公度制置江淮欲檄

又銘

批批而屋敦而談柔柔若山之嶽彼何人兮孤竹揚
場之原馬鬣斯封駟言同歸百世清風

謂爲內也而辨謂爲怯也果蓋其當然者理而其退然者我謂爲豐也而約謂爲達也而病蓋藤於取者我而審於予者命理也義也取數則多而故咎之命也予何枰桐之鄉楊塲之原過我者式之君子之阡

通伯姪墓誌銘

君諱用辰字通伯家自冊陽徙丁嗣慶以詞賦舉于鄉者再父枉品以春秋舉于鄉者五由　廸對甲科入仕終宣義郎君亦三以周禮上三世皆在首選君孝於親友於從兄力以成其家不以一毫私妻子其葬於文筮其餘事嘉定甲申父母繼沒君方在病不勝哀

卒少年四十六子子勤子才同名女二人皆幼以其年十有二月己未葬父墓塲北隅西距郭門二十舉武距所居什之同穴前室易氏左其兒益之取漢北隅之義以乙之銘銘曰

才推于鄉行成于家而年不及孤余雖未識君已竊敬愛之余後至君家君侍諸父謹供子姪生拱而立彌久無倦少問余私問令弟安否時銜在病君憐不能對輒泣數行下其誠篤如此余益信稽門閭不妄余既以病不復與世接一日有縞衣扣門者自言君之子壻余喜出迎坊知君以歲次某八月寢疾床蓐左右整容端臥而逝享年六十有六配周氏

潘溪先生之裔將仕郎宗易之子婦德母儀不愧其先後君一年亦卒享年六十有四壻將奉二親之喪以乙酉歲九月壬午葬大華東車社之原來乞銘以其兒益之取漢北隅西距郭門二十舉武之銘銘曰

縞衣之辱用古禮壻來不飲酒食肉疾莫能起知爲孝子敢不銘銘曰

嗟大本惟純至天作合贊之爲偶于身迺厥率而行之古之制銘以昭之後千歲

故陸文學墓誌銘

惟宋實慶乙酉金壇侯嗣陸先生享年八十有五乃丁亥二月壬寅合葬于游仙鄉其夫人張氏之沒先生深故不仕淳熙丙午余時以弱冠與鄉舉人以爲幸而

諱從龍字子雲後齋其自號甫里先生世居吳郡其爵
孫嶽當嘉祐間以校書郎來永邑因家焉曾祖兗祖淵
父興皆不仕先生二歲而孤稍長務學精專雖字畫亦
不苟性冣直不能容人之過士友嚴憚鄉隣亦有所畏
而不爲歲癸卯貢于鄉樂是五上春官三奉　廸對皆
不偶曰命也可奈何由是志情私祿自放于山巔水涯
今　天子龍飛貴德尚齒先生遂以榮恩與其子坦
之同授信州文學鄉里榮之次子登世孫中行習
進士業銘曰
游仙之鄉鬱鬱城郭爾後來想見代耕爵
山之侶詩酒平生甫里之雲仍

故分宜知縣于奉議墓誌銘

于氏姬姓之別受漢氏初定國改大代爲東海著姓其
居毘陵者自好古台徙時台地近東海與之爲歟余
蚤游場屋聞毘陵之子兄弟世科有以經學魁南省
者恨不得從之游今老矣而里中修職郎前嘉興府海
鹽場支鹽官張君梗余銘其墓以分宜大夫之墓
問其族于氏則向之有聲場屋者乃其仲也余其何
辭君諱璋字伯玉曾祖諱文左朝奉郎汝州司錄累贈
金紫光祿大夫妣王氏廣陵郡人祖諱文朝義大夫
知漢州爵文安縣開國男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王氏
太原郡夫人父倣故朝奉大夫通判鄧州妣徐氏宜人
君以父　恩授平江府昆山尉信陽軍司理連丁大艱再
授光州定城尉爲武安先山軍節推用薦者改秩授奉
議郎賜緋衣銀魚知袁州分宜縣以　慶丙戌五月壬
午卒享年五十有九娶徐氏三子栟杲格皆好學二女
張君梗其長婿次適承議郎通判建寧府張君存存後
君四月卒栟等將以來年二月五日葬君武進縣懷德
鄉蔣渡之原前期介張君以請余雖企慕君家儒學之
盛願得以鄙文自托於不朽然實未詳君行治張君爲
飛郡上其事有　旨中書籍記其在長沙也幕府事殷
劇去而仕者無固志君獨淹留者四載分宜始至積負
餘二萬緡君不以遽辦爲能首以寬民力爲請至不勝
期會之迫以俸代輸夫博士兼官非學不能中書籍記
幕府專決非才不可事未竟而仁張君之言信也君其厭
尉以殁擢爲功而教以讀書之令以趣辦爲能而寬以便

志詩書之言既卒業之後乎古賢想見之

墓誌銘

巫伯正墓誌銘

歲甲寅定巳卯余與二三友謁李子祠前一夕艤舟延陵有儒衣冠篤燈出迎者視其謁巫姓問其族曰句容之青山問其業曰掌鎮之推酤有年矣余疑焉夫推酤之事急之則一忿緩之則弛官有難之況私乎三家之市猶難之況古千室之邑乎翌日往謝見其內外應酬甚整且暇問之鎮人自君之來凡吉凶之會未嘗視其私亦未嘗強其所不欲與人相安於無事面諛入有經亦

不至甚窘迫余聞之佥疑君其市隱者歟既歸而其子謙其來見從而問焉又知君善讀禮以事其親竭力以教其子閔仲父之客死躬致其喪自（）其家念諸弟之向氣躬任其勞不私其有益知所以能信服其人非苟然者歲丙戌八月晦謙子忽以書來言吾父以七月癸酉葬諸孤得年甫六十有三今將以九月壬申葬于趙于實先祖塋次君幸知吾父宜表於墓以銘非余能○余病推酤之為人善又矣若者余固喜稱樂道之故為之書書諱大方字伯正紹興稽山人曾祖福臣之從孫祖燮父恕俱不仕娶張氏再胡氏皆先卒二子謙其仲

學生泰其二女仳肪太學進士費熙朝其墓銘曰紛乎其來而能應泊乎其中而無競君子人歟嗚呼伯正故虛軒先生艾公及其妻李氏墓誌銘

嘉定初元六月庚辰京口鄉先生虛軒艾公卒其年五十有六七月庚申葬丹徒縣崇德鄉查澤之原後十有九年當寶慶丙戌九月庚申其夫人李氏亦卒享年六十有九以十月丁酉合葬先生開門授徒垂三十年重然其和粲然其文見者知其全德君子故父兄勉其子弟請于父兄來學者肩摩袂屬戶外履滿無所容席則擇其已成立者時其課程使歸而求之嘗謂習觀而善故凡所進教必其質美才良否則雖情之親酹之重必謝遣故游其門者多俊秀二十年來鄉之名卿耆取升第者非其門人則其猶若子又否則其歸賄之親其教益明其道益尊其諸子與其門人猶懼方來之無窮師友之淵源或泰無以發潛德之光照臨艾氏乃因夫人之葬教述所聞授簡于某俾稟次之謹按艾氏魏晉以前皆齊大夫艾孔之後至後魏改侯斤去斤三氏皆曰艾而族始分先生裔出顓昌魯祖爽故供備庫副使騎都尉武功縣開國男祖均故從義郎父欽文十歲陷廣得間南歸過其母于京口

能移人學者尤貴相觀而善故凡所進教必其質美才良否則雖情之親酹之重必謝遣故游其門者多俊秀二十年來鄉之名卿耆取升第者非其門人則其猶若子又否則其歸賄之親其教益明其道益尊其諸子與其門人猶懼方來之無窮師友之淵源或泰無以發潛德之光照臨艾氏乃因夫人之葬教述所聞授簡于某俾稟次之謹按艾氏魏晉以前皆齊大夫艾孔之後至後魏改侯斤去斤三氏皆曰艾而族始分先生裔出顓昌魯祖爽故供備庫副使騎都尉武功縣開國男祖均故從義郎父欽文十歲陷廣得間南歸過其母于京口

皆以鄉先生為後進師四公每相與評門人無出先生右田公唱第中都委攝鄉校諸生歸視所習業悵非所及陳葛皆遣子從之葛之子文昌遂以癸未歲程第登歲元弟以乃翁日入之裕用頗不節先生白以書外一毫不妄費知乃翁欲其力學以立門戶晝夜服勤隆著亦籠燈露坐里閭羨親亡以家務白任者十五年中外無間言兄弟有女無以嫁而失所托者皆一力經理不異己出入鄉校以講說為職每朔旦橫經堂上聽者杪其句讀抑揚之間已得大意及其數述辭義明宇貳以下無不耳受心悅為正錄諸學校記綱

皆己自出小有不謹則上下玩視紀綱亂矣故動必以正禮或以教養公法濟已私先生餘門人非自能文不得食公廩諸子雖累○優不得例職掌郡博士小不合即棄去後雖業謝終不屈以其所已爲遇其所未爲以勝童哉初先生長女及笄求者多富室大家先生靳不與顧以與學子高君炎高戊辰春及先生無恙時擢第以歸今官承直郎新寧國府府學教授志以所學見之行事鄉里服其知人李夫人南唐之裔父彥故贈承事郎兄紳登辛丑進士第終通直郎弟綸登丙戌進士第

今官迪功郎新無爲軍無爲縣尉夫人孝以事舅姑和以處娣姒以順以事其夫嚴以教其子先生嘗語和未即寢夫人不敢寢常視晷服之宜而敬進之先生沒夫人猶夜課諸子讀書不少懈用能成其子慶洪慶遠皆三與鄉舉慶長與其壻李綸偕爲丙戌進士子謝母慈弟德輿教鄉人榮之慶增更名汝士午舉首慶善與孝文適孫氏者前卒孫長曰桂孫次未名先生歲晚理別其族爲鍾氏縣即其後薛過江爲晉侍郎建鄴鍾氏當本此而公之先自建鄴之桐井徙焉公諱將之字仲山曾祖順祖父皆隱父久累贈奉直大

于前輩次之咸故國子祭酒李公祥幸無羔德友詩行治于鄉曰爾以來三十年鄉之故老彫謝當世名人之其曰吾先君子龜行稱于鄉庶能聞于時學則聞章矣

故通判滁州朝散郎大夫墓誌銘

朝散大夫新通判建興軍府事鍾君友德墓誌其友曼增劉

言之彼作而行善善之源物為徒福其心孔曼君孔安銘以昭之千

我高第中科後力有來方銳於斗先生記道尋我窘

紫金西峙京峴東環鍾氏鵬博二十年閒維子維嶠維

公梦之故蓋累俗因來遂銘銘曰

即棄去後雖業謝終不屈以其所已爲遇其所未爲以

其德於厚序者悌其施之胡迓其所著見可勝童哉可

勝童哉初先生長女及笄求者多富室大家先生靳不

與顧以與學子高君炎高戊辰春及先生無恙時擢第

以歸今官承直郎新寧國府府學教授志以所學見之

行事鄉里服其知人李夫人南唐之裔父彥故贈承事

郎兄紳登辛丑進士第終通直郎弟綸登丙戌進士第

夫喜教子紹興十八年公以鄉舉與兄由太學試禮
部公獨擢第授楚州淮陰尉改盱眙軍教授軍當南北
之衝時方和戎中貴人實饋使客郡特當衝奉命館迎候
公不往曰我與彼不相及也聞者多其得體地並邊塞
徒不至公訓迪有方內郡學者爭趨之秩滿調泰州教
授當革已壬午虜退而守用武人學廢不治取諸于部
使者一新之淳歲以京秩薦者八人俄丁外艱服闋成
謂盍若就見次演考以應銓格公笑曰淹速有數曷可
以人力計耶再調常州教授遷次者七年當故多士而
校官失職善士以入學爲恥公取之以文厲之以行而

懲其不率者朱幾士習一變學田占於巨室累政不敢
問公極力歸之選部計考更秩合解印去郡守楊公萬
里奏留之代還周益公知正容其賢俾免作邑盡左藏
庫蓋將用矣公安於平進且志在及民民懷其德也田與民田相錯官
軍怙強失和公常持其平老貧上乞田之鬻于朝頃五
百畝校利賤亡言數不足前令懼罪則括民田之瞻以
益之民田又耕爲力最多公使之自實而無已公力
疏其實予當路謂淮田有瞻豈惟歷陽且久耕而驟奪
之今有死不能爲也事必是止通判滁州值歲不稔與

守協謀先事而備民用不飢旁郡有囚久繫公奉檄一
問得其冤破械出之聞者駭愕已而正囚果獲鍾氏世
家丹陽練塘上平波百頃綠水循渠高
林障日疎籬矮屋緣差於朝霜暮靄間者公之故居而
松菊蕞然者公歸自滁所手植也嘗將老矣而大夫人
在堂兔之仕不得已造朝遇疾而歸道卒寔慶元丙辰
四月乙卯享年七十積官至朝散大夫累贈宣奉大夫
公孝友天至恬靜自將奉真之喪凡案中金悉以爲太
夫人奉夫人公襁母嚴事如嘗生已歲租委諸家未嘗
計盈虧官海陵時携季弟宦之行教之力遂擢淳熙二

年進士第歷官幾四十年而後更秩中間祭之年居
什之八既更秩猶須校官秩滿奏其中泊然不以注止
久速累其心而自視欿然又有不可及者在毗陵以郡
首楊公萬里老於文墨凡所論著必求正焉故文益工
在滁陽郡守石公宗昭常從呂太史朱侍講游析理精
義進士諸葛松維室以先夫人之妹生一女纔室于諸
葛氏緁初以公恩出仕後擢慶元二年進士第假守濠
梁嚴防武備慶至輒部濠人至今思之孫男某從事郎

新監平江府大軍倉將仕郎文嘉葬人沒後十閱月
隸潛治命葬公于壽安鄉下邽村祥子岡之原葬後三
十年始爲之銘銘曰
仕優而學學優而仕知水有源源深流遠世衰道微學
非爲己假詩書籍口仁義幸而得之如蟬委蛻帚哉
滁州惟學之嗜早歲決科欻然自視楊氏之博不氏之
粹生事吾前吾知敬事生乎吾後尚德非茲理斯其微
事求其是倭焉孜孜不知老至是訓是行以啓來裔壽
安之鄉下邽之原過者式之君子之阡

王進士墓誌銘

進士姓王名士朋字致遠金瑞其大父顯道以醫聞士朋
少爲士爲醫爲醫院自力以成其家而終於爲士其志
也生之年淳熙丁酉乃嘉定己卯二月戊午以病卒於
是雖人親老矣子仲泰猶幼祖孫問不勝哀狀視其家棟
宇新田園略具仰有養俯有育則上朋死猶不死也
唐何衰先墓在縣東岳莊長子錡奉大父命以其年七
月己酉祔于漫塘塁爲之銘銘曰

祖緜皆不仕父椿贈宣義郎君少孝學所從游必最師
友試鄉校及國學多占上游迨對擢第七調筠州教授
丁內艱服除仍注前闕筠之學直發溝君爲請繫官之田
具輸其貢千緡得之養士倍常時吏割大成殿講堂閣
越明年過其籍縣庠在學之後別爲一區君合而一
之聞其中祠先賢而猶其旁爲四齋以處宅郡之來學
者戊午秋校文廬陵時當論已減士大夫頗有陰者君
以民心士心天心發策其中及列聖之事云有田有賦
易嘗采取諸民有身有厚焉嘗不修備形恤恒臣下之不協于極豈無湯沐而禦治之膜眩

而臧否之而狄弒洗濯且無終棄天昭昭之鑒
矯飭欺也憶兆之心不可以小惠結也士大
可以爵禄啗也讀者為之悚慄矣心不
為君危之君曰吾言無愧庸何傷未幾又大傳時相欲
處以掌故者人為君喜且勸遍予嘉君笑曰吾向固不敢
辭其福今安敢倖其福決意投潭州教授士不堪前政
之弊迎君卓論言請盡職事而試諸生以補其闕君
告之以師生有分少長有儀那得爾既禁不得施則請
于府府下其事君曰吾寧不為長沙官不可壞長沙之
俗置不問徐以公論定去留人無間言昔高軒張公寓

湘南朱文公亦來游相與以義理之學訓諸生微言
猶在君益推明之嘉則相與命舟浮湘過嶽麓書院遡
朱張之風想洛沂詠歸之樂上習為之一變甲子秋邊
冦開君校文于衡又策諸生曰自墊祖庚申至哲祖庚
凡一百四十一年一時憂國之臣以為太平日久猶安
樂之人年過百歲當兢兢愛護曰迄爾今又一百一十
載矣可不思所以培固之乎自慶曆大臣誤投不當用
之制亦稟稟矣幸而元祐九年之治振補敝故事勢
已振而復出而震動之病狀雖同於前
事而體力異矣況在今日繄欲懲艾既往若何而可蓋

名官傳考謂劑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某
窃有感焉夫五氣之運參差不齊其人之稟賦不能無
剛柔清濁之異為人物之宗主者當裁而正之均而節
之使不至於偏勝夫特立之操自墊祖庚申至哲祖庚
之俗一日成之而有餘一二十年來人士安特之氣不
振甚矣猥而起之納之中和而收之以為厚俗無過於
公平張公識其意一時消平當論數昂人之功為
多開禧丁卯天子更化召用故老再入時在部以選為省
闈點檢試卷官舉差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朝廷與文
事而體力異矣況在今日繄欲懲艾既往若何而可蓋心棟宇日壞君其新之

滿考除國子正改宣教郎嘉定己巳夏旱詔求言君言
君德猶有萬一之闕非英斷乎兵戈何事也高爾艱難
三十年欲靜而不得靑苗積累二十七年欲動而不
得動權臣輕動於一朝陛下唯唯從之往事已矣自今
脫復有誤陛下之聽者何可不察社稷不堪再誤生靈
不堪重擾天幸亦不可常得也時景憲方擇妃則舉元
祐范太師之言以爲堅辭館命未能制
河北之事以爲戒皆人所難言君當面對復以君德則
健中正進說而以異儒不爲非劉向勤於終急爲非健
是非不明邪正不判爲非中正天須若爲之動越三日

遷司農寺主簿視事之始殿卒有諍者蓋倉吏給之
不謹主帥紀律之不嚴其來久矣君曰是當先治其在
我者即竟吏之罪帥亦內媿取諍者悉德之而舊習漸
革遷太府寺丞外府繒貨則之出入究最自司人謂君
學省之楚宜不宥此君盡職不辭明年序差省試官君
以嫌辛丞相政語君往年以君考試舉人皆相賀君何可
辭遂爲參詳官遷太常丞一容臺典禮自出時卿少歷位
君實尊之鄭俠法未應誣君爲之請以旌直諒牛羊司
職非所親君治其罪以戒不共未幾面對援詩書所陳
乞用常人吉士時殆有以傾覆焉君卒之明年

排少卿朝校回仍以永興轉差郎中左銓劇曹郎
不暇給君思有以革之旬日出令戒暗展判成之日稽
違滿已出之關避視改注委之本曹保明批書踈漏責
之外掌校察其未飭士大夫各守禮法毋相攻訐若然
當予亦甚俄有犯者君所奪之選曹爲清磨勘轉奉議
郎居無何丐外差知潮州未是風爲吏治海民多淳
柄若至即了絕錢米抵贖之海濱剔見咸相率初神祈
福以報嚴保甲之防而盜賊息徽宗姓之橫石君者寧
征商額重君裁之而行旅便出於塗吏不鄉擾民君
中禁之而農者願耕於野零米場郡計所仰彥公德明

爲帥咸來首之半歲矣萬貨紛紜彥公去而州縣已所罷
行者復君獨不可紀綱理要定疑上便民五事如漏船
之實於民涖益刺配二廣之害於官逃逮避 ～告於
下戶皆非所急奏未上會君以疾卒于州治之正寢時
實嘉定癸酉四月十有二日享年六十三娶吳氏封孺
人男夢庚浙漕進士三女朝奉郎新通判全州李寧之
浙漕進上李發先文林郎曹南孫男文四人初
余婿于嘉興陶氏君實館其家一見如識余時年少
氣銳視天下事若 ～ 由是得師焉夢庚
君卒之明年 ～ 大事于蔽心之 ～ 言及之明年

蘆後十有五年始介夫人國子進士李雲龍以嘉來
速銘會余多故未暇而李君請不已甚於義之義
如此余可忘師友之義乎銘曰

唐世霍禍方今斗絕惟公之勳
亦近之懷懷潮州表而出之公在列聖
相承益求其故根刺痛弊未厭人心是非益審于
今勢方動搖以鎮之靜俗重民矯之正偏以舉
善類以寧元矣朝州言叩且清朝行風采邦憲利有
煇門施於君爲細世方顯顯君秉未衰之阡過
者必恭

故知麻城縣事承事郎墓志銘

君諱趙宗字元振其先自濟徙閩居全閩君曾祖惲祖某
父某皆不仕君年十八舉進士以累舉恩對策入官主
黃州麻城簿先是殘虜入寇迄麻城者已熄燼父閒
只君獨勇往值屬後入卒民保聚山谷奉檄餉給援軍
公私賴之以選攝令兼義武民兵軍正通商惠工而止
旅寧晏能勤惰而武備修以功辟真令請通理三考解
罷有旨因任不解益慶自官寺以及坊市皆創之踰倍
既廢既富乃建庠序乃崇先賢之祀而禮教興焉擦路
知之秩滿將驟用乃寶慶四戌十月七日不疾而卒享

年五十七娶蔡氏繼趙氏男大任女三人二未行其第
興宗紹宗以明年五月己未奉君喪歸葬縣北五里北
渚先塋之右銘曰

用非所習向罷行不止而止英靈冏然體白降此

秦進武墓誌銘

邢某昨祭皆周公後而茅爲顯姓曰焦刁爲秦漢間
人其學通句曲山者世以爲傳老所不道君請拱
一監常之湖汉鎮遂不復仕官止忠翊郎君早游京都
親忠翊既歿家產折爲四又以四之一爲三而僅得其
一向之良田美舍皆非已分若泊然不以介意既而諸
父與兄之子若弟得之而不能保皆君念父
祖之艱難言及永泣不已爲之惻然不顧
曾未幾時復六七人以爲笑君有樹花菓
帶以綠筠藉以土木之勝雲泉之音友行往過村稍
脫簪紱底飛香時高候鳥有琴於心即坐胡床命歌者
進酒于鼓以笑以是自樂終其身既生理有裕常等爲

之禮從師既二子長立則又以教諸孫故仲子品長
系鳴皆登上名太學品代君紱鄉兵能訓練其人鄉
黨賴之後補將仕郎餘皆舉進士歲丁亥七月得疾不
治曰人稀七十吾既八十有一矣亦又何求從是月四
日卒娶許氏故湖南提刑之孫與二子煥品及二女皆
前卒惟適張氏劉氏二女在孫用德用虎一飛與一鳴
爲四曾孫男女各一以其年十有二月癸卯所居伏
塘北原許氏弟大舉鄉長者也叙君之事求銘其未得
辭○勤以復之世業不墜誰無父祖我則不愧愧以述
師而勉之學誰無子孫我則不作作之圖依竹回環

八十余年樂此餘閑伏塘之原死生同里百世之下猶
應咨此

李氏墓誌銘

慶元己未堂兄德勤曰女歸徐氏子椿椿早孤而貧余
疑焉以問先兄曰是非汝所知吾聞其母盛年寡居力
爲守義仰以奉其姑俯以育其子族黨無間言此世所
難宜有令子以答其意奉退而自思其母李氏
大鄭王之後家流磨詰率與史所書世系合代有顯
人淳熙中武博學宏詞科爲天下第二即其從兄余以
是知其家法有自先兄沒余二十年椿與其鄉自彊願
以妾友閨于鄉椿尤能奉熙刊處下以爲故恥其親方
椿自彊之幼伯叔尚無恙心實憐之椿自彊獨孤
弱見者憐之伯叔既沒其子皆不能自立其若卒全而
有之者椿兄弟也可不謀乎非知此母不能成其子
以非報吾兄之先見八矣而視聽不衰閭樹一日忽呼子
婦告孫執手語別未幾而疾作而所居伏塘北原
然如秋人言爲墓矣是月中幹甘方盛暑凄
女二人長嫁士亦鄉善士其卒在淳熙壬
寅女一人今適李子祥孫四人衆曰通伯安伯文伯孫
年盛而寡子幼家貧天死歸他賢哉若人游塘之原故
椿自彊來乞銘余因爲書所聞于先兄者如此銘曰

故安人陶氏墓誌銘

紹定戊子秋九月乙未故兩所轉運司進士迪功郎臨
文府君之妻安人陶氏卒其孤成
心郎從其弟尚若安人之行狀來
今長孫性新狀安人之行而書
以授之于其門故家舊德之柳澤祖文幹

淳義郎父逢忠訓郎兄洪與其同祖兄大章大甄皆由
舍選擢上第即授郡博士其他亦多名儒書入太學號
衍右儒家吾母生於乾道乙丑既笄而歸我先君越二
十有九年當嘉定丁丑先君即世子五人文嫁朱進
士儒林郎嚴州分事參軍張瑛吾兄弟之不肖丧吾先
君且一周星所以能不失其身不墜其家以慰吾母是
仰吾兄弟方日夜相勉期收場屋尺寸之效以慰吾母
而吾母逝矣天地有窮此哀無窮惟是勉強自力庶幾
不朽而報之法銘不下五品稽之古銘不及婦人輩等
不勝罔極之情用敢忘其分之僭拉無修辭布之下執

事或異其僭昌按近比而賜之銘則吾母雖死猶不死
君之惠也惟君圖之某前婦即安人堂妹居相比年相
若情若同生某之初冠也安人親飲饑之分
不為不享吾婦亡慈時能言安人之在家也孝于親友
于諸婦諸妹逸而能勤曲而能約文通之得也其既歸
葉氏也移其所以事親者事其姑而姑悅移其所以友
其姊若妹者友姊妹而姊妹睦事夫得舉成之道御下
識寬猛之宜婦道之得也今又知所以失之既沒也安人
以身之所以自律者律其家而家以昌以失之所以責
訓者訓其子而子以成以善之所以奉其姑者奉祭祀

祀事虔祓德至率七洞丁經本郡及部使者皆留郡
及使者皆上其事禁從亦有以墮擢請者會以外艱去
祀事虔祓德至率七洞丁經本郡及部使者皆留郡
及使者皆上其事禁從亦有以墮擢請者會以外艱去
祀事虔祓德至率七洞丁經本郡及部使者皆留郡
及使者皆上其事禁從亦有以墮擢請者會以外艱去

服闋朝論以君昨宰綏寧威信行於蠻徼擬知南安軍
君以資淺力辭命格不下遷任江陵府鎮江府都統司
計議官在江陵當斷黃擾攘從主帥出入襄樊裨贊非
一在鎮江當徙軍時治往來區畫主帥受成焉最後欲
移屯承楚君謂宜以襲取爲成與帥異意辭歸京口未
幾果敗人服其先見秩滿馬閑差管建昌軍仙都觀
紹定元年七月十有七日卒于家遺言惟我子孫以不
可不學享年七十有二官自承節郎累轉終武德郎配
張氏子曰燧承君遺澤次曰煥前君十有三年卒曰
後君四十有九日而亡女孫二人尚幼燧將以來年正

月十有九日葬君縣之山亭鄉上潘墅祖塋之東介吳
氏子畏友也訃其言曰信故謹而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士競於文君矯其偏理民將畏我公三士競於得言
安之義豈其皇皇如賈趨利再臨邊縣拊之以仁民猶
翕然和氣如春慕府重薦有言必公從也爲是捨也滿
免視邦選侯論功執多而取之廉帥言謂何滿墅之原
卜云其吉詒爾後來斯言之質

故孺人項氏墓誌銘

幼學壯行士之所難知伊女子若項氏孺人其學而行

行之而歿項氏孺詩人頌斯之裔由江東徙合又一再遷
今爲黃巖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故迪功郎孺人諱
某字某幼淑慧女工不待教而能六歲從句讀師授
內則女誡列女傳及歸柳歐蘇諸詩文歷耳輒成誦稍
成深居無事取司馬公資治通鑑閱之世台忽入賢不
肖必要其歸故其閭里明時身坐既幷遷所宜歸行今
武進大夫承議郎陽翟縣陳公說之字以道大夫合
望族其祖獻簡公諱其儀官至資政殿大學士贈太師
某治剡爲能臣孺人起寒素歸大家率禮而行入門而
閨族賞歎大夫前室童氏二子一女皆長孺人既至以

婦嫁爲己任奩中物多以畀其女事舅姑孝於其有
不安節即不釋冠帶不御脂澤藥餌必手進實制與信
爲昭天人其愛之歲在庚辰制予宗有以迓功疾診
孺人帶不安食不甘承諱請得歸寧未幾信國訃至而迴
功亦即世孺人號慟幾絕者數四後二年實制奉祠歸
又明年爲庚申孺人曰襄以吾父故不得終養吾姑終
天之咸今吾舅疾可委之它人乎左右奉侍維謹實制
疾革指孺人言曰久疾人所厭而汝迺恪於今見汝之
賢矣撫人惟涼謝不敏及易簀諸子羣迷凡附于身者
必誡必信孺人實任之於是喪終三載一不知肇既父母舅

姑俱無銘其室曰止齋以誦釋氏書及閱傳燈錄遇會意處輒抄錄成編或加點記或成偈頌而語太夫曰釋氏指親戚外死生非經世之道吾婦人無外事且年垂四十自度已非繁華時欲漸遠世紛因游心焉君不應爾故雖冲漠自居而鑿枘相成之道不廢大夫再登名行大夫嘉其樂孺人又日坦伸有時庶倚比年郡以逋負爲名而肆雲征以賑隱寄爲名而資脅取武進附邑凡吾之不得罪於邑人君實知之以吾之麥知而吾婦以銘吾銘吾婦死猶不死也其以君之能德其邑人且以先能詩不愧其先又遠來之意不可孤也故不復以辭陋辭銘曰

學於儒以讀厥身學於釋以反其貞秩乎其駕於彝倫湛乎其遠於世紛而年不登四十嗟乎若人

故湯氏宜人墓誌銘

今尚書婁文恭中丞君必愿之妻宜人湯氏金壇人曾祖鵬舉皇上丁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追贈光祿大夫祖敏肅妣蔡氏贈光祿夫人父君影郡夫人祖逵直皇上丁政郡大人考邦

祿大夫妣馬氏通義郡夫人繼劉氏贈光祿夫人宜人幼聰穎學務疾文不能至奩之矣復以測其變之遲否到于以濟其藥力之所不及此雖非禮與所尚而人情所難宜人毅然行之故天意隨感毋夫人疾亦隨愈人尤喜稱而樂道之至有誦其事於朝行間者時婁文華文肅官秦邸得以爲婁文婦宜人之[illegible]氏實妨于此華文之汝愚表往右永拒實以[illegible]翼我無間言某不勝悼亡之情而縻於官守不得去君家隣

等廟祏于皇天勲猶在社稷澤流後裔二元相之家嗣也位人既超氏宠慶餘慶之方昌榮淪之日開凜凜如臨深履薄以事其夫而有善相勉有過相規未嘗有慢而不言儉以持其家而親黨之間有急必賙有闕必()未嘗有竭而不繼在幼宜人定以撫育之則喜而不形於辭長而婚老待名門則喜而不形於辭无言其喜於辭張有如有榮無烈有榮無烈才夫所難至於教子餘力外施於嚴而當周知其疾苦故文御之已去者或猶眷於後歸其得人心可知宜人以淳熙壬寅年五月戊戌生以端平丙申年四月乙未得疾丁酉是年八月壬辰葬于饒州餘干縣福應鄉雕峯之原祔先塋也男二人女三人次男良嵩承務郎餘

女銘曰

事親必孝　我為其難　家有嚴慈
我謹其閑　如一日　七夫之歡　二十有七年
而如一日　而無間言　卑卑在堂　二千有餘指
鳴呼宜人　惟德之全　銘以貞之
土厚水深　銘以貞之

前集卷第三十

墓誌銘

故通訓武翼郎墓誌銘

光皇帝之元年若干月日通訓武翼郎之子得疏有司第其能以聞於朝孫崇恭第一時君第崇志以胄監舉到省赤奏名兄第一兄第當天子冠其科當世榮之先是君所居丹陽之練湖溉水素未時素未植連是歲事業紛敷四望周匝父老懽呼以為惟邑人王公存為在丞君公汝文參天政之歲適逢盛天造神化不數如此而君兄第　當之矣豈苟然哉君字諱伯當祖諱公諱幼失母聰事繼如事適長當家務嫂諸弟如此而君兄第　當之矣豈苟然哉君字諱伯當祖諱公諱爭故武翼郎祖諱四故贈中奉大夫父承故朝議大夫贈宣奉大夫君孝友根於天性勤儉誠慤得之自然取捨靡食采貴精鑿行先於言故言之出也不浮於實慮先於事故事之成也不待於素方宣奉從官四方君之諸弟尚幼而家之生理未裕外無寘宅可當文墨之委內無嫠子弟可任米鹽之責事之精粗細大靡於一身君晝則恪恭子職夜則服勤燈火故宣奉閱其勞而洽其歡宣奉自守彬陽歸恬於家食且值歲歉惟君量

入爲出○能以約爲豐祠嘗得祿弗以自封嘗奉侍問
之曰而獨無婦子之私乎君曰祿固所以給養也女長
助嫁行田隱而弗取弟既析居乃兄之歡門此吾先
君子澤也詎可遺乎君曰分固不可求多也奉祠一再
法應親民終老不爲官計事得潛免的義歸以勵季
弟吏部謂君居長法應更選一辭不受利名人所艷而
君之事如此其賢於人遠矣聖朝旌封孫子公益推
篤和與弟子家白繼自今無有一念親親可以緩急告
某年月日第今住南計度轉運司書帳司女長適諸
如君者矣士友相與弟子庭曰繼自今無有敖讐樂害
一飲啄必與士共如君者矣里之父老相與弟子門曰

繼自今誰能恤里之飢如君者其發民良子弟相與帛
于學曰誰能裨教養之事如君者其發民良子弟相與帛
共估以患北隣施宜申戚大飢有餓飢者事半而力
不贍君實繼之士失其養君捐良田十五畝以助士不
知教君與鄉之先達日程其能以厲之故人心之感如
此昔者文伯之喪內人皆行哭失聲而朋友諸臣未有
出涕者敬姜以是不樂若君者亦足慰其母之心矣君
諱若拙字毛公　皇帝之裔汝明清大夫試司農卿
贈太中大夫諱完夫之孫左朝奉大夫天知南外宗正事
無權工部侍郎諱時侃之子敕封縣開國男
可以冠裳爲當書訖而述可謂能終其志也已實紹定
改元六月三日亨甫十有五管修訓武郎舉用平之

贈太中大夫諱孫未冠舉書監尋以父任調
隆興府司戶參軍侍郎王公容辭主管浙西安撫司書劄
機宜文字再舉博學宏詞科去劇任改監慶元府三石
監慶元府穿山碶鹽場以舉者及格 班見改秩得邑
閩至而罕喜年四十有三娶張氏故禮部侍郎恕公之
之孫前通判湖州宗濤之女二子長珂永次始生而君
病未名君人物秀整如書才識明敏過人孝友天至在
易幹父之蠱與幹母之蠱異君兩得之居侍郎喪哭不
見齒粟不去身足跣及戶外治家舍掾其宗壯既除喪

每朔望必率走泣祭墓下雖祁寒暑雨不懈母令人湯
氏故知樞密院事鵬舉之孫知常州武進縣國彥之女
性嚴不可測君彌縫周密常有以順適其心第若琚宦
它州有可爲助者不遺力秩滿常○數月歸有以歸迅
告輒喜不勝內幀得結交當世事侍郎治劇而能
左 周 不失四方上大夫之 者君之助爲多穿山
塲創於嘉定初規模補陋君且去矣盡歛而新之隆上
事宦 數使者領下諸塲以爲永式仍與連帥上其功
既得邑而歸白以平生及民者少益菟田里利病手其
書一編曰挑州會要書即 挑州凡已事之得失歲在

舉于鄉而逝甚矣吾景周宇仲思人物秀整意氣舒昂
立志亦高而制行平純已亦敦而待人恕用能成其志
其事親孝事兄篤父喪哀毀過禮兄弟有沮之者嘗問關百里而
不忍遠其父之志仲兄感滋甚嘗左右彌縫而不忍棄
其兄之疾父兄既沒鄙見之狹志衆之隙廣交當世
知名士士之至京吾者必坐陳氏其敝而之四方游后
相與論京吾士必先仲思少從伯兄仕武有能稱
後更業易通書後於潮陽潮陽者最近京師二
嘉定癸未迁對擢乙科授迪功郎潮陽簿過重恩循
修職郎漂陽邑大事繁風俗剽悍故多重辟多滯囚冲

思謂察獄在初而初情惟尉為能得之故職所當親雖
很不憚言有可證雖微必即既大肯客定而後覺之獄
故一成而不可變所至輒自竭糧器因者在尉司者曰
驅之行焉於市仲思以已米給之相府有往在縣其勝
後之大者曰都催負數為暴仲思始至即訟之人曰是
相府都催不可訊也仲思曰宣相持天下平安有一邑
之事未平而可平天下者吾訊之是乃所以為筆相地
也聞者嘆服邑大姓侵佃客隨客訴之仲思至必將有以處之可不為大哀乎君性剛而
使官吏莫能違大謂仲思至必將有以處之可不為大哀乎君性剛而

萬子現信于友縣於得介於守當官而行彊何有銘幽
宮詔不朽

敕旌湖縣尉陸迪功墓誌銘

陸氏居甫里先生之裔君諱垣之字子里少從父學敏
於為文慶元乙卯舉于鄉會　天子御極拔起滯淹以
君及其父從龍累試禮部並授信州文學既父子拜恩
鄉黨感榮而大陸君隨客僑除袁用舉者三人謁選
授迪功郎未上亦卒昔人言賀者在
門弔者在塗於君家亦見之可不為大哀乎君性剛而
氣勁學道人之善乖不能容人之惡平居見州縣之攻

悶悶不可人意常扼腕抵掌謂使吾輩得去場屋仕州縣必能使杜者伸鰥者植善良者生氣既得闕無胡邑大民番則又喜曰吾志其行乎而死隨之蓋士之窮如此民之不幸如此重可哀也君生於乾道戊子卒於紹定己丑得年六十二娶陳氏繼諸葛氏皆名家女子仲行業進士女嫁繆應澤潘豪進仲行將以其年十月丙午合葬君於所居夏村之西陳夫人之兆亦既得銘于當世之文人矣而其父友趙居父季端以余嘗銘大陸君之墓知君為尤詳使求吏銘銘曰

川梁佳城兮忽啓故家乳適資志兮何之嗟嗟乎千里

故宜人陳氏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行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吳公漢槎之夫人于嘉定癸未六月甲申卒年八十是歲十有二月合葬于江陰縣[illegible]之墓夫人陳氏世儒家故禮[illegible]學士院高攀龍為大書郎之介弟也嚴毅好學有聞俾歸之槎事雖細必親饘粥常先意而具視蚤寒暑之宜而敬進　若

盛氣故中外無間言累封宜人年益高視聽亦明其若節於日用之間服勤於女工之事蚤暮不渝一朝召姻黨盥之訣凡餽奠之余舉斂之越旬日而拉方危丧具適郡守代還郡人大合樂以送過門知夫人喪命卻樂遣奠其　敏如此四子曰沐修職　新常州武進縣丞導曰濠修職郎嚴州錄事參軍司戶參軍　淡舉進士一女適任狹孫曰十能百朋千遇十襄萬傷其生晚不及登堂以婦家故致往來吾邑友人丁宗舜[illegible]之槎亟稱之其欲內交未能會曾以大介元瑞來徵銘銘其

能而藉是得交於尹曹昆季間其之願也乃爲銘曰
七十人所稀也而十益之一命人所榮也而三錫之家
之興也而頋之子之成也而翼之合卺弄孫葬咸之
嗚呼夫人豈幸得之惟孝惟敬惟倫惟勤自我積之綺
山之陽過者式之即星在天光下直之

故常民孺人墓誌銘

紹定庚寅三月乙巳修職郎徽州歙縣東尉張君銓之
妻迺陵常氏孺人卒享年六十有三嗣滕於官守餘其
子介儒澡謹柩歸于所居之金壇越明年二月甲申葬
縣西南五里顧龍山之北祔于皇姑禮也前娶介以父

命問銘于漫塘翼劉其旻曰婦人無外事故古不銘葬
墓有銘其起於後世人子愛親之厚念久而慮不及
私吾親然吾母高見卓識有關於世教之大者亦非介
所得私也吾母柔而正靜而恭歸吾父時大父母俱亡
慈吾母與吾父力負以養大父沒而家益貧吾母年踰
九十吾母佐吾父啜菽飲水無一日不安于歡是盡
事姑之道非有關於世教之大者乎大母沒將葬矣
陰陽家以葬之日氣運與吾母相妨訶宜遠避吾母曰
婦女情所鍾送終禮之大且吾思宛者方不欲生敢圖
生乎即泣以從訖葬乃歸是其破陰陽拘忌之說非有

銘曰
行之淑兄之獨佳城千古邑西南挹湖光飲山綠

故溧陽縣丞張君墓誌銘

府諱汝永字端世居金壇之王母曾祖格山平鎮閻巖
八行利終朝奉郎累贈中奉大夫祖體仁從義郎父損
舉進士建對入丙科初授台州文學及仕而卒文學
九流文雅傾貴以致海內名[illegible]成其身亦
[illegible]其子諸子皆由[illegible]舉進[illegible]
見該洽爲文雅健作字撥古法而[illegible]通敏
與仲弟如玉同舉于鄉特文名噪[illegible]南宮鄉薦[illegible]

之嘉定甲戌進士對中選尋授通功郎利州含山縣主簿
以才爲當路所知補部使者幕府辟攝臨安府觀察推官閩帥光君二十八年卒二
上狀滿未調提領使者辟監浦封激賞酒庫以再仕未
有及民而澡陽家近悉其生風謂可行志因受邑之亟
會掌政稗吏時事多故而君亦老矣雖彌縫正救惟既
厥心而事實之所不任智屈於勢之所不行則惟
贊時以居乃
有一越一日而
從政已新鎮江府觀察推官閩帥光君二十八年卒二
子曰槃曰彙孫壻次未名以卒之明年正月己酉窆金

壇縣東南三十里大亭之原余與君同丙午舉又明年
也故其子來請銘銘曰
士方盛時志隘宮壤無位不行抱膝掌赤既仕矣謂
可以爲膏力既行徒夭息隨之孰主張是而玓相厥勒銘
幽扃千古一嗚

故監鎮江都稅院李迪功墓誌銘

閩大帥朝義大夫直煥章閣李侯從谷駿貽書于漫堂劉
其曰故迪功郎鎮江府都稅務仁室善李子也不幸
死矣而家之人在遠不及聞其言不及見其死某某勝
父子之情聞其訃歲行縣推發孚之門及其葬撤而行

鵝溪得溪平孚年二十有八娶於
女以淳祐庚戌留其家鄉來子曰某之
之立而從其何之有來之子之
楚喪既卒哭餘二紀日所往還
有具以寢衣者親其識識收而
廬山胡伯量先生與君之雅謂君盍
某所願見於終始由不自意得
以敢見越翌日伯量亦至曰是三人者日相與游
或出語和叔後舉書稍偏伯量必正
惟謹以與平生所後生敬事
父子之門及其葬撤而行
未有若載叔者

而聞其初到君無室屢典衣償負課人
謂載叔貴游子將不堪而載叔不之恤及其代伯實之
金壇得一室潤寺中僅容而已廩無繼粟危無
謂載叔當直不甚而載叔不之戚及伯還去左右無去
家拂士入謂載叔言動以自適矣載叔又不然曰
胡先生在吾飲酒過三酌即酔酔而寢特其無失及
先生去吾雖強飲終不
師親交吾樂也而喜導
又以載叔向之辭今之侠也為載叔
喜而載叔以復宮出俸為家庭之戒遲回者連月不得

已而後志入拳拳致請於其友永別後見川夫具載叔亦豈
為負擔撤而喜著比哉故由前二者而言人為載叔憂
載叔不之喜由後二者而言人為載叔喜載叔不之喜
則載叔之真憂喜必別大於此者至其所遣親屬間安書
語不及私始言郡將急財賦而後拘攣所以致急末又
言大府非宅郡比亡當有以寬民力其意蓋專以寬
渤海之事為諸郡而以君擇晉陽之功謀及劬勞載叔
之死豈但李氏失一佳子
皇皇干職之勤也曩曩乎德之新也秀而不實無以結
其因也傅家有子足以榮其親也

西園陳居士墓誌銘

里秀民陳文龍編素登門泣拜曰吾祖躬自抱持以教常使閒
食儿侯視席之間無不一於正事甘薯稍急則以身率
之慮其性易流則未嘗使出閭巷都嬉戲文龍用是得
不夭折不荒縱以迄于今文龍稍長吾祖即口夜訊語
孟六經韓子歐陽子之文伊川程先生易傳溫國司馬
公通鑑為文龍詳說且標識其大者使文龍用是得稍習為文稍知鄉道天罰
志玩味之不厭文龍用是得從
之酷吾父葉諸孤曾未兩月吾祖繼之自今文龍身將

嘻依行狀安放執筆其憑執其憑此文龍所以朝莫
仰天椎心而泣血者也惟昔韶子也顧得銘墓上以慰
先生韶子也顧得銘墓上以慰吾祖之靈以終其不肖
孫終天之痛其自諸則序而銘之君士謂武陵宇壽朋
家故金陵從後自郊徙邑遂為金壇著姓而君卻
而之市不踰步而人室識其面壯歲有志場屋晚累試
不效即棄去尚時望流有官達而歸者一見門以
絕曰窮達豈趣吾靈能區區走車塵馬足間哉所居植花
木暇則挾冊詠歌其中或徘徊細竟日負郭祖塋有庵以
居守者有田以贍之族大枝分將尋斧斤焉君執不可

則有挾刃以脅之縱火以迫之者室未既空更欲析塋
地君度不可遏則避庵旁田而以塋地為已分衆復
不可則伺其售贖而歸之豈謂士當勇學自立而尤當
以種德為本因歷書鄉之士可為勸戒者于壁以示子
孫平居與家人食未竟聞有丐食者時輟飡與之丐喜
下阡間徃民南徙有婦人寄食里中人家將行無以償
就食賣薪甘衣治盡婦人報不能行君代之憤貧而
遣之里中有負而疫者君為舁歸煙不起日計口飼之
不幸有死者更動其殮葬而妻女無以養復為嫁遣蓋
其篤至如此少喜釋氏書晚悟其非矣可復用乎今年春

請會緇徒祖送君曰吾既識其非矣可復用乎今年春
天子稱壽長樂士民年九十者皆命之官於是君年八
十有四矣其子時猶無恙援他比為年以請君力止
之天姿恬淡老更精強屢五月得疾醫者視脉當下君
請如脉而醫以年高固執不可即命尤浴具既浴即勑
文龍善自立言訖而逝實紹定辛卯五月朔也時當盛
暑容色不變者異之曾祖文知祖宗顯久任駿張氏
與二子尉狀治前卒一女適倪時敏孫男文龍仲
龍友龍李龍虎用其年九月丙午葬在邑西五里表舍
之原銘曰

市之居賢不濡外環花竹中詩書多壽孫之秀德以

霞之大且久

蔡希孟墓誌銘

希孟諱大醇家舟易之行實豐閒有以才高思敏為
荊文公所敬後掌夕制誥聲譽籍甚從祖也曾祖
球祖國幹父燮皆篤學續文而不見取于有司君好學
世其家每試輒見取于有司而聲名常在舉貢之外入
為君抵掌扼腕君曰命也可若何生理粗裕服用常薄
靳不敢過日杜門掃或謂其隘君曰惟儉可以養廉
惟靖可以寡過吾知此而已享年四十有九紹定庚寅

五月梅得疾卒娶劉氏故江陰法曹恭靖先生之女生
二女一男子茂皆幼以卒之明年正月己酉葬東柒之
原君妻余至也不可以不銘銘曰

其尚儉也似崔其篤我也似朱龍山澤之儒東
朱之原適我室廬死生去來千古一吁

徐慶七墓誌銘

斗門徐慶士既沒十有六年其子從事郎新太平州蕪
湖縣尉灤始以余友新武進尉張君文德君有之狀來
乞銘壁接韓文公作徐偃王廟記以為今徐姓之散居
徐揚間大率皆偃王之裔南唐之都金陵一時名臣無

出徐鉉兄弟者宋有天下
先篤處士全陵之句曲人徐姓之居是邑者雖多斗門
之族為大其徽王之遺裔歟且言其先祖有楚其鄉之
樂安者相傳嘗為銀青光祿大夫嘗鉉兄弟之未孤歟
君諱某字某余不識其人而聞之朋友者甚悉君有
狀謂君篤厚而謙恭事父母以孝友于兄弟睦于宗黨
少志于學親沒之後念祿養不及始一意生理艱勞人
所憚倹薄人所不堪皆安之與人交一以忠信樂之不
喜毀之不怨樂道人之善而掩其過乾生理稍裕乃輕
財好施有以急告必竭力則之或不謂而予歲倹穀貴

富者竭資君輒傾所有來價以糴無資貸之責著
與之人賴以濟常田宅高其直直吾非為日前計也
尤篤意教子閉書館于所居之前聚書其中招名士與
之游處故子孫皆入學登賢書有授諸子使貢為計偕
里閈時圖碁以自娛不復問家事幅巾杖履徜徉
懃勤之歡若竟日焉飲而喜人飲賀明日過之接
啓手足諸子請治命以歸卒于家之正寢享年八十有六大王父某
王父某父某皆隱德不仕娶王氏先君二十一年卒

五人已瀕曰滋曰澡曰洪曰濂曰無咎皆入國學籍
騶舉以龍飛親策入仕女三人皆適鄉之善士孫男十
有三人孫女六人曾孫男七人初王氏沒塋所居之東
潭岡善處士所自擇沒之後四十有七日乃合塋焉君
君有所述其所謂有德君子無備五福者又誠在已卯
余長子汝琦當授室爰人令銅陵永符君伯壽為余言
處士無恙時能務家人以禮而訓之以義既沒者言子率
而行之其長者行諸子如其子幼者奉諸父如其父內
外數百指家無間言余以是起敬因為汝琦聘君之
孫縣尉之女為婦今十餘年矣尉以志銘詞其又何辭

銘曰
勿不廉節不嗟取之廉及者餘施必報理不遐康厥身
大而家銘有貴詔無涯
故貴池衛主簿墓誌銘
金陵句曲山之西有鄉焉曰衛九思其事家人生產
作業與人同而篤志好學其子襄字襄之知
乃翁志在此而卷卷之大功之外亟努力學既壯益
厲謂學貴適致舉業之外更注意於周程朱張諸老
之書謂學貴親炙而于時諸老論說惟四陽故靜一湯
老生及聲朱文公之門為展轅焉故從之游所居山谷

閒士膺民艱惟雖刀乃合是競而君時能賑貸周急地
偏俗陋喪祭惟老釋是尚而君斥不用蚤游場屋凡四
上名國學再貢禮部甲申　龍飛迺對入等授迪功郎
池州貴池縣主簿尋以壽恩循　事郎君時年尚强氣
尚銳非其宅老於場屋者比而君以親養不及榮望已
空猶詘有伯兄無慧子將闕望所君之西曉夕相從瑣綫
風雨對床之樂而君死哉實紹定辛卯某月某日君
蓋生於乾道辛卯實閏季子一周晏哉四子曰坡直
敬以成以中皆業進士文三人進士徐應宸內傳大
任其婿孫曰經臣祐甫幼越明年三月二日塟所居之

東曰東岡實厥考塋余嘗謁鄉先生實君從閒實問
識句曲衛炳否某對不識且問何以識之曰是知俗學
之非肯來不問余私識之實君既沒余後從靜一湯公
遊句曲山炳子道來訪因言從祖父子有遠頵遂往兄
則君父子也意君必父行自處親炳何有而君能不君
炳所定以是之所師交亦視炳爲從遠則君之賢過人
遠矣既塟以直書來東銘銘曰
孝養志非口體學明理非口耳幸卯生周復始子從心
塟爾志後千載詔諸此
故知建昌軍胡義理閒父名

困和以重歲課績負君以國家基本所繫力請輕之
得旨蠲什之四施及八縣由君一言既民力稍紓即修
庠序之教行鄉飲酒之禮約束條理爭競永息犯之俗為
悍之風治聲流聞曾未期月擢通判漳州時遭事方殷
郡廩不繼君甫投任即以此請且道過衢所行之得
旨畀十萬石復請于制府足其言復在左右甚君曰夜服勤歷
之計制府既足其言復在左右甚君曰夜服勤歷
安未幾庸潛城下亦會君適至衆見縮不敢前時城中食
其勇膽以去纔足三旬至竟畏縮不敢前時城中食
有今而幣不足通之故君謂負擔以濟事
乃創憑由以代道開易以宅播無毫分折閱而路多其
知緩兵民亦服其有信數滿召赴都堂面禀議益時用矣
而君力丐外特差通判鎮江府君行以滿吏引嫌差主
簿建昌軍仙都縣　今上登極改差通判隆興府覓經
紹制之期而君無追脅之頃而民忘暇
歎之訐發八縣按籍之失而民免計差之濫郡有宋胡
書院教事久廢君作新之士爭興起扶滿過闕權守建
昌軍都宮未弁其餘人情所憚君奉命不辭陛對
首述盜賊之起皆由州郡之審征暴斂其所以過於征
斂不過欲內實囊橐以自固而已君

不深懲其已甚無以戒其餘其餘
聞者知其必不為蘭絲計保障得入矣關至郡民方迓
顧企足以待其來而君已病初君之入也力學無倦
病以是得日與縉紳學者共年中間時作時止及悴隆興
以治行為某所知疑事議奏
後作既痊而甚矣　詩已上同請
觀而或者顧以為言其不知君甚矣詞命誥下而
君年四十有四氣血未衰備員
政之一月乙卯卒壽七十有四娶張氏封宜人
前卒四心二子修職郎前
江府倉編將

益知君平時之所從事非空言者又君家
產業不至甚廣而常養宗族之餘稍良田以為
義莊月廩給之歲發猶以是屬其子俾謹守勿替則君
之所存過人遠矣頃等將以君殁之明年十有一月甲
寅遵治命合葬君于毒安鄉祥子岡李夫人之墓前期
奉右史陳公之狀來屬余以銘余謝不敢然念昔嘗銘
宣奉之墓矣今何辭銘曰

士患不勤不勤則荒窪污之收山川之藏聖作明述日
星耀竺仕患不勤不勤則池故府攸司西曹所理更歲
民詞川鎮雲委燈火夜參鼠晨此小子夏左丘明
所以損其真嗟孚若人年踰從心爵為開國惟公惟勤
宅岐厚哉後千載歎惟丕則

故常熟縣永孫承奉墓誌銘

君諱淳字彥猷世居鎮江丹徒之大巷頡曾祖書開州
文學祖元方父大成皆隱君以為已任乖滴合邑之士
謀場力薦園園之果流暢茂宅植者莫及名鼓者爭趨
之親養以乞乃授成園丁隙與兄東書入學時吾兄泰靖
光生方以春秋教授鄉里義率屋序君亦入拜牖下頤
為弟子而君方釋褐而來被服山野且時過後學甫
入學即從業大經合成笑之惟吾兄識其異曰公爭會

行也可無一語以自異因效釋氏為辭世頌大意以克
志者皆勉之十學其有見於幻義盛麗而悅者即警戒
斥絕之不數載學成四與鄉堰再為舉首擢辛未淮
第授平江府吳縣簿乞子夕養再授紹興府蕭山尉
官絕數月復以內艱歸服闋授台之仙居尉擢第
八年猶以未曾奔走下邑人以為屈君安之邑在萬
中水至無所泄即壅為一壑故有石堰號捍水城公私
靳費戚父不治君司政無大於此者即請之臺府而合
民力以成之板築之役比自身所自課堰成之明年天台
大水溢入郡城民死八九仙居獨以堰免民于今德之

縣庠教養維非尉所專而君以為已任乖滴合邑之士
用古禮歌詩飲餞于學詩之辭固以謝教育而尤推君
之廉再轉而永嘉執時長官有挾不屑民事凡所以下
息田里之爭上應臺府之令惟君是賴其有歲久不決
之訟皆直請于臺府願以屬君委縣示狀臺府既玩以
為常君亦不復計彼此部使者馬委攝邑郡亦委攝郡
博士皆謝不就而以疾乞休歸矣今其疾已愈一日投牋冠裳而謁其
脾濕之疾既歸而疾益甚醫一
吾雖未能窮理盡性而於克已之學亦粗涉筆矣今其
行也可無一語以自異因效釋氏為辭世頌大意以克

已之切自許語多不載既成拳而逝實論平改元某
月某日得年六十有六娶同郡宋氏一子天澤一女長
適鄉貢進士崔斗南次適劉子敬即恭靖先生之孫壻
用其年十有一月戊子地曰黃公山原先塋所白擇以迓
先塋故君平生孝友之行內外周密叔父家貧二女及
幷皆自嫁遺從弟所生母年七十無以爲養君盡之
家使與家人共食無異我之貧人以爲難銘曰

華野寂寥士懷農異士懷農勞農年士懷君見之明而
行之果親養未周服勞敢憤事重義輕果我花兄養
既克束書起家西上賢書再爲獨不關猿鶴山之原
佳氣葱葱奕世發祥令德所鍾

贈僧宗可塔銘

釋宗可張姓字與之家故金陵由大學出
官主溫之平陽簿父沒爲子多所負命前妻所生養醫
僧文範爲師以慶元丙辰得度名冕既而棄去
入以醫招必往民樂其活名聞遠近一室焚香默坐誰
卯可於是年六十有一矣素無疾忽沐浴更衣趺坐而
逝越四日弟子師順奉其喪至所居之西望仙門外

墓誌銘

故寧國通判朝奉郎大夫墓誌銘

君諱時佐字宣伯宣皇帝九世孫魯祖公俯故江朝請大夫主管崇福宮南安撫累贈正奉大夫祖彭勾故左朝奉大夫南外知宗事贈太中大夫父亮夫故朝奉大夫祥符縣開國男累贈通議大夫正奉宰金壇通議前夫人褚氏又金壇君生而警敏喜事疏通慶元丁巳遭大禮恩補將仕郎以曾祖蔭銓授迪功郎州治山陰尋改通判常州事績聞召赴都堂審察君能精意行之不為具文監司郡守皆器重之嘉定改元丁丑同令長勸課農桑君能精官親民以自是為最者陞寶謨閣待制知首以改庫廉使者特課以益顯之治及格改官敎即知潭之益陽益陽湖外出邑君決滿公去湖湖內崩然俄丁外艱服闋知江陵之石首縣縣之瀕江陵之石首縣陵市商賈所聚鬪訟煩多有鄭子回者白發長雄官吏敢一發其事者君既下車問得實即命縛送獄而籍其家由是遠近稱快其餘民無敢盜訟此石首地狹民無宿藏君率已人儲粟以備貴糴羅縷

不足損俸以助之秩滿通判婺州經總制錢惟婺為重故時七邑之吏追逮雲委盈置宿留而謹常程吏知不可欺程督不勞而課入有三千二百官吏愕眙莫知所為亟以屬君君忍募有方不勞而集入以為艱終更造朝時多作門或道以所從入曰賄至州可得也君曰郡守民之帥也顧以貨取得乎謝不往竟投簪國用判而歸且矢太夫人將還自康廬即治圃所居之南鑿池築室以為娛侍之地嘗咸方日奉板輿從容其間一日出白浴室奄忽傾逝

蓋其平日性地堅勉無有嶄嵓故數盡而行無復留難時實紹定癸卯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年五十有三妻杜江同里梁氏封宜人三子若琳若珠若璋思補官今從事郎監江軍新淦縣若琳將仕郎若瑔將受君遺澤二女長適修武郎興國軍司戶沈鑄次適進士胡申之壻用端平二年十有二月丁酉地實金壇之南夏墓柔斯德過乃不立君才之敏而明敏敢才過則刻急寬而不吐位惟通守未中壽天實行之恕君德之柔而剛不吐位惟通守未中壽天實無知乎何有夏墟之原土地肥美宜稼宜桑以備貴糴君子孫多壽

禹領之墓誌銘

君諱天賜字鼎之世居建康府句容縣來蘇鄉之咸和里曾祖遷祉士明皆不仕父志豪將仕郎將仕以好事行義推於鄉人化之無爭麥犯之俗故因其所居之里號曰咸和居士二子篤意教之雅不欲累以事而家日六事曰殺君嘗戚然不自安一日讀易至蠱卦慨然曰吾父以一身任戶門之責而吾兄弟自安然自卑於方冊間得無輔幹蠱之義乎內屬其第一意於學

推已之有餘以濟人之不及有以緩急告雁不應而求者多應者亦曰難又分有戚疎悄有厚薄有不可一視而隨施者君皆有以測量其宜而密請子君士居士後中持衡焉故爭者不偏而得者意愜不慷慨殺梁以惠利其鄉鄰此由句曲道京口山石犖确而行艱右比抵丁角鎮洞谷幽窈而涉者病居士欲鬼其險而甃之下跨其深而為之梁最其費鳩有三緇聞者縮頸居上曰吾既已許吾邦之人矣可使有詘乎君曰吾既已受命於吾父矣可使有折節不荷之譏乎即早夜以思沐雨櫛風之不憚魯未幾時而二大府之間岩墾高下皆成坦途行道之人無不舉首加額君娶陳氏生二子長元龍待補國學生次元龍壻進康府句容縣來蘇鄉之咸和里陳宗振江壽彭其四女以疾餘皆有歸劉汝諤成之順婿李氣貌魁梧留次明白素康強無恙乃瑞平乙未八月二十日奄忽而逝得年四十有二居士未老而喪長子宜有所不堪然能以理遣謂死者歸復于天分也又留何益即以其年十有二月某日合元龍葬於所居之白小陵塔之原余仲子君婚也故為之銘銘曰

昂昂乎其德襄之充也溫溫乎其子職之恭也偃然而臥痛苛不及知者疾之無怨也宜然而近斗號莫挽者數之有終也銘以昭之貽無窮也

故監江陵府糧料院諸葛承直墓誌銘

淳熙己亥庾子閒我 先君雲寧居士授徒于金壇之河下遠近之士聞風而來戶外屨滿惟丹陽諸葛君為高第君諱埴字子直世居邑之大華父徙鄉軾父汝賢皆不仕其族之顯者福建轉運判官諱千太常博士諱千秋宗正丞諱千乘皆相望故君年雖長猶奉師禮之終身益恪多歎寓宦之君與為書舍最隘不可容故來館之于逆旅主人之館而寢食必歸其族日就盥潘及造門于逆旅主人之館而寢食必歸于書舍初非三設不寢辰起蓬首垢面而扣逆旅天未

明已整冠肅容而至以爲常一時異巷及往來入祠之
熟皆相與敬歎吾　先君亦愛且奇之　等數奇乃
紹熙壬子方登名天府後歲特奏名方　憲州文學換
授迪功郎安豐軍安豐縣主簿中間累更大赦循承直
郎盖七選之首階安豐最極遠壯係時方多事縣乏更易
不時君屢攝邑備著贊效既滿數年注守制帥
知其能惜其去留不遣迄成四考乃
糧料院未上而卒方未之官時以族黨國於史後之紛
爭首倡義役迄今二十年紛爭之端息軋轢之風成人
咸德之君生於紹興丙子沒于端平乙未享年八十娶
朱氏歿葬所居之西北小華之原乃以沒之年十有二
月壬寅合葬男曰烈女適進士張信臣婺孫男注闕
迂蘭迂王迂庶孫女長適進士劉棠季未行烈以吾
先君弟子故請銘銘曰學不苟行不疾行年八十天予
壽胳厥後大且久

江進士墓誌銘

端平丙申歲未盡一月余陳江陵府其親命將
以明年春二月丙午葬其先君子於縣之原前事述君範德業
之詳請曰家於縣水縣吳閭
共學文擇四方之有師法者使從之游時吾家婁甚內

內而二親救水之奉外而遂良資粮扉屨之費皆君範
力負荷之又閱故居新之使賓客有所則君範之爲人
子若兄抑可以無愧矣晚歲特奏名方　憲州文學換
而君範逝矣平生宴謂君言不安做君埏爲銘將無以
慰終鮮之懷碩母以病篤筆他人其與君範無一日雅
而姪孫宗朝在良甫子婿列可得辭乎君諱模君範字
也世居淳熙戊申迄于卒之歲得年四十有八葬由鄉
舉上名太學曾祖之迪祖溥皆隱父森一以壽卿太后
壽恩補迪功郎致仕母蔡氏封孺人娶邢氏無子良甫
與求儒家子爲繼命之曰貴承銘曰親之寧弟之成銘

故監行在北酒庫張宣教墓誌銘

古者家有塾黌庠序術有序師友之益相望弦誦之聲
相聞孝弟忠信之風以成毋爭陵犯之俗不作世道不
古士始無所乎學近時州縣學官又往往不舉教事雖
有秀民良子弟閭見寡陋亦無以成其器質之美若吾
鄉之楊氏張氏皆傾家貲以來當世士大夫之有聲場
屋者雖在數千里外必羅致館下使與諸子及鄉之後
進將聚書之富致客之盛遇客之厚慈時所守鼎盖不
但家塾之教立而髽髻斯士猶足髣髴黌庠術序之

盛楊氏自提舶君諱樸字茂良始營築堂曰聲經因
號經堂先生張氏自文獻君諱拭字德久始營閭舍扁曰
省齋因號省齋先生余時往來郡校或爲留假館不克
在第子列亦時時登閣聽論之餘預觀禮文之懿
而有得焉既後知厚之教奇廢而二先生之有大
造於吾鄉也張君四子余幸後死已銘其三其季端衡
與余將年又余兄恭靖先生之子用厚實君之壻則親
且厚孰如余者銘可辭乎君諱汝弁字端衡會大父恪
齋府君辭官閒舉八行科終朝請大夫贈中奉大夫
大父體仁汝從登紹明科鹽場課入厚而積弊多知君之在句容以廉
著即以見次辟上君至一以廉白律己浙東茶鹽使者以
也航海追送有號泣不忍別者既歸而官情已薄故過
閥不記選而歸而知君者憐其負具老無以爲終老計
後言於當路以行在北酒庫利權之帝表勿提領所諸庫

入丙科勑授吉州文學未及仕而卒西子皆以儒學育
奮汝永建康府溧陽巡汝仝再舉于鄉得年不永汝
王終平江府嘉定潞兄弟皆壹發科與人交爲厚而
周綏君紹熙壬子慶元戊午兩與計偕嘉定庚辰迁試
入等授迪功即建康府句容縣簿時大帥
余公嶘體貌尤重小官到任有經旬不得見者惟君
謁入即見且欲留宴小酌不可强而罷既出又句容縣驛
未幾又欲以關陞狀屬君辭以未有資歷時弁競成
俗凡影纏而仕者惟幸一官一日之知以滿歷時雖年
侯耄耋尚乳臭聲知引辭君以丞十之名九可以官

入而病人爲君之君曰吾國家之若命矣命可辭乎
已而疾瘳人服其守君兄弟幸居孝翁絲恭曲盡自當
齋下世念母夫人之獨居歲時令節游行賞玩惟意所
適甘旨芳鮮惟力是視雖歲用度不贍不計也君以端
平二年十月七日卒有一女年七十有一娶宜興余氏
一人蔡先君三日卒蔡卒而君之命嗣未定聚族而謀
無若昭穆相當者請得親而義正無如劉氏兆曰然即
以用厚之從姪更名曰燁爲蔡繼張氏先塋在金壇縣
大亭之原君無慧時得地於其次曰胡家坂築庵植松

示不別卜燁等敬遵治命葬用嘉熙元年八月二十有
四日銘曰
邦國之望南張北楊收書滿架迄客殊方車馬送迎山
川相望師道之立于家于鄉梁教浪和昆令李強梓德
至行從容有常既俠厥施宜壽而昌嗚呼瑞鄉今也則
忘商郊之原水秀山長君所自擇可安而臧銘佑後人
有永其光

墓誌銘

童泉趙先生墓表

粤自炎祚中興文物萃于東南厥初諸老先生師友淵
源有以繫斯文之望天下學者翕然尚景從之閩湘江
浙師道並建凡異時升孟之所傳周程長邵之所講思
之益精語之益詳炳然斯文萬世攸賴比年天不弔遺
諸老淪謝文獻之家典刑之彦僅僅獨存猶有心於學
者之望者童泉先生一人而已故先生雖退然不敢以
師道自任而天下學者凡有一介之善片文隻字之長
皆裒掇俾筮弦正誤丈其限以地於力而不能至者
詩簡書牘往往以一洲酬酢爲榮及先生之殁
而文獻典刑蔑矣後生晚進無所矜式劉氏兆曰然即
大夫直龍圖閣提舉江州太平觀祖澤迪功郎海州朐
縣主簿贈承議郎父奉議郎父通判江州贈朝奉郎
殁葬七山之童泉先生因家焉故世號童泉先生
圖致仕思入仕饒之浮梁時方福之迎江淮皆不赴
爲士之太和潭浚之司理參軍最後監衡之安仁贍軍
酒庫已至未上而歸遂奉祠家君積祠庭之考至三十
有三今天子御極之元年歲在乙酉宰相以完生名聞
有　旨除大社令三辭不拜特改秘議郎直秘閣主
管建昌軍山都觀又三辭不允越三年管華州雲

號年踰九十而求歲徵于其國無異心其為
先生之後而學者所歸豈偶然哉聚創民樂即氏子下
邳侯前直秘閣致仕又閱月而先生　訃矣嗚呼
月　日壽八十有七方先生之仕太和便座　御批
曰思陵盛際登庸仕之初已有山林之思在官三　己惟以
賦詩自娛日飲數盃是以多士吉之鄉先生楊公萬里贈詩有
云兩日正逢元亮醉九旬又遇樂天吟清渠未
思循陶令之門作好春其所以行之身加于民者
可想見又公銘墓二千石屈平見是
當路在酷吏下特以善治聞至是致仕之詔不為二千石屈平見是
歸其遂於所事如此性寬平樂易而簡
而剛　亦不可奪故謝公大與先生有忘年之契
老至　則若不可寄詩有公如在前　其遺軍孤之句
其後公在日往屢加褒引先生嘗作詩答
書來或以詩或以書成不經意而有趣者以
為有閻韻館之風或長而間出浩歌長吟
心融意適見者又以為有浴沂泳詠之樂於乎亟知
命自視欿然更往從先生既老矣猶虞未
路之難命所在同舟共濟則昵昔聞先生手而戰戰兢

所聞使歸表於先生墓亡
繼室安人梁氏墓誌
梁君處之麗水君之曾祖也祖良野任忠武校尉
夫妣普安郡夫人何氏祖汝嘉任寶文閣學士
大夫縉雲君開國公贈少師妣魏國夫人葉氏父
皇任中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麗水縣開國子贈
大夫母太碩人吳氏君生而温柔長而聞慧志學
高簡不屑人務侍郎雅尚清潔左右無留妾
賓祭細大必親比君長始
婦如吾女可無俾侍郎亦
路之難命所在同舟共濟則昵昔聞先生手而戰戰兢

擇配處多貴富家公問所志皆不對細問
之曰吾視諸貴豪子女下勢以交物植其以自豐寧能有
逐志無歸寒士耳侍郎聞而異之光州代還余調儀真
法曹余友張敏則同在時須鬢皆故次皆留中都侍郎數
與敏則會公卿間屬以擇壻敏則謂無以易余〔侍郎表〕
陶氏婦有三歲痛夫終父辭屬矣敏則言益力且迫所
以辭姻入卿望高者有貝裂於心亦會先君書來責以
不收娶無以承宗祀遂定議時歲在丙辰明年春成婚
便道之官儀真擢屬脫粟田樓屬以比例責之余先
已丁從是往來如一日情義有加焉故君之卒人〔之〕比〔哭〕
之尤哀余先與陶氏與君〔昆〕弟〔呈〕讎〔校〕

俾易指繫余不可斗鏡
梁郎甘之時孫氏妹已嫁未行君日出白金及他首
飾授余曰以助簪中物先君脫曰吳亡婦女寧須爾耶
命反其半君不可孫氏妹後嗇一再歸君輒更其服飾
之鴻者而於其所無不及文歲當歉余固未始問居亦
不介告也先君間曰儀真歸貿田于全壩幸眾言曰非
是無以奉染盛無財不可苟得汝宜自量不及勿彊也
余乙卯恩無策君聞而笑曰婦乎五雞
無所施惟是盤羞酒饌供家所急頗
成翁志即舉而歸九年余忍死君喪兄家
之兒座泰以父兄事君儀真時所置產良家差少

入未嘗不私流涕臨用有存者〔讀視之忘日必躬〕
訪祀事盛服閨魂如婦事姑余偶疾君侍湯藥晝夜
惻將告歸久無音堂帖將以疾辭家人之難於志
也皆私從君問其所無不及文歲當歉余固未始問居亦
不介告也先君間曰儀真歸貿田于全壩幸眾言曰非
是無以奉染盛無財不可苟得汝宜自量不及勿彊也
余乙卯恩無策君聞而笑曰婦乎五雞
無所施惟是盤羞酒饌供家所急頗
成翁志即舉而歸九年余忍死君喪兄家
之兒座泰以父兄事君儀真時所置產良家差少

留〔不〕〔去〕
區區者所有錢何且君猶可仕或伯叔不給將何仰乎
因盡棄留余兄少負不識之才投筆從軍以是投戾
于先君絕不復歸因納婦軍中時性一女二子念旨江
寧時已歸其長子既至儀真益收其淡予以歸余始奉兒嫂以歸
如子不服哲斗自逢紹女長嫁之如己女及仲郎來總
軍餉兄猶未委託〔余〕〔始〕奉兒嫂以歸
妯娌初先君〔與〕其舅君曰長幼有序惟是不可紊
之尤哀余先與陶氏與君〔昆〕弟〔呈〕讎〔校〕

入未嘗不私流涕臨用有存者〔讀視之忘日必躬〕
訪祀事盛服閨魂如婦事姑余偶疾君侍湯藥晝夜
惻將告歸久無音堂帖將以疾辭家人之難於志
也皆私從君問其所無不及文歲當歉余固未始問居亦
不介告也先君間曰儀真歸貿田于全壩幸眾言曰非
是無以奉染盛無財不可苟得汝宜自量不及勿彊也
余乙卯恩無策君聞而笑曰婦乎五雞
無所施惟是盤羞酒饌供家所急頗
成翁志即舉而歸九年余忍死君喪兄家
之兒座泰以父兄事君儀真時所置產良家差少

留〔不〕〔去〕
區區者所有錢何且君猶可仕或伯叔不給將何仰乎
因盡棄留余兄少負不識之才投筆從軍以是投戾
于先君絕不復歸因納婦軍中時性一女二子念旨江
寧時已歸其長子既至儀真益收其淡予以歸余始奉兒嫂以歸
如子不服哲斗自逢紹女長嫁之如己女及仲郎來總
軍餉兄猶未委託〔余〕〔始〕奉兒嫂以歸
妯娌初先君〔與〕其舅君曰長幼有序惟是不可紊
之尤哀余先與陶氏與君〔昆〕弟〔呈〕讎〔校〕

入未嘗不私流涕臨用有存者〔讀視之忘日必躬〕
訪祀事盛服閨魂如婦事姑余偶疾君侍湯藥晝夜
惻將告歸久無音堂帖將以疾辭家人之難於志
也皆私從君問其所無不及文歲當歉余固未始問居亦
不介告也先君間曰儀真歸貿田于全壩幸眾言曰非
是無以奉染盛無財不可苟得汝宜自量不及勿彊也
余乙卯恩無策君聞而笑曰婦乎五雞
無所施惟是盤羞酒饌供家所急頗
成翁志即舉而歸九年余忍死君喪兄家
之兒座泰以父兄事君儀真時所置產良家差少

入一朝不堪痛君即從容仰藥以從
邑人歌哭盈閭若喃喃
而泣之曰吾閱定多矣
而處何如或
言梁氏

老之宮首及鬼神之 見理悅 有悟自是遂
及溫所僧居就皆之人所不能者君治余中間
獨與兒女居安之如家君中年得血疾屢發輒終余
入所居之庑疑爲熱所乘乃戊寅春勉强扶而君病復作自秋而冬遂去 門
新居甫一年而君病復作自秋而冬遂去 門
額 左右曰吾自知形不復起惟是女長而未
之 不見其嫁所生兒皆未及見其成立吾母
伯 不及與之訣 訣爲大恨抑所自慰菊君嘗臨我
之病也女子先得病 之訣爲好 之訣皆大緣吾有味六一乃
卷三十二 六十七
嗚呼痛 數益 纔微有樊於聞君君言具信吾
聲 及君之沒倉皇奔走
光州時 朝廷遣議規畫而邊郡猶狃和好城壁不葺
緩急不可恃軍民雜居防禁不可施侯補城之閉凡二
百有三十六丈增樓櫓十有七所而城守始嚴建廨屋
千餘間揚曰挪營以別於民居而軍政始肅連帥上
其功增秩一等擢知楚州前政以時方進取過於逢迎
拘客舟籍驢馬而道路怨嗟拘運夫籍馬而郵傳騷然
噪侯皆縱遣而與運夫爲期期至而後遣者招撫使
嫉其已罷去隨見直於宣司起知和州開禧二年
秋時虜已會諸道兵勢益大帥以平南溫江等號使長
驅入冤期以明年而和乃十有一月辛卯至盧越翼日

侯周姓諱虎字叔子世祖敬述 國初工部侍郎則
開府儀同三司世家臨淮清廉之節 從子 祖
朝奉郎通判 祖妣鄉貢進士宗 祖妣 孺人

故馬帥周乃卿墓志
銘

才挑花山西原

即弃廬慮和以掩我不備聲言合肥已破四十萬衆至矣時城之所恃者兵而馬帥戚拱前期委所部部絶江去留兵僅千八百有六人合城中見兵通不盈四千所異者拔而制司爲馬帥及我司所以已下令退保所倚者民心而父老若江和馬廬遣向來守事以爲地當衿要處志必取安爲寇孤城侵謂兵無衆寡顧所用何如惟民心不可以不固因語父老曰父老所以勉吾去以圖生也然所欲者吾生吾一朝去節敗名爲父老羞生不如死效死弗去雖死猶生況不必死乎且人孰不愛其母若子諸

今吾恃一子奉九十歲之母于此若終悖繆不能爲父老計獨不思爲老母弱子計乎父老思之吾計決矣衆感泣相與收淚言曰願效死由是面防修司各共乃王命部分將兵嬰城大兵少則一人兼二人之任甲午圍城丁酉進攻城上撫機輒應使彼智術得施而此失不虛發越十有七日合戰凡三十有四殺虜驍將以千數最後射中其大帥石乞礮乃諸帥中最號爲勇者虜氣沮甚引去行至饒宗廟虜以人劄幸我之和而江淮貧枕矣策動進秩二等論者以爲未稱明年四月特轉武功大夫嘉定改元始正任文州刺史七月除主管侍

身華澈恩數多特授成州團練使四年閏二月除侍衛馬軍都虞候五年五月除帶御器械兼提舉佑神觀未幾丁太夫人憂哀痛荼毒力除喪制司爲馬帥及我司所以已下令退保所倚者民心而父老若江和馬廬遣向來守事以爲地當衿要處志必取安爲寇孤城侵謂兵無衆寡顧所用何如惟民心不可以不固因語父老曰父老所以勉吾去以圖生也然所欲者吾生吾一朝去節敗名爲父老羞生不如死效死弗去雖死猶生況不必死乎且人孰不愛其母若子諸

今吾恃一子奉九十歲之母于此若終悖繆不能爲父老計獨不思爲老母弱子計乎父老思之吾計決矣衆感泣相與收淚言曰願效死由是面防修司各共乃王命部分將兵嬰城大兵少則一人兼二人之任甲午圍城丁酉進攻城上撫機輒應使彼智術得施而此失不虛發越十有七日合戰凡三十有四殺虜驍將以千數最後射中其大帥石乞礮乃諸帥中最號爲勇者虜氣沮甚引去行至饒宗廟虜以人劄幸我之和而江淮貧枕矣策動進秩二等論者以爲未稱明年四月特轉武功大夫嘉定改元始正任文州刺史七月除主管侍

于當熟湖州山之陽前期以壙志請其略不及辭干侯之生前其忍辭於身後惟侯功在社稷澤在江淮宜有狀其事上太史氏著石末由慶夫致納諸壙以俟前言云

故提舉宗丞朝散大夫壙誌

公諱恕字可久世居丹徒之埤城曾祖知閤故贈從義郎祖子存故任訓武郎累贈中散大夫父增年故任朝請大夫提舉廣東市舶累贈通議大夫公以明經三貢于鄉慶元丁巳以進貢補將仕郎銓試中上等授迪功郎紹定庚寅承直郎用舉者改通直郎七轉終朝散大夫初任鹽官縣買納鹽場知新城縣改秩知嘉興之華亭未上改嚴之淳安入朝監三省福密院門遷大府寺簿通判慶元府權知湖州改歸江東秩滿除大宗正丞權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司公事病免至館建康府崇禧觀以疾卒于京口寓舍實寶慶元年六月二十有四日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趙氏先公二年卒子克已立已監試中程而未注闕女適從政郎蕭山縣丞通仕郎孫一人尚幼初公葬趙夫人于丹陽縣仁信鄉經山之原實與舟傑劍克已立已即以從公之葬以其月丙午奉公柩合窆云

故宣義郎致仕陶公壙誌

公諱士達字仲和居嘉興之梅澤以紹興丁巳生嘉定壬申卒遇壽恩郊恩各一明堂恩再積封至宣義郎二子皆擢進士科大章惕林郎新監行在車輅院門大甄新安慶府學教授孫男子泳子沂子淵皆習進士業曾孫容寔寔皆幼夫人沈氏先公卒十七年葬於梅澤之西二里乃合葬焉實公卒之歲十一月辛酉得銘於前秘書省正字周南刻未竟大章大甄屬公季婿丹陽劉某書而納諸壙

夫清卿妻邵氏壙誌

洮湖之陽有隱君子焉曰表君字清卿有田二頃歲課僮隸力耕以給公上而食其餘並舍種花植竹畜鸂鶒其間每放屐出門鸛飛鮮前導平湖浩渺遠岫依岩若展畫圖而去烏來帆與漁歌樵唱皆足供耳目之玩既宵次瀰然一塵不侵故發為詩文皆有雅致與余先君雲菜居士善常言吾所以有生之樂而無生之累者緊吾妻是賴君以慶元中卒四子汝賢汝舟汝礪汝揖前此余識其三人皆畏法而謹於事常言吾兄弟所以先後異出而無間言者惟吾母是恃益先君之得於其夫與余之得於其子者略相契則母之賢可知問其族曰

邵氏鄱人故林寧知縣峙之女摳衣張公壽之甥初鄉人互見許公必勝仕于鄱聘以為子婦甫嫁而寡遂歸于隱君以織維組紃養姑為女工以祭祀窆葬盡婦職朝夕服勤孝加之以恭儉終老不懈諸子中惟彦已出撫之不加厚諸子亦孺敬和事之如一用能成其家慶慶改元正月二十五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二諸子卜以乎之明年二月丁酉合葬之隱君之塋金壇縣吳雲鄉新繁之原前楚高謁於鄉先生前當參王大夫而後行事以余校分鄉厚且嘗有聞於先君俾誌而納諸壙義不得辭

王居士墳誌

君諱光逢字慶會其先三衢人曾祖介與二蘇先生為中書舍人良和終尚書祠部郎中累贈少師祖渙之故贈左朝奉大夫太原郡開國侯贈開府儀同三司父楹以通直郎湖州德清縣永總監良貴贈徽猷閣待制王文公有所與往還詩公十餘歲奉母來居金壇簡靜自將與物無競家以日昌累遷為兵馬都監於教子以紹定己丑正月癸未卒享年七十有七娶氏繼黃氏皆名家女三子長潤不祕於書次澤尚幼以次二月十日葬邑之路莊實朝奉大夫直寶文閣致仕鄉墓碣

故衡州判官王君墓誌銘

君諱松年字伯堅世居金壇曾祖義故贈朝議大夫祖師聃以為子婦甫嫁而寡遂歸于隱君以織維組紃養姑為女工以祭祀窆葬盡婦職朝夕服勤孝加之以恭儉終老不懈諸子中惟彦已出撫之不加厚諸子亦孺敬和事之如一用能成其家慶慶改元正月二十五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二諸子卜以乎之明年二月丁酉合葬之隱君之塋金壇縣吳雲鄉新繁之原前楚高謁於鄉先生前當參王大夫而後行事以余校分鄉厚且嘗有聞於先君俾誌而納諸壙義不得辭

故衡州判官王君墓誌銘

君諱松年字伯堅世居金壇曾祖義故贈朝議大夫祖師聃以為子婦甫嫁而寡遂歸于隱君以織維組紃養姑為女工以祭祀窆葬盡婦職朝夕服勤孝加之以恭儉終老不懈諸子中惟彦已出撫之不加厚諸子亦孺敬和事之如一用能成其家慶慶改元正月二十五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二諸子卜以乎之明年二月丁酉合葬之隱君之塋金壇縣吳雲鄉新繁之原前楚高謁於鄉先生前當參王大夫而後行事以余校分鄉厚且嘗有聞於先君俾誌而納諸壙義不得辭

王居士墳誌

君諱光逢字慶會其先三衢人曾祖介與二蘇先生為中書舍人良和終尚書祠部郎中累贈少師祖渙之故贈左朝奉大夫太原郡開國侯贈開府儀同三司父楹以通直郎湖州德清縣永總監良貴贈徽猷閣待制王文公有所與往還詩公十餘歲奉母來居金壇簡靜自將與物無競家以日昌累遷為兵馬都監於教子以紹定己丑正月癸未卒享年七十有七娶氏繼黃氏皆名家女三子長潤不祕於書次澤尚幼以次二月壬午葬乃子縣之歸善鄉倪塘山之原列公行事以書求誌比三往反不獲命余雖拙於文義不得辭君舊先君之塋不識百里來會余雖拙於文義不得辭君

之行事如勸分則率先置產則增價平糴以惠鄉井發
道以便往來貸緡錢族子而不責償給耕牛流民而不
受直余雖不能詳知然以君之志尚觀之其信而余之
雅愛君者不在是也兄弟夫倫擬於手足世衰道喪或
疾視如仇讎況於富家見之君蚤失怙恃終其世兄弟
財不分今觀君拜疏鄉矣祈減已算以正伯兄之尊厚
資送女不蓁名閥而續女兄之好文忠厚堂處以聚君
情義隱然悽人愛嘆知世俗分財之薄所不忍聞
而尚忍行之推是心也以往則君之德特未可量而遂
止此可哀也已

雷翁墓碣

嘉靖改元夏癸卯月丁丑金壇雷翁卒翌日余往哭其家
翁門人從姪文也求文以誌余之所以哭翁者詳于右云

桂山君墓表

紹定改元春漫塘叟劉宰與鄉之士會仕各有衣墨裹
重趼而來者視其謁嚴王廟及濬塘叟以其地之遠來之勤
也貌之腯色之慘也聲之噎問故曰濬不勝路之勞息
未定願少閒翌日奉其父桂山君事狀一通來拜且泣
曰吾故江左王氏永和中有墊居吾邑之棲嵫者子孫家
焉事具永城志桂山蓋揚之門人著籍于其人吾父德粹無邪俗於書無所不讀
民父卒而家益索余里俗輕

文無長語詩有遠趣字用隸法尤工蚤歲從師友于外
惟恐違其親書歸必過爲好語始娶若有所不樂吾母
問之曰兄弟同氣也而異姓間之能無慨乎吾母曰君
毋過戚吾嘗識之居喪盡禮既除喪奉親日短白
奉日長有異饌必停食上丘壠泣涕久之庖酒勺曰兄
弟不偕輒不下咽祭祀必合族飲飯使人人得其情其
執弱弗支九隱弗給皆先事料理不使至之固築讀書
堂于家之偏以來四方之士捿食衣無虛日蓋吾父
之所以行之家者如此鄉隣以緩急告焉若作室而尤
重喪事其往必先其歸必後凡其所須不謁而獲政

以極民饑義役以覓民力良法具在而吏奉行不虔爲
姦之府皆疏其宜使有位者龍行之民拜賜海水
易去來田多享深蓄閘以禁鹵始於淳熙間時吾父甫冠即
受其利蓋吾父之施于鄉者如此夫惠利足以及人
其必周於謀已而吾父異是家務委之幹力未嘗
縮當強仕之年棄科舉視軒冕如桎梏也式之
水每花開鳥啼有會于心即命賓從童
升高望遠氣與天地同浩然長嘯
至而飲飲而醉醉而濯清泉荷

累從海內知名士游詩文書畫盡去陳言眞爲後進式二文
適陳宮閒端信孫男景山景霖女三人尙幼乾道丁亥
二月二十有八日實君亦卒其卒也甲子一周矣二十
有一日契誠爲紹次其言狀復爲詩遺潛使併表于墓厥
卿之柯君者得之歌以送迎之薤露所謂曰 露之山
兮幽且遲夫君兮來游蒼蒼松檟兮泉兮泚泚
君之來兮樂只酌匏尊兮薦嘉魚行明月上兮若飛翻
舟兮風掖掖歸來歸來兮君毋遠而

紹興壬午十有一月四日 先祖始卒于金壇 先

祖諱微字成德更諱祀少精記誦有聲場屋甫冠年即
不屑事科舉常產僅自給會姻家湯氏爲子擇婿得名
士上饒王君須錢三千緡起家湯氏聚族而謀僅得兵
之五 先祖時在座作而曰願奉五百緡以幸教吾子
衆皆愕請力不讐退日報謝之翼日具從弟
處高明環而居者北值所隸銳選金壇殿且隘閭里情
未洽欲壞鬻支床亦不可得或咎其矣 先祖笑曰是
非乃所知居數年二子益長明游滋廣伯父連上名春

官學成行尊士大夫起敬起慕從將者以百數今邑之
報恩寺卽書院遺址 先祖時杖屨游處其間學徒
望之肅然得不言之教後 先祖沒十有二年先君亦
預歲貢先祖旣成其子尤力於教孫七人建事者四曰
益曰緝曰桂品曰 華 益緝桂品卽伯 父誌 祖
妣墓將以小字著者不隸 事者三曰寧曰達民今
之存者三桂品寧拜品貢于鄉者五淳熙庚子癸卯
皆爲舉首嘉定戊 辰第七人授登仕郎今從正
卽新江陰軍司法參軍寧當淳熙丙午已酉試于鄉亦
再冒首選紹熙 龍飛賜進士出身歷江寧尉眞州司

法泰興今開禧問入浙東幕病免而桂品之子甫辰用
厚皆再舉于鄉用辰爲癸酉舉首緝之子應龍 亦與已
卯舉餘曾孫十有六人皆業進士以未舉不書 先祖
精力強敏至老不衰舊居距金壇四十里遠 淳踊躍
往來少壯若亦歎其難 淳年七十有二卒之明年乃克
合塋南塋而伯父卒不及誌實當已卯八月於克追書
故不具云

壙銘

皇考遷郎奉議府君朝奉郎贈宣奉大夫墓壙銘

劉其姓邕城蓼間 名茂先字生紹興十二年於嘉泰癸

亥歲貢禮部奉廷試宣不及命也已嗣子○遵遺志及十月壅于此百世下當勿毀

前室安人陶氏壙銘

嘉興陶氏令儀潛賀歸于閻某三年而卒乾道庚寅始生之歲紹熙癸丑實維初祔又十寒暑憲宰于茲峯回氣藏成壅之宜其兆之偏同冗有待勒名于右告後千載

繼室安人梁氏壙銘

漫塘劉某繼室梁氏祖地官長父天官貳生乾道寅卯月初吉終歲巳卯孝盡八日祔厝辰仲秋月圓卿曰

游仙桃花西原

朱進士埋銘

金壇西郊厥惟西窪有儒朱君令名孔昭蚤出閩山兵世居此士聰諭也敏仲其字孝以事親故以奉先贍財必公家無間言負病宛告必周其急聞義則徙如將不及拳拳敎子曰惟師友余取余求弗勌厥有宜其有子再貢于鄉蘭玉階庭（原闕）為卿考七十五年無論與壽漫塘銘之以詔永久

周氏埋銘

周在金壇著國朱有學有文以舉于鄉傳家惟文似漢中郎言歸于敬克共婦事順以從夫敎子以義為倫惟勤俾昌而熾乾道已丑始生之年辛巳歸窆祥堰之原銘其有永其傳

劄子

故吏部梁侍郎行狀

梁氏君處之麗水代有顯人至少師遇知高宗為中興名臣公其幼子也諱季珌字飾父少孤自力於學以遺澤入仕奉祠秩滿授提點江淮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省罷改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司幹辦公事主帥號知名將深所器重欲上章論薦公謝不受再調南外睦宗院一時同僚多名流皆樂與公交說而通判湖洲湖去京百里而近臺省監司之治訟悉以委公七閱寒暑多賴公以直經制之入惜多乾沒當路之督責無已時公檢校靡密歲額數倍又斥其餘以補前政之虧數以萬計諸司列上其政孝廟亦雅聞公名有旨令都堂審察公素靖退力辭外補執政擬公宅郡上親擢公信州識者知其遠召用矣會孝廟諒闇旋遘大位公治信未幸亦以母夫人憂去遂弗果召公之護喪而歸也更以例白郡故奠餽若干公斥去之僚吏復相率以請予竟辭弗納郡人嗟服除知光州光迫陽燒城守圍日道遠將無以為資公曰親喪乃所自盡也而可煩官乎竟辭弗納郡人嗟服除知光州光迫陽燒城守圍

程去和之難於是糧饋轉輸便廩充盈以新易陳歲
不能什一自餘悉以見至者給吏不得以措貿為名有
所雜採軍人皷舞以為計其實增常特什二三時遷門
雖未開而兩淮已募新兵諸軍亦廣剏椎效所增永糧
不可勝計公雖屢請于朝而報不時下悉仰給總所不
以匱闕京口歲早責經賦之家民不堪命會公
播守不崇朝謁去民惟呼若更生朝廷旌使事之勤再
轉為太府卿而難其代凡四閱歲始召還為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位顧居卿下公弗喘唫年而版曹
缺官朝論以公久典饋事識財貨源流除右尚書戶部

侍郎兼勑令所詳定官時邊事方殷調度不繼公謂
大紘忘則小紘絕一切之攻非所可用惟明統紀信期
會為要幾自當時而言若甚迂緩而外不致強虜內不
至之絕時以為難故事從宜滿歲為真公以不阿用事
者之意越歲不遷吏文化甫旬浹即命正除尚書吏
部侍郎兼勑令所詳定官擢神欣然以為德選公感激
眷深厚決去不可期以秋仲復伸前請會和好方咸虜
使到關以公言論集成儀詳雅屬公館客甫出關
略曰恭惟國家南渡以來八十年間省部成法講若畫
一昨自權臣當國變更文略畫蛇以目前所見言之改官
公珙見舊制也今或別得差遣家元作邑至於班改之員已足
特許附班薦舉之章有礙委曲收使或關已授而留抄
未上別圖改注或關未出而先乞留關阻遏後來或不
合奏薦而特與放行既開方來之門復令已往者援例
或不許收叙而特與改正既使脫去罪籍仍還稽卡磨
勘辟差者不問實歷之有無換關者不拘關次之遠近
去至弥月定杉補官之初或拔擢親屬而改授進士限
以行舉之制或未嘗中選而出官若此等類不可枚舉
乞詔中外自今一遵成法凡後來所行有與成法相戾
者並不放行庶幾公道昭明人心歸一更化善治無先

於此循紳服其切要當時論家人曰十貴知止吾以平進
為天子從臣不當足矣復何求乎乃嘉定元年夏四月
抗疏請外溫詔弗允志在得請章相銜四上每不允
詔下輒對家人誦前輩多少未門趨空屋主人元日不
留歸之句沉吟欷歔益新築落成公猶未及見也顧上
眷深厚決去不可期以秋仲復伸前請會和好方咸虜
使到關以公言論集成儀詳雅屬公館客甫出關
而公訃聞矣實九月二十有九日享年六十有六公初
乞謝事有旨守尚書吏部侍郎致仕及遺奏上賜正議
大夫官其後如格仍賜銀絹以旌之公性清爭簿書慤至

過強仕即旋乃寢所至一室蕭然惟圖史是娛少病脚
弱晚更強健時限涼劑以疏壅底雖祁寒未挾纊偏縕
之朝起若如平常盥頮訖事命左右啓奏御天於于三
扣遞而退逝者仁伝良揚公館一世儒朱不妄交友前公
蒞一日揚與同列語及公公曰吾未見約於自奉而誠於求
毒者同列以公言揚揚聳然起敬知公亦往謝
其門非宴語移時不已至是公之孫之元不絕如此
克相與歎仰而去問之則公兄弟妖猶未亂公教之成立遂貢
於鄉有子猶在弱乱公之力未易去一夕為風雷所拔人
龍宛介數大松之間人力未易去一夕為風雷所拔人
定公謂其妖曰世俗以墓地吉凶為禍福吾知喪吾
吾親而已吉凶非所計次其間之狹得地於青田之西
以為孝感其時使傳數更由遠而近收置有為公地者
戎問其故則曰吾當官其鄉紙始三年梁不以一毫私
事托吾以是知之公函與侯潘六將使指所至惜公帑
織悉無過問鎧有比所當得者亟卻不受行部惧費供
億不宿地市去官必籍內外供帳歸之有司毫髮不有
在江西日有盜私帑白金置署屢懼公知私裹金置器

奏之鎰已孫未官不怡也先生哭人序群而地未有
定公謂其妖曰世俗以墓地吉凶為禍福吾知喪吾
吾親而已吉凶非所計次其間之狹得地於青田之西
龍宛介數大松之間人力未易去一夕為風雷所拔人
以為孝感其時使傳數更由遠而近收置有為公地者
戎問其故則曰吾當官其鄉紙始三年梁不以一毫私
事托吾以是知之公函與侯潘六將使指所至惜公帑
織悉無過問鎧有比所當得者亟卻不受行部惧費供
億不宿地市去官必籍內外供帳歸之有司毫髮不有
在江西日有盜私帑白金置署屢懼公知私裹金置器

以償公故弗問比去指而歸之曰為盜者人爾而償
金者衆吾不忍也家之產業在官俸賜恭委侯御計簿
來前惟摘紙尾視有無未嘗計出納有勸公屬子弟檢
囊者公曰吾以清白遺子孫顧可以財累之耶吳友之
行業廉之操寬厚之量大率類吳自少為文不屑入下
再舉淳熙一榜首選詳訂壯徒不啻故常字畫師米南
宮雖尚東晉問間而遒佳之氣間見豪筆之表配吳氏
封令人三子曰錢文林郎湖州歸安縣丞曰鎔從事郎
饒州安仁縣主簿曰錄迪功郎新台州天台縣主簿女
文二人孫男五人曰涣曰晉曰沂曰及曰浩公所官婺
孫曰漙迪功郎新台州天台縣主簿女二人適陽翟公君
不害千里公得壻名於士友間歸以長女妻之適承務
郎前湖州長興縣尉傅誠誠先公數日卒錢等將以明
年某月某日祔公喪回龍山母夫人家公前卒命其哀
公言行以俟命於太史氏某列在子婿不得以狂斐辭
謹狀次如右

錢賢良行述

公諱鏐字和秀前吳越錢氏別裔也曾祖仲方祖京皆不
仕父郛傑邁武校尉妣鄒氏公少倜儻欲以功名自見

之書夜盡思其間其書大要以歲運吉凶占主客勝負
文地里律曆之說咸在紹興丙子就試京口郡守
欲
鄉之士俾冒郡籍以試來者數十郡人援貢舉
制
亏不勝則期以試日過入守知其謀親以兵衛擁
入之郡人不勝忿君起講張兵衛前郡守愧且怒因誣
以犯上發卒大搜偽社者獲執之系獄七人公其
一也頼請同執曰今日之事非七人之為之者闔郡
之人也雖無彼闔郡之人悉免矣而吾七人者以不幸
執儻因吾七人者而遂究其餘則彼禍不已多乎盍相
與自執共營守欲竟黨與煅鍊百計公等以身任竟不

及其他會言者直其冤守以罪去公等亦未咸君人德
公而高其節辛巳詔真冤犯淮士民震恐公獨昌言曰是
德光稔惡之日也壬午芸有帝釋之禍聞者疑之明
年真遇害何公脩一世奇士不妄交將時為鎮江分司
糧料院親聞公言遂定交大將劉錡軍兵過京口公曰
是行也必無功以書止之不從已而果然孝宗銳於恢
復羣知兵之士熟道庚寅虜公允文當國上公所著
輔鈐之說有旨下中書陳進取之宜公進議乞來明年
辛卯王氣立儲副以奉太上公又說虜公以迓攬中原
人物及要結東西二虜率見采用虜謂公當以大科進

乃以先朝所立洞明韜略運籌決勝科薦禾報而公以
鄉舉試禮部會母喪歸淳熙甲午虜欲渝平以泛使先
道路訹訛時使相曹公訪頗參國論移從公問卜公曰
第無憂因上書言歲運不相克制虜必不能加我又今
年运運在蕤賓之分明年乙未福德至於吳楚與謝玄
破符堅之歲同房或興師我受其福宜棄此大舉既而
虜使之來果無他曹公因再以
上頗聞公名命屬
於患利比年
公進卷餽緞及好

郡治欲復上其名於朝公以數奇倦游謂然曰暴王吾
者皆近臣猶病況遠者乎即
恩授迪功郎
公事未上以嘉泰癸亥十二月二十有六日終於家明
年四月丁酉葬于金壇之東伏塘村之原公輕財重義
勇於為人而疎於謀已篤學老不衰內而教子外而教
人一視無所偏厚閨人有過亦無所避學者嚴事之
雖素慢易者遇公有
踐多所經歷遇山川形勝及普入
能去一觴一詠不忘當世如所賦
人物及要結東西二虜率見采用虜謂公當以大科進

牧馬行及長江五十韻皆慷慨激烈足以發其胸中之氣讀之者無問識不識想見其人娶鄒氏蓋母夫人之黨克飭家務子曰純曰績純四舉子鄉再為舉有績亦與鄉舉試入上庠冠本經選人以為丙子陰德之報蓋未艾也女一人適進士丁游其壻進視公為丈人行方公以身任丙子之事先公在友其後子年始生莫詳顏未總角見先公為進士從兄往學見先公交契稱公一見哀其有志曰此吾門先生子也敢勤子至於他人乎遂留受業兄雖未幾以先公客西川往從之游然公之此意過人遠矣某以此益起敬公長先公一歲晚以純與某游相得歡甚先公之葬公力疾賦挽章且屬某銘某雖不文義不得辭既狀其行之詳又為之銘曰

某已衰大學往拜其門公延入卧内勞問生死其意懇懇未越月復過之則弔者在矣故某之哭公視它客為尤哀純請狀公行某辭踰然公進卷之行於世者篇凡五十詩文之藏於家者尚多自足以不朽矣某何辭踰然公進卷之行於世者加焉抑公意不可忘純請不可孤也故為哀述筆書略

陳府君行述

公諱嘉言字望誤十一世祖法會唐末為福州刺史子曰盛封潁川公始居連江五十韻皆慷慨激烈足以發其胸中之氣讀之者無問識不識想見其人娶鄒氏蓋母夫人之黨克飭家務子曰純曰績純四舉子鄉再為舉有績亦與鄉舉試入上庠冠本經選人以為丙子陰德之報蓋未艾也女一人適進士丁游其壻進視公為丈人行方公以身任丙子之事先公在友其後子年始生莫詳顏未總角見先公為進士從兄往學見先公交契稱公一見哀其有志曰此吾門先生子也敢勤子至於他人乎遂留受業兄雖未幾以先公客西川往從之游然公之此意過人遠矣某以此益起敬公長先公一歲晚以純與某游相得歡甚先公之葬公力疾賦挽章且屬某銘某雖不文義不得辭既狀其行之詳又為之銘曰

某已衰大學往拜其門公延入卧内勞問生死其意懇懇未越月復過之則弔者在矣故某之哭公視它客為尤哀純請狀公行某辭踰然公進卷之行於世者篇凡五十詩文之藏於家者尚多自足以不朽矣某何辭踰然公進卷之行於世者加焉抑公意不可忘純請不可孤也故為哀述筆書略

陳府君行述

地下可無憾矣且兄弟也姓不同爾籍不
泰祭玄公蓋八帙矣子孫以公初度捧觴爲
曰五數極陽九明年其孫乎家人在之明 三日庚子
疾終人始信公陽九之說非苟然者應昕研窮先公
世承其祀者暑閒女二人長適進士張持次已嫁而
生也母荊國大夫人實氏病弗

能孔光夫人葉氏實乳之丞相念乳母內心封葉夫人
崇安郡公君又官其子若孫都曹義醫由此仕故公
之先與丞相雖從兄弟而間義視他族特摩丞相一傳
而紀有旨命繼繼之者僕繼之弟也又再傳而絕公念
之會 建帝平使者揚公潛因筆立高族人之請牒公命
繼公以招撥計丞相之後於蜀爲孫即報曰吾已命其
矣或曰公之孫未衆也蓋求之他公曰是非乃所知也
昔之命繼已世孫可及也豈盈可若而田疇可有也今
亡矣土丞相時屋吾家吾有孫弗命子 命它人謂斯
何況公注其報公卒之次

五州山之麓 邇先塋將以六月丁酉奉公喪以葬
葬一月俾壯 公行某於景周兄弟也姓不同爾籍不
以請猶將私自紀述況其請之勤乎始某年十六入鄉
校時公兄子某已肄業子真惟公仲子在言童而色莊
某心敬焉攻之鄉評則曰子兄仲氏耳未見伯氏也它
咎所安毅然必欲爲古人所爲卓然不與世俗偶某敬
且愛焉復念種德有源發祥有自非公之賢不生此子
乃訪公行事聞其初婚姚氏也得米麥百餘斛時兵荒
至家人走高岸偶遺仲妖時驚風怒濤瞬息萬狀兄嫂
倉皇失措奴婢挽孚無策公勇往不顧卒抱仲娣而還
紹興辛巳避地金陵之石步時江北流人麕至仰食上
人難之則操戈以起公挺身白刃間爲陳禍福仍盡已
所有捐以予之流人退聽而士人亦相勸給食所全活
甚衆族弟天麟自建陽奉第妹奉母以出傭于山陽公
聞而惻然亟走山陽脫其傭資其婦其歸其母殞于中道凡
喪死養生與異時男室女家費出公之力此皆人所知某
所闕者其不知者公不自言某亦不可得聞也慶元丙

丹徒縣義里鄉

之給泗之揚君端厥信之唐君廉年爲宗族小學師二
十年貲多出於君俗重元日及二之夏至君應宗族或無
以祭饋之粟弗問戚疏惟其貧曰粟吾祖先之無緣且
知粟之自出皆吾祖先之遺也外兄符師定無以自業
君特尚少啓二兄捐姑舒良田百畝畀之外兄卒而子
益困衣食君家卜有四年教之謀生後悔所貿田歸
之志未遂而歿姻黨有復先世所鬻者君喜曰是家
有子不負先業矣雖虧元直不計鄉隣有丧稱力問之
不遺一人喜賓客至者如歸有求不之靳初君與元
尊名鄉人稱之爲二君子長曰喬年字壽隆才高氣邁

倣脫流俗爲文雅建尤長於詩泰永丞相當國權勢張甚
十子一登其門即推高科躋膴仕執著名欲羅致館下
若不爲屈天下士識不識間其風而壯之乾道何公
倩爲吏部郎以君爲約同窓友君將以春秋試上舍何
謂公其題若何公因爲道所以異日何被命致試君亟
咨經淳祐甲午要路多知已談以學校前事如君憧
一二數俾仕學官上其名於朝而官之君知而謝曰吾
小事科舉業不以徼倖進若爾二十年前附泰永相已
爲中書舍人矣議者黜而止一日君自外入聞鼓人子
何公溉爲武學諭聞而喜吸以書戒食君物欵緘還之

語使者曰歸語而主吾而父執也知父執至石不來見
欲折簡致之禮乎何開而悔之後終召州推官次日修
年字壽真疾舉子浮華爲有用學久　丞亟甲戌進士第
分教維揚帥守莫公奉詔經理民兵至數月數盈幕府
條使宜皆格不行爾書貲莫慊密延君問計君謝非
職守所及莫曰閫府誰如君者急人之急君其無辭君
不獲已條十事以聞莫讀之喜曰吾乃今知先於戍矣
即具以聞不十日報下令淮東民兵條畫多自君發之
上後親洗寇翰以賜莫公寇其盡心莫雖德君不以

是自多後終瘐州死　校教授君先卒推官君繼之及貢
士君之卒也其將之京口道揮陵見其鄉之人與族黨
交相弔曰昔教授君之歿也幸有推官君在及推官君
之歿也人爲于貢士君者猶推官君也今亡矣繼自今
以往善者何所勸惡者何所懲負者誰食之才者孰成
之故三君子歿均爲一鄉之望而人之哭貢士君也尤
哀潮將以其年十月二十日己酉合葬君下周夫人之
兆實前吳村之原距所居三里前葬兩月疏君行事俾
其婿次因附見扩官君歿處大槩以終爻于之
義以爲鄉人之思某惟衰宗世託姻婭方君之先館致
名士伯父府君與先君子實承師于湯氏及君年長來

學于伯父因與先君子締交五十年猶一日某罪大逆
天禍延所怙疇昔之夜夢先君子如平生問所與游猶
及君姓字則其情分可知矣況所敘行事皆昔所聞於
先君子者某謹之泫然流涕豈直親戚故舊之情而已
哉謹緒次之以復于潤退而刊于先友記云

揚提舉行述

新城令楊君恕既葬其父泣涕謂某曰恕殘生忍
死以襄大事既遂事矣而銘文未勒將無以發幽光用
悼痛于厥心以有詔于子先公所學焉我緒次之
將藉手以干當世之文人其辭不獲命列其事于左公
諱祷年字茂良世居鎮江之丹徒曾祖京祖智圓贈從
義郎父子存訓武郎以公貴贈中奉大夫毋邵氏封太
碩人公生七歲能詩十五精舉子業伯父文林公與一
時名流孫公覿郡公虡孫公觀公以弱齡步
趨其門咸器重之唱酬雖不與時應仁皇太
后公以布衣進蟠桃頌人服其深麗紹興戊辰錢氏故太師
駙馬都尉唐國公先葬于東陵山實通公君錢氏之人
稔公俊聲遂聯姻實少師濃州軍節度使榮國公忱之
魯孫女既親迎少師奇之曰是當為世用即奏官初
監行在草料場代更入兩浙運司檢察諸道

最多待公裁決海舶之至四明運司應抽分奉命而往
者輒更為市公家之利漫耗公再被檄正已以率下歲
入倍蓰使者德公助比三政皆以京秩為秩滿班見改
官教郎知常州武進縣未上丁中奉公憂喪死事生葬
禮無違淳熙乙未京口大旱錢公良臣以狼籍奏計得
請浚湖以窩荒政時郡守沈公夏自將漕時賴公佐佑
錢公已孰公名合辭請曰願以後累公迫於知已且
謂是役也利於鄉不敢以服為解躬受比要均其稍食
所全活飢民不可勝計而湖之利近今役竟第功公謝
不受除喪知秀州華亭縣華亭賦重加以歲飢民不堪
命乃委任屬賦入之無藝者以私幣代輸悉序提點刑獄
司檄繫獄十餘實平民公得其情即釋之吏請須報
公曰民以資繫少稽只生理蕩矣吾寧以故縱違戾毋
寧使吾民之及此也境多蕃盜如修學以養士開河以利
萬公至即嚴采捕之禁其它物不與時應仁皇太
后公以布衣進蟠桃頌人服其深麗紹興戊辰錢氏故太師
政舉舉亦時厲威嚴以濟其德通逃之卒出沒海
波其擾公得其充者斷手以令餘悉奔散戍期
月使者過聽按細故論罷邑人冤之御史陳公賈
大夫謝公謂交章於其事有旨提舉通判楊州時楊沖鈐

公之望以地控要衝見兵寡弱擊之無疑特右臣強勇
軍事竟而廩給未定宦吏往往 肇以干戈禁不得
要領最後公住完於一言咸畢 幹捕蝗不為災
本州隨道所經有開一制河水之平 則民免耘插
即傾圮公親授規畫令猶適用錢以辦治開公有力焉
乃與部使者趙公諱抃陳公諱損之上公政于朝既受代
以太碩人年高重於去鄉家食者累年當國者識其意
除知真州貢潤一水相望千騎奏報以行鄉里
榮之淮民自和我以來仰望丰采如見其人
失其初公至未浹日一二罷行切於利病人人感悅會

太碩人之喪公去官走外營借留日以千計服闋除
知台州習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居無何除提
舉福建市舶公說於告老屢復奉祠先是忽已官新城
公就養甚適簡易庶務咸理忽命掌牧驛氏作館亭于堂
不染本來無撒手便行真自在之句怒雖幸公神識
不亂猶冀復初又十日果卒開禧紀元十月甸後
年七十有四官終朝議大夫用十有一月
丹陽縣經山松峯之西銘曰
鬼魅語言動靜雖毛財重義少長一
第歎曰一命以上皆足行志寧以科目計郎選

不務書為詩有之 致尤謹尺牘無一語凡好古書名畫
及它雅玩頗售之爭歸之酬之必過其直或與己同好
亦乞與不靳大碩人年益高公色養益謹歲遇誕日宗
親鄉黨遠近畢會庭堂無虛問里大碩人好道家
月即饌其徒比誕日且千人大碩人之喪 七十來
賻不廢楊氏族大公以禮率之旦望必具衣冠集公家
擊鮮釀酒長幼序坐從容竟日有急難者極力援之鄉
鄰有善子弟厚為之 豐而儉其友尤多良者由是風俗知
勸四方士友入門未見雁牙納納者皆而來者深故亦
有歉望而去蓋公弗創艾益招徠之解衣推食汲汲弗

暇處士陳君松年能詩有聲公一見哀其窮子之資授
之館俾自旁縣從家月廩給之于今十有六年如一日
脩職郎監南嶽廟洪君引貧甚從公借宅以居母喪未
葬憂不知所謂公問須錢幾何曰五萬公曰第無憂於
我手取遠日甫定則五萬錢在門矣其哀士之窮如此
凡服役左右之人一以誠待不虞其欺有乾沒而去
而復來亦優容之其寬厚殆不可及錢夫人早世繼謝
夫人上蔡之裔亦先卒皆贈宜人二子思其官次恕也
公家居建寶積堂儲書萬卷擇良師友與二子若思先
公亡恕三請鄉舉再仕皆有能名二女長適其人次病

慶孫男女四人曰均曰填曰壎皆幼女未行當世載文
筆都儒林多公集交恕又克世其家必有論撰其表以
詔不朽者某鄉里　姑述所聞以附先
友記云

孫府君行述

公諱大成字振道世冊徒大族曾祖德贈通奉大夫祖
言開州文學父元方通奉太學大用子時會思且拜
官去不就六子皆為大學生長即文學次鑒次鼐以
上各解褐終淮南轉運判官文學以特科進受勑二十
年竟不出仕公性資簡淡而操行純一為自垂髫時非入

學不忍頃刻違其親方其親在病公亦得疾藥餌必自
以進雖疾甚不解既孤與兄大年弟大本及堂兄大中
大聲奉祖母居無間言祖母殁除始識斬居財物無
所較大中與公所居室窮大聲受分之地歲田皆地之
直大聲既沒其子貧不自給鬻地于公歲給貲直如公
之數公義不受且併大中之子獨焉大本亦鬻所居於
人公不能過知其將遂轉徙預葺宅遣住屋以待其還
雖日費不供非所計震氏姊既嫁生理不給夫不能贍
槩去不歸公迎以養積二十年姊竟卒公家既卒而其
夫婦復舉其孀服用之餘以資之初所居時二妹尚幼
皆育于公比嫁所攜多公妻奩中物張氏妹既寡其子
軒猶在襁褓攜以適吾氏值寡遂罹勞以歸於今十有三
年軒初未知學今表表場屋間公少多病病痞至二月
不差遇術士授以丹藥一服而愈故好聚方書且念田
里間不能得良藥多以藥與人夏秋之間瘧痢流行求
藥者武相接藥材　負錢以給比年旱荒道路多殣
餞時鮮衣推食以惠之平居靜坐不以家務撄懷遇風
日清美杖策出游悠然有自得意自奉省約味不重衣
不侈以是率其家人皆安於儉素號得腹疾千餘年間
再作而再愈嘉定辛未夏愈而復作投故劑不效前中

秋一日而卒享年七十有二妻張氏有賢行子淵泳沂
文二人長適胡旦次適陳垕皆名宇孫男元老思郎孫女德良
壽娘皆幼凡公之為好義而不顧其私達生而不狃於
迂對十年矣志不慊不屑也孫男元老思郎孫女德良
子有助焉宅西有園三十畝歲久蕪穢諸子既長課僮
僕芟夷而種藝之不數年修竹茂樹嘉蔬美實收利十
倍既資用稍給乃相與謀留伯氏以養而納仲季於學
涖三上名太學一在首選沂四舉于鄉名不下甲乙是
歲擢進士第授平江府吳縣主簿其歸也公病已革視

沂緣袍拜床下喜動顏色進食倍常日且屬家人治具
咸謂公疾廖矣閱五日忽謂諸子曰吾時已至因索紙
筆書偈辭意超詣初子所不及屬後事以稱其家有無
且曰人稀七十吾已過之今 聞寧復望旦親賓
來者猶一一問姓名至午起之若有所思已而曰何以
坐爲復就枕亟視之則逝矣某嘗病去聖遠道俗分
爲利余而不得其正其溺於俗者謂安分爲無能謂爲
善爲無益終日營營 [illegible] 子孫計而專利以昏
怨巧取以遠陰禍有身之不能保者若公之爲善不爲
利而有子自足以興家其可以訓斯人之貪亡耳歟其爲

道者以禮爲機以家爲累然遠之自謂足以了生死
事而已私未嘗住地不明有形神行雖而春春不能釋
者若公之安行乎日用之常而臨死生大變卓然不惑
其足以爲斯人之樽準歟至其允思於坐卧之際 [illegible]
彼從此又與易簀而受箴者同公所謂道非彼之道也扁
等悖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所居大港鎮之西七里黃
公山之原以某父托姻聯俾詮次行事某敬誦所聞曰
信故受簡不辭

紀通判行述

君諱極字拙之姓紀氏世册陽望族幼孰爲文由鄉舉

上名太學以遠澤出仕尉南劒洲之劒浦境內劒溪多
巨石屢礙行舟君至捕民疏鑿舟得善濟鄰守陳公嘉
其能待遇有加禮境內山林奢蔚盜所出沒前政緩縱
劫掠公行君設方畧得其尤者十六人餘悉奔散比君
去無犯著酈寘改承務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丞時有冤
三者夜殞于沈二十五之門邏者執先二十五以告
縣上之州獄具輒滯異畧甚堂以爲君君究其冤曰是必
其讐家所爲因緩其獄未幾得真讐以首 [illegible] 子孫計而專利以昏
邑並海貧海船得六十八艘 [illegible] 院以恪許
浦控扼者一日有村官戴先忠抵縣出制帥檄發所籍

溫台海船扞樂江面載趣發縣所籍舟底之君門此吾
邑之舟非溫台也吾所備者詩禹非江面也與已令合
辭固拒帥以爲慢罪在不測君 [illegible] 竟得伸民用
不擾既受代差知建康府溧水縣以疾不赴服闋知饒
之樂平邑大事叢且當積歲之蠹君恬然不以劇
自撓下車修郡校訓生徒行鄉大夫之序使知長幼之序
興禮遜之教人以爲迂久而皆化之訟詭爲簡越明年
自二月不雨至于秋八月君禱群祠廢神不舉是歲
旱甚惟樂平爲庶幾龍政方興雖連至君親閱其人
測量其宜或瓢糧以遺之或裹合以若之食飢槃病不

遺餘力又明年夏永驟至襄石以護隄編木以禦成
若素具民不病弱俄有蝗自西北來所至害稼過縣不
下人以爲邑政所感通客有黃穉宜者請求救逐怙勢
陵轢至歐吏于是君怒械之獄獄成解郡其所與偕坐
徒流者十餘人時守非才橫賦捷出者縣奉承惟謹君
一無所狥曰吾寧得罪於郡無寧得罪於民守蓋怒將
發會其論士人以君書於公貶之楊于市
常乎部使者奏於公行縣民群起借留於公貶之楊于市
曰知縣廉謹自將有恤民之心邑人扳其轅攀之聲詩
其他有德政詩厲吏詩民風詩十可詩以至小兒謳立祠

刻石紀德非其感人之深何以至此君前後歷官受知
於人不一碑紀今丞相史公資政尚公皆論爲樂平
終吏丞相遲其參將驟用之君自視已老欲即安于外
差通判廣德軍未上以疾卒實治定已卯正月四日年
止七十有三官止承事郎娶張氏繼孫氏尚書貺之孫
女女一人適張汝椿先卒男曰津習進士業明年庚辰
二月有一日葬所居金壇縣岳陽村西原前葬孫夫人
奉治命屬君從弟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鎮潭州南嶽廟鎮
行會某方悼亡不遑銘次則按臨史傳而書之昔
歐陽有言治民如治病彼醫醫之文公僕鮮明進

有取於斯云

行狀

故普將軍行述

昔氏之先為周大夫食采於晉遂以為氏漢有烏傷令
昔登唐有昔安人皆其裔也君諱橫字飛卿曾祖義故
不仕祖友故御龍真父世新少從軍積戰多補修武郎
終高郵軍准備差遣由曾祖以上居開封陽 駕南
渡君稟姿雄傑見義勇果有才尚氣不屑下人而臨財
均與士信士亦樂推先之少游兩淮具知形勢開禧改
元北代 詔下許忠義自效君奮然曰丈夫欲以功名

自見豈非其時乎仍傾家貲募士得數百人歸招撫司
乞召募之初手則受之不費其素通寇亡卒或雜兵間
有同以為言會進兵泗上君請率所部為類行而令之
曰非功無以贖過倘曾勉之衆曰願效死於旌旆之下
集未幾城下以功補進義校尉即所部 忠義軍以君
為將官繼從都統制畢再遇戰鳳凰山先登陷陣陸強
勇軍淮備將同諸軍拒虜淮陰時虜先以銳卒五千騎
馬二千絕淮欲乘虛深入而以重兵躡其後君夜至
即遣騎御枚繞其營攻之衆驚亂難測莫為之先
君請行衆莫敢從乃挺身獨入既周視營壘出語衆曰

虜易與耳即分勇士百人籌火散伏而飭其餘摩厲以
須令曰聞號舉火見火入營後者斬衆曰諾君潛一
呼火明如晝營中驟馬奮擊虜主卒紛亂我師整隊而入
勦殺殆盡其幸而逸去亦為騎卒所掩 生還者時虜
糧舟編纜淮岸悉就焚毀再遇上其功第一乞驟加官
資仍陞職任制曰可專授承節即強勇軍統領移戍六
合時城被重圍君數出突陣屢殺能當乃十一月二十
有八日諜報虜以攻城不克且請濟師君慮新疆虜合
益不可制獨領所部欲扼其衝使 符合道馬鞍山卒
與虜遇而城下之虜亦應之腹背交攻衆寡不敵君曰
吾得死矣遂殁於陣時年三十三軍之士皆為流涕再
遇痛惜之事聞特詔武郎與兩資恩澤制曰功不忘
報況死節之可矜祿弗及身則愍書之可後爾材如貔
虎志殄犬羊凜凜忠心竟捨生而效死嚴嚴英氣雖已
殁以猶存爰進以官俾延于世尚其精爽欵此寵褒再
遇復上奏曰國家自進兵中原郤虜淮甸將士立尺寸
之功者皆受不次之賞其有成績卓然死節明甚者儻
非郤與優厚何以慰忠魂而勸死義伏見故普訓武郎
昔橫糾合義旅隨臣出戰前後所立偕出等奇功人能
丁衆迎敵力窮就死與其他一時投於王事者不同欵

望朝廷例外更賜推思以爲志身狗國者之勸皋布音
更與兩貞思澤淮人必肖像祠之命曰紀忠君娶余氏一
男女良奏授承信郎今監鎮江府金壇縣酒稅二次良
適李簡奏授承信郎李適張必達奏授進武校尉皆次
君澤女良將上君名大史氏不郤謂今昔即禪之死蓋
有爲爲之君子猶喜稱樂道況先將軍伯義而行見危
致命子名能文可無述乎余家江南非若夏秦且親見
荆軻爭強特讀書屬文書史亦無所取證而汝良之請不可
孤也輒因其言論次如左

李通直行述

仁宗朝立皇子三十年推恩法當慶曆二年南唐李氏
猶有希甫諸孫授將仕郎守虔州長史因官而家爲
州望族生晏亦四與貢生公鎮公鎮生芳贈承事郎
官君之考承事年十三從伯父部運抵金陵道阻數歲
傾裝囊不足償遂不克歸慶既冠來京口得潰案於道
實以金帛合償來非福澤忘者必且復求因端坐以伺
主者文之果至推而歸之主者大驚發案示之曰惟所
取承事義弗取主者知不可強則委白金若縑各一於
地馳去一日問卜於市與坐人王其姓者會卜者是
當去鄉自立且將生令子以大其門王固異其相感卜

者曰吳爲後我孥以毋憂去逆旅者邀而泣先是朝廷
將北伐問計於守守以屬君君謂城池相恃爲險山陽

城雖固而城不深是向之守者知築城之難足以防
不知浚池之勞爲功之大也詔浚濠如君策至開禧
池恃以全再調太平州當峯來太平江東道院當峯其
附邑丞在邑位高責輕而倭視他邑特厚俟老優暇於
是爲宜假守王公田通守趙公師夏又稔相愛敬於君
意爲通而君甫書再考即奏績曰吾官簿已七十將安
之吾其歸乎遂告老守貳力遏不可則俾同列追送及
於遠郊酒酣賦詩趙公印夏首章云投劾莫能當報可
放船殊不爲人留首尾錄也歸數日命乃下校通直郎
致仕再歲宗祀明堂覃恩乃及親父二歲再值明堂恩

賜緋銀魚袋未幾得疾乃卒實寧己卯二月六日辛亥年
七十有八娶朱氏襲陳氏贈封資稽人長男彬峯卒次
瑞次琚女嫁進士丁億夫姊皆先君卒孫男女各一人
未名君入物岸意氣軒然過事慷慨不屑屑逡巡就途
人出肺肝不詭譎崖異故雖老將退卒見者傾心王公
貴人見者起敬建安游公九言以理學名世一見定交
咸問之曰是閩粵非鉢子比少游鄉校既居前列意有
所不樂即謝去嘗不入入即士方未遇時猶孜孜學宮也
胡去之快君笑不答京口故多紈袴輔比年膠擾後
孝者命業而拘莫能扣尚幸而磊磊落落有如君者亦

懷止此山川寂寥可歎也已君卒朱夫人于金壇驛三
浦鄉白塔之原至是瑀等以治命合葬實甘年某甲子
前葬君弟綸以書來俾述君行某與綸有　舍之在昔又
奉孥君知欲歸以文後雖弗逮而君意不可忘也故受

卷三十四

侍郎曾祖佐故不仕祖固故文林郎贈光祿大夫父汝
嘉故寶文閣學士宣奉大夫繼贈太師紹興名臣歟在王府是生令公以配于夫人夫人生
有淑質端靚而溫柔敏政公三以與元子以侍郎
少師鍾愛且志尚卓然不屑屑以夫人歸之夫人之
婦梁氏也雖不逮事少師與公夫人而侍郎母趙氏太
令人因無恙夫人事之惟謹有疾輒不勝憂私損貲以
禱太令人之喪侍郎雖已爲二千石家故貧與饋無所
受微夫人傾裝橐以玩幾無以殮侍梁氏大家閨門不啻
千指夫人敬以承上和以接下人無間言有以乏告

無所薪潭慰已亥侍郎官滿　詔封孺人以是　五封
至碩人嘉定己卯仲子官一屢　牧輿以行明年冬終
于治所享年七十有五生三男一女林郎嚴州淳安縣
承務宣教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事功郎監江州在城
都院先夫人十年卒二女長適從政郎劉某次婿
官次適承議郎福建路提刑幹辦公事鄧深二女皆
先夫人卒孫男四人渙澤沐汲渙迪功郎新差建寧府
合同場沐將仕郎餘未官錢等以夫人卒之明年得吉
卜於慶城之西六十里杜坑之原比距少師及魏國大
人塋咫尺間將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奉夫人之喪葬
之在官惟謹惟寬以稱夫人之志誠將信厚安迪觀

安以知屬某緒次其維侍郎之持已有世人所難而尤難
於夫人侍郎參語名靜奉之理年甫四十不居於內
歲侍少長閨綽夫婦相對寂寞時賓侍郎淳滋味且戒毋
人亦奉佛持齋若閒閒士大夫以靡色相尚侍郎
歷中外仕為天子從臣夫人惟一妳奉盥洗中堂閒
然非饋膳無人聲孟侍郎之淳心慈悲非夫人壽元承
之侍郎再把州麾六持使節守當倏敝已之饋有不
可節者雖縑幣家人所須亦備之外就用以扣酬於采
頌公家有以繩幣之長令是夫人者夫人曰嘻吾恨不

及德耀荊釵布衣以奉君子烏用是為凡所去官籍內
外供張婦有司綠衆不留其遷也率用故所攜行者侍
郎之及也慷賜之餘成掌于外或勸夫人餘孑弟檢覈
夫人曰吾平生不以是自累安可以夫死而易吾素乎
卒不問慷賜猶他可類推故侍郎之沒也家無餘財
夫人衆中尤節然侍郎之約已奉公非夫人嘿克成
之上庸能以賜夫人誨之曰而父以清白傳家汝
曹所當世守且祠厚而廉非賢者
不能也汝其勉之性尤慈恕閨施動扑食輒弗甘故鎰
之在官惟寬惟寬以稱夫人之志誠將信厚安迪觀

省曹而刀不能去夫人之誨之也亦然鎰扶柩西歸上
慶之民老稚牽走雨泣載道以鎰之去官不復其教為
有自也侍郎之未使湖北也其往覲迎越五年再見于
淮東自是十年間往還不絕故其之知夫人為尤詳謹
故湖北參議官朝議行述
湯本殷姓宋有天下以諱易為公家全埴嘗請宋考宇時
美益敏肅之孫故左司諫諱邦彥弟也少學於司諫公
聞見所及輒手抄口誦既已則終身不忘尤善醫方及
陰陽卜筮之書為詩及長短句下筆輒成人服其敏用

敏蕭隆入仕銓試中上等授通功郎湖州司户參軍湖
劇郡尹凡曹公以妙年居之有裕録重罔於獄得其冤
狀白請更訊未幾更獲正罔閩郡稱其明获滿辟去提
領建康所　郡贍軍諸庫滿庫所准備差遣時使者趙公
汝諤清名蓋世不可干以私公之入幕也既交其辟而
闕陛改秩復兩受其薦故公之幕畫雖相云時已遠不
可書知而以其所主觀之知其益苦必有大過人者知
紹興府餘姚縣時大事興前政多亡墓公為之凡三
歲有半推其誠意以過民吏聞善輒從無間無我民感
其意而吏亦喜為盡力賦入常先諸邑通判慶元府

董舶務俾歲常與郡分其羸公不取攝郡久後守趙公
彦逾亦以清德著聞計簿咨其廉通判黎州以經總制
及額減磨勘二年擢知蓬州未幾辛棄疾帥浙東安撫司參議官再招授湖北安撫司參議官謀幕府
尊位高帥守所優禮多不事事公辛雖嗚上府為同僚
先帥守以是愛而敬之通嘉定壬申三月十四日辛子
治所享年六十有九公姿高厚寡次坦夷世方以智
相籠以術相角而公之遇人一以誠非特受人之欺紿
不逆詐其孝友天至人所不可及司諫以使事得罪未
復用而卒公念之方兄弟析居獨益之以已分良田六

卷二十四　三十六

興府司理參軍女三人長適宣教郎通判黄州軍州事
蔡廣次適保義郎曹随次適進士周嵓老皆名家子公
喪過黄長女哭之慟未幾辛孫曰全孫尚幼公之没也
適方注官中都家無侍子帥辛公鬼承數親臨其喪又
屬公所親厚經理內外以及婦道廉介周悉善出公
帑人以是歎辛之賢且以為公平生盛德所召逾將以
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于縣之唐先生感德所召逾將以
經來告曰先公遺言俾逾從君圖不朽願丐所以發潛
德之光某以婦黨從公游良厚又感公遺言故不自揣
其不文既為之詩其行治如右復揆其略以銘壙云

蔣田蔡氏自忠惠公以諫顯仁宗朝世有偉人曰袁管
德夫即忠惠公之弟生觀承務郎崇觀之際父子俱不
仕天下高之生樓朝奉大夫知梅州始徙居蘇常之間
曰望子梅州紹興間佐使者行經界法民于今受其賜
是生夫人儷于君子九江王氏自袁敏公以功顯神宗
朝為樞密副使亦世有偉人曰宋朝奉大夫著作郎有
家集門南陔世號南陔先生袁敏公之子生朝請大夫
直數文閣淮南轉運判官孝嚴孝行後守山陽以
捍寇功選本道使者始徙居閶之金墟是生吉州使君

萬樞以儀于夫人夫人生二十有六年而嫁壽七十而
沒蓋後使君之沒十有九年夫人之嫁也使君始以京
秩知滁之來安歷淮南運司幹官遷判建康知與國軍
秩滿知吉州道卒階終奉直大夫贈中散大夫及吉州
無恙時封宜人後以子官陞朝再封太令人六男子曰
適曰逢迪功郎建康府溧水縣丹陽簿曰遂承議郎知太
平州當塗縣曰邁文林郎前知建康府戶部贍軍南酒
庫曰近日選舉進士四女長婿文林郎安慶府觀察推
官趙次頴次婿承議郎監行在權貨務都茶場許深次
婿迪功郎嘉興府海鹽縣主簿

卷二十四

衢洵適逢及趙氏女前卒衢氏女未迎喪婦不勝哀亦
卒孫男六人文渙文郁文淵文秉文虎文鳳文蟾孫女七人
長適侯伯仁餘皆幼夫人生而孝愛長而端靖六歲居
梅州喪哀泣如成人事母洗夫人動靜必俱共帳王氏
也數文及夫人魯氏皆已沒夫人帳不逮事遇辭日齋
戒素潔盥櫛容終日然嘗之事雖細必親晚歲子婦滿
前或請授之夫人曰惟是不可以告置几間夫人忽心動張
時夫人在蘇使君得書不以告置几間夫人忽心動張
目外視而書隱前人以為孝感乎居無惰容無戲言坐
不傾側行不踰閾雖當盛暑私室無媒侍未嘗雖立獨處

卷二十四

自奉菲薄加以少疾飲藥於沖澹衣服裁修異輒積
藏之終身不御至少所服玩則一念奉養曰死必以附
我所使也方當塗大夫之在艱也乳醫視之曰夫人再
產皆女亦女也吾有術可轉女為男夫人憲曰男女
定分豈人力所能為此言何為至我哉亟白使君斥去
且戒門以絕而夫人竟生男其見理明信道篤有如此
者惟夫人之於父舅當姑孝愛如此故推是心也於親
親之義無所不厚使君弟文學得官不調而卒有女未
行夫人實嫁請之女兄適侯氏夫婦繼世孤甥琦弱甚
使君詔之家塾與諸子共學夫人撫之如子琦學成甫

貢於鄉而卒夫人復令教其子伯仁而以逢之女妻之
數文伯父禮部待制禮部文老而寡待制曾孫女嫁而
貧使君皆取之歸以屬蜀夫人禮部文於夫人爲從祖姑
夫人躬執婦豐晚有目眚夫人常左右扶持之九江之
族近時顯且賢者曰濮州使君其同寓金壇者曰教原
府君撫州子失所怙煢然無依夫人因緣以鞏魄致其家夫人曰我安知
異日不爲教育連年中吏部選乃去教原之子亦依使君
使君之亡夫人餘諸子待過有加其孫自少爲而冠冕
而昏皆於我乎仰使君元配范氏夫人實生望先後
之間人情不能無憾夫人處之怡然未嘗形於言色曰庶矣其納夫子於善而警

逢皆范出長女之歸趙氏也使君官未達所賴夫人
益中饋奉其子文煥猶在襁褓而母去夫婦繼沒
其子崇儼亦幼而乳保不素與夫人皆躬自鞠育之逮
于成泥留不自愛至壙墓不保夫人嗚然曰是何子使
他人有恩命賜歸而得者勢之宜也疏直三倍文爲大阡
葉資無依夫人以適在病而文宗中表得爲之婦而時
共起居適死又爲之更嫁至一再不憚推夫人持已端
靖故推是心也上以承其夫下以訓其子無一不婦於
正使君有畏友曰趙君善懷爲淮州錄事參軍清介
直諒夫人常以過從之疏數使君之德進否每二君

相與款宴夫人喜見顏色曰庶矣其納夫子於善而警
其失也使君之等來安也嘗諧府計事而訛言虜至邑
人治裝詣詣或容以請夫人曰我婦人夫不在去將安
之銷毋妄言而言者果妄當是時微夫人來安幾擾淮
南滿蓄代使者護客往反六七故事所歷州成有餽使
君辭不受事聞使者命以鞏餽致其家夫人曰我安知
外事亦辭不受使者次部選乃去數原之子亦依使君
夫人亦蔬食雖病益不入口官效有故官家女因燕自
言夫人白其事給資裝嫁爲士人妻諸子之幼也夫人
夜課誦諸爲未精熟夫人夜亦不寢伺其爲文使若有

所稱奬夫人必曰汝未能之而父以誘汝也所取師友
必四方文學行義之士膳飲必視視其菜水主簿與大
夫俱上江東爲時大夫年十四夫人燕喜也既而
言著繆於風聞夫人亦不信二子決宜自視能否誠
能耶文當自明否其後德之地二子謹奉教不數
年相繼策名循紳歎羨者亦愧歎夫人曰未也決科
士之常繼足正應學耳及諸子志尚日高文字日工又
戒之曰毋近名毋弊精神於蹇淺又曰閱人多矣皆富
貴者今安在顧自立何如耳大夫從金陵帥黃公慶暮
府夫人手書戒曰汝年少吏事淺謹之謹之家事吾自

力不以累汝也尊公德秀考公道傳振荒江東大夫人曰民命所繫何可忽諸大夫之宰當塗也值歲大水夏六月三日夫人誕日是歲初登七秩郡太守遣樂同僚相率升堂爲壽夫人語大夫天變如此汝有社有民毋以吾故樂飲大夫憂民之憂若疾痛癢痾之切於己或者多婦德於夫人夫人性甚淡薄無一毫意度猶沮之心觧广不如意亦無一毫忿懥不平之色閫門之內恂恂然僾然和氣周流浹于上下用能使心廣體胖聰明年高而髮不白惟做有藍疾所由來久是歲以暑月度間

復作以大夫奔走郊坰視勞振飢汲汲如不及戒家人勿以告大夫每歸侍夫人亦強自持示以無他然疾亦隨愈起居如常十二月旦忽呼子婦治後事家人始覺六有異越七日猶親御盥櫛又三日與家人別既舉不復言瞑目端卧人見其瞑也以爲寢也夫人與其仲兄偕生見時直壬午寐但欲靜耳初夫人生時直癸未改夫人自料必死癸死之歲亦壬午夫人未嘗以生死介意也命以送終之服白隨方瞑卧時諸子得次憖於黃池未白也夫人問黃池未至孰愕胎不知所對夫人笑曰命也可柰何越二日而逝制置使余

崶而郵其說吏相與爲士木偶當未閱月凡用器畢備他欲有所賙給費以千萬計以所富裔在色之偏消日徙梵宮闔邑奔走請求不啻大夫以鄉里風俗所繫不可不審正即具爲書曰縣及府群小竊知相與聚謀以爲惟夫人能沮此意乃駕禍福之說以相詿惑甚者欲潛入後園爲幻怪以相撼動夫人曰神聰明正直豈加禍非其罪不然是淫昏之鬼斥去宜矣大夫以是終不敢往不顧衆人而士木竟不能神人於是群小退聽而向之惑者始豁然大悟如醉醒憂覺其見理明信道篤又足以息邪說

十人心有烈丈夫所不能者茲非所謂大且難者歟
表出之使後之秉彤管者有考

故公安令范大夫及夫人張氏行述

建炎南渡士大夫流落中原日引領南望徊徨歸路之際
者不可勝計而慮不能及遠智不足圖全往往謀奪氣
沮殞身喪宗或幸而濟亦未免仳離惟范氏父子
夫婦獨全非其閫門忠義感通祖明而智勇足以自衛
壽克爾公諱如山字南伯邢臺人曾祖諱存皇任朝奉
郎尚書虞部員外郎祖諱清臣父諱邦彥皇任左宣教
郎添差通判鎮江府通判宣政間入太學其後階厲毋

老不能去既除袁而慶禁益嚴念惟仕可以行志乃舉
進士以蔭迫過求為新息令歲辛巳率豪傑開蔡城以
迎王師因盡室而南公幼力學亦再舉于鄉慶法文臣
任子以武而公以通判簽入任本朝視本秩換授故公
隨石選非志也性至孝而恬於名利來南時諸路多捷
通判領家人夜避土穴中公伏而護之為盜所及投戈
共上公不為動會其徒相與疾呼而前即收戈去人以
為孝感及通判試令湖之長興公以旁無供饋就注添
差鹽湖州都酒務中間或仕或不仕惟親定依過到沒
大次八年高涼養後注韶州都酒務南軒先生張公

師荊南志在經理中原以公北歸陵二公安實欲引以自
形勢辟差辰州盧溪令改攝江陵二公安實欲引以自
近公治官循家拊民若子
時民浸之餘鬻產者衆或勸以求田公笑曰
吾可乘人之急以自利耶會長興之士有舉于鄉而不
能自行者即白通判盡以所積俸分畀之女弟婦徐軒
先生幸公弄疾幸與公皆中州之豪相得甚幸詞有萬
里功名莫放休之句蓋以屬公公賦詩自見亦曰伊人
固可笑聚落復崎嶇豈無終身策而有憂世心窮途每
為慟抱膝空長吟其志尚可想來頭當置湘明詩一篇

開誦至倾壺無餘瀝觀覽不見煙輒拊卷曰是中自有
樂地惟此翁知之所居不歆風雨或笑其陋曰天壤甚
寬公顧欲以七尺之軀自窮於儒者自處夫人張氏家
我死必以深衣斂蓋終始一以問亡珠者父不獲一
錙銖少以問郡結姻靈峯敬赵大人皇叔士經女
賢連來人事之惟謹甚喜敬赵有以姑命至必拱
立而聽常得龔珠子地謹視之以問亡珠者父不獲一
日有挾持帛以詈夫人察其貌悴而色憂試問之曰嘗
為鹽場而遺之為主所訟傾家貲不足償名在有司未
釋也夫人問遺珠之日與珠之多寡之形色皆合即

尚幼初通判葬鎮江府丹徒縣崇德鄉石柱灣之原故
公遂為郡人及公之沒晉陵以公侍親來南葬不欲相
遠奉喪以祔因地之隘遂乘其顛貽穆之序乖焉晉陵
用不慊于心因夫人喪改卜于建康府句容縣仁信鄉
之陳岡期以嘉定十有七年正月九日合葬謂劉范同
姓而某居又同郡采於鄉嘗聞知公夫人之行為詳俾緒
次如前

故廣西經略司范經幹孺人趙氏行述

夫人諱悟真世東智趙氏經幹諱克信世北洛范氏二
氏皆冊陽大族夫人孝以事親順以從夫寬以接下皆本

起家遂連姻夫人孝以事親順以從夫寬以接下皆本
之性真非由矯揉其尤能人所難者二婦人性多吝夫
人之嫁也嘗裝良厚且以田自隨夫人一付之良人未
嘗計出入經幹再任皆在幕府俸入不薄夫人知不聞
婦人性多怠心經幹文雅風流而好游閒奉親以行常累
月不歸夫人飭內外惟謹未嘗有慍色膝侍有就乳者
常親護視惟恐失其宜有自外至者挾寵張甚人謂夫
人必不堪夫人惟然逆之深久如一日卒能柔服其心
使知所敬且身任其家之勞而遺夫子以佚經幹尚義
而喜賓客或久留不去或去而求無厭夫人視經幹意

竹尚曲成之無慊色經幹家居自少勉其子務學求
多夫人力夫人素有疾屢之疾歲五六作以為常嘉泰
甲申歲十有一月丙子疾既作而命勿急語其子趣成
具諸子在史果不及旬而卒嘗其執知之審矣享年七十
子燮以明經三舉于鄉次霖亦舉進士女長適忠
翊郎瀘川尚誠翁趙崇忠季適進士諸葛縣孫男二
人曰森曰璋其幼舜一文未名經幹先夫人七年卒葬
北洛之東原等奉治命以其年十有二月壬寅合葬前
佾其緒次夫人行事將以求銘于當世之文人故為
緒次如左

行狀

故長洲開國寺求孔公行述

公諱元忠字復君孔聖之裔世遠族分莫詳其譜其先自棣之商河南徙魯相先祖佐贈武功郎父道少甚言兵廣過京城以攻守二策幸何潛死從張俊功補官紹興末官豐城逆兇寇江同列皆逃去獨留與民募傑堡寺糧以守廣來敢逼歷數多數士大夫書無郡者少故名字皆以忠且謂學故知忠文書勤學二字訓之積功至武德大夫崇信軍節度使門樂其風土因家焉後以子貴改

贈大夫公少嗜書於書無所不讀尤粹於論語曰率而行之可不愧教忠之訓矣侍郎公適初為部從事一見公所著論說深加歎異以文鳴來學者最公為高第以世賞入仕監東平縣酒稅喜於其職課以裕國暇則與耆舊勝處詠歌古人識者知其有遠慮再調含山尉嘗路才之爭欲檄致季年葉公將漕尤欲挽以自助公謂巡尉法不差出監司行法之地不應捨法任意當路不能強公在右列頭角嶄然非好事狀滿還朝八年直公前事郎通理歲月之通判也顧世所尚惟進士博學宏詞二科取其中程之文讀之曰此易耳君無何兩科獨其能會錄試中第對授文階

白吾已胃狀元四舉奏敢來多乎遂罷詞賦咄嗟知

瑞縣事逢瑞俗素質厚公一以誠意待之訟者淪久日是令之不明吏得容其欺也賦有逋負曰是令之不勤吏得肆其使也過不在民乃時旦而出日不足繼之以燭詞至即受面不立日問遺至郎部鄙鄙某視勢虛則枝吏改給而民免追胥之煩戶抄須印勘吏猶口不即給乃創添一抄既輸則先印一尾字付之而民免要求之弊皆踴躍先輸是歲起綱居積色之先郡租以寬然以明故若無所容廉故貪者已心之行密故喜趨附者不悅以不悅者之心聽已者之言安得從而文致之按事之疑雖慈母不免此公所以至今也銓法作未又而罷能而民追送之越境不忍別既別而思之至今也銓法作縣未滿合再授縣公以論疏中有不許親民之語第授淮西總領所惠民局時言者猶在蔡迺頗悔風聞之誤托邑人之客輦下者再貽書勉公來見公曰俺速俗也雖兒奚為閑著高其字縣為簡易授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秩滿還朝八年直公前事郎通理歲月之通判常州時屢使入境文淮郡之孰朝廷議發平江米十萬

之皆以運河阻淺舟不能前辭職漕以勞公公方並河儲水之地若干所由小浮導之以達于河使容以濟又張涇五鴉二港地勢最下可通流以達于江引未舟無行亦失期集事吳門有義廩以周士之與計偕及凡試于膠庠者公謂沙漲于江江非民產沙聚而漲漲非民力也且其為畝千八百有奇何當中民十家之產若奪彼與此過以激其爭耳白郡籍以為義廩如吳門之制訟者以息多士之代遂通判臨安府咸判南及帥漕皆檄主事公曰府吾職也漕多上佐何必我使者述廟堂意

謂府之貢士員少責輕繼滿八集四方之俊非公不可因不敢餙潛試故多騰躍而○格小矣恒不忍棄力請錄號奏聞後得其姓名曰科進者知公嘗從事于○委事其任公得一試文甚備公明年省闈勑差點檢試卷知舉以一時同列無以詞徐公鳳朝廷驛加擢用再掌內制人推其纂錄知舉習公亦上言薦擢太常寺主簿會大禮閱樂上疏言本寺鍾磬於十二律之外有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四清他律無之當改其銘盡律呂正聲倍于而為母于聲半正為下清聲即于聲也十二律旋相為宮文之以五聲

從之明年除太府寺丞數為外補最後以閩閫之委請益力差知徽州受代馬蹄差知撫州尋改慶州公為郡情公忽其於私藏常言郡幣皆民膏血吾何忍以民膏血易元戎婦之新安交割之數既浹於補復取其藏八千緡代竹色之輸括蒼承前政幣庾多移免公悉為積累之上供銀有羨前此郡乾沒公亦以補積年之虛右而不言曰吾欲以是為罪若其事未伐如此不是為。則人必有以是為罪若其事未伐如此

銘曰　牲各而為之激勸察其器之利鈍有無而為之繕

修未幾簽院調公成邊所在公皇矣措獨新安令下即
遣軍須咸具士卒閑於戎律無憚行者後在括蒼鎮治
方晏然而公於此不少懈代還差知饒州未上以日告
丐閑乃嘉定甲申差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丙戌丈
疾辜謝事特占轉一官致仕六月二日終于正寢享年
六十八官自承節郎五轉至朝奉郎復自承事郎十一
轉至中奉大夫爵爲長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同
郡院氏封安人先公十年卒贈恭人子曰炳從事郎監
常州糧納倉曰煒國學內舍生曰煇修職郎紹興府山
陰縣主簿曰灼及孫室之詔之皆習進士業公天分既

高加之學力制行平木矯翼以徼名臨事果不唯阿以
徇利嘗曰譽極而毀生利形而害起又曰溺名則違道
爲利則忘義蓋其剖晰毫芒所至聞一室環以圖史退
食即盡心其間凡唐虞三代所存於世者與國朝之書
搜羅殆盡即所居建書樓以儲之研究玩索日故洽聞
彊記約之所重踐禧之命既下日皆亦良極哭慟書郤
客名熟若之室曰靜樂以觀天地萬物之變故其終
若素所安無戀微見于顏面先定死夫人之喪猶殯淺
土公既沒諸孤始得地于吳縣鄉石湖西山窀穸
之原將以其年九月九日奉公夫人之柩合葬淺安于

祝鳥君來心奉手　記述治命不遠數百里
俾志公行治共實何人何敢任　銘　不獲深惟先君
平生君子善受公濬益之知其亡也　久周君南仲又公
同門友故其足銘不及登公之門耳實熟公之事況
鴻　又科別而語之以其所爲未聞儻終謝不能不但孤
公之受之　叱亦何以見先君子于地下故勉而銘次之
以　傳係之者往　四年通攷七十三卷書目予齋集二十卷論語
抄十卷祭編五矣　明
類編四卷編書類聚一卷藏于家

故齊國太夫人胡氏行狀

氏族本廬陵別而居潭之湘潭咸又仍爲望族夫人
入王父某王父某父某皆以學行爲鄉人生長儒家被服
學夫人生長儒家被服　學
常而喜異性便閒　不事
二十有二歸于故端明　學
學郎前知常德軍府事　端明
一軍府事　宦朝奉郎直秘　守士趙公諱方鼻生今宣
制勝安遷爲襄漢萬　李即試將作監兼崖知鎮
訓農石工　惟發遣滁州軍州事褒端
三　宦或已試或在官
惟　下自仰夫人之
氏也始　家之內事

乘聽于長姒夫人承事惟謹或疑其過夫人曰姑在介婦循不敢敵耦於家婦況已沒半歲時嘗事于祖廟事雖小必親食新必薦羊居夫婦有善相勉有過相規未嘗有慢易之容疾所當謹藥必親嘗勞所當夙念食必異饌端明自少以天下之重自任不恤其私家故有田六頃比尉蒲圻分教大寧面鬻者半或謂夫人籍端明不啻此夫人獨不當為家人計乎夫人笑曰是非乃所知既田收日狹俸入未廣夫人常量入為出不使有闕貽端明憂也　明之在襄漢當殘虜獻窮志在家突使之膽破骨寒奉官嵐不職端明之智略雷動風行而夫人之之勤亦多蓋端明散財以收士心夫人則儉以足用端明嚴於御牧使常如缺錢之臨夫人則進其家人而厚稍之端明或遣間往迎降將之家夫人知其道路阻難行李狼狽則預制衣冠簪珥與凡日用之須迎以予之以此內而諸將盡力外而降將感心皆誓死立功以報北

所仰不能自捐其有而欲分人之有得乎匿監郎捐金以完羅本豪右始爭出其有所全活不可勝計北鎮京口歲饑中熟而斂竇薄春夏之交糴貴民飢復按池陽之故行之不逾月而糴價平夫人上佐其夫既不愧為婦之道下成其子復不愧為母之道而夫人所以持已所以待物所以訓飭其家者老而采篤貴而不渝諸子以夫人年高過風日清晏意氣悅懌固請出游雖名園勝景甫至輒歸曰吾樂不在此盛暑見持扇至者輒卻去曰吾寧忍勞人以自奉婢妾之衣服飲食必時有過者賞遣之無過而當遣者厚遺之服用謀於夫人使二子惜夫人曰長子家政所繫他皆惟命則遣匠監與秘閣往將行夫人謂曰戰而捷宗社

出吾家所由興也汝曹識之紹定己丑夏五月匪躬迎
侍自池之潤道和常德時爲私通守實行守事以夫人
寒強兄弟舉泪相賀矣而常德謂常德曰庶人老有侍于法也而
年餘日何可恃也顧謂常德曰庶人老有侍于法也而
汝於我汝長子也丐法于朝不亦可乎常德述其意丐
養者三最後得請即順流東下先是夫人以夏月服縮
脾飲過度得脾弱之疾至是發作屢止入春逾甚至絕
內食常德與侄甥醫視藥亟至祕閟以地遠無所容力則
一封服以進循之愈則欲奉管而來夫人度非祈閒可止

則舍二子遣客諭意猶以客未能悉夫人意也遣二姪
繼之常德兄弟憂不知所出夫人識其意即好諭之曰
吾壽此死非不幸況三十年來奉恩榮積封大國
先端明龍舉會未十年汝等皆得綴朝班紆郡綬吾復
何憾所憾者未見汝曹有以報國耳今遽靡某靖國步
多艱汝等不思先父教忠之訓不惟臣子國爾忘家之
誠顧效兒女子泣不亦鄙乎且吾所恃者汝曹也汝曹
一日不食吾且柰何汝不念此柯也二子皆收淚謝又
謂庭監口丁艱解官國之常法潤淮之衝滁淮之會非
池郡地冲在今日如我死汝等待命而行必毋徇人子

之常名皇委郡而去以丧典無二主而兄既任其責
何憂乎不然二郡或有不虞汝曹為負國吾夫婦且不
瞑于地下汝宜悉此勿亟報汝弟庶監泣不能仰視乃
二月甲辰薨于府治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初夫人四
子薰與長女皆早世季女以疾廢訃聞天子以二郡任
重即命起復二郡民皆惟舞常德將以八月甲申奉夫
人之柩歸葬于潭以端明勳在盟府事應史法夫人將
葬連得書俾為之狀以待命于太史氏某受屢拜口當
夫人之沒聽輿人之誦知夫人之盛德與其緒言為詳
受簡故不辭謹狀

故令人湯氏行狀

金壇湯世大家令人曾祖諱鵬舉方秦氏當國迴翔
遠外人以為清及紹興更化始除好寧撥起朝綱人以
為任進知樞密院事沒謚敏肅祖諱述仕以大臣子遜
官其弟脩然遠引天下高之父諱國彥少狥內以兄司
諫公諱邦彥為師外以故龍圖耳今遽靡某靖國步
博學宏詞科而君學更該洽尤邃于家年甫四十有三終於奉
議郎知常州武進縣南康之趙自南渡流寓世顯官侍
郎公之曾祖諱公偉嘗宰金壇禮士邮民民于今祠之

祖諱秀恂紹興壬佐榜登第終朝奉大夫父諱亮夫淳熙間守桐川以治最受知孝廟擢守嘉禾後終西外宗正侍郎諱時儀時儀尹京積年以績用召進對擬修撰致仕令人發失所怙母寡兄弱家務皆身孝之上承下接各稱其宜伯父司諫嘗曰是文吾愛之必不可與凡子時宗正以婦家金壇來寓侍郎侍局司諫一見奇之曰正此佳婿遂以令人歸之令人姿品閑麗又內外通顯而能以婦道餽已以王事勉其夫教誨必成其子可謂賢矣初侍郎尉武進位卑俸薄而值歲饑食指日衆政行口走田里不足追內顧令人齎簪珥以白給不敢以貧憂其夫比宰句容距金壇數里不遠邑有三茅山世傳為茅氏兄弟學仙之所有女道士並緣隔窗以來令人以為游方之外者進之一日忽袖金帛以前曰管內某家有微願以此奉獻遂竟其辜人以此服侍郎之公而令人實發之因請于侍郎凡民家有近羽流之居者宜悉撤去毋使雜採為學道者羞侍郎是之凡撤去百余家嘉定初淮士未靖詔求善守邊者得侍郎於京少尹以守滁侍郎欲辭令入曰行也君子不辭難不以家事辭王事　此婦為君恐貧教子耳侍郎既以治最登朝未幾尹京京尹專嚴

京都華靡每喪令節都人爭仰魚鼈之出令人處之淡然及宗正與曹夫人來就養令人執婦道惟謹凡內之祭祀賓客之事細大必親自侍郎在滁時令人即曰人生五馬貴吾夫既位二千石矣侍執巾櫛要須有人且吾男女已獨不當自為計耶因與侍郎別室而居初侍郎以前母褚夫人蚤卒常不勝霜露之感令人亦以身不逮事於祀事竭誠過於事生以浮屠老子家自謂其術可以薦亡尤所嚴宗正之喪侍郎端憂得疾除喪未幾而卒令人自是身不鞾修香火之奉耳不絕聞梵唄之音以迄于沒九年如一日閒有疾其子勉進肉食不可則屬庖者雜肉味以進令人覺之輒拒不納以此世念薄尤喜慶樂聲得失之際方侍侍尹京時長子若珪已入為幕第太常及侍郎死不數年即用舉者脫選官陞朝季若琚甫冠為婺女征官有能名當路交薦未幾登魏科賜進士及第人為令人喜令人曰吾惟知戚懼耳及若珪安吉遊者在門得疾而卒謂令人當不堪其憂令人一慟之餘不復置念若何侍郎沒有遺澤當其孫婦夫人欲以官其子實侍郎之季弟議未決人謂侍郎惟一子在令猶選人盍留此為諸孫計令人曰婦當從姑禮也姑有命矣婦可

達平即以授之其明決如此喜其子得交勝友每盃酒從容必其精餚遣左右致令人意以娛賓素康強特以不肉食久得脾泄之疾遂以殆乃紹定庚寅歲四月二十有七日辛亥年六十有九積封至令人方若珪之卒令人若有所悟委所親密旡喪具因二婦侍側出所藏衣衾示之曰我死勿他易也若珪既葬而若瑔淮南部使者辟書亦至若瑔難其行令人勉之曰遠方以稽選為急汝幸以世臣子列屬其間宜亟往就職以報國恩又汝父兄繼亡宜勉旃以立門戶又留無益也即命裕行比得疾若瑔請急告未遂而婦先卒令人聞之喜甚

因叶二婦來前曰頗記疇昔之言否二婦曰諾因悉數向所受教以對令人曰幸矣吾無餘事矣因不復言越再宿而卒三子仲子若璞登世若珪終奉議郎知安吉州安吉縣事若瑔今官文林郎陵壽旡淮南路轉運司提幹催綱運物斛官三考長尚書郎石州仙居縣泉尤喜次適通直郎知招賢府胡雍次適文林郎監台州在城都商稅務長興胡氏文先卒孫男三人嗣永習進士業嗣立[illegible]初侍郎以其母葬金壇而宗正沒于南康欲合葬故其沒也

篇其子必葬我豬夫人側二子悚[illegible]

哀辭誄附

陳文瑩哀辭

隱君陳氏瑩中其字文瑩其名也世居金陵甚少孤與其母稍長知命不偶屬其弟以學去而爲家自力以養其母而君慷慨慈惠非泊然忘世者浮屠氏婦繫其身而君悵慨欲以慈悲心濟物可推是心者惟醫乎即曰吾覩昔師欲以慈悲心濟物可推是心者惟醫乎即從浮屠氏之爲醫游凡浮屠氏之爲醫者與俗浮沈惟利是嗜君所與偕汲汲封植以遺其後而君如不聞有以疾告貧且下必盡心焉或扣疾弗審即拂衣就見

主者謝無辱君弗爲止或疾有異生者意弗夫進諸醫訂短長後生好已勝口語紛紛君退聽似不聞其言之善者曰某意恒某合或曰某說某不及或曰某得其一未得其二貌沮而氣沮訑婉而理到雖異已者亦屈服人以是感愛敬之旁百餘里率具禮迓致凡所用藥擇材必精和劑必審稱疾之宜不視所施凡施之者不然君一念愛毋不愜顧考牧以醫濟人庶幾郭玉華佗好盡而能別希迹世未南宮父子孟酒問任情逸教識者病之若陳君者其人歟予曰君蓋隱於浮屠氏之言而住香其前以終吾師觀音氏之心於汝意若何弟子曰唯則奉而行之又五日而卒實六月既望有

浮屠氏之說入中國僧士農之業廢仁義禮樂之教識者病之若陳君者其人歟予曰君蓋隱於浮屠氏之言而住香其前以終吾師觀音氏之心於汝意若何弟子曰唯則奉而行之又五日而卒實六月既望有

杉目前而不能有一卷以遺其後幷走左右雖不乏於
平日而不能留一人以伺其傳訣機幷以伺方來者或
疇昔尚袍同袁之子而睥睨覬覦於其旁者又前日之
親且厚也可不傷哉故從而爲之辭辭曰

香蓼兮桂蘤花艷兮舉櫚物有殊兮必棄君何爲兮不
還夏蟲兮永寒冬軒兮無歡爍事非遠兮可追君何爲兮
不復飛蓋兮翻翻稅駕兮門閭搴帷兮一笑掀髯
今何之兮芳草羊羊左右書淸太古綠爾情性浩
浩兮式歌且舞今伺之兮風葉自語海雲兮霰雪層氷
兮栽栽一散兮莫收顧本來兮若何日影兮晴空波

瑩兮綠水悟本來兮若此寧陷上鼈兮傷視槩在兮爲君
花成兮蜜移客有來兮大息歔欷繫世事之可傷兮匪
君之悲

姜君王哀辭

嗚呼士之不幸孰有甚於吾君君老耶夫以淵明之賢
九品而死其不幸一也以異缺之薛伯龍之游皆賴賢
妻相與以取敬於人君王中年方娶娶未久而雖晚鍾
得妾竟不能有子爲鰥獨之夫而死其不幸二也顧子
猶有郭內外之田楊子宅亦有一區之宅君王故業不

多悉以畀諸弟晩卜居北固山下猶最佳處矮屋三間
曾未足庇風雨而死其不幸三也是三者有一於此足
爲無告之民而君王實無之嗚呼士之不幸孰有甚於
吾君王耶初余未冠游鄉校惟牛隆叟陳仲思及君王
稍與爲友隆叟逼而君王踈仲思莊而君王易余性與
君王近故君王顧余尤厚後十餘年余與隆叟相繼登
第仲思晩得官科名尤高峯交四川人爲使
仲思而漾陽尉當路薦之方爲時用余雖疾廢然少也
亦嘗牛走川縣獨君王抱負抵掌終老焉其所居號

之衡而有幽趣名當不虛君王嘗與閻鄉先達之無後歲
裹食必率同志類而祭之人服其義嗚呼孰謂君王今
亦自爲無後人耶初故中書舍人陳公居仁鎮京口擇
士之望得君王使留東閣後三十餘年當寶慶丁亥公
之季子出守九江挽君王偕亦會君王之弟君秀爲德
化尉君王曰吾既得與故人游又可以適吾弟吾胡爲
不往遂行明年夏得疾死[illegible]
遣其子護君王喪歸殯[illegible]
曰有能葬君王者費於我乎取余[illegible]
通守劉君聖與舊欲往君秀棄來言吾爲人弟而不[illegible]

身弈其兄不名爲人子嘗之余輩以是不敢姑爲之辭
使袁君王者援君王祭鄉先達例歌以祠之其辭曰
北固山兮巉峨秦潭之水兮與海通波嗟若人兮挺生
鍾厥靈兮餐和文章兮陸離意氣盛兮吐虹霓是所是
兮非非世道險巇兮我心則夷杏旦非非兮花浥露敬幽
爲兮最佳處君之去兮不歸朝霞散兮晚煙昏招
英魂於千載尚有取於斯文

悼方教高里母夫人高氏

德方茂兮相攸選壁永兮得名流悵鑾鍾兮麥孤營鸛

巢兮未由言歸兮皇帝立家兮承祀保母敬兮門來孟
母遷兮習美雙髻爲兮齊飛綠綬兮映斑衣誄修短兮定
分幸予季兮可依洋水兮洋洋絳帳兮煌煌三釜祿及
兮八秩彌康忽藥毒無所棄飛雲兮歸帝鄉望長洲
兮極浦屹武丘兮祖塋紛送車兮秉啐鳴茄兮隴樹
悠悠兮佳城惴休祥兮千古

丁悼雅誄

先生丁姓名明字子八籍貫名鑒字希閔余知名故以舊

字待世金壇望族祖權登進士第終淮南東路提舉學

事統往必奉官家歸著二十五年家以是貧以所得

書多類而編之爲書五曰諸史偶類二百卷曰諸史通
考一百卷曰小說編五十卷曰詩編三百卷曰賦編一
百卷釋論語二十編著直說四十篇得其書者取之左
右逢其原而通致賦篇止用以資場屋紹興乙卯乾道
乙酉再爲于鄉淳熙丁未以特恩對策授迪功郎監潭
州南嶽廟輔修藏部嘉定辛未歲辛亨年八十有五於
是鄉之舊舊盡矣後生相與嘆先生之勤悼先生之屈
思所以易其名者桑冒禮經幼眡之成而私爲之誄曰
嗚呼書契以還文字千萬士窮場屋望洋而歎或幸而
脫學始溫觚利欲糾紛筌蹄已忘故歸架之軸若新三

碧修髯拂裾或族聚少長朋來戚鴈鳥吟花笑風和日
舒素琴在御淥酒盈壺相與偪遺韻於南風想詠嘯於
舞雩固萬念之波澄豈一塵之可汙嗚呼先生不亦雅
乎某等廑以晚未得親老成人之云亡傷哉與刑夫抑
之學而職不登於州縣以先生累世　冕家不餘於
斗升弊裘紛梨老屋支徧固無以使賢者之知勸亦何
以使否者之知徵冕門以天爵豪之月評類生清
節之誄法唐賢韓之稱悼之稱與文貞之推繕兎白左之表
休明合惇雅之二著猶休美於千齡庶彼已矣於草爾
此猶萬於簡馨一觴之奠因爲斯誠冕亏有知來燕來

寧

挽詩

挽齊齋倪尚書

南山有孤松屹立幾尋丈雲根兩露滋膝蘿巧相傍高
柯擎青空落落不可上遺東白鶴歸城郭固無恙飢鳥
拾餘粒巢燕倚飛幌芝田秀何許謖翮超遠隔尚書千
載人餘子莫軍行方時郡俗舉制行多矯方我獨道其
堂曰彼非至當世事有變陽日消長誰其保攻偽
欲使盡一網我獨持其平要辭直與莊前聽者向同後

豈智力強平生剛大氣智次妙沖養我生不及門知敬
如達卷九京不可作千古恨恨

挽葉齋侍郎二首

棟葉水心侍郎過三首

北學源流遠南來歲月遒君心知未昧諸老屹相連百
歲倘嗟城郭固無恙飢鳥
歲倘嗟盡斯文要有傳皆長殘月悄遺恨渺山川
嘉會欣千載倫安隘一方言本周孔草草笑隋唐
路無停轍江流有巨防空餘遺藁在萬古日爭光
憶袖補衮初嘗忘知推識一笑華春溫東
望山川遠西歸歲月奔遲憐人築室煙鎖暮江昏

挽葉齋侍郎二首

國脉関吾道邦基倚盡臣忠言炳著蔡勃節挺松筠歲
晏名逾重山頼蹟遠陳光明如皦日千載自常新 其一
成已寧遺物存心不外天典刑高一代源派續諸賢賢
理元無妄斯文更有傳澤流江漢遠奎壁映魁躔 其二
講學元無倦繙書老更勤能令神氣王直到死生分玉
折經綸具星垂翰墨勲遺其知已地灑淚濕寒雲 其三

挽湯參議東

再協三刀夢終孤五馬迎行蔵一委分嘉嵓兩忘情議
幕臨邊瑣籌惟頼老成傷心江漢水東下送銘旌 其一
徇義千鈞重論財一羽輕大倫元有序世禄我持平外
庭家如寄東皐産半傾謀生有如此垂世孰清名 其二
婦黨君推重鄉評我棄餘共嗟身計拙直與世緣踈種
竹公脩隴栽花傍小渠南園重田首濃緑上畦蔬 其三

挽賀運管貶

赫ヒ倫宗裔堂ヒ公珥家清規凜氷霊蔦墨爛雲霞未
協生桑夢俄興逝水嗟遥憐遺愛在月滿戈涯花 其一
妾擬絃歌樂欣逢簿領賢高明固天分清白自家傳雲
望同凄切星奔認後先孤城重田首愁鎖暮江煙 其二

挽通倅劉由正 摳

質粋言無玷官清政有方能令邦國沾可但海浙廉別

来帰何早閑堂所居堂名樂未央傷心瀬陽路千古水茫茫

論姓君先辞詔經我愧匡同登太常第更接鄭公鄉別
恨驚三紀還書欠幾行捐餘清夜夢載月渡滄浪

挽趙知宗亮六 三首

孝廟垂衣日宗工補袞時治推三輔最名熟九重知紫
禁塗非遠琳宮志自順眼看庭下玉侍宗倚舟墀
就養京華去聲馳日月旁芝封三輔命桂籍再傳芳湧
節光華遠帰軒錦繍香高閑塵不染隠几到義皇生
寓里鴻重到尋生謁屢過倫欽行已素徒識養玄功帰
旆廬山遠清尊洛下同遺憐猿鶴恨黄帳夫仙翁

挽趙和仲侍郎時伊 三首

四載行都尹當朝第一人中和宣上徳樂易本天真論
謀流新寵論思侯舊臣寵聲動帝相覚阻上皇辰
珍館葉衣侍佳城孟母鄰去乗哀樂異愛死生均寵
澤昭宸翰豊功勒鼎珉白蓮原下路蒼悵斐然作頌勞捴舉書幷沇嗟勢
縁禁帰錦侯門得載稽傷心繞鶴御覚不及匡廬

世徳隆周輪通才慶漢儒花城頒遺愛楡塞建成〇浩
穣須君重論思協帝謨匡廬游不及寒月淡平無

及[illegible]踰千里平生念母慈煙霞遷傑觀星斗下牙池地
勝呈金像神思伏寶龜庭前雙玉樹昌大可前知

挽相漳趙知縣二首

列將朱旛帶參軍綠染袍崇庫知異位取舍見吾曹撫
字功采著歸休道更高崑山埋玉夫蓼浪送行舠
合昔先君子窮閭候寓居幾年萬出谷千里厲傳書執
友嗟誰在孤生愧久踈臨風兩行淚可但等鄉閭

挽諸葛宣義二首

世積鄉閭望公無德政導董身亡歲晚接物等春溫樂
事人比餘功盛白茶平生可無憾一別遂明思

蘭增初擢秀棣萼亦聯芳幻化應難料悲懽獨兩忘達
生知有道養性更傳方一笑來雲去誰知本末亡

挽江寧丁尉二首

丁特科四名以捕猾山寇循資帥幕檄
方爲丹申乞改秩而丁逝矣時已巳歲

蚤以才充賦終爲學入官誉名先杜牧擇地得長干南
部威方振橫山寇即安仙遊完何許空壟暮江寒

進秩應冊詔論功更紫樞九霄飛鶴奏萬里入鵬圖竟
負丁年志端符已歲呼向來延客處洛日澹平蕪

挽丁嘉正

望選梅前列傳冠乙科二官期滿及時及我駕雜鶩豈高花可明
喜不時及我駕雜鶩豈高花可明

挽袁尚書

宦路推才美鄉邦敬老成花封勤致理蓮幕仰持平詞
棹驚帰夢文節話別情浦輪再往事慟聞佳城

挽湯漁士三首

鴈塔平生志鴛鴦萬卷書羣鉤一秋勤不發三釜僅
喜名天府空傳賦子虛盛路天有定投刺問何如
誤足百金產難忘九族資客感前先已捨昔分貧
耿耿秋夜風四九苗春親開二樽酒無復見斯人

念昔元君子論文到白頭對床周夜話散策遠春遊人
物今何許湖山空復秋傷心斑陵月依稀照行舟

挽考亭陳君士二首

八十人稱有君年又過之康強由學力尋友自天資
世之三秀承家桂一枝萬山巖隴上誰數同門友尤推令子賢餐堂愧子晚愛客笑君先疾
馬青山外孤帆落照邊風流無復見紈袴淨清然

挽劉季文

斷岸扁舟去中林好事家扣門[illegible]
[illegible]家聲振玉砂知何年大[illegible]
[illegible]泯湿飛花

挽陳德亨

宅枕煙波勝人鍾風露清蟾宮孤壯志蛇室悟浮生月下扁舟去花邊短策橫錦囊遺藁在端可振家聲

挽王元佐

先子同年友鄉閭後進師生涯書遠案樂事滴羣巵壁倚扶衰杖窓留遺墨題詩人馬在何許卅旌出疎籬

挽孫府君二首

積累承三世清修自一家窮通渠已定悃愊我無華秋野禾生穗春園果着花平生行樂處未必愧燈窗

鴈序均同氣鴻原見此情數椽忘爾汝一飽共孤惸綠

綬方娛侍黃梁夢已驚無人知倚伏風樹慘佳城

挽雷慶士

別駕推前輩當家得後昆零丁問防墓冉冉復于門達觀吾忘我儒風子又孫閭閻老賢德里巷說循刑存

挽蕭令君　氏孺人

慷慨成夫志勤奉教子功母儀當世則婦道古人風象服宜偕老魚軒忽馭空惟餘千字碣光照夜臺中

挽趙子野母梁氏太夫人

元祐名家幾在亡夫人懿德足傳芳事夫生死終無負教子艱辛昔備嘗八秩慈顏天子壽平行鞠誥月爭光

客裏原上春風起無復潘輿駐夕陽

挽楊君趙氏宜人

赫奕金枝稽光華玉鄧新魚軒方稅駕鶴馭已離塵百歲雖遺恨雙珠自可人通家思往事老淚一沾巾

挽徐夫人

奕世君公輔羣賢儀鳳池中歲樂談鏡暮年悲心象笏子方貴當編系有孫懸知五花誥不負爨桑詩

挽范氏孺人二首

蘭砌秋風早蒙衣晚歲孤天乎軫勿痓季也足歡娛待算幾中壽生孫競遠圖平生愛喜事落日潛平蕪

侍兒嗟親健論姻因動母懷殷勤留北棹飲餞出東齋回首流年速升堂往事乖遺車門外去老淚向空揩

挽潘校尉

一經知教子三釜擬榮親風樹存亡恨迷茫北渚津

代梁總挽鄭舜舉侍郎四首

幾度除書下榮褒從容千騎擁朱輪聖朝若第循良課公是當時第一人

九重虛已訪論思千載風雲彼一時只合錦誰為當日事角招空賦昔人詩

由來樂事在田園歸路無人早着鞭見一堂中誰是伴

哥亭伯竹鎖蒼煙
懷慨論交酒一鍾別來才未幾西風歸鴈擬趙雁豚社
太忘無因見此公

挽京口使君曹豐郎中有俊 十首

先帝龍飛第一春銀袍鶴立對蒭宸當時稚侶能多少
又向風前哭此人
妙年意氣已橫秋不爲身謀爲國謀斥去佞臣談笑裏
英名高壓漢宋浮
開邊爲計苦匆匆淮水東流戰血紅軍令一申人百勇
誰郎當日佐元戎

再向江淮把一麾居然情可但不能欺來時牧度嗟何暮
去日何公若見思
牢盆利散海隅空一念焦勞軫聖衷萬井春回和氣滿
皇華王節到淮東
修堤沙草木隄長往事依稀問水鄉
未挽天河洗甲兵
殘胡失馭走群雄人物爭歸掌握中河洛祇今修禊地
幾回流水過飛觴

挽高參判師心二首

不幸夫子遽倫殂
踏遍山崖與水邊要教皇澤下民編秖今洞內民猶沽
問訊南昌尉已僊

羊勝公孫兩者間端不著脚固應難法書贈有梅花句
拂袖何妨載月還
沈酣博塞兩忘微男業詩文治絲遺訓一編昭日月
宗門於此卜興衰
雙劒齊飛下九淵更無留鳥帽誰披當幅巾一劑沖和料寒疾
獨立寺陽意惘然
黃泉世間何用知非福
論心海內幾親朋歲晚相依祇弟兄皎日對床無復昔
春風回首獨傷情

挽許馬帥俊二首

萬旅雲屯獨詖行將軍拉朽不求生祇今惟有青松滿

腊落胡兒不敢爭
南陲史擬碧油幢指點安危重寄千
英名千古與長江

挽師虞卿三首

銘旌一丈寫遠淚逐西風過紹興後人能百歲
太平能說有東年
淵源師友郭伏門赫奕家聲漢國余
姓名竟不上慈恩
蚤歲謀生愧弟昆一窗榮落膝形乾坤田園歲晚非能事

祇有詩書遺子孫
年時床下拜龐公雞黍留連日正中客子倦遊歸計速
傷心先友轉頭空

挽王德彰

籃輿伊軋不辭貧烏帽誰披當幅巾一劑沖和料寒疾
鄉閭不復見斯人

挽錢承事

藥市能推此念誠一言寫寄萬金輕特筆參看有河東柳
爲記嘉名垂宋清

挽殷君二首

汗衣亭午亞紅塵中有池塘得句人雅趣終須雅俗混塵
匆匆歸卜太初鄰
市人於利較毫釐之子能權取與真此去窮閭風雨夜
殘多愁坐憶年時

挽葛知錄母二首

入門盛事古難并結髮相看兩鬢形管忽成賢母傳
紫霄猶耀老人星
青袍綠髮映斑衣幕府風流彼一時雲馭歸來數可無憾
承家猶有掌聲兒

代挽趙工侍湯氏令人三首

傳杜帰遺惹天香拆桂重看滕上郎具葉經中空世念
養花鏡裏謝宮裝
西湖野樹上林花行樂誰知大尹家籬落無人九生
金視香散日西斜
白蓮塘下成新濯綠柳堤邊散客陰青舍拂雲松柏幹
死生何地不娛心
挽李閨帥駿母夫人二首
夫人天賦與神靈初度祥光燭戶庭婦去足知鑒次在
九霄環要老人星
旌旗貴指陣雲開文馹雕軒壽母來萬口歡呼和氣蕩
胡兒不戰倒戈回
九十餘齡地上僊人間五福信無全可憐閩部思賢牧
猶恨夫人不百年
挽衛氏孺人
兩家濟濟秀孫枝九秩巍巍字畫○厚福人間無處着
駿鸞一笑上瑤池
挽錢賢良
奏篇車轍冕旒前欲挽銀河蕩八垠六計不為當世用
一編空受老人傳規恢漢祚天方啓問訊南昌尉已仙
過合無人會成數改山松栢慘寒煙

挽太平趙降卷與三首
大雅如公信不群書藏萬卷筆如神丹從鶴表騰霄漢
直上龍門振羽鱗道慕今無君右客花封誰是有去思民
從來姑熟佳山水可惜題輿失偉人
薄俗紛不再淳于嗟公子獨振振從知為妻身心樂
不憚分財手足親常布幾人勤禮過不盈盃一笑見天真
養蒼誰謂渾無信千里名駒已絕塵
當年秦帝天閽自笑唯餘舌尚存下榻勤君延孺子
加餐愧我異王孫歸於蓬門陋巷正頻承笑語溫
一日佳城符吉兆千年福地鎖靈根
挽許通判[朝]二首
妙年故府接英才盡上周行襲壯猷再命去天仍不遠
此心於世澹無求奏功僅許臨巖邑投老纔能試大州
總為當時人物惜於公行止一虛舟
門訊吾邦鶴髮翁惟公遺愛百年中輕刑競美桁楊脫
渾賦誰言枳棘叢一雛孤桐邑詞工從今紛杜添戶祝一念遙應月鄉通
挽陶宮義[上達]二首[代恭填]
歷數陰功滿臣編星天佑善信召斯
雲路連翩子着鞭早棄經中無別想白蓮社裏得自在

忽驚雞露傳新唱愁錯松陵柳澤煙
李方當門締華姻曾款門闌列衆賓一別清輝猶咫尺
重逢上元正回春白頭白嘆形容改青眼相看笑語貧
回首不堪成永訣西風吹淚落衣巾

挽楊提舉恕

寶綸堂上集儒紳尚記叢書是下陳學采公本天得
笑談於我最忘親邊床風雨寒宵夜盃酒湖山上國春
壞辟無由見題字猶留海嶽新

挽知府[illegible]欣

青衫試擁悍守屏領蓋欣逢令尹賢一遠朋從忘歲月
相思客路渺山川政成郡國君何恨府印閭閻我自憐
誤喜偶來猶寄字傷心雁驚已騰天

挽陳運幹

三載毗陵稽古宮棠陰猶鎖墓煙寒紅蓮幕下筆芳運
細柳營中食已寬家近不妨同書錦才難不分整朝冠
知何又作堂堂合八有新詩付不刊

挽戴主簿

妙年筆勢已飛揚便盍收功翰墨場黃中未容登上第
青衫聊用慰高堂一同簿領棠猶在三逕歸來菊未荒
下榻忍思疇昔事送車空憶水雲鄉

挽姚政遠

尚記僑居憶故園俄聞華屋棄權緣連檣大舶回前浦
皓魄清歌出廣筵得喪已齊身外物安閑自樂性中天
岳莊原上歸全處手種松杉起綠烟

挽楊真州母夫人二首

江頭千騎肅傳呼五馬東來侍板輿膳欲千友供母笑
不方覓大奉君疑杏室已[illegible]此我亦園中
盍不如公[illegible]作成事乘[illegible]問

祥烟靄日旗重閣高記升堂拜母壽楚賓朋環綺席
翩翩仙子奉瑤巵楊氏夫人生日適道
乘攏靈輒[illegible]適道流市至日為壽 五花天

上巳恩寵九秩人間仰盡祺盛事只今難防併送事千

挽桂山君王伯奇

桂山在天台上秋風吹雲列屏障山中有客美髯蒼
日日來看桂叢長老我住京江渭光芒夜夜占少微
哀哉死者不可作誰盡憑更招隱詞

漫塘劉先生文前集卷第三十六

書漫堂文集後

漫堂劉文清公以德行稽文藝其未也公
沒遺文徵入秘府今更三代世所罕見大
學士靳誠齋侍
文淵時儘錄其半藏于家文清與予十
世祖東皐公交游尚為作許陵橋記勤
碑兗塘宋末燬于兵遂邑鄉先祐鄱陽周
伯琦序記中明載其事正德間麻城劉松石
[illegible]

[illegible]

修金壇邑志求漫堂文集于戚卷得三千
六卷俱為前集則其有後集可知太宰王
遲菴携赴東昌任刻梓見者始厭橋記或
在後集中惜未及全見漫堂聲譽固不
藉是以為低昂而文之顯晦自各有時其後
集或待時而出不終秘滅藤後之君子景
仰先哲共成美事未必不有興戎菴遲菴
同志皆邑後學陵浦時因書此以俟

重刊漫塘文集序

先正漫塘劉先生在
宋嘉定寶慶
間文章道德
惠於鄉邦昔尤盛稟
[illegible]
得聆緒論已私切仰慕當以不得
見其遺文為恨每聞
有緒書室必
往詢之求之二十
近故六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爲先是麻城劉君養和倘邑誌慨
先生之墓久廢欲表之以風勵邑
人臬寔受命訪求山間凡八日迄
無可考且迫於上春官不得已雖
舍去常抱耿耿耳癸卯夏臬丁外艱
義即速臬往迺倘方山之麓穿尚
朝間過任君道其故君尤篤於好
入遂登高俯深盤旋徃復於山之
左右不啻數百里而先生卒秘
其藏迺爨然改省曰先生之生
也不求聞達於當時其沒也豈復
欲彰於後世況林者特其
委毀其陟降上下克周而不可窮
者固無乎不在也今推
心夫豈以文之傳世爲榮哉顧不

遂不振於時扵
朝臬宗入始漸
之後齋閒散居於丹陽溧陽之間
尚未聞有亮其宗者天道文
知也臬陸得厠周行常懼
守以爲前人蓋
質実須進寸退
文而讀之感發
之歸則先生
者蓋世世也

校正
重修
倘邑誌
卷之十
人物志
先生
本傳有語
於世時
代主中
我之平生
實

錄十卷今不復存然即是而觀其
汲汲扶世衛道之心亦可槩見矣
知言之士當自識之
正德辛巳涂月祁吉後學玉臬謹
敘

瓜廬詩一卷

（宋）薛師石撰

附錄一卷

明文始堂鈔本

瓜廬詩一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宋薛師石撰。師石字景石，永嘉人。隱居不仕，築屋會昌湖西，題曰瓜廬。趙師秀詩：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之句，即爲瓜廬作也。是集卷末有王綽所作墓誌，述其始末甚詳。卷首有趙汝回序，稱其每與四靈聚吟，獨主古淡，融狹爲廣，與四靈爲素，神悟意到，自然清空。今觀其詩，語多本色，不似四靈以尖新字句爲工，所謂與四靈爲素者，殆於近之。至於邊幅太窄，與豪太近，則與四靈同一門徑，所謂融狹爲廣者，殊未見其然。蓋才地視四人稍弱，而耕鈞優游，以詩自適，意思蕭散，不似四靈之一字一句刻意苦吟。故所就大同而小異也。荆山劉植跋稱其多肥遯之詞，斯言諒矣。

晉宋詩稱陶謝唐稱韋柳當其時人人皆
工詩詩非不盛也而四人者獨首稱豈非
侯鯖爽口不若不致之羹鄭聲悅耳不若
遺音之瑟我唐風不競泝沿江西此道蝕
滅盡矣永嘉徐照翁卷徐璣趙師秀乃始
以開元元和作者自期治擇洴鍊字字玉
響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也水心先生
既嘖嘖歎賞之於是四靈之名天下莫不
聞而仄廬翁辭景石每與聚吟獨主古淡
融狹爲廣夷鏤爲素神悟意到自然清空
如秋天迥潔風過而成聲雲出而成文間
謂四靈君爲姚賈吾於陶謝韋杜何如也
夫古詩三百不過比興然上下數千年間
騷人文士望而知其難擬之而弗似矣四
靈晚唐不爲語不驚人不止而後生常
則其步趨謦欬揚揚以晚唐誇人此人所
不悟也然則景石脫穎而出自成一家真
知幾之士哉景石名家子多讀書通八陣
八門之變乃心物外至忘形骸築廬會昌
湖西灌仄貼樹筠醇擊鮮日爲文會論切
闔析恐不人人陶謝韋杜也情真氣和庶
幾乎有道者而年五十一死矣死後人士
無遠近爭致其詩子弟手鈔不能給於
是相與刻之嗚呼使景石健至今詩又止
是乎嘉熙元年清明日東閣趙汝回序

瓜廬　薛師石　景石
瓜廬至日即事
送趙幾道赴台州録事
寄趙紫芝
會宿趙紫芝宅
贈達西堂
寄蔡任
送趙紫芝入金陵幕
讀劉靖君碑
漁父詞
寄謝黄元信惠茶
送子舒弟之官華亭
送張直翁之筠陽
送趙端行赴對少寓期待之意
贈葛天民
戲贈趙天泰
孤山
望夫石
喜翁卷歸
寄題趙十四知縣聽雨堂
塔山和徐道暉壁間韻
送葉宰之豐城
喜徐璣至
賦二十八字
紀夢曲
水心先生惠顧瓜廬
題南塘薛圖
巾山
送趙端行
挽徐道暉
漁家
梅雨
謝陳水雲寄惠瓜廬字
和梅氏西澗韻
秋晚寄趙紫芝
送王成叟先生訪丁子植
和葛天民
戲贈趙天泰
孤山
望夫石
喜翁卷歸
寄題趙十四知縣聽雨堂
塔山和徐道暉壁間韻
送葉宰之豐城
喜徐璣至

送蔣肖韓
懷趙紫芝
至日遊湖
自題
送謝強學主建德簿
寄題趙紫芝墓
贈棄上人
哀徐致中
送薛泳
橫參樓和老杜韻
楊柳枝
先寄郭子奇
喜葉謙夫歸
挽淄母
送趙主簿
送陳器之赴紹興初官
哭周宗彝
送項季約入成都幕
送郭子奇
送趙澤民赴鄱縣
大龍湫
斷橋
寒山寺壞莊產盡爲勢家所奪余
游天台甚爲普賢惜之陳約甫

湖上
宿醴溪
送從善雲遊
多景樓
送法照
送子舒弟赴金陵兼東宋君輔

趙成子
送戴文子監草料場
寄鴈蕩詩僧
李白墓
漁父二首
州醼席上賦壯丹得日字
寄龍虎山道士孔野雲
夜坐陳緼靈見訪
送翁靈舒閑遊

攝郡虢不畏強禦者必能與寒
山出氣
哭劉詠道
送張直翁
送王倅之興化
挽趙獳人余中表也
挽趙叔魯端行胡象德棨酒見顧
挽徐左史
送鮑份父
挽張彥文提舉
淨光長老極能詩
送趙幾道赴台州錄事
朱清之
送蔣肖韓赴弋陽
送謹師
挽耆鄉
送高鄰周主簿兼呈陳居端歸閩省親
寄守上人
無題
戊子七月十一日

瓜廬詩目錄終

瓜廬詩

薛師石 景石

瓜廬

近來有新趣買得薛園疎壤延瓜蔓深鋤去草根花時長載酒月夜正關門最識田家樂辛勤更不言

瓜廬至日即事

西山起逐伏神入萬丈潭漁叟操桂棹歌過草庵午煎酒味等天旱井泉甘不願丘園貴惟將易自參

送趙幾道赴台州錄事

廳前綆汲何從來清流滙通九垓天河地脉遶旋轉上中下井躔三台浦城桃花二仙種方廣金婺三門訓一等曾上幾許人若匪沸種應仙才千公徒知高其間豈識大化非胚胎今茲送入夢方朔跡攖空誨紛崔嵬傳說明星定皆訝不昵不阿予與汝古交淡淡無嫌猜

寄趙紫芝

別後訪消息傳言一半虛前宮已不就所向定何如苦雨厭羈思春風敖舊廬懷人閉門夕專擬寄來書

會宿趙紫芝宅
郊居無一事喜見友人來促席坐添火推
牕立看梅論詩滿欲盡煮茗匣重開此夜
思徐照墓松猶未栽

贈達西堂
却罷住山緣歸來又十年自知身是妄常
道鉢休傳塔路修來直紗燈影處圓與吾
相對坐語嘿盡通禪

寄蔡任
不見三百日問君消息多身閑詩有味水
靜月無波琴裏愜孤竹書中寄永和遥憶
江浦何計得相過

送趙紫芝入金陵幕
鳥官亦蔚居況定何如昨夜交游散滿
湖秋雨疎此邦佳麗久舊吏拜參初喜是
賢侯幕新年有萬書

讀劉靖君碑
儒生身上事皆成身外浮華亦甚輕種竹
滿山門徑小挂冠當路樹枝横幾於顛子
三生詩分得陶潛一字名何處時令見前
輩只看碑語自心清

漁父詞
十載江湖不上船捲蓬高卧月明天今夜
泊杏花村只有冬筍當酒錢
郊家船上小姑兒相問如何是別離雙墮
鬟一彎眉愛有紅鱗比目魚
平明霧鎖雨初晴兒子敲針作釣成香餌
小蚕絲輕釣得魚兒不識名
繫船蘭汀繪長鱸曲拾方枹忽訪吾神甚
爽兒全拈莫是富乎楚大夫
春融水暖百花開獨棹孤舟過釣臺鷗與
鷺莫相猜不是逃名不肯來
夜來采石渡頭眠月下相逢李謫仙歌一
曲別無言白鷺飛來對雪翻船
莫論輕重釣竿頭伴侶侔侍船錦即便休酒味
薄勝空甌事事何須看意求

寄謝黃元信惠茶
建溪金鋌直幾千余性所嗜一已偏尋常
草卉不足進龍團鳳參如珠堅長鬚健卒
前月到手提來器急取煎妻兒攢眉突苦
澁爲言其味玆天然易牙去已久吾齒若
具編枵腸豈廢食聽者非壯年惜此餘香
滯候頻巡除吟詠聲談議詩成寄題建寧
郡主茶官吏俱時賢合同緘印一時畢進

奉飛馳爭春妍天子不敢嘗薦以寢廟先
定自褒嘉到蜀郡趨君密通玉壘煙一以
此味沃天下邪魔驅掃無留連

送子舒弟之官華亭

執手難爲別愁看去棹孤船官得閑散春
晚過皇都書附海人便花添住屋圖有時
吟句穩還憶老兄無

送張直翁之筠陽

時平民事少詩句定能清況作江西去放
教秋水生山花香淡泊湘竹恨分明朝士
多知爾慈溪舊有聲

送趙端行迓對少寓期待之意

甲科知亦有難得是家傳定入中朝局逐
支內賜錢服青初解帶汀洲

歸廉詩呈第一篇

贈葛天民

逃禪已得計易姓亦非說身如幻常人見
蘇堤月隨君瘦影歸

送廬次夔兼東廬九秘書

蔡邕初入直撰著幾書成所取友若此遥
知人至清朝迴收疏藁夜語雜詩情愧我

風駛寄書便只寫平安報乃翁我惭空空
易踈斥時亦稚友侍西席春宵流滑懷寄

將持官,續經藏屋壁

寄趙叔魯

相知言莫盡別後意如何命奕春冰薄愁
因夜雨多全家寓京國無地著吟哦會得

窮通理從余緝辭蘿

酬劉子至

寄來書一紙別後喜安和想見清高極吟
成秋思多山頭靈運立月下謫仙歌共是
江湖客斜陽各曬蓑

賦二十八字

水滿溝塍不愁旱急催租稅却憂貧家人
苦不憐予拙雪榜冰杉要及晨

紀夢曲

夜夢佳人娉且長星冠霞帔雲衣裳雙眉
淺淡畫春色兩耳炫耀垂珠璫組步逶迤
俊相近世道人情不敢問歛容正笑發一
言不識巫山雲雨恨自從十五學仙經今
年二十身骨清天上有籍昇其名長聲短
聲歌紫瓊之章詞宛轉永與人間風調遠
餘聲未竟鍾鼓鳴霧散煙收人不見

未成三徑已荒蕪惠顧瓜廬
藥檻發深愧一池鵝避前呵
惟添草僑壁扁舟半沒河
父却無漁父聽歌

題南塘薛園

門對南塘水亂流竹根橋柱自成洲中間
老子隱名姓只聽漁歌今白頭

巾山

兩峰爭起入雲霄半屬虛空半屬僧斜日
滿山人到少任蕃去後我來登

送趙端行

紛紛帝族貴欽茲神秀門永嘉分奕葉甚
盛二枝蕃吾友天樂翁寔惟游之孫身雖
羈旅盡詩則騷雅存姪行有科第作尉期
高騫是曰提刑後令問方騰宣大心欲圖
南小技不在言十年相聚首偉論執政援
交比鮑叔知志許諸葛論分猶乃明發念
我守故園君往夫差國不遠吳水渾陸靜
訛嬉彩江清烹鮑豚已宰話鄉曲官廨如
荒村昂藏信多暇時憶朋友樽窮達委天
分守道無競奔會當春風吹梅實衆花繁

祝徐道暉

昌黎銘最好朋交更清深身沒度何慼家
貧自不棄眷山無死草寔木有清陰爲鬼
詩遲別重來何處尋

漁家

小艇輕似葉曾不畏風濤自說磻溪好擺
疑鈎瀨高晚來魚換酒歸去子時篙定是
逃名者時聞歌楚騷

梅雨

梅潤雨兼旬暑月不知夏溪流三尺強舟
人驚昨夜余家有瓜田蘋藻紛揉藉魚鰕

失憑依跳躍至床下畢濕畏蒼年扶棄升
臺棚難願方丈食五市物踊價四鄰各凄
涼惟有酒可惜五月籍新白咀嚼勝棄炙
閉門人事絶向晚鳥巾卸震雷壓不住神
龍未遑暇或謂蛟為孽胡不寧爾舍早游
政本農偏惠及間架量天無所私未遂損
未稼一洗天下清作我聖人化

謝陳水雲寄惠瓜廬字

我向村中住無人知姓名結廬難得就種
樹幾時成扁榜龍蛇動飛簷燕雀驚自憐
幽僻地因此亦教禁

和梅氏西湖

此處宜新月閘門出湖頭種樹清低何日尋梅憑移船繫郡堤詩篇
湖認户留壁待余題

秋晚寄趙紫芝

秋風冷丘園獨自身閒看籬下菊忽
數日秋風冷丘園獨自身閒看籬下菊忽
憶社中人苦詠有常瘦移家債又新極知
君淡泊十載得相親

送王成叟先生訪丁子植

老懶無拘檢一年身耐貧還思溫嶺去別
我苦吟人柳色行三日雪風浴暮春舊時

同學友迎拜綠袍新

和葛天民

賈島文章讓素書得來讀罷卷還舒西湖
柳下為君宅東海雲邊是我廬千里江山
長若此一生心抱欲何如相思唯有加飡
食不暇逢人寄鯉魚

戲贈趙天樂

悶懷當時意已深近來全廢是清吟一春
祇為風雷變盡日閑觀天地心聞道丹爐
初假火能教尾礫化成金果然成得知何
用不似瓜廬種案荼

孤山

不到西湖今幾時十年愛賞欸如絲難尋
和靖題詩處空見海棠老枝
望夫石

望夫一望幾千年苔蘚河曾似翠鈿却是
春深更風雨漸身吹淚使人憐

喜翁卷歸

我老寡侍侶年流值冬迫膝下有啼寒餅
下無儲積豈不展轉思自欠經營策儒冠
誰謬誤賦性素褊窄淵明疑夙世荷鋤心
便適嗟予四支朋驚況三化晚一翁尚淒

涼六帙困行役家貧病難愈詩苦全白昨來和我門偶住比鄰宅聞語亟倒屣已去欵無迹知君懷百憂雖出難久客從今幸安居況有舊泉石清展過窮廬竟夕話疇昔逝者已云遠相期守枯瘠

寄題趙十四知縣聽雨堂

誰彈石上琴淸流水響主人性淸曠靜夜逾幽想何心拍蓬牖取近對滋蒲應有可人來煙蓑曳雙槳

塔山和徐道暉壁間韻

寺在一山頂江分兩岸田何發詩興題字古廊邊近地今埋骨閒人亦助錢昨宵留宿意不忍上歸船

送葉宰赴豐城

君往爲官處江西近豫章已平狄閤空劒氣堂靜響琴聲有法惟常悅無私得衆情時方急賢路名定達公卿

喜徐璣至

榮滿自南歸曾過奉桑廬無心緣見道會面只如初詩好多人說官淸得薦書榮門勞顧訪未覺四年踈

送蔣肖韓

岳陽有仙跡君去頗相宜已料官閑日多吟湘水詩高風琴斷梨白月酒連滴無意求人薦惟應老自知

懷趙紫芝

日沈月上暝煙斜收拾漁竿恰到家爲憶城南淸廋友寒宵夢裏見梅花

至日遊湖

此心全剝落今日一陽生自分安身計難逃素隱名貧中聞道樂閑裏作詩淸別有求漁者笑予憂思縈

自題

半生作計在田廬習懶何曾好讀書誰却盡作古人揉旁邊還是欠鉏犁

送謝強學主建德簿

少年初試吏濯印富春亭水可淸人骨山曾隱客星俸廉專母養政簡靜公庭守是賢侯子應看薦墨青

寄題趙紫芝墓

辛未聯詩別九年成忧大星墜地旋無光君身入土名不沒吳越之水相交流寂寞詩魂何處遊不聞孤鶴喚人醒空見梅花似人影無復東巖招謝客應住西湖伴

和靖世上如今一句無一靈獨存勢欲孤
我有生芻來未得只愁宿草易荒蕪

贈龔上人

何人養道得如君房接高樓半接雲山地
栽梅寒藻瘦瓦爐留火夜香薰看經尋義
心逾靜坐默觀身耳不聞莫道門前是塵
市須知喧寂此中分

哀徐致中

亡友如今隔杳冥畫身只見病時形書窓
閉久梅添潤花徑荒來草又青一卷詩編
空就緒兩年文會覺凋零幾迴行過深深
巷不忍登堂不忍聽

送薛泳

病裏風光總惱人盡辭岸花岔柳雨中休無端
好客隨春去送酒吟詩一併愁

楊柳枝

門前楊柳君莫折長於折處生兩枝兩枝
難作一枝合一心分作兩心時
唯有高枝高莫攀不堪攀處只堪看恰得
樓頭畫眉婦春朝長自凭欄干
獨於高處接陽和占得春風分外多須信
繁華易被拆不如柔弱拂江河
汴水堤邊新可柬永豐巷口綠成堆盛衰
到底皆惆悵何不移栽得只愁宿草易荒蕪

橫參樓和老杜韻

僻懶便幽處江湖稱隱心地偏欣改觀樓
豁喜初臨暖日低輕帽良朋接短榼潮聲
全有韻忱影半田陰翠麓添重色鱸風出
淺林巉頭煙瘴遠沙根種馬蒐
堅瓏珊月近參人家已鼾騄漁父尚謳吟
造化由來久周迴忽見今愛他斜日照顛
倒數山沉

湖上

勢利絕交初瞿然卧隱廬無替心淡泊見
客禮生疎遊有漁樵伴看多佛老書春深
草易長忘却倩人鉏

宿瞿溪

船泊溪西岸人家見晚春疎星寒有鴈村
寺夜無鍾竹徑通新店茅柴煖病容農夫
不相識問我欲何從

送從善雲遊

鴈蕩天台去問尋倚杖藤路遥應得句禪
坐似無能頂笠偏愁雪山猿不畏僧儻逢
清塞伴休願入傳燈

跨浙連淮是潤州好山全對此江樓少年
志氣慚霜鬢猶憶曾看打陣舟

送法照

論著天台教詩參左綰來閑行過蓮華相
對坐莓苔講席虛前月重遊約後迴仍聞
藏楔帖應許爲吾開

送子舒弟赴金陵兼柬宋君輔

棣仕何方好全陵抱莫如廟存元帝像家
有二王書羽檄時方急文才用有餘功名
收拾了歸食會昌魚

送夏肯父

霜晴鴈蕩白五日計鄉程野燒明山店輕
輿想嶺平乞銘甘久客安母起歸情孝極
天爲感師文早晚成

挽林敬之

閉門常讀易遯世意如何有酒可消悶無
皆不種莎閑時乘舊友月夜步新河我亦
逃名者題碑愧爾多

金賢良

虛號賢良豈療飢短衣結袖竟何爲空勞
痛哭能言策不遇勤求下詔時老去說詩
猶有味寒來索酒莫教遲家貧身死知無
計自有旁人爲立碑

學海樓和水心先生韻

江口潮生夜語喧月殘惟有數星存更憑
高處觀空闊始悟乾坤是易門

下僊勝因寺有懷

山中初奇隱野寺一天星路遠有如此客
來應未能蛩催寒嫗綿蟬雜夜僧經忽憶
忘形友微吟自別燈

趙戍子

早年名字諸公並唯有清聲獨至今辭却
雙旌更何事自扶靈壽欲閑吟病來便作
雲歸岫死矣猶如鶴在陰終始哀榮了無
恨只愁塵鎖匣中琴

送文子監草料場

生爲何煩聽曉鷄豆萁亦詩題好文不愛
今人體色養寧嫌古著低翰苑舊交應顧訪
相門新近事招携歲寒惟有君於我老去過從許杖藜

寄鴈蕩詩僧

鴈蕩峰前夜雨晴空房不住有蟬聲一身
閑後髮難白五字吟來思極清少見出山

多入定還於夏末起秋程何如更待黃花節顧我來遊計已成

李白墓

野火燒殘竹數枝詩魂飄蕩定何之蛸蛸秋月照禾石不在荒墳在水湄

漁父二首

偶來浦口芰荷香綠葉叢中聽一場須信至人無妄想不曾有夢見文王

利薄每言隨分過避名不入愚溪路春深雨足鈞絲長夜來又宿農夫步

幾十載欣有扣門時

州醞席上賦牡丹得日字

喜葉謙夫歸

粉淡與妖紅占盡陽和出春去在商量更費吟人筆此是洛陽花尚帶長安日持上使君堪賞翫分甲乙

寄龍虎山道士孔野雲

上清三十六院閣皆幽清激齒泉新汲晞髮日始昇自除燒墨竈晝夕誦黃庭所得異時出山畏逢迎同當知非年寄詩聊寫情

夜坐陳縕靈見訪

清夜楚香篆閑看郊鳥詩自憐多冷寞誰足慰衰遲樹雪明憩紙銘梅落硯池君心亦無事相對坐移時

送翁靈舒閒遊

柚有新詩妙美玉知君去意十分濃見草認靈藥午歇就陰依古松兩鬢已添蓬蒙色三年判作飄零蹤驢情夜後更愁絕深澗斷猿溪寺鐘

先寄郭子奇

世道柢如此君心我得知先教栽菊在預作去官期夢覺秋風起行吟夜月遲懷人幾十載欣有扣門時

喜葉謙夫歸

老思忽蕭爽親朋得意歸菊籬奉親壽柳色上儒衣宅狂看山勢閒門守澹坐月侵扉聊問守澹坐月侵扉

挽潘母

獨臥隔廳聽月婆涼三十年眇然儒素業齡病後延誰寫以姆儀傳生計無中有市貞石高刻墓之前

送趙主簿

內地無烽火詩人入仕林定將詠物意移作愛民心晤語初同調分携便不禁卜鄰曾有約久後得相尋

送陳器之赴紹興初官

郡古湖如鏡照人心膽清閑曹應事簡盡日讀書聲府主舊知舉同僚親弟兄人言遊宦樂難得比君榮

哭周宗彝

已嘆交情看漸少聞君怛化重傷神手栽寒竹惟添笋堂掩空山不見人舊說嫌婚今且置新懷情悃向誰陳獨憐頭白曾參淚頻

送項季約入成都幕

閣書入兵幕束柚學戎裝峽峭巖侵月秋清猿嘯霜遷程看陣磧到處宿詩堂若比仲宣樂輸君未蒼

送郭子奇

永嘉官滿後歸處是仙居柳舞陶潛徑桃迎阮肇車名高唐寺塔篋滿晉人書看步青雲上題緘寄隱廬

送趙澤民赴鄱縣

高人爲令尹政事益尋常炎月不避暑清風心自涼水流衡嶽色酒帶蘆蘭香遠想濯纓暇思予有詩詠章

大龍湫

昔聞天下山衡嶽稱崇丘又聞天下水江漢爲巨流古有山海經歷歷叙九州李唐三百載詩家無一留予生又觀鄱道元此地亦不收不知諸矩那何事能窮搜我來玄妙境萬丈懸清湫石壁去無極百里殷道周雲氣冒群岫龍宮深以幽輕輿巖壑底竟日涉溪遊陰晴異瞻矚遠近難捜搜樓飄如飛素練粲若散琳琅琴風拂一潭雨佛坐四時秋喧呼勢益驟洶湧聲彌吼變化有如此溥博誰與儔吾謂神龍力豈翳人鬼謀誓首荷玄遇久坐勞雙眸一盃却嵐暑旋步轟雷榭以吾澹世慮欵起祝人憂何當騎天狼滿引射斗牛

斷橋

獨扶瘦杖欲經過爲問高僧意若何自倚神通能渡水却言佛法本無多

寒山寺

寒山寺廢佛燈寒有客來遊欲住難夙世閻丘今攝郡不妨饒舌似豐干

哭劉詠道
案上韓文與杜詩小齋閑澹亦相宜人憐
貧病憂無計自說文章樂未涯禮合古初
山友哭衲從先世夕郎知生平直諒嗟何
往不是哀辭是誄辭

送張直翁

宰公詩句是騷人官舍況臨湘水濱衡嶽
望中思眾壑滄浪清甚欲垂綸長於一縣
花開後獨訪三閭廟裏頓充亮何曾籍知
已翩然出處自由身

送王宰之興化

梅溪好源委流德至今存獨繼賢人業共
推君子孫官清五字好州小貳車等所歷
七閩郡從茲水不渾余中表也

挽趙孺人

幼小同群戲年加各所之常疑艷花卉終
是易離披夫壻新抱綠兒男半髮垂送歸
萬里道與我渭陽思

趙叔魯端行胡象德劈酒見顧

一賢二公子杜駕瓜廬丘烹魚載美酒竟
夕爲我留評詩仍和曲舉白不計籌情忘
覺歡暢禮厚愧莫酬今朝風雨橫欲謝出
無由

挽徐左史

左史聲名空復存如今仕宦幾人尊指佞當前陛已判身歸老故園駑馬引喪
寒有淚麒麟卧塚寂無言人生遇合萍相
似何處分明悉與恩

送鮑份父

地僻官仍小茲行古迹多矩羅應失笑龐
縕亦經過宦業知餘事宗風竟若何
滿舍是青莎

挽張彥文提舉

七十童顏在脩然物外幽組衣藏蠹蓍散
服上漁舟北日移松菜前時寫菊留山連
象浦舘誰記孟家遊
淨光長老極能詩

近住城中寺追雲清竹房雨多香篆久春
去藥苗芳室裏從人問吟過與世忘一身

朱清之

深水日夜白之人信所宜隱於陶令酒甘
謝郗詵枝江渡月偏滿家庭歲有規不知
君浸後誰主菊花期

送蔣宵韓赴弋陽

弋水橋邊接長官水晶山色讓清寒共知
彫弊今稱劇自倚廉勤道不難吏退早衙
花谷靜鸛翔秋圮訟庭寬從來過事無凝
滯應只愛民勞寸丹

送謹師

謹師牢絆脚語別意茫茫入寺春隨杖當
禪月滿床多因新見解拋却舊篇章爲我
金山去銛鎚問一場

挽宋耆卿

人如韞玉操如冰拾芥推梨世豈能案上
有琴亡舊響墓頭無火續寒燈一官栝是
幽閑過百行惟潰健筆稱此曲調高知者
少朗吟嗅得九原應

送高郵周主簿

逵縣重湖色難同主簿清雖云古郵置不
似近邊城月落淮田闊風晴隋柳輕鄉人
在曹職相得爲詩情

寄守上人歸閩省親

從小服緇素三衣竟不長心空無物礙頂
重有詩囊去與雲相似來期春未央家山
指萱草微笑奉高堂

無題

平生愛菊與梅花菊比淵明梅似逋誰知
此道今寥落愛菊愛梅人也無

戊子七月十一日

貧因幾首詩聞高一着棊瓜田常嘿坐不
願有人知

瓜廬詩

附錄

四靈留題

奉題

薛景石瓜廬

何地有瓜廬平湖四畝餘自鉏畦上草不
放手中書人遠來求字童閑去釣魚山民
山上住却羨水邊居

趙師秀

不作封侯念悠然遠世紛惟應種瓜事猶
被讀書分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吾生
嫵已老學圃未如君

徐照

近舍新爲圃澆鉏及晚涼因看瓜蔓吐識
得道心長隔沼嘉蔬潔侵畦異草香小舟
應買在門外是漁鄉

徐璣

卜得無塵地栽花仍結廬雖然親隴畝還
不離琴書洲暖煙藏樹波寒月照魚東陵
人已遠新興復何如

翁卷

薛瓜廬墓誌銘

松臺 王綽 撰

永嘉之作唐詩者首四靈繼靈之後則有
劉詠道戴文子張直翁趙紫芝翁潘幼明趙幾道劉
成道廬次夔趙叔魯趙端行陳叔方者作
而鼓舞倡率從容指諭則又有瓜廬隱君
薛景石者焉諸家嗜吟如啖炙每有文會
景石必高下品評之曰某章賢於某若干
某句未圓某字未安諸家首肯而意愜退
復競勸語不到驚人不止然景石不但工
於詩而其小楷初授法於筆炳文日經月
緯已忽超詣識者嘆其得昔人用筆之意
蓋詩自建安以來體製屢變至開元元和
而後極工書由魏晉而下法度漸失迨歐
虞褚薛而迄不可復景石着句必於郊島
之閒落筆期於鍾王之次詩寖逼唐人而
書不止於唐人焉其亦奇已繼諸家後又
有徐太古陳居端胡象德高竹有之倫風
流相沿用意益篤永嘉視昔之江西幾似
矣豈不盛哉然不知者謂此特晚唐之作
夫使晚唐若杜荀鶴鄭谷輩置一語於前
人集中雖稍通句律者能辨諸家顧不能

而襲其迹乎是又可與智者道之爾薛氏
寔廉村唐補闕令之之後傳十有四世而
至曾祖敎文閣待　制公弼祖福州教授
公叔淵父華州雲臺觀公浩母宜人王氏
周氏景石襟韻疏曠卓犖有大志視寒生
丐欵之間余舊與讀書於長老山景石坐
滃巖掬流泉抵掌長嘯採茶芽松花以茹
之貞若忘世然者已迺酌古今談世務究
奇正相生之變而推考八陣旁及遁甲縱
橫歛散其論高於人數等蓋家學之傳遠
有端緒景石又能錯綜而發揮之嗟夫余
老矣所恃以詔其後者顧二友在而子
舒既亡景石又不少留焉其能不漸盡也
耶景石卒于紹定改元之八月二十三日
年五十有一娶木氏尚書禮部公待問女
六子長嵩國子監進士次峻國學免舉生
次嵘髦彤彪三女長適黃善幼未笄景石
不止工小楷籀篆斯隸深造其極四方士
友求于門景石不靳惜畀之大者徑三數
尺許銘祖父有不得景石書爲恨諸孤卜
明年三月之二十九日葬于永嘉縣吹臺
鄉橫嶼之陽屬余銘余固期景石之挽我
者而反銘之乎景石諱師石有瓜廬集若
干卷銘曰

蜂之螫兮蠆兮蠅營蟻之垤兮蝸阻兵排
廣莫兮隘滄溟匪南冥之鯤與東海
之若兮誰其與銘

窮嘆古今知名士非文字言語固無以垂後而後之人乃以其人之賢與否而定去取之目則所重者蓋不特文字言語間也陶靖節之潔操絶俗杜工部之忠悃愛君李太白樂天皆先頌其人而後及其詩若瓜廬耕釣於會昌湖上隱然古君子融液羣書於曲味澹無所羨故於詩多肥遯之辞舒性情之正得象外之趣酌繩尺之嚴想其人晉宋人也讀其詩止於唐可乎交道寥落無所統盟拊卷重感嘉熙二年立夏日荊山劉植

其游鴈山有半洞容千佛諸峰共一雲石橋有泉涌龍頻躍山靈鳥不来之句而是編乃獨逸何邪暇日更當從趙東閣評之東谷王汶

余垂游東嘉於瓜廬君投分寂寥是集所銓次非晤語所及則書題所緘寄也掩卷俛仰遂成千古悲哉然君寂寥愛劉長卿詩余一日偶問姚賈如何則曰其自愛此何論姚賈後十年復過之則手翻口諷一以杜老為師矣且時時為余言詩惟恐其不空遠空易到遠難及余洒然識其所謂今是集所編大槩趣極澹意極玄句法極精妥霜松雪柏雖不以葩卉自命然虬枝直上勢摩霄漢人不得不仰而視也信矣其名家哉余猶記

青門隱趣也隱而廬焉趣成矣薛景石悟簡恬於群動續雅正於千古聲調所寄不假斧鑿世評其詩如陶彭澤梅都官蓋人品同爽澹同所發者自不能異也諸兒既廣篇帙流播海内且各以功名文字自見期昌翁詩景石亡猶生矣世固有琅琅之音迭出源源之脉隨派者生其猶亡乎此余於瓜廬編加敬西里趙希迈

予讀四靈詩愛其清而不枯淡而有味又觀瓜廬詩則清而益淡始看若易而意味深長自成一家不入四靈隊也蓋四靈詩雖擺脫塵滓然其或仕或客未免與世接猶未純乎淡也若瓜廬則終身隱約不求人知其所爲詩若溥音淡泊自有餘韻其分數又高矣此水心先生之所推遜而待以別席也瓜廬沒後其詩始出而求者益衆平生所爲詩不多其子峻輩始收拾僅得幾篇旋鋟諸板以應好事者之求峻以明經進士爲常德郡博士亦喜吟哦工字畫雅有文風而出處異矣溥祐丙午夏五東瞰老人曹

題瓜廬吾宗人也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其詩斯可矣太息而題於卷杪

題獨菴薛美

結廬元弗近長安幣却儒冠竟不彈自茹芝來輕漢召肯將瓜去博唐官貧多樂事清無盡手寫新詩墨未乾史筆須評隱君傳姓名教倣古人看

齊薛景石

虛窓風颯颯獨臥聽殘砧閑詩篇老漸圖清秋添一月故里別三年最憶君門前黃花映野泉

呈荷肯韓薛景石

中夜清寒入繐帷一杯山茗當香瞪舍翻竹葉霜初下人主梅花月正高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止事如毛春來擬約蕭閒伴重上天台

題趙師秀

看海濤

吳中中秋懷瓜廬諸友 趙希迈

凉分一半秋此夜客吳州無侶共明月喚僧同倚樓天虛雲氣淨盡風靜桂香浮遥憶前年醉狂吟滄海頭